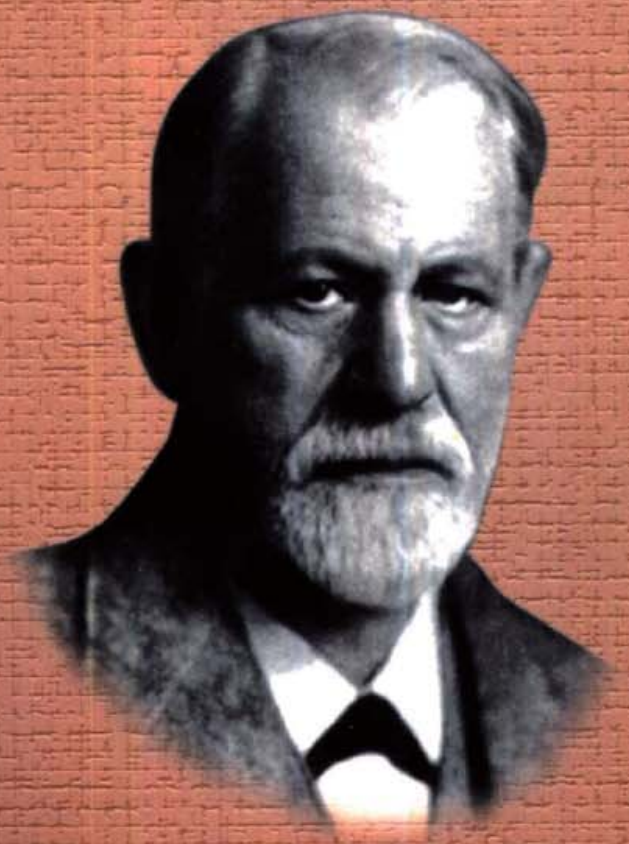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SIGMUND FREU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孙名之　顾凯华　冯华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解析/［奥］弗洛伊德著；陈名之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729-5

Ⅰ.梦… Ⅱ.①弗…②孙… Ⅲ.梦－精神分析 Ⅳ.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148 号

梦的解析

| | |
|---|---|
| 著　　者 |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 译　　者 | 孙名之　顾凯华　冯华英 |
| 策划编辑 | 江红　陈杰平 |
| 出　　版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发　　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排　　版 | 博瑞激光照排厂 |
| 印　　刷 | 南方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32 开 |
| | 22.25 印张　490 千字 |
| 版　　次 |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
| |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105-729-5/B·8 |
| 定　　价 | 42.00 元 |
|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
| |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
| |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

#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

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

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 年 12 月

# 第一版序言

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梦的解析》作一阐明，在这样做时，我认为并没有超出神经病理学的范畴。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梦是一系列变态精神现象中的首要成分。由于实际的原因，这一现象中的其他成分如癔病恐怖症、强迫观念、妄想症等等，势必为医生所关注。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不能要求梦具有（医学）实践上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梦作为一种示例，它们的理论价值具有较大的比重。凡无力解释梦象来源的医生也无法对恐怖症、强迫观念和妄想症有所理解，也不能指望他们进行治疗了。

与解释梦的重要性有关的同一交互关系，对本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也必须负有责任。在我的陈述中经常出现的线索中断之处，恰好是梦形成问题与更广泛的精神病理学问题之间的联结点。这些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将来又能掌握更多的材料，在以后的书信中可专题讨论。

我在阐明解释梦时所必须采用的材料，由于其特殊性，进一步增加了本文表述的困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于本主题有关的文献中报道的或没有指明出处收集来的梦对我的目的毫无用处。我所能选择的梦例只能是我自己的梦和那些我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患者的梦。但我并不采用后一类材料，因为在这种梦例中，由于加入了神经质的特征，梦的过程变得异乎

寻常的复杂了。但如果我报告我自己的梦，不可避免的是我必须将我不愿暴露的自己精神生活中的隐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者说超出了任何一名作者——一位科学工作者而非诗人——的正常要求。这样做是痛苦的，但也是不能回避的。我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否则我就完全失去了可供我在心理学方面发现证据的可能性。当然，我不可避免地采用省略和替代的方式来减轻我的一些轻率的言行。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引用梦例的价值肯定显著降低了。我只能希望本书读者设身处地地想想，并给予宽容。并且，在我的梦例中，如果有人发现与他有任何联系的话，希望无论如何给我在我的梦生活中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此外别无他图。

# 第二版序言

本书（一本被认为难以阅读的书）在届满10年之时才得以再版，但并不能凭业内人士的兴趣来看待这一情况。看来，我的精神病学的同行们已经顺利克服了由我研究梦的新方法所造成的最初震惊。而惯于用（大部分相同的）几句话把梦论述为意识状态的补充物的职业哲学家，显然也并未认识到恰在这一点上各种推论方法都可以使用，由此便必定导致我们心理学定理的根本改变。科学期刊评论者们的态度只能误导人产生一种预感：本书的命运将会陷于默默无闻的书堆里。我的一小批勇敢的支持者们在我带领下运用我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治疗，并用我的方法来解释梦，可是他们本身是无法使本书的第一版销售一空的。因而，我要致以谢意的是更广泛的那些具有文化修养和好奇心的读者们。在九年以后，他们的共鸣促使我再次从事起这项仍处于基础状态的艰巨工作。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发现本书几乎不需要改动。我只是在某些地方增加了一些新鲜的材料，或根据我新近增长的经验添加了一些从中归纳而来的细节，或在极少的观点上重新阐释我的论点。但是，所讲述的梦例及其解释，以及由此演绎出的心理学基本原理则予以保持不变。无论如何，从主观上说，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熟悉我的其他著作（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学和

机制）的人们会知道，尽管有些事实已经铁板钉钉，我也从来都不会把尚未有定论的观点奉献出来，我还是尽心竭力地修缮我的观点和结论，使之与我不断推进的知识保持平衡。但是就梦领域的研究而言，我依旧可以保持我最初的研究成果不变。在我多年以来从事的精神病研究工作中，我常常处于疑惑不定和信心动摇之中。此时，《梦的解析》一书总能使我恢复信心。以此，我的一些科学对手一定是出于某种显而易见的本能，才导致他们特别是在我对梦的研究上，拒绝追随我。

在修改过程中，能同样经得住长久考验和重大改编的因素是本书的材料，及我自己的梦。这些梦在用于阐释解释梦的规则之后便被弃置一旁或失去价值了。从我本人的主观方面来看，本书还有更深一层意义，这是我在完书以后才发现的：我发现本书被我用来进行自我分析，它是对我父亲之死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最重大的事件的反应。既然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体验就变得根深蒂固起来。[①] 但是，对于我的读者来说，他们运用哪些材料去了解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给梦做出解释，都差别不大。

凡是我发现把一些重要的增添材料插入原来的正文中去的时候，我都将用方括号来注明增添的日期。[②]

贝尔切特斯加登，1908 年夏

① 弗洛伊德的父亲死于 1896 年，关于此时的感情的说明可以参见他于 1896 年 11 月 20 日给弗利斯的信（1950*a*，第 50 封信）。

② ［1914 年增注］（自第四版）在以后的版本中这些都省略了。

# 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与第二版相隔了9年。现在刚过了一年多一点，就出现了要求出第三版的呼声。对这一变化我本应感到高兴。但既然我以前不愿把本书受到的忽视当做缺乏价值的见证，现在我也无意把本书的再版作为其优越性的证据。

即使是《梦的解析》也不能不受到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我在1899年写这本书时，我的“性学理论”还未曾问世，有关精神神经症的较为复杂形式的分析还处于萌芽状态。我意在使《梦的解析》有助于神经症的心理分析。但此后，对神经症的更深入探索加深了我对梦的理解。《梦的解析》学说本身按照本书第一版中尚未充分强调的方向发展了。我自己的经验和斯特克尔及其他作者的著作帮助我掌握更精确地评价梦中（或不如说是潜意识思想中）象征意义的方法。在这几年中，大量值得仔细考虑的资料已经积累起来了。在文章中，我将用插入语和脚注尽力来探讨这些新发现。如果这些补充材料并不总是与这本书的框架结构相符合，或者如果早期原著的内容并不是每处都与我们当今知识相符，我务请读者宽容存在的这些缺陷，因为这是我们科学知识不断迅速发展的结果标志。我甚至敢大胆预言——如果有需要的话——本书以后的版本会背离以前版本的方向。梦的解析必须寻求与诗歌、神话和大众俗语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材料结合，它必须尽

可能比现在更真实地探讨梦与神经症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奥托·兰克先生在挑选补充梦的素材方面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并审订了本版的校样。对他和许多同事的帮助和指正我深表感谢。

维也纳，1911 年春

# 第四版序言

去年（1913 年），纽约的布里尔博士出版了本书的英译本（*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伦敦，G. 艾伦公司）。

此次，奥托·兰克博士不仅审定了清样，而且还为正本提供了两个独立的章节：第六章的附录。

维也纳，1914 年 6 月

# 第五版序言

对《梦的解析》的兴趣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消退，因此仍然有发行新版的需要。然而，要完全注意到自1914年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可能的。在那时起，我和兰克博士根本得不到国外著作的信息。

荷洛斯博士和费伦齐博士准备的匈牙利译文本即将出版。1916－1917年维也纳雨果·赫勒尔出版了我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这些演讲的中心章节，包括了论梦的11讲，旨在对梦的阐释比本书更为集中，与神经症的理论更为密切。总之，其性质是梦的解析的概述，但是不排除在某些要点上比《梦的解析》更为细致的可能性。

我一直不能对本书作一些基本的修订，修订可以与当代精神观点保持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却可能损害其历史特征。然而，我认为，本书在面世近20年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布达佩斯－斯泰布鲁克，1918年7月

# 第六版序言

由于目前书商面临的困难，人们对本书新版的需求为时已久，所以前一版首次未予更改便予以付印，只是由奥托·兰克博士在书末补充了直至现在的书目。

尽管，我认为本书经历了将近20年，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这一假设并未能得到承认。相反，可以说它还身负新的重任。如果它的早期功能在于提供有关于梦的性质的一些信息，那么它现在同样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付信息所遇到的顽固误解。

维也纳，1921年4月

# 第八版序言

自本书1922年上一版（第七版）至本版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也出版了我的全集，该全集的第二卷刊印了我的《梦的解析》第一版全文，第三卷则包括了以后增补的所有材料。此间，本书的国外版本都是以通常的单卷本为蓝本翻译的：L. 梅耶尔逊出版的法文版收入1926年的法国《当代哲学丛书》，题为《梦的科学》；约翰·兰奎斯特的瑞典版本《梦的解析》出版于1927年。洛佩兹－巴勒斯特罗斯的西班牙版本出版于1922年，为《科学作品全集》的第六、第七两卷。我以为匈牙利文本早已于1918年完成，但至今未见出书。①

在本书当前的修订版中，我基本上仍然把它作为历史文件看待，只在我的一些有待确认和深化之处才加以修改。因此我放弃了将本版中有关问题的文献列表的想法，已将此节删去。此前各版中奥托·兰克所附的两篇论文：《梦与创造性写作》、《梦与神话》也予以删去。

维也纳，1929年12月

① 匈牙利文本于1934年出版，在弗洛伊德一生中，除各版序言中提及的外文译本外，还有俄文版本出版于1913年，日文版本出版于1934年，捷克文版本于1938年出版，等等。

# 英文第三版序言

1909年，我应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G. 斯坦利·霍尔之邀，首次作了精神分析的讲演。同年，布里尔博士首次发表了我著作的英译本，之后又有其他译作发表。如果说精神分析在当今美国人的理性生活中，或在将来也起着作用，这大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种种活动。

布里尔的《梦的解析》首译本发表于1913年。自此以来，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神经症的观点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出版之时（1900年），由于其对心理学的新贡献，震惊了世界。这次出版，内容基本未作改动。甚至用我目前的眼光来判断，它包含了我有幸所能发现的全部内容中的精华。人能有幸碰到这样的顿悟，一生难得一次。

维也纳，1931年3月15日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　收　李肇翔　金　锋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 梦的解析
# 论梦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总 目 录

梦的解析 …… 孙名之 顾凯华 冯华英 译( 1 )

论 梦 …… 孙名之 译 (625)

# 目　录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1）
第一节　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6）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记忆……（10）
第三节　梦的刺激和来源……（21）
（一）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22）
（二）内部（主观的）感觉兴奋……（30）
（三）机体内部的躯体刺激……（32）
（四）纯粹精神来源的刺激……（39）
第四节　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41）
第五节　梦的显著心理特征……（46）
第六节　梦中的道德感……（63）
第七节　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72）
第八节　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85）
跋（1909）……（91）
跋（1914）……（94）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95）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122）
第四章　梦的伪装……（134）
第五章　梦的材料及来源……（164）

第一节 梦中最近的和无关紧要的材料……（165）
第二节 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189）
第三节 梦的躯体方面的来源……（222）
第四节 典型的梦……（243）
（一）窘迫的裸体梦……（244）
（二）亲人死亡的梦……（251）
（三）其他典型的梦……（275）
（四）考试的梦……（277）
第六章 梦的工作……（281）
第一节 凝缩作用……（282）
（一）植物学论著的梦……（285）
（二）“一个可爱的梦” ……（288）
（三）金龟子的梦……（293）
第二节 移置作用……（309）
第三节 梦的表现手段……（314）
第四节 表现力的考虑……（342）
第五节 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353）
（一）帽子是男人（或男性生殖器）的象征……（363）
（二）“小东西”代表生殖器官——“被车碾过”是性交的象征……（365）
（三）建筑物、阶梯和井穴代表生殖器……（367）
（四）人代表男性性器官，风景代表女性性器官……（369）
（五）儿童阉割的梦……（369）
（六）小便的象征……（370）
（七）楼梯的梦……（370）

（八）变相的楼梯梦…… (373)
（九）真实的感觉和重复的表现…… (373)
（十）正常人梦中的象征问题…… (375)
（十一）俾斯麦的梦…… (380)
（十二）一位化学家的梦…… (384)
第六节 一些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讲话…… (406)
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427)
第八节 梦的感情…… (462)
第九节 润饰作用…… (492)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 (511)
第一节 梦的遗忘…… (514)
第二节 回归作用…… (534)
第三节 欲望满足…… (552)
第四节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575)
第五节 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589)
第六节 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611)

#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①]

在下文中，我将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技术能够使梦获得解析。这种技术如果得到应用，每个梦都可表现出一种富有意义的精神结构，且在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还将进一步努力阐明梦的扑朔迷离的那些过程，并从这些过程中推断出精神力量的性质。梦正是由这些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或相互冲突而产生。当我对梦的问题叙述牵涉到更具综合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另一类材料的时候，我的叙述将中止。

我将对前人关于梦的著作以及梦这一问题在当代科学中的研究状况作一序言式的短评，因为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我很少有机会回到这些题目上来。尽管进行了上千年的努力，在对梦的科学理解上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一事实在文献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因而没有必要再去引证这一观点。读者从中可发现许多令人兴奋的观察和大量与我们主题有关的饶有兴趣的材料，但是它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涉及到梦的本质或对梦的任何神秘之处提供彻底的解决。当然，受过一般教育的非专业人员对这方面的知识就知之更少了。

---

① ［第二版至第七版所增脚注］直至本书首版（1900）。

或许有人会问,[1]史前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和梦对他们在世界和灵魂的观念的形成上有何作用。这个题目相当有吸引力,但由于我不愿讨论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必须向读者推荐约翰·卢伯克爵士、赫伯特·斯宾塞、E. B. 泰勒和其他作者的著作。我补充一句,只有当我们完成我们所面临的梦的解析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广泛的问题和推测。

史前对梦的看法,毫无疑问定会在古希腊罗马人对梦的态度中有所反映。[2]他们认为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世界有关,梦是上帝和魔鬼给人们的启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他们看来,梦对做梦者而言必定具有一种重要的目的,一般说来,它们预示着未来。由于梦的内容及其梦带给梦者的印象稀奇古怪,当然很难使人们对梦产生一个一致的看法。根据梦的价值和可信性,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古代不同的哲学家对梦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取决于他们对占卜学的相信程度。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著作中都提到了梦,梦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题材。我们被告知,梦不是上帝的神谕,不具有神的特性,但它们是"恶魔的",因为自然是"恶魔的",不是神的。这就是说,梦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而是遵循着人类精神的法则。当然,后者和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梦被定义为睡眠者在睡眠中的心理活动。[3]

---

① 这一段和下一段在 1914 年增补。

② [1914 年增注] 以下是根据毕克森叔茨的学术研究 (1868)。

③ 《梦的预言》卷二 (英译本, 1935, 377 页), 和《论梦》卷三 (英译本, 1935, 365 页) ——在首版中 (1900) 这一段这样说:"梦被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的第一本著作看来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论梦及其解释》)。亚里士多德宣称梦具有'着魔的'而不是'神授的'本 (转下页注)

亚里士多德对梦生活的某些特征已有了一些了解。例如，他知道梦能把睡眠中知觉到的轻微刺激转变为强烈的感觉。“当身体的某个部位感觉到略微有些热，人就能梦想到他正在穿过大火，感到灼热难忍。”[①]他由此推断，梦很有可能是向医生透露出身体变化的第一信号，而这一变化在清醒状态下是不易观察到的。[②]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人并不将梦看作是梦心灵的产物，而认为梦源于神灵。并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它们影响着历史上的每个阶段对于梦生活的看法。梦可区分为真实的、有价值的梦和徒然的、欺人的及无价值的梦。前者给做梦者带来警示，或预知未来；后者则使梦者误入歧途或引导梦者走向毁灭。

格鲁佩（1906，2，930页）[③]引用了麦克罗比斯和阿尔特米多鲁斯（达尔迪斯）的几行关于梦的分类原文：“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被认为受到当前或过去的影响，但对未来却无关紧要。这

---

（接上页注）质；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知道如何确切地翻译它们，这一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下一段用这样一句话结束：“由于我自己的知识不够丰富和缺少专家的帮助，使得我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论著。”这些段落在1914年改成了现在的样子。在《全集》卷三（1925）第4页中有一注释指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有关这一主题写了两本著作，而不是一本。

① 《梦的预言》卷一（英译本，1935）。

② ［1914年增注］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他名著一章中论述了梦与疾病的关系。［《古代医学》，卷十，（英译本，1923，31页）。也可见（《养生之道》），卷四，88页，及其他各页（英译本，1935，425页等等）。］

③ 这一段于1911年作为脚注增加，1914年加入正文。

一类包括失眠症，它直接再现了一个特定观念或它的对立面——如饥饿或饱足；还包括梦魇，它使特定观念增添了扩大的幻想成分——如恶梦或梦魇。相反，第二类梦则被认为决定着未来。这包含：①梦中接受的直接预言（神谕）；②对某些未来事件的预言（梦幻）；③需要解释的象征梦（梦兆）。这一理论持续了几个世纪。”

赋予梦[①] 这种不同的价值与“梦的解析”问题密切相关。通常人们总是期望从梦中获得重要的结果。但梦并非马上就都可以被理解的，而且也不可能肯定某个特殊难解的梦不能作一些重要的预言。这使得人们努力去寻求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梦晦涩难懂的内容变得明白易懂和富有意义。在古代后期，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解释梦的最高权威。他的被保存下来的著作《解梦》内容广泛，足以弥补同类著作失传造成的损失。[②]

古人对梦所持的前科学观点肯定与他们对宇宙的普遍观点相吻合。将他们的观点投射到外部世界之中，尽管它们是现实的东西，实际上它们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具有现实性。此外，他们有关梦的观点所考虑的是早晨清醒状态下梦的残留记忆对清醒思想

① 这一段于1914年增写。

② ［1914年增注］中世纪解释梦的详细历史请参见迪普根（1912）的著作和弗尔斯特的（1910和1911）专题论文，戈特哈特（1912）等人的著作。阿尔莫利（1848）、阿姆拉姆（1901）和勒温格尔讨论了有关犹太人解释梦的问题。最近，劳尔（1913）注意到了心理分析成果。阿拉伯人解释梦的资料由德雷克尔（1909）、施瓦茨（1913）和传教士芬克狄基（1913）提供。研究日本人解释梦的有米拉（1906）和伊瓦亚（1902）；研究中国人解释梦的有塞克尔（1909—1910）；研究印度人解释梦的有内格列恩（1912）。

的主要印象：这是一种陌生的印象，它仿佛来自另一世界，与思想中的其余内容大相径庭。顺便提一句，那种认为梦的超自然起源理论在当代缺乏支持者，那就错了。我们可以对那些虔诚的和有神秘色彩的作者置之不理，他们实际上完全有理由仍停留在曾一度是广泛的超自然王国，只要这个王国还没有被科学的解释征服。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些头脑相当有理智、没有奇思怪想的人，利用做梦现象的不可解释特征，坚决地寻求支持他们宗教信仰的存在和超人精神力量的存在（参见哈夫纳，1887）。某些哲学学派（例如，谢林[①] 的追随者）对梦生活的高度推崇明显是古代毋庸置疑的梦的神圣性的反响。关于梦的警示性和它们预示未来的力量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科学家一致强烈反对接受这些信念，他们还是涉及到一些收集到的材料，希望能给予梦以心理学阐释，只是不够确切而已。

撰写梦问题的科学研究史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管这些研究在哪些方面获得多大价值的东西，迄今为止在任何一个特定方面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真正进展的迹象。还没有打下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建立一个学说的确切基础，但每位新的研究者都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再次从头开始。如果我要按年代列举出这些有关梦问题的作者，并对他们每个人对梦所持有的见解作一总结，我就必须放弃对当今有关这一主题作一全面的综合性勾画的任何指望。因而我宁愿采用按题目而非按作者的叙述方式，我将依次

① 泛神论“自然的哲学”的主要倡导者，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非常流行。——弗洛伊德经常求助于梦的隐藏意义问题。见弗洛伊德 1922*a*、1925*i*（第三部分）和 1933*a*（第三十讲）。一个所谓预警性的梦在弗洛伊德 1941*c* 中进行了讨论。

提出有关梦的问题，引用文献中解决该问题的任何材料。

然而，由于对我而言不可能掌握有关这个主题的全部文献，——因为它们散布很广，并与其他学科相交织——只要我在叙述中没有遗漏掉基本的事实和重要的论点，恭请读者暂且满足于此吧。

直到目前，在本主题上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把睡眠和梦作为同一主题研究，此外，他们照例研究病理学边缘的类似状况和一些与梦类似的状态，把它们同精神病理性状态及其他似梦现象，如幻觉、幻视等等相联系。与此相反的是，在最近的研究著作中出现了一种限制主题的趋向，研究者们倾向于把梦生活中的一些单独问题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变化中，我很高兴看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从这一类模糊事物中，只有通过一系列详细的研究，才能求得解释并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这类详细的研究——其特征以心理学研究为主——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奉献的。我很少有机会去讨论睡眠问题，因为它主要是生理学研究的问题，尽管一种睡眠状态特性肯定能引起精神结构功能状态的改变。因此关于睡眠的文献就不予以考虑了。

对梦现象的科学探索提出了下列问题，尽管免不了一定数量的重叠，这些问题可按下列标题进行分类。

## 第一节　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做梦者从梦中刚刚醒来，他天真地认为，梦即使不是来自另一世界，无论如何也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得十分感谢老一辈生理学家布达赫，他对梦现象作了细致和敏锐的描述（1838，499 页）。在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中，他表达了这种信

念："日常生活，有劳动和愉快，也有欢乐和痛苦，在梦里是从来不会再现的。相反，梦的目的旨在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甚至当我们的整个心灵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时，当我们悲痛欲绝或竭尽全力要解决一些问题时，梦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进入我们的心境中，以象征来再现现实。"I.H. 费希特(1864，1，541 页)实际上用同样的感受力，谈到了"补足的梦"，称它们是心灵自我痊愈的神秘恩惠之一。[①] 斯特姆培尔(1877，16 页)在他关于梦的性质和起源研究中——这是一项受到了广泛好评的工作——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做梦的人从清醒的世界中解脱了出来。"他又说(同上，17 页)："在梦中，我们在清醒意识下几乎完全失去了条理清楚的记忆和它的正常行为。"他还叙述道(同上，19 页)："在梦中，几乎没有记忆，心灵与清醒生活的日常事务相互隔绝。"

然而，绝大多数的作者对于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持有相反的观点。例如，哈夫纳说（1887，245 页)："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延续。我们的梦总是与我们最近意识中的观念相联系。仔细的观察几乎总能发现梦与前几天的经历相联系的线索。"魏甘德(1893，6 页）特别反对我刚才引用的布达赫的论点："因为，很明显在绝大多数梦中，常常可以观察到梦实际上把我们引回日常生活，而不是使我们脱离生活。"莫里（1878，351 页）用简洁的语句说："我们的梦实为我们所见、所说、所欲和所为。"而耶森在他的《论生理学》一书（1855，530 页）中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梦的内容往往或多或少地由梦者的个性、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生活的习惯方式所决定，以及由他以前整

① 这句增于 1914 年。

个生活经历所决定。”

哲学家 J.G.E. 马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最坚定的态度(1805，1，168 和 173 页)，温特斯泰因援引他的话道（1912)：“经验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最常梦见的是我们投入最强烈的激情的事。这表明我们的激情必定对我们梦的产生起着影响。雄心勃勃的人梦见的是他已摘取的桂冠（或想象他已经赢得了桂冠)，或者那些他仍须去为之奋斗的东西；恋人在梦中，总是在为他的心上人所渴望的东西而东奔西走……所有沉睡在心中的肉欲和厌恶，如果受到某种刺激而唤醒，就能与其他意念结合起来而形成梦，或者使得这些意念能够介入到一个已经出现的梦中。”

对于梦的内容依赖于现实生活，古人持有同样的观点。拉德斯托克（1879，134 页）叙述了这么一件事：在远征希腊之前，薛西斯受到忠告放弃这一计划，但在梦中他却一再被催促去远征；一位年迈、智慧的波斯释梦者阿尔塔巴努斯非常中肯地告诉他，一般说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在卢克莱修的说教诗《物性论》中有下面一段（4，962 页)：不管人们执著地去追寻什么，不管过去我们忙于什么，头脑总是专注于追寻的对象，梦中的情况亦是如此：辩护人寻根觅据进行辩护，将军则驰骋疆场……

西塞罗（《预言》2，140 页）所写的与许多年以后莫里的意思完全一样：“因此，(梦）主要是我们白天里的思想和行为的残余在灵魂中涌动翻腾。”

看来，在梦生活与清醒生活之间的两个观点间的矛盾确实不可调和。此时，我想起了希尔德布兰特在有关这个主题上的讨论较为妥当（1875，8 页以下)，他认为梦的特性除了用“一系列

（三种）看来引起矛盾的对比之外，根本不可能进行描述”。他认为“构成第一种对比的是，一方面为梦从现实生活中封闭和隔绝开来，另一方面为它们之间持续的相互侵入和相互依存。梦完全是与清醒生活状态下现实的感觉完全分离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的自我存在，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与现实生活隔开。它使我们脱离现实，抹掉对现实的正常回忆，并把我们安置在另一个世界，实际是一种摆脱现实的、完全不同的生活……”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表明道：当我们入睡后，整个生命和它所有的存在形式就“好像通过一扇看不见的活板门而消失”。此外，一个人或许梦见他航海到圣赫勒拿岛上，为囚禁在那儿的拿破仑提供一宗有利可图的摩泽尔酒的生意。而他受到了这位被废黜皇帝的最亲切接见。清醒后，他对这个有趣的幻梦破灭而感到万分遗憾。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让我们把梦中的情形与现实情况作一比较。梦者从没有作过酒商，而且也从来没有要当酒商的愿望。他从未作过海上航行，即使要作航行的话，圣赫勒拿岛也是他最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梦者从未有过对拿破仑的同情之心，反而倒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仇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上时，梦者甚至还未出生。所以这个梦超越了梦者与拿破仑之间有任何私人关系的所有可能性。因此，梦的体验显示出横亘于这两种生活之间的某种互不相容的性质，这种体验完全是断断续续的。

然而，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同上，10 页），看起来与此问题相反的观点也是相当真实和正确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最基本的关系与退隐和隔绝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不管梦到什么，梦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材料，从围绕现实生活的理

性生活中提取材料……不管梦的结果如何离奇，实际上，它们从不会脱离现实世界，梦最崇高的和最荒谬的结构总是必定从我们目睹的感性世界或从在我们清醒思想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处获取基本素材，换言之，来源于我们通过外部或内在所感受到的素材。

##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构成梦内容的所有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体验，也就是说，它们在梦中被再现或被记起——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然而如果认为梦内容与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经比较后就能非常容易被认识，那就错了。相反，这种联系需要仔细寻找，并且大量的梦例可能长期得不到认识。其原因在于梦的记忆功能所表现出的若干特性，尽管这些特性常常被谈论，迄今为止还难于解释。仔细调查这些特性是很值得的。

有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梦中的片断材料，在我们清醒状态时并不当作我们知识或经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记得梦见的某件事情，但记不起它是否或何时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因此我们对所梦事物的来源感到疑惑不解，于是容易相信梦有一种独立产生的能力。最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新的经历使我们回忆起另一事件，此时也就揭示出了梦的来源。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梦中我们所知道的和所能记起的一些事情已经超过了我们清醒时的记忆能力。①

① ［1914年增注］瓦歇德（1911）提出，人们往往能观察到在梦中讲外语比在清醒时更为流利和纯正。

德尔贝夫（1885，107 页以下）根据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梦例。他在一个梦中，看到他家的院子被白雪所覆盖，发现两条小蜥蜴被埋在雪中，已经处于半僵状态。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他把它们捡起来，给它们加温，并将它们送回穴居的石墙小洞之中。他给它们喂一些长在墙上的小蕨类植物叶子，这些叶子是蜥蜴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在梦中，他得知这种植物的学名叫 Asplenium ruta muralis。梦继续做着，被其他事情岔开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蜥蜴情节上。令德尔贝夫吃惊的是其他两条蜥蜴正专心致至地吃着剩余的蕨叶。他环视四周，发现第五、第六条蜥蜴正向墙上的洞穴爬去，它们全都向着同一方向移动，直到这条路上挤满了蜥蜴……等等。

德尔贝夫在清醒时，对植物的拉丁文名称知之甚少，对 Asplenium 更是一无所知。最令他惊奇的是他证实了这种名称的蕨类确实存在。它的确切名称为 Asplenium ruta muraria，与梦中稍有出入。这不可能是个巧合，他是如何获得梦中名叫 Asplenium 蕨类的知识，这对德尔贝夫来说一直是个谜。

这个梦是 1862 年做的。16 年后，当哲学家拜访他的一位朋友时，他看到一小本干花标本集，这是瑞士一些地方向游客出售的纪念品。他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记忆，他打开植物标本集，发现了梦中见到的 Asplenium，在它的下面是他自己手写的拉丁文名字。现在答案终于找到了。在 1860 年（在梦见蜥蜴的两年前），这位朋友的妹妹在蜜月期间拜访了德尔贝夫，她带了这本标本集，作为送给她哥哥的礼物。在植物学家的口授下，德尔贝夫在每一种干枯的植物下面费力地写下了它们的拉丁文名称。

这个很好的例子值得记录下来，因为它使得德尔贝夫非常幸

运地回忆起了梦中已被遗忘的一部分内容来源。1877 年的某一天，他偶然拿起一本有插图的旧期刊，在其中他发现了一幅有一长列蜥蜴的图片，这正是他在 1862 年所梦见的。这本杂志的出版日期是 1861 年，德尔贝夫记得这是那份自创刊起自己就一直订阅的杂志。

梦具有在清醒状态下所不具备的更多的记忆力，这是非常明显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我想继续列举一些“记忆增强”的梦例，并以此来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莫里（1878，142 页）叙述了在一段时间里“米西当（Mussidan）”这个词白天总是出现在他的头脑中的过程。他只知道这是法国的一个村镇名称，其他一无所知。一天夜里，他梦见他与一个自称来自米西当（Mussidan）的人交谈，当问及它在何处时，这个人回答说它是多尔多涅行政区的一个小镇。莫里醒后，不相信从梦中获得的信息。然而在查阅了地名词典后，梦被确证为对的。在这个梦例中，梦中出现的罕有知识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一知识被遗忘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耶森（1855，551 页）报道了一些相似的梦例。它们发生在较久远的时代。在这一类梦中老斯卡利格尔的一则梦（亨宁斯引用，1784，300 页）较为典型。他为维罗纳的一位名人写了一首赞美诗。一个自称叫布鲁罗勒斯的人出现在他的梦里，抱怨他被人忽视了。尽管斯卡利格尔记得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还是为他写了一些诗。他的儿子后来在维罗纳了解到确实有个名叫布鲁罗勒斯的人，作为评论家，他受到纪念。

瓦歇德（1911，232 页以下）援引了赫维·德·圣丹尼斯的（1867，305 页）描述的一个记忆增强的梦例。它极为特殊，后

一个梦能补充完成前一个梦所不能确认的事物："我曾梦见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女人，她正在和我妹妹谈话，她展示了自己的一些刺绣制品。在梦中我觉得她很面熟，我想我以前一定经常见到她。梦醒后，她的面容仍十分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但我无法确认她究竟是谁。后来，我再次入睡，又出现了同一梦境……在第二次梦中，我和这位金发女人交谈起来。我问她我是否有幸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她回答说：'当然，难道你不记得波尼克海滨浴场了?'这时，我立即醒来，于是清楚地回忆起了与梦中这位美人有关的全部细节。"

同一作者（同上，306 页）（仍为瓦歇德所援引，同上，233～234 页）谈到了他熟悉的一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在梦中听到了一支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曲子。直到几年后，他在一本旧的乐曲收藏集中发现了这支曲子，尽管他不记得以前看到过它。

我知道迈尔斯（1892）在《心灵研究会记录汇编》上发表了他所收集到的这一类记忆增强的梦，但非常可惜我没能得到这份材料。

我相信，凡是致力于研究梦的人，均能发现梦的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即梦能给梦者他所拥有的知识和记忆的证据，而这在清醒状态时，梦者却是不知道的。在我对神经质病人的精神分析中（这一方面我以后再详谈），我在一周内有好多次要使病人相信他们对梦中的引语、猥亵语等等非常熟悉，并且在梦中使用了它们，尽管他们在清醒状态下已经记不清了。我在此还要再引证一个单纯的记忆增强的梦例，因为在这个梦例中，能很容易看出只能在梦中得知知识的来源。

我的一位病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常在梦中梦见他在

一家咖啡馆点一道“Kontuszówka”。他向我陈述了这些后，便问我“Kontuszówka”是一道什么菜，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回答他说，这是一种波兰酒，并对他说他不可能创造这个名字，因为我早已从街旁广告牌上知道了这种酒。开始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但是，在他梦后的几天，这个情况在一家咖啡馆里得到了证实：他在一条街拐弯处的广告牌上看到了这种酒的酒名，而他在这几个月内，每天至少有两次要走过这条街。

我从我自己的梦中注意到，[①] 是否能发现梦中一些特定成分的来源主要是取决于机会。例如，在我完成本书的前几年，我的脑海中萦绕着一幅朴素的教堂尖塔的景象，我记不得是否看到过它。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非常能肯定，它在萨尔茨堡与赖兴哈尔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里。梦发生在90年代的后期，1886年我首次在这条路上旅行。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已潜心于梦的研究。在我的梦中经常浮现出一个奇形怪状的地方，这令我感到厌烦。在与我有关的空间中——在我的左侧，我看到了一片黑暗的空间，隐约可见一些怪石的轮廓。一个我不愿相信的隐约回忆告诉我，它是一个通往啤酒窖的入口。但是我既不能发现这梦的含义，又不能找出它的来源。1907年我恰巧在帕多亚，自1895年后，我从没有再来此访问，这使我感到很遗憾。我首次访问这个可爱的大学城镇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我未能看到麦多拉·德尔·阿伦娜教堂中乔托的壁画。在去教堂的半路上有人告诉我教堂当天关门，我只好返回。12年后的第二次访问，我决定弥补这一缺憾。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阿伦娜教堂。在去教堂

① 这一段于1909年增写。

的路上，在我的左手边，大概恰好是1895年我折返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这个由奇形怪状石头建成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家餐厅花园的入口。

梦中的内容所需的材料来源之一是儿时的经历，这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既没有被记住，又没有出现在清醒生活中。我将引用一些已经注意到并强调这一事实的几位作者的资料。

希尔德布兰特（1875，23页）说："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梦具有一种神奇的再现力量，有时把我们儿时的那些遥远的甚至已忘却了的事件带回脑中。"

斯特姆培尔（1877，40页）说道："我们观察到，梦有时好像能使废墟底层的东西重见阳光一样，把一些深藏的儿时经历挖掘出来，那些特定的地点、事物和人物景象完全原封不动，栩栩如生。这种情况真是太奇妙了，它并不受经历所限制，这种经历当它们出现或具有高度精神价值，及后来作为清醒意识感到愉快的记忆而进入梦境时能产生一种鲜明的形象。相反，梦中的记忆深处也包含了可以追溯到儿时的那些人物、事物、地点和事件的景象。这些形象可以不具有任何重要的精神价值，也可以一点没有生动性，或者这两种情况原来均具备，但已消失了很久。直到这些早期的来源被发现之前，它们在梦中和清醒时看来显得完全陌生和未知。"

福尔克特（1875，119页）说："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是多么容易进入梦中。梦不断使我们想起那些我们已经不再思考或者对我们早已失去价值的事情。"

因为儿时的材料在梦中主动出现，又因为，众所周知，我们记忆力中意识能力的空隙，使大部分儿时材料变得相当模糊。这

种情况引起对梦的记忆增强产生兴趣。有关这一点我将再举一些例子。

莫里（1878，92 页）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他经常从他的出生地米尔克斯到邻村特里波特去，他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监督建造一座桥梁。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特里波特，又一次在那个村的街上游玩。一个穿着一身制服的男子向他走来。莫里询问了他的姓名，他回答说他叫 C，是大桥的看护人。莫里醒后怀疑梦记忆的真实性，他问一位老女仆，从他还是小孩时她就是他家的仆人。他问她是否能记起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男人，她回答说，“怎么没有呢！是的，他是在你父亲造桥时的一位看桥人。”

莫里（同上，143～144 页）又列举了另一个相似的梦例，进一步证实了梦中出现儿时记忆的正确性。这是 F 先生做的梦，他儿时住在蒙特布里森。在他离开 25 年后，他决定重访故里，并拜访几个自分别后还未曾见过面的家庭旧友。在动身前的那晚，他梦见他已经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在城郊，他遇见了一位似乎不曾相识的绅士，他自称叫 T 先生，是他父亲的朋友。梦者记得他儿时曾听到过有这么一个姓名的人，但在醒后再也记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模样。几天后他回到了蒙特布里森，他发现了梦中出现的地方，这地方他似乎不知道，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绅士，他立刻认出了就是他梦中的 T 先生。然而这个真人要比梦中的那位看起来老得多。

在这里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一个梦，但这个梦中追忆的不是某种印象而是一种联系。我曾梦见一个人，在梦中我知道他是我老家的一位医生。他的脸形不是太清楚，与我中学的一位男教员的

脸形混淆了，这位教员有时我还能偶尔碰见。醒后我想不出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之处。然而在我询问了我母亲之后，得知他曾经是我童年时的医生，他只有一只眼睛。那位在梦中掩盖了这位医生形象的男教员，也是一个独眼者。我已有 38 年没有见到这位医生了，据我所知，我在清醒状态下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尽管我下颏的一块伤疤可能引起我对他的注意。①

另一方面，许多作者断言在大多数梦中发现的一些元素来自梦前的几天，这个观点看上去好像抵消了那些过分强调儿时经历在梦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罗伯特(1886，46 页)声称正常情况下的梦基本上只涉及最近几天的印象。的确，我们可以发现罗伯特创建的梦的理论基础在于把最近的印象推到前台，而让最久远的印象从视野中消失。尽管如此，他提出的事实仍不失正确，因为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能得到证实。一位美国作者纳尔逊(1888，38 页以下)的观点认为，梦中最频繁出现的印象来自做梦前的二天或三天——好像做梦前一天的印象还不够模糊和久远。

一些作者不大愿意探讨梦内容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常为这样的事实困惑不解，即充斥清醒时思维的强烈印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从白天思想活动中消除以后才出现在梦中。因此，在亲人刚死亡后，人们内心还处于极度悲伤之时，一般人们还不会梦见死者（德拉格，1891，40 页）。相反，最近有一位观

① 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短语于 1909 年增写，在 1922 年以前的各个版本中均出现过，后来就删去了。在下面引用了同一位作者，如果暗指这段删去的短语也说得过去。在弗洛伊德（1899*a*）的掩饰自传病例中提及了造成伤疤的这件事故，这事件在下面有所描述。这个梦在 1897 年 10 月 15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 71 号信）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梦也在弗洛伊德在 1916—1917 年的演讲十三里有所描述。

察者哈勒姆女士（哈勒姆和韦德，1896，410～411 页）搜集了一些与此相反的例子，主张在这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心理个性的权利。

梦中记忆的第三个特征最引人注目和最难理解，它出现于再现材料的**精华部分**。像在清醒时生活一样，我们发现值得回忆的不单是最主要的部分，相反还有那些最无关紧要和最无意义的部分。在此，我将介绍那些对此表示出最惊奇的作者。

希尔德布兰特（1875，11 页）说道："最有意义的事实是，梦的元素不是来源于重大的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也不是前一天强烈和迫切的兴趣，而是偶然的细节，和最近经历的或琐碎片段等等。家庭中亲人死亡的消息使人们悲痛欲绝，深夜都不能入眠，这时的记忆反而模糊不清，直至清晨醒来，才又因此而哀痛不已。另一方面，我们在街上碰见一个陌生人额上生了一个疣子，二人交臂而过，并未特别注意，这疣子却在我们的梦中发挥起作用来……"

斯特姆培尔（1877，39 页）说道："分析梦时常常发现，梦中有些成分确实来自一两天的体验，但在清醒的时候看起来，这些体验琐碎而不重要，或在事后就立即被遗忘。这一类经验包括：偶然听见的谈话，无意中看到的别人的行为，或瞬间瞥见的人或物以及读物中零星的片段等等。"

哈夫洛克·埃利斯（1899，727 页）说："我们清醒生活中最深的情感，花费我们大量精力的问题和困难，通常它们并不立即出现在梦的意识中。就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言，在梦中再次出现的主要是白天生活中的琐碎事件、偶发事件和'已经遗忘'了的印象。那些最强烈被意识到的精神活动就是那些沉睡的活动。"

宾兹（1878，44～45 页）实际上正是利用梦中记忆的这个独特性，表示了他对自己曾经支持过的解释梦有所不满："正常的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不梦见我们前一天的记忆印象？为什么通常没有明显的动力，我们能梦见那些久远而几乎忘却的过去？为什么梦中意识总是接收那些记忆影像中无关紧要的印象，而那些带有对经历事件最为敏感标记的大脑细胞，却处于最大的沉寂和静止状态，除非在清醒状态时，先前的刺激才能迅速将大脑细胞激活？"

显而易见，梦中记忆明显偏爱清醒生活经历中的那些无关紧要和从不为人注意的元素。这必定使人们普遍忽视梦对清醒生活的依赖性，总之，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难以证明其依赖性。因此惠顿·卡尔金斯小姐（1893，315 页）在对她自己和同事们的梦进行的统计研究中，发现有 11％的梦与清醒生活没有明显的联系。希尔德布兰特（1875，12 页以下）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如果我们花足够的时间和不厌其烦地去追寻梦的来源，就应该能解释每一个梦景象的发生。他称这是一件"极其麻烦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一般的结局总是这样：我们从某人记忆库中最遥远的角落中搜寻出各种毫无价值的心理事件，或者又一次将过去各种完全不相关的事件从忘却了的记忆中挖掘出来，这些事件可能一发生就被埋藏在遗忘的记忆中。这位目光敏锐的作者因为这个前景无望的开端而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如果他继续向前的话，可能已掌握了解释梦的关键问题。对此我深表遗憾。

对于任何记忆理论而言，通常梦中记忆的表现方式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我们头脑中曾拥有的任何印象决不会完全消失"（肖尔茨，1893，59 页），或者如德尔贝夫

(1885，115 页）所说的，“即使是最不重要的印象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它随时能复活”。精神生活的许多病理现象也迫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后面将谈到的一些有关梦的理论试图用我们知道的一部分白天的遗忘去解释梦的荒谬性和不连贯性。当我们记住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梦中记忆的非凡能力，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到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矛盾了。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把做梦现象完全简化为记忆现象：可以这样认为，梦表现为一种再现活动，这种再现活动即使在夜间还在工作，它以自身为目的。这似乎与皮尔茨（1899）的说法相一致，他认为做梦的时间与梦的内容之间有一种可观察到的固定关系，沉睡时再现遥远的过去，而最近的印象出现在早晨。由于梦对所记忆材料处理方式的原因，这种观点与生俱来就不确定。斯特姆培尔（1877，18 页）确切地指出，梦并不再现经历。梦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链上的下一步却遗漏了，或以改变了的方式出现，或者被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替代。梦仅仅片段地再现；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所有的理论结论均基于此。当然也的确有例外的梦，此时梦完全再现我们过去的经历，就像我们清醒时所能获得的记忆一样。德尔贝夫（1885，539 页以下）谈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事，[1] 他的一个梦再现了他在一次死里逃生的车祸里所经历的所有细节。卡尔金斯女士（1893）也谈到了两个梦，其内容与前一天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我在后面也将报告一

① 在第一版中此有一句“现他在维也纳执教”，但在 1909 年删去了。在《全集》卷三（1925），第 8 页，弗洛伊德说“这一句无疑删对了，特别是此人已死去。”

个我儿时的梦例，梦中毫无修饰地再现了我的童年经历。[①]

## 第三节　梦的刺激和来源

俗话说，“梦产生于消化不良”，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梦的刺激和来源是何所指。在这些观念后面，包含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梦是睡眠受干扰的结果。如果我们在睡眠中没有受到干扰，就不会有梦，梦就是对干扰的反应。

有关梦的刺激因素的讨论在本主题的文献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只有在梦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后，这个问题才变得十分明显。古人相信梦是神灵的启示，没有必要去寻求产生梦的刺激原因：梦由神的意愿或魔力产生，梦的内容是这些力量的真知和意图的产物。科学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产生梦的刺激是单一的还是多种多样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梦成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还是属于生理学的领域。大多数权威似乎一致认为：干扰睡眠的原因——即梦的来源——可以是多种类型的，躯体刺激和心理兴奋同样都可以成为梦的刺激因素。然而有关梦的来源孰先孰后和这些因素在梦的产生上重要性的次序，看法分歧就很大了。

任何有关梦来源的详细分类，都包括下列四类，它们也可用作梦本身的分类。它们是：

---

① ［1909年增注］随后的经验使我觉得需要补充这一点，前一天无意识的和不重要的事件如捆树枝、在厨房准备食物等等在一个梦中重复出现决不是罕见的事。然而，在这一类梦中梦者强调的并不是记忆的内容，而是它的“真实性”：“我真的做了昨天所做的一切。”（这节和前一节所讨论的主题在第五章的前二节中重新进行了讨论。）

1. 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
2. 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
3. 机体内部的躯体刺激；
4. 纯粹精神来源的刺激。

## （一）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特姆培尔有关梦的著作已经给了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多次启示。他的儿子小斯特姆培尔［1883—1884，英译本(1912)，卷二，160 页］发表了一份他对一位病人的著名观察记录。这位病人患有全身皮肤感觉缺失症和几个高级感官的麻痹症。如果这个人其余几个感受外界的感觉通道关闭了，他就会昏睡。当我们想睡眠时，我们习惯于设法创造一个与斯特姆培尔的试验相似的环境。我们关闭自己最重要的感觉通道和我们的眼睛，并尽量使其他感觉受到各种刺激，或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发生变化。然后，我们进入了睡眠，尽管我们的计划从来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既不可能使自己的感觉器官完全避免刺激，也不可能延迟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兴奋性。事实是，相当强的刺激随时可以把我们惊醒，这证明了“即使在睡眠中，心灵仍与体外的世界保持着持续的联系”。[①] 在睡眠中给予我们的感觉刺激很可能变成梦的来源。

有大量的这样刺激存在，包括那些不可避免的刺激——睡眠状态本身必须的或者时常必须容忍的——到那些偶然的，可以或足以唤醒睡眠的那些刺激：一道射入眼内的强光，一个可以听见

① 参见后面布达赫的评论。

的噪音，一些可以刺激鼻粘膜的强烈气味。通过我们睡眠中的无意识动作，我们可以使身体的某些部分暴露在外，使它们感受寒冷，或者通过姿势的改变，我们可以使自己产生压力和接触的感觉。在夜间，我们被一只蠓虫叮咬后，或者发生的某些小小的不幸事件，可能对我们几种感官立即产生影响。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搜集到了一系列梦例，在清醒时可注意到的刺激与一部分梦的内容有着影响深远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梦的来源为刺激。

我将引用耶森（1855，527 页以下）搜集的若干这一类梦例，它们可以找出客观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感觉刺激。

“每一种可感觉到的模糊的噪声可以引起相应的梦象。一阵雷鸣使我们置身战场；公鸡的啼叫可以化成一个人的惊叫；而吱吱嘎嘎的门声可以梦见窃贼入室。如果被子在夜晚滑下，我们可能梦见裸体行走或跌入水中。如果我们横躺在床上，双脚伸出床边，可以梦见站在吓人的悬崖边上或者从悬崖上掉下去。如果我们的头碰巧滑到枕头下面，我们就会梦见头上有一块高悬的岩石，它正要把我们压在身下。精液的储聚可以引起色梦，局部疼痛产生被虐待、被袭击或受伤的感觉……

“迈耶（1758，33 页）曾经梦见被几个人袭击，他们将他打翻在地，在他大脚趾和第二趾之间钉上了一根桩子。此时他从梦中惊醒过来，发现有一根稻草夹在他的两个脚趾之间。根据亨宁斯（1784，258 页）的记载，另一次，迈耶把他的衬衣紧紧缠在他的颈上，他梦见他被吊了起来。霍夫鲍尔（1796，146 页）梦到，在他年轻时从高墙上跌下，醒后发现他的床架塌了，他真的跌在地板上了……格雷戈里报导，有一次他睡觉时把脚放在了热水壶上，梦见了他爬上了埃特纳火山，地上热不可耐。另一个人

睡眠时把膏药敷在了额上，梦见被一群印第安人剥取头皮；而第三者，他穿了湿的睡衣，梦见被拖过一条小溪。在睡眠中，痛风突然发作，使病人在梦中认为自己在宗教法庭法官手中，在拉肢刑架上受尽折磨。”（麦克尼希，1835，40 页）

如果慎重地对睡者施以感觉刺激和使他产生与这些刺激相关的梦内容，这样做如果有可能，则基于梦刺激与梦内容之间存在相似性的论点就可得到有力的证实。根据耶森引证（1855，925 页）的麦克尼希所言（在上述引文中），吉龙·德布泽莱格恩（1848，55 页）已经做了这种类型的实验。“他裸露自己的膝盖，梦见夜间乘坐在邮车内赶路。他对这一点评论到，旅行者一定知道夜间乘坐在邮车里膝部会如何受冷。又一次，他自己的后脑勺裸露着，则梦见了他站在室外参加宗教仪式。这只能这样解释，在他居住的地方，人们习惯于将头部遮盖，除了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例外。”

莫里（1878，154～156 页）发表了对他自己所做的梦进行的一些新观察（其他一些实验则没有成功）。

1. 用羽毛刺痒他的口唇和鼻尖。——他梦见一种惊人的折磨：脸上贴上一层由沥青制成的面具，然后撕去，最终将他的皮给撕了下来。

2. 把剪刀在镊子上磨擦。——他听见响亮的铃声，继之是警钟声，将他带回到了 1848 年革命的日子。

3. 给闻一些科隆香水。——他梦见到了开罗，在约翰·玛丽亚·法林娜的店内。随之是一些记不清的荒唐冒险。

4. 他的颈部被轻轻捏了一下。——他梦见医生正给他上芥末软膏，想到了儿时给他看病的医生。

5. 一块热铁靠近他的面部。——他梦见“司炉”[1] 破门而入，强迫居民把双脚伸入燃烧的火盆内，迫使他们交出钱财。然后出现了阿布兰特公爵夫人，他想象他是她的秘书。

8. 一滴水落在他的前额上。——他想象他此时在意大利，大汗淋漓，正在喝奥维托酒。

9. 烛光透过一张红纸不断地照着他。——他梦见炎热之极的天气，然后出现了一场他曾经在英吉利海峡遇到的风暴。

赫维·德·圣丹尼斯（1867，268 页以下和 376 页以下）、魏甘德（1893）和其他作者已经尝试用其他实验方法引发梦。

许多作者对“梦具有惊人的技巧，它们能把感官世界的突然感受编织进它们自身的结构，因此它们的出现就似一种预先安排好了的逐渐到来的结局”，（希尔德布兰特，1875，36 页）这句话作了评论。同一作者继续写道：“我在青年时代，习惯用闹钟在固定的时间把我唤醒。无疑这闹钟产生的上百次响声与一个显然很长而有关联的梦相符合，尽管整个梦正在被引向那一事件，在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高潮中达到它预定的结局。”（同上，37 页）

我将引用三个在其他方面有联系的这类闹钟的梦例（见 27 页）。

福尔克特（1875，108 页以下）写道：“一位作曲家曾梦到他正在上课，并力求把问题向学生讲清楚。他讲完后，问一个男生是否听懂了，这个男生发疯似地叫喊道：‘喔，是的！’他气愤地训斥男生不该高声喊叫，然而整个教室发出了阵阵叫声，先是‘Orja!’接着是‘Eurjo!’最后是‘Feuerjo!’[2] 恰好此时他被街

① “司炉”是旺代省的匪帮（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实施上述酷刑。

② 三个尖叫中的前两个没有意思，第三个是发生火警时的通常叫喊声。

上一阵真正的‘Feuerjo’！叫喊声惊醒了。”

加尼尔(1865,1,476 页)叙述到拿破仑一世在马车中入睡时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了。他梦见在奥地利人的炮击下,他正在再次越过塔格利蒙托河,最后惊起大喊:“我们遭到暗算了。”①

莫里（1878，161 页）做过一个极为著名的梦。他抱病在家休息，他的母亲坐在他的旁边。他梦见此时正值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期。在他目击了许多恐怖的杀戮景象后，最终他自己被带上了革命法庭。他在那里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和其他在那恐怖日子里不妥协的英雄们。他受到他们的审问，在一些记不清的事件之后，他被判处死刑，并被带到在大量暴动者包围之中的行刑处。他走上断头台，被刽子手绑在木板上。木板翻起，断头台的刀片落下。他感觉到身首分离，在极度焦虑中醒来——发现床的顶板已经落下，正好击中了他的颈椎，与断头台上刀片落下铡他的方式相似。

这个梦成了洛兰（1894）和埃格（1895）在《哲学评论》上进行有趣讨论的基础。争论的关键在于梦者是否可能或如何在他感知唤醒刺激到他惊醒这一瞬间，将如此丰富的材料压缩进这一短暂的时间内。②

这一类梦给人的印象是：在梦的所有来源中，最能肯定的是睡眠中的客观感觉刺激。而且常人普遍认为它们是梦的唯一来源。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文献不太熟悉的人在被问及梦是如何产生时，他一定会用某些他所遇到的梦例来回答。这个梦可以用

① 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

② 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

他醒后发现的客观感觉刺激来解释。但是，科学研究不应仅停滞在此。在观察到的事实中，可以发现有值得进一步提出问题的地方，在睡眠中给予感觉的刺激并不是以**真实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另一种通过某种方式与之有关的另一个意象所取代。但是，梦的刺激与刺激引发的梦之间的关系，引用莫里(1854，72 页)的话来说，“具有某种密切关系，但并不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关系。”让我们思考一下希尔德布兰特三个闹钟的梦(1875，37 页以下)之间的这种联系。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种刺激会引起三个如此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恰恰引起这些梦而不是另外一些梦。

“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散步，正在穿过绿色田野，向邻村走去，我看见村民们穿着盛装，带着赞美诗涌向教堂。当然，这是星期日，早礼拜即将开始。我决定也参加，但首先由于走得太热，就先到了教堂的院内凉快凉快。正当我读几块墓铭志时，看见敲钟者爬上了教堂阁楼。楼顶上，我看见有一只小钟，即将发出晨祷开始的信号。钟挂在那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动，最后它开始摇摆，突然发出清脆响亮的钟声，将我从睡眠中惊醒过来。然而敲响的却是闹钟。

“这是另一个梦例。那是一个明朗的冬日，街上积雪很深。我已同意乘坐雪橇参加一个聚会。但是，在被告知雪橇停在门口时，我已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我准备上雪橇——将皮毡打开，将暖脚皮筒放好——最后我坐到了座位上。然而就在出发前的那一刻仍还有一些事情耽搁。直至马缰绳一拉，给等候的马发出信号，马匹才开始出发，一阵猛烈的摇晃，雪橇挂铃发出那熟悉的叮当声，这样强烈的铃声实际上一下子就撕破了我的梦网。事实上又是那闹钟的尖锐响声。

“现在列举第三个梦例。我看见一个厨房女仆，手捧着几打叠起的盘子，沿着过道向餐室走去。她捧着的那高高叠起的瓷盘有失去平衡的危险。我叫喊道：‘小心！不然你的瓷盘会全部打碎。’她迅速作出了回答：她已相当习惯于这类工作等等。但我仍焦急地盯着她那向前走的身影。接着，果然不出所料，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那些易碎的盘子掉了下来，满地尽是盘子的碎片。但是那声音仍持续不断，不久似乎不再是瓷盘摔碎的破裂声，而是变成了一种铃声。在我醒来后我知道了，那是闹钟到了该闹的时候了。”

斯特姆培尔（1877，103 页）和冯特（1874，659 页以下）二人对为什么在梦中心灵会把接收到的客观感觉刺激弄错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在睡眠中，心灵在有利于形成错觉的情况下，接收到达它的刺激。感觉印象被我们所认识并被正确地理解了，也就是说，这个感觉印象被置于我们的记忆群中，只要这个印象有足够的强度、清晰和持续的时间，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件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历，它属于那个记忆群。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我们就会把印象来源的事物弄错：我们就对它产生了错觉。“如果一个人在空旷的乡间散步，看到远处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他最初可能认为它是一匹马。”到走近一些，他认为是一条躺着的牛，到最后能肯定地认出那是一群坐在地上的人。大脑在睡眠中从外界刺激所接收的印象具有一种相似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印象的基础上，大脑形成了错觉，因为或多或少的记忆景象由印象所引起，通过它们从而获得了精神价值。在与许多与景象有关的记忆群中，至于哪一群被唤起，哪一个可能有关的联系相应地要产生作用，根据斯特姆培尔的理论，这些问题

也无法确定，就像它本身一样，由心灵任意作出选择。

在此，我们面临的是在两者中作出一种选择。实际上，我们会承认，不可能再进一步遵循梦形成的法则，因此，我们不必再去探索是否再有其他因素决定梦者对感觉印象引起错觉所做的解释。或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作用于梦者的感觉刺激对于梦的产生只起着有限的作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着将他选择唤醒的记忆景象。实际上，如果我们详细分析莫里用实验方法引发的梦例（由于这个原因我已加以详细叙述），我们不禁会说，实验所解释的只不过是梦的一个元素之来源，而梦的其余内容似乎是自身控制的，其细节十分肯定，以致没有必要单纯从外界引入实验的元素来解释。确实，当人们发现有时那些梦中的印象只能用最特殊和最牵强附会去解释时，人们开始怀疑错觉理论以及客观印象对梦的明确作用力了。因此西蒙（1888）告诉我们一个梦，他在梦中看见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并能清楚地听见他们咀嚼食物时，由上下颌闭合所发出的可怕咔咔声。当他猛然醒来时，听到的却是一匹马在窗外疾驰而过的马蹄声。如果没有梦者的帮助，我可以大胆地作出解释，马奔驰所产生的声响可以提示与《格利佛游记》有关的一组记忆——巨人国的巨人和有理性的马。因此，除了采用客观刺激以外，选择这样一组不寻常的记忆作为最易于产生梦的动机，难道不是很恰当吗？[①]

① ［1911年增注］梦中巨人的出现为假设梦涉及来自梦者童年的一些情景提供了依据。——［1925年增写］碰巧的是，正文所给的解释指出对《格利佛游记》的记忆，不应是一个解释梦的很好的例子。一个梦的解释者不应随心所欲发挥，而忽视了梦者的联系。

## （二）内部（主观的）感觉兴奋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仍须承认，客观感觉兴奋对在睡眠中产生梦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这些刺激发生，从它们的性质和频率不足以解释每一个梦的景象，这就要求我们寻找产生类似作用的梦的其他来源。我不知道何时起人们突然将感觉器官的内部（主观）兴奋与外部感觉刺激放在了一起考虑。然而，最近有关梦的发生学的许多讨论，或多或少明显地涉及到了这一点。冯特（1874，657 页）写道："通过那些在清醒状态时我们非常熟悉的主观的视觉和听觉，我们在梦中产生了错觉，如在我们的视野一片黑暗时，一片无形的光亮能被我们看见，就像耳中的铃响声或嗡嗡声等等。它们中特别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性。这就可以解释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梦中老是能呈现出这么大量类似或相同的物体。我们看见我们面前无数的飞鸟、蝴蝶、游鱼、色彩缤纷的彩泡和花朵等等。在此黑暗中进入视野的闪烁尘埃呈现出一种虚幻的形状，它所组成的无数光斑点溶入梦中，变成了相同数量的不同景象，由于它们的运动性，使人们把它们当作是正在运动的物体。——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什么在梦中常常出现各种各样动物形态的基础；而且，这种形式的不同变化易于调节自身，而适应于主观发光景象的特定形式。"

作为梦景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兴奋具有其明显的优势，即不像客观刺激那样有赖于外部变化。就如人们所说，只要它们需要解释，就可以随手拈来。但是，与客观感觉刺激相比较，它们的缺点在于，在引发梦的作用中，很少或并不能像客观感觉刺激那

样通过进行观察或实验去证实。支持主观感觉兴奋激发产生梦的主要证据，可由所谓“睡前幻觉”或采用约翰内斯·米勒的术语(1826)“幻视现象”来提供。在即将入睡时，这些景象通常非常生动并变化迅速，它们容易产生，特别在某些人有产生的习惯；在眼睛睁开后，它们还能持续片刻。莫里非常容易感受到这种现象，并对此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使它们保持［在他之前米勒也这样说过（同上，49 页以下）］与梦象的联系和真正的一致性。为了产生这些睡前幻觉，他认为（莫里，1878，59 页以下），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精神被动性，使紧张的注意力放松。然而，为了产生睡前幻觉，只须进入这种嗜睡状态片刻就足够了(假使有事先准备的必要)。在这以后，人们或许再次醒来，这种过程可以重复几次，直到最后入睡。莫里发现，如果他在不太长的间隙之后再一次醒来，就能觉察在梦中出现的相同景象，这些景象就是在入睡前飘浮在他眼前的那些睡前幻觉（同上，134 页以下)。一次他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在他将要入睡前，看见一些脸孔扭曲、发式怪异的古怪人物形象，他们紧缠他不放，在他醒后仍能记起梦中见到的这些形象。另一次，他因为控制饮食而饿得发慌，他在睡前幻觉中，看见一只盘子和从盘子中叉取食物的一只握着叉子的手。而随后的梦，梦见了他坐在丰盛菜肴的餐桌旁，听到了进餐者用餐时的刀叉响声。又有一次，在睡前，他的双眼又胀又痛，在睡前的幻觉中他看到了一些微型字符，只能艰难地逐一加以辨认；一小时后他从梦中醒来，并记得在梦中他在读一本打开着的、字体极小的书，读得苦不堪言。

词语、名字等等的幻听也能像幻视一样出现于睡前幻觉之中，然后可以再在梦中出现——就像在歌剧中序曲预示着主题曲

即将到来一样。

新近一位睡前梦幻观察者 G. 特朗布尔·拉德（1892）沿用了米勒和莫里同样的方法。他经过实践，能够成功地使自己在逐渐入睡后 2～5 分钟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将刚刚消失的视网膜感觉与保留在记忆中的梦象做一比较。他认为在每一个梦例中，都能发现在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因为视网膜上自动感受的光点和光线是梦中心灵感受到的形态的轮廓或图像。例如，视网膜上以平行线排列的亮点与他在梦中看到的、正清楚地展现在他面前的、他正在阅读的一些印刷线条相符合。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梦中正在阅读的清晰印刷页面，逐渐隐退成为一个在我清醒意识状态下的一部分真正的印刷页面，这页面就像我从远距离通过一张纸上的椭圆形小孔，去辨认一些片段文字，它们非常暗淡”。拉德的观点是［虽然他并没有低估中枢（大脑）因素在这个现象中的作用］：若没有眼内的视网膜兴奋提供的材料参与，单一视觉景象的梦几乎很少出现。这特别适用于在暗室内入睡不久所发生的梦。而在早晨即将醒来时，短暂产生的梦的刺激来源，是室内逐渐增亮的、透过眼睑的客观光线。视网膜上自感光线兴奋的改变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与我们在梦中出现的不断运动的景象确实相符。只要承认拉德观察的重要性，人们就不会低估这些主观刺激来源在梦中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视觉景象是我们梦的主要构成成分。至于其他感觉的作用，除听觉的作用之外，是断断续续的和不重要的。

## （三）机体内部的躯体刺激

由于我们现在是从有机体内而不是在它的外部寻找梦的来

源，所以必须记住，我们所有的内部器官，在健康状态时，它们几乎不会给我们有关它们工作时的任何信息；而在它们处于我们称为兴奋的状态时或在疾病中，就会成为我们痛苦感觉的一个主要来源了。我们必须将这些感觉与到达我们身体的来自外界的感觉或痛苦刺激同等看待。举一例子，持久的经历反映在斯特姆培尔（1877，107 页）有关这一主题的评论中："在睡眠时，心灵比在清醒时能更深和更广泛地意识躯体发生的变化。它应该去接收来自身体各部位的刺激和身体发生改变的印象，并受其印象的影响，而这些在清醒时是往往感觉不到的。"像亚里士多德这些早期的作者认为，疾病刚开始时，在清醒时还不能觉察发生任何变化前，在梦中已经可能有所感觉了。这是由于梦的印象所产生的放大作用之故。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些不太相信梦有预示力量的医学工作者也没有驳斥它们作为疾病预示物的重要性。（见西蒙 1888，31 页，以及许多早期作者。）[①]

梦具有诊断价值的例子在近代似乎有确凿的例子。蒂西

① ［1914 年增注］除了梦的诊断价值外（如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参见上文注］，在古代它的治疗重要性亦应记住。在古希腊有梦谕宣示所，寻求康复的病人定期前往。病人将来到阿波罗或阿斯库拉派俄斯神庙，在那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驱邪净罪，按摩敬香。然后，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下，伸躺在一张祭品羊的羊皮上，他然后入睡梦到他疾病的治疗。展现在他面前的可以是它们的自然状态，或者以符号和图像出现，最后由祭司作出解释。有关古希腊的梦的治疗作用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莱曼（1908，1，74 页），鲍柯－莱勒克（1879－1882），赫尔曼（1858，41 页、262 页以下和 1882，38 页、356 页），博丁格（1795，163 页以下），劳埃德（1877），多林格（1857，130 页）——在弗洛伊德 1917*d* 开始处可以找到有关梦的"诊断"价值的评述。

(1898，62 页以下）从阿蒂古（1884，43 页）那里引证了一位 43 岁的妇女的例子。在她身体看上去还健康时，那几年已被焦虑梦所困扰。然后她进行了医疗检查，发现她患有早期心脏病。最终她死于该病。

在大批梦例中，内脏器官的功能严重失调明显是梦的刺激物。心脏病和肺部疾病焦虑梦的发生一般已为人所认同。确实，梦生活的这一方面已被许多权威放在了令人注意的地位，我在此只举出一些参考文献：拉德斯托克（1879，70 页），斯皮塔(1882，241 页以下），莫里（1878，33 页以下），西蒙（1888），蒂西（1898，60 页以下）。蒂西的观点甚至认为，不同的患病器官表现给予梦内容特定的印象。那些心脏病患者的梦一般很短促，在唤醒时有一个可怕的结局，梦的内容总是包括恐怖的死亡状态。肺病患者则梦见窒息、拥挤和飞翔，他们显然容易产生熟悉的梦魇。[顺便提一句，伯尔纳(1855)在这方面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他把面孔朝下俯卧或捂住呼吸器官，结果诱发了梦魇。]消化功能紊乱的梦包括了与食物的享受或厌食有关的想法。最后，有关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能从每个人自己的体验中得到证实，为梦是由于器官刺激激发所致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此外，凡是研究过这一主题文献的人，均会注意到一些作者，如莫里(1876，451 页以下)和魏甘德(1893)，都是由于自己的疾病对他们所做梦的内容有所影响，而开始研究梦的问题。

不过，尽管这些事实无可置疑，它们对于研究梦的来源的重要性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重要。梦是一种发生于健康人的现象——也许是每个人，每一个夜晚。很明显，机体疾病不能看成导致做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某些特殊

梦的来源，而是诱发正常人日常梦境的原因。

然而，梦确实可以被认为是取之不竭的丰富来源。为了发现比我们迄今所讨论的任何一个更为丰富的梦的来源，我们只须再前进一步。如果能够证明，躯体内部处于疾病状态时，它可以作为梦的一个刺激来源；如果我们承认在睡眠中，从外部世界离开的心灵能够对身体内部给予更多的注意，那么认为内部器官在能引起睡眠中的心灵兴奋——这兴奋多少能转化为梦景象——之前并不一定需要处于疾病状态，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在清醒时，能意识到一种广泛的一般感觉或普通感觉，但仅是一种模糊的心境；从医学角度考虑，所有器官系统都参与了这种感觉。但是到了夜间，这同一种感觉看上去逐渐产生有力的影响，通过它的不同部分发生作用，从而变成了激发梦景象最为强烈同时又是最普遍的来源。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研究器官刺激通过何种法则转化成为梦景象。

我们在此谈到的有关梦来源的这种理论是为所有医学权威推崇的。掩盖着我们认知存在核心［蒂西（1895，23 页）称之为“内脏自我”］的模糊性与有关梦来源的模糊性极为相符，以致很难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机体功能的器官感觉作为梦内容的构成物这种想法对医务工作者更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能用一元论去解释梦和精神病，这两者间有许多共同的表现；因为来源于内部器官的普通感觉的变化和刺激也与精神病的病因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关于躯体刺激理论方面可以找出不止一个的独立来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1851 年哲学家叔本华发展的思想方针对一些作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宇宙图景的获得，是通过我们

的智慧，摄取外界与我们密切接触的种种印象，然后把它们置入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的模式中重新铸造。白天，有机体内部和交感神经系统的种种刺激，对我们的心境最大限度地施加潜意识的影响。但到了夜间，当白天的印象不再对我们起作用时，那些发自内部的印象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了——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那白天被喧嚣的声音所淹没的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但是理智除了对这些刺激施以自己特殊的影响外，是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的呢？这些刺激因此被重新铸成占有空间和时间的模式，并遵循因果关系的法则，梦于是由此产生了（参见叔本华，1862，1，249页以下）。施尔纳（1861）和他后面的福尔克特（1875）随后更详尽地研究了躯体刺激和梦景象之间的关系，但我将把他们的这些探索留到梦的不同理论这一节中再加讨论。

精神病学家克劳斯（1859，255 页）在进行一个有显著连贯性的研究中，将梦、谵妄和妄想的来源都追溯到同一因素，即由机体决定的感觉。如果不把有机体的任何部分看成是梦或妄想的起始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机体决定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①构成一般心境的感觉（普通感觉），和②机体功能有机体的主要系统固有的特殊感觉。后者又可分成五组：a 肌肉的、b 呼吸的、c 胃的、d 性的和 e 外周的感觉”。克劳斯认为以躯体刺激为基础的梦景象产生的过程如下：被唤起的感觉根据一些相关法则引起一个同源的景象，这种感觉与意象结合而成一个有机结构，然而，意识对这种结构产生不正常的反应。因为意识不对感觉产生注意力，而是将它倾注于伴随产生的景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长期被错误理解。克劳斯对这个过程用了一个专门术语：感觉的“超具体化”而成梦象。

机体的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作用，今天几乎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对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法则的看法则各不相同，而且往往含糊其词。根据躯体刺激作用说，梦的解析就面临着特定的困难，即从梦内容追溯到引起梦内容的机体刺激；如果不采纳施尔纳（1861）提出的梦的解析规则，往往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即展示机体刺激的事物恰恰就是梦内容本身。

然而，对于所谓“典型的”梦的各种形式的解释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因为这些梦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其内容也几乎相同。这是一些人们熟知的梦，如从高空跌下，牙齿脱落，高空飞翔，及因赤身裸体或衣冠不整而感到狼狈不堪。最后一种梦简单归于仅仅是由于梦者在睡眠中感觉到被子滑落而暴露在被子外面。牙齿脱落的梦可归结为一种“牙齿刺激”，尽管这种牙齿兴奋并不一定是指某种病理性的。按照斯特姆培尔（1877，119 页）的说法，飞翔的梦可以这样解释：当咽喉部皮肤失去感觉时，肺叶伸缩时所产生的刺激是心灵所发现的一种合理景象，后一种情况下引起它产生一种飘浮的感觉。从高处跌下的梦被认为是因为当皮肤压力的感觉开始丧失时，身体的一臂从身体上落下或屈曲的膝部突然伸张，这种运动毫无疑问引起触觉再一次被感知，这种意识的转变在心理上便以跌落的梦再现出来（同上，118 页）。这些尝试的解释听起来尽管很合理，但其明显的缺点在于缺乏任何证据，它们可以不断地假设这一组或那一组机体感觉在心灵知觉中出现或消失，直到梦的大量可能性解释出现为止。我将在后面有机会再讨论这些典型梦及其来源的问题。

西蒙（1888，34 页以下）通过比较一系列类似的梦，试图推断出一些机体刺激决定其所产生的梦的一些支配性法则。他证

实，在正常情况下对情绪表达起作用的机体器官，在睡眠中，由于某种外来原因进入某种兴奋状态，这种状态通常只由情感所引起，此时产生了梦，生成的梦包含了与情感相适应的景象。他提到的另一个法则是，如果在睡眠中，一个器官处于活动、兴奋或干扰状态，则梦产生的景象必定与所累及的器官表现出的功能情况有关。

穆利·沃尔德（1896）曾着手用实验方法证明，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梦产生的作用可以用躯体刺激作用理论去证实。他的实验内容包括改变睡眠者肢体的位置，然后将产生的梦与肢体所做的改变进行比较，他将他的实验结果公布如下：

1．梦中肢体的姿势与其实际的姿势大致符合。因此，我们梦见与实际情况相符的肢体静止状态。

2．如果我们梦见移动的肢体，那么在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肢体经历的某种姿势必定与该肢体的实际姿势相符合。

3．梦者自己肢体的姿势在梦中可以属于他人。

4．梦中所做的动作可以受到阻碍。

5．任何特殊姿势的肢体在梦中可表现为动物或怪物，在这种情况下在二者之间就形成了某种类比。

6．肢体的姿势在梦中可产生与之相联系的思想，因此，如果涉及手指，我们就会梦到数字。

基于上述发现，我倾向于认为：即使是躯体刺激作用学说，在决定产生梦景象时，也并不能完全排除缺乏明显的决定作用。①

① ［1914年增注］该作者以后出版了两卷实验报告（1910年和1912年），下文将引述。

## （四）纯粹精神来源的刺激

在我们讨论到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和梦的材料时，我们发现，古往今来大部分梦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人们梦见的是白天的所作所为或是清醒时最感兴趣的事物。从清醒生活带入睡眠中的这种兴趣，不光是把梦与生活连接起来的一种精神纽带，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梦更进一步的来源，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确实，如果把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作用于睡眠者的刺激考虑进去，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梦景象的来源了。但是我们也听到相反的说法，即梦使睡眠者远离白天的兴趣，一般只有在它们已经丧失了清醒生活中真实性的情趣后，我们才能开始梦见白天最能打动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分析梦生活过程的每一步，总觉得如果不加上“经常地”、“一般说来”或“就大部分而言”这一类限定词，或者不准备承认例外的有效性，要进行概括是不可能的。

如果清醒时的兴趣加上睡眠时的内部和外部刺激足以囊括梦的成因的话，我们就该对梦的每一元素的来源做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梦的来源之谜将得到解决，剩下的只需将每一特定梦例中的精神作用和躯体刺激的作用分别加以确定就行了。然而，实际上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得过这样一种全面的梦的解释，而且凡是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发现，梦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很大一部分）的来源，他简直无法说清。白天的兴趣显然不是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来源，因此决不能断言每一个人在梦中都继续着他白天的工作。

我们还没有发现梦的其他精神来源。因此在有关解释梦的一切文献中的所有梦的解释——施尔纳的作品可能例外，我们将在

后面讨论它——在要求谈到构成梦的最具特征的材料的观念性意象的来源时，都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在这种难堪的情况下，这个主题的大部分作者都倾向于尽量缩小在梦的激发中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因为这些因素是最难获得的。他们确实把梦分成两大类，一类“源于神经的刺激作用”，另一类“源于相关性”，后者的惟一来源是再现（已经经历过的材料）（见冯特，1874，657页以下）。然而它们并不能消除“是否任何一个梦的产生都不受某种躯体刺激的激发”这个疑问（福尔克特，1857，127 页）。甚至要描绘一个纯粹是相关性的梦都是困难的。“在相关性梦的本身中，不存在这种（来自躯体刺激的）固定核心的问题，就连梦的核心本身也不过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梦中不受理性和常识支配的那些观念性过程，在此不再因任何相对重要的躯体刺激或精神刺激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只好陷入其本身的千变万化和杂乱无章的混乱之中（同上，118 页）”。冯特（1874，656～657 页）也尽量减小精神因素在梦刺激中的作用。他认为把梦的幻想视为纯粹的幻觉似乎毫无道理；大多数梦的景象实际上是错觉，因为它们都来源于睡眠中从未停息过的微弱感觉印象。魏甘德（1893，17 页）采用了相同的观点而且加以普遍应用。他主张**所有**梦象“最初主要来源是感觉刺激，只是到后来再现的相关性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蒂西更进一步（1898，183 页）限制了梦的刺激作用的精神来源。他说，“不存在什么‘纯粹精神来源’，”又说，（同上，6 页）“我们梦中的思想来源于外部世界。”

一些作者，如著名哲学家冯特采取的是一种折衷的立场，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出，在大多数梦例中，躯体刺激和精神刺激（不论是未知的还是已得到承认的白天兴趣）是协同工作的。

在下文中我们将发现，通过揭示一种不容置疑的精神来源的刺激，就能解决梦的形成这一谜底。同时，我们对于不是源于精神生活的那些刺激，在梦的形成中所起作用受到过高评价也不必感到惊奇。这类刺激不仅易于发现，并可以用实验方法予以证实；而且梦的躯体来源的观点与现代精神病的流行思想模式是相一致的。确实可以非常肯定大脑支配有机体。然而，只要任何可以表明精神生活在任何情况下不依赖于躯体的改变与否，或者在任何情况下其表现自发地警示现代精神病学家，尽管对此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带回到自然哲学的年代，或者回到心灵性质的形而上学观的时代。精神病学家的怀疑将心灵置于监护之下，现在他们坚持心灵的冲动不允许提示其有任何自身方式。他们的这种表现形式仅能表明他们对于躯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因果联系的有效性是多么缺乏信任。即使研究表明一个现象的主要兴奋来源是精神的，更深入的研究有朝一日也许会沿着这条路进一步向前发展，并发现精神活动的有机体基础。但如果目前我们的知识还不能充分提示精神的作用，那么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否认精神存在的理由。[①]

## 第四节　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

众所周知，梦在早晨要消失。当然，梦是可以被回忆起来的，因为只有在清醒后，我们才能从我们的记忆中知道梦。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我们只能回忆梦的部分，在夜间梦的内容

① 这一节的主题将在第五章第三节再次讨论。

要丰富得多。我们还能观察到，早晨回忆起来的梦仍栩栩如生，在白天，梦便逐渐消退，最后只留下了一些零星片断。我们往往知道自己做了梦，可不知道梦见了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一事实，梦容易遗忘。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在夜间做了梦，到了早晨不仅可能忘掉梦的内容，甚至完全记不起他做了梦，这一点不足为怪。相反，有时，有些梦能超乎寻常地保留在记忆中。我曾经分析过我的病人在25年前或更早时期做的梦；我也记得自己在距今至少37年前做过的一个梦，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些都是非常惊奇的事，这不是立即可以得到解释的。

对梦的遗忘做出最详细解释的是斯特姆培尔（1877，79页以下）。这无疑是一种复杂现象，因为斯特姆培尔认为它不能简单地归于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一系列的原因。

首先，在清醒生活中导致遗忘的所有原因同样对梦也是起作用的。我们在清醒时，经常会把无数感觉和知觉立即忘掉，因为它们过于微弱，或者伴随它们的心灵兴奋也太弱。许多梦景象也是如此：它们也由于本身太微弱而被遗忘，而与之相邻的较强景象却被记住了。然而，梦景象是否将被记住，并不单纯是由强度因素本身所决定。斯特姆培尔（1877，82页）和其他一些作者（如卡尔金斯，1893，312页）都承认，我们常常把那些非常生动的景象忘掉了，而把大多数暗淡的和缺乏感觉力的景象保留在记忆中。甚至，在我们清醒时，我们容易忘记的往往是只出现了一次的事件，容易记住的是那些能反复感知的东西。既然大多数梦景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1] 这一事实是我们把所有梦遗忘的部

① 经常能观察到梦周期性再现。参见查巴尼克斯(1897)搜集的梦例。

分原因。遗忘的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如果感觉、观念、思想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要易于被记住，重要的是不应该使它们孤立，而应该使之进行适当的联系和归类。如果将一句短诗分成它的组成成分词，再将它们随机混合，那就很难记住。“如果各单词适当排列，按相关顺序组句，词与词互相帮助记忆，组成有意思的整段，那么就容易被记住并得以长期保留。”“通常无意义的内容与杂乱无章的内容一样难以记住”。（斯特姆培尔，1877，83 页）大多数情况下，梦都是不易理解并缺乏条理性。缺乏构成梦的组成成分很难具有易于被回忆起的特性，一般说来，它们很快被忘记是由于它们很快分散成片断。但是拉德斯托克（1879，168 页）宣称，他观察到最容易被记住的正是那些最奇特的梦。必须承认，他的观点与我们刚才所说的很不一致。

斯特姆培尔(1877,82 页以下)认为,在引起梦遗忘方面,在做梦和清醒生活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其他因素仍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清醒的意识中,梦容易被遗忘,很显然它仅仅是早先提及的事实的补充物,即梦几乎很少从清醒生活中接受有条理的回忆,只是选择其中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脱离了精神联系背景,而这正是清醒时记忆所需的。因此梦的构成物在充满心灵的精神联系群中毫无地位。因而也就无法帮助我们去记忆它们。“照此说法,梦的结构就从我们精神生活的底层冉冉上升,就似天空中的云朵,在精神空间中飘浮,在复苏生命的第一阵气息下散去”。(斯特姆培尔 1877,87 页)而且,清醒以后,五光十色的感官世界袭来,立即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很少有梦的景象能抵抗得住这种力量。因此,在这同一方面,我们又加上了另一个因素。在新的一天印象到来之前,梦消失了,就像灿烂群星消失并让位给阳光一样。

最后，应当记住，另外一个导致梦被遗忘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梦不感兴趣。任何一个人，如一个科学研究者，在某个时期对梦很感兴趣，就会比平时做更多的梦——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他更容易更多地记住他自己的梦。

贝尼尼（1898，155～156 页）引述了博纳特列（1880）的观点，博纳特列在斯特姆培尔学说的基础上补充了梦为什么将被遗忘的另外两个原因，实际上这两个原因似乎已被包含在后者里了。它们是：①睡眠状态和清醒状态之间的普通感觉的更替不利于二者间的相互再现；②梦中观念性材料的不同排列，使梦在清醒意识时变得无法解释。

尽管上述各种理由均容易使梦被遗忘，实际上［如斯特姆培尔他本人所坚持的那样（1877，6 页）］仍有许许多多的梦被保留在记忆之中。研究梦的作者反复试图确立支配梦的记忆原则，这就等于承认，我们对梦的一些问题仍然迷惑不解。有关梦记忆的某些特性最近得到了应有的强调（参见拉德斯托克，1879，169 页和蒂西，1898，148 页以下），例如，一个在早晨似乎被忘却的梦，却在白天的某个时间，偶然碰到某件事情时，能将忘却的内容回忆出来。

总体而论，梦的回忆受到了批评，反对者总是设法将梦的价值贬低到最低限度。因为梦内容已经忘却大半，我们自然会怀疑，梦中记忆的剩余内容是否受到了歪曲。

斯特姆培尔也曾表示过对梦再现正确性的怀疑（1877，119 页），他说：“因而，清醒意识很容易不知不觉对梦的记忆进行篡改：我们试图使自己相信梦见了各式各样事情，实际上这些事在梦中并未发生。”

耶森（1855，547 页）对这一点进行了特别强调："此外，在研究和解释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梦时，我认为有一种特殊情况以前似乎未曾受到足够重视，这种情况必须牢记。那就是，当我们在记忆中回忆这种梦时，我们几乎总是无意地、没有注意事实地给梦的景象中的空隙插入一些东西，这使得原来面目往往模糊不清。一个连贯的梦实际上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像记忆中那样有连贯。即使最实事求是的人，也不可能讲出一个丝毫不加增删和润饰的可信的梦。人的意识有一种按联系方式看待每件事物的强烈倾向。以致于在记忆中，他会对一个不连贯的梦中那些失去联系的地方，有意无意地加上一些东西。"

埃格（1895，41 页）所作的一些评论，尽管是他独立的思想，但读起来简直就是耶森的翻版，"……观察梦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所有错误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立即拿起纸笔，把经历到的和看到的内容记录下来，不然将迅速发生全部或部分的遗忘。全部遗忘的后果并不严重，部分遗忘的结果是不可靠。因为我们着手对刚才忘记的内容进行解释时，很容易凭自己的想象对记忆中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进行补充……。我们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而说出的故事有时发生重复，就会加进作者本人的信仰，他怀着良好的愿望为故事提供的是已经确立的合理结局。"

斯皮塔也有类似的看法（1882，338 页）。他似乎认为，我们复述一个梦时，一定会将那些杂乱无章的相关梦元素进行顺序整理：我们"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按顺序或因果关系链使之并列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引入了使梦中缺乏逻辑条理性的东西变得条理化的过程。"

既然检验我们记忆可靠性的标准只能是客观证实，既然这对梦来说是不能获得的，因为它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它的惟一来源只有靠我们回忆，那么我们对我们梦的回忆还能有什么价值呢？[①]

## 第五节　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我们在对梦的科学研究中，假设梦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产物，并以此为起点。但令我们吃惊的是，所完成的梦对我们来说又好像是某种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承认梦是出于自己，以致（用德语）我们往往只说“我有一个梦”，字面意思是“一个梦来到了我的脑海中”，而不说“我梦见”。这种梦来自我们心灵之外的感觉根源何在呢？鉴于我们对梦的来源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断定，这种陌生感不是由进入梦内容的材料所引起，因为绝大部分材料是梦生活和清醒生活所共有的。问题在于，在梦中产生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印象的过程中，材料是否被修改。因此，我们尝试对梦的心理属性勾画出一幅草图。

除了G.T.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一节之外（1899，2，520～521页），没有人比他更强调梦生活和清醒生活之间的本质差别，或者从中作出意义较为深远的结论。在他看来，“单纯的在主要阈值之下的压抑的意识精神生活”，或是将注意力从外界的影响下转移，它们均不足以解释与清醒生活相反的梦生活的特征。他更倾向于认为，**梦活动的场面与清醒观念性生活的场面不同**。“如果精神物理活动的作用场面在睡眠和清醒时是相同

① 本节提出的问题将在第七章第一节进行讨论。

的话，在我看来，那梦只能是清醒观念性生活在较低强度上的延续，而且必须是相同的材料和形式。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谈到这种精神活动场所的变化时，不清楚费希纳脑中想的是什么。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人按他所说的去寻根问底。通过解剖学的解释，并假设这话所指的是生理学上的大脑定位，甚至是大脑皮质的组织学分层，我想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假如这观念适用于由一系列前后排列的若干系统构成的一种**精神**结构，这种想法最后将逐渐被证明是明智的和富有成效的。①

其他一些作者则满足于强调梦生活的较为明确的显著特征，而且满足于把这些特征作为进行更深入解释的出发点。

我们刚刚谈论到梦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使它出现在入睡过程的时刻，被称之为预睡现象。根据施莱尔马赫（1862，351页）的观点，清醒状态的特征是思想活动是以**观念**而不是以**景象**表现出来的。但梦主要是以景象进行思考，随着睡眠的来到，人们可以观察到自主活动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自主观念则产生了，这些观念全部属于景象类型。我们认为有意识的观念活动的软弱无能以及意象的出现（习惯上与这种抽象状态相联系）——这是梦中的两个延续性特征，对梦的心理学分析，使得我们确认它们是梦生活的根本特性。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些景象——睡前幻觉——它们本身在内容上与梦景象是一致的。②

所以，梦主要是以视觉景象进行思维，但不是完全如此。梦

---

① 这个思想在本书第七章第二节进行详细讨论。

② [1911年增注]西尔伯勒(1909)在这方面列举了几个很好的例子，在睡眠状态，甚至连抽象思想也转变成为可塑性的视觉图像，以寻求表达相同的意思。[1925年又补充]我将在另一相关方面再来谈论这一发现。

同样也利用听觉景象，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利用其他感觉的印象。许多事情（就如在正常清醒生活中那样）也以简单的思想或观念在梦中出现——就是说，可能采用残余的言语形式表现出来。不过，梦的真正特征只是那些表现为景象的梦内容之元素，也就是说，相比较于记忆表现，它们更类似于感知的表现。我们暂且将有关幻觉特征的争论置于一边不谈，因为精神病学家对此都很熟悉，我们会赞同任何一位在这方面的权威的主张，**梦产生幻觉**，即梦以幻觉代替思想。在这一方面，视觉和听觉表现是没有区别的：人们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入睡时，头脑中充满了一连串音符的记忆，记忆就会转变成具有同样旋律的幻觉。如果这个人再次醒来——在入睡的过程中，这两种状态可以多次交替出现——幻觉让位并转变为记忆表现，这种表现立即变得比较微弱，在性质上与它有所不同。

观念转变为幻觉并不仅是在梦不同于清醒生活中相应思想这一个方面，梦用这些景象构成一个**情境**。这些景象代表着实际正在发生的一个事件；如斯皮塔所说（1882，145 页），它们把一个观念“戏剧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承认，在梦中——一般说来，例外需要专门考察——我们看上去不是在**思考**而是在**体验**，梦生活的这一特征能被我们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完全相信幻觉。立即有人批评说，我们并没有经历任何事情，梦只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思维，换句话说，在做梦。正是这种特性将真正的梦和白日梦区分了开来，白日梦从不与现实相混淆。

布达赫（1838，502 页以下）把我们迄今所讨论的梦生活的特征总结如下：“梦的基本特征包括有：①在梦中，我们心灵的

主观活动是以客观形式出现的，因为我们的知觉官能把我们的想象产物当作感觉印象……②梦意味着自我权威的终结。因此入睡为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被动性……与睡眠伴随的景象只有在自我权威削弱的状态下才能产生。”

下一件事就是试图解释心灵赋予梦幻觉的信念，这种信念只有当自我的某些“权威性”活动停止以后才能产生。斯特姆培尔(1877）说道，心灵在这方面正确地发挥着其功能，并与其自身机制协调一致。梦的元素远非只是一些表象，它们确确实实是一些心灵经历，如同在清醒状态下通过感觉产生的情况一样。（同上，34 页）清醒的心灵通过词语景象和语言产生观念和思想，但在梦中并不是通过真实的感觉景象去产生。（同上，35 页）此外，梦还具有空间意识，因为感觉和景象被指派在外界空间中，就像在清醒状态那样。（同上，36 页）所以必须得承认，在梦中心灵与其景象和感知的关系，是与清醒状态下一样。（同上，43 页）不过，如果这种关系发生了差错，那是因为，在睡眠状态下缺少了一种标准，这标准能在感觉－知觉之间区别出产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不可能将梦象去单纯检验它们是否具有客观现实性。除此以外，它不注意那些在只能**任意**互换的景象与那些缺乏任意性元素的梦例之间的区别。错误在于因为不能将因果法则应用于梦的内容。（同上，50～51 页）简言之，它离开外部世界这一事实也是导致它相信梦的主观世界的原因。

德尔贝夫（1885，84 页）通过一些稍有不同的心理学论证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说，我们相信梦象的真实性，是因为我们在睡眠中没有其他印象去比较它们，是因为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脱离。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幻觉的真实性，并不在于不可能把

它们放进梦中接受检验。梦看来可以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检验：让我们触摸我们看到的玫瑰花——但是我们是在做梦。依据德尔贝夫的观点，我们是在做梦还是清醒着只有一个可靠的标准，那纯粹是清醒的一条经验事实。当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赤裸地躺在床上，我断定，在入睡和清醒之间我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幻觉。由于我的心理习惯（它使我不眠），假定有一个与自我相对照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在睡眠中我把梦象当做真实景象。①

因此，与外部世界相脱离似乎就被认为是决定梦生活的最显著特征的因素。有必要援引的是布达赫很久以前说过的一些有深

① 哈夫纳（1887，243页）像德尔贝夫一样，试图把梦活动解释为：变态条件的引入必定使原来完好的精神机构本来要产生的正常功能作用发生改变，但他对那状况作了稍有不同的解释。在他看来，梦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的时空独立性，即表现为从被时空顺序的事件中主体占据的位置上释放出来。梦的第二个基本特性与此有关——即幻觉、幻影和想象的结合与外部感知混淆不清。“心灵的全部高级能力——特别是，一方面在概念和判断和推断能力的形成，另一方面自由的自我决定作用——依附于感觉景象，并总是作为这种景象的背景。因此，这些高级活动也加入了梦象的无规则行列。我说‘它们加入’是因为我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它们本身在睡眠中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的活动就像清醒时一样，目光敏锐和行动自如。一个人即使在睡眠中，也不会破坏思维法则本身。例如，他不可能把相同的事情看成是相反的等等。因此在梦中，他所期望的也仅仅是他认为的好事。但是在梦中，人的心灵在运用思维和愿望的法则时，由于观念之间的相互混淆，往往进入歧途。因此就产生了我们一方面为梦中出现的巨大矛盾而深感内疚，同时仍能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得出最合乎逻辑的推论，做出最公正和神圣的决定。……缺乏定向力是梦中景象奔放的全部秘密所在，缺乏批判性思考和与他人相交往是梦中我们的判断、希望和愿望变得无限夸大的主要原因。”（同上，18页）（有关“现实检验”的问题在本书后文有讨论）

刻意义的评述，他揭示了沉睡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故意要我们防止对上述结论做出过高的评价。他写道："睡眠只能在心灵不受感觉刺激激活的情况下产生……但是睡眠实际的先决条件并不是感觉刺激的消失，就像心灵对它们毫无兴趣那样。"①一些感觉印象对于保持心灵的宁静是必需的。因此磨坊主只有在听到他的磨盘转动声时才能入睡；而对于认为夜间必须点灯的人，在黑暗中是无法入睡的。（布达赫，1838，482 页）

"在睡眠中，心灵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相隔离开来，并从自身外围撤回……不过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当我们真的在睡眠时，如果不能听见或感觉到什么，只能在醒来之后才有听觉和感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醒过来了……感觉的持久性已为这一事实所明确证实：唤醒我们的往往不仅仅是印象的感觉强度，而是其精神联系。一个睡着的人不会被无关的字语所唤醒，但如果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就会醒来…… 因此，睡眠中的心灵能将两种感觉区分开来…… 正因如此，如果某件观念性东西对某人很重要，它的缺失就能唤醒某人。所以如果夜灯熄灭，习惯于夜灯的人可能会惊醒。磨坊主也会因磨盘不响而惊醒。就是说，他的惊醒是因为感觉活动的停止，这就意味着他能感觉到那种活动，但由于它无关紧要，或者他相当满足，所以他的心灵并没有受到干扰。"（同上，485～486 页）

即使我们置这些反对意见于不顾，尽管这些反对意见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的、可

① ［1914 年增注］参见《无兴趣》一文。克拉帕雷德（1905，306 页以下）把它看成是入睡的机制。

归之于超脱外部世界的一些梦生活的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释梦的陌生性质。否则，就能将梦中的幻觉变回到观念，将梦境变成思维，从而解决解释梦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醒后，我们所要做的是从记忆中再现梦景；然而不管这种再译是否获得完全或者部分成功，梦仍像从前一样神秘莫测。

确实，所有的权威都毫不犹豫地认为，其他一些更为深刻的清醒生活的观念性材料在梦中发生了变化。斯特姆培尔（1877，27～28 页）在下文中力图指出这样一种变化："随着感觉功能和正常的主要意识的中止，心灵丧失了它的感情、愿望、兴趣和活动植根的土壤。与清醒生活中的记忆景象相联系的精神状态——感情、兴趣、价值判断也都受到…… 一种模糊的压力，结果它们与那些景象的联系中断了，清醒生活中可感知的事情、人物、地点、事件和动作纷纷大量孤立地再现出来，但是它们无一带有自身的**精神价值**。这些景象由于失去了价值，因而在心灵中按着他自己甜蜜的愿望飘浮……"依斯特姆培尔的观点，意象被剥夺其本身精神价值（这是由于脱离外部世界的回报）这一事实，在产生印象陌生性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这种陌生性在我们记忆中将梦与真实生活区分开来。

我们知道，入睡立即涉及到我们一种精神活动的丧失，即丧失对我们观念结果的主动指导能力。于是我们面临一种提示，它不管怎样行得通，睡眠状态的作用可以扩展到心灵的**所有**官能。有些官能似乎已完全停止活动。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其余官能是否继续正常工作，是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挥其正常作用。于是在这里不禁要问，梦的一些显著特性能否由于睡眠状态中精神有效性的降低而不能得到解释——一种有关我们清醒时判断的观点

在梦做出的印象中寻找支持。梦是不连贯的，它们无条件地接受荒唐的矛盾，承认不可能性，无视日常生活中我们至关重要的知识，而且向我们显示对伦理道德的无知。任何人在清醒时表现得像梦中那样就会被人当做白痴。任何人在清醒时若要像梦中那样说话或大谈梦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就会给人一种低能儿或头脑简单的印象。因此当我们说在梦中精神活动非常低下，承认在梦中高级智力官能特别会停止活动或至少受到严重损害，这看来不过是在说大实话。

在表达这种类型梦的观点上，权威们表现出很不寻常的不一致性，例外将在下文再讨论。这些论断直接导致一种关于梦生活的特定学说或解释。现在该是结束概述的时候了，我将引证一系列作者——哲学家和医生们有关梦心理特征的观点。

根据莱蒙尼（1855）的观点，“不连贯性”是梦的一个本质特征。

莫里（1878，163 页）同意他的观点：“不存在**绝对**合理的梦，梦中总是包含着一些不连贯、年代错误或荒谬之处。”

斯皮塔（1882，193 页）援引黑格尔的话说：梦缺乏一切客观和合理的一致性。

杜加斯（1897*a*，417 页）写道：“梦是精神、情感和心理的无序状态；它是各种自身功能的游戏，表现得无控制和毫无目的；在梦中心灵变成了一架精神自动机。”

甚至福尔克特也认为，“与中心自我逻辑力量结合在一起，清醒状态中的观念生活也松弛、分离和混乱了。”他的理论并不赞同梦中的心理活动是无目的的。

出现在梦中的观念相关性的**荒谬性**再也没有受到像西塞罗

[《占卜》卷二（21，146页）] 那样猛烈的批评了："再也没有什么想象的事比我们梦见的更为荒谬，更为复杂，或更为异常的了。"

费希纳（1889，2，525页）写道："这就像把心理活动从一个理智者的大脑移植到了一个傻瓜的头脑中。"

拉德斯托克（1879，145页）："实际上，在这疯狂活动中似乎不可能发现任何固定法则。在摆脱了指导我们清醒观念的理性意志和注意的严格控制之后，梦就融化为一团无穷混乱的乱麻。"

希尔德布兰特（1875，45页）说："比如，一个做梦的人在进行推理时可以做出多么惊人的跳跃！他又是多么镇定地看到最熟悉的经验教训被推翻，在事情变得极度荒谬和无意义的过分紧张把他惊醒以前，他准备接受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法则，这是多么可笑的矛盾。我们心安理得地算出 $3\times3=20$；如果一只狗会背诵一首诗，如果一个死人自己走向墓地，如果我们看见一块石头飘浮在水面；我们肩负使命郑重地去拜访伯恩伯格公爵的领地，或者到列支敦士登公国去视察他的海军；或者我们就在波尔塔瓦战役前被劝说到查理十二世麾下当兵，凡此种种至少都不会引起我们的丝毫惊异。"

宾兹（1878，33页）在提及由这些梦象而产生的梦理论时说："梦内容的十分之九是荒谬的。我们在梦中把那些彼此无关的人和事聚集在一起，接着就像万花筒那样千变万化，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比以前更为荒唐和疯狂的一种新的组合。处于不完全睡眠中的大脑继续变换着花招，直到我们醒来后抱着自己的脑袋，怀疑我们是否仍然具有合理观念和思想的能力。"

莫里（1878，50页）发现在梦景象与清醒思维二者之间有

其平行之处，这一点对医生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在理智方面，这些梦景象的产生（它在清醒时通常由意志所唤起），与在舞蹈症和瘫痪疾患时，在运动范围内应遵守的一些运动一样……"他更进一步认为梦是"思维和推理功能一整系列的退化。"（同上，27 页）

没有必要重复其他作者援引莫里关于各种高级精神功能的话了。例如，斯特姆培尔（1877，26 页）说，在梦中——自然，当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荒谬性时——基于各种关系和联系的心灵的所有逻辑动作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斯皮塔（1882，148 页）声称：梦中出现的观念似乎已完全不受因果法则的支配。拉德斯托克（1879，153～154 页）和其他一些作者坚决主张梦中判断和推理的无力。约德尔（1896，123 页）认为：在梦中缺乏批判能力，依据意识的总体内容，对一系列感知没有矫正能力。他又说："梦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识活动，只不过是不完全、受抑制和彼此孤立的形式。"斯特里克勒（1879，98 页）和许多其他作者依据梦中的事实易于遗忘和在观念间的逻辑关系的消失来解释梦内容与清醒时认识的矛盾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

然而，一般对梦的心理作用持不赞同观点的作者允许在梦中仍保存着精神活动的某些残余。冯特明显地承认这一点，他的理论对这一领域的许多作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可能会问，在梦中持续着的正常精神活动残余的特征到底是什么？相当一致的意见认为，再现性功能，记忆受到影响最小，它确实显示出比清醒生活中的某些功能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性（见上文第二节），尽管梦的某些荒谬性似乎可以从梦的遗忘性去解释。根据斯皮塔（1882，84 页以下）的观点，心灵不受睡眠影响的那一部分是感

情生活，它指导着梦。他所说的“感情”就是指“构成人类最内在的主观本质的各种情感的稳定组合”。

肖尔茨（1893，64 页）认为一种在梦中发生作用的精神活动有将梦材料进行“比喻性再解释”的倾向。西贝克（1877，11 页）也看到了梦中心灵有一种对所有感、知觉“扩大解释”的能力。要对梦中显然是最高精神功能即意识的地位进行评估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梦的一切都是来自意识，毫无疑问意识在梦中持续存在；然而斯皮塔（1882，84～85 页）却认为，持续在梦中的仅仅是意识，而不是**自我**意识。然而德尔贝夫（1885，19 页）则指出，他不能认同这种区分。

支配着观念顺序的联想法则较好地支配着梦象，确实，在梦中它们表现得更为清楚和强烈。斯特姆培尔（1877，70 页）说：“梦所进行的过程或是按照纯观念的法则，或是按照伴随这种观念的机体刺激的法则，也就是说，丝毫不受思维、常识、美感或道德标准的影响。”

现在我按下列这种方式勾划出作者们对于梦形成过程的观点。在睡眠中，从我所列举的不同来源（见上文第三节）产生的感觉刺激的总和，在心灵中首先唤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以幻觉的形式再现，按冯特的观点，考虑到它们来源于外部或内部刺激，更恰当地称之为“错觉”。这些观念按照熟知的联系法则联系在一起，按照同一法则，进一步引起一系列观念（或景象）。然后所有材料通过心灵中仍在发生作用的组织和思维功能，尽最大可能地进行再次加工（参见冯特，1874，658 页和魏甘德，1893）。还没有被发现的全部过程，归结为被外部来源景象唤起的动机究竟应该遵循哪一条联想法则。

然而，人们经常注意到，把梦象彼此相互联系起来的联想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不同于清醒时思维所进行的联想。例如福尔克特（1875，15 页）写道："在梦中，联想依靠几乎不能察觉的偶然相似性和联系胡乱地在起作用。每个梦都充满了这一类随随便便和牵强附会的联想。"莫里（1878，126 页）特别重视梦中观念互相联系这一特性，因为这可使他对梦生活与某些精神疾病进行紧密的类比。他认为"谵妄"有两个主要特性：①精神活动是自发的，因为它是自动的；②观念联系的无效和无规律。莫里列举了他本人两个绝好的梦例，其中梦象的结合仅仅通过字发音的相似性。一次他梦见去耶路撒冷或麦加去朝圣（pélerinage）。在经过多次历险后，他发现自己正在拜访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他们交谈了一会，后者给了他一把电镀铁锹（Pelle）。在梦的后一部分中，这把电镀铁锹变成了一把砍刀（同上，137 页）。在另一个梦中，他正沿着一条公路行走，读着里程碑上标明的公里数（kilometres）；接着，他出现在一个杂货店里，店里有一杆大天平，一个男人正把公斤（kilogramme）砝码放到天平上要想为莫里测体重；然后杂货商对他说，"你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吉洛洛（Gilolo）岛。"然后出现其他一些景象，他看到一种叫 Lobelia 的花朵，然后就是洛佩兹（Lopez）将军，不久前他已获悉将军的死亡。最后，当他正在玩一种 lotto 的游戏时，他醒了过来（同上，126 页）。[①]

然而，我们无疑会发现，如果没有矛盾——尽管这方面的矛

① ［1909 年增注］后文我们对充满头韵和同音起首字母这一类梦的意义将有所理解。

盾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就不会对梦中的精神作用作出如此低的评价。例如，斯皮塔（1882，118 页），一位梦生活的贬低者，坚决认为调节清醒生活的心理学法则在梦中同样有效。另外，杜加斯（1897*a*）宣称，“梦并不违背理性，甚至并不完全缺乏理性”。但是，如果这些作者不试图把他们的主张与他们自己所描述的梦中充满的无序状态和全部功能的瓦解相调和，那么这些主张就并不能起多大影响。然而，其他一些作者似乎已开始意识到，梦的疯狂未必不是一种手段，甚至可能是一种伪装。就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从他的行为中就可以推绎出这种敏锐的判断。后面这些作者不是从现象进行判断，或者梦所呈现给他们的现象必定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哈夫洛克·埃利斯（1899，721 页）并没有停留在梦表面的荒谬性上，他把梦说成是“充满浩瀚情绪和不完善思维的古代世界”，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向我们展示出精神生活进化中的原始阶段。

詹姆士·萨利（1893，362 页）以更全面和更深刻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①] 由于他比其他心理学家更为相信梦具有隐含的意义，因此他的话就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梦是保存这些连续的（早期的）人性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睡眠中，回到了看待和感觉事物的老路上，回到了很久以前支配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中去**”。

聪慧的德尔贝夫（1885，222 页）宣称（尽管他没有对与自己相矛盾的论点作出任何反驳，这使得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在

① 这一段是 1914 年增加的。

睡眠中，除感觉外，一切精神机能——智力、想象、记忆、意志和道德——基本保持原封不动。它们只不过被应用于想象的和不稳定的对象。做梦的人就像一个演员，按照自己的意愿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疯子或哲学家，行刑者或受刑者，侏儒或巨人，魔鬼或天使。”

赫维·德·圣丹尼斯（1867）似乎是对梦中精神功能作用持最激烈反对态度的人，莫里曾与他进行过生动的辩论，我虽尽最大努力去寻找他的著作，最终仍一无所得。[①] 莫里（1878，19 页）在谈到他时说，“赫维·德·圣丹尼斯给睡眠中的智能以行动和注意力的完全自由，他似乎认为睡眠只不过在于感官的闭塞，是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因此，根据他的观点，一个睡着的人与一个感官闭塞后任凭思想遨游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常人的思维和睡眠者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观念采取一种可见的、客观的形式，与由外界事物决定的感觉没有区别，而记忆呈现的是当前的事件。”对此莫里补充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即一个睡着的人的智能不能像一个清醒的人那样保持平衡。”

瓦歇德[②]（1911，146 页以下）对赫维·德·圣丹尼斯的著作做了较为清晰的解释，从中援引了有关梦显然具有不连贯性的一段话（1867，35 页）：“梦象是观念的副本。根本就是观念，视象不过是从属的。一旦这点确定后，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去跟随观念的顺序，必须知道如何去分析梦的结构；梦的不连贯也就变得有条理性了，奇异的想法也就变得简单和完全符合逻辑了……

① 这本由一位著名汉学家所写的著作是匿名出版的。

② 本段和下一段于 1914 年增写。

如果我们知道了如何分析它们，对最奇怪的梦也能给予一个最符合逻辑的解释。”实际上这不是从赫维·德·圣丹尼斯那儿一字不差搬来的，不过是瓦歇德的一段话。

约翰·斯塔克（1913，243 页）提到一位早期作者沃尔夫·戴维森（1799，136 页），他的著作我并不了解。该作者对梦的不连贯性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解释：“我们梦中观念的显著跳跃在联想法则中有着它们的基础；然而，有时在心灵中这些联系非常模糊，以致我们的观念经常看上去似乎有了跳跃，而实际上它们并没有。”

因此，把梦看做是一种具有精神价值的产物，在梦的文献中有关于此的看法表现出很大的分歧：从我们已经熟知的对梦的极度贬低，经过迄今尚未明了其价值的暗示，直至认为梦的功能超过清醒生活中的任何功能的过高评价。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希尔德布兰特（1875，19 页以下），他把梦生活的整个心理特征归纳为三对相互的矛盾。并把这一价值范围的两极端引入他的第三对矛盾，“这是一种对比，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加强，一种常常能使道德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生活的堕落和衰弱，通常倒退至人类水平之下。对于前者，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很少有人能够否认梦本质的创造和构思不时表现出情感的深度和亲密，感情的温柔，目光的敏锐，观察的细致，才智的横溢，凡此种种我们都不会宣称，在清醒生活中我们能够永远拥有它们。梦中有美丽的诗篇，恰当的隐喻，无可比拟的幽默和罕见的讽刺。梦以一种奇特的理想主义眼光看世界，常常通过它对世界本质的深刻理解，来增强其作用。梦以一种真正的天国之光向我们展示了尘世的美好，为无上的至尊披上威严的外衣；它以最可怕的形象不时向

我们显示每天的恐怖，它把我们的乐趣变为无比尖刻的笑料。有时，我们醒来时仍受到上述各种体验的影响，我们不由得感到，在我们一生中，从现实世界里还从未曾感受过如此同样的景象”。

我们可能会问，上文所援引的轻蔑的评论和这种热情的赞扬是否可能指的是同一回事。是不是有些作者忽视了荒谬的梦，而其他一些作者又忽略了深刻而微妙的梦呢？如果这两种梦都出现了，则梦可证实这两种推测，那么寻求梦的显著心理学特征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对精神生活从最低的贬抑直到在清醒时都少见的颂扬，是否足以说明梦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不管这种解决方法多么便利，仍然得不到支持，因为寻求解决梦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是基于这么一种信念，即确实存在着某种显著特性，这些特性在本质特征上是普遍有效的，足以将那些明显的矛盾一扫而光。

过去，人的心灵无疑是被哲学而不是被精确的自然科学所统治，梦的精神成果得到了较为普遍而亲切的承认。例如，舒伯特（1814，20 页以下）这样宣称，梦是精神摆脱外界自然力量获得的解放，灵魂摆脱了感官的束缚。小费希特（1864，1，143 页以下）等人[①] 也做出过类似的评论，所有这一切都将梦看做是精神生活升华到一个较高的境界，我们对今天看来这似乎不太理智；现在只有那些神秘主义者和信徒们才重复那种说法。[②] 采用

---

① 参见哈夫纳（1887）和斯皮塔（1882，11 页以下）。

② ［1914 年增注］卓越的神秘主义者杜·普里尔，他是本书早期版本中被忽视的少数作者之一，为此我表示遗憾。他认为，就涉及的人而言，通往玄学的大门是在梦中而不是在清醒生活中（杜·普里尔，1885，59 页）。

科学的思维方式对梦的评价也产生了作用。医学工作者特别倾向于把梦中的精神活动看做是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而哲学家和非专业观察者——业余心理学家，他们对这一特殊学科的贡献不应受到忽视，他们（与流行的信念保持密切一致）坚持相信梦的精神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梦的精神作用的人自然首先把梦的来源归于躯体的刺激作用，而那些相信梦心灵保持着大部分清醒功能的人，当然无理由否认致梦的刺激能从梦心灵本身产生。

仅需进行冷静的比较，就不难看出梦生活具有许多高级官能，其中记忆最令人注目。我们已长篇讨论了（上文第二节）有利于这种观点的普遍证据。早期作者经常赞扬的梦生活的另一点优势——即梦的发生超越了时空——很容易表现出缺乏事实根据。正如希尔德布兰特（1875，25 页）所指出，这种优越性是一种错觉，因为，梦中超越时空与清醒思维的超越时空完全是同一回事，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它不过是一种思维形式罢了。据说在时间上，梦比清醒生活还具有另一层优势——在另一方面梦独立于时间的隧道。像莫里曾梦见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梦，似乎表明梦可以把远比我们清醒心灵所能掌握的观念材料要大得多的大量知觉材料，压缩在一段较短的时间空间之内。然而，这个结论受到了很多的异议，洛兰（1894）和埃格（1895）关于梦的显著时间间隔的论文引起了长期而有趣的讨论，但对于这个微妙问题及其深奥的含义似乎一时还难于做出定论。①

梦可以继续白天的智力工作，并可得出白天没有获得的结

① ［1914 年增注］这些问题的补充文献和评论可参见托波沃尔斯卡的论文（1900）。

论，它们可以释疑解难，可以成为诗人和作曲家的灵感源泉，大多数梦例和由查巴尼克斯（1897）收集的梦例似乎表明这些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尽管**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它的含义仍有许多疑问，这就产生了一些原则性问题。①

最后，围绕着梦的预见性也有争论。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在于，即使最坚定的怀疑主义仍然会遇到一再明确的肯定。正确的做法无疑是我们不必坚持说这种观点全无事实依据，因为很可能不久以后，我们所引用的一些梦例可以在纯自然心理学范围内获得解释。②

## 第六节　梦中的道德感

只有在我本人对梦进行研究以后，所考虑到的某些理由才能变得明白，我从梦的心理学这个主题内抽出这个特殊问题：即清醒生活中的道德倾向和感情是否扩展入梦生活之中，并扩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在此也遇到了相同的矛盾观点，这相当奇怪，我们发现，不同作者对有关梦中心灵的所有其他功能所持的矛盾观点。有些作者断言道德教条在梦中没有作用，而其他一些作者则积极坚持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在梦中依旧存在。

根据梦的一般体验，第一种观点无疑可以证明是正确的。耶森（1855，553 页）写道，“在梦中，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完美或更有道德感。相反，意识在梦中似乎应该沉默，因为在梦中我们

① ［1914 年增注］参见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批评（1911，265 页）。

② 参见弗洛伊德（1941*c*）死后出版的论文，它作为本书的附录。

感觉不到同情，可能会犯下最丑恶的罪行——偷窃、暴力和凶杀，且对此毫不在乎，以后也毫无内疚之意”。

拉德斯托克（1879，164 页）说：“应当记住，梦中联想的出现以及观念相互联结在一起，从不考虑思考、常识、美感或道德标准，标准极其脆弱，道德冷漠占据统治地位。”

福尔克特（1875，23 页）说：“我们都知道，在梦中性是特别放纵的。梦者自己毫无羞耻感，缺乏任何道德感或道德标准。甚至他能看见任何人，也包括他最尊敬的人，正在做着他的那件事，是我们在清醒时把他们与这件事联系起来都感到害怕的事，甚至想都不会想到的事。”

与此截然相反，我们发现叔本华（1862，1，245 页）有这样一个看法：任何一个人在梦中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性格是完全相符的。斯皮塔（1882，188 页）引证 K.P. 费希尔（1850，72 页以下）的看法：主观的情感和渴望，或感情和激情，都在梦生活的自由王国中表现自己，人们的道德特性在他们的梦中都得到了反映。

哈夫纳（1884，251 页）说：“很少有例外…… 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梦中也会有道德；他会拒绝诱惑，并远离仇恨、妒忌、愤怒以及其他所有罪恶。但是一般说来，一个邪恶的人在梦中发现的景象照例也与他在清醒时所见的景象相同。”

肖尔茨（朱伊特的英译本，1893，62 页）说：“梦中的事实是：在梦中，尽管我们都披上了伪装，但是，我们仍能认识自己（不管他们是高贵的或低贱的）…… 高尚的人在梦中也不会犯罪，如果他梦见犯了罪，也会因做了违反他本性的事而感到震惊。罗马皇帝杀了他的一个臣民，因为这个人梦见他刺杀了皇

帝。如果说皇帝认为梦有所思者醒后必有所为，那么皇帝这样做就是正确的了。人们常说：‘我做梦也不会梦见这样的事’，具有双重的正确含义，它或许是指在我们内心或心灵深处无立足之地的话。（与此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那些**梦到**他清醒生活中的其他人的人才是最好的人。[①]）

斯皮塔（1882，192 页）援引普法夫（1868，9 页）更改过的一句俗话：“告诉我你的一些梦，我就能说出你的内心自我。”

希尔德布兰特认为梦中道德问题是兴趣的关键所在（我从希尔德布兰特的那本小册子中已援引了很多），在我所遇到的所有有关梦研究的稿件中，它的形式最为完整，思想最为丰富。希尔德布兰特（1875，54 页）也制订了一个法则：生活越纯洁，梦也就越纯洁；生活越肮脏，那么梦也就越肮脏。他相信人的道德本质也持续于梦中。他写道：“即使算术发生了多么大的错误，科学法则发生了多么大的颠倒，年代出现了多么大的错误，都不可能使我们产生不安甚或引起我们的疑虑。然而，我们却决不会丧失区别好坏、明辨是非和判断善恶的能力。无论多少在白天与我们相随的事物在睡眠中消失殆尽，康德的绝对命令就像紧追我们不放的朋友，以致我们梦中也无法摆脱…… 但是它只能这样解释：人性的基本本质即道德本质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以致不受变幻无常的扰乱所影响，而想象、理性、记忆和其他这样的功能在梦中无疑是屈从的。”（同上，45 页以下）

然而，随着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深入，双方作者的观点都开始

---

① 这一句话于 1914 年增写。来源无疑为《共和国》卷九的开头一节（英译本 1871，409 页以下）。

出现明显的转变和松动。那些坚持人的道德人格在梦中不发生作用的作者，严格说来应当是对不道德的梦毫无兴趣。对于梦者对自己的梦应负完全责任，或者从梦中的恶行可推断出梦者邪恶的本质的任何尝试，只能一概拒绝考虑，正像他们断然否认从梦的荒谬性可以推断出清醒时的理智活动毫无价值一样。至于深信“绝对命令”延伸入梦里的另一类作者，从逻辑上应当接受对不道德的梦应负完全责任的观点。为他们着想，我们但愿他们不要做这一类应受指责的梦，以免动摇他们自己坚定的信念。

尽管看来没有人能够肯定他自己有多么好或是多么坏，因而也没有人能否认他自己曾做过不道德的梦。对双方作者而言，不管他们之间关于梦的道德观是如何对立，他们都力图解释不道德梦的根源，这又产生了两个新的不同观点，即不道德的梦的根源是要在心灵功能中去寻找，还是要到由于躯体的原因对心灵产生不良影响中去寻找。因此，迫切的事实逻辑迫使赞同和反对对梦生活负有责任的双方一致承认，梦的不道德性具有特殊的精神根源。

然而那些主张道德延伸到梦中的作者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为自己的梦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哈夫纳（1887，250 页）写道：“我们对自己的梦不负责任，因为惟一给予我们生活以真实性和现实性基础的思想和意愿已经在梦中被剥夺了…… 由于这个原因，梦中的欲望和行动也就没有善恶之分了。”不过，他继续说到，由于梦是由梦者间接产生的，所以梦者对邪恶的梦仍应负责。他们不仅在清醒生活中，而且特别应该在入睡以前，有责任在道德上洗涤自己的心灵。

希尔德布兰特（1875，48 页以下）为我们对这个对梦中道

德内容既反对又接受的混合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考虑梦的不道德表现上，必须容许梦的隐含内容以戏剧化形式出现，容许梦中复杂的思维过程压缩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出现，甚至承认梦的观念元素变得杂乱无章，丧失它们本来的意义。尽管如此，他仍承认自己对于是否可以把对梦中的罪过和错误所负的责任一笔勾销犹豫不决。

“当我们急于否认某种不公正的指责，特别是涉及到我们的目的和意图，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我做梦也从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我们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是，我们觉得梦的领域是最遥远的和深广的，在梦中我们应对我们的思想负责，因为思想在梦中与我们真正的自我的联系是如此的松散，以致很难把它们看作是我们自己的；但是，不过由于我们觉得应当明确否认在梦中有这种思想存在，同时我们得间接承认，我们的自我标准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除非它扩展得很广。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尽管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大实话。”（同上，49 页）

“不可能想象梦中任何动作的原始动机没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以愿望还是欲望或冲动方式）通过我们清醒时的心灵。”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原始冲动并不是由梦发明出来的；梦只不过是进行了复制并把它扩展，它只是以戏剧化的形式将我们心中已经发现的历史片断表现出来，不过是把使徒的“仇恨他的兄弟的人就是凶手”这句话给戏剧化了。尽管我们醒后感觉到了道德的力量，我们可能只对整个罪恶之梦的精巧结构付之一笑，可是对构成梦的原始材料不能一笑了之。我们认为得为梦者的错误负责——不是指对全部，只是其中一定的百分比。“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对几乎是无可驳斥的这一

基督箴言‘罪恶的思想来自心底’（马太，15，19）有所理解，我们就会坚信，对梦中犯下的罪行至少应有一种隐约的负罪感”。（希尔德布兰特，1875，51 页以下）

于是，希尔德布兰特在梦中发现了邪恶冲动的萌芽和罪恶冲动暗示的不道德来源，它们是以诱惑的方式，在白天通过我们的心灵；他毫不迟疑将这些不道德元素包括在他评价一个人的道德观之中。我们知道，这些同样的思想以及这些相同的评价，使得每个时代虔诚和圣洁的人们承认他们自己是可憎的罪人。①

当然，无疑这些不调和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不仅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出现，而且也发生在除伦理学以外的领域之中。然而，有时它们受到不太认真的评价。斯皮塔（1882，194 页）援引了泽勒（1818，120～121 页）做出的与此相联系的一些评论：“心灵很少能恰当地组织起来，在每一时刻它都拥有充分的力量，在它自己有节奏和清晰的思维过程中，它足以使非本质的，而且还是相当稀奇古怪和荒谬观念停顿。确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抱怨这种梦幻般的、戏弄人的、折磨人的观念群，它们搅乱了他们深遂的思考，及最庄严而诚恳的思想。”

希尔德布兰特的其他一些评价（1875，55 页）给这些不可调和的思想在心理学方面作了更深的提示，其意思是，梦使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偶然的目光投向我们本性的最深层处。这是我们通

① ［1914 年增注］了解宗教法庭对我们这一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有趣的。在凯撒·卡伦纳的《宗教法庭论述》（1659），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任何人在梦中宣扬异道邪说，审问官应乘机调查他的生活方式，因为白天脑中所想的事易于在梦中再度出现。”（瑞士，圣厄本·厄尼格尔博士提供）

常在清醒状态下难以得到的。康德在他的《人类学》（1798）[①]中有一段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梦的存在是为了向我们显示隐藏的本性，向我们展示的，不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如果生长在另一种方式中，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拉德斯托克（1879，84 页）也说，梦只不过经常向我们显示我们自己不想承认的事，所以，我们诬蔑梦是在说谎和欺骗是不公平的。埃尔德曼（1852，115 页）写道："梦从不告诉我应该为一个人想些什么；但是，使我大感惊奇的是，我有时从梦中了解到我对一个人**确实**想了些什么以及我对他有些什么想法。"同样，I.H. 费希特（1864，1，539 页）说"与在清醒生活中通过自我观察所能知道的一切相比较，我们梦的本质为我们整个处理提供了更为真实的反映。"[②]

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与我们道德意识格格不入的冲动，不过是类似于我们已知的这个事实——梦已接触到了在我们清醒生活中不存在的或仅在其中起很小作用的观念性材料。因此贝尼尼（1898）写道："我们一些已被窒息和被压制很久的欲望似乎又复苏了；陈旧的和消亡的热情再次复活了；我们从未想过的事和人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福尔克特（1875，105 页）："那些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进入清醒意识，也几乎从未在记忆中被回忆起的观念，经常通过梦在我们的心灵中宣布它们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回忆起施莱尔马赫的看法：入睡过程总是伴有"不自主的观念"或景象的出现。

---

① 未找到出处。

② 这最后两句话于 1914 年添加。

那么，我们可以将像不道德和荒谬的梦这一类引起我们疑惑不解的所有观念性材料归于“不自主观念”的名下。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道德范围内的不自主观念与我们心灵的正常态度相矛盾，而其他的观念仅使我们感到陌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进行更深的探索去解决这一种差异。

产生的下一个问题是：梦中出现不自主观念的**意义**，在心理学上，这些梦中与道德不相容的冲动出现，对清醒心灵和梦中心灵揭示出的内涵有什么帮助。在此，我们发现了新的意见分歧和另一组不同的作者。希尔德布兰特及其他一些作者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他们所采取的思想路线认为不道德的冲动即使在清醒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它可能抑制而不足以付之行动；白天被抑制的东西使我们感觉不出这类冲动的存在，在睡眠中则表现出活力。因此梦可展示出人的真实本性——尽管不是他的全部本性；梦也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人心深处的隐私的一种手段。希尔德布兰特（1875，56 页）为梦具有预警作用奠定了基础，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我们心灵中的道德弱点，就好像医生承认梦可以把未察觉出的疾病引起我们注意那样。斯皮塔也必定采取了这种观点，因为他在谈到（1882，193 页以下）（例如，青春期）侵及心灵的刺激来源时，满怀自信地安慰梦者，只要他在清醒生活中过着一种严肃的道德生活，只要他注意抑制随时出现的邪念并阻止它们发展成为行动，他就已经力所能及做了应做的事了。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把这种“不自主观念”定义为在白天被“抑制”的观念，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出现看做是一种真正的精神现象。

然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这最后一种结论没有得到证实。因

此耶森（1855）认为，不自主观念，不管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时刻，不论是在发烧或其他谵妄的状态下，“总是具有一种处于静止状态下的意志活动的性质，有一种由内部冲动唤起的景象和观念，它们或多或少带有机械连续性的特性”。按耶森的观点，一个不道德的梦对于梦者来说，不过是有时能使梦者对梦中有关的观念内容有所认识而已，它肯定不能作为梦者自己精神冲动的证据。

至于另一位作者莫里，他似乎也赋予梦境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对精神活动的肆意破坏，而是将它分析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他在谈到梦超越了道德范围时是这样说：“这是我们在说话和使我们行动的冲动，我们的内心虽然有时向我们提出警告，但并不能阻止我们。我有我的缺点和邪恶的冲动，而当我在清醒时，我会竭力抵抗它们，并且往往能获得成功，我没有屈服于它们。但是在梦中，我**总是**屈服于它们，或者更多地是在它们的重压下行事，没有害怕和后悔…… 展现在我心灵面前的和构成梦的视像，显然是由我感觉到的冲动和被我那尚未出现的意志抑制的冲动所引起。”（莫里，1878，113 页）

要相信梦有一种力量能揭示出梦者的一种不道德倾向，尽管给予压抑或被掩盖，这种倾向确实能出现，没有人能把这种观点表达得比莫里更为准确了，他说：“在梦中，一个人将他的天性和软弱全部暴露无遗。只要他的意志力停止发挥作用，他冲破清醒时被意志紧固的压抑，激情奔放，爱憎分明。”（同上，165 页）在另一节中，我们又发现了下面较为精辟的话：“梦中所展现的主要是人的本能…… 可以说人在梦中回到了自然状态。他的心灵被获得的观念渗透得越少，在梦中他受到自然冲动的影响

也越大。”（同上，463 页）他还通过举例说明，在梦中他没有成为迷信的牺牲者，这种迷信正是他在自己文章中所作的特别猛烈的抨击。

然而，莫里这种敏锐的观察在梦生活的研究中失去了价值，这是因为他把自己观察得非常精确的现象看做不过是“心理自主性”的证明。在他看来，这种心理自主性支配着梦，他把它看做是精神活动的对立面。

斯特里克勒（1879，51 页）写道：“梦不单单由错觉组成；例如，一个人如果在梦中害怕强盗，强盗确实是想象的——但是恐惧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句话应引起我们注意，即不能像判断梦的其他内容那样去评判梦中的**情感**；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梦中所发生精神的过程部分可看做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那部分可归入清醒生活的精神过程之中。①

## 第七节　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从某一特殊观点上，尽可能对他们所观察到的梦的特征做出解释，同时规定梦在较广泛的现象范围内所占的地位，这种对梦的探索理应称作为梦的理论。可以发现各种理论的不同在于它们所选择梦的这种或那种特征作为基本特征，并把它作为解释和联系的出发点。我们可能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去推论做梦的一种**功能**（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其他），不过，由于人们有一种寻求目的的

① 梦中的情感问题在第六章第八节中讨论。梦的道德责任性整个问题在后面提及。在弗洛伊德 1925*i* 之中第二节有详细论述。

解释习惯，因此将比较容易接受与做梦功能相密切联系的那些理论。

我们已经了解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从这层意义上说，它们或许可以称作梦的理论。古代人们的信念认为梦是上帝用来指导人们行动的东西，这是一个完整的梦理论，它为人们提供值得知道的任何事情的信息。自从梦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相当数量的理论得到了发展，其中有些理论还很不完善。

我们不想将这些理论悉数列举，我们只依它们对梦中精神活动的数量和特征的基本假设，将梦的理论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 像德尔贝夫（1885，221 页以下）等人的理论，他们主张梦全部由精神活动组成。他们认为，心灵并不入睡，它的结构保持完好，但是由于它处于睡眠状态之下，它与清醒生活不同，在睡眠中它的正常功能也就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有关这类理论，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将在梦中和清醒之间的所有这些思维差别从睡眠状态的条件下区分开来。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理论没有能提出任何做梦的功能的可能性，它们解释不了为什么要做梦，为什么精神结构的复杂机制在显然不是无意的环境中仍在继续工作。除了第三种梦的替代物之外，要么是没有梦的睡眠，要么是一旦有干扰性刺激的介入就醒过来，这看上去似乎仅是适宜的反应。

2. 相反，有一种理论认为梦是低级的精神活动，是松散的联想，从中可获得的材料极为贫乏。这类理论必定给梦赋予一些不同于德尔贝夫所说的一些特征。根据这类理论，睡眠对心灵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单单在于使心灵与外部世界相隔开，更主要的是，睡眠使自己进入精神机制，使它暂时失去作用。从精神病学角度考虑，我敢打个比方，第一类理论是按照偏执狂的模式设

想梦，而第二类理论的梦则类似于智能缺陷或精神错乱状态。

按照这个理论，由于睡眠，精神活动发生麻痹，梦中只表现出一些片断的精神活动，这个理论在医学界和科学界广泛受到欢迎。至于解释梦中哪一个普遍感兴趣，这一理论可以说是个主导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容易避免在释梦时遇到最大障碍——即处理释梦中所遇到矛盾的困难。它把梦看作是部分清醒的结果——援引赫伯特对梦的评价（1892，307 页），“梦是渐进的、部分的，同时又是高度异常的清醒状态”。因此该理论可利用一系列不断增加的清醒状态，完全清醒状态的积累，来解释梦中精神功能作用的一系列变化，从梦的偶然的荒谬性表现出的无能直到高度集中的智力活动。

那些发现他们不能不用生理学来叙述梦，或者用这些叙述似乎更具科学性的人，发现他们要寻找的正是宾兹（1878，43 页）所说的：“这种（迟钝）状况在黎明时结束了，但只是程度而已。在大脑白蛋白中积聚的疲劳产物逐渐减少，它们越来越多地被分解或被不断流动的血流带走。零星分散的细胞群开始苏醒，而它们周围仍处于迟钝状态。在我们的模糊意识中，这些分散细胞群的孤立工作开始了，不受到控制联想过程的大脑其他部分的抑制。景象由此产生，它们绝大部分与最近的印象材料相符合，并通过一种广泛的、不规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当获得自由的脑细胞不断增多，梦的无意识性相应地消失了。”

这种把梦看做是不完全的、部分清醒状态的观点，无疑要反映在每一位现代生理学和哲学家的著作中。莫里（1878，6 页以下）进行了最细致的阐明。尽管看上去该作者经常把清醒状态或睡眠状态看作可以从一个解剖部位转移到另一个解剖部位，而每

一特定解剖部位与一种特定精神功能有关。对这一点我只是想说:即使部分清醒理论得到了证实,它的细节还有待进行深入探讨。

这种观点自然没有给赋予做梦有任何功能留有余地。宾兹(1878，35 页）正确地提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给予了梦的地位和意义："每一个观察的事实都使我们得出结论，梦必须具有**躯体**过程的特征，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用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肯定是病态的……"

宾兹本人对"躯体"这个词用**斜体**字进行了强调，躯体这个术语应用于梦不止一个含义。首先，它包含着梦的**发生学**意义，在他使用药物研究实验产生梦时，发生学似乎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这类理论有一种倾向，它尽可能把梦的刺激局限于躯体因素。接下去该理论走向了极端。当我们排除一切刺激进入梦乡，在天亮前便没有必要做梦，也没有机会做梦，由于新的刺激作用而逐渐被唤醒的过程可以在做梦的现象中得到反映。然而，要想使我们的睡眠保持不受刺激干扰是做不到的，这些刺激从各个方面向睡眠者袭来，就像墨菲斯特所抱怨的生命之胚那样,① 从体外和体内，甚至从在清醒时未曾注意的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发起攻击。因而睡眠受到了干扰，心灵的第一个角落被唤醒，然后是下一个角落；由于其部分的清醒，心灵发生短暂的作用，然后是又一次欣然入睡。梦是对由刺激所致的睡眠干扰的反应，这种反应

① 在他与浮士德的首次对话中（第一幕第三场）梅菲斯特强烈地抱怨他的破坏作用因无数的生命胚芽出现而永远受挫。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不满》(1930*a*）第六节一个脚注中引用了整个段落。

纯粹是多余的。

但是，梦——毕竟梦保留了心灵的功能——被描述为躯体过程还意味着另一层意义。它的目的是要表明梦不值得列入心理过程。人们经常把做梦与“不懂音乐的人的十指在钢琴键盘上徘徊”相比较（斯特姆培尔，1877，84 页）；这个比喻同样也表明了那种严格的科学工作者对梦的评价。根据这个观点，梦不可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解释；因为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他的十个指头怎么能演奏出一首曲子呢？

即使在过去也不乏对部分清醒理论的批评。布达赫（1838，508 页以下）说：“在说到梦是部分清醒时，首先，没有解释清楚它是处于清醒状态还是睡眠状态；其次，它所说的仅是某些精神力量在梦中起着作用，而其他一些力量则处于静止状态。而这种变化发生在整个生活过程中。”

这个把梦视为躯体过程的统治理论，为罗伯特在 1886 年首次提出一个最有趣的假说打下了基础。这个假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认为做梦具有一种功能，一个目的。罗伯特把我们在调查梦的材料过程中已考虑到的两个事实作为他的理论基础，这两个事实是：我们经常梦见的日常最琐碎印象；和我们极少梦见的日常感兴趣的重要事情。罗伯特（1886，10 页）认为，一个普遍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深思熟虑的事情从不会成为梦的刺激物，而是那些在我们心灵中具有不完整的形象或只是在我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事情。“梦通常得不到解释的理由，关键在于引起梦的前一天的感觉印象不能引起梦者的足够注意。”（同上，19～20 页）因此决定一个印象能否进入梦中的条件在于，对印象的加工过程是否受到干扰，或者印象是否太不重要了，以致根本

没有必要接受加工。

罗伯特把梦描述为“一种**躯体**的分泌过程，通过它我们意识到我们精神对它的反应”。（同上，9 页）梦是那些在刚出生时就被抑杀的思想的流露。“一个人被剥夺了做梦的能力，就会逐渐变得精神错乱，因为大量不完整的、没有得到解决的思想和浅表印象将在他的大脑中积聚，它们中的大量内容相互关联，这就抑杀了应当收入记忆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种思想”。（同上，19～20 页）对于负担过重的大脑，梦就似一个安全阀。梦具有治愈和解除的能力。（同上，32 页）

我们如果问他，通过梦中观念的呈现心灵是如何得到了解除，那就误解了罗伯特的理论。罗伯特所做的显然是从梦材料的这两个特性中得出推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作为一种**躯体**过程，无价值印象的清除在睡眠中完成了。做梦并不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过程，仅仅是我们接收那些排除的信息。此外，罗伯特接着说，排泄不仅是夜间心灵中发生的惟一事件，除此而外，在前一天材料的加工中得到的提示和“心灵中没有被排泄出去的任何未消化的思想部分，依靠从想象借来的思想线索相互联结成为一个完整体，作为无害的想象图画嵌入**记忆**中。”（同上，23 页）

但是，在评价梦来源的本质上，罗伯特的理论与主导理论截然相反。按照主导理论的观点，如果没有外界和内部的感觉刺激持续唤醒，就根本不会做梦。但在罗伯特看来，做梦的推动力来源于心灵本身——在于心灵负载过重需要解脱这个事实；他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认为来源于躯体因素的那些原因作为产生梦的决定因素，仅起着次要的作用；在不能从清醒意识中获取材料编织梦的心灵中，这些因素不足以唤起梦。他所认可的就是承认梦

中来源于心灵深处的幻想景象可能受到神经刺激的影响。(同上，48 页）因此，毕竟罗伯特并不认为梦是如此完全依赖躯体过程。然而在他看来，梦又不是心理过程，它们在清醒生活的心理活动中没有地位；它们是在与精神活动有关的结构中每晚都发生的躯体过程；它们把保护这些精神结构免受过度压力的任务作为它们自己的功能，或者作个比方，它们是心灵的清洁工。①

另一位作者伊维斯·德拉格根据梦的相同的特征创建了他的理论，在梦材料的选择时可得到展示；值得提请注意的是，他对同一事物的观点由于细微的差异，使得他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

德拉格（1891，41 页）向我们叙述了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在他失去所喜爱的某位亲人时，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梦见整个白天占据我们思想的那件事，只有等到头脑中这件事让位于白天中的其他事之后，才会开始梦到它。他对别人作了一些研究后，证实了这一事实的普遍真实性。他做了这一类将被认为非常有趣的观察，根据一些年轻夫妇的梦，是否可以证明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如果他们深深相爱，他们在婚前或蜜月期间几乎从不会梦到对方，如果他们做到了色梦，他们可能与某些无关的人甚至反感的人发生了瓜葛，而对配偶不忠。"（同上，41 页）那么，我们会梦到些什么呢？德拉格确定出现于我们梦中的材料是由前几天或更早些时候的片断和残余构成。在我们梦中出现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刚开始时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梦生活的创造物，在我们仔细加以考虑后，结果发现是（已经经历过的材料）未认识出的再现——潜意识的记忆。但是这个观念材料具有

① 罗伯特的理论在下文还要作进一步讨论。

一种共同特性：它产生于那种可能比我们理智更强烈作用于我们感觉的印象，或者来源于那些在出现以后，我们的注意力从它们身上马上转移开的印象。意识越少，同时印象越有力，那么在下次做梦中，它发生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现在我们有了像罗伯特强调的两类基本上相似的印象：无关紧要的印象和那些没有处理过的印象。然而，德拉格列举了不同结果的条件，因为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印象没有经处理，所以才能产生梦，并不是由于它们无关紧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无关紧要的印象也是没有被完全处理；由于具有新印象的本质，它们“在压力下具有很强的反弹力”，在梦中获得了释放。在印象的处理过程中，有力印象偶然遇到了阻止，或它受到有意的压制，有力印象更有资格比微弱的和几乎不被注意的那些印象在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被抑制和压制，在白天被储存起来的心理能量，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做梦的动力。被压制的心理材料在梦中得到了表现（同上，1891，43 页）。[①]

不幸的是，德拉格在这点上打断了他自己的思绪。他仅将梦中的一小部分归因于任何独立的心理活动；因此他使自己的理论归入了大脑部分清醒的这一主导理论：“总之，梦是徘徊不定的思想的产物，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依次地将自身附着于记忆上，这些记忆具有足够的强度使游荡的思想停滞下来，打断其进程，通过联结使它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结有时微弱和模糊，有

① ［1909 年增注］阿纳脱利·法朗士在他的《红百合》真实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我们在夜间所看到的是我们在前几天忽略了的一些可怜的残余。梦通常是对我们鄙视方面的报复或对我们所鄙弃的人进行谴责。”

时坚强有力，这要依据当时被睡眠取消的大脑活动的程度多少而定。”

3. 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归之为第三类，这类理论认为做梦时的心灵具有一种实现在清醒生活中大部或全部不能实现的特殊精神活动的能力或倾向。这些功能发生作用一般使得做梦具有一种实用的功能。早期的心理学工作者对形成做梦的大多数评价都属于这一类。然而，我只需引用布达赫（1838，512 页）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他说，做梦“是心灵的一种自然活动，它不受个性能力的限制；它不被自我意识所打断，它不被自我决定的左右，而是感觉中枢自由的运作生命力”。

布达赫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心灵在自由发挥它自身的作用力时，一种心灵的狂欢显然就像是心灵获得了再生，为白天的工作积累新的力量，实际上就好似在欢度一种节日。因此，布达赫（同上，514 页）赞许地援引了诗人诺瓦利斯的美妙诗句，它用来赞美梦的支配力：“梦是人们躲避单调乏味生活的一个避难所，它们使想象挣脱枷锁，从而使每天存在的所有景象混淆起来，并以童趣般的快乐打破了成年人经久保持的庄严。如果没有了梦，我们肯定将会很快衰老；因此，我们可以把梦看作并不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是一种珍贵的娱乐，是我们走向死亡前这段人生旅途上的友好伴侣。”（《亨利希·冯·奥伏特丁根》第一部分，第一章）

普金耶的描述仍给人们留下较为持久的印象（1846，456 页），他认为梦有振作和治愈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由创造性的梦完成的。它们完全摆脱白天的事务，而使想象自由翱翔。心灵不愿让白天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它们寻求自身的放松，并从梦

中得到恢复。更为主要的是，它们产生与白天生活完全相反的情况。梦用欢乐来治疗悲伤，用希望和快乐的分神图像去治疗忧伤，用爱和友谊治疗憎恨，用勇气和远见治疗恐惧，用说服和坚定的信念去减轻疑惑，用实现目的去代替徒然等待。白天不断受到打击的心灵创伤通过梦得到了愈合，梦保护着它们，并使之不再受到新的伤害。时间的治疗作用在部分程度上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梦有益于精神活动，人们都不愿放弃这种想法，即梦是睡眠施惠于人的途径之一。

施尔纳于 1861 年试图对梦进行最原始的和意义最深远的解释。他把梦看作是心灵的特殊活动，但只能在睡眠状态中得到自由发挥。他的作品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他的书是他从所写题材的狂热中吸取灵感，这使得那些不能持相同看法的人必定产生反感。它使我们在分析梦的内容时碰到了困难，所以我们如释重负地转向哲学家福尔克特对施尔纳的学说所作的简明扼要的评论：“从这些神秘的凝合物中，从这些光辉灿烂的云层中，像闪电一样，发射出启示意义的光芒——但是它们并没有照亮哲学家的道路。”从这些措词中，旋尔纳的门徒对他的著作做出了评判。（福尔克特，1875，29 页）

施尔纳并不是那些相信心灵的能力在梦生活中持续不消减的人。他自己［用福尔克特的话说（同上，30 页）］就表明了自我的核心——它的自发能量——在梦中如何被剥夺了它的神经作用力，如何由于这种离心作用，认知、感情、意志和理念的过程发生了变化，以及这些心理功能的残余又如何不再具有真正的精神特性，而只变成了机械的东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可以被描述为“想象”的精神活动，摆脱了理智的统治和任何适

当的控制，一跃到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梦象利用最近的清醒记忆作为其构造材料，建立起与清醒生活不太遥远的相似结构；在梦中，梦本身显示出不仅具有再现力而且还具有**创造力**。（同上，31 页）它的特点是赋予梦生活各种特定性质。它对无节制的、夸张的和可笑的东西表现出偏爱。但同时，由于摆脱了思想范畴的束缚，它也获得了适应性、灵活性和多样性。通过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它对于温柔感情的细微变化和热烈情感具有敏感性，而且迅速将我们的内心生活融入可塑的外部景观之中。梦象缺乏观念性言语能力。它不得不通过图画方式把要想说的一切描绘出来，又因为没有观念去施加减弱的影响，它就完全而有力地使用形象化的形式。因而，无论它的言语如何清晰，也就变得含糊、累赘和笨拙了。言语的清晰程度特别受到这样一种情况的妨碍，就是它不喜欢用合适的景象来再现客观物质，而是偏爱用一些奇异的景象仅仅去表现一个急于再现的客观物质的某一特性。这就是想象的“符号化活动”……（同上，32 页）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梦象从不完整地描绘事物，仅是勾画其轮廓，甚至只勾画其粗略形态。由于这个缘故，它的作品就好像是来自灵感的速写。然而，梦象并不仅仅是限于一个客体的再现，在一种内部需要下，它把梦自我和客观物质在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个**事件**。比如，一个视觉刺激引起的梦，可以再现为一些金币散落在街上，梦者将它们捡起，欣然离去。（同上，33 页）

按照施尔纳的观点，梦象完成其艺术加工的材料，是来源于白天非常模糊的机体躯体刺激。因此施尔纳提出的极端的想象假说与冯特和其他生理学家提出的可能过分严肃的学说，它们形成

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学说，他们在谈到有关梦的来源和刺激物时，却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按照生理学的观点，对内部躯体刺激的精神反应却因激起相应于刺激的某些观念而耗尽；这些观念沿着联想途径产生其他一些观念，就在这时，梦中的精神活动过程似乎就要结束。另一方面，按照施尔纳的观点，躯体的刺激不过是为心灵提供能用以实现其想象目的的材料。在施尔纳看来，梦形成的起点是在被其他作者认为是终点的那一点上。

当然，梦象对于躯体刺激而言，并不能认为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目的。它与躯体刺激嬉戏，勾画出机体的来源，通过它梦的刺激以某些可塑的象征性出现了。施尔纳的观点是——尽管此处福尔克特（1875，37 页）和其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梦象特别偏爱把有机体再现为一个整体：即为一间房屋。但幸运的是，梦象的再现似乎并不局限于这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利用一排房屋来指单个器官：例如，一排非常长的街面房子可以表示来自肠道的刺激。其次，一间房子的不同部分也可以代表身体的不同部位。因此，在一个由头痛引起的梦中，一间屋子的天花板，它布满了令人作呕、似蟾蜍样的蜘蛛，这天花板便代表头。（同上，33 页以下）

除了房屋象征性以外，任何其他种类的物体都可用来代表激起梦的身体各个部位。“因此，带着呼呼风声的、熊熊燃烧着的火炉可象征性地代表正在呼吸的肺；空的箱子或篮子可代表心脏；圆形袋状的物体，或一般更多见的是空心的物体代表膀胱。男子生殖器官刺激引起的梦，可以使梦者发现在街上有一支单簧管的上部或烟斗的嘴部，或者一张皮毛。此处单簧管和烟斗代表着男性生殖器官的形状，而皮毛代表着阴毛。在女性的色梦中，

连接大腿的狭窄处可以由房屋包围着的庭院来代表，而一条穿过庭院的柔软、湿滑、非常狭窄的的小径则象征着阴道，梦者必须经过此路，可能是为了取一位绅士的一封信”。（同上，34 页）特别重要的是，在这类梦中，躯体刺激的梦要结束时，梦象通常将它的面纱丢在一旁，就是这样，公然地暴露出涉及的器官或它的功能。所以一个“牙刺激”的梦，往往都以梦者梦见自己的牙从嘴中被拔出而结束。（同上，35 页）

然而，梦象不仅可以将注意力引向受刺激器官的形式；同样也可以把该器官所含有的内容加以象征化。例如，肠刺激引起的梦可以引起梦者正沿着泥泞的街道行走；或者，泌尿系统刺激引起的梦使梦者梦到有泡沫泛起的小溪。或者，像刺激产生的兴奋本质或刺激欲求的对象，都可以得到象征性的再现。或者，梦自我可以与自身状态的象征发生具体的关系。例如，在痛苦刺激的情况中，梦者可以正在与疯狗或凶残的公牛进行殊死的决斗。或者妇女在性梦中，可以梦见自己被裸体的男子追赶。（同上，35 页）除了梦中所用的多种多样方法外，想象的象征化活动仍旧是每一个梦的中心力量。（同上，36 页）福尔克特在他的著作中，曾试图更深入地渗入这种想象的本质，并为它在哲学思想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但是，尽管他写得优美而热情，但对于那些先前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去系统掌握哲学观念结构的人们来说，去理解他的著作是相当困难的。

施尔纳的象征性想象并不包含功利主义的功能。心灵在睡眠中只与作用于它的刺激戏耍。人们可能总是怀疑心灵在跟它们调皮戏耍。但是人们也可能会问我，我对施尔纳的梦理论如此详细研究，是否能提供任何有用的目的，这是因为他的理论的随意性

和违背所有研究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回答是，我反对不经仔细研究就打发施尔纳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基于他的梦所得出的印象，梦到的人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它们进行考虑。他的理论对于探索心灵中模糊事物似乎具有一种独特的天赋。其次，该理论所探索的主题是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的难解之谜，无疑，同时它自身及其含义也非常重要。正如它本身所承认的那样，除了试图（与流行看法截然相反）否认它的任何意义和重要性之外，对更科学、更精确地阐释梦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最后，坦率地说，在尝试进行解释梦时很难不带有想象。神经节细胞也可能是想象的产物。我在前面曾援引了一位严谨的研究者宾兹的一段话，他描述到，清醒的曙光逐渐地控制了大脑皮质中的睡眠细胞群，比施尔纳试图对梦所作的解释并不缺少幻想——和不可能性。我希望可以表明，在施尔纳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真实的元素，尽管它看上去相当模糊，并且缺乏一种具有梦理论特征的的普遍属性。同时，在施尔纳的理论与医学理论之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迄今关于梦生活的解释无疑仍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①

## 第八节　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在我们谈及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时，在我们的头脑中可能出现三件事：①病因与临床的关系，比如当一个梦表现或引起一种精神病的状态，或者梦后留下精神病状态；②在精神性疾病状态下，梦生活发生相应的变化；③梦与精神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

① 施尔纳的理论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

指二者本质上有类似之处的类似性。这两组现象间的多种关系曾经是早期医学工作者热衷的题材，如今又再次流行起来。在斯皮塔（1882，196 页以下和 319 页以下）、拉德斯托克（1879，217 页）、莫里（1878，124 页以下）和蒂西（1898，77 页以下）收集到的有关该主题的文献中得到了表明。新近桑特·德·桑克梯斯对这一主题给予了关注。[①] 如果仅仅简略提及一下这个重要问题，对我的论文而言就足够了。

关于梦与精神病之间的临床和病因的关系，下面的观察可以作为例子。克劳斯（1858，619 页）援引了霍恩鲍姆（1830，124 页）的报道，妄想型精神病的初次发作常常起源于焦虑的或恐怖的梦，其主要观念是与梦相联系的。桑特·德·桑克梯斯提出了在妄想狂病人中的相似观察，认为在一部分这类病例中，梦是“精神失常确切的决定性原因”。桑克梯斯说，精神病可以由于梦中一次妄想性内容的出现而被引发，也可以通过一系列进一步的梦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梦仍克服了相当数量的疑惑。他的一个病例，在一个有意义的梦之后，有轻微的癔病发作，后来陷入焦虑性的忧郁状态。费里（1886）（蒂西于 1898，78 页援引）报告了一个导致癔病性瘫痪的梦。在这些例子中，梦被看做是精神错乱的病因，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错乱首次在梦生活中发作，它首次冲破了梦，这也是合理的。在进一步的一些例子中，梦中包含了一些病理性症状，或者精神病仅限于梦生活中。因此，托马耶

① ［1914 年增注］最近研究这些关系的作者有：费里（1887）、艾德勒（1862）、拉赛格（1881）、皮雄（1896）、雷杰斯（1894）、维斯帕（1897）、吉斯勒（1888）、卡佐夫斯基（1901）、巴坎托尼（1909）等等。

(1897) 对某些焦虑的梦给予了重视，这类梦他认为可以看做是相当于癫痫的突然发作。阿利森 (1868) (拉德斯托克于 1879, 225 页援引) 描述了一种“夜发性精神错乱”，在这类疾病中，病人白天表现完全正常，只是在夜间有规律地出现幻觉、狂躁发作等等。桑克梯斯 (1899, 226 页) (一例酒精中毒病人的一个梦类似于妄想症，出现了指责他妻子不贞的声音) 和蒂西报告了类似的观察。后者 (1898, 147 页以下) 报告了大量最近的病例，其中表现出来源于梦的病理性特征，如基于妄想性假设和强迫性冲动的行为。吉斯莱恩 (1833) 描述了一个梦例，其中睡眠被间歇性精神错乱所代替。

毫无疑问，与梦心理学相比，医生总有一天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梦的**精神病理学**。

在精神性疾病恢复的病例中，往往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在白天功能作用表现正常的同时，梦生活则仍处于精神病的影响之下。克劳斯 (1859, 270 页) 认为，格雷戈里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事实的人。蒂西 (1898, 89 页) 援引了麦卡里奥 (1847) 描述的一个躁狂病人，在痊愈后的一个星期，梦中仍能受到表现为他疾病特征的奇想观念和狂暴热情的控制。

在慢性精神病的研究中，迄今还很少有对梦生活的变化进行研究的人。[①]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将注意力直接投向梦和精神错乱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两者的表现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莫里 (1854, 124 页) 告诉我们，卡巴尼斯 (1802) 是对它们之间关系作出评述的第一人，后来是莱吕 (1852)、莫罗

① 弗洛伊德在后来 (1922*b*，第二节末尾) 进行了核实。

(1855)，特别是哲学家梅因·德·比兰。无疑，这种比较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拉德斯托克（1879，217 页）用一个章节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一些注释中他列举了梦和精神错乱间的相似性。康德曾经说过（1764）："疯子是一个醒着的梦者"。克劳斯（1859，270 页）宣称："精神错乱是在感觉清醒状态下做的梦"。叔本华（1862，1，246 页）将梦称作是短暂的疯狂，而疯狂则是长久的梦。哈根（1846，812 页）把谵妄描述为不是由睡眠而是由疾病所引起的梦生活。冯特（1874，662 页）写道："实际上，我们自己在梦中几乎可以经历到在疯人院所能碰到的全部现象。"

与莫里相似的是，斯皮塔（1882，199 页）在构成这一比较基础的共同性中找出了下列不同点：①自我意识的暂时中断或至少是受到阻碍，结果是失去对情况本质的洞察力，因而不能感到惊奇并丧失了道德意识。②感觉器官的感知力发生了改变：在梦中减少，而一般说来在精神错乱中则大大增加。③按照联想和再现的法则，观念毫无例外地互相联系，形成自发性序列，继之造成观念（夸张和错觉）之间的关系缺乏比例。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下一点的发生：④人格的改变或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人格逆转，在偶然情况下发生性格特征的倒转（倒错行为）。

拉德斯托克（1879，219 页）再增加了几个特性——两种情况下材料之间相似性："在视觉、听觉和普通感觉范围内发生大量幻觉和错觉。就像在梦中一样，嗅觉和味觉的成分几乎没有——发烧的病人和做梦的人的记忆都来自遥远的过去；睡眠者和患者回忆起的事情似乎都是清醒的人和健康者已经忘掉的事情。"梦和精神病之间的相似性，只有当其扩展到表现运动的细节和面部表情特征时，才能得到充分地认识。

“一个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人从梦中获得了现实中他所没有的东西：健康和幸福。所以在精神性疾病中也出现了幸福、宏伟、显赫和财富的轻快景象。假想的拥有财富和愿望的想象满足——这些想象的受阻和破灭实际上为精神错乱提供了精神基础——通常构成了谵妄的主要内容。一个失去了心爱子女的妇女在她的谵妄中体验到了母性的快乐；一个失去了钱财的男子相信自己异常富有；一个被感情欺骗的女孩则感觉到她被温柔地爱着。”

[实际上，拉德斯托克的这一段话是对格里辛格（1861，106页）敏锐观察的一个总结，后者清楚地揭示了梦中和精神病中的观念在**欲望的满足**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我自己的研究告诉我，这个事实是梦和精神病心理学理论的关键所在。]

“梦和精神错乱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们在思想上的怪诞连续和判断力的减弱”。在两种状态中（拉德斯托克继续说），我们发现了对本人主观精神成就做出过高的评价，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看，这种成就毫无意义。梦中思想奔放的后果相当于精神病中的思维奔逸。两者都完全缺乏时间感。在梦中，人格可以分裂，例如，这时梦者自己的知识可以属于二人，此时，梦中外在的自我可以纠正真实的自我。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幻觉型妄想狂病人中的人格分裂非常相似；梦者也可以听见外来的声音在表达着他的思想。甚至长期慢性的妄想性思想与刻板的、复发性的病理梦（纠缠不休的梦）也有类似之处。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谵妄病人在痊愈后会诉说，他在整个生病期间更像做了一场愉快的梦：确实有时他们会告诉我们，即使在生病期间，有时也会有一种只能在梦中才会遇到的感觉——就似睡眠中做梦一样。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拉德斯托克在总结他的观点时，同许多其他作者一样，认为“精神错乱，一种异常的病理现象，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强化了的、正常的周期性做梦”。（同上，228 页）

克劳斯（1859，270 页以下）在梦和精神错乱之间，寻求确立一种比通过类比证明更为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在它们的病因学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于它们的兴奋来源中。他认为，二者的共同基本元素，如我们所知，取决于由机体决定的感觉，取决于由躯体刺激产生的感觉，基于来源于全部器官所提供的普通感觉。（参见佩西，1857，2，211 页，由莫里援引，1878，52 页）

梦与精神错乱之间（可扩充至它们的特征性细节）不可辩驳的类似性，是有关梦生活医学理论的最有力支柱。该理论认为梦是一种无用的、干扰的过程，是精神活动减弱的表现，然而，不能指望我们在精神性疾病方面对梦做出最终的解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对精神性疾病起源的了解还不能令人满意。相反，相当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对梦态度的改变，将同时影响到我们对精神性疾病内部机制的看法，当我们正在努力揭开梦的神秘性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正在对精神病做出解释。①

① 关于梦与精神病之间关系的讨论可见《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第二十九讲（弗洛伊德，1933*a*）。

# 跋
# (1909)

在本书中，没有把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有关梦问题的新文献扩增进去，这个情况需要加以说明。这个说明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满，但对我来说它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引导我全面详细阐述早期研究梦问题作者的动机，随着这导言性的一章完成已消失殆尽。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将花费我额外的精力，其结果也将没有多大价值或指导作用。因为在这期间的9年中，既没有产生有关梦问题的新的和有价值的材料，也没有能对这一主题起到启迪作用的观点。在我著作出版后的一段时期内发表的大多数著作对本书仍未提及和予以考虑。当然，对本书最不重视的是那些标榜从事“研究”梦的人，他们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这类科学研究者厌恶学习任何新的东西。用阿纳脱利·法朗士讽刺的话来说，“博学者不好奇”。如果在科学中有报复的权利的话，轮到我对本书出版以后所发表的那些文献不屑一顾了。科学期刊上出现的零星几篇关注的文章表现出如此缺乏理解和如此充满**误解**，我对这些评论的惟一回答只能建议他们重读这本书，或者，可能实际上只是建议去读这本书。

已经决定采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医生们和其他一些作者，[①] 根

① 仅在1909年和1911年版本中，这一点用括号包括了荣格、亚伯拉罕、里克林、穆斯曼和斯特克尔。在1909年版本中，下一句是：“但是这些出版物只不过证实了我的观点，并未增加任何内容。”

据我论文中的指导，发表并分析了大量的梦例。至于这些仿效的文章不过是肯定了我的观点，在我解释梦的过程中，我已包括了他们的发现。桑特·德·桑克梯斯（1899）有关梦的综合性专题论著（出版后不久即有德文版译本）几乎与我的《梦的解析》是同时出版的，所以我和这位意大利作者彼此不能够对对方的著作做出评论。遗憾的是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的这部费尽苦心的著作完全缺乏思想性，确实，如此缺乏思想性使人甚至怀疑我所讨论问题的存在。

与我本人对梦问题的论述相近的只有两本著作需要提及。年轻的哲学家赫尔曼·斯沃博达（1904）把威廉·弗利斯（1906）[①]发现的生物周期性（以23天和28天为一周期）对精神事件有所涉及。在他高度想象的工作中，他尽力用这把钥匙去解决梦的神秘性问题。他的研究结果似乎低估了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梦的内容可以解释为所有记忆的集合体，在晚上他所梦到的内容，完全表现出一种生物周期性，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 $n$ 次。起初我以为他本人不再认真看待自己的理论，但是与这位作者进行的私人通信，使我看出来这是我得出的错误结论。[②] 在后面我将报告我所做的一些观察，这些观察与斯沃博达的建议有关，但并不能使我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令我特别高兴的是，我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与我自己的理论核心几乎完全相符的一个有关梦的

① 在克里斯对弗洛伊德和弗利斯的通信集中（弗洛伊德，1950*a*）的导言的第四节中叙述了弗利斯的理论和他与斯沃博达的关系。

② 目前这句话的形式可以追溯到1911年。在1909年是这样的："与该作者的私人通信得出的结论是：他本人不再支持这些观点，这使我未对它们给予认真考虑。"下一句于1911年增写。

观点。从年月时间顺序的排列来看，这个观点不可能受到我的著作的影响。在有关梦的文献中，只有这位独立的思想家与我的梦理论实质相符，因此，对这个发现我必须为之欢呼。这本书含有与我头脑中梦理论相同的内容，这本著作的第二版于 1900 年出版，题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幻想》，作者为“林库斯”（第一版，1899 年）。[①]

① ［1930 年增注］参见我的“论约瑟夫·波珀—林库斯和梦的理论”论文（1923*f*）。［弗洛伊德后又写了一篇同一主题的论文（1932*c*）。上文引述的段落在下文第 313 页的脚注中有全文引用。］

# 跋
# (1914)

上面的辩护理由写于 1909 年。我必须承认，自那时以来，情况已发生了改变。我对梦的解释所做的贡献已不再为这一学科的作者们所忽视。但是，现在新的状态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对以前文献的评述进行扩展。《梦的解析》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和问题，它已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讨论。但是，在我阐明那些作者所依据的我的某些观点前，我不会对他们的著作给予评述。因此，对我来说，最新文献中任何有价值的内容，我都将在下面将要讨论的过程中的适当地方予以讨论。

#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我为本书所取的题目已经表明，我倾向于追随哪一种对梦问题的传统方法。我为我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要证明梦是可以解释的。我对上一章讨论的解决梦的问题所做的任何奉献，都不过是在实现我这项特定任务过程中的副产品。我假设梦是可以解释的，这立即使我处于与梦的主导理论相对立的地位，实际上，除了施尔纳的学说之外我与每一个其他有关梦的理论相对立。由于“解释”一个梦就是意味着赋予梦一种“含意”——也就是说，用适合我们精神活动链中的某个事物替换它，使它作为与链中其他环节同样有效和具有重要性的一环。正如我们所知，梦的科学理论并不能对解释梦的任何困难提供什么帮助，因为按照这些观点，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只是精神结构中记住的以符号表示其发生的躯体过程。长期以来的世俗观点采取的是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它在使用它的不可辩驳性时表现出不一致性。尽管承认梦是不可理解的和荒谬的，但他自己并不宣称梦是毫无意义的。受某种模糊的感觉驱使，似乎可以这样假定：无论如何，每一个梦均有一种含义，尽管这是一种隐匿的含义；做梦是用来代替思想的某种其他过程，我们只有正确地揭示出代替物，才能发现梦的潜藏含义。

因此，自古以来世俗世界就关心梦的“解释”，在尝试解释

梦的过程中，有如下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到基本采用。

第一种方法把梦内容看做是一个整体，寻求可以理解的、与原来内容在某些方面相类似的另外一种事物去代替它。这就是**"象征性"**的解释梦；但是当这种方法遇到不仅不可理解而且又混乱不堪的梦时，它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了。这种方法可以以圣经中约瑟夫为法老的梦作解释作为例子，七头瘦牛追逐七头肥牛并吃掉了七头肥牛——所有这一切可以用来象征埃及这块土地上要有七个荒年，而且要耗尽七个丰年带来的盈余。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笔下虚构的梦都被设计成这类象征性的解释：它们在一种与可被认识的梦的特征相符合的伪装下，再现了作家们的想法。[①] 主要关注将来和能够预测未来的梦的观念—— 一种古老的梦具有预示性意义的残余，当它通过梦象征性解释得出结论时，这种观念为把梦的含义改变为具有将来含义提供了理由。当然，要讲授有关达到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具有一个灵敏的想法和直觉，因此，对解释梦来说，把象征主义提高到依靠具有独特的天赋的艺术活动是可能的。[②]

第二种常用解释梦的方法则完全不按照上述的要求。它或许

---

① ［1909 年增注］我在威廉·詹森所作的《格拉迪瓦》这个故事中偶然发现，有一些虚构的梦编造得完全正确，在解释时好像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人们真正做的梦。在对询问答复时，作者坦率地承认从不了解我的梦理论。我坚持认为我的研究与这位作者的创作之间的一致性是证明我分析梦正确性的证据。（见弗洛伊德，1907*a*）

② ［1914 年增注］亚里士多德［《梦的预言》2，（英译本 1935，383 页）］对这一联系评论时说：最好的解释梦者是最善于捕捉相似性。因为梦景就像水中倒影，稍一触动就立即消失。最成功的解释梦者能从奇形怪状的景象中探查出真实的东西。（比克森许茨，1868，65 页）

可以描述为“**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做是一种密码系统，按固定的秘诀，其中每一个符号可以译成另一个已知其意义的符号。例如，假定我收到了一封信，参加了一个葬礼。如果我查阅了一本“详梦书”，我发现“信”必须译作“麻烦”，而葬礼应为“订婚”。以后我仍需按这样的方式把破译出的那些关键字联结起来，进而将其结果转译成未来的情况。在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所写的一本有关解释梦的书《解梦》中，人们发现解码过程在发生有趣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转译这种方法的纯机械性质。[①] 这种方法不仅考虑到了梦的内容而且考虑到了梦者的性格和周围环境情况。因此，相同的梦元素对富人、已婚者或

---

① ［1914 年增注］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大约生于公元 2 世纪初。他为我们留下了希腊罗马时代使用过的最完整和细致的释梦研究著作。正如西奥多·冈珀茨（1866，7 页以下）所指出，他坚持解释梦应以观察和经验为根据的重要性，并为他自己的释梦艺术与其他人骗人的释梦方法做出了严格的区别。根据冈珀茨的观点，他的释梦艺术的原则与魔术是一致的，是一种联系的原则。梦中的一件事意味着头脑中所想起的一件事——不用说，是释梦者头脑中所想到的事。由于梦的元素可以唤起释梦者头脑中各种不同的事情，所唤起的事情因释梦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本书描述的我所采用的技术在本质上不同于古代的方法：它把解释梦工作交给梦者本人。它所关心的不是释梦者与梦中某一特殊元素发生联系，而是与梦者相联系。然而，根据传教士芬克狄基的最新报告（1913，516～517 页和 523 页），表明东方现代释梦者也充分与梦者进行合作。他在提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的解释梦的方法时说：“为了给梦做出正确的解释，最高超的详梦者要向梦者问及所有具体的情况，从中发现最重要的情况以便得出正确的解释……总之，这些解梦者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只有在全面了解了所有被问及的问题之后才做出解释。”这些询问中，习惯上包括与梦者最亲密的家庭关系——父母、妻子和子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包括另一类典型问题：“在夜晚你梦前或梦后你是否与妻子性交过？”“释梦中的主要思想是从对立面去解释梦。”

者演说家是一种含义，对穷人、单身汉或者商人又是另外一种意义。然而，解码法的实质在于解释工作不是将梦作为整体来考虑，而是将梦内容的各个部分单独进行考虑，梦好像是一种地质混合物，其中岩石的每一部分都需要分别进行鉴定。毫无疑问，解释梦的破译法的发明肯定是受到不连贯和混乱的梦的提示。①

不容置疑，这两种流行的解释梦的方法都不能用来对梦作科学的处理。象征法在它的应用方面受到限制，不能解释梦的所有方面。至于解码法，一切均有赖于"关键字"——详梦书的可信程度，我们对此无法保证。因此人们自然赞同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观点，就像他们那样，把解释梦视为纯粹空想，而拒绝考虑。②

---

① [1909年增注]阿尔弗雷德·罗比泽克博士对我指出：东方的"详梦书"(我们模仿得非常差)对梦元素的解释是基于大量的音与音、字与字之间的相似性。这些联系在译著中必定会消失，这就解释了我们自己通俗详梦书叙述的不可理解性。在东方古代文明中，双关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雨果·温克勒(著名考古学家)的著作中可对这些作用进行研究。——[1911年增注]古代释梦最好的例子就是基于双关语的作用。阿尔特米多鲁斯[卷四，第二十四章；克劳斯译(1881，255页)]说道："我也认为，阿里斯坦德尔给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梦做出了最令人愉快的解释，当时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由于久攻不下，而感到心烦意乱。亚历山大梦见了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Satyr在他的盾牌上跳舞。阿里斯坦德尔当时正随军出征，就在推罗附近。他将Satyr的希腊文原字一分为二，他鼓励国王坚定不移围攻下去，这样他就变成了该城的主人。"这两个希腊词合起来的意思为"推罗是属于你的。"——确实，梦与语言表达是如此紧密相连，因而费伦齐(1910)如实地评价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梦语言。"一般说来，不能将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认为，我现在的这本书也是同样如此。[1930年增注]可是，纽约的A. A.布里尔以及他之后的几个人，成功地翻译了这本《梦的解析》。

② 在我完成本书原稿以后，我偶然发现了施通普夫(1899)的一本著作，在寻求梦有一种含义并可以得到解释方面，这本书同意我的观点。然而，他是用一种比喻性的象征来进行解释梦，所以他的方法不能保证其普遍有效性。

但我清楚地懂得，我在此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我们常遇到的一些梦例中，古代的和顽固坚持的那些通俗看法似乎比当今流行的科学观点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梦确实具有含义，用科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解释是完全可能的。

我是通过下列途径获得了对这种方法的认识。多年来，我（带着寻求一种治疗的目的）潜心阐明如癔症性恐怖症，强迫观念等疾病的精神病理结构。实际上，我从与约瑟夫·布洛伊尔的通信中获知，有关这些结构（可以看做是病理性症状）被解开后，症状就会自然消失，从此，我就开始这样做了。（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果这样一种病态观念可以追溯到引起疾病发生的病人精神生活中的元素，这个观念就会随之消失。病人就会从这个观念中得到解脱。考虑到其他治疗措施的没有作用和这类疾病的复杂性，我自然而然地沿着这条由布洛伊尔指出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任何困难，直到获得一个圆满的解释。关于这种方法最终所采取的形式和我的工作结果，我将另作报道。正是在这些精神分析的研究过程中，我碰到了释梦这个问题。我要求病人向我汇报大脑中出现的与某一特定主题有关的每一个观念和想法，其中也向我谈到了他们的梦，这样使我了解到，一个梦可以插入到精神链中，在记忆中必须从一个病理性观念去追溯这个精神链。将梦本身看做一个症状并将已经为症状得出的释梦方法应用于梦，这只是走了一小步。

这包括了病人的一些心理准备。我们必须使病人发生两种改变：增加他对自己心理感受的注意和消除平时脑中筛选思想时所作的批评。为了使他能集中注意进行自我观察，他最好能安静地

躺着并紧闭双眼。[①] 必须明确要求他放弃对他自己所感知的所有批评性思想。因此我们要告诉病人，精神分析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注意和报告他头脑中发生的一切，例如，不因由于某个观念他觉得无关紧要或者看上去没有意义而将其抑制，而误入歧途。对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必须抱有完全没有偏见的态度，在事情的原始过程中，正是由于他所持有的批判态度，使得对他的梦或强迫观念或者其他可能的病症得不到理想的解释。

在进行精神分析工作时，我注意到，正在进行沉思的人的整个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正在观察他自己精神过程的人。沉思的人与集中注意力进行自我观察的人相比，具有更多的精神活动。在其他情况上可以见到，正在沉思者表情严肃，眉头紧锁，而自我观察者表情安详。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集中注意力，[②] 但正在进行沉思的人也使用他的批判官能，这使他把感知后出现的某些观念加以排斥；并突然中断其他观念，不使它们追随对它敞开的思想流；并且对那些从不变为意识的东西仍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它们被感知之前将其压下去。反之，自我观察者仅需压抑他的批判官能。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就能抓住无数进入他意识之中的观念，不然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通过这种方法，从自我感知获得的新鲜材料使得解释他的病理性观念和梦的结构成为可能。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是指建立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

① 强调闭上双眼的要求（古老催眠法的残余）很快就被摒弃了。例如，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解释（1904*a*），在此特别指出分析者不要求病人闭上眼睛。

② 有关注意力的功能将在下面讨论。

态中分布着精神能量（即流动的注意力），该状态与睡前状态多少有些类似——无疑也类似于催眠状态。我们入睡时，由于某种在清醒状态下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深思熟虑的（无疑也包括批评活动）活动松弛下来，“不随意观念”便出现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乏”）随着这些不随意观念出现，他们转变成了视觉和声觉景象（参见施莱尔马赫和其他人引用的评论）。[①] 在用于梦和病理观念分析的状态中，病人故意并设法放弃这种转变活动，利用由此节省下来的精力（或者它的一部分），集中去追随现在出现的不随意思维，这种状态——这里的情况不同于入睡——保持着观念的特性。**通过这种方式，“不随意观念”转变成了“随意观念”。**

看上去，采用“他们自己的自由愿望的”观念心灵所需的态度，[②] 和一般情况下对其起反作用的批判功能的放弃，对一些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不随意思维”很容易释放出强烈的抵抗力，阻止他们自身的出现。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那么，诗的创作必定需要一个非常类似的态度。在他与克尔纳通信的一段话中——我们得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席勒（写于 1788 年 12 月 1 日）对他朋友抱怨他缺乏创造力时答复道：“在我看来，你抱怨的原因似乎在于受到你把理智强加于你想象上的限制。我将用比喻更加具体地表示我的看法。如果理智过于严密地检查源源不断来到家门口的那些观念，

① ［1919 年增注］西尔伯勒（1909，1910 和 1912）通过直接观察这种概念转变成视像，对解释梦做出了重要贡献。

② 本段于 1909 年增写，下一段第一句也相应地作了改动。

这似乎是一件糟糕的事，并摧残心灵的创造性工作。孤立地看，一个思想似乎微不足道或非常荒谬，但是在它后面紧接着出现另一个思想，它便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与其他一些可能看上去同样荒谬的思想相结合，它可能形成一个最为有效的环节。理智不可能基于这些形成任何观点，除非它保留思想足够长久，与其他思想联系起来之后再加考虑。另一方面，有一个创造性头脑，理智——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看管，观念于是就匆忙而入，在这时理智才对这些观念进行彻底的审查。你的批判，或者任你把它叫作什么，对于这种短暂的放肆行为应感到羞愧或害怕，这种放肆行为在一切真正的创造性心灵中可以发现，它持续时间的长短将有思想的艺术家与梦者区分了开来。你抱怨你自己没有成果，正是在于你对自己的观念排斥太快，区分得太过严格。”

不过，席勒所描述理智松弛地把守大门，及采取无批判的自我观察的态度，决不是件困难的事。我的大多数病人在我的第一次指导后都能做到这一点。借助记下出现在脑中的观念，我自己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精神能量可以减少批判活动和增加自我观察的强度，其能量的大小可因各人固定在实验对象的注意力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

初步使用这种技术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所要注意的对象必须不是梦的整体，而是梦内容的各个分散部分。如果我对一个新病人说：“你想到些什么与梦有关的事情？”一般说来他会觉得精神世界一片空虚。然而，当我把梦分割成片断向他表示时，他就会告诉我有关每个片断的一系列联想，这些可以称之为梦特定部分的“背景思想”。因此，我所运用的梦的解析方法在这第一个重要方面，与采用象征法的通俗的、古老的、传统的梦的解析方法有所不

同，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相似之处。与“解码法”一样，它用的是**分段**的而非**整体**的解释；像“解码法”一样，它一开始就把梦看成具有复合的特性，看成是精神形成的聚合体。①

在我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肯定已分析过上千个梦例；但是现在我在介绍解析梦的技术和理论时，我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材料。除了这一过程可能会遇到人们的反对，因为这些梦是来自于神经官能症患者，从这些梦做出的推断不能适用于正常人的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迫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我病人的这些梦将指向的主题总是涉及到他的神经官能症病史。因此，每一个梦都必需作长篇的介绍，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病因要素需加以探讨。由于这些问题本身就十分新奇和相当令人费解，这就可能将分散我们对梦问题的注意力。相反，我的打算是利用我对梦目前所作的阐述作为一个最初步骤，来解决神经症患者较为困难的心理学问题。② 然而，如果我抛弃我的主要材料，即我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则留给我的就必定不是什么特殊的梦例了。剩下的是我所认识的正常人不时向我报告的那些梦，还有研究梦生活的文献中援引的其他梦例。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梦进行分析，我实在不能发现梦的含义。我解释梦的过程不像

---

① 梦的解析技术在下文将进一步讨论。也可参见弗洛伊德（1923*c*）的开始两节。梦的解析在治疗性精神分析中采用的技术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1911*e*）中有所讨论。

② 在第七章第五节的开始部分，弗洛伊德通过纲要考虑到了他对这个主题阐明所要遇到的困难，这个纲要已在他的第一版的序言中制定了。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他只能对此置之不理了。尽管他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仍利用了他病人的许多病例，而且不止一次来进行对神经症症状的机制讨论。

通俗的解码法那样简便，解码法按照一个固定的关键字将梦内容中的任何一个片断翻译出来。与此相反，我希望发现梦中同一的片断，在不同的人或不同背景下，可以隐藏着不同的含义。于是我只好求助于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丰富又便利的材料，可以说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有关。毫无疑问，有人会对我的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且还会有人说，他们根据这些梦可以任意得出结论。根据我的判断，实际上自我观察比旁人观察更为有利。总之，我们可以进行试验，看看自我观察对我们解释梦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有其他的一些困难要克服。一个人要暴露自己心灵深处的大量隐私，自然要表现出犹豫不决，也不能保证外人不产生误解。但克服这些迟疑是完全可能的。德尔贝夫说（1885）：“每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去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不清楚的问题。”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我的读者们也将由最初对我言行轻率的关心很快就会让位于醉心于他们渴求弄明白的这些心理学问题的阐释。①

因此，我将着手挑选出我自己的一个梦，来表明我的解释梦的方法。每一个这样的梦，有必要通过一个前言来做出一些评论。——我现在必须请求读者们暂时把我的兴趣当作他的兴趣，追随我，一头扎进我生活中的琐碎小节中去，我们要想了解梦隐藏的含义，这种转换是绝对需要的。

---

① 然而，我不得不补充说，由于上述的限定，就我所知，我从未对自己的任何梦提出过完全的解释。我对我的读者们的鉴别力不过分信任，可能是明智的。

**前　言**——在1895年夏天，我为一位年轻的女士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她与我及我们全家的关系十分友好。人们很容易理解，像这样一种固定的关系可能是医生，特别是精神治疗医生的许多不安感情的根源。如果医生的个人利益越大，那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失败都可导致与病人家庭业已建立的友谊破裂。这次治疗获得了部分成功。病人的癔病性焦虑得到了缓解，但她的躯体症状没有消失。那时我对癔症病人最终治疗结束的标准还不是很清楚，我向病人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她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这样，我们出现了意见分歧，暑假里，我们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来拜访我，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与我的病人伊尔玛及其家庭在她们的乡村度假地呆了一段时间后来看望我的。我问他伊尔玛的情况现在如何，他回答说："她较以前好些了，但还不是很好。"我意识到我朋友奥托说的话话中有话，这使我感到烦恼。我想我从他的话中感觉到了责备的意思，或者由于我对病人的许诺太过分了；不管正确与否，我把奥托站在反对我的立场归咎于他受到了我病人家属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赞成过我的治疗。然而，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悦，也没有表现出不悦。为了证明我自己正确无误，当晚我写出了伊尔玛的病史，将我的看法一同送给了M医生（他是我的一位普通朋友，当时他是我们圈子里的权威）。当晚（或许是次日凌晨）我就做了下面这个梦，醒后我立即将它全部记录了下来。①

---

① ［1914年增注］这是我第一个进行详细分析的梦。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他开始想尝试分析自己的梦（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在埃米·冯·N夫人病历中，5月15日条目所附的一个长注释中可以找到这些尝试，编者导言中引用了本段全文。

## 1895年7月23日—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其中。我立即把她领向一旁，就好像是在回答她的来信，责备她为什么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是自作自受。”她回答说：“你是否知道我现在咽喉、胃和腹部是多么地痛，——我快窒息了。”我大吃一惊，注视着她。她脸色看上去苍白浮肿。我对我自己说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咽喉。她表示出极不情愿的样子，就好像一个装了假牙的女人那样。我想她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后来她及时张开了嘴，在口腔右边我发现了一大块白[1]斑；其他地方在一些明显卷曲的结构上面，附有一块块大片的灰白痂，这些卷曲结构明显具有鼻内鼻甲骨的特征。——我立即把M医生叫了过来，他重新进行了检查，并证明属实……M医生看上去和往常不同；他脸色非常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跛行…… 我朋友奥托现在同样也站在她身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隔着衣服在给她叩诊，他说：“她胸部的左下方有浊音。”他又指出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炎症病灶（尽管她穿着衣服，我也能和他一样能看到患处）…… M医生说：“这肯定是感染，但是不要紧，接着会发生痢疾，毒素就会被排泄出去。”…… 我们也立即明白了感染的来源。不久前，因为她感到不舒服，我朋友奥托就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

① 只有在1942年版中，“白”这个字被删掉了，显然是出了差错。

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面前出现了这个以粗印刷体印刷的处方）…… 注射这类药物不应如此轻率……而且当时注射器可能也不干净。

这个梦与其他的梦相比有一个优点。很明显前一天的事情引起了这个梦。我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有关伊尔玛的病情以及我写她的病史一直写到深夜，在我入睡后这件事仍然在我的脑中活动。然而，仅读了我的前言和梦本身内容的人，都不会理解梦的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伊尔玛在梦中向我陈述的那些症状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些症状同我对她治疗时的症状并不相同。对于注射丙酸无意义的想法以及 M 医生的安慰之词，我都付之一笑。对我来说梦的结尾比开头时更加模糊，速度更快。为了揭示梦的全部意义，有必要对梦进行详细的分析。

**分　析**——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那时我们正在贝莱福度夏，这座房子耸立在邻近卡伦堡[①] 的一座山顶上。这座房子原来是专为招待客人而设计的，因此它的接待室特别高大宽敞，就像一个大厅。我是在贝莱福做这个梦的，就在我妻子生日的前几天。在做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她希望在她生日那天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生日宴会，也包括伊尔玛。因此我的梦预示了这个情景：那天是我妻子的生日，我们在贝莱福的大厅内接待包括伊尔玛在内的许多客人。

我责备她为什么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是自作自受。”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这样说过的，我可能确实这么说的。当时我的看法是（后来我认识到

① 此山为避暑胜地，紧靠维也纳。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对病人说出症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认为他是否接受我的方案与我无关，尽管这个方案关系到治疗的成败。当时，尽管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疏忽，我还是期望能获得治疗的成功，这使得我的生活较为轻松，我认为自己应对此负责，我很高兴我现在已纠正了这个错误。然而，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说的话，表明我所关心的是不应对伊尔玛仍在经受的痛苦负责。如果过错在她，那就不会是我的过错了。这不就是这个梦的主要目的所在?

伊尔玛的主诉：我现在咽喉、胃和腹部是多么地痛，——我快窒息了。胃痛是我这位病人的症状之一，但不是很明显；她更多的主诉是恶心、反胃。至于咽喉痛和腹痛以及喉部阻塞几乎与她的疾病无关。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在梦中选择了这些症状，现在我仍不能做出任何解释。

她脸色看上去苍白浮肿。伊尔玛总是面色红润，我开始怀疑梦中有另一个人取代了她。

我大吃一惊，我对我自己说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人们很好理解，一个专治神经症患者的专科医生总是有这种担心，他习惯上把所有症状归于癔症，而其他内科医生将它们当做器质性症状来对待。另一方面，我头脑中有一丝怀疑，——我不能说出从何开始——我的担心并不是完全认真的。如果伊尔玛的疼痛真是器质性的，我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对她进行治疗了。我只能解除癔症性的疼痛。实际上，我倒是真正希望我的诊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必为我治疗失败而自责了。

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咽喉。她表示出极不情愿的样子，就好像一个装了假牙的女人那样。我想她实际上没有必要这

样做。我从来没有任何机会检查伊尔玛的口腔。梦中出现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对一位女行政人员进行的检查：她初看上去年轻漂亮，但是要她张开嘴巴时，她却千方百计遮掩她的假牙。这使我回想起其他一些医学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一切秘密暴露无遗——弄得双方都不高兴。“我想她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首先这无疑是对伊尔玛的恭维；但是，我怀疑此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人进行仔细地分析，他就会想到自己是否已经尽其所能想到全部了。）伊尔玛站在窗前的情景使我突然想起了另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天晚上，我去拜访她时，我发现她正站在窗子旁，就跟梦中情景一样，她的医生就是梦中的M医生，医生说她有一块白喉粘膜。M医生的形象和粘膜后来在梦中重复出现。现在我想起来了，最近几个月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个癔症患者。确实，是伊尔玛向我泄露了这个事实。我知道她什么情况呢？有一件是绝对肯定的：像梦中的伊尔玛那样，她患有癔症性的窒息感。所以在梦中我把伊尔玛与她的朋友对换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经常有这个想法，她可能要求我为她解除她的症状。但我想这又不大可能，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女子。她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就像梦中那样。另一个理由是她没有必要这样做：她表现出她的身体如此结实，无需别人的帮助完全可以把握自己。仍剩下几个特征：苍白、浮肿、假牙，我不能把它们与伊尔玛和她的朋友相联系起来。假牙使我想起我已提到过的那个女行政人员；现在我感到我一想到坏牙就满意。我然后再想其他的一些人，这些特征可能就是指他们。她又不是我的病人，我也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病人，因为我注意到，她在我面前总

是急促不安，所以我不认为她会是一个温顺的病人。她平时面色苍白，有时看起来好像浮肿，而她身体却非常健康。[①] 因此我将伊尔玛与另外两个同样拒绝治疗的病人进行比较。是什么理由使我在梦中将伊尔玛与她的朋友进行了互换？可能是我希望把她换掉：或许我对她的朋友表示出更多的同情，或许是我对她的聪慧有好感。在我看来，伊尔玛似乎有些蠢，因为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她的朋友则较为聪明，就是说不久她会让步。所以她及时张开了她的嘴巴，而且比伊尔玛对我讲话要多。[②]

我在她咽喉部看到：一大块白斑，上面附着痂的鼻甲骨。白斑使我想起了白喉，同样也想起了伊尔玛的那位朋友，但还使我想起了大约两年前，我的长女的重病以及在那些焦虑日子里的恐怖。鼻甲骨上的痂使我想了我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经常使用可卡因来减轻鼻子的肿胀。前几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女病人仿效我使用可卡因，结果引起了鼻粘膜的大面积坏死。1885 年，[③] 我首次开始推荐使用可卡因，这种推荐引起了对我的严厉指责。这

---

① 仍不能解释的主诉腹痛可以找到第三个人。当然，这个人无疑是我的妻子；腹痛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注意到她急促不安。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梦中我对待伊尔玛和我的妻子并不是十分和善；但这顺便可以为我辩护，我是用和好温顺的标准来评判她俩。

② 我觉得为了了解所隐藏的全部含义，这类梦的解释不应该扯得太远。如果我对这三个人继续比较下去，就会使我离题大远。——每一个梦至少总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点——中心点，那是许多未知事物的连接点。

③ 这是“1884”年的误印（发生在所有德文版），那是弗洛伊德发表有关可卡因论文的日期。有关弗洛伊德的工作与可卡因关系的详细叙述可以见琼斯的《弗洛伊德传》的第一卷第六章。从那里可以看到这位“亲友”是指弗莱施·冯·马索。有关这事件的间接暗示可参见下文。

种药的错误使用加快了我的一位亲友的死亡。这已是 1895 年（做梦的日期）之前的事了。

我立即把 M 医生叫过来，他重新进行了检查。这仅仅反映出了 M 医生在我们圈子中的地位。但是“立即”有必要指出需加以特别解释。它使我想起了在行医中发生的一起悲剧事件。我为一位女病人反复开了当时认为是无毒性作用的药物（索佛那），结果病人发生了严重的中毒，于是急忙求助于有经验的上级同事。这是一个附带的细节，证实了我对这次意外事件印象深刻。我的这位中毒而死的病人和我的长女同名。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发现过，但是它现在对我的打击，简直就像命中注定的报复。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代替好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个马蒂尔德代替了另外那个马蒂尔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好像我在搜集所有材料，作为谴责我自己缺乏医德的证据。

M 医生脸色非常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跛行。这部分内容属实，他那不健康的面容经常引起朋友们的担心。其他两个特征只好用到其他人身上了。我想起了我的大哥，他侨居国外，他的下巴刮得很干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梦里的 M 医生与他十分相似。几天以前，我们得到消息他由于髋关节炎而走路跛行。因此我想必定有某些原因使我在梦中把这两个人混为一谈。我于是想起了我对他俩都有一个脾气不好的共同印象：就是他俩最近都拒绝了我向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

我朋友奥托现在同样也站在她身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正在给她做叩诊，他说：“她胸部的左下方有浊音。”我朋友利奥波德也是医生，他是奥托的亲戚。由于他们二人都在同一医务界工作，注定要相互竞争，也不断要进行攀比。当我仍在一家儿童医

院的门诊部主持神经科工作时，他们二人给我当了好几年的助手。[1] 梦中出现的这一幕过去经常在那里出现。有时当我和奥托正在讨论一个病例的诊断时，利奥波德会给儿童做再一次检查，并且对我们的决定会做出意想不到的贡献。他们俩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就像地主管家布拉西格和他朋友卡尔[2] 的性格差异一样：一个快速敏捷，而另一个则稳重可靠。如果在梦中，我将奥托和稳重谨慎的利奥波德作一比较，我则肯定赞赏后者的优点。把我那不顺从的病人伊尔玛与我认为比她聪明的朋友作一比较，具有相似的性质。沿着梦中展开的思想联系，我现在发现了另一条线索——从病孩到儿童医院。——左下方有浊音使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病例，细节完全相同，在这个病例中利奥波德的详细检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有一种模糊的转移性疾病的想法，但这种想法也有一种提示我想要是伊尔玛就是那个病人该多好。就我所能做的判断，伊尔玛的症状与结核病相似。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炎症病灶。我马上能看出这是我自己肩部的风湿病。当我工作到深夜时，我肯定能感觉到。此外，梦中“我也能和他一样……”这句话非常含糊不清，应该是我在我自己的身上注意到了。我也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块皮肤发炎了。”我们习惯上这样说“左上方炎症”，这指的是肺部，因此再一次提到了结核病。

---

① 有关这家医院的详细情况参见克里斯为《弗利斯通信集》（弗洛伊德，1905*a*）所写导言的第二节。

② 这是曾一度流行的小说《我务农日子的一个古老故事》两个主角，弗里茨·路透（1862—1864）用梅克伦堡方言写成（伦敦，1878 年英译本）。

尽管她穿着衣服。无论如何，这仅仅只是一句插入语。我们在医院检查儿童时自然需要他们脱掉衣服：这与对成年女病人进行检查时的方式形成了对照。听说有一位名医在进行体格检查时，从未叫他的病人脱过衣服。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意思了。老实说，我也不想在此再更加深入地分析下去了。

M医生说："这肯定是感染，但是不要紧，接着会发生痢疾，毒素就会被排泄出去。"我开始觉得这句话很可笑。不过，与其他部分一样，这句话也必须加以仔细分析。当我对它作进一步推敲时，它有许多相同类型的含义。我发现病人患的是局部白喉。我记得我女儿生病时，曾有过局部白喉和白喉的讨论，后者是一种全身感染，由局部白喉发展而来。利奥波德指出的这种全身感染的出现，是从浊音病灶而来的，因此这个浊音病灶可以看做是一种转移灶。我似乎认为，像这样的转移实际上不发生于白喉：它使我想起了脓毒症。

不要紧。这是一句安慰话。从下面所说的话来看，这句话似乎也适合上下文内容：梦的前面内容是我的病人由于一种严重的器质性疾患而受到折磨。我有这么一种感觉，我这样做只是想转移我的责备。精神治疗不应对存在的白喉痛苦负责。不过，我为了开脱我的罪责，竟为伊尔玛想出了如此严重的疾病，这未免太残忍了吧。因此我需要有肯定的必要，最终的结局是圆满的，在我看来，由M医生说这句安慰话是最好不过了。但在这里，我对梦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本身需要解释。

为什么这句安慰话是如此的荒唐？

痢疾。似乎古老的一种理论观点认为，致命物质可以通过肠道排泄出来。对M医生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意想不到的病理

联系，我难道是在取笑他吗？现在其他的一些事使我与痢疾联系了起来。几个月以前，我接诊了一位非常难以诊断的年轻腹泻病人，其他医生曾按“贫血伴营养不良”对他进行治疗。我则考虑是癔症，但我不愿意对他采用我的心理治疗，给他安排了一次海外旅行。几天前，我接到了他从埃及发来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信中说他再一次发病了，医生说他是痢疾。我怀疑这个诊断是错误的，可能是这个粗心大意的医生让癔症给欺骗了。但我不得不责备起自己，把病人弄到那种环境中去，他可能在癔症性肠道失调的基础上又得了某些器质性疾患。此外，“痢疾”（dysentery）和“白喉”（diphtheria）的发音相似——痢疾这个带恶兆的字在梦中没有出现。

是啊，我想起来了，我一定对M医生的安慰性预后“将会发生痢疾，等等”进行了取笑。我回忆起了几年前，他谈起了另一个医生相似的有趣的故事。M医生被他请来对一个垂危病人进行会诊，鉴于他的这位同事过分的乐观态度，M医生觉得有必要指出他已在病人的尿中发现了白蛋白。然而，其他人一点也没有说“不要紧”，他说“白蛋白将会被排出！”　因此，我不再有任何怀疑梦的这一部分是用来对忽视了癔症的医生的嘲笑。尽管证实了这些，进一步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M医生是否认识到他病人（伊尔玛的朋友）的症状也具有癔症的基础呢？这些症状曾被担心是结核病，他看出这个癔症了吗？或者被它骗过了呢？”

是什么动机使我如此之恶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M医生和伊尔玛本人一样不同意我的“方案”。因此我在这个梦中一举报复了两个人：对伊尔玛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

苦，那是自作自受。”而对M医生，则借他之口说出这一荒唐的安慰之词。

我们也立即明白了感染的来源。梦中这些直接的知识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感染只有利奥波德发现，在此之前我们一个都不知道。

在她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朋友奥托给她进行了注射。实际上，奥托曾经告诉我，在他与伊尔玛一家短暂相处过程中，他被隔壁旅馆叫去给一个突然感觉不舒服的人打了一针。这些注射使我再次想起了那位因使用可卡因而中毒的不幸朋友。我建议他在戒除吗啡时，只能内用可卡因（比如口服），不料他立即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

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会想到这些药物呢？在我写病历和做梦的前一晚，我妻子打开了一瓶酒，商标字样为“安娜纳丝”，[①] 那是我朋友奥托送的礼物：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他有送礼的习惯。我想，希望有一天他能找到一位妻子能治好他这个习惯。[②] 由于这种酒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杂醇油味，我不想去喝它。我妻子建议我们把酒送给仆人，但我出于谨慎，反对了这个建议，而且表示出慈悲心地说，他们没有必要中毒。这杂醇油（amyl…，戊基）显然使我回忆起了propyl（丙基），methyl（甲基）等等这一系列，这就解释了梦中的丙基制剂。确实，我在梦

① 我必须补充说明“安娜纳丝”与我病人伊尔玛家的姓非常相似。

② [1909年增注，但自1925年后都删去了。]在这个方面梦并没有成为预言，但另一个方面却具有预言性。因为我病人“未解决的”胃痛，对此我希望不要受到责备，竟变成了由胆结石引起的一种严重疾病的先兆。

中进行一种替换：在闻到戊基之后梦到丙基。但是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可能是合法的。

三甲胺。我在梦中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证明我的记忆力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结构式是用黑体字印出的，好像就是要在前后情节中强调其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那么，它是什么呢，由三甲胺这种方式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何方？它把我引向了与另一位朋友的谈话，这位朋友多年来对我正在创作中的作品非常了解，就像我了解他一样。[①] 他当时向我吐露了一些有关性过程中化学变化的某些想法，在其他一些事情中，他提到了他相信三甲胺是性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因此，这种物质就使我想到了性欲，这个因素我认为是神经失调原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神经失调是我所要治疗的疾病。我的病人伊尔玛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如果我要为我对她治疗失败找借口的话，无疑她的寡居是一个最好的借口，她的朋友们非常乐于改变这种状态。在梦中我将这些牵扯到一起，我感到多么的奇怪。在梦中，我用来替代伊尔玛的另一位女人也是一位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猜测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为什么在梦中如此突出。这么多的重要问题汇集到了这个词上。三甲胺不仅暗指性欲这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且还暗指一个人，我记得每当我的观点处于孤立时，他总是愉快地站在我这一边。确实，这位在我一生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朋友，肯定会在我的这些联想中的其他地方再次出

① 这位朋友就是威廉·弗利斯，柏林的一位生物学家和耳鼻咽喉科专家，在本书出版前那几年，他对弗洛伊德的影响非常大，尽管是匿名，弗洛伊德在文章中经常提到他。参见弗洛伊德（1950*a*）。

现。的确，这是由于他对鼻腔和副鼻窦疾病的后果方面的研究造诣很深。他科学地注意到了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十分显著的联系。（见伊尔玛咽喉部的三个卷曲状结构）我曾要求伊尔玛去他那儿就诊，看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疾病有关。但他自己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感到很担心。无疑这是暗指我隐约记起的、与梦中转移有关的脓毒血症。①

注射这类药物不应如此轻率。此地轻率是直接针对我的朋友奥托。我似乎记得，当天下午他说的话和表情表示出反对我时，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有这么一些想法："他的思想多么容易受到影响！他如此轻率地急于下结论！"——除此之外，梦中的这句话使我再次想起了我那位死去的朋友，他是如此急切地求助于注射可卡因。就像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赞成通过注射使用这种药物。我还注意到了，在指责奥托轻率使用化学药物时，我再次回忆起了马蒂尔德这个不幸的故事，这也给了我用来责备自己的理由。在这里，我明显是在搜集证明我有医德的例子，但是反之亦然。

而且当时注射器可能也不干净。而这又是对奥托的一次指责，但不过是从另一个不同方面罢了。前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位82岁老妇人的儿子，这位老妇人我得每天给她打两针吗啡。② 那

---

① 梦中这一部分还要在下面进行详细分析。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十一节的移置作用机制中，已经用此分析作过例子。此书写于1895年秋，后被收入弗洛伊德(1950*a*)的附录。

② 这位老妇人经常出现在弗洛伊德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见后文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八章（例2和例7）及第十二章（C例2）。在1901年7月8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死亡的消息（弗洛伊德，1950*a*，第145号信）。

时她正在乡下，他儿子告诉我她患了静脉炎。我立即想到可能是由于注射器不干净而引起的炎症。我不禁为我在两年中未曾一次使她发生感染而自豪。我总是想方设法要使注射器干净。总而言之，我是有医德的。静脉炎再一次使我想到了我的妻子，她在一次妊娠过程中发生了血栓。现在有三个同样的情景使我记忆起了我的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马蒂尔德。这些情况的同一性显然使我在梦中把这三个人互相替换了。

我现在已完成了这个梦的解释。[①] 在解释梦的过程中，要对梦的内容和隐藏在它背后的梦念进行比较，我很难抑制比较以后必定产生的所有想法。与此同时，梦的“含义”也对我产生影响。我开始感觉到在这个梦中贯穿了一个意向，而这个意向肯定是我做梦的动机。这个梦实现了我的某种欲望，这个欲望是用前一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所引起（奥托告诉我的消息和我所写出的病历）。梦的结论，也就是我对伊尔玛的病痛不应负责，而是应由奥托来负。实际上，奥托之所以惹恼了我，是由于他说了伊尔玛的病没有完全治好，梦使我有了把指责转嫁给奥托的机会，实现了我的报复。通过陈述了伊尔玛的病情是由于其他因素——梦列出了一大堆理由，这个梦开脱了我对伊尔玛的病情应负的责任。梦实现了我所希望出现的特定状况。因此，梦的内容是欲望的实现，而它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

因此，有关这个梦大致已明了。但对我来说，理解这个梦的许多细节是从欲望的满足这一观点出发的。我报复奥托不仅是由

---

① ［1909年增注］在解释梦的过程中，我没有把梦中发生的全部细节报告出来，这是能理解的。

于他急于站在我的对立面来反对我，通过把他描述为在医疗上（注射）草率仓促，而且还由于他送了我有一股强烈的杂醇油味的劣酒而报复他。在梦中，我发现了将两种谴责合而为一的表达方式：注射丙基制剂。这还不能使我满意，我进一步寻求报复，把他和他最依赖的对手加以比较。我似乎说过："你们两个人我更喜欢他。"但奥托不是我发泄愤怒的惟一对象。我对不顺从于我的病人也进行报复，用聪明温顺的病人代替了她。我也没有让M医生逃脱我表示的不满，通过一个明显的暗示，来表达他对疾病的无知（"将会发生痢疾，等等"）。实际上，我从他身上引起了对另一个更有学识的人（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注意，就好像我从伊尔玛转向她的朋友，从奥托转向利奥波德那样。"让这些人走开！让我挑选另外三个人来代替他们！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些不应有的谴责！"在梦中，通过最巧妙的方式，证明了这些谴责对我是毫无根据的。我不应为伊尔玛的痛苦而受到责备，因为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她自己应受到责备。我与伊尔玛的痛苦无关，因为这种痛苦是由器质性疾病引起的，精神治疗法根本不能治愈。伊尔玛的疾病可以用寡居（参见三甲胺）得到满意的解释，但这种寡居情况是我无能为力的。伊尔玛的痛苦是由于奥托粗心注射了不适当的药物而引起——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伊尔玛的痛苦是由于用不干净的针头注射所致，就像我的那位老妇病人的静脉炎一样——而我的注射从未引起过任何损伤。确实，我注意到，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这些都利于为我开脱）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它们互相排斥。整个辩护——此梦并无他意——使人想起了一个人作过的生动辩护，这个人被他的邻居指控还了一把坏水壶。被告辩护时，首先说他还的

水壶并无破损，然后说他借的水壶上面原来就有一个洞，最后他干脆就说根本就没有向邻居借过水壶。辩护真精彩：只要这三条辩护理由中有一条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个人就必须得到无罪释放。①

其他一些主题在梦中也起着作用，不过与我对伊尔玛疾病的开脱没有显著的联系：我女儿的疾病和我那位与我女儿同名病人的疾病，可卡因的损害作用，我那位正在埃及旅行的病人的疾病，我对我妻子健康的关心和对我兄弟以及M医生健康的关心，我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我对那位患化脓性鼻炎的匿名朋友的担心。然而，当我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时，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入一组单独的观念，可称之为“关心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职业道德”。我记得，当奥托告诉我有关伊尔玛健康状况的消息时，我曾有一丝不快的印象。这一组在梦中起着作用的思想可以使我回顾性地把这些短暂的印象组合成语句。仿佛奥托在对我说：“你没有认真地履行医生的职责，你没有医德，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因此，这一组思想似乎让它任由我支配，这样我就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我是有高尚医德的人，对我的亲戚、朋友和病人们的健康我是如何深切的关怀。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些材料中也包括了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这些回忆支持奥托的指责，而不是为我自己开脱。人们可能会说，这种材料是公正的；不过，在作为梦依据的这一组比较广泛的思想与产生我对伊尔玛疾病无关紧要的愿望这个狭隘的梦题材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

① 在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七章第二节中，弗洛伊德讨论了与本段有关的这个轶闻。

系。

我不会自称我已揭示了这个梦的全部意义或者说我对梦的解释无懈可击。我仍然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梦上，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讨论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我自己清楚从哪儿去追寻思绪。但是，对我自己每一个梦都作详细的考虑会妨碍我继续我对解释梦的工作的探索。如果有人急于责备我言不尽意，我劝告他自己去做比我更加坦率的实验。目前我已满足于获得的这一点新发现。如果我们采用了我已在这里指出的解释梦的方法，我们将会发现，梦确实是有意义的，远非像权威们所说的那样，是大脑部分活动的表现。当解释梦的工作完成时，我们会发现梦是欲望的满足。①

① 在1900年6月12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137号信），弗洛伊德描述了最近一次访问贝莱福，即梦中的那座房子。他写道，“你们可曾想到，总有一天，在屋内会放上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1895年7月24日在此屋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揭示了梦的秘密。”现在似乎还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

我们在穿过一条狭窄的峡谷后，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块高地，大路由此通向不同的方向，每一条道路的前景均非常美好，在此我们可以小憩片刻，思考一下我们应该选择走哪一个条路。[①] 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境界，因为我们征服了解释梦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发现这个突然的发现使我们前景一片光明。梦并不是像那些代替音乐家手指的某种外力击打乐器发出的无节奏声响。它们不是毫无意义，也不是荒谬的。梦也不是指我们贮存的一部分观念在沉睡着，而另一部分观念在开始苏醒。相反，它们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是欲望的满足。它们可以被插入到一条可以理解的清醒的精神活动链之中；它们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心灵活动所构成的产物。

但是，正当我们开始为这一发现而欢欣鼓舞时，源源不断的问题向我们袭来。正如我们通过解释梦所了解的那样，如果梦代表的是欲望的满足，那么，表现欲望满足的显著和奇异形式的来

---

① 在1899年8月6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114号信），弗洛伊德有如下描述："全书的总体计划是按照一种漫步的手法，首先进入黑暗的权威森林之中（在森林中无法看见树木），在里面没有鲜明的观点，容易误入歧途。然后，我将引导读者通过一条布满洞穴曲径小道——我自己的那个充满奇怪的、详细的、轻率的和恶作剧的梦例，然后，突然出现一块高地和广阔的前景及问题："你们要选择走哪一条路？"

源又是什么呢？在转变成当我们醒来时能记得的显梦之前，梦思想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改变呢？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被修改人梦的那些材料从何而来？在梦念中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特殊性又是如何引起的？——比如像它们表现出的相互矛盾（参见借水壶的比喻）。梦能告诉我们内心精神过程的一些新东西吗？梦的内容能更正我们白天所持有的观点吗？

我建议暂时将所有这些问题搁置一边，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继续追寻下去。我们已经知道梦可以被看做是欲望的实现。我们首先所关注的必定是，这是不是梦的一个普遍特性，还是它只不过是偶然发生在我们刚才分析过的、一个特定的梦的内容（伊尔玛打针的梦）。因为，即使我们可能发现每一个梦具有一种意义和一种精神价值，但这种意义在每个梦中并不都相同的可能性必定存在。我们第一个梦是欲望的满足；第二个梦可能变成了一种担忧的实现；第三个梦的内容可以是一种沉思；而第四个梦可能只不过再现了记忆。除了这一个梦外，我们还会发现其他欲望的梦吗？或者除了欲望的梦以外，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梦了吗？

很容易证明，梦在展示它们欲望的满足时往往是不加掩饰的。因此，很久以前梦的语言得不到理解似乎令人感到惊讶。例如，有一种梦，只要我高兴就能将它唤起，似乎做实验一样。如果我在晚上吃了鱼、橄榄或其他一些太咸的食物，夜间我就会因口渴而醒来。但在醒前的那个梦，内容往往相同，那就是我正在喝水。我梦见我正在开怀畅饮，那味道就似久渴后喝甘泉一般。然后我醒来，必定要喝一杯水。这个简单的梦是由口渴所诱发，我醒来后可感觉到口渴。口渴引起饮水的欲望，而梦则实现了我的欲望。梦这样做是在履行一种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睡得很深沉，不

会因为任何身体的需要而把我唤醒。如果我能通过梦见我在饮水来解渴,那么我就不必醒来去解渴。所以,这是一种方便的梦。做梦代替了行动,就像它在生活中别处所做的那样。遗憾的是,我饮水解渴的需要,不能像我对我朋友奥托和M医生进行报复那样,通过梦来实现。但是,这两个梦的意向却是相同的。不久前,我做了一个同样的、但稍有不同的梦。在我入睡前,我就感到了口渴,我便把床头柜上的一杯水一饮而尽。当晚几小时后,我又感觉到了口渴,这一次却不怎么方便了。为了拿到水,我必须起床,走到我妻子那边的床头柜上去拿杯子。我于是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梦,梦中我妻子正用一个瓶子给我水喝。这个瓶子是一个伊特鲁斯坎骨灰缸,它是我在意大利旅行时购买的,早已送给人了。但是瓶里的水非常咸(显然是因为瓶里的骨灰缘故)使得我从梦中醒来。可以注意到,在这个梦中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当。由于它的惟一目的就是满足一个欲望,因此它完全是利己主义的。贪图舒适和方便与体贴别人实际上是不相容的。梦到骨灰缸或许是另一个欲望的满足。我可惜这个骨灰缸不再属于我了——就像我妻子床头柜上的那杯水不能伸手可及一样。这骨灰缸与我口中感到的越来越咸的味道也是相符的,我知道这种味道肯定要使我醒来。①

① 魏甘德(1893,41页)知道口渴梦的出现,因为他写道:"口渴的感觉比其他任何感觉更为精确;它总是引起一种正在解渴的观念。梦中表现的解渴方式各不相同,其特殊形式是来源于某些最近的记忆。在这些梦中,另一个普遍特征是紧随解渴观念之后对想象的解渴所产生的无效深表失望。"然而,魏甘德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梦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总是有益的。有些人在夜间因口渴而醒来,他并不一定做梦;这并不能与我的实验相左。这不过说明了他们没有我睡得那么深沉。——[1914年增注]比较这方面与圣经中以赛亚的联系:"甚至像一个饿汉做梦,梦见自己在吃,但在他醒后,他的灵魂是空虚的。或者像一个渴者在做梦,梦见自己在饮水,但醒来后,很虚弱,但他的灵魂却有胃口。"

像这些方便的梦在我年轻时经常出现。我记得，我长久以来一直习惯工作到深夜，早晨经常醒得很晚。于是，我经常梦见自己已经起床，站在洗脸盆架旁边。过一段时间后，我就能完全意识到自己还真没起床，但同时我仍继续多睡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医生同事像我一样贪睡，向我讲述了一个同样懒散的梦，这个梦表现得特别有趣别致。他住在医院隔壁的一个寓所里，他叫女房东每天早晨准时喊他起床，但女房东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一天早晨，他睡得似乎特别甜。女房东在门口叫道："佩皮先生！醒醒吧，现在是去医院上班的时间了。"他听到叫声后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医院病房里的一张床上，床头的一张卡片上写着："H. 佩皮，医学学生，22 岁"。在梦中，他对自己说道，"我已经在医院里了，没有必要再去医院了。"——然后翻了一个身，继续睡着。他就是这样坦率地承认他做梦的动机。①

在此还有另一个梦，再次说明了在实际睡眠中刺激对梦产生的作用。我的一位女病人，她不得不做了一次下颌外科手术，手术过程很不顺利。医生要求她在她的一侧脸日夜都戴上冷敷装置，可是在她要睡觉时，她往往把它摘了下来。一天，当她又将冷敷装置扔到地板上时，我按要求严厉地批评她了几句。她回答说，"这一次我是真的忍不住这样做的。因为我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正在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演出。但是，卡尔·迈耶先生却躺在疗养所内，痛苦地抱怨着下腭

① 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报告了这个梦，时间是 1895 年 3 月 4 日（1950*a*，第 22 号信）——这是有关梦欲望满足理论的最早记录线索。

痛。因此我想，既然我没有任何痛苦，要这个装置干什么呢，于是我就把它扔掉了。”这位可怜的患者的梦活像有些人在不愉快时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说我们还是说些比这更愉快一点的事吧。”这个梦就勾画出了比较愉快的一件事。梦者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了卡尔·迈耶先生头上，而这位先生是她记得的熟人中最普通的一个年轻人。

在我从正常人那儿搜集到的一些梦例中，同样可以容易地看到欲望的满足。一个了解我的理论的朋友，将我的理论告诉了他的妻子。一天他对我说：“我的妻子要求我告诉你，她昨晚梦见来了月经。你能猜出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当然能猜到，这个年轻的已婚妇女梦见来了月经，就是意味着月经停止了。我非常能肯定，她是想在挑起做母亲的重担以前，还能享受更久一些的自由。这是告诉她第一次怀孕的巧妙方式。我的另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不久前他妻子梦见她注意到了她的背心前有一些乳渍。这也是说明她怀孕了，但不是头一胎。这位年轻的母亲希望她自己这一次能比第一次有更多的奶汁喂养她的第二个孩子。

一位年轻妇女因护理自己得传染病的小孩已数周没有参加社交活动了。小孩康复后，她梦见参加了一个集会，在集会上她遇见的人有：阿方索·都德、保罗·布格特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他们个个都对她很和蔼可亲，并且很风趣。这些作家都与他们的画像很相似，只有普鲁斯特除外，她从未见到过他的画像，他有点像……前天到病房来熏烟消毒的那位防疫官员，他是这么久以来第一个来拜访的人。因此，这个梦似乎可以完全这样解释：“现在该是轻松娱乐的时候了，而不是仍无休止地照料病人。”

这些梦例或许可以足够说明梦仅能理解为欲望的满足，而且

能在许多时候和各种情况下，其意义没有任何掩饰，一目了然。它们大多数是一些简短的梦，与能吸引梦研究者注意力的那些混乱繁杂的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它也给我们一些时间停下来对这些简单的梦进行短暂的思考。我们可以期望在儿童身上找到梦的最简单形式，因为无疑他们的精神活动没有成人那么复杂。我的观点是，研究儿童心理学必定有助于了解成人心理学，就像研究低等动物的结构或发展有助于了解高等动物的结构一样。不过到目前为止，利用儿童心理学去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方面还几乎没有做过精细的工作。

少儿的梦通常[①]只是满足欲望，假如那样，[②] 与成人的梦相比，确实索然无味。少儿的梦不会出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在证明梦的本质是对欲望的满足方面，却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我已经搜集到了一些梦例，材料是从我自己的孩子处获得的。

我得感谢 1896 年夏天那次我们对可爱的乡村哈尔斯塔特[③]作的远足，那次远足提供了两个梦。其中一个梦是我女儿做的，那时她 8 岁半。另一个是她 5 岁 3 个月的弟弟做的。我必须对此先作一说明，那年，我们在奥塞湖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度夏，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饱览达赫斯坦壮观的美丽景色。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蒙尼小屋。孩子们常常用望远镜反复去观看

---

① 这个词于 1911 年所加。关于这个副词在《全集》卷三(1925)中有如下评论："经验表明，仍需要解释的那些变形的梦，在四五岁的儿童中已能发现。这与我们关于在梦中变形的先决条件的理论观点是完全符合的。"

② 在 1911 年前为："因此"。

③ 在上奥地利萨尔兹卡麦古特地区。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看得见。在我们远足前，我对孩子们说，哈尔斯塔特位于达赫斯坦山脚下。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从哈尔斯塔特向埃契恩塔尔进发，一路上景色的不断变化使孩子们兴高采烈，然而，那个5岁的男孩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每一次看到一座新山峰，他就问那是不是达赫斯坦，而我只得说："不是，它不过是山脚"。他问了几次之后，就变得完全沉默不语了。最后干脆拒绝与我们一起爬上陡峭的山路去看瀑布。我猜想他可能是累了。但第二天早晨，他神采飞扬地对我说："昨晚我梦见我们在西蒙尼小屋。"此时，我明白了。当初我在说到达赫斯坦时，他曾经期望，在我们去哈尔斯塔特的路上爬上那座山，并亲眼看看经常在望远镜中看到的、经常谈到的西蒙尼小屋。但是当他发现别人总是用山丘和瀑布来搪塞他时，他感到失望并无精打彩了。这个梦是一个补偿。我试图发掘梦的细节，但梦的内容却是干巴巴的："你得走6个小时的山路。"——这是别人对他说的。

这一次远足同样激起了我那8岁半女孩的愿望，这些愿望也只能在梦中得到满足。我们这一次也带上了邻居一个12岁的男孩去哈尔斯塔特。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伙子了，看上去已有了博得女孩好感的征象。第二天早晨，她告诉了我下面这个梦："真奇怪！我做梦梦见埃米尔是我家的一员了，他叫你们'爸爸'和'妈妈'，而且像男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睡在大房间里。然后母亲走进来，将一大把用蓝绿色纸包装的巧克力棒棒糖放在我们的床底下。"她的兄弟显然没有继承我对梦的理解才能，效法着权威们的样子并声称，这个梦是胡说。但女孩本人则至少为梦的一部分进行了辩护。根据神经症的理论就可以知道她是为哪一部

分辩护："当然，埃米尔是我们家的一员这是胡说。但是，巧克力棒棒糖这一部分不是。"这一点正是我所不清楚的，但此时女孩的母亲给我作了解释。从车站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在自动售货机前停了下来，因为他们已习惯于从这种售货机上购买包着闪闪发光锡纸的巧克力棒棒糖。他们想买一些糖果，但他们的母亲及时决定制止，因为那一天已充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使得这一个愿望只能到梦中去满足。我自己没有看到这件事，但是当我听到我女儿所被禁止的那一部分梦时，我立刻就明白了。我自己听到我们这位举止大方的小客人在路上对孩子们说，要等"爸爸"和"妈妈"赶上他们。小女孩的这个梦将这种暂时的亲属关系当做了永久性的承认。她的情感现在还不足以表现出超越在梦中出现的那种任何其他伙伴形式，她的情感只不过与她同兄弟间的情感一样。至于为什么巧克力棒棒糖被扔在床底下，不问她当然是不可能知晓的。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个梦，它与我儿子做的梦极为相似。做梦者是一个8岁的女孩。她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步行去多恩巴赫,[①] 打算参观罗雷尔小屋。但由于天黑了下来，只得返回。为了不使孩子们失望，他答应他们下次再来。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经过了一个指向通往哈密欧的路标。此时孩子们又要求去哈密欧，但是因为同一原因，为了安慰他们，只好答应他们改日再去。次日早晨，这个8岁女孩走到她爸爸跟前，得意洋洋地说："爸爸，昨晚我梦见你带着我们去了罗雷尔小屋和哈密欧。"她迫不及待地预先实现了她父亲的诺言。

---

① 在维也纳城外小山之间。

这儿有一个同样直截了当的梦，是我的另一个女儿在饱览了奥西湖的美丽景色之后所做的，此时她只有3岁又3个月。她是第一次乘渡船过湖，对她而言，乘船过河的时间未免太短了些。我们到达码头后，她不愿离船上岸，哭得非常伤心。次日早晨她说："昨晚我梦见了我又在游湖。"我们但愿她在梦中游湖的时间使她满意。

我的大儿子在8岁时，梦见了他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他梦见他和阿喀琉斯坐在一辆马拉双轮战车上，狄俄墨得为他们驾驶战车。不出我所料，前一天他姐姐送给了他一本希腊神话的书，他读后兴奋异常。

如果我能把儿童在睡眠中的梦呓也归到梦的名份下，那我在我所收集到的全部梦例中，可列举出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的梦。我那位最小的女儿，她那时才19个月。一天早上她呕吐了，我们要求她一天都不能进食。就在她感到饿的那天晚上，听到她在睡眠中兴奋地喊道："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饼，布（丁）!"那时，她总是习惯先说出她自己的名字来表达她要占有什么东西的想法。这份菜单似乎包括了她最喜欢吃的每一样东西。梦呓中草莓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两次，这是她对家庭健康规定的反抗。它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她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她的保姆把她的不舒服归咎于草莓吃得过多。因此，她在梦中对这个讨厌的意见表示了不满。①

① 不久，这个小女孩的祖母也做了个相似的梦，——她们俩的年龄加起来将近70岁。她因浮游肾所致的疾病要求整天禁食。当晚，她无疑梦到她回到了美好的少女时代，梦见她被"邀请"出席午宴和晚宴，每餐都香甜可口。[小女孩做梦不久，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弗利斯（弗洛伊德，1950*a*，1897年10月31日第73号信。)]

尽管我们确信儿童由于对性欲的无知而感到很快乐，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失望和放弃也是梦的丰富来源，因此这两大主要本能都可以成为做梦的刺激。[①]下面是这一类刺激的另一个梦例。我的一个22个月的侄儿，在我生日那天，人们要他向我祝贺生日，并送我一篮樱桃。这个季节还不是产樱桃的季节，所以樱桃很少。他似乎认识到这是一个为难的任务，他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里面有樱桃"，却并不想把礼物递过来。不过，他找到了一种补偿的方式。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总要告诉他妈妈他梦见了"白兵"，他在大街上曾经很羡慕地注视着一个穿白色大氅的军官。在他送给我生日礼物的第二天，他醒后快活地说道："那个兵把樱桃全给吃光了"，这条消息只能是从梦中得来的。[②]

---

① ［1911年增注］通过对儿童精神生活的仔细研究，我们了解到，幼稚形式的性本能力量在儿童精神生活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被长期忽视了。仔细的研究也使我们对成人回想到童年是否真正幸福有所怀疑。参见我的《性欲三论》（1905*d*）。——（本文中的这一句与其他几段显然不一致，在标准版卷七，编者序言中提及最近的著作时对此已有所评论。）

② ［1911年增注］应当指出，儿童不久就有了比较复杂和模糊的梦，而另一方面，成人在特定环境下常常会有简单幼稚的梦。在四五岁儿童的梦中，有大量意想不到的材料，在我的《对一名5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1909*b*）和荣格的著作（1910*a*）有很好的例证。——［1914年增注］有关对儿童梦的分析性解释也可参见冯·胡克－赫尔穆特（1911和1913）、帕特南（1912）、冯·拉尔特（1912）、斯皮尔雷因（1913）和陶斯克（1913）。比安契里（1912）、布斯曼（1909和1910）、道格里亚和比安契里（1910－1911）也对儿童的梦作了有关报道。特别是威格姆（1909），他强调了儿童梦的趋势是欲望的满足。——［1911年增注］另一方面，在成人发现他处于陌生的环境中时，经常出现幼稚型的梦。因此，奥托·诺登斯科伊德（1904，1，336页以下）在写到他的探险队员在南极洲过冬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内心世界活动在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来没有这么生动和丰富。早晨在我们交换梦幻世界的最新感受时，平时极少做梦的（转下页注）

我不知道动物能梦见什么。但是我的一个学生讲了一个谚语，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谚语值得一提。谚语中问："鹅梦到了什么？"回答是："玉米。"[①]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完整地包含在了这两句话中。[②]

---

(接上页注)人也能说出长长的故事。这些梦的内容都是距离我们现在很遥远的外部世界的事，但它们常常切合我们现在的实际处境。我们的一位队员做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梦，他梦见回到了教室，刻制专为教学之用的小型印章。然而，吃喝是我们梦的主要内容。我们中的一位很自豪他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在晚上他参加了大型宴会，在早晨报告他出席了有'三道主菜的宴会'。另一位梦到了烟草，烟草满山遍野。第三位则梦到了一艘船在宽阔的水面上满帆航行。而另一个梦则值得报道。邮差送来了大量的邮件，对我们为什么需要等待这么长时间作了很久的解释：他把信送错了地方，然后克服很大困难才把信件给找了回来。当然我们还梦到了大量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做的梦和听到的梦最大的特点是缺乏想象力。如果所有的梦能记录下来，肯定具有很大的心理学价值。我们为什么渴望睡眠，这很好理解，因为它能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他最渴望的东西。"[诺登斯科伊德这本书的英译本(1905，290页)这一段作了大幅度的删减。——[1914年增注]根据杜·善里尔(1885，231页)，"芒戈·帕克在一次非洲旅行时，快要渴死之时，不断梦见他家乡潺潺流水的山谷和草地。同样，被困在马德堡监狱中备受饥饿煎熬的特伦克男爵，梦见周围全是丰盛的美餐。参加富兰克林首次远征的乔治·巴克因缺粮而快要饿死时，总是不断梦到丰盛的佳肴。"

① [1911年增注] 费伦齐 (1910) 进一步引用匈牙利的谚语"猪梦见橡子，鹅梦见玉米"。——[1914年增注] 犹太谚语说："鸡梦见什么？——小米。"(伯恩斯坦和泽格尔，1908，116页)

② [1914年增注] 我不是在寻找证明我是梦产生于欲望这种观点的第一人。(参见下一章的开始一段) 认为这种观点重要的人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托勒密一世时代的赫洛菲洛斯医生。根据比希森许茨 (1868，33页)，赫洛菲洛斯把梦分为三类：一类为上帝发的旨意；一类为自然的梦，当心灵形成适合于它的景象并希望它实现时产生的梦；一类为混合性的梦，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渴望的景象出现时，自发产生的梦。J. 斯塔克 (1913，248页) 已经注意到了施尔纳所搜集的并称为满足欲望的梦。施尔纳写到(1861，239页)："梦者的想象迅速简单地满足了她醒时的欲望，这是因为欲望在她的心灵中非常活跃。"施尔纳将这类梦归入"心境的梦"，另外的男女间的"色欲的梦"和"发怒的梦"。毫无疑问，施尔纳认为梦的刺激更重要的是欲望，而不是清醒时的精神活动：他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欲望与梦的本质相联系起来。

可以看出，仅需根据语言的习惯说法，就可以很快弄懂我们这个理论中有关梦的隐义了。确实，日常语言中有时谈到梦时不乏轻蔑之意（“梦是空想”这句话似乎支持对梦的科学评价）。但是总体上，毕竟日常用语中将梦用来祝愿欲望的满足。如果我们发现事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时，我们会高兴地说：“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件事。”①

① 儿童的梦（包括本章提到的那些梦）和幼稚型的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八讲中有所讨论。在他的短文《论梦》（1901*a*，标准版，5，643页以下）也有简短的讨论。

# 第四章　梦的伪装

如果我继续断言每一个梦的意义都是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坚持除了欲望的梦以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梦，我预先能肯定，我将会受到最强烈的反对。

批评家们会说，“把一些梦看做是欲望的满足，这种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梦的研究者们早已知道了这一点。[参见拉德斯托克（1879，137 页以下），福尔克特（1875，110 页以下）、普金耶（1846，456 页）、蒂西（1898，70 页）、西蒙（1888，42 页有关特伦克男爵被囚禁时做的饥饿梦），还有格里辛格的一段话（1845，89 页）。[①] 但是，断言除了欲望满足的梦以外，别无其他的梦，那不过是一个不太公正的推论，所幸这种论调并不难以驳倒。毕竟，有很多的梦充满最痛苦的内容，而没有一点任何欲望满足的迹象。悲观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可能是最反对欲望满足这个理论的人。他在《潜意识的哲学》（1890，2，344 页）中写道：“在入梦时，我们发现清醒生活中的所有烦恼都潜入睡眠状态中。我们发现惟一不进入梦中的事物，是具有一定教养程度的人生活中所具有的科学和艺术的乐趣……”即使一

① [1914 年增注] 杜·普里尔（1865，276 页）引证了一位早期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蒂纳斯说过的话：“当我们的欲望被唤起时，想象随之产生，可以说是向我们展示了欲望的对象。”

些不很悲观的观察家也坚决认为，痛苦和不愉快的梦远较愉快的常见：例如，肖尔茨（1893，57 页）、福尔克特（1875，80 页）等人。确实，两位女士，弗洛伦斯·哈勒姆和萨拉·韦德（1896，499 页）根据她们自己的梦，作出了统计学的处理，可以看出不愉快在梦中占据优势。她们发现 57.2%的梦是“不愉快的”梦，只有 28.6%肯定是“愉快的”梦。而且，除了这些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痛苦带入睡眠中的梦之外，还有焦虑的梦，梦中所有这些最可怕的充满不愉快的感情一直在折磨着我们，直到把我们惊醒为止。这些焦虑梦的最常见的受害者恰恰是儿童，[1] 而你把儿童们的梦描述为不加掩饰的欲望的满足。”

焦虑梦似乎真的推翻了（根据我上一章所举的梦例所得出的）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个概括性结论，而且似乎使所有这样的结论成为荒谬的理论。

不过，要对这些明显带有结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反驳也并不困难。只须注意到这一事实，那就是我的理论根据并不是基于梦的显露内容，而是利用解释梦的工作方法，从隐藏在梦背后的思想推断而来的。我们必须对梦的**显露的**和**隐藏的**内容做一比较。有些梦的显露内容具有极痛苦的性质，但是有谁试图去解释这些梦呢？去揭示隐藏在这些梦背后的思想呢？如果没有，那么，那两种反对我理论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经过解释后，这些痛苦的和焦虑的梦仍然可以证明是欲望的满足。[2]

---

① 参见德巴克尔（1881）的《论梦的幻觉和惊恐》。

② ［1909 年增注］本书的一些读者和批评者的顽固态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无视这一考虑，忽视梦的显露和隐藏内容之间的基本区别。——［1914 年增注］另一方面，文献中再也没有比詹姆（转下页注）

当我们在一项科学工作中，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在原来存在的问题上再加上一个新问题，这往往是一个好计划——就好像把两个胡桃放在一起，比单独一个胡桃反而易于砸碎一样。因此我们不仅遇到这么一个问题“痛苦的梦和焦虑的梦怎么会是欲望的满足的梦呢?”我们经过思考，我们还可以加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具有无关紧要内容的梦，它可以被证实为是欲望的满足，不直截了当地表达它们的意思呢?”例如，以我用长篇文字描述的伊尔玛打针的梦为例，它决不是一个痛苦性质的梦，通过解释，它仍然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欲望满足的梦。但是，它为什么非要加以解释呢？它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本意表现出来呢？初看起来，伊尔玛打针的梦并没有给人留下可以表明是梦者欲望的满足的印象。我的读者们不可能会有这种印象，在我分析之前，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把梦需要解释这种现象称之为“梦的伪装现象”，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梦的伪装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立即会有好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例如，在睡眠中我们不可能直接表达梦念。但是在对某些梦进

---

（接上页注）斯·萨利的文章《启示的梦》（1893，364 页）更接近我的假设了。我在此才初次加以引证并无贬低之意：“梦毕竟不像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一些权威们所说那样，是一派胡言乱语。我们夜晚幻想的混乱集合体均有显著的意义并传递新的知识。就像密码中的某些字母，在仔细审视下，梦的表面现象就失去了它最初看上去的荒谬性，表现出它的严肃性的、可理解的信息一面。或稍微改变其形态，我们可以说，梦象重叠抄本一样，梦在其无价值的表面特征下，暴露出它的古老和珍贵的传递信息的痕迹。”（弗洛伊德把最后两句印成分隔体）

行分析之后，迫使我们对梦的伪装采用另一种解释。我将以我自己的另一个梦来证明这一点。这会再次暴露我的一些言行失检之处，但是，能对此问题做出完全的解释，也足以弥补我的个人牺牲了。

**前　言**——1897 年春天，我听说我们大学的两位教授推荐我任特别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①]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因为这意味着两位知名人士已认可了我，这不能归于个人间的关系了。但是我立即警告自己，对此事不能寄予任何希望。在过去的几年里，部长并没有重视这种推荐。而且有好几位同事，他们资历比我高，能力至少也不亚于我，一直徒然地在等待着这项任命。我没有理由相信我会比他们更幸运，因此我决定对此事听之任之。我知道，我不是个有野心的人，即使没有这种头衔带来的好处，我对自己职业上的成功也感到心满意足。更主要的是我不能说葡萄是甜的还是酸的，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望尘莫及。

一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来拜访我，我把他作为我的前车之鉴。他推荐为教授候选人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医生有了教授这个头衔，简直被病人当做是半神的人物了。然而，他不像我那样听天由命，他习惯于时常到部长办公室

---

① 大致相当于助教。在奥地利，这些任命是由教育部长做出的。这一推荐弗洛伊德在 1897 年 2 月 8 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 1950*a*，第 58 号信）中提到过。而梦本身在 1897 年 3 月 15 日的信中（同上，第 85 号信）中提到过。——当然，下文提到的“宗教问题”与反闪米特族主义情绪有关，这在 19 世纪末在维也纳已经很流行了。

去，对当局对他的晋升问题表示尊重。他这次来拜访我之前又一次到部长那儿去了。他告诉我，这一次他把一位高级官员逼得没有退路，他开门见山地质问到，他迟迟不能晋升是否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答复是这样的：鉴于目前感情状况，无疑，目前阁下暂时不能得到这个职位；等等。我那位朋友最后得出结论："我至少知道了我目前的处境。"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新鲜，但它肯定加强了我听天由命的态度，因为宗教问题同样适用于我自己的情况。

访问后的次日早晨，我做了下面这个梦，其中梦的形式特别奇特。它包括了两种思想和两个形象，每一种思想后面都紧接着一个形象。但在此处我只报导梦的前半部分，因为梦的另一部分与我现在讨论的目的没有联系。

1.……我的朋友R是我的叔叔。——我对他感情深厚。

2. 在我面前我看到了他的面孔，面孔有些变形。它似乎拉长了一些，满面黄色胡须，特别显眼。

接着出现两个其他片断，又是一个思想后面紧随着一个形象，在此省略不谈。

**解　释**——在早晨的这段时间里，当我想起这个梦时，我放声大笑并说道："这个梦真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个梦整天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到晚上，我开始责备起自己来："如果你的一个病人在解释自己的梦时，除了只会说梦是胡说，不会再发现其他的东西，你一定会责备他，而且怀疑在梦的背后隐藏了他设法使自己不去意识到它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自己。你认为梦是在胡说，那不过说明了你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抗拒解释梦的力量。可不能像这样把自己搪塞过去。"

现在我就开始解释。

“R 是我的叔叔。”这话意味着什么呢？我从来只有一位叔叔——约瑟夫叔叔。[①] 他有一段伤心的故事。30 多年前，一次他急于赚钱，参与了法律严格禁止的交易，他为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父亲因忧伤过度，头发在几天内就变得灰白了。他经常说约瑟夫叔叔不是坏人，只是一个受人利用的大傻瓜，这就是他说的话。所以如果说梦中我的朋友 R 是我的叔叔，那不也就是说 R 也是个大傻瓜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非常讨厌！但是，我在梦中看到了这副面孔，长长的脸形，黄色的胡须。我叔叔的确是这么一副面孔，长长的脸，漂亮的黄胡须。我的朋友 R 原本十分黝黑，但是当黑发开始转成灰白时，也就逐渐失去了青春的光泽。黑色的胡须一束一束地经历了令人伤感的颜色变化：首先变成红棕色，再是棕黄色，然后才变成灰白色。我的朋友 R 的胡须此时正在经过这个阶段——顺便插一句，我也是如此，我非常懊丧地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在梦中我见到的这张脸，我立即想到了是我朋友 R 和我叔叔的脸，就像高尔顿的合成照相术（为了突出家庭成员面孔的相似性，高尔顿经常将几个面孔同时曝光在一张底片上）。所以，毫无疑问我真地把我朋友 R 当成一个大傻瓜——就像我叔叔约瑟夫一样。

我仍然不明白这种比较的目的何在，但我却要努力探索下

---

① 看到我的记忆方式——我的清醒记忆，为了分析在这里受到限制，真是令人吃惊。实际上，我知道我有五位叔叔，我只喜爱和尊敬他们中的一位。但是在我克服了解释梦的抵抗力的这一刻，我竟对自己说，我从来就只有一位叔叔——就是梦中所说的那一位。

去。它毕竟进行得还不深入，因为我叔叔是一个罪犯，而我的朋友R的名声则无可非议…… 只有一次，他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个男孩被罚款。我能把这次过错放在心上吗？如果把这些来作比较，岂不可笑吗。现在，我又记起了几天前我与另一位同事N的一次谈话，我现在想起来了，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我在大街上碰到了N，他也被推荐接受教授这个职位。他听到了我被推荐的消息，向我表示了祝贺。但是我坚决回绝了他的好意。我说，“你最不该与我开这种玩笑，你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应该知道，这种推荐是怎么一回事。”他开玩笑地回答道：“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件事上肯定是有不利于我的原因。你不知道有个女人曾到法院去告我了吗？我不必使你相信这个案子已被驳回了。它完全是一次卑鄙的敲诈。我尽力使原告免受处罚。部长可能会把这个作为托词不任命我。而你的品行却是无懈可击的。”从这里我明白了谁是罪犯，同时也弄清楚了应该如何去解释梦，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我叔叔约瑟夫代表了那两位未被任命的同事——一个是傻瓜，另一个是罪犯。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被表现出来。如果我的朋友R和N是由于“教派”的原因而迟迟得不到晋升，那么我自己的晋升也成了问题。然而，如果我将这两个朋友不能晋升归于另外的原因，那些原因与我无关，那我仍然还有晋升的希望。这就是我的梦所采取的步骤：它使我的一个朋友R变成傻瓜，使另一个朋友N变成罪犯，而我两者都不是，我与他们俩人全无共同之处。我可以为我被任命为教授而欢庆，我也就可以避免了当局对R所作的那种不幸的结论会落到我的头上了。

但是我觉得，我仍应把这个梦的继续解释下去。我感觉我还

没有做出满意的解释。我为了使自己能获得晋升，我竟心安理得地贬低我平素尊敬的两位同事，这使我深感不安。然而，当我认识到我梦中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时，我对自己行为的不满也就消失了。如果以为我真把 R 当成一个傻瓜，或者真的不相信 N 对敲诈的解释，那我会不顾一切进行反驳。其实我也不相信伊尔玛会因奥托为她注射了丙基制剂而病情恶化。这两个梦所表达的不过是**我所希望满足的欲望**。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个论点，在后一梦中比前一个梦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在这个梦的结构中，更巧妙地利用了实际的事实，就好像那些编排周密的诽谤之词，使人感觉“里面肯定有什么”。因为他同系的一位教授投票反对我的朋友 R，而我的朋友则是无意中为我提供了诽谤的材料。不过，我必须重申，这个梦似乎仍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

现在我记起了梦中还有一个片断在解释时被忽略了。在出现了 R 是我的叔叔这个概念以后，在梦中我对他就有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对谁的呢？实际上，我对约瑟夫叔叔从来没有丝毫感情。我倒是喜欢我的朋友 R，多年来，我一直对他很尊敬。但是，如果我走到他跟前，向他表达我在梦中的那份亲热感情，无疑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如果我的感情是针对他的，那我觉得是不真实的和夸张的，就像我把他的人格与我叔叔的人格混合起来去判断他的智力一样。虽然**在此**夸张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现在我开始有了新的目标。梦中的感情并不属于隐含的内容和隐藏在梦背后的思想。它与它们正好相反，目的在于掩饰对梦的真正解释，这可能恰恰是梦的**存在理由**。我记得我是如何不情愿对这个梦进行解释，我是如何对解释进行拖延并认为这个梦纯粹是胡说八道。我的精神分析治疗经验告诉我，正是这种放弃的态度需要进行解

释:作为判断,它没有价值,它只不过是感情的流露。如果我的小女儿不想要我们给她的苹果,她就会说苹果是酸的,一口也不尝。如果我的病人像我女儿那样,我知道他们所关心的观念正是他们试图要压抑的观念。我的梦也是如此。我之所以不想对它进行解释,就是因为解释包含了某些我所反对的内容。当我完成解释以后,我也就知道了我一直在极力反对什么——那就是说,认为 R 是一个大傻瓜。我在梦中对 R 的感情并非来自隐藏的梦念,无疑是来源于我自己的这种不情愿感情。如果在这方面我的梦从隐蔽内容上被伪装了——伪装到了它的反面,那么,在梦中表现出来的感情就起到了伪装的作用。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伪装表现出是精心安排的,而且是一种掩饰的手段。我梦中的思想包含着对 R 的诽谤,为了我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在梦中出现的是诽谤的对立面,一种对他的温柔感情。

这个发现很可能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第三章所列举的梦例表明,也存在着一些不加掩饰的满足欲望的梦。但是在某些欲望满足难以被识别的梦中,那些欲望已经进行了伪装,这一定是梦者对这个欲望具有某些自我保护的愿望。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欲望为了表现自身,除了进行歪曲之外,就别无其他办法了。我试图找出这种内心精神活动相应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在哪里才能找到与这种精神活动相似的歪曲现象呢?只有在两人相处时,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一定的权力,而另一人非得屈从时,这时才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人就会对自己的精神活动进行歪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它加以掩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很大部分就是这种掩饰。连我在为读者们解释我的梦时,也不得不采取这种类似的伪装,甚至诗人也抱怨这种伪装的必要

性：

你所知道的最高真理，
却不能对学生们直言。[①]

政论家要把某些令人不愉快的真相告诉给当局时，也会处于相同的境地。如果不加以掩饰直接说出真相，当局对他们的言论必然加以制止；如果口头已经发表了，当局事后必会制裁；如果打算印刷出版，则事先予以查禁。作家必须警惕这种稽查，[②]他在表达言论时，必须以缓和的语气或进行歪曲。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根据稽查的宽严程度和敏感性，或者只需约束一下攻击的形式，或者采用暗喻的形式代替直接的陈述，或者在某种故作无辜的伪装下，隐藏他实事求是的声明：例如，他可以描述两个中国清朝官员间的激烈辩论，而在他的心目中指的是本国的官员。稽查制度越严厉，掩饰的手法也就越多种多样，而使读者们理解真意的手法也就越巧妙。[③]

---

① 歌德《浮士德》中（第一部分第四场）魔鬼梅菲斯特的两句话。弗洛伊德非常喜欢这两句话。本书下文又应用一次。他在1897年12月3日和1898年2月9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77号和第83号信）已经引用，直至他的晚年，在1930年接受歌德奖时，他又将这两句话应用于歌德本人（弗洛伊德1930*a*）。

② 这个第一次出现用于梦的比喻，在弗洛伊德论防御的神经精神症（1896*b*）的第二篇论文末尾有关妄想狂处再次应用。在《癔症研究》中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所写的有关精神治疗的那一章第二节中，应用则更为广泛。

③ ［1919年增注］医生冯·胡克－赫尔穆特夫人（1915）记录了一个梦，它也许比其他任何梦更能证明我选择命名法的正确性了。在这个例子中，梦的伪装采取了邮政检查员的手法，删去认为不合法的段落。由于邮政检查开了天窗，使得被删除的段落变得不能阅读。梦的稽查作用则为不可理解的喃喃之声代替了。为了使这个梦明白易懂，我必须加（转下页注）

稽查作用和梦的伪装这两种现象在细节上如此相一致这一事实，使我们相信它们是由相同的原因所决定的。于是我们可以假

---

（接上页注）以解释。梦者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受人尊重的妇人，50岁左右，她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大约在12年前去世。儿子们已长大成人。在做这个梦时，一个儿子正在前线服役。

这个梦是关于战时“爱的服务”（“Liebesdienste”首先的含意是“慈善服务”，如“无偿服务”。但在此这个词显然另有含义）。“病人来到第一军医院，对门口的警卫说要进院服务，必须和院长谈一谈（说了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姓名）。她在说话时，着重了‘服务’这二字，警卫立即明白了她所指的是‘爱的服务’。因为她已是一个老妇人了，所以警卫有些迟疑，最后还是允许她进了院。但是，她没有去见院长，而是走进一间宽大黑暗的房间内。室内有许多军官、军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一张大餐桌旁。她对一名军医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们马上领会了她的意图。她梦中所说的话是：‘我和维也纳的许多妇女和姑娘准备给士兵、军官和其他人等……’，最后的话变成了喃喃之声。然而，她看到军官们既困惑又怀恶意的表情时，便知道他们已领会了她的意图。她又继续说道，‘我知道我们的决定看上去古怪，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真意的。战场上的士兵，绝对不会有人问他是否愿意战死。’接下去是几分钟令人难堪的沉默。一名军医用两臂抱住了她的腰，说道，‘夫人，假如真是这样，那……（又继以喃喃之声）’她挣脱了身，想道，‘他和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于是回答说，‘天啊，我是个老妇人，或许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另外，有必须要考虑的情况是：年龄必须受到尊重，我一个老妇人……他还仅仅是个孩子，绝对应该……（喃喃声），简直太可怕了。’军医说，‘我完全明白。’但是有几个军官，（其中有一个在年轻时曾经追求过她）都放声大笑。这位太太于是要求与院长见面，把事情说清楚。院长是她认识的人。但使她吃惊的是，她竟然想不起来院长的姓名了。然而，那位军医十分彬彬有礼地把她引过一条狭窄的螺旋形铁梯，从暗室直接引上了二楼。在上梯时，她听到一个军官说，‘不管一个女人的年龄大小，能做出这个决定是惊人的！应该向她致敬？’她感到自己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她正在爬一个没有尽头的铁梯。——这个梦在几个星期内重复了两次，但据这位太太说，梦虽有些变化，但变动之处全是无意义的或无关紧要的。”［对这个梦的进一步评论，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九讲。］

设，每个人的梦是由两种精神力（或可描述为倾向或系统）支配的。其中一种力量构成欲望用梦来表现出来。另一种力量则对梦中的欲望实行稽查作用，迫使欲望不得不通过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需要探究的是行使稽查作用的这第二种能动作用的力量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意识到在分析之前，我们意识到的不是隐藏了的梦念，而是梦的记忆中的梦的显像，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第二种能动作用的特权就是让梦念进入意识。不通过第二种能动作用，似乎看来第一系统的任何观念不能达到意识，而要通过第二种能动作用，又必须由该形式行使权力，把寻求进入意识的思想改变成为它认为合适的形式。于是，有关意识的“实质”，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我们把事物变成意识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不同于或者独立于表象或观念形成的过程。我们把意识看成是感知一切来源资料的一种器官。可以证明，这些基本假设也是精神病理学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在后面还要对这个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讨论（见第七章，特别是第六节以下）。

如果我们能接受所描述的这两种精神能动作用，以及它们与意识的关系，那么我在梦中对我朋友 R 的那种特殊感情与政治生活完全相似，在解释梦的过程中我对朋友 R 是那般的侮慢无礼。让我们设想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统治者精心想拥有他们手中的权力，对公众舆论时刻保持着警惕。人民反对一个不得民心的官吏并要求他下台。但是统治者为了表示对群众愿望的无视，此时毫无理由地赋予那个官员特殊的荣誉。同样，那种控制着接近意识的第二种能动作用，使我用一种超乎异常的感情突出我的朋友 R，这是因为属于第一系统的欲望冲动那时由于其自身的特

殊原因，而把他贬斥为一个大傻瓜。[1]

以上考虑使我们觉得，通过解释梦可以使我们获得在哲学中难以得到的有关精神结构的结论。然而，我现在不想沿着这条思路推论下去（在第七章再详细讨论）。梦的伪装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楚了，我将立即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充满不愉快内容的梦可以用欲望的满足来加以解决。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出现了梦的伪装，又如果不愉快内容的作用只是在于掩盖某种希望的对象，这种解决是可能的。请记住我们提出的两种精神能动作用的假设，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设想，不愉快的梦事实上是某些内容使第二种能动作用感到不愉快，但同时又满足了第一种能动作用某些方面的欲望。就每个梦都起源于第一种能动作用而言，它们都是表示欲望的梦，第二种能动作用与梦的关系是一种防御的关系，而不是创造的关系。[2] 如果我们仅限于考虑第二种能动作用对梦产生作用，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理解这些梦。而梦的研究者们对梦中出现的所有难题仍将悬而未决。

---

① ［这个梦在后面继续加以分析——1911 年增注］这种描述为伪善的梦，在我本人和其他人的梦中并不罕见（这些梦在本书后文将作进一步讨论）。我在致力探讨某个科学问题时，有时连续好几个晚上被一个杂乱无章的梦所困扰，我梦到了与一位绝交多年的朋友重修于好，直到第四或第五次时，我才终于理解了这个梦的含义。这个梦的本意是要我放弃心中对那个人的多余考虑，要我完全把他忘记，而却伪善地伪装成了其反面。我曾在别处报告了（1910，1）一个“伪善的俄狄浦斯梦”，一个男人在梦中，他隐藏在梦念中的敌对冲动和死亡欲望给明显的温柔感情取代了。另一类伪善的梦将在后面第六章中提及。［这个脚注中提到的朋友明显是指弗利斯。参见弗洛伊德和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 1950*a*）中克里斯的导言第四节。］

② ［1930 年增注］后文我们也提到相反的例子，即梦在第二种能动作用方面也表现了一种欲望。

每个特殊的梦经过分析后，必定可以重新证明梦确实具有代表欲望满足的一种神秘意义。因此我将选择几个含有不愉快内容的梦试加分析。其中有几个是癔症病人的梦，因此需要较长的序言，有时还需要增加一些段落去深入探讨表现癔病特征的精神过程。为了表明我的论证，这种困难的增加是必然的。

前面已经说到，在我对一名精神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时，我们之间经常要讨论他做过的梦。在讨论过程中，我必须对他进行各种心理解释，以便了解他的症状，结果我往往会遭到患者们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其程度并不亚于我的同行们做出的批评。我的病人一致反对我这种梦是欲望满足的说法。下面我援引几个梦例来反驳我的理论：

一个聪明的女患者说："你总是对我说梦是欲望的满足，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梦，情况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我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梦，看你如何能使它与你的理论相符合？这个梦是这样的：

'我准备举行一次晚宴，可是家中除了一些熏鲑鱼外，找不到任何其他东西。我想出去买些菜肴，忽然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所有商店都不开门。接着我打电话给餐馆叫送些酒菜来，可偏偏电话发生了故障。结果我只好放弃了举办晚宴的打算。'"

我回答说，当然能，只有通过分析后才能明白这个梦的意义。尽管我承认，这个梦乍一看还相当合理和连贯，好像与欲望的满足正好相反。我问道："但是，是什么事情引起这个梦的呢？你知道，我们发现，一个梦的刺激往往来源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分　析**——我病人的丈夫是一个老实能干的肉商。前一天他对她说，他越来越胖了，想开始进行减肥治疗。他提出要早起，

做体操，控制饮食，更重要的是不参加晚宴。——她笑着补充说，她丈夫在他固定用午餐的餐馆认识了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坚持要为他画一幅画像，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动人的面孔。他丈夫以他固有的直率态度感谢了他，他丈夫确信一位漂亮动人女郎的屁股都会比他的整个面孔对画家更有吸引力。[①]她此时深爱着她的丈夫，并就此取笑了他一番。她还恳求他不要给她买鱼子酱。

我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她很久以来就渴望在每天早晨吃到鱼子酱三明治，但又不愿意为此破费。当然，如果她向她丈夫开口的话，他马上就会满足她的要求。但是恰恰相反，她请求她丈夫不要为她买鱼子酱，以便她还能开他的玩笑。

这个解释对我来说太缺乏说服力。这样一个不适当的解释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它使我想起了受伯恩海姆催眠的患者。当一个患者执行催眠后的建议，并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并不会回答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不得不捏造某些显然是不恰当的理由。我的病人和鱼子酱之间无疑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我看出了她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被迫编造了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欲望。她的梦表现出了这个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但是她为什么坚持要一个未满足的欲望呢？

至此所引出的联想还不足以解释这个梦。我要求她继续说下去。她停顿了片刻，好像是在努力克服某种阻力，然后好继续对

---

① 参见谚语“要坐着画像”和歌德的诗句：

如果没有屁股，／这位贵人怎能就坐？

——《托达利塔特》(1814—1815)。

我说。前一天她拜访了一位女友，由于她丈夫对她的女友非常赞赏，她承认对她怀有嫉妒之意。所幸这位女友长得骨瘦如柴，而她丈夫喜爱体态丰满的女人。我问她，你这位瘦弱的女友谈了些什么？她回答说，这个女人当然希望她能长得丰满些。她女友还问她："什么时候你再邀请我们吃饭？你做的菜总是那么好吃。"

这个梦的意义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于是，我可以对我的病人说："其实当她向你提出要你请客时，你心里已在想：'你想得真好，我请你到我家吃饭，你就可以长胖，这样就可以勾引我的丈夫了！我再也不会请你参加晚宴了。'这个梦告诉你的正是你无法举办晚宴，从而满足了你不想使你的女友长胖的愿望。你丈夫为了减肥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宴会的邀请，也使你明白了一个人是吃了别人餐桌上的食物后才长胖的。"现在，除了要证实这个结果的某些巧合外，一切都清楚了。梦中没有得到解释的还有熏鲑鱼。我问她："熏鲑鱼是怎么入梦的?"她回答说，"啊！熏鲑鱼是我那个女友最喜欢吃的食物。"我恰好自己也认识谈论的这位女士，确实知道她舍不得吃熏鲑鱼，如同我的病人宁愿省钱不去吃鱼子酱一样。

这同一个梦，如果再考虑到一些附加细节，还可获得另外一种更为精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彼此并不矛盾，而是基于同一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梦和其他精神病理结构一样，通常包含着多种意义）。我们都知道，我的病人在梦中放弃某种欲望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试图放弃某种欲望（鱼子酱三明治）。她的女友也表示了一个欲望——长得丰满一些。因此如果我的病人梦见她的女友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我的病人她的欲望就是希望她女友的欲望（增加体重）

得不到实现。然而，代替这一点的是她梦到了她自己的一个欲望没有能得到满足。因此，如果我们假定梦中这个人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女友，她只不过是用自己替代了女友，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她把自己与她女友“等同起来”，梦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我认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现实生活中使自己的一个欲望得不到满足，正是这种“等同”（identification）的证明。

什么是癔症的自我等同，需要对此作较为详细的解释。自我等同在癔病症状的发生机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能使病人在他们的症状中不仅表示出他们自己的体验，而且还能表现出其他许多人的体验。他们仿佛能感受着一大群人的痛苦，就像一个人在戏剧中扮演了许多角色。有人认为这不过与癔症性模仿（hysterical imitation）相类似，即癔症患者有能力模仿别人身上出现的、给他们留下注意的——即同情的任何症状，似乎可以加强到再现一样。然而，这只不过是向我们表明了在癔症性模仿中精神过程所遵循的途径。但是途径本身与遵循这一途径的精神活动并不是一回事。精神活动比癔症性模仿的普遍性要复杂得多，它是由推论而得出的潜意识，可以举一例子使它更加明白。假设一个某种特殊类型抽搐的女病人与其他病人同住一个病房。如果这位医生某天早晨发现其别的病人也出现了这种特殊类型的癔症性抽搐，他会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别的病人看见了这个症状，加以模仿的结果。这是一种精神影响（psychical infection）。”这话没错，但这种精神影响是按下述途径产生的：一般说来，病人相互之间的了解要超过医生对任何一个病人的了解。在医生查房以后，她们就会彼此询问。假设某一天有个女病人的病发作了，

于是其他病人很快会发觉，这一次发作是由于一封家信、一段不愉快的爱情回忆等等所引起。她们的同情心被唤起了，并在潜意识中作了如下的推论："如果像这样的原因可以引起这种病的发作，那我也会有这种发作，因为我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个推论能进入意识，就很可能产生**担心**也会发生这种发作。然而实际上，这种推论是在一个不同的精神领域中产生的，结果是，所担心的症状便真正发生了。因此，自我等同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它表现为一种相似性，是源于潜意识中保留的某些共同元素。

在癔症中应用得最多的自我等同是来表示**性**的等同。一个癔症女患者最容易（虽然不是惟一的）出现的症状是自我等同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或者等同于与同一个男子发生过性关系的其他女人。语言中惯常用"宛若一体"来描写一对情侣，就包含了这层意思。癔症的性幻想，就好像在梦中一样，患者只需要有性关系的**想法**，而不必有实际的性关系发生，就足以达到自我等同的目的了。因此我对病人的梦进行讨论，是遵循着癔症病人的思想过程的原则，即由于产生了对女友的嫉妒（她自己也承认这是不公平的），自己便在梦中代替了女友的位置。她通过编造出的一个症状——放弃的愿望使自己等同于她。这个过程可以这样阐述：我的病人在梦中取代了她女友的位置，是因为她女友取代了她与她丈夫的之间的位置，及由于她（我的病人）想替代她女友在她丈夫眼中的地位。[①]

---

① 我在这里插入这一段有关癔症的精神病理学论证，不禁有些后悔。对它们的阐述是片断的，脱离了上下文关系，只见树木不见森（转下页注）

我的另一位女病人，她是我所有患者中最聪明的一位，她做的梦与我的理论有所冲突，这个梦解决得非常简单。但却是按照这同一个方式：即一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意味着另外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一天我向她解释梦是欲望的满足。第二天她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和她的婆婆一起去乡村度假。我知道，她极不愿意与她婆婆去度暑假。并且前几天，她已经在很远的地方租下了一间房子，成功地避开了她婆婆。而现在她做的梦与她所希望的解决办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与我的理论——梦是欲望满足岂不是完全互相矛盾吗？无疑，要解释这个梦只有根据梦的逻辑推论。这个梦表明我错了。**但是，我发生错误正是她的愿望所在，她的梦表明了她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然而，她希望我发生错误的愿望通过与她度暑假发生联系得到了满足，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以前的某个时间，我对她的材料进行分析后，推测到在她生活中某个时期，发生过导致与她目前疾病有关的某一重要事情。她开始时矢口否认，说因为她再也回想不起这件事了。但是不久，她不得不承认我的判断是对的。因此，她希望我犯错误，而这个欲望转变成了她和她婆婆一起去乡村度假的梦，与她

---

（接上页注）林，可能没有预期的效果。但如果能指出梦与精神神经症二者的密切关系，也就算达到目的了。——[这是弗洛伊德初次在出版物中有关自我等同的论证，虽然他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更早地提到了这一问题（如1897年2月8日第58号信和1897年5月2日的手稿L）。虽然他在以后的著作中也曾只言片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但在这一次之后，他对这主题更为详尽的讨论已是20年之后了。——参见《群体心理学》第七章（弗洛伊德1921*c*），本书后文还讨论了作为梦的工作一部分的自我等同的不同主题。]

那个充足理由的愿望很相呼应，希望她那时首次意识到的那件事永远不要发生。

对一件小事我大胆进行了解释——没有经过任何分析，只凭猜测。这件小事发生在我的一个中学同班朋友身上。有一次，他听了我在为数不多的听众面前的演讲，我阐述了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个新观点。回家后他梦到**他的诉讼案全部败诉**（他是个律师）。后来他以此来反驳我的理论。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一个人毕竟不能**全部**胜诉吧！”但我私下在想，“同窗 8 年，我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他成绩平平，忽上忽下。从学生时代起，他不会就有这样的愿望，希望**我**有朝一日会跌得很惨吧。”

一位病人也提出了一个悲伤的梦，用来反对我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个理论。

病人是位年轻女郎，她说，“你可能记得，我姐姐现在只有一个男孩卡尔。当我与她住在一起的时候，她失去了她的大儿子奥托。我非常喜欢奥托，可以说是我把他带大的。当然我也喜欢小卡尔，但比不上死去的奥托。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看见卡尔死在我的面前，他躺在小棺材里，两手交叉地放在前面，他周围点着蜡烛。这情景就和小奥托死时一样，他的死对我来说真是当头一棒。你能告诉我，这梦是什么意思吗？你对我非常了解，难道我希望我姐姐再失去她的惟一的儿子吗？这个梦是否意味着我宁愿希望死去的是卡尔，而不是我更为疼爱的奥托？”

我向她保证，这后一种解释是不可能的。我沉思片刻后，就对她的梦作了正确的解释。她后来承认，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对她过去的所有历史非常了解。

这位女郎早年就成了一个孤儿，由她那个年长许多的姐姐抚

养长大。在来访的客人和朋友中，有一位男士深深打动了她的心。有一段时间他们二人几乎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可是她的姐姐没有任何原因就使这段幸福化为泡影。好事被破坏以后，这位男士就停止了与她的来往。我的这位病人就将感情转到了小奥托身上。在小奥托死后不久，她便离开她的姐姐，开始独立生活。但是她不能够抑制对她姐姐那位朋友的感情。她的自尊心又使她得躲避他。后来尽管有一些人向她求爱，她始终不能转移她对他的那份爱情。她心目中这个对象是位文学教授，只要他一作学术演讲，无论何时何地，她一定去听讲，决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远远看到他而又不被察觉的机会。我记得前天她曾告诉过我，那位教授准备去听一场专场音乐会，她也想去参加以便能够再看他一眼。那是做梦前一天的事，而音乐会就在她告诉我的当天举行。因此，我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解释了。我问她是否能记得奥托死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马上回答说，“当然记得，在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后，教授再次来看望了我们，我看到他站在小奥托的棺材旁。”这正如我所料。我于是就解释这个梦：“如果现在另一个孩子死去，就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样你将可以整天陪护着你姐姐，教授肯定又会来吊唁，而你就可以再一次见到他了。这个梦的意图只不过是你希望再看他一眼，这也是你内心深处不断挣扎着的欲望。我知道你现在手提袋中有一张今天的音乐会票。你的梦是一个急不可待的梦，它使你提前几个小时看到了他。”

为了掩饰她的愿望，她显然选择了一个通常压制这种愿望的情景，在那种情景下，如果一个人充满了悲哀，不可能想到爱情。然而，这个梦仍然完全复制了真实的情景。她站在她比较喜爱的大孩子的棺材旁，完全不能抑制她对这位好久不见的访问者

的温柔感情。[①]

对另一位女病人的一个相类似的梦，我作了另一种解释。这位女病人年轻时机智聪慧，性格开朗。她在治疗期间所表现出的思想，仍能看出这些性格特征。在一个很长的梦中，她似乎看到她15岁的女儿死了，躺在一个“木箱”中。她有意用这个梦景来反对我那欲望满足的理论。尽管她自己也怀疑“木箱”的细节肯定另有他意。[②] 在分析过程中，她记起了在前一天晚上的聚会上，有几个人谈到“木箱”这个英文字译成德文可以有好几个意思，如“柜子”、“包厢”、“胸部”、“耳光”等等。从这个梦的其他部分已经使我们能进一步发现，她已猜到了英文“木箱”这个词与德文“büchse”(容器)有关，从而使她不由得想起“büchse”在德文粗话中还有女性生殖器的意思。如果假设她掌握一定的局部解剖学知识，则躺在木箱中的小孩意味着子宫内的胚胎。到此为止，她也不再否认这个梦象确实符合了她的愿望。像许多结婚的年轻妇女一样，在发现自己怀孕之后并不感到快乐，她不止一次地希望自己子宫内的小孩死去。在一次与丈夫激烈争吵以后，狂怒中的她甚至用自己的拳头猛击了自己的腹部，以便能打击腹内的胎儿。因此，死孩事实上是满足了一个欲望，这个欲望被搁置了长达15年之久。如果一个欲望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才得到满足，而没有被认识到，这并不为奇。这期间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多了。[③]

---

① 这个梦在后文仍要提及；在弗洛伊德1901*a*（标准版，5，675页）的第九节中也有简短的记录。

② 类似于放弃晚宴那个梦中的熏鲑鱼。

③ 此梦在下文仍要讨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三讲中也有简略的报导。

包括以上两个梦例（有关梦者所喜爱的亲人死亡）在内的一组梦例，我将在“典型的梦”的标题下进一步讨论。现在，我将用新的梦例来证明，尽管梦的内容令人不愉快，但所有这些梦仍必须解释为是欲望的满足。

下面讨论的这个梦不是我的病人做的，而是我所熟悉的一位聪明的律师所做。他告诉我这个梦的目的在于要我对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个理论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这位律师说，“我梦见我挽着一个妇人走向我的住处。一辆关上了门的马车停在门口，一个男士走近我，向我出示他的警官证，要我跟他走一趟，我请求他稍等片刻，我要处理一下我的事情。你能相信我会有被捕入狱的欲望吗？”——当然不会有，但是你是否知道你是因什么原因被捕的？——“知道，我想是由于杀婴罪的缘故。”——杀婴罪？但是你肯定知道只有母亲对新生儿才能犯下这种罪行——“没错。”[1] ——那么你在什么情况下做了这个梦？前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很微妙。”——但我非听不可，不然我们只好放弃解释梦。——“好吧，你听着，我昨晚没有回家，而是和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女人过夜。我们在早晨醒来后又发生了一次性关系，然后我再次睡着了，做了我告诉你的这个梦。”——她是一个已婚妇女吗？——“是的。”——那你当然不希望她为你怀孕了？——“对，那会暴露我们俩的关系。”——那么你们从来没有过正常的性交吗？——“我总是非

① 梦中的叙述开始时往往很不完整，而且在回忆中漏掉的部分只有在分析过程才能浮现出来。这些后来补充的部分常常为梦的解释提供了关键线索。参见后文关于梦的遗忘的讨论。

常谨慎，在射精前就抽出来了。”——我想你们在夜里好几次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只是对早晨这一次感到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能成功。——“无疑，很有可能。”——假如是这样的话，你的梦就是欲望的满足。梦向你保证了你没有生出孩子，或者说你杀死了一个婴儿。这些中间环节是很容易指出的。你是否记得几天前我们在谈论结婚的种种麻烦，其中最大的矛盾是，性交时可以允许用任何方法避孕，而一旦卵子和精子结合形成胎儿后，任何干预措施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那时人们认为就在这一瞬间灵魂才进入胎儿体内，因此在这时期以后，就可应用谋杀的概念。无疑，你同样记得莱瑙那首忧郁的诗（“死者的幸福”），它把杀婴和避孕看做是同一回事。——“真奇怪，今天早晨我似乎偶然想起过莱瑙。”——这是你的梦的反响。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梦中同时还有另一种欲望的满足。你挽着那位妇女的手走进你的家门。你把她带回了你的家，[①] 而不是像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晚上偷偷地在她家过夜。构成梦的核心的欲望满足，为什么用这种不愉快的形式来掩饰，可能不止一个原因。或许你从我所写的焦虑神经症病因学的论文（弗洛伊德，1895*b*）中了解到我把不完全性交看做是发生神经性焦虑的一个病因？这与你的情况很符合，如果多次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性交，你就会感到心情抑郁，后来这就成为构成你的梦的元素了。你甚至还利用这种抑郁的心境帮助掩盖欲望的满足。附带说说，你所谈的杀婴还没有进行解释。你怎么会想到只有妇女才能犯的这种罪呢？——“我必须承认，几年以前我卷入

① 德文 heimführen 有“带回家”和“结婚”两个意思。

了这样一件事。我与一位少女发生了性关系，她为了避免后果就去做人工流产。对她所做的这件事我并不知情，长期以来我一直心神不定，生怕事情暴露。”——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这个回忆是使你怀疑你采取的措施失败的第二个原因。[①]

一位青年医师听了我在演讲中对这个梦的描述，想必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迅速采用同一思维模式，分析了他自己另一题材的梦。在做梦的前一天，他送交了他的所得税报表，由于他收入不多，所以他如实申报。当晚他梦见他的一位熟人从税务委员会回来通知他，会上所有其他报表都均获通过，只对他的报表产生普遍怀疑，要对他罚一大笔钱。这个梦的欲望满足伪装得很差，他显然希望成为收入丰厚的医生。这个梦使我想起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有关少女的故事。很多人劝她不要答应一位求婚者，因为他性情暴烈，如果结婚，婚后她肯定要挨揍。但少女回答说，“但愿他揍我!”她要结婚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不仅准备承受结婚带来的不幸，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欲望。

经常出现一些梦与我的理论截然相反，[②] 它们的题材要么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要么出现的明显是所期望的事物，我把这类梦统统归到“反欲望的梦”这个大标题之下。如果从整体上去分析这些梦，似乎可以归纳到两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我现在尚未谈到，但它对人们的梦生活和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导致这类梦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我的结论是错的。在我进行治疗过程中，如

① 这个梦记录在1897年5月2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61号信）的附件草稿1之中。

② 本段和下段是1909年增写的。

果我的病人处于对我进行抵抗的状态中，一般会有这类梦的出现。而且在我首次向病人解释说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个理论之后，我敢肯定一定会诱发这类梦。[①] 我还可以预计，在本书的一些读者中，也可能会出现这类的梦：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是错的，他们可能发生反欲望的梦能够实现。

最后我再举一位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以此来证实我所述的这个原则。一位少女极力反对她的亲友和他们所请教的专家们的意见，坚持继续请我治疗。她梦见家人不允许她到我这里来就医。于是她提醒我，我曾经许诺过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为她免费治疗。我回答说，“在钱的问题上，我并不在乎。”必须承认，这个梦是很难用欲望的满足来解释。但是在这一类梦中，人们往往能发现另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原来问题的解决。她借我口说的这些话从何而来？当然，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些话。但是，她的一位对她最有影响力的兄弟极有可能把这种观点归因于我。她在梦中不仅坚持她的兄弟是正确的，而且这种观点支配着她整个生活，这是她疾病的致病因素。

奥古斯特·斯塔克（1911）医生曾做过一个梦，[②] 并作了分析。这个梦初看起来很难用欲望满足的理论进行解释。“我发现我左食指指尖上有梅毒的初期迹象（Primäraffekt）。”初步的印象是，这个梦除了它的不希望内容之外，显得清晰连贯，似没有分析的必要。然而，如果我们不怕麻烦地深入分析下去，将会发

① ［1911年增注］近几年来，有些听了我的演讲的人经常向我报告做了类似反欲望的梦，这是初次听了我有关梦的欲望满足理论的演讲之后的反应。

② 本段于1914年增写。

现“Primäraffekt”相当于“prima affectio”（初恋），而那个令人厌恶的溃疡，用斯塔克的话说，证明是“代表着带有强烈情感的欲望满足”。

反欲望的梦[①] 的第二个动机非常明显，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视。我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如此。在许多人的性体质中有一种受虐狂成分，它的产生是由于攻击性的、施虐狂的成分颠倒所致。[②] 有一些人并不是从所受的身体痛苦方面获得快感，而是从受羞辱和精神痛苦中获取愉快，可将他们称为“精神受虐狂者”。这一类人显然容易出现反欲望的梦和不愉快的梦，这些梦同样是欲望的满足，因为这些梦满足了他们受虐待的倾向。我引用一个年轻人的这一类梦，他在小时候曾百般折磨过他哥哥，而且对他有同性恋的爱恋。他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后，他做了下面的梦，梦包括三个部分：①他哥哥正在戏弄他。②两个成人像同性恋一样互相抚摸。③他的哥哥卖掉了他希望成为董事长的商行。他从最后一个梦中醒来，内心满怀痛苦的感情。然而，这是一个受虐狂的欲望梦，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我的哥哥用变卖财产，作为对我过去折磨他的一种惩罚，那对我来说也是公平的。”

我希望上面的梦例（在没有新的反对意见提出之前）似乎能使人觉得可行：即使是有痛苦内容的梦也可解释为欲望的满足。[③] 任何人都不能认为，在对这一类梦的解释时，每一次向我

① 本段为1909年增写。

② 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修正观点可见《受虐狂的经济问题》（1924c）。

③ [1919年，正文中包括下面一句话，但稍有不同，1925年则改为脚注。] 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后文我们将继续讨论。

们提出的人们不愿讲出或不愿想到的话题纯粹是某种巧合。这类梦所唤起的痛苦感情无疑本身与阻止我们往往（它通常能够成功）不愿提及或讨论这些问题的反感之情相同，如果我们被迫要去从事这些事，就必须努力去克服这种反感。但是，梦中这样出现的这些不愉快感情并不能证明梦中没有欲望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一些欲望不愿对别人表白，甚至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另一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所有这些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伪装这个事实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梦是经过了化装，它们的欲望满足已经伪装得难以辨认，其原因恰恰在于对梦的主题或由此所产生的欲望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感，以及一种把它们压抑下去的愿望。因此，梦的伪装实际上就是一种梦的稽查作用活动。通过我们对不愉快的梦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修正下面我们寻求表明梦本质的公式：梦是一个（被压制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①]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每一件已经揭示的事情。

---

① ［1914 年增注］据说当代有一位伟大的作家根本不相信精神分析及其对梦的解释，但他对梦的性质却独立地提出了几乎相同的看法。他说梦“是受压制的欲望和愿望，在虚假的特性和名称下未经许可的呈现”。（斯皮特勒，1914，1）

［1911 年增注］这一点上，我将在此提前援引并且以后还会进行讨论，奥托·兰克在对上述基本公式的扩充和修订：“根据并借助受压抑的、幼稚的性资料，梦经常表现为当前的，而且通常以一种隐蔽的和象征的伪装形式出现的性欲满足。”（兰克，1910，519 页）

［1925 年增注］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把兰克的公式看做是自己的公式。我在正文中所说的那个简短的说法，我认为是适当的。但是单（转下页注）

仍有一种焦虑梦有待讨论，它是一种含有痛苦内容的特殊亚类梦。把这类梦看作是欲望的梦，对解释梦毫无知识的人而言是不太易于接受的。然而，我只能在此给予简单的论述，它们并不作为梦问题的一个新的方面，它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神经症焦虑问题。我们在梦中感到的焦虑，**显然**只能由梦的内容来解释。我们如果对梦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说，由梦内容所证实的梦中焦虑与恐怖症中有关概念所证实的焦虑可以说是同一回事。比如，从窗口可能掉下去无疑是个事实，因此，在窗口附近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一类恐怖症中，惧怕跌下的焦虑为什么那么强烈并且无休止地紧紧缠绕着病人。[①]因此我们发现，对恐怖症和焦虑梦采用同样的解释是有效的：在这两种情况中，焦虑都是仅仅在表面上依附于与焦虑所伴

---

(接上页注) 单是我提到兰克的修订这个事实，就足以使精神分析经常遭到攻击，以为我们是主张“所有的梦都包含有性内容”。

如果按原意来理解这个句子，那只能证明我们那些没有道德的批评家们已经习惯了无的放矢，我们的反对者们多么容易对相当明白的陈述随意扩大攻击的范围。因为只在前面几页我就提到了，在儿童梦中得到满足的就有好几种欲望（旅游的或游湖的欲望，弥补未参加晚餐的欲望）。在其他地方，我还讨论了饥饿梦，口渴梦或有排泄需要的梦，以及仅仅是方便的梦。甚至兰克本人也没有把话说绝，他所用的字眼是“**一般说来**，还有性爱欲望”，而且他所说的内容在成人梦中也广泛得到了证实。

如果把我的批评家们所增加的“性的”（sexual）意义替换成现在精神分析中通常用的“性爱”（Eros）意义，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我的对手们对于所有的梦是否由（与“破坏的”本能相反的）“里比多”本能力量所引起的这一个问题大概是不感兴趣的。[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第四章（1923*b*）]

① 害怕从窗口跌下这种特殊的恐怖形式，弗洛伊德在1896年12月12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弗洛伊德，1950*a*，第53号信）。很久以后又在《梦与传心术》（弗洛伊德，1922*a*）再次提及。

随的概念，它另有起源。

由于梦中焦虑和神经症的焦虑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在讨论前者时必须要提及后者。我在论述焦虑性神经症（弗洛伊德，1895*b*）的一篇短文中，早就提出神经症的焦虑来源于性生活，并相当于一种离开自身目的而又无处发泄的里比多。[①] 自那以后，这一结论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现在我们可以由此推论，焦虑梦是带有性内容的梦，属于性内容的里比多已转化为焦虑。在以后对神经症患者的几个梦进行分析时，将会给支持这种主张提供机会。[②] 同样，在进一步得出梦的理论过程中，我将再次讨论焦虑的梦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欲望满足理论的一致性。

① 作者关于里比多和焦虑的关系的后期论点可见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

② 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显然改变了他的主张：他在那里分析了两个焦虑的梦，并重新讨论了焦虑学的整个论题。

# 第五章　梦的材料及来源

当伊尔玛打针的梦向我们证明了梦可以是欲望的满足时，我们的兴趣便首先全部集中在我们是否发现了梦的这个普遍特征，而暂时忘记了在解释梦的工作中所产生的所有其他科学问题。现在我们既然在这条道路上达到了目的，便可回过头来，在探索梦生活问题的道路上另辟蹊径。因此我们要把欲望满足这个主题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这个主题我们仍可以进一步探讨。

既然我们通过解释梦使我们发现梦的**隐意**远比梦的**显意**重要，因此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对梦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逐一重新检查，看看在显意中我们似乎无法解决的各种难题和矛盾，现在是否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第一章中，我已将有关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第一节）以及梦材料的来源（第三节）的一些权威性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读者们无疑会回忆起经常提及但从未加以解释的梦中记忆的三个特点（第二节）：

1. 梦总是明显偏爱最近几天的印象。参见罗伯特（1886，46 页），斯特姆培尔（1877，39 页），希尔德布兰特（1875，11 页）与哈勒姆和韦德（1896，410 页以下）。

2. 梦根据不同于清醒时记忆的原则选择材料，因为它们并不对本质的和重大事件进行回忆，而是一些次要的和不被注意的

事情。

3. 梦自主地复现我们儿时的最早印象，再次呈现出那段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对我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以及在清醒时自以为早已被遗忘了的。[①]

早期作者他们所选择的材料中，对梦所表现出的所有这些特点进行研究，当然只有在与梦的**显意**有关。

## 第一节　梦中最近的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如果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考虑梦内容中元素的起源问题，一开始我一定就会认定，每个梦中都能发现一个与前一天的经历的接触点。这个观点在我所分析的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所有的梦中都得到了证实。头脑中记住了这个事实，我通过寻找前一天发生的引起梦的事件开始我的解释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最简捷的方法。[②]在上两章我详细分析过的两个梦（伊尔玛打针的梦和黄胡子叔叔的梦）中，与前一天经历的联系都非常明显，没有必要再作详细的讨论。但是为了证明可以寻找这种联系的规律性，我只能通过我自己的梦的记录来作例子。我只能引用足够的梦例来表示我们所寻找的梦的来源。

1. 我正去拜访一个不愿意接待我的家庭……同时我让一位

---

① 罗伯特（1888，9页以下）所持的观点是：梦的目的是减轻我们白天那些无用印象的记忆负担，如果从我们童年起那些无关紧要的记忆意象经常在梦中出现，他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梦没有恰当地执行它的功能。

② 分析梦开始时的不同方法在弗洛伊德（1923*c*）第一节中有所讨论。

妇女在等着我。

来源：晚上，我与一位女亲戚进行了谈话，在此之前我告诉她，她得耐心等待她所要购买的东西，直到……

2. 我写了一本关于某一种类（不明确）植物的专著。

来源：那天早晨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仙客来属植物的专著。

3. 我在街上看见两位妇女，一位母亲与女儿，女儿是我的病人。

来源：前一天傍晚，我的一个病人向我诉苦，说她的母亲对她前来继续就诊设置种种障碍。

4. 我在 S&R 书店订阅了一份期刊，全年价格为 20 弗洛林。

来源：我妻子前一天提醒我，我还欠她 20 弗洛林的周津贴费。

5. 我接到社会民主委员会的一封来信，他们好像把我当作会员看待了。

来源：我同时收到了自由选举委员会和博爱社的来信，我实际上是后一社团的会员。

6. 一位男子像比克林那样，站在海中的陡峭悬岩上。

来源：《妖岛上的德赖弗斯》，同时还有我从英格兰亲戚那里得到的一些消息。

可能产生的问题是：梦的接触点是否总是与梦紧挨的前一天发生的事件呢？还是可以追溯到最近一段较长时间的印象？这大概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不过我却倾向于赞同与梦紧挨的前一天的那种独特的主张，我把这一天称为“梦日”。每当我初看起

来梦是来源于前两三天的印象时，只要细加分析，便可确定这个印象在做梦的前一天已经被回忆，因而可以证明这个印象在前一天的再现已插入到事件发生的当天与做梦之时之间，而且还可以指出导致记起那个较早印象的前一天的偶然事件。

另一方面，[①]我不相信在激起梦的白天印象与该印象在梦中再现之间存在着任何有生物学重要意义的固定周期（斯沃博达于1904年提出两者间的起始周期为18个小时）。[②]

---

① 本段于1909年增写。

② [1911年增注]如我在第一章跋中所提及赫尔曼·斯沃博达(1904)已将W. 弗利斯(1906)所发现的23—28天生物学周期间隔广泛应用于精神领域。他特别主张这些周期决定着出现于梦中的诸元素。如果这个事实能够成立，分析梦的工作也不应发生本质的改变，不过为梦材料增添了一个新的来源。然而，最近我对自己的梦做了一些研究，想证实"周期性"原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用之于梦，为了这个目的，我选用了一些其出现时间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明确确定的特别突出的梦元素。

Ⅰ　1910年10月1—2日的梦

(片断)……意大利某处。我仿佛在一家古玩店里，三个女儿在向我指点一些小的古玩，她们这时都坐在我的大腿上。我在检查其中的一件古玩时说，"怎么，你们把它从我这里拿走了。"我眼前清楚地浮现出萨伏那罗拉的线条分明的侧面浮雕像。

我最后一次看见萨伏那罗拉的肖像是在什么时候呢？我的旅行日记记载着我于9月4日和5日在佛罗伦萨。在那儿我想我要为我的旅伴们指出那个狂热僧侣的雕饰，引向西格罗里广场的碎石路面，他是在那儿被烧死的。我相信我是在3日[最近几版被误印为5日]早晨向他指出的。这个印象与梦中再现之间相隔为27+1天——弗利斯所谓的"女性周期"。但为了证明这个梦的价值，不幸的是，在真正的"梦日"，我多年前的一位医务界同事来访(我从意大利回来后的第一次)，他能干但面色阴沉，我们曾戏称他为"拉比·萨伏那罗拉"，他带来了在去庞特巴快车上遇到车祸的一位病人。一个星期之前，我也曾在那里旅行，所以这次来访使我又勾起了我对意大利的回忆。梦内容中的"萨伏那罗拉"这个突出元素的出现完全可以用梦日那天我的同事来访解释，28天的间隔也就失去了意义。

Ⅱ　1910年10月10—11日的梦

我再次在大学实验室里研究化学。L. 霍夫拉特邀请我到一个地方去，他沿着走廊在我前面走着，手向前举着一盏灯或是某种仪器，他的头以一种奇特的姿势向前伸着，看上去他带着一种洞察一切的(具有远见的)(转下页注)

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224 页)[1]也对这一点给予了关注,他说他尽管努力寻找,在他的梦中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周期性。他

(接上页注)样子。然后我们穿过一片开阔地……(其余的记不起来了)。

这个梦的最显著问题是 L. 霍夫拉特向前举灯(或放大镜)的姿势,两眼窥视前方。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过他了,但是我立即知道他不过是代替了一个比他伟大得多的人物——阿基米德,他的雕像耸立在叙拉古的阿雷苏沙喷泉旁,正是那个姿势,高举燃烧的镜子,凝视着包围上来的罗马军队。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见这个雕像的呢?根据日记,那是在 9 月 17 日傍晚。从那天到做梦之日之间间隔为 13+10=23 天,符合弗利斯的"男性周期"。

但遗憾的是,当我们对这个梦进行更加详细的解释时,发现这种巧合就失去了它的某些确定性。引起梦的刺激是我在梦日那天得到的一条消息,即我的临床课的教室将更改到另一地方。我认为这个新地方不是十分理想,于是我想到我根本没有一个可供我支配的教室。我的思想肯定是回到了我当大学讲师时的那段岁月。那时我确实没有教室,尽管我作了努力,却得不到像有权势的霍夫拉特之流的教授们的支持。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得去找新任教务长 L 抱怨我的苦楚,当时我认为他对我还不错。他答应帮助我,可是却杳无音信。在梦中,霍夫拉特于是就变成了阿基米德,他给了我一个立足之地,并亲自将我领到新的地点。熟悉解释梦的人都会猜出,在这个梦念中恰恰不乏报复和自尊的动机。很明显,我的梦如果没有这个致梦的诱因,那天晚上阿基米德就不可能进入我的梦境,我也不敢肯定,叙拉古的这座雕像引起的强烈和新近印象是否可能在某个不同周期之后还会对我产生影响。

Ⅲ 1910 年 10 月 2—3 日的梦

(片断)……有关奥泽教授的一些事情,他曾亲自为我制定菜单,这非常具有安慰作用……(其余的都记不起来了)

此梦是对当天消化不良的反应,我想是否要去寻一位同事为我制定一份菜单。因此,这是我在梦中选择在夏季已经死去的奥泽教授的理由。大概是由于我非常尊敬的另外一位大学教师的最近死亡(10 月 1 日)的缘故。奥泽教授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呢?我何时得到他的死讯的呢?根据报载,他死于 8 月 22 日,我那时在荷兰,每天有维也纳的报纸寄来。所以我肯定是在 8 月 24 日或 25 日读到他的讣告。这时的时间间隔不再与上述两周期相符合,它是 7+30+2=39 天或 40 天。我记不起在此期间曾谈过或想过奥泽教授。

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像这一类的间隔不符合周期性理论,在我的梦中这些不符合的间隔屡见不鲜,远远超过能够符合周期的间隔。我发现惟一有规律发生的关系,就是我在正文中坚持的把梦与梦日的某些印象联结起来的那种关系。

① 本段于 1914 年增写。

曾记下他的一个梦，梦见他在西班牙，想到一个叫达劳斯、巴劳斯或萨劳斯的什么地方去，醒来后他想不起任何这一类的地名，就把这个梦搁置在一边。几个月以后，他发现萨劳斯实际上就是从圣塞瓦斯提安到毕尔巴鄂路上的一个车站名，做梦前的250天，他曾经坐火车经过此地。

因此，我认为每一个梦的刺激能动作用，都可以在他尚未"睡着"之前的体验中找到。因此梦内容与过去不久的印象（做梦当天为惟一例外）的关系同任何一个遥远时间的关系并无二样。假如一连串思想能把梦日（最近的印象）的经历与早期的经历联系起来，梦就可以从梦者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选择做梦的材料。

但是梦为什么偏爱选择最近的印象呢？如果我们对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些梦中的一个梦进行完全的分析，我们就能形成某些观点。为此我将选择这个梦。

**有关植物学论著的梦**——我曾写了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论著。这本书现在正摆在我的面前，我正在翻阅一页对折的彩色插图。每本书中都装订有干枯的植物标本，就像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

**分　析**——那天早晨，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题目是《仙客来属植物》——很显然是一本有关这类植物的论著。

我记得仙客来是我妻子所喜爱的花，我责备自己很少想起带给她所喜爱的这种花。——"带花"这件事使我想起了一段插曲，我最近经常向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说起它，它被我用来作为支持我理论的证据：遗忘往往由一种潜意识的目的所决定，并总

是能使人们推测出人们遗忘的秘密意图。[1] 一位年轻妇女每年生日的那一天都要收到她丈夫送给她的一束鲜花。有一年这个代表爱情的信物没有出现，她因此而伤心落泪。她丈夫从外面进来后，不清楚她为什么在哭泣。直到她对他说今天是她的生日，他才拍击着他的脑袋说，“真对不起，我全忘啦，我立即去为你买一束花来。”但是，她并没有为此感到安慰，因为她认识到她丈夫的遗忘证明了她在她丈夫心中也没有了她以前那样的地位了。——这位L夫人在我做梦的前两天与我妻子见了面，她说她感觉很好并向我问候。几年前她曾来我处接受过治疗。

我现在重新开始叙述，我记得我曾经确实写过类似某种植物的论著，即就是我的关于古柯植物的毕业论文（弗洛伊德，1884*e*），它引起了卡尔·科勒对古柯碱麻醉特性的关注。我在这篇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生物碱的麻醉用途，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进一步详尽的研究。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做梦的第二天早晨——我直到傍晚才有时间对梦进行分析——我像在做白日梦似的状态中想到了古柯碱。我想我如果得了青光眼，我就得到柏林去做手术，隐姓匿名地住在我朋友的（弗利斯的）家中，由他推荐一位眼科医生为我做手术。那位动手术的医生因为不知道我的身分，一定会夸耀这种手术自从用了古柯碱，将是如何的容易。而我却不露声色，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发现也有我的一份贡献。这个幻景又使我想到，当所有的事说了和做了之后，一个内科医生请求同行同事为自己进行医疗，将是何等的尴尬。这位柏林眼科医生并

---

① 这个理论发表在做这个梦之后的几个月，见弗洛伊德（1898*b*），后收入《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

不认识我，我才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付给他医疗费。直到我回忆起这个白日梦之后，我才认识到在这个梦的背后还隐藏着对某件特定事件的记忆。在科勒的发现完成后不久，我父亲患了青光眼，我的朋友、眼科医生柯尼希斯泰因博士为他动了手术。当时科勒医生负责古柯碱麻醉，而且他评论说，这一次手术把参与引入古柯碱应用的三个人召集到一起来了。

然后我又继续想到最近与古柯碱有关的一件事。几天前，我正在看学生们为纪念他们的老师和实验室指导教师周年而编的一本《纪念文集》。这本文集在列举实验室的荣誉人物时，我看到这则按语，科勒发现了古柯碱的麻醉作用。突然我又想起我的梦与当晚的一件事有关。当时我正与柯尼希斯泰因教授一起回家，在路上我们在谈着一个总是使我兴奋的话题。当我正在门厅口与他交谈时，加德纳教授和他年轻的妻子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行列。我禁不住恭维了几句他们二人花一般的容貌。加德纳是我刚才提到的《纪念文集》的编者之一，也许正是他使我想到了纪念文集。此外，还提到了我上面所说的那位在生日那天失望的L夫人——但却是由我与柯尼希斯泰因的谈话中的另一个话题引起。

我将对梦内容的另一决定因素试加解释。论著中包括了一片干枯的植物标本，就好像它是一本植物标本册。这又使我想起了我的中学时代。一次，校长召集高年级的男学生，要他们检查和清理学校的植物标本册。标本册中发现了一些小虫——书蛀虫。他对我的帮助能力似乎没有把握，因为他只交给我几页标本。我仍能记得其中包括了几种十字花科植物。我对植物学没有特别的兴趣。在植物学的初试中，也是要我识别十字花科植物，结果我没有能认出来。要不是地理知识的补救，我的前景就非常暗淡。

从十字花科植物我又联想到菊科植物。我记得菜蓟是菊科植物，我确实可以把它称为我所喜爱的花。我妻子比我慷慨，她经常从市场上给我买回来这些我喜爱的花。

我看到我写的那本论著就摆在我的跟前。这又使我回想起另一件事。昨天我接到柏林朋友（弗利斯）的一封信，信中表现出了他的洞察力："我是多么关心着你的梦书。我看见它已摆在我的面前，而且我看见自己正在一页一页地看着它。"[①]我真羡慕他具有洞察者的这种天赋！我要是能看到这本书摆在我面前，那多好啊！

折叠的彩色插图。当我还是一个医学生时，我曾狂热地从各种论著中获取知识。尽管财力有限，我还是成功地得到了大量医学会的论文集，并被其中的彩色插图所迷住。我颇以自己这种渴望学习的精神而自豪。当我开始发表论文时，我不得不为自己的论文内容画上插图说明，我记得其中有一张画得非常难看，以致遭到一位要好同事的讥笑。然后我莫名其妙地又联想到幼年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父亲为了逗乐，把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书（《波斯旅行记》）递给我和小妹妹，让我们去撕。很难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评判这件事！那时我只有5岁，我妹妹还不到3岁。我们俩兴高采烈把书撕成一片一片的情景（用我的话来说，像菜蓟那样一片叶一片叶的），这是我那段生活保留下来的惟一生动记忆。后来，当我成为大学生时，养成了一种收集和保存书籍的爱好，就像我喜欢钻研论著那样：一种喜爱的嗜好。("喜爱的"这

① 弗洛伊德回复弗利斯这封信的日期为1898年3月10日（1950*a*，第84号信）；因此这个梦必定是在此前一两天做的。

个想法已在与樱花科植物和菜蓟的联想中出现过）我已变成了书蛀虫。自从我首次进行自我分析起，这个最早的爱好就把我带回到我刚才提到的童年记忆。或可以这样说，我认识到这个童年景象是我后来爱书癖的“屏蔽记忆”。[①] 当然，我也早就发现，乐极生悲。我17岁时，我欠了书商一大笔书款而无法偿还。我父亲并不因为我爱书而原谅我的欠款。我年轻时的这段经历立即把我带回做梦当晚与我朋友柯尼希斯泰因医生的谈话。因为在谈话过程中，谈到了我因过分沉溺于喜爱的嗜好而受到责备这个老问题。

由于这与我们的关系不大，对这个梦的解释我就不再继续下去了，仅仅想为解释指明方向。在解释梦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与柯尼希斯泰因博士的谈话，而且我不止从一个方面想起它。当我考虑到谈话所涉及的一些话题时，我就理解了梦的含义。这个梦引出的所有思绪——想到我妻子和我自己喜爱的花，想到古柯碱，想到同事间进行医疗的尴尬，想到我对研究论著的偏爱以及对某门科学分支如植物学的忽视——所有这些思绪，如果继续追寻，最终都变成了我与柯尼希斯泰因博士谈话的这个或那个分支。与我第一次所分析的伊尔玛打针那个梦一样，这个梦再次成为具有自我辩解的性质，为自己的权利而争辩。确实，它将早先梦中出现的主题向前更进一步推进，并按照两个梦之间产生的新材料加以讨论。甚至梦中那些显然无关紧要的形式也变得有意义了。这个梦的含义是：“毕竟我是写那篇有价值和值得记忆的（论古柯碱）论文的人。”就像我在起先那个梦中为自己争辩“我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论屏蔽记忆的论文（1899*a*）。

是一个尽职和勤奋好学的大学生”那样。在这两个梦例中，我所坚持的意思是：“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然而，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对这个梦再继续解释下去了，因为我报告这个梦的目的，仅仅是要举例说明梦内容与唤起梦的前一天经历之间的关系。在我只知道是梦的显意时，看上去仅与梦日的单一事件有关。但是当分析继续进行下去，同一天的另外一个经历便成了梦的第二个来源。在这两个印象中，梦与之发生联系的第一个印象却是无关紧要的，是一件次要的事情：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本书，它的题目引起了我短暂的注意，但它的内容却引不起我的兴趣。而第二个经历却具有高度的精神重要性：我与我的朋友、眼科医生进行了足足有一小时的生动交谈，在谈话过程中，我把一些使我们俩产生共鸣的消息告诉了他，同时也勾起了我自己的记忆，使我引起了对自己精神的内部紧张更大的关注。此外，由于熟人的介入，我们的谈话在结束前被打断了。

现在我们必须要问，梦日两个印象相互间以及它们与当晚的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梦的显意中，仅涉及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印象，这似乎可证实梦偏爱选择清醒生活中一些并不重要的细节。另一方面，在梦的解释中，一切都归结到重要的印象，归结到被认为搅动我感情的印象。如果根据分析提示出的梦的隐意来评估梦的意义，可出乎意料地有一个新的重要发现。于是梦为什么总是关心白天生活中那些无价值的琐事这个难题似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清醒生活不再持续入梦和梦是我们浪费在琐碎小事上的精神活动这一类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正确的是与之相反的观点：我们的梦念是由白天盘踞在我们心头的同一材料所支配，我们在梦中烦恼的事只能是在白天引起我们反复思考的事情。

那么，尽管我的梦确实是由于白天使我感到兴奋不安的印象所引起，而实际上我所梦见的为什么是那些毫无关紧要的事情呢？无疑，最明确的解释是我们再次遇到了一种梦的化装的现象，我在上一章中曾把这种作用归结于一种稽查作用的精神力量。因此，我关于仙客来属植物论著的回忆可以达到暗指我和我的朋友谈话的目的，就像在那个放弃晚宴梦中的“熏鲑鱼”**暗指**梦者对她女友的想法一样。惟一的问题是关于一些什么中间环节能使论著的印象可用来暗指与眼科医生的谈话，因为初看上去，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在放弃晚宴的梦例中，这种联系可以立即发现：作为朋友所喜爱的食物“熏鲑鱼”是观念群中的一个中间要素，它很可能由她朋友的人格在梦者的心中被唤起。而在后一个梦中，初看上去，两个分离印象的惟一共同点就是二者发生在同一天：我在早上看到了那本论著，同一天的晚上进行了谈话。通过分析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如下解释：这种联系在开始之时并不存在，在事后回想中，由一个印象的观念内容与另一个印象的观念内容交织建立起来。通过在分析记录中的字句下面加上强调符号，我已经对本梦例中的一些中间环节给予了注意。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我想仅是仙客来属植物论著这个观念就可以引起它是我妻子所喜爱的花这个概念了，也可能引起L夫人没有收到鲜花的概念。我很少想到这些不惹眼的思想竟然足以诱发一个梦。正如我们在《哈姆雷特》中听到的：“主啊，告诉我们实情吧，我们并不需要从坟墓中跳出鬼怪！”

但是且慢，在分析中我想起了那个打断我们讲话的人叫**加德纳**（Gardener，意为园丁），而且也曾想到他的妻子看上去“**花一般**”（blooming）的容貌，甚至在我写这些字时，我又想到了

一位女病人，她的芳名叫**弗洛拉**（Flora，罗马神话中的花神），曾经是我们谈话的主题。这些肯定是中间环节，它们是由植物学领域的观念引起的，构成了当天的两种经历之间的桥梁，即无关紧要的经历和激动人心的经历。另一组联系也因此而建立起来——如围绕着古柯碱概念的一组联系，便足以成为柯尼希斯泰因博士其人与我所写的一本植物学论著之间的环节，而这些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两组概念之间的融合，结果便可能使一种经历的一部分用来作为另一种经历的暗喻。

我准备着人们批评这种解释是武断的和人为的。人们可能会质问，如果加德纳教授和他如鲜花一般容貌的妻子没有出现，如果我们谈论的女病人叫安娜而不叫弗洛拉，那又会发生什么呢？答案非常简单，如果这些思想链没有出现，无疑将会选择其他的思想链。这种链是很容易构成的，就像人们日常生活中为了取乐使用双关语和猜谜那样。笑话的范围是无界限的。或者进一步说，如果当天两个印象之间不可能形成足够的中间环节，梦将会是不同的内容。同一天的另一个不同印象——因为这些印象成群地涌入我们的心头随即又忘却——就会代替梦中“论著”的位置，就会与谈话这个题材衔接起来，从而在梦中使它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是“论著”而不是其他任何概念被选择来执行这种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认为它是最适合于这种联系的。我们可以不必像莱辛笔下的狡猾的小汉斯那样，对“只有富有者才拥有最多的钱”感到惊奇。①

按照我们的解释，通过一种心理过程，无关紧要的经历代替

① 摘自《莱辛的讽刺短诗》，下文对此梦有较长的讨论。

了重要的精神经历，这种心理过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迷惑。我们将在下一章（第六章第二节）中把这一明显不合理的操作特性阐述得更容易理解。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过程的作用，而根据分析梦时我们所作的大量有规律的重复观察，我只能假定这个过程是真实的。利用中间环节，所产生的看上去似乎具有一种“移置作用”性质的事件——具有精神强调作用，我们是否可这样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原来强度负荷较弱的观念便从原来欲力集中[①] 强烈的观念那里摄取能量，最后获得足够的强度，使得它们得以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意识。如果这种移置作用指的不过是感情的强度或一般的运动活动问题，那么我们对此是不会感到惊奇的。一个孤单的老处女把感情转向动物，一个单身汉变成狂热的收藏家，一个士兵用他生命的热血保卫一块彩色布片——一面旗帜，恋爱者因多握了几秒钟的手而深感幸福，或者像在《奥赛罗》中那样，一块丢失的手绢引发了阵阵狂怒——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会反驳的有关精神移置作用的例子。但是，当我们听到采取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原则得到了一个决定，它决定哪些内容将进入我们的意识，哪些内容将排除在外，简言之，这就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清醒生活中，我们就会有一个病态事件的印象，我们认为它们是思想出了毛病。我要在此预先提出后文中将会得出的结论，我认为在梦的移置作用中所发生作用的精神过程，尽管它不能被说成是病理性紊乱，但也不同于正常过程，而可视为一种更具**原始的**特征（参见下文第七章第五节）。

---

① 意即充满了精神能量，见标准版英文编者导言。

因此，包括琐碎经历的残余的梦内容可用（通过移置作用的）梦的伪装表现来解释，并且由此而想到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梦的伪装乃是两种精神能动作用之间通路上稽查作用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梦的分析可以不断向我们展示出梦在清醒生活中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精神来源，尽管其重点已从对该来源的回忆转移到了对无关紧要来源的回忆上。这种解释使得我们与罗伯特的理论发生了完全的冲突，后者对我们已无任何用处。因为罗伯特试图解释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他对这种事实的接受在于误解，在于不能用梦的**真正**含义代替梦的**显意**。我还可提出反对罗伯特理论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梦的工作真正是利用一种特殊精神活动去释放我们白天的记忆“残渣”，那么，比起我们清醒时的心理活动来，我们的睡眠就要更加痛苦和艰难。我们的记忆需要无关紧要的印象来保护，由于无关紧要的印象数量明显是十分庞大的：整夜的时间还不足以处理这一庞大的数量。而且更可能的情况是，不断忘却无关紧要印象的过程不需要我们精神力量的积极介入。

不过在没有深入考虑前，我们不可匆忙地抛弃罗伯特的观点。我们仍没有解释清醒生活的，尤其是做梦前一天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印象为什么总是可以构成梦的内容。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印象与潜意识中真正来源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现成的，它们是事后才建立起来，在梦的工作[①] 过程中，使得有意的移置作用变得合理可用。因此，在与一个新近的，尽管无关紧要的印象建

① 这是第一次提到了本书整个第六章，即最长一章详加讨论的基本重要概念。

立联系的方面，必定有某种带有强制性的力量，而且这个印象必定具使它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某种属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梦思想就会非常容易地将它们的重点移置到它们**自己**观念范围内不重要的成分上去。

下面的观察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在单独一天内，我们有两个或更多的经历引发一个梦，梦就会把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参考。**它是必须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下面是一个例子。夏天的某个下午，我在一列火车车厢里碰到两个熟人，他们互相认识。一个是著名的医生，另一个则是与我有职业联系的一个显贵家族的成员。我为这两位绅士作了介绍，但在整个漫长的旅途中，他们二人只分别与我一个人交谈，把我当作是个中间人，因此我只能时而与这个，时而与那个轮流地讨论着不同的话题。我请求我的医生朋友利用他的影响为我们二人都认识的一位刚开业的熟人进行推荐。这位医生回答说，他相信这位年轻人的能力，但由于他的相貌平平，难以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家庭。对此我回答说这正是为什么他需要影响力帮助的理由。我又转身对着另一位旅伴，向他打听他姑母的健康——我的一个病人的母亲——这时她抱重病在床。就在这次旅行的晚上，我梦见我举荐的那位年轻朋友正在一间时髦的客厅里，坐在一群我所认识的有钱有势的人们当中，以一种老于世故的稳重态度，正为一位老妇，即我的第二个旅伴的姑母（在梦中她已经死去）致悼词（说实在话，我与这个妇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这样，我的梦再一次把我前一天的两组印象联系了起来，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情景。

许多这样的经历使我相信，基于某些必要的情况，梦的工作

把作为梦刺激的一切来源结合成梦本身的一个单一整体。[1]

我现在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是否通过分析揭示出来的梦的刺激来源必定总是一个新近的（和有意义的）事件，或者是否总是一种内心的经历，也就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的回忆——一连串思想，可以被认为具有梦刺激物的作用。根据大量的分析，答案肯定最偏向后者。内心过程可以诱发梦，由于前一天的思想活动，内心过程变成了一个新近的事件。

现在似乎到了把我们发现的梦来源的不同条件进行分门别类的时候了。梦的来源可有下面几种：

1. 一个新近的和重要的精神经历，它能在梦里直接呈现；[2]

2. 几个新近的和有意义的经历，它们在梦中结合成为一个单独的整体；[3]

3. 一个或几个新近的和有意义的经历，它们通过一个同时提到的但无关紧要的内容在梦内容中表现出来；[4]

4. 一个内心有意义的经历（如一个记忆或一连串思想），假

---

① 将同时发生的一切有趣的事件结合成为单一活动的这种梦工作倾向，以前的一些作者如德拉格（1891，41页）、德尔贝夫（1885，237页）都已指出过，他们称之为“强制的聚合”。[弗洛伊德本人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一书中曾指出了这个原则，标准版英文编者导言（15页）中曾加引证。——下面的句子是1909年增写的，1922年以前各版本中都保持未动，以后又删去：“下章（梦的工作）我们将发现这种强制性冲动趋向联合形成一种‘凝缩作用’情况——另一种原发性精神过程”。]

② 如伊尔玛打针的梦和黄胡子叔叔的梦。

③ 如年轻医生致悼词的梦。

④ 如植物学论著的梦。

如这样，它在梦中总是以一个新近但又无关紧要的印象表现出来。①

在解释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发现一个条件总是能满足：梦内容的一个成分总是前一天新近印象的重复。将在梦中出现的这个印象或者它本身属于围绕梦实际刺激物的概念范畴——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部分——或者是来自某个无关紧要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又与围绕着梦的刺激物的概念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实际上，决定条件明显的多样性不过依赖于移置作用是发生还是不发生这两种可能性。值得提出的是，我们用这些可能性去解释各种不同梦之间的差异范围，就像医学理论利用它的脑细胞假说去解释部分到全部清醒那样容易。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四种可能情况，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而又不是新近的元素（如一系列思想或一个记忆），为了形成梦，可以被一个新近但又无关紧要的元素所代替，条件是只要它能满足下面两个条件：①梦内容必须与一个新近的经历相联系；和②梦的刺激物必须仍具有重要的精神过程。在上述四种梦的来源中，首先，只有这两个条件可以由完全相同的印象来满足。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那些可以被用来构成梦的无关紧要的印象，只要过了一天（最多几天）便丧失了这种能力。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印象的新鲜性对于梦的构成具有某种精神价值，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带有强烈感情的记忆或思想链的价值。因此，附着在与梦构成相联系的这些新近

① 在分析过程中我病人的大多数梦都属于这一类。

印象上的价值基础只能在随后心理学方面的讨论中才能更为明确。①

顺便在这些联系方面，我们还可注意到我们的记忆和概念材料在夜间可以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我们经常被告诫，在做出某些重大决策之前最好“先睡一觉”，这种告诫明显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我们已从梦心理学方面转移到了睡眠心理学方面。我们以后对这一问题还要作讨论。②

然而，可能会有一种反对意见推翻我们刚才做出的结论。如果无关紧要的印象只要它们是新近的才能找到途径进入梦中，那么为什么梦内容也包括着早期生活中的一些元素呢？用斯特姆培尔（1877，40 页以下）的话说，这些元素在它们新近时并无精神价值，因而在很久以前就应该被遗忘了——这也就是说，这些元素岂不是既不新鲜也无精神重要性？

我们如果参照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对

---

① 参见第七章讨论“移情”的一段。

② [1919 年增注] 波泽尔（1917）写了一篇有广泛证据，关于新近材料在梦构成中所起作用的论文，他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要求被试者观看由速视器（一种在极短时间内呈现一个对象的仪器）呈现的图片，画出有意识记住的图像。他然后把注意力转向被试者那一晚所做的梦，再要求他们画出这些梦的适当部分。结果无可辩驳地证明，构成梦的材料恰恰是被试者没有关注的图片中的细节，而那些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在呈现后画出的细节并没有出现于梦中。梦的工作以其熟悉的“任意性”（或确切地说“强制性”）方式将所利用的材料加以改变，以达到梦构成的目的。波泽尔实验提出的问题已超出了本书所讨论的分析梦的范围。顺便说一句，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用实验来研究梦的形成的新方法与打断被试者的睡眠而引进梦刺激的早期那种粗糙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个反对意见完全可以得到答复。解释如下：在这些情况中，用无关紧要的材料（无论是在做梦还是在思考中）对有精神重要性的材料进行移置作用，这个过程在生活早期阶段已经发生，此后已固定在记忆中了。起初这些无关紧要的特殊元素不再是无关重要的了。因为它们（通过移置作用）已经获得了重要的精神价值。而**真正**无关紧要的元素不会能够再现在梦中了。

从上面的讨论中，读者们可以正确地得出结论：我断定没有无关紧要的梦刺激物，因此当然也就没有“纯真清白”的梦。除了儿童的梦和夜间梦中对感官刺激可能的简短反应之外，我是绝对并且毫无条件地相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我们所梦到的内容要么是可以被看做具有明显的重要精神意义，要么就是被伪装了，必须经过解释以后才能做出判断，从而发现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梦从不关心琐碎小事，我们不会容许我们的睡眠为这些琐事所打扰。[①] 只要我们耐心地进行分析，看上去是清白的梦会变得相当复杂。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梦就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由于这一点我认为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又由于我很高兴有机会表明梦伪装的工作，我将从我的梦例记录中选择一些“纯真清白”的梦并对它们进行分析。

## （一）

一位聪明而有教养的少妇，含而不露，举止端庄。她叙述如

① ［1914 年增注］本书的一位善意批评者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166 页）写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再追随弗洛伊德了。”但是埃利斯对梦未作任何分析，并拒绝相信一个人的判断基于梦的显意是如何不可能。

下：我梦见我到达市场时已经太晚，从肉贩子和女菜贩那里已买不到任何东西了。无疑这是一个纯真清白的梦。但梦并不是如此简单，所以我要求她尽可能说得详细些。因此她继续叙述如下。她梦见她正和她的厨师一起去市场，厨师提着菜篮。她问了几句话以后，肉贩子对她说，“它再买不到了”，并给她另外一些东西说，“这也很好。”她拒绝了，走到一个女菜贩跟前，女菜贩想方设法使她买一种特别的菜，这种菜捆成一束，颜色是黑的。她说，“我不认识它，我不想买。”

这个梦与前一天的联系相当明显。她到市场确实太晚了，一无所获。整个情景似乎具体成这么一句话：“肉店关门了。”我想且慢，这句话或者它的反面意思难道不是一句形容男士不修边幅的土话吗?[①] 不过，梦者她本人并没有使用这句话，她或许是避免使用它。那么，让我们努力使得梦的细节得到解释。

当梦中的任何事情具有口头语言的性质，也就是说，每当这件事被说到、听到，并且不仅仅是想起（一般说来它是不难加以区分的），那么它必定是来源于清醒生活中真正说过的某事——尽管可以肯定，这件事不过被看作是原始材料，并作了删节和略加变动，特别是已脱离了原来的上下文关系。[②] 在进行解释时，一种方法就是从这种说话作为开始。那么，肉贩子所说的“它再

① 德文“你的肉店开门了”，维也纳土话表示“你的钮扣散开了”。

② 参见我的论梦的工作一章中关于梦中言语的讨论，德尔贝夫(1885，226页）是承认梦中语言有其来源的惟一作家。他把它们比做陈词滥调［这个梦简要地记载在弗洛伊德的短篇论文《论梦》的第七讲中，(1901*a*)；标准版5，668页］。

买不到了”这句话来源是什么呢？答案是，答案恰恰是来自于我自己。几天前，我向病人解释说，童年的那些最早记忆是“再想不起来了”，但是在分析中，由“移情”和梦取而代之了。因此，[1] 我就是那肉贩子，而她是在拒绝这些移情是旧的思维和感情习惯和表现。——她在梦中自己说的“我不认识它，我不想买”这句话的来源又是什么呢？为了分析的目的，这句话必须被分解。“我不认识它”是前一天她对厨师说的话，此时她和他正在争吵；同时她继续说道：“你行为要检点些！”这里明显有一个移置作用。她在和厨师争吵的两句话中，她只选取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融入了梦中。但是恰恰是那句被抑制的话“你行为要检点些”与梦内容的其余内容相符合：只有当某人胆敢做出不恰当的提示和忘记“关上他的肉店”，使用这些话才被认为是合适的。女菜贩这一事件的暗喻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解释按照正确的途径进行。卖出的蔬菜捆成一束（病人后来又补充说，一种长长的菜），并且是黑色，那只能是芦笋和黑色（西班牙）小萝卜的梦混合物了。凡是有知识的男女都不会要求对芦笋做出解释。但是另一种蔬菜——“黑萝卜”（德文 Schwarzer Rettig）——可以看做是一句感叹句——“小黑，滚开！”（Schwarzer, rett' dich!）[2]——因此，它也似乎是指我们在开始时就怀疑的那个相同的性主题，那时我们就认为肉店关门这句话是梦的本意。我们现在不必探求梦的全部意义。已经十分明了：这个梦具有一种意义，并且这种

① 这一段在弗洛伊德的《狼人》病史中第五节讨论童年记忆的一个脚注中提到过。

② 这很可能是《捕蝇》一类漫画读物很普遍的一幅画谜的回忆。

意义远非单纯清白的。[①]

## (二)

这是同一病人的另一个单纯清白的梦，在某种意义上与上一个梦具有同样的作用。她的丈夫问她："我们的钢琴该调音了吧?"她回答说："没有必要，音锤倒是要修了。"

这是前一天发生真实事件再一次的重现。她丈夫问了她这个问题，她也作了同样的回答。但是她梦见了这个情景该如何解释呢？她告诉我这架钢琴是一架令人作呕的老式盒子，发出一种难听的噪音，在他们结婚前[②] 这架钢琴属于她丈夫，等等。但是解决的关键仅仅是她所说的那一句话："没有必要。"这句话来自她前一天对一位女友的拜访。她被要求脱下短上衣，她谢绝了，说道："谢谢，没有必要，我只呆一会儿。"我记得在前一天分析期间，在她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她忽然抓紧了她的短上衣，衣服上有一颗纽扣散开了。因此，她好像在说，"请不要看，没有必要。"同样，盒子（德文为 Kasten）替代了"胸部"（德文为 Brustkasten)。而对这个梦的解释，立即使我们回到了她青春期

① 如果有人急于想知道，我可以补充说，这个梦还隐藏了我的一种不检点和性挑逗的幻想和病人对我的行为的拒绝。如果这种解释似乎荒谬而不可信，我只须指出在无数的例子中，癔症妇人常把医生作为发泄的对象。但在这一类例子中，幻想是不加掩饰出现在意识之中，而不是化装或只以梦出现。——[1909 年增注] 这个梦发生于病人开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中，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在她梦中一直重复出现的，其实就是引起她神经症的最初创伤。此后我在其他病例中也注意到同样的行为，她们在童年曾受了性的攻击，以后似乎便在梦中寻求其反复出现了。

② 在分析过程中就可弄清楚这代表着相反的概念。

身体发育的年代，当时她已对自己的体形感到不满。如果我们考虑到“令人作呕的”和“难听的噪音”这些字，并且如果我们记得——在双关语和梦中——妇女身体的较小半球，不管是用于对照还是用以替代，总是暗指着较大的半球，我们可以肯定它能把我们带回到更早的时期。

## （三）

我将暂时中断这个系列梦，插入一个年轻男子做的一个简短单纯的梦。他梦见他正在再次穿上他的冬季外套，这是一件烦人的事情。引起这个梦的表面理由是冷空气的突然来临。但是，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就会注意到构成梦的这两个片断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在寒冷的季节穿上厚实的或沉重的外套有什么“可怕的”呢？而且，这个梦的单纯性肯定被在分析过程中梦者出现的第一个联想打破了。他回忆到了前一天一个女子向他吐露，她生下最小的孩子是由于避孕套破裂的结果。他只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构他的思想。一个薄的避孕套是不保险的，但是一个厚的避孕套不太妙。避孕套恰当地用来代表外套，真是一箭双雕。像这位女子向他叙述的事件的发生，对一个未婚男子来说毫无疑问是“可怕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位纯洁的女梦者身上吧。

## （四）

她正在把一支蜡烛插到烛台上。但是蜡烛断了，因此它再也不能直立了。她学校中的女孩子说她动作笨拙。但她说这不是她的过错。

这个梦确实又是一件真实事件。前一天她确实把一支蜡烛插在了烛台上，尽管它没有折断。在这个梦中使用了几个明显的象征。蜡烛是可以使女性生殖器产生兴奋的物体，如果它折断了，自然就不能很好地直立，这意味着男子是阳萎。（“这不是她的过错。”）但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少妇，她丝毫没有受到丑陋事件的影响，能知道蜡烛能意味着这种含义吗？碰巧的是，她能说出她是如何获得这方面知识的。一次她们正在莱茵河上划船，另一只船赶上了她们的船，那船上是几位大学生。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更恰当地说是在喊着一首歌：

当瑞典皇后，
躲在紧闭的窗帘后面，
用阿波罗蜡烛……①

她或者是没有听见或者是不理解最后一个词的含义，要求她丈夫为她作必要的解释。在梦的内容中，诗句代之以她对在学校时笨手笨脚地做了一件事的清白回忆，由于紧闭的窗帘这个共同元素，使得移置作用成为可能。在手淫和阳萎之间的联系相当明显。这个梦隐意中的“阿波罗”与以前出现处女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梦联系了起来。所有这些都远非单纯清白。

## （五）

要从梦者的真实生活获得真正的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将再列举同一病人做的又一个梦例。这个梦表面上看依然

① “阿波罗蜡烛”是一个知名的蜡烛品牌，文中诗句摘自一首著名的大学生歌曲，有无数类似的分段。删去的词是“手淫”。

是单纯清白的。她说，“我梦见了我昨天真正做过的事：我在一只小箱子里塞满了书，以致无法盖上，我所梦见的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在这个例子中，梦者特别强调了梦和现实的一致性。对梦的所有这些判断和以及对它的评论，虽然在清醒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始终形成了一部分梦的隐意，我们将在后文的其他梦例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梦确实叙述了前天发生的事。在解释这个梦时，要说清楚我是如何想到要使用英语的，肯定会占去很长的篇幅。只要指出正在讨论的问题又是一个小“箱子”（参见“木箱”内躺着死孩的梦）就足够了，箱子装得太满，再也塞不进其他的东西了。幸亏这一次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在所有这些“单纯清白”的梦中，稽查作用的动力明显是性因素。然而，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题目，它将在以后再详加讨论。

## 第二节　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与研究梦的每一位其他作者一样，但罗伯特例外，我提出了作为梦内容的第三个特性，即梦可以包括追溯至童年最早期的那些印象，这些印象在清醒记忆中似乎是不可能获得的。要决定这些印象在梦中出现频率的多寡，自然是困难的，因为这些梦元素的来源在清醒后不可能再辨认了。我们正在讨论的证据是儿童时期的印象，因此必须有客观证据，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做到这一点的。莫里（1878，143 页以下，上文已引）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一个人某天决定重访阔别 20 多年的故里。在他动身的

前一天晚上，他梦见身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陌生人并同他进行了交谈。当他回到他老家时，他发现这个陌生地方确实存在，就在他老家附近，而梦中的陌生人则是他亡父的朋友，他仍然健在。很明显这是他童年曾见过这个人和到过此地的确凿证据。这个梦还可解释为一种迫不及待的梦，就像口袋里装着音乐会门票的那位少女的梦，和孩子的父亲答应要带她到哈密欧去旅行而做的梦以及其他类似的梦。梦者重现他们童年时代的一个特殊印象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印象，其产生的动机不通过分析是难以发现的。

一位曾经听过我讲演的人，自吹他的梦很少有伪装，不久他告诉我，他梦到他看到了以前的家庭教师和保姆共卧一床，这位保姆一直到他 11 岁时才从他家离去。他在梦中甚至认出了这幕情景的确切地点。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便把此梦告诉了他哥哥，他哥哥笑着证实他的梦是事实。他哥哥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他已 6 岁了。只要晚上有适合这对情人性爱的环境，他们就用啤酒把他哥哥灌醉。而小男孩——梦者，他那时才 3 岁，与保姆同居一室，并不被认为是个障碍。

还有一种情况，不需要解释即可确定梦中含有来自童年的元素。这种梦就是被称之为“经常呈现”类型的梦：也就是说，最初童年做的梦，在成年的睡眠中仍时常出现。[①] 尽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梦，但从我的记录中，可以挑选出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位内科医生在他 30 岁时告诉我，他从小直到现在在梦

① 关于“经常呈现”的梦的某些说法可见弗洛伊德的《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1905*e*) 在综合杜拉的第一个梦的结尾处（第二章）。

中经常梦到一头黄狮子，而且可以极其详尽地描述出来。一天他终于发现了梦中这头狮子的实物，它是一件早已消失的瓷制装饰品。这位年轻人从他母亲那里了解到，这件物品曾经是他童年喜爱的玩具，而他早已把它忘记了。①

如果我们现在从梦的显意转到了只有通过分析才能提示的梦念，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从未想到过的童年所经历的内容在梦中居然也能起一定的作用。我再从梦见黄色狮子可敬的同事那里借举一个特别令人愉快和有益的梦例。他在阅读了南森的北极探险的故事后，梦见自己置身于一片冰地上，正在为那位勇敢的探险家用电疗法治疗他的坐骨神经痛。在分析这个梦的过程中，他想起了童年的一则故事，顺便说一句，仅凭这则故事就足以理解这个梦了。在他三四岁时，一天他听见大人们在谈论航海探险，他问他父亲，航海是不是一种病。他明显把“Reisen”（航海）和“Reissen”（剧痛、腹绞痛）弄混了，而他哥哥和姐姐则是清楚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忘掉这个使他难堪的错误。

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我在分析有关仙客来属植物论著的梦时，我偶然记起了童年时有关对我父亲的回忆。我当时是个 5 岁

---

① 下面关于这方面另一个梦只出现于初版（1900）。在《全集》卷三（1925），38 页的一个注释中谈到了在其后各版中恰当地删去了：“这种梦具有一种典型的特性，不符合回忆只符合幻想，其意不难揣测得出。”以下是删去的句子：“我的一位女病人梦见一个相同的梦——一个充满焦虑的景象——在她 38 岁时出现了四五次。她正在被人追逐，逃入一间房内，把门紧闭，然后又打开门去取留在门外的钥匙。她感觉到如果不取到钥匙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她抓到了钥匙，在里面锁上了门，才松了一口气。我说不出我们应当把这小场景确定在什么年龄，当然，她在其中不过扮演了一个听众的角色。”

的男孩，父亲给我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书去撕。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个记忆是真地对梦的内容起了一定的作用，或者仅仅是事后由分析过程建立起来的联系。但是大量交织在一起的联想环节使得我们接受了前一种可能：仙客来属植物——喜爱的花——喜爱的食物——菜蓟；像菜蓟一样一片一片地撕成碎片（当时经常在我耳边听到的一句话是瓜分中国）——标本收藏册——书蛀虫，它最喜爱的食物是书。此外，我能使读者们确信，我在此还没有解开的梦的最后意义与童年时期的情景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组梦例的分析表明，激发梦的真实欲望以及梦欲望的满足都来自童年；因此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儿童和儿童的冲动在梦中仍然存在着**。

现在我将继续解释那个我们已经证明具有启发意义的梦例——我的朋友R是我叔叔的梦。对梦的解释已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想晋升教授的愿望是这个梦的主要动机之一；而且我们把梦中我对朋友R的感情解释为是由于在梦念中反对和厌恶对两位同事进行诽谤的结果。这是一个我自己的梦，我可以说我自己对已获得的解释仍感到不满意，因此我还要继续分析下去。我知道我在梦念中对这两位同事虽有所不友好，但在清醒生活中对他们的评价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任命问题上，我不希望遭遇与他们同样的命运，这种愿望的力量还不足以解释在清醒时和在梦中对他们评价的矛盾。如果我对晋升教授的企求果真是如此强烈的话，这就表明是一种病态的野心，我自己还看不出来，我也决不会如此。我不知道在这方面其他人会如何对我做出判断。他们可能认为我这个人确实有野心，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野心也早已转移到兼职教授之外的其他头衔上去了。

那么，我在梦中表现出来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这使我想起了我在童年经常听到的一则事。在我出生时，一位老农妇曾对我那自傲的母亲预言，她生下这位头生子，为世界带来了一位伟人。这类预言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多的母亲满怀幸福的期望，那么多的农妇和其他妇女在饱尝人世艰辛之后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呢。再说这位女预言家的话对她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这是否就是我对功名渴望的来源呢？这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经历，这可追溯到我童年后期，它或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在我十一二岁时，我父母习惯于带我到普拉特[①] 去。一个傍晚，我们正坐在餐馆内，我们的注意力被一个人吸引住了，他正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他只需思虑片刻，就能按照命题即席做出任何主题的诗句。我听从命令把这位诗人带到我们桌前，他表示了感谢。在询问命题之前，他先为我献上了几句诗文，而且说他有灵感，称我将来可能成为一名内阁部长。我仍能记得这第二个预言，它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当时是“比格尔内阁”时代。[②] 此后不久，我父亲带回了几张这些中产阶级专家的肖像——赫布斯特、吉斯克拉、昂加尔、伯杰等——我们用他们的荣誉为我们屋子增辉。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一些是犹太人。自此以后，每个勤奋的犹太学生书包里总是带有一个内阁部长式的公文夹。当时这一事件无疑对我在上大学以前不久产生了影响，我原本打算学法律，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改变了主意。一个医科学生肯定是不可能成为部长的。

---

① 维也纳郊区的一个著名公园。

② “中产阶级内阁”——自由派面貌的政府，于1867年奥地利新宪法制定后选举产生。

现在再回到我那个梦上来。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梦把我从死气沉沉的现在带回到那充满希望、愉快的“比格尔内阁”时代，而且完全满足了我年轻时的野心。我之所以错误地对待那两位学识渊博、著名的同事，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把他们两个人一个看成傻瓜，另一个看成罪犯，我好像部长一样在发号施令，我把自己放到了部长的位置上。现在该是我对部长阁下进行报复的时候了！他拒绝任命我担任兼职教授，我就在梦中接替他的位子对他进行报复。①

在另一个梦例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尽管激发梦的欲望是一个当时的愿望，但它受到了可追溯至童年的记忆强有力的强化作用。在我脑海中所记住的是一系列渴望访问罗马的梦。无疑，长期以来我必须靠做梦来满足这个愿望：因为在每年可能去罗马旅行的季节，我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② 例如，一次我梦见了从火车窗户里看到了台伯河和圣安基洛桥。火车开动了，我才发觉我从没有到过这座城市。我在梦中看到的景象来源于我昨天在一位病人家客厅里对一幅著名版画注视了片刻。在另一个梦中，我梦见有人把我领到一个小山顶上，给我指出云雾笼罩中的罗马城。它非常遥远，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它看上去竟是如此清晰。这个梦

---

① 在1902年3月11日给弗利斯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152号信），此书出版后二年，弗洛伊德编造故事说真被任命为教授了。

② ［1909年增注］我早已发觉，仅需一点勇气，就可以满足一直认为难以实现的愿望。［1925年增注］所以我成了罗马的永久朝圣者。［与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反复证明了想访问罗马对弗洛伊德的情绪上的重要意义。他于1901年夏季满足了这个愿望（第146号信）。］

的内容很多很多，我不准备在此详加描述。但是其中“远眺的向往之地”的主题是非常明显的。我在梦中首次见到的这座为云雾笼罩的城市实为吕贝克城，而小山的原型是格利欣山。[①] 第三个梦我终于到了罗马，如梦本身所示，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发现它完全不具有都市的特征。一条狭窄淌着黑色污水的小河，河的一边是黑色峭壁，另一边则是一片长满大朵白花的草地。我注意到了朱克先生（我似曾相识 Herr Zucker 德文意思为“糖”），决定向他打听进城的道路。显然我要在梦中看见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去过的城市是徒劳的。把梦中的景象分解成若干元素后，我发现白色的花把我带到我曾访问过的拉韦纳，它至少有一个时期替代了罗马作为意大利的首都。在环绕拉韦纳的沼泽地中，我看见黑色的污水里生长着美丽的水百合。由于我们要想从水中摘到这种花非常困难，梦中就使它们像我们家乡奥塞湖上的水仙花一样生长在草地上。紧靠水边的黑色峭壁使我生动地回忆起了卡尔斯巴德附近的特普尔河谷。“卡尔斯巴德”使得我能解释我曾经向朱克先生问路的奇特细节。在编织这个梦的材料中，包括了两个滑稽可笑的犹太人轶事，它们充满了深远的同时通常包含了心酸的民间智慧，我们经常在谈话和书信中大量引用它们。[②] 第一个是有关“体质”的故事。一位贫穷的犹太人，没有买票偷乘去卡

---

① 奥地利的施蒂里亚省的一个矿泉，距格拉茨不远。

② 在 1897 年 6 月 12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 65 号信），弗洛伊德提到正在收集这些轶事，他的一本论笑话的书中将大加引用（弗洛伊德，1950*c*）。本文的第一个故事在他的信中不止一次地暗示过，而罗马和卡尔斯巴德则用来象征未达到的目标（例如第 112 和 130 号信）。

尔斯巴德的快车，他被逮住了，每次查票时他都被请出车厢，而且受到越来越严厉的对待。在他这次悲惨的旅行中，他在一个车站碰到一位熟人，熟人问他乘车到哪里去，他回答说，“去卡尔斯巴德，如果我的体质能支撑的话。”然后我的记忆又转到了另一个故事上：一位不懂法语的犹太人在巴黎期间，人们建议他打听到里希尼街去的路。巴黎多年以来一直是我的向往之地，我第一次踏上巴黎的人行道的幸福感觉，好像其他愿望的满足同样也得到保证。而且，“问路”也是到罗马去的一个直接暗喻，因为大家都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此外，朱克这个名字也暗指卡尔斯巴德，因为习惯上我们建议患了体质性疾病糖尿病[①] 的病人到那里去疗养。这个梦起因是我一位柏林的朋友约好于复活节在布拉格碰头。我们在那里所要讨论的话题必定包括了与“糖”和“糖尿病”有进一步联系的内容。

第四个梦发生在上一个梦之后不久，它再次把我带到了罗马。我看到我前面是一个街角，惊奇地发现那里张贴了许多德文告示。[②] 前一天我写信给朋友时，已预言对德国人来说到布拉格去旅游可能不是件愉快的事。因此，梦同时也表达了和他在罗马而不是在波希米亚的一个城市会晤的愿望，同时也表达了布拉格可以更好地容忍讲德语这个愿望，这一愿望大约可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顺便提一下，我一定在童年早期就懂得捷克语了，因为

① “diabetes”的德文是“Zuckerkrankheit”（糖尿病）。

② 此梦于1897年12月3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77号信）作了讨论。在布拉格相聚可能在同一年的较早时候（见1897年2月8日，第58号信）。

我出生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那里是斯拉夫人的聚居地。我在17岁时听到的一首捷克童谣，尽管我不明白它的意思，但我的印象却很深，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因此在这些梦中，同样不乏与我童年初期有某些联系。

这是我最近一次去意大利旅游，途经特拉斯梅纳湖。在望见了台伯河之后，在仅离罗马50里处遗憾地返回，最终我发现在我渴望通往这座永恒之都的途中，更增强了我少年时的印象。我在计划明年经罗马去那不勒斯旅行之际，一句话忽然浮现在我脑海中，这句子我肯定在一部古典作品中读过[①]："当他决定去罗马以后，在书房中急促不安地走来走去，心中不断在斗争：选择当温克尔曼助理校长，还是当汉尼拔大将军。"我实际上步汉尼拔的后尘。与他一样，注定我看不到罗马城。而他是在所有人都企盼他进军罗马时，却转向了罗马平原。在这些方面我与汉尼拔相似，但他一直是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崇拜的英雄。在我们那个时代，我和其他许多学生一样，我同情布匿战争中的迦太基人，而不是罗马人。到了高年级后，我开始首次理解到身为异族意味着什么，其他男孩中的反犹太人感情使我明白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这位犹太人将军的形象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更加高大了。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汉尼拔和罗马象征着犹太教徒的顽固性与天主教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逐渐增强的反犹太人运动对我情感生活的影响，有助于我早年思想和感情的巩固。因此在我的梦生活中，去罗马的愿望变成了许多其他强烈欲望的外衣和象征。这些

① ［1925年增注］这位作家无疑是琼·保尔。——决心去罗马必定是18世纪古典考古学奠基人温克尔曼一生的转折点。

欲望的实现，必须坚持迦太基人那样的顽强和决心，尽管当时它们愿望的实现也好像汉尼拔实现进驻罗马的终生欲望一样，命运不济。

现在，我又想起了童年的另一件事情，它至今仍对我的所有这些感情和梦景起着有力的影响。大约在我 10 或 12 岁时，我的父亲开始带我散步并告诉我他的一些对我们所生活世界的看法。在一次散步时，他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来说明现在的日子比他们那时候要好过得多。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是一个星期六，在你出生地散步。我穿着整齐，戴了一顶新皮帽。一个基督教徒迎面走了过来，一巴掌就把我的帽子打在污泥里，并且叫道：‘犹太人，滚开！’我于是问道，‘那你怎么办了？’‘我走到路边捡起了我的帽子。’他平静地回答。这位手牵小孩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这般卑怯的行为，使我大感震惊。我把这个情景与另一个深深根植在我情感中的另一情景进行了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迦太基的一位将领），[1] 他把他的孩子领到家族祭坛前发誓要对罗马人进行报复。从此以后，汉尼拔就在我的想象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了。

我相信从我对迦太基将领的热情中可进一步追溯到我的童年，这可以说明我再一次把一个已经形成的情感关系转移到一个新的目标上。我学会读书以后，我所阅读的几本书中就有一本蒂尔斯的《执政和帝国史》，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我的木制玩具

① ［1909 年增注］第一版我误写的哈兹德鲁勃（Hasdrubal，他也是迦太基的一位将领），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错误。我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1901*b*）第十章例二中已作了解释。

兵的背上贴上写有拿破仑部下元帅们的姓名的标签。那时候我宣称我最喜欢马塞那（犹太名为马拉赛）。[①]（无疑这种偏爱还由于我的生日与他的生日正好相同，而且又正好相隔 100 年）。[②] 拿破仑把自己与汉尼拔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这种尚武精神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那时我才 3 岁，与一个比我大 1 岁的孩子关系密切，忽而友好，忽而敌对，这种关系必定激起了较弱的一方这种欲望。[③]

我们对梦分析得越透彻，越能经常发现童年经历的踪迹，这种经历在梦的隐意来源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梦中再现记忆是很少不加删改或改动就构成它的**全部**显梦。仍然还是有一些这样不容怀疑的例子的出现：而且我还能再次增加一些与童年有关的景象。我的一位病人曾经在梦中出现过一次几乎未加伪装的性事件的再现，而且立即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回忆。实际上他对这件事的记忆从未在他的清醒生活中完全消失过，只是变得非常模糊而已，它在分析后被完全唤醒。梦者在 12 岁那一年去看望一个同学，他正患病在床，可能由于一个偶然的动作，身体暴露了出来。我病人看见了他同学的生殖器，一种难于压制的冲动，使他也露出了自己的生殖器并抓住了对方的生殖器。他朋友鄙视而惊愕地望着他。在一阵惶然不安后，他走了。这幕情景在 23 年之后的梦中反复出现，而且包括了当时内心感情的所有细节。然而，这个梦也略有变化，

① ［1930 年增注］顺便说一句，这位元帅的犹太血统仍有怀疑。

② 这一句为 1914 年增写。

③ 下文将充分讨论这一点。

梦者从主动者变成了被动者，而他原来的同学被他一个现在生活中的朋友代替了。

确实，童年的情景往往只以隐喻表现在显梦之中，只有通过对梦进行解释后才能辨认出来。记录下来的这一类梦例也很难使人相信，因为早已发生过的这些童年经历一般都缺乏其他证据：如果追溯到很早的时代，它们也不能被当作记忆了。要推断出梦中的这些童年经历确实曾经发生过，只有根据精神分析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如果它们相互一致，这样看上去才足够可信。如果我记录的这些推断而来的童年经历，为了解释梦的目的，脱离了前后关系，特别是甚至没有把解释梦所依据的全部材料一一列举，它们就可能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然而，这并不能妨碍我再举几个例子。

## (一)

我一位女病人的所有梦都表现出“匆忙”的特点：她会急速去某处以免误了火车，等等。在一个梦中，她梦见她要去拜访一位女友，她母亲要她乘车而不要走路，但是她却奔跑着，不时跌倒。对这些材料一一进行分析后，使她想起了儿时追赶和蹦跳嬉笑的游戏。一个特殊的梦使她回忆起一种儿童喜爱的绕口令游戏，比如说一句“牛在奔跑，跑到跌倒”，越说越快，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无意义）的单词，——实际这是另一种“匆忙”的表现。所有这些与其他女孩在一起玩的天真的奔跑游戏能被回忆起来，是因为它们替代了其他一些不是天真的嬉戏。

## （二）

下面是另一个女病人做的梦：她在一个摆满各种机器的大房子内，像是她想象中的一间外科矫形室。她听说由于我没有时间，必须与另外5个病人同时接受治疗。然而她拒绝了，不肯躺在床上或为她指定的任何地方。她站在墙角里等待着我说那不是真的。同时另外5个人嘲笑她，笑她“大惊小怪”的行为。——同时，她又好像在画一些小方格。

这个梦内容的前一部分与治疗有关，是对我的移情，第二部分包含了暗指童年的一幕情景。这两部分因梦中提到床而联系起来了。

矫形室使我想到了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把治疗的长时间和复杂性比做是一次矫形手术。我开始对她进行治疗时，不能不告诉她我目前不能给她很多时间，以后我才有可能每天安排她整整一小时。这句话触发了她原有的神经过敏，这也是容易发生癔症的儿童的一个主要特性：他们对爱的渴望永远不能满足。我这位病人是家庭中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此，同时还有另外5个人），因此最为父亲宠爱，但即使如此，她仍感到她崇拜的父亲给她的时间和注意太少。——她等着我说那不是真的具有如下根源：一个裁缝小学徒为她送来一套衣服，她付了款给他。后来她问她丈夫，如果小裁缝把钱丢失了，她是否要再付一次钱。她丈夫为了嘲弄她，说要这样做（梦中的嘲笑）。她于是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追问，等他说那不是真的。现在从梦的隐意中可以推断出，她可能想到了如果我给她两倍的治疗时间，她是否要付双倍的诊疗费——她感到这是一种吝啬或不洁的思想（儿童时代的

不洁在梦中通常由贪图钱财来代替，“不洁”这个词把两者给联系了起来[1])。如果梦中等着我说等等这一段不过是梦中“不洁”这个词的迂回说法，那么“她站在墙角里”和“不肯躺在床上”就符合了她童年那一幕景象：她弄脏了床，被罚站在角落里，她父亲威胁她说他不再爱她了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会嘲笑她，等等。——小方格则与她小侄女有关，她在她面前表现一种（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在9个方格中使所有方向相加都等于15的算术游戏。

## （三）

一个男人做了下面这个梦：他看见两个男孩在互相扭打，从地上的工具可以看出他们是桶匠的儿子。一个男孩把另一个摔倒在地。倒地的男孩戴着镶有蓝宝石的耳环。他急忙举起手杖击打进攻者。后者向一位妇人逃去，请求她保护，她好像是他的母亲，正站在木棚旁边。她是一位劳动妇女，背向着梦者。最后，她转过身来，样子看上去非常可怕，把梦者吓跑了。可以看到她下眼睑突出的红肉。

这个梦大量利用了前一天发生的琐事。他在街上确实看到了两个小孩，一个把另一个摔倒在地。当他赶上去劝架时，两个人都拔腿逃跑了。——桶匠的儿子。这只能用随后做的一个梦中的一句谚语来解释；这句谚语是“彻底把桶底捅穿”。——他根据自己的经历，相信镶有蓝宝石的耳环多为妓女所佩戴，他于是想

---

① 后来弗洛伊德对此点曾加以扩充（1908*b*）。但在1897年12月22日给弗利斯的（弗洛伊德，1950*a*，第79号信）信中已提及了。

起了一句熟知的关于两个男孩的打油诗，“另一男孩叫玛丽”（即一女孩）。——站立的妇女。当他看见两个男孩跑掉后，就沿着多瑙河边走下去，趁无人之机对着一个木栅栏撒尿。一会儿之后，一位衣着庄重的老妇人态度和蔼地向他微笑，并想递给他一张她的名片。由于梦中的妇人也站在他曾经小便的同一个地方，因此这妇人肯定也在此小便。这与她那可怕的面容和突出的红肉恰相吻合，这只可能与她蹲下时阴户的缝隙有关。这种在儿童时期看到过的景象，在后来的记忆中则以“浮肉”——作为伤口再现出来。

这个梦把他在小孩时两次看见女孩生殖器的情景结合了起来：一次是女孩被摔倒在地，一次是女孩正在小便。他从梦前后内容的另一部分引起一个回忆：他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性好奇，他曾受到过父亲的惩罚或恫吓。

## （四）

在下面这个梦（一个老妇人所做）的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童年记忆，它们巧妙地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梦幻。

她匆忙地出门去买些东西。在格拉本大街[①] 上，她双膝瘫软跌倒在地。大批人群围观了上来，特别是一些出租车司机。但是没有一个人帮助她站立起来。她徒劳地尝试了几次，最终她想必是站起来了，因为她被放进一辆出租车内，这辆车把她送回了家。一个大而沉重的篮子（好像是购物篮）从她身后的窗户里扔了进来。

---

① 维也纳主要商业中心之一。

做梦的这位妇女就是那位在儿童时喜欢追逐嬉戏，在梦中经常感到“匆忙”的妇人。梦中的第一幕景象无疑来源于看见了马的摔倒；同样，“垮下来”这个词是指赛马。她在年轻时曾骑过马，无疑当她年纪更轻时她实际上就像一匹马。摔倒与她童年早期的记忆有关：看门人的17岁儿子因癫痫发作摔倒在大街上并被人用车送回家。她当然只是听说这件事，但是癫痫发作（“摔倒的疾病”）的概念牢牢地保存在她的想象中，而且最后对她癔症发作的形式产生了影响。——如果一个妇女梦见摔倒，它必定具有性的意义：她想象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现在这个梦特别能肯定，因为我病人摔倒的地方是格拉本大街，而这条大街在维也纳是著名的妓女聚集地。德文购物篮（Korb）可以有多种解释。在拒绝（Körbe）[1] 的意义上，她想起了对求婚者无数次的拒绝，而后来她也抱怨她受到了同样的拒绝。这也与没有人帮助她站立起来这件事有联系。她自己解释为一种拒绝。购物篮进一步提醒她在分析中已经出现的幻想，她幻想已经低就嫁了出去，必须自己去市场买东西。最后这个词也可看做是仆人的标志。这时又进一步出现了几个童年的回忆。第一，她想起一个因偷窃而被开除的女厨师，她双膝跪地请求宽恕。梦者那时才12岁。其次想到一个女仆因与家中车夫私通而被解雇（附带说一句，他后来娶了她）。所以这个记忆也是梦中车夫（司机）[2] 来源之一（与现实中的车夫相反，车夫没有扶起这个摔倒的妇女）。剩下需要解释的还有在她身后扔进来而且是通过窗户的篮子。这

① 德文Korb（篮子）一词也广泛用于对求婚的拒绝。

② 这个德文词Kutscher也有“车夫”和“司机”的意义。

使她想起了递交行李给铁路运送，以及乡间的一种习俗，情人爬进爱人家的窗户，和她在乡间时听到另一些生活轶事：一位绅士把几枚青梅从窗户丢进一个女子的房内；一个乡下白痴从窗户窥视他的妹妹而使他的妹妹受到惊吓。她又模糊记起一件10岁时的事情，她的乡下保姆与家中一个仆人发生暧昧关系（连她这个小女孩可能也看得出来）而被同时打发回去，扔了出去（梦象为其反面“扔进来”）——从几个其他方面我们已接近这个故事。仆人的行李或衣箱在维也纳被轻蔑地称为“七个梅子”：“捡起你的七个梅子滚蛋吧！”

自然在我的记录中收集了大量病人的梦，对梦的分析后可以得到童年模糊的和已经忘却的印象，往往能追溯到生命的头三年。但是要把这些梦得出的结论应用于一般的梦，那就不大可靠了。因为所有做梦的人都是神经症患者，特别是癔症患者，他们梦中的童年情景可能受到了神经症本质的影响，而不是由梦本质所决定。不过，在对我自己的梦分析中，毕竟我自己并没有这么多的病理症状，我常常在梦的隐意中意外地发现童年的景象，而且我的整个一系列梦马上与来自我童年的某些经历的各种联想结合起来了。我已经举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将再举几个在多方面有联系的梦例。通过报告一两个自己最近的梦与长期遗忘的童年经历结合起来作为梦的来源，我不这样做，可能这一节就不会圆满结束。

## I

在一次旅行后，我由于疲乏和饥饿，马上就上床睡觉了，人这些主要的生理需要在睡梦中也宣布它们的存在。我做了下面这个梦：

我走进厨房寻找布丁。厨房里有3位妇女，其中一个是小旅店的女主人，手中正揉着什么东西，好像是在制作团子。她回答我必须等她做好（这些话不能确定）。我感到不耐烦，带着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走开了。我穿上大衣。但是穿的第一件太长，我脱了下来，惊奇地发现它的边镶了毛皮。我穿的第二件大衣里子绣上了长条的土耳其图案。一个长脸短须的陌生人走了进来，试图阻止我穿衣，说大衣是他的。然后我给他看这件大衣上面绣有土耳其式样的花纹。他问道："土耳其(图案、条纹……)与你有什么关系?"但不久我们就友好相处了。

我开始分析这个梦的时候，我意外地想起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大约我那时13岁）。实际上我是从第一卷的结尾处读起的。我从不知道这本小说的书名和它的作者。但对它的结尾有生动的记忆。英雄疯了，不断叫喊着给予他一生最大快乐和悲伤的3个女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贝拉姬（Pélagie)。我仍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分析中会引起这个回忆的。与这3个女人有关，我想起了3位掌管人类命运的女神，我还知道3个女人中的一个——梦中的女店主——就是赋予人类生命之母，而且（像我自己情况那样）赋予了生命物体最初营养。我想到，女人的乳房满足了爱和饥饿。一位极端赞美女性美的年轻男士，在谈到他儿时那位漂亮的、曾经喂过他奶的乳母时，他说："很遗憾，我没更好地利用我的机会。"我经常在精神神经症的发生机制中利用这件轶事来解释"延迟作用"的因素。[①] ——那么，3位命运女神中的一位

① 关系到癔症机制的一个被取代的理论，弗洛伊德早期《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二部分最后一节有所描述。

正合拢双手搓揉手掌，好像正在制作团子：对命运女神而言一项奇怪的职业，这需要进行解释。由此又勾起了我另外一个更早的童年记忆。在我6岁时，我母亲给我上了第一堂课，她要我相信人类都是由尘埃制成，因此最终也必须化为尘埃。这话不合我意，因此我对这个教义表示怀疑。于是我母亲合拢双手搓揉手掌——就好像在制作团子，只是两手间没有生面团——并把磨擦产生的黑色表皮屑给我看，证明我们是由尘埃制成的。我对这直观演示大为惊奇，我也默认了，之后我听到了用这句话来表达："生命最后复归于自然。"① 所以，我走进厨房时发现她们确实是命运之神——正像我童年时常做的那样，当我饥饿的时候，我母亲往往站在炉子旁，告诫我一定要等正餐准备好了以后再吃。——现在来谈谈克内德尔（德文为 Knödel）。克内德尔（Knödl）这个人的名字，至少使我想起了我大学的一位教师，正是他给我讲授组织学知识的（如表皮），他控告克内德尔剽窃（plagiarizing）了他的著作。而剽窃的概念是把属于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显然把梦引向了第二部分，在这部分中我被当成了经常在演讲厅偷大衣的贼。我未加思考就写下了"剽窃"这个词，因为它是浮现在我脑海里的。而我现在注意到它可能在梦内容的不同显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Brücke）。这一串联想

① "生命最后复归于自然。"这句话使人很能够容易想起在《亨利四世》卷一中哈尔王子对法尔斯塔夫所说的话："人人都要见上帝。"在1899年2月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104号信），弗洛伊德引用了同样的话，并把它们归之于莎士比亚——与这些童年景象密不可分的两种情绪——惊奇和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屈从——在此前不久的一个梦中已出现过，它首先使我想起童年这事。

[Pélagie（贝拉姬）— plagiarizing（剽窃）— plagiostomes（横口鱼）[1] 或酱鱼（Haifische）—a fish's swimming-bladder（鱼鳔）(fischblase)] 把旧小说与克内德尔事件和外套联系了起来，这又明显是指性技术中的用具（参阅莫里的押头韵的梦）。无疑这是牵强附会又无意义的思想链，除非它已由梦工作构成，我在清醒生活中是决不能构成这些联想的。但是，好像有建立一种被认为无所谓神圣的迫切联系的需要，一个受尊敬的名字布吕克[2]（Brücke 意为桥梁）使我想起了我的学院，在学院里我度过了我快乐的学生时光，无忧无虑——

所以，偷窃在那智慧的胸膛（Brüsten）
你每天都会发现无穷的狂欢。[3]

——完全与梦中正在折磨（plaguing）我的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后我又回想起了一个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他叫弗利契（Fleischl，德文 Fleisch 为“肉”），与克内德尔一样，这名字的读音听起来好像是可吃的一些东西，还出现了表皮屑引起的讨厌景象（我母亲和女店主）和发疯（小说）及从药房[4] 中买来的解除饥饿的一种药物：可卡因。

我还能沿着这条错综复杂的思想链进一步追踪下去，并能对我还未加分析的那部分梦内容做出充分解释；但是我必须放弃这种做法，因为这将使我个人付出太大的代价。我将从中选出一条

---

① 我努力避免扩大到这个词，因为它使我联系起在这位大学教师面前因不懂这个词而感到羞愧。

② 关于布吕克和弗利契见下文第 485 页的脚注。

③ 歌德《浮士德》第一幕第四场。

④ 德文为 Lateinische Küche（意为“拉丁厨房”）。

线索，它能直接把我们引向混乱的梦思想中的一个梦思想。那个阻止我穿大衣的长脸短须陌生人，其外貌很像我妻子向他购买了大量土耳其衣料的斯巴拉多商人。他叫波波维奇（Popovic），[①]这是一个多义词。因此幽默作家斯特顿海姆借题发挥说："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涨红了脸跟我握手。"我再次发现我滥用了名字，因为我以前曾滥用过贝拉姬、克内德尔、布吕克、弗利契等名字。可以非常肯定，用姓名开玩笑是儿童时期的一种恶作剧。但是如果我乐此不疲，那也是会有报应的，因为我的名字也常常成为别人的打趣语。[②] 我记得歌德曾在某处谈到人们对他们姓名的敏感性时，认为它简直就像皮肤那样敏感了。赫德曾以歌德的名字写过下面一行诗：

> 你们是诸神(Gōttern)、野蛮人(Cothen，亦译哥特人)
> 抑或是粪肥（Kote）的子孙——
> 你们是高贵的形象，最后仍复还于尘埃![③]

我注意到我叉开话题到关于滥用姓名上只是一种拐弯抹角的埋怨。但是我必须在此打断。——我妻子在斯巴拉多的采购使我想到在卡塔罗[④]的另一次采购，那次由于我太小心谨慎，以致失去了一次有利可图的交易良机。（参见本书206页，失去了抚

---

① Popo是儿童对"屁股"（bottom）的用字。

② Freud，德文意为"喜悦"。

③ 第一行出自赫德向歌德借书时所做的一个开玩笑的注。后句为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摘自歌德的《道利斯的伊菲珍妮》，第二幕第四场，伊菲珍妮从菲拉德斯那里听到在特洛伊围城战中，对有许多英雄牺牲所发出的哀叹。

④ 斯巴拉多和卡塔罗同为达尔马提亚群岛沿岸的两个城市。

摸乳母乳房的好机会）我由于饥饿而引入梦中的一个思想是“一个人不应错过良机，能得到的就不必放弃，即使犯小错误也在所不惜。一个人从来不应错失良机，因为生命短暂，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这种“及时行乐”的观点包含了性的意义，又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欲望并不因为犯错误而裹足不前，它有理由惧怕稽查作用，只得将自身隐藏在梦的后面。于是所有各种带有对立意义的思想找到了代言者：梦者精神食粮获得满足之时的记忆，各式各样禁锢的思想，甚至对令人感到最厌恶的性惩罚的威胁。

## Ⅱ

下一个梦需要相当长的前言：

我驱车前往（维也纳的）西站，搭乘火车前往奥赛湖度暑假。但当我到月台时，较早那班开往伊希尔的火车尚未发站。我在那儿看到了图恩伯爵，[1] 他又是去伊希尔朝见皇帝。尽管天下着雨，他还是乘了一辆敞篷车来到了车站。他直冲区间车入口处，门口的检票员并不认识他，想检查他的票，但他傲慢无礼地将他推开，也未作任何解释。当开往伊希尔的火车发出以后，我被再次要求离开站台回到候车室。费了一阵口舌后，我才被允许继续留在站台上。我把时间花在注意是否有人会“行贿”以设法取得保留的隔间。如果有这种情况我打算要大声抗议：我就宣称要获得同等的权利。同时，我一直在哼着我以为是《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咏叹调：

---

① 奥地利反动政治家（1847—1916），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相反，他主张波希米亚实行自治，曾任奥地利首相（1898—1899）。——伊希尔，在上奥地利，宫廷避暑胜地。

如果我的伯爵想跳舞，想跳舞；

那就让他尽兴吧，我准备为他伴奏一曲。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听出这段曲调。）

我整个晚上精神亢奋，处于好斗的心境。不断地取笑仆人和车夫——但愿不要伤了他们的感情。并且各种鲁莽和革命的念头都涌入头脑中，不断出现费加罗的台词和在法兰西剧院观看博马舍喜剧的情景。我想到了那些自以为生来就是伟人的言论，想到阿尔玛维瓦伯爵要对苏珊娜行使的初夜权。我也想到了怀有恶意的反对派记者如何用图恩伯爵的名字开玩笑，称他为“不做事的伯爵”（Count Nichtsthun）。[①] 我并不是忌妒他，现在他正在胆战心惊地朝见皇上，而我才是真正的不做事的伯爵呢——在度假。假期中有各种各类的娱乐计划。这时有一位绅士来到站台上，我认识他是政府医务监考官，他由于他的工作能力而获得了奉承性的绰号——“政府同床者”。[②] 他凭借他的政府官员的地位要求给他半个头等隔间。我听到一位乘务员对另一位说：“我们把这位一半头等票[③] 的先生安置在哪里呢？”我思忖，这是一个典型的特权的例子，而我却要付全额头等票的钱。事实上我已得到了一个隔间，但却是没有过道的套间，因而夜间不能使用盥洗室。我向列车长抱怨此事却毫无结果。我于是报复性地建议他无论如何应该在隔间地板上打一个洞，以备旅客着急时用。确实我在凌

① 德文 Thun 意为“做事”。

② 德文 Beischläfer 字面的意思是与人同眠的人，因为他习惯于睡觉而不是监考。

③ 作为政府官员，他有买半票的特权。

晨2点3刻时因要小便而醒来，醒前做了下面这个梦：

一群人，一个学生集会。——一位伯爵［图恩（Thun）或塔弗（Taaffe）[1]］正在讲演。他带着挑战似的口气谈对德国人的看法，以傲慢的姿态宣称他们最喜欢的花是款冬（colt's foot），然后把一片破损的叶子——更确切说是一片枯萎的叶子——插进他的钮扣孔内。我怒跳起来——因此我怒跳起来，[2] 尽管我对自己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感到很吃惊。

（然后，不是十分清楚）我好像置身于一个大学礼堂（Aula），入口被封锁了，我们必须逃脱。我闯过一排陈设豪华的房间，这显然是部长级的套间，置有棕紫色的家具。我最后走到一条走廊，里面坐着一个管家，她是一位健壮的老妇。我避免和她说话，显然她认为我有权通过，因为她问我是否需要她持灯引路。我通过话语或手势，向她表明要她留在楼梯口。我认为我机智狡猾地避开了追踪。我下了楼梯，并发现了一条狭窄陡峭的向上小路，我沿着这条小路走。

（再次变得不清楚了）……我的第二个问题好像是逃离城市，就与第一次逃出大厅一样。我正乘坐在一辆出租马车内，叫车夫驱车送我到车站。好像车夫被我累坏似的，在他埋怨了几句之后，我说，“我没叫你在铁路上赶车。”好像我和他已在通常只有火车才能通行的道上赶了一大阵车了。火车站已戒严。我考虑是

---

① 奥地利政治家（1833—1895）曾任首相（1870—1871和1879—1893），与图恩一样，某种程度上赞同帝国的非德意志部分的独立。

② 在我的梦记录中，悄悄出现了这句重复的话，显然是出于无心。我随它去，因为分析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德文fahren（跳）也有“驾驶”和“乘行”的意思，这两种意义在梦中反复出现］

去克雷姆斯还是去赞尼姆,[1] 但是想到国王可能要在那里居住,因此我宁可去格拉茨或其他类似的地方。我现在正坐在火车隔间内,这就像坐在斯塔特鲍恩(郊区铁路)的车厢内。在我的钮扣孔内有一条特别长的辫状物,它旁边插了一朵由昂贵料子做的紫棕色的紫罗兰。这非常惹人注目。(这时梦景中断了)

我再次站在火车站,但这一次一位年老的绅士与我在一起。我想着一个仍然认识不清的计划。紧跟着这个计划就已经实现了。就像思考和经历是同一回事。他看上去像个瞎子,总之一只眼睛是瞎的。我递给了他一只男用玻璃尿壶(它一定是我们在城里买的或带来的)。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护理员,并且一定要给他递便壶,因为他是个瞎子。如果查票员看见我们这种情景,他肯定会不加注意让我们过去。现在老人的态度和阴茎似乎是人造的。(我正在这时醒来,感到要小便。)

总体上这个梦给人一种具有幻觉的印象,梦把我带回到1848年的革命时代。引起我对那一年的记忆,是由于1898年(法兰西皇帝约瑟夫的)50周年纪念会和去瓦休的短期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参观了爱默斯多夫,[2] 这是学生领袖菲肖夫的隐退地。梦中显意的几个元素肯定暗指了他。然后我的联想把我引

---

① 克雷姆斯在下奥地利,赞尼姆在摩拉维亚,都不是皇上的居住地。——格拉茨是施蒂里亚州的首府。

② [瓦休为流经维也纳上游约50里处的一个多瑙河村庄的延伸处。——1925年增注] 这是个错误,而非笔误。我后来才知道瓦休的爱默斯多夫与革命领袖菲肖夫的逃亡地只是同名而已。[关于这一错误可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10章(3)]

向英格兰和我的兄弟的住所。他经常用（以坦尼森爵士名义写的诗中）“50 年前”中的话逗弄他妻子，[1] 后来他的孩子们往往把它纠正为“15 年前”。然而，这个革命幻想的产生是起因于看见图恩伯爵而引起的观念，这和意大利式教堂的正面与其背后的结构并无有机联系是一样的。但它与教堂的那些表面不同之处在于它杂乱无章，充满裂隙，而且内部结构部分是通过很多方面硬挤进去的。

梦中的第一部分情景是由好几个景象混合而成，我可以将它们分开。梦中伯爵采取的傲慢态度是我 15 岁那年在中学时的一幕景象的翻版。我们策划一个阴谋反对一位不得人心、无知的男教师，主谋人是我们的一位同学，他那时常以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为榜样。他把袭击的主要领导权指定给我，以讨论多瑙河对奥地利（参见瓦休）的重要性作为公然反叛的信号。我们阴谋分子中有一位贵族子弟，也是全班惟一的一位，他由于肢体太长被同学们称为“长颈鹿”。由于受到暴君似的德文教师的责备，他像梦中的伯爵那样笔直地站着。喜欢的花和插入他钮扣孔内的某种具有花特征的东西（它最终使我想起我在同一天送给一位女友的兰花和一种耶利奇玫瑰[2]）强烈地使我想起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六世》，第一幕第一场），它再现了红白玫瑰战争的开始。（亨利八世打开了这个回忆的阀门）——由此离红白康乃馨只有

---

① 坦尼森并没有题为“50 年前”的诗，所说也许是“维多利亚皇后 50 周年纪念”颂诗。其中反复出现“50 年”（虽然并非“50 年前”）一词。否则，这个暗喻可能是指第二个“洛克斯莱大厅”：“60 年以后”。

② 复活的植物，它干枯卷曲的叶片在潮湿空气中能重新展开。

一步之遥了。（有两段小诗，一段为德文，另一段为西班牙文，此时悄悄溜入分析之中：

玫瑰、郁金香、康乃馨；
每一种花都不免凋谢。
伊莎贝拉，不要
为花儿凋谢而哭泣。

西班牙文诗的出现使人想到了《费加罗的婚礼》）。在维也纳，白康乃馨已变成反犹太人的象征，红康乃馨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象征。在这之后，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次在可爱的萨克逊乡村（参见盎格罗—萨克逊）乘火车旅行时，我遇见一次反犹太人挑衅。——构成梦中第一个情境的第三幕景象可追溯到我早年的大学生生活。德国学生俱乐部举行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讨论。我当时是个毛头小伙子，深信唯物主义理论，冒失地提出一种极端偏激的观点。有一个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学生，他那时已显露出他成为男生领袖和一些较大团体的组织者的才能（顺便说一句，他也获得了一个来自动物王国的绰号[①]）。他于是站了起来，他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通。他告诉我们，他年轻时也曾养过猪，后来悔改了，回到了父母身边。我暴跳起来（就像梦中一样），粗鲁地（德文 saugrob 的字面意思为“猪般地粗鲁”）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他年轻时养过猪，所以我对他讲话时的语调也就不感到惊奇了。（在梦中，我对自己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感到惊奇。）然后发生一阵很大的骚动，许多人要求我收回自己

① 例如维克多·阿德勒（Adler，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领袖（1853—1918）。

说的话，我拒绝了。受我侮辱的那位同学十分明智，他不把这件事看作是一种挑战，使得这场风波平息了下来。

梦中这第一部分情景的其余元素来自更深的层面。伯爵提到款冬花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我进行了一连串联想：款冬［德文为“Huflattich”字面意思是（蹄形莴苣）］——莴苣——色拉——占着毛坑不拉屎的人（德文“Salathund”字面意思为色拉狗）。这里又是一大串辱骂名词的联想：“长颈鹿”（Gir-affe，德文“Affe”意为“猿猴”），“猪”、“狗”——如果我能拐弯抹角通过其他一些名词能推出“驴”，来侮辱另一位大学教师。此外，我把款冬花译成法文“蒲公英”（“pisse－en－lit”），我不能肯定是否正确。这种想法是从左拉的《萌芽》中得到的。书中一个小男孩被叫去摘一些蒲公英以作色拉之用。“狗”的法文是“chien”，使我想起机体的主要功能（法文“chier”意思为“大便”，与之相比较的为“pisser”意为“小便”）。我想我将很快在物质的所有三种状态——固体、液体、气体中收集一些不恰当的例子。——由于这同一本《萌芽》书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描写，包括了对一种特殊竞争的详细描述，涉及到排泄气体的产生，即“屁”（“flatus”）。[①] 现在我才注意到引向“屁”的道路早已准备好了：从各种花，经过西班牙小诗，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亨利八世，英国史，以及与英格兰抗衡的西班牙舰队，由于暴风雨吹垮了西班牙舰队，在它失败

① 实际上，它们不在《萌芽》，而是在《土地》一书之内。这个错误是我在分析以后才发现的。——注意“huflattich”（款冬）和“flatus”二词字母的相似性。

后，英国人在一块奖章上刻上“它把他们吹得溃不成军”。[①] 如果我能对癔症的理论和治疗作出详细的论述，我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想，我把这句话作为“治疗”那一章的标题。

现在让我们转到梦中第二部分情景，我不能对这部分作详细的分析，是考虑到稽查作用的缘故。因为我把自己放在那个革命时代一位杰出人物的位置上，他与鹰（Adler）也曾经有过一段冒险经历，据说他患有大小便失禁，等等。尽管这故事的大部分是由一位霍夫拉特（宫廷枢密官）告诉的，我自己认为我不可能通过稽查作用。梦中那套房间来自我曾有幸看见过的那位大人物的客厅式豪华马车。就像梦中大多数情况下“房间”（Zimmer）也指妇女（Frauenzimmer），[②] ——此例指“大众妇女”。就梦中的女管家形象，我表现出对一位机智的老妇人缺乏真情回报，对她的好客以及在她那里听到许多好听的故事却恶意相报。——灯则暗指格里帕泽，[③]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的有关希罗和利安德的一出动人悲剧，《情海惊涛》——由此联想到了西班牙无

---

① ［1925 年增注］一位偶然来访的传记作家夫里茨·威特尔斯博士（1924，21 页）责备我在上述格言中漏掉了耶和华的名字。［1930 年增注］英文奖章在云雾般背景上刻有希伯来文的上帝名字，所以可以看成是一部分图案，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分铭文。——［利用这些词作一句格言放在论“治疗”一章标题的想法在 1897 年 1 月 3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 54 号信）中已提及。］

② “frauenzimmer”字面意为“妇女的房间”，在德文作为对“妇女”的贬意词。

③ 奥地利著名剧作家（1791—1872）。

敌舰队和风暴。[1]

对梦中剩余两段情节我也不必作任何详细的分析。[2] 我仅选取引起两个童年景象的一些元素，我正选取这两个景象开始对此梦的讨论。人们可能怀疑是因为性材料才迫使我产生抑制，但这种解释也未必尽然。毕竟一个人有许多事情必须对别人保持秘密，但对自己却不必隐瞒。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为什么必须要隐瞒真相，而是要揭露自己为了隐瞒梦的真实内容进行内部审查的动机。因此，我必须解释，这个梦的这三个（最后）情节的分析表明，它们都是脱离实际的浮夸，是我在清醒生活中长期被抑制的荒谬夸大狂的结果，它的一些枝节甚至闯入了梦的显意（如"我感到自己相当狡猾"）。顺便也解释了我在做梦前的当晚精神亢奋，那种夸耀神情已扩展到了各个方面。例如，在提到格拉茨时就用了一句诋毁的话，"格拉茨值几个钱?"，这句话表现出了一个人感到相当富足时的那种自满感。如果有人记得伟大的拉伯雷对高康大和他儿子庞大固埃的生活和功绩无与伦比的描述，就会理解梦中第一个情节中所含有的那种自夸了。

下面是我向读者们允诺的与童年的两个情景有关的材料。我买了一个棕紫色的新皮箱供旅行用。这种颜色在梦中出现过多

---

① [1911年增注] 在一篇有趣的论文里，西尔伯勒（1910）试图用我这个梦的这一部分证明梦的工作不仅可以再现梦的隐意，也可以证明在梦的形成时发生的精神过程。他把这称之为功能现象。[1914年增注] 但是我认为，他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梦形成时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与其他心理过程一样，也是我的思想材料。在这个自我夸耀的梦中，我无疑为发现了这些材料而引以自豪。

② 实际上两个情节的第一个在下文作了进一步分析。

次:用一种贵重布料制成的棕紫色紫罗兰以及花旁边的一件所谓的“少女饰品”(“girl－catcher”)[①] ——部长套间的家具。儿童们一般认为人们可以被任何新的东西打动。人们向我描述了下面这幕我的童年景象,我对描述的记忆代替了对景象本身的记忆。据说我在两岁时还是偶尔尿床,在我为尿床而受到责备时,我就安慰我的父亲,答应在最近的N城买一张漂亮的新红床送给他。这就是梦中插语“我们在城里或者一定要买便壶”的来源:一个人必须遵守诺言。(也需注意男便壶与女衣箱或箱子的象征并列关系。)我的这个诺言表现出了我童年的全部夸大狂。我们已经发现了儿童小便困难在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可以从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发现尿床和野心的性格特性之间的密切关系。[②]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七八岁时发生在家里的一件琐事。一天晚上，在上床之前，我不顾家规，硬要睡在父母的卧室里。父亲在斥责我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这个小孩儿将来不会成大器。”这对我的野心无疑是迎头一棒，因为这幕景象仍不断地出现在我梦中，而且总是与我列举的成就和成功联系在一起，好像我想说：“你看，我已经有成就了。”因此，这幕景象为梦中最后的情节提供了材料，在梦中，当然为了报复，把角色互换了。那个老人（明显是我父亲，因为他的一只眼失明是指他的单侧青

① 这个词一般是指“放荡”的意思,这里似乎是一种钮扣的俚语,参见与之相当的用于美国妇女头饰如“网眼毛披巾”(fascinator)和“美饰物”(beau－catcher)等词。

② 这一句话于1914年增写。在弗洛伊德的论文《性格与肛欲》(1908*b*)中的最后一段中,似乎首次提到了这种联系。

光眼)[1]现在正对着我小便，就像我小时候对着他小便那样。通过他的青光眼，我想到了可卡因，可卡因在他动手术时派上了用场，好像我因此而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此外，我还跟他开了玩笑。由于他失明了，我一定要递尿壶给他，我对这个暗喻我发现了癔症理论而洋洋得意，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2]

---

① 另一种解释是，他是神话中的万神之父独眼奥丁。——《奥丁的安慰》是赞利克斯·达恩(1880)写的一本神话小说——在我童年早期景象中给予父亲的安慰是为他买一张新床。

② 还有一些可供进一步解释的材料。玻璃(便壶)使我想起了一个农民在眼镜店里的故事。他试了一副又一副眼镜，还是不能认识字。——[农民饰物("骗子")：梦的上一个情节中的少女饰物]——在左拉的《土地》中农民对待已恶化成低能的父亲——我父亲在临死前的那几天，像小孩那样大小便失禁。悲惨的回报是我在梦中是一个警护者。——"在此思维和体验仿佛是同一回事"这使我想起奥斯卡·潘尼查的一部富有革命性的剧本《爱情会议》(1895)，剧中天父被屈辱地描写为一个瘫痪的老人。他的意志和行动表现为同一回事，所以不得不受一位大天使、一个年轻的神祇侍酒者的约束，不许他咀咒和发誓，因为他的咀咒能很快变成现实。——我制定计划是对我父亲的指摘可追溯至后期阶段。确实，梦的整个反叛内容，诸如大叛逆和蔑视权威，都可追溯到对我父亲的反抗。国王被认为是一国之父，而对孩子而言，父亲是最长的、最主要的惟一权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其他社会权威均由父亲的专制权威发展而来。——至于"母权制"则另当别论——"思维和体验是同一回事"这句话对癔病症状的解释有参考作用。"男用尿壶"也属于同样的联系。对于维也纳人，我不用解释什么是"*Gschnas*"原则。它就是指用琐碎的、可笑的和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罕见的名贵物品。比如，维也纳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宴会上，常做的消遣是把一些餐具如平底锅、几把稻草和卷状食物做成甲胄。我注意到癔病患者也是做同样的事：除了他们真正经历过的事外，还利用日常生活中一些最无害的材料，想象成可怕的和反常的事件。他们的症状首先便附着在这些想象物上，而不依附于那些对不论好坏的真实事件的回忆。这个启示帮助我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可以用梦元素"男用尿壶"来暗指如下这一点。我听说在最近一次"*Gschnas*"之夜，展出了柳克丽霞·波姬亚服毒用的高脚酒杯，它的主要构成物是医院中使用的男用玻璃尿壶。

我童年的两幕小便情景无论如何与夸大狂这个主题密切有关。但它们在我去奥赛湖旅行时的出现，得到了由于我的车厢隔间没有盥洗室这一偶然情况的帮助，因此我有理由预测这种处境实际上是在早晨出现的。我由于这种生理需要而醒来。我想，或许人们认为这些感觉才是梦形成的真正诱因，但我却倾向于另一种观点，即排尿的要求仅仅是由梦念所引起。我在睡眠时受到任何生理需要的干扰相当少见，尤其像这一次被唤醒的时刻是在凌晨 2 点 3 刻。我可能会遇到进一步的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我在比其他更为舒适的旅行中，我在很早醒来时，我几乎不可能感到有排尿的要求。不管如何，这一点悬而未决并不会对我的论点有任何伤害。①

我从解释梦中得出的经验使我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即使一眼看上去便可得到完全解释的梦，从中可以找出最早童年的思想痕迹，因为它们的来源和躁动的欲望并不难发现。因此我不得不追问自己，这个特征是否不可能进一步成为做梦的基本先决条件。概括地说，这意味着每一个梦的显意都与最近的经历有关，每一个梦的隐意与其最早的经历有关。实际上，我在对癔症的分析中就已能提示了，这些人生最早经历在适当的词面意思上一直到最近仍保持着新鲜。证实这种设想仍相当困难，我必须回到另一个联系点（参见第七章）去探讨童年最早经历在梦形成中所可能起的作用。

在本章开始时所列举的关于梦记忆的三个特征中，第一就是梦内容偏爱不重要的材料，把这归结于梦的伪装从而获得了满意

① 这个梦在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

的解释。我们还能肯定其他两个特征的存在，即对最近的和幼儿期材料的强调，但是我们还不能根据引起梦的动机对这两个特征做出解释。这两个特征和评价还有待发现，这一点必须记住。在我们了解到解释梦就好像一个可以窥视精神结构内部的窗口时，它们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恰当的位置——或者在睡眠状态的心理学中，或者在我们今后要对有关精神结构构造加以详细讨论中(参见第七章)。

然而，从最后几个梦分析中得出的另外一个推论，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通常梦看上去不止一种意义。正如我们所举的梦例，梦不仅可以包括好几个一个接一个愿望的满足；而且一连串的意义或欲望满足可以彼此叠加起来，欲望满足的最底层面可追溯到童年早期。这样就又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断定这种情况是“经常地”而不是“一定地”是否更为正确。①

## 第三节 梦的躯体方面的来源

我们如果要想使一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对梦问题产生兴趣，并为此目的，去问他有关梦的来源的看法，一般说来人们会发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充满信心。他立即会想到消化功能失调或困难对梦的形成起着作用——“梦源于消化不良”，——由

① [1914年增注] 梦意义的分层重叠排列是解释梦问题中最为微妙，然而也是最有趣的一个问题。谁忘记了这种可能性就容易误入歧途，从而对梦性质做出错误的论断。但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为数太少，迄今为止，只有奥托·兰克（1912*a*）对膀胱受到挤压引起的有条理层次的梦象征作用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于身体偶然采取的体位以及睡眠期间偶然发生的一些琐事也起着作用。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就算将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仍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解释。

我在开头第一章第五节内长篇讨论了科学家们把梦形成归结于躯体的刺激，因此我在此只须回忆一下这方面探索的成果。我们发现躯体刺激的来源可分成三类：产生于外界对象的客观感觉刺激，仅有主观基础的感觉器官的内部兴奋状态，以及产生于机体内部的躯体刺激。此外我们注意到，与这些躯体刺激相比较，这些权威作者们把梦的任何可能的**精神**来源置于不重要的地位，或者干脆全盘否定。在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躯体刺激来源的主张后，得出了以下结论。感觉器官的**客观**兴奋（部分包括了睡眠中的偶发事件的刺激和像那些对睡眠的心灵产生影响的兴奋）的重要性，通过无数的观察得到了确立，并通过实验得到了证实。**主观**感觉兴奋所起的作用似乎由梦中再现的入睡前感觉景象得到证明。最后可以看出，尽管不可能证明梦中出现的景象和概念可以归咎于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内部**躯体刺激，不过，我们广泛认识到消化、泌尿和性器官的兴奋状态对我们的梦产生影响，这种来源从中找到了支持点。

因此，“神经刺激”和“躯体刺激”看来是梦的躯体来源——也就是说，按照许多作者的观点，它们是梦的惟一来源。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现不少表现出的可疑点，其中包括了一种批评，实际上并不是针对躯体刺激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怀疑其“**适合性**”。

无论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对该理论的事实根据感到如何自信，特别就那些偶然的和外部的神经刺激而言，因为毕竟可以毫

无困难地在梦的内容中寻找到它们的踪影。但他们都承认，梦中的大量观念材料来源不可能都归结于外部刺激。玛丽·惠顿·卡尔金斯小姐（1893，312 页）就此问题曾花 6 周时间，考察了她自己和另一个人的梦。她发现她们的梦分别有 13.2% 和 6.7% 可以找到外部感知觉元素；在所收集的梦例中，仅有两例是来源于机体感觉。这些统计数字更加证实了我根据自己经历所作的粗略观察而产生的怀疑。

有人建议将“源于神经刺激的梦”与其他形式的梦分离开来，作为梦的亚类，这方面已有人作了详尽的研究。如斯皮塔（1882，233 页）就将梦分成“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和“源于联想的梦”。然而，只要梦的躯体来源及其概念内容之间的联结得不到证实，这种方案一定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除了第一种反对意见——即外部刺激来源出现频率不多见以外，又有了第二种反对意见——即这种来源不能使梦得到充分解释。我们有权要求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们对以下两点向我们做出解释：第一，在梦中，为什么外部刺激不是以其真实的性质被人感知，而总是被错误理解；第二，为什么感知心灵对这些被误解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得到的结果是如此的无法预料和多变。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斯特姆培尔（1877，108 页以下）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因为心灵在睡眠中已与外部世界隔离，因而不能对客观感觉刺激做出正确的解释，不得不在多方面模糊印象的基础上构建错觉。援引其本人的话说：“在睡眠中，由于外部和内部刺激的作用，一种感觉或感觉复合物，或者一种感情或一种任何类型的精神过程在心灵中产生了，并被心灵所感知，这个过程便从清醒状态遗留在心灵中的经历范围内唤起各种感觉景

象，也就是说，唤起了或者是赤裸裸的，或者是伴有适当精神价值的那些早期感觉。这个过程似乎为或多或少的这一类景象所包围，通过它们来源于神经刺激的印象便获得了它的精神价值。在此我们谈论的（就像我们在清醒行为中所做的那样）是睡眠的心灵“解释”由神经刺激所产生的印象。这种解释的结果就是我们称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也就是说，一个梦的构成成分是由神经刺激所决定，依照再现法则，神经刺激在心灵中产生它的精神作用。

冯特（1874，656 页以下）的主张基本上与这个学说相同，他认为梦中出现的概念至少大部分是来源于感觉刺激，特别包括普通机体感觉，基于这个原因，这些观念主要是想象的错觉，或者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纯粹记忆概念强化成为幻觉。斯特姆培尔（1877，84 页）根据这种理论，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梦内容及其刺激之间的关系，他说：“就好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用十个手指在钢琴键盘上乱弹。”根据这个理论，梦并不是基于精神动机的一种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生理刺激的结果，这种生理刺激在精神症状中表现出来，因为刺激施加的结构不能找到其他表达方式。基于同一假设，梅涅特举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试图解释强迫性观念：好似一个钟的表面，上面的某些数字比其余的数字明显凸出。①

不管梦的躯体刺激理论变得如何流行，也不管它看上去如何有吸引力，其弱点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构成错觉，需要睡眠的精神结构对它进行解释的每一种梦的躯体刺激，在解释时可以产生

① 这句话在梅涅特的著作中没有找到。

无数这样的尝试，也就是说，刺激在梦内容中可以表现为大量不同的概念。[1] 但是斯特姆培尔和冯特提出的理论，并不能产生任何动机来决定外部刺激与为解释它而选择的梦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解释李普斯（1883，170 页）所描述的由这些刺激“在它们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中往往做出的不同寻常的选择”。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是针对整个错觉理论所依据的假设——假设睡眠的心灵不能辨别客观感官刺激的真实性质。生理学家布达赫早就向我们指出，即使在睡眠中，心灵仍能很好地对获得的感觉印象进行正确的解释，并根据这些正确的解释做出反应。因为他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对睡眠者似乎是特别重要的感觉印象，不会像其他一般印象那样在睡眠中受到忽视（如保姆或乳妈和孩子的例子）。他注意到，睡眠者对听到自己的姓名比听到其他任何无关的听觉印象更容易惊醒。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心灵在睡眠中能区别感觉间的差别。布达赫从这些观察中继续做出推断，认为我们必须假定，在睡眠状态中并不是**无能力解释**感官刺激，而是对它们**缺乏兴趣**。李普斯于 1883 年在批评躯体刺激理论时，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布达赫于 1830 年提出的论断。因此心灵就好像一段轶事中那个睡着的人。当有人问他是否睡着了时，他回答说：“没有睡着。”但是当那个人继续说，“那么你借给我 10 个弗洛林吧。”他却说，“我睡着了。”

---

① ［1914 年增注］穆利·沃尔德（1910—1912）出版了两卷著作，包括一系列通过实验诱导梦的详细而精确的报告。我建议大家读一下这本著作，从中可以增强信心，可以发现其中的实验条件对个别梦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启示。而且一般说来，这类实验对梦问题的理解也无所收益。

从另一方面可证明梦的躯体刺激理论是不适当的。观察证明，在我开始做梦时，尽管外部刺激出现在梦的内容之中，但也并非一定要强迫我做梦。比如说，我在睡眠中，我感受到了一个触觉刺激，那么我能对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我可以对它置之不理，例如，在我醒来之后，我可以发现我的大腿裸露在外，或者我的手臂受到某种压迫。病理学提供的无数例子可以发现，强烈的感觉兴奋和运动刺激可以在睡眠中不起任何作用。再次，我可以在睡眠中知道有某种感觉，——就像人们所说，我可以意识到它“通过”了我的睡眠——（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出现在疼痛刺激的情况中），而我并没有把这种痛觉编进梦中。第三，我还可以对这种感觉做出清醒反应，因而可以把它加以排除。[①] 可能只有第四种情况，神经刺激才能把我引入梦。然而其他可能性的实现至少与构成梦的最后一种可能性的出现频率一样。并且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除非做梦的动机存在于**除了躯体刺激来源之外的其他地方**。

其他一些作者——施尔纳（1861），以及接受施尔纳观点的哲学家福尔克特（1875）对我在此指出的梦源于躯体刺激这种解释所出现的漏洞，作了公正的评价。他们试图根据躯体刺激更精确地确定精神活动，这些精神活动形成了五彩斑斓的梦象，换句话说，他们力求把做梦再一次看成基本上是**精神**的东西，即一种心理活动。施尔纳不仅对梦形成时所展示的各种心理特征给予富

① ［1919年增注］参见兰道尔（1918）论睡眠中的行为。任何人都能观察到，人入睡时的动作都明显是有意义的。一个人入睡时并非完全毫无知觉。相反，他的动作是符合逻辑的和经过考虑的。

有诗意的和生动活泼的描述，并且他自以为他已经发现了心灵处理作用于它的刺激的原则。在他看来，当想象摆脱了白天的束缚，梦的工作便寻求通过象征的形式，再现出产生刺激的器官的性质和刺激本身的性质。于是他提供了一种“梦书”用来指导梦的解释，以便能从梦象中推断出躯体的感觉，器官的状态以及有关刺激的性质。“因此猫的景象代表怒气冲冲的状态，而一片光滑浅色的面包则代表的是赤身裸体（福尔克特，1875，32 页）”。一般说来，在梦象中，整个人身被描述为一栋房子，身体的不同器官则表现为房子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牙刺激的梦”中，高大的穹形门厅象征着口腔，下降的楼梯则象征着从咽喉下到食道。“在由头痛引起的梦中，头顶部象征着一间房间的天花板，爬满了令人厌恶的蜡蜍样蜘蛛（同上，33 页以下）”。大量这样的象征在梦中被用来代替同一个器官。“因此呼吸的肺可以用熊熊的火炉来象征，心脏用空盒子或空篮来象征。膀胱则以圆的袋形物或中空的物体来象征（同上，34 页）”。“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在梦的结束时，有关的器官或其功能往往能无掩饰地展示出来，并且一般说来与梦者自己的身体有关。因此一个牙刺激的梦通常以梦者描述从自己的嘴里拔出一颗牙而结束（同上，35 页）”。

这个解释梦的理论不能说受到了其他梦研究者的赞同，因为这个理论的主要特征似乎是它的夸张性，在我看来，仍很难承认其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它通过采用象征主义使解释梦复活了——也就是古代采用的那种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其解释范围仅局限在人体。施尔纳的理论由于缺乏科学解释的任何技术，必然大大地限制其应用。它似乎为任意解释梦打开了大门，特别是相同的刺激在梦内容中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施

尔纳的学生福克尔特也表示他无法证实这个观点：一座房子可以代表人的身体。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心灵的功能在梦工作中既无作用又无目的。因为按照我们正在讨论的理论，心灵仅满足于按它接收到的刺激去编织幻想，看不出丝毫能够**处理**刺激的任何迹象。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严厉的批评，给予施尔纳的躯体刺激的象征理论致命的一击。既然认为这些刺激无时不在，而通常认为心灵在睡眠时又比在清醒时与它们更易接近。那么，就难以理解心灵为什么不是整夜一直在做梦，并且每夜并不梦见所有的器官。为了避开这个批评，他们追加了进一步的条件，即为了唤起梦的活动，必须依靠眼、耳、牙齿、肠等器官产生**特殊**的兴奋。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证明这类刺激增加的客观特性，这只能在极少的梦例中才有可能得到证实。如果梦中飞翔是肺叶升降的象征（同上，37 页以下），那么斯特姆培尔（1877，119 页）就已经指出，或者这一类梦会更频繁地出现，或者就必须证明呼吸活动在做梦过程中更为活跃。此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这可能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即有某些特殊动机在暂时起作用，它把梦者的注意力引向平时恒定存在的内脏感觉。然而，这使我们已远远超出了施尔纳的理论范围。

施尔纳和福尔克特提出的观点，其价值实际上在于他们唤起人们去注意梦内容中一些有待解释的特征，以求获得新的发现。梦包括了机体器官和其功能的象征，这是确凿无疑的。梦中的水往往暗指排尿的刺激，男性生殖器常用直立的棍棒或柱来表示，等等。在做梦时，与单调乏味的梦相比，充满运动和色彩缤纷的视觉梦，我们几乎不可能不把它们解释为“具有视觉刺激的梦”。

而对于以声音和话语为特征的梦，我们也不可能排斥错觉所起的作用。施尔纳（1861，167 页）报告过一个梦：两排清秀可爱的的孩子对坐桥上，互相对攻后，然后回到原位，最后梦者梦到自己坐在桥上，从下颏内拔出一颗长牙。福尔克特（1875，52 页）同样也报告了一个类似的梦：一个厨柜的两排抽屉起着这种作用，最后也是梦见拔出一颗牙齿。这两位作者记录了大量的这类梦例，这些类型的梦形成使我们不能把施尔纳的理论看成是不去寻求其真实内核的、毫无根据的发明。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要为所谓牙刺激这一类象征寻找另一种解释。①

在对梦的躯体来源理论的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一直克制着不采用我自己对梦分析得出的论点。如果利用一种其他作者在研究梦的材料上一直未曾用过的方法，可以证明梦本身具有它们自身的精神活动价值，欲望是梦构成的动机，以及前一天的经历为梦内容提供了直接的材料，那么任何其他的梦理论，只要忽视了如此重要的研究方法，相应地把梦看成是对躯体刺激的一种无用而难解的精神反应，无须进行特殊的批判就可以予以否定。不然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会存在两类不同的梦，一类是仅仅来自我的观察，另一类则来自早期一些权威作者的观察。因此，剩下的问题就是为梦源于躯体刺激这个流行学说所根据的事实，在我的梦理论中去寻找一席之地。

我们已向这个方面迈出了第一步，通过我们提出这个论点，认为梦的工作必须将同时活动着的所有刺激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发现，如果前一天遗留下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历能

① 这些梦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

够产生一个印象，则由这些经历而产生的欲望也就在一个梦中结合起来了。同样，具有精神价值的印象与前一天获得的那些无关紧要的经历，只要在它们之间经常能建立起互相沟通的概念，它们就结合成为梦的材料。因此，梦看来是对在睡眠心灵中当时呈现的所有活动着的材料的一种反应。就我们迄今为止对梦材料所作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梦材料是精神残留和记忆痕迹的一种集合体。这些精神残留和记忆痕迹（考虑到对最近的和幼年时的材料偏爱）我们赋予它们一种迄今为止还难以确定的具有“当时活动”的性质。由此，我们不难预测，如果以感觉形式表现出来的新鲜刺激，在睡眠中被加到那些当时正在活动的记忆，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梦。由于这些感觉兴奋当时是活动的，因此再次说明了它们对梦的重要性。它们与其他当时活动着的精神材料结合，为梦的构成提供精神材料。换一种方式来说，在睡眠中产生的刺激构成了欲望的满足，其他的构成物是我们所熟知的“日间经历的精神残留”。这种结合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就像我已经指出的，对睡眠中的躯体刺激的反应不止一种方式。但当它**确实**发生时，就意味着它有可能找到概念性材料充当这一类梦的内容，这样能够表现出梦的两种来源——躯体的和精神的。

梦的本质并不因为躯体刺激加入到它的精神来源而有所改变：一个梦仍然是欲望的满足，无论由当时活动着的材料决定的欲望满足是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准备在此留一些篇幅，来讨论一些特殊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能对与梦有关的外部刺激产生不同的重要性。像我指出的那样，瞬间产生的各种不同因素（无论是生理的和偶然的因素）的结合，决定着一个人在睡眠中，在受到相对强烈的客观刺激情况

下将如何活动。梦者习惯的或偶然的深度，如果结合刺激的强度考虑，在某种情况下，他会将刺激压抑下去而继续入睡；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却可能被迫醒来，或者设法克服刺激并将其编织入梦。根据这些可能不同结合的情况，外部客观刺激在梦中的表现，在不同的人表现为次数的多寡。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非常能睡的人，顽强地排除任何干扰打断我的睡眠，所以外部兴奋刺激很少能进入我的梦中。因而精神动机便很显然容易使我做梦。事实上，我注意到自己只有在一个梦中，能辨别出一种客观痛苦的刺激来源。考察一下外部刺激在这个特殊梦中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对我来说是很有启迪性的。

我正骑在一匹灰马上，开始有些胆怯和笨拙，好像我只能斜倚在马上似的。我遇见我的一位同事P，他笔直地骑在马背上，穿着一身粗花呢制服，他提醒我某些事情（也许是我的笨拙姿势）。我现在发现我骑在我这匹极为聪明的马背上，越坐越安稳，越坐越舒服，并且注意到自己安然自得。我的马鞍是一种衬垫物，它占据了从马颈部到马臀部之间的空间。我就用这种方式一直在两辆运货车之间骑着。在街上骑了一段路之后，我调转马头准备下马，开始想在临街的一所空的小教堂前下马，我实际上是在它邻近的另一座小教堂前下马的。我居住的旅馆在同一条街上，我本来可以让马自己走过去，但我宁愿牵着它走过去。我仿佛感到骑着马走到旅馆去会很难为情。一位旅馆“杂役”正站在门前；他把一张我的便条递给我，并就此拿我开玩笑。便条上的字下面画上了双线，写着“不要食物”，另一句话（不清楚），好像是“不要工作”，同时出现一片模糊的概念，我好像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中，我没有工作可做。

乍看起来，这个梦的产生并不能认为是受了痛苦刺激的影响，或者说是受到了痛苦压迫的影响。但在前几天，我由于长疖子使得运动受限。最后，在阴囊底部长了一个有苹果大小的疖子，它使我每走一步都感到痛苦难忍。发烧引起的疲惫，没有食欲，以及过重的工作负担——所有这些痛苦交加在一起使我身心沮丧。我不能推卸我的医疗工作。然而鉴于我疾病的性质和情境，有一种活动此时对我来说肯定更为不合适，那就是骑马。正是骑马这种活动进入了我的梦境：这可能是我所能想象的对我疾病的最有力的否定了。我实际上根本不会骑马，而且除了这一次，再也没有梦到过骑马。我一生中，只骑过一次马，而且没有马鞍，因此我很不喜欢这项运动。但是在梦中，我正骑着马，好像会阴处根本没有长疖子，因此不如说是因为我希望不生疖子。从描述的情况来看，我的马鞍好像是一种泥敷剂，它使我能入睡。由于缓解了疼痛，在睡眠最初几小时内，我或许已经不感到痛苦了。然后，那疼痛感觉的刺激不断出现并企图把我唤醒。因而就出现了梦并安慰我说，“不要醒来，继续睡吧！没有醒来的必要。你并没有生疖子，因为你正在骑马，如果你那个特殊部位生了疖子，你肯定不能骑马了。”于是梦胜利了。疼痛被抑制了下去，我能继续入睡。

然而，梦并不满足于依靠一个与病情不相一致的顽强意念就“忘却”了我的疖子，就好像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和丧失钱财后的商人所产生的幻觉般妄想那样。[1] 被否定的感觉细节和被用来压

① 参见格里辛格（1861，106 页）的段落和我的第二篇有关防御的精神神经症（弗洛伊德，1896*b*）中的言论（实际上，亦可参考在弗洛伊德论这个题目的第一篇论文靠近结束的那一段）。

抑这种感觉的景象把梦作为一种手段，把我心灵中正在活动的其他材料与梦中情景联结了起来，并使这些材料得到再现。我正骑在一匹灰色马上，它的颜色与我最近一次在乡间看见我同事 P 所穿的椒盐色制服完全相符合。我所生疖子的原因被认为是吃了调味品太多的食物——它至少被认为是糖（糖尿病）最可能的病因，糖与生疖子也有关系。我朋友 P 自从接替我为一位女病人治疗以来，就好像骑在高头大马上那样，对我耀武扬威，其实，我对那女病人已做出了显著功绩（在梦中，我开始斜坐在马上，像个特技骑士表现超凡功夫）。但事实上，这个女病人却像传说中的周末骑士的马[①] 那样，心甘情愿地让我骑着走。因此马就获得了女病人的象征性意义（在梦中，这是一匹极其聪明的马）。我感到安然自在是指 P 在接替我以前，我在女病人家中所取得的地位。本城的一些医务界头脑中，有一位我的保护人，最近，他对我谈到了我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他说“我想你是称职的”（直译为“我看你就像稳坐在马鞍上”）。在我遭受如此病痛之时，每天仍要从事 8～10 小时的精神治疗工作，确实是一大功绩。但是我知道，除非我完全康复，否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如此艰难的工作。我梦中充满抑郁的情景，便是暗指我发现自己当时所处的困境。（那便条上写的就好像神经衰弱症患者写给医生看的那样：“不要工作”；“不要食物”。）在进一步对梦解释的过程中，我发现梦工作已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途径，从充满欲望的骑马情景转到

① 在 1898 年 7 月 7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 92 号信），弗洛伊德描写了“周末骑士伊特齐格的著名原则：‘伊特齐格，你骑马到哪儿去？’——‘不要问我！去问我的马！’”

了我在儿时和比我大一岁的侄儿吵架场面，我侄儿目前正住在英格兰。此外，梦中的一些元素来自我在意大利的旅行：梦中的街道来自维罗纳和锡耶纳的印象。更深入的解释则可引向性的梦思想。说到意大利，我想到了在梦中似乎是指一位从未去过意大利的女病人："去意大利"（德文为 gen Italien）——"生殖器"（德文为 Genitalien），同时，这也与我作为医生先于我朋友 P 到那座房子去和我长疖子的部位发生了联系。

在另一个梦里，[1] 我同样成功地避开了一次干扰睡眠的威胁，这次威胁是来自一个感觉刺激。然而，这次只是偶然的机会，我能够发现梦与它的偶然刺激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了这个梦。一个盛夏的早晨，我正在蒂罗尔的一个避暑山庄，我意识到梦到的内容而惊醒了过来，我梦见教皇死了。我对这个非视觉的梦百思不得其解，作这个梦的惟一线索，我只记得不久前读报，获知教皇略有不适。然而，就在当天早晨，我妻子问我在早晨是否听到了可怕的钟声。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现在对这个梦有所理解了。这是我的睡眠需要对虔诚的蒂罗尔人试图用钟声叫醒我所做出的反应。我用虚构的梦内容对他们进行报复，完全不注意那钟声而继续入睡。

以上几章引证的一些梦例可用来作为研究所谓神经刺激作用。我的开怀饮水的梦便是一例。躯体刺激显然是这个梦的惟一来源，而感觉的欲望（即口渴）又显然是惟一动机。这个梦例和其他一些简单的梦相似之处表现在：梦中躯体刺激本身似乎就能

---

① 本段于 1914 年增写，这个梦简要地记录在弗洛伊德 1913*h*（No.1）中；也见于《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五讲。

构成一个欲望。再看在夜晚扔掉脸颊上冷敷器的那位女病人，她做的梦所表现出的欲望满足，是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对痛苦刺激做出的反应：病人好像成功地暂时忘掉了她自己的疼痛，同时把痛苦推到了别人身上。

我关于三位命运女神的梦明显是一个饥饿梦。但是，它成功地把对食物的渴望退回到了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望，而且用一个天真无邪的欲望作为伪装，掩盖了另一个不能公开的欲望。我关于图恩伯爵的梦展现了一个偶然的身体需要是如何与最强烈的（同时也是最压抑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加尼尔（1872，1，476 页）提到的一个梦，谈到拿破仑在被炸弹声惊醒以前，就把爆炸声编到了一个战役的梦境中，这个梦清楚地提示了，惟一动机的本质就是在睡眠中精神活动干预感觉。一个初次办理破产诉讼案的年轻律师[①] 午睡了一觉，其表现与伟大的拿破仑完全一样。他梦见在破产诉讼案中刚结识的赫斯廷（加里西亚的一城市）的某位 G. 赖克先生，赫斯廷（Husyatin）这个名字不断迫使他注意，直到他最后醒来，才发现他妻子（她正患支气管炎）正在不停地剧烈咳嗽（德文 Husten 意为“咳嗽”）。

下面我们来把拿破仑一世（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一个贪睡者）的梦与那位贪睡的大学生做的梦进行比较，那位大学生被女房东叫醒并被告知该去医院上班了，他却继续做梦，梦到已睡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而继续入睡。他的借口是，他已经在医院里了，因此不必再起床去医院。这后一个梦显然是一个方便的梦。梦者不加掩饰地承认自己做梦的动机，但同时他也暴露了一个通常做

① 这一句和下一句于 1909 年增写。

梦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梦都是方便的梦：它们的目的是延长睡眠，而不是唤醒睡眠。**梦是睡眠的守卫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我们将在别的地方来证明这个观点与唤醒梦的一些**精神因素**的关系。但是，我们已能证明这个观点适用于客观外部刺激所起的作用。心灵或者对外部刺激的强度和意义在睡眠中引起的感觉根本置之不理；或者就利用梦去否定这些刺激；或者第三种情况是，由于不得不承认这些刺激，只好寻求一种解释，把目前生动的感觉编织成有所欲求的一部分情景，使其与睡眠相一致。把目前的生动感觉编织入梦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剥掉感觉本身的现实性**。拿破仑之所以能继续酣睡下去，是因为他认为企图干扰他睡眠的刺激不过是对阿柯尔枪炮声的梦记忆。①

因此，睡眠的欲望（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欲望的倾注，加上梦的稽查作用，以及我在后面要提到的“润饰作用”构成了梦中的意识自我）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被认为是形成梦的动机之一，而每一个成功的梦都是这种欲望的满足。② 有关这个普遍的、永存的和不加改变的睡眠欲望与梦内容不时予以满足的其他欲望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持，我们将在别处讨论。但我们已经在睡眠欲望中发现了一些因素，可以弥补斯特姆培尔和冯特理论的不足之处，并能够解释对外部刺激解释时的反常性和任意性。睡眠的心灵完全能够对外部刺激做出正确的解释，它可以包含一种积极的

---

① 就我所知道的这个梦的两个来源与其描述并不相一致。

② 括弧内的句子在第一、二版（1900 和 1909）中是没有的。而括弧内这句话中“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欲望的倾注，加上梦的稽查作用，构成了梦中的意识自我”的短语增写于 1911 年，而“以及我在后面要提到的‘润饰作用’”短语，补写于 1914 年。

兴趣，也可以要求结束睡眠。因此，在对外部刺激的所有可能解释中，只有与睡眠欲望所行使的绝对稽查作用相一致的那些解释，才能获得承认。“它是夜莺，不是云雀。”因为，如果它是云雀就意味着恋人之夜就要结束了。在所能接受的对外部刺激的解释中，再被选中的乃是最符合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欲望冲动的那种解释。因此，梦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确切地得到了决定，丝毫没有任意性。错误的解释并不来自错觉，而可以说是一种托词。然而，按照梦的稽查作用，当移置作用产生代替物时，我们再次不得不承认，我们所面临的是偏离了正常精神过程的行动。

如果外部神经刺激和内部躯体刺激的强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如果它们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做梦，并没有达到惊醒的程度，它们就构成了梦形成的固定点，即梦材料的核心。然后寻找相应这个核心的欲望满足，就像在两个精神的梦刺激之间寻求其居间的理念一样。在这种程度上，确实有许多梦内容是受躯体刺激支配的。在这种极端梦例中，发生这种情况，即某个欲望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只是由于形成梦的目的而被唤醒。不管怎样，梦只不过是表现了在一定情境中欲望的满足。似乎梦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表现为由当时活动着的感觉来满足。如果这种直接材料是令人痛苦或不愉快的，也并不妨碍它们被用来达到构成梦境的目的。心灵具有可以自由支配那些在满足时产生的不愉快的欲望。这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在我们考虑到存在着两种精神能动作用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稽查作用时，矛盾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我们知道，心灵深处藏匿着若干“被压抑的”欲望，这些欲望属于第一系统，而它们的满足遭到第二系统的抑制。我并不是

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这些欲望，即它们曾经存在过，而后来却被废弃了。在研究精神神经症中主要应用的压抑理论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是**持续**存在着的，虽然同时有一种压抑把它们压制着。我们说对这些冲动的“压制”（suppression）（即“压下去”）正好表达了这个词的真意。那些能促使受压制的欲望为自身开辟道路去实现的精神机制，继续存在着和工作有条不紊。但是，假如这种受压制的欲望获得满足，那么第二系统（允许通向意识的系统）就遭到了失败，这种失败就会以痛苦表现出来。总之，如果在睡眠中产生了一种源于躯体的不愉快感觉，梦的工作就利用这种感觉使某种原来受压抑的欲望获得满足，尽管这种满足在或多或少地受到稽查作用的约束。①

这种事态使得一些焦虑的梦成为可能——梦的结构不符合欲望理论的观点。另一组焦虑的梦则表现出不同的机制。因为梦的焦虑很可能属于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它起源于心理性欲的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焦虑相当于被压抑的里比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焦虑就和整个焦虑梦一样，就具有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于是我们就接近了梦欲望满足的目的失效的界线了。但是也有一些焦虑的梦（第一组焦虑梦），其焦虑的感觉是由躯体因素决定的，例如，由肺病或心脏病而引起的呼吸困难。在这种情况中，焦虑可利用梦这个形式来帮助那些受到强烈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些欲望如果以**精神**动机引发梦，同样可能使焦虑得到松弛。然而，要把这两种表面看上去不同的焦虑梦加以调和并不困难。在两组焦虑梦中包括了两种精神因素：一种是感情的倾向，另一种

① 这整个主题将在第七章第三节作进一步讨论。

则为概念内容；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如果其中一种因素当时十分活跃，即使在梦中也可唤起另一种因素。在一种情况下，受躯体决定的焦虑唤起了被压抑的概念内容。在另一种情况下，伴有性兴奋的概念内容从压抑中得到释放，也导致了焦虑的松弛。我们可以说，在第一种情况中，由躯体决定的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在另一种情况下，虽说所有都由精神所决定，但受压抑的内容却不难用一种与焦虑相符合的躯体因素来解释。阻碍我们理解的所有这些困难都与梦无关：这些困难的产生是于我们在此所涉及的焦虑的发生问题和压抑问题。

内部躯体刺激无疑包括了身体的普通机体感觉（或广泛的全身感觉），它能控制梦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它本身能给梦提供内容，而是说它能强迫梦思想去选择出现在梦内容中的材料，选取适合梦性质的部分，舍弃其他部分材料。此外，这种前一天遗留下来的普通机体感觉与对梦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残余也必然会发生联系。这种普通心境可以在梦中持续不变，也可以受到控制。因此，它如果是不愉快的，也可以转向它的对立面去。①

所以，我认为，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来源（也就是说，睡眠中的感觉）除非具有超乎寻常的强度，否则在梦形成中，其作用与新近几天遗留下来的那些而无关紧要的印象并无区别。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它们与来自梦的精神来源的概念内容相互吻合，他们就有助于梦的形成，反之则无益于事。它们就像某种廉价的现成材料，随手可得，而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在使用时要处处谨慎。打个比方，就像艺术鉴赏家请一位艺术家把一块宝石比如一

① 这最后一句于1914年加写。

块条纹玛瑙，雕凿成一件艺术品，这时宝石的大小，色泽和纹理都有助于表现某种主题和场面。而如果只是像大理石这样常见的材料，艺术家只须凭他们自己当时想象就可以进行加工了。因此在我看来，只有按照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由普通强度的躯体刺激所提供的梦内容，并不在每一个梦或每一个晚上出现。①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我的看法，我还是举一个梦例，再进而对它加以解释。

有一天，我一直在试图发现被禁止、动弹不得、力不从心等等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感觉经常出现在梦中，与焦虑的感觉非常相似。当晚我做了下面的梦：

我几乎是一丝不挂地正从楼下走向楼上，我上楼梯是一步三级，并为我的矫健步伐感到自豪。我突然看到一位女仆从楼梯上走下来，正迎面而来。我感到十分害羞，想急忙躲开，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受到了抑制：我双脚动弹不得，不能移动半步。

**分　析**——梦中的情景来自生活现实。我在维也纳有一座两层楼房，两层间只有一条公用楼梯。楼下是诊疗室和书房，楼上是起居室。我每天深夜在楼下完成工作后，便上楼梯回卧室去。在我做梦的当晚，我确实在走过这段短短的路时，衣冠相当不得体，也这就是说，我已经取掉了硬领、领带和硬袖。但在梦中，这种情况似乎进一步到了衣不遮体、全身赤裸的地步，但同往常

① ［1914年增注］兰克在他的几篇论文中（1910，1912*a* 和 1912*b*）指出，因机体的刺激（如尿急和射精的梦）而被唤醒的某些梦，特别适合于证明睡眠的需要与机体需要之间的斗争以及后者对梦内容的影响。

一样，这种印象很不确定。我平时上楼总是一步两阶或三阶，而在这梦中，还可被认为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我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说明我对自己的心脏功能感到放心。另外，这种上楼的方式与后一半梦中的受抑制感觉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向我表明——毋须证明——梦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运动动作表现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人们只需想一想飞翔的梦就行了）。

然而，我走上去的楼梯并不是通往我自己家里的。开始，我没有认出它来，后来是由于与我正面相迎的那个人，才使我猛然想起这是什么地方。那个人就是我需每天两次上门为老妇人打针那家的女仆。那楼梯也就是我在她家每天必须爬两次的楼梯。

为什么在我的这个梦里会出现这个楼梯和女仆的形象呢？那种因衣不遮体的羞愧感觉无疑带有性幻象成分。但我遇见的这位女仆比我年长，又粗俗且毫无吸引力。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惟一答案是这样的：每天早晨，我去访问这户人家，每当上楼梯时，我总有一种想清清喉咙的欲望，于是就把痰吐在了楼梯上。这户人家楼上楼下都没有放置痰盂。所以我认为，如果楼梯没有保持清洁，责任并不在我，而只能归咎于没有放置痰盂。那家的女管家也是一位老妇，同样相当粗俗（但我得承认她有爱清洁的习惯），她对这件事怀有不同的看法。她会躲在暗处注视着我，看我是不是又弄脏了楼梯。如果她发现我吐了痰，我就能听到她那大声的抱怨。这以后的几天中，我们碰面时她都会表示出不欢迎的态度。做梦的前一天，我对那女管家的反感，更因那位女仆的表现而增强。我同往常一样，看完女病人的病后，匆忙走了出来。而女仆却在大厅里拦住了我，说，“医生，你今天进屋前本该蹭一蹭你的靴子，你的鞋又把红地毯给弄脏了。”这就是楼梯和女仆

出现在我梦中的惟一原因。

我奔上楼梯与我在楼梯上吐痰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咽喉炎与心脏病被认为是对吸烟恶习的两种惩罚。由于我有吸烟的习惯，在我自己家的女管家眼里，我也不太爱清洁。我在她眼里的形象也并不比在另一家中的形象好。所以在梦中，这两件事就合而为一了。我必须推迟对这个梦作进一步的解释，直到我能解释衣不遮体这种典型梦的起源。我现在只能从这个梦得出一个暂时结论：梦中运动被抑制的感觉只有在前后内容需要它时才能被唤起。梦的这部分内容产生的原因，不能归之于睡眠时我的运动能力发生了改变，因为还在不久前，（似乎就是要证明这个事实）我还轻松地跑上了楼梯。①

## 第四节　典型的梦

通常说来，如非别人愿意把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同我们交流，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的梦。我们解释梦的技术的实际应用性当然也因此受到严重的限制。② 我们知道，每个人一般都

---

① 梦中受到禁制的感觉在下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1897年5月31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64号信）报告了这个梦。

② ［1925年增注］如果我们不能获得梦者的联想材料，我们解释梦的方法就无法应用，这种主张需要加以补充：有一种情况，我们的解释活动就与这些联想无关——即梦者在梦内容中使用了象征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采用严格说来是次要的和辅助的方法了。（只有在1911年版中，有这方面的脚注："除了梦者利用象征的那些梦例，我们知道这些象征的目的在于表现他的潜抑的梦念。"）

是根据自己的特性自由构建他的梦幻世界，因此常使别人难以理解。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梦：每个人所做梦的内容都大致相同，使得人们都习惯于认为这种梦在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人们似乎对这些典型的梦特别感兴趣，因为无论谁做这种梦，大概都来自同一来源。因此认为这种梦似乎特别适用于研究梦的来源。

因此，我带着特别的期望，希望能将分析梦的技术应用于这些典型的梦。但我们现在还不大愿意承认，恰恰就在这一类梦的材料上，我们的技术使人们感到大为失望。因为我们在试图解释一个典型的梦时，梦者往往缺乏在其他梦中可以使我们获得理解的种种联想，或者即使产生联想，也相当模糊或不充分，对我们解决问题帮助不大。在本书的后一部分（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将会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以及如何去弥补这个技术的缺点。读者们也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只叙述少数几种典型梦，而其他方面留待以后再作讨论了。①

## （一）窘迫的裸体梦

在梦中，有些人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或衣不遮体时，毫无羞耻的感觉。但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梦，却是梦者在梦中裸体时，确实感到羞愧和尴尬，而在力图逃脱或躲避时，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运动抑制，感到举步艰难，无力改变这种痛苦的局面。只有

① 本段的目前形式可追溯到1914年，正是在这一年的版本（第四版）中，才在第六章中加入了象征作用的一节。这就促使对本节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其中许多材料都移到了新的一节中。

出现这种现象的梦才能称之为典型梦。否则梦内容的核心便包含在各种不同的情节之中，并因人而异。这种典型梦的实质，在于伴有一种带有羞耻性质的痛苦感情，在于存在着一种通常采用移动的方式逃避或躲藏裸体的欲望，却又力不从心，举步艰难。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曾在梦中梦到过自己处身于这种难堪的境地。

所说的裸体性质一般都很模糊。梦者可能会说："我穿着内衣，"但这是一幅并不清晰的图像。这种衣不遮体的景象通常非常模糊，在描述时也是模棱两可："我还穿着内衣或衬裙。"而通常梦者衣不遮体还没有严重到一定要感到羞耻的程度。在身着皇家军服的士兵身上，往往以违反军容风纪取代了裸体："我没带佩刀在街上行走，我看见几个军官迎面走来"。或者是"我没有系领带"，或者"我穿着一条方格便裤"等等。

一个人感到羞愧时，在场的旁观者总是全是陌生人，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特征。在典型梦中，使梦者感到难堪的衣不遮体，从未引起过旁观者的反对，甚至从未引起注意。相反，他们往往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或者（像我在一个特别清晰的梦中所观察到的）是一副肃穆呆板的表情。这是需值得考虑的一点。

梦者的难堪和旁观者的冷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梦中经常出现的一对矛盾。如果旁观的陌生人表现出吃惊、嘲笑或愤怒，这肯定会更加符合梦者的感情。然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中，表示反对的表情已被欲望满足所勾销，而某种力量使梦者的某些特性保留了下来。结果导致了梦的两个部分彼此之间的不协调。我有一条令人感兴趣的证据：由欲望满足而部分化装的梦还没有被我们真正理解。正是根据这个事实，汉斯·安徒生写出了那篇家喻

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而最近路德维希·弗尔达[1] 在他的(《童话剧》)“护身符”中也作了诗意般的描述。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中，向我们描述了两个骗子如何为皇帝织了一件贵重的长袍，说只有品德高尚和忠诚的人才能看见它。皇帝穿上这件看不见的长袍走了出来，而所有的旁观者怕这件丝织外衣具有试金石的作用，竟假装看不见皇帝的赤身裸体。

我们在梦中所见的也正是这样的情景。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当这些不可理解的梦内容存在于记忆中时，已被记忆中的情景重新赋予了一种意义。从而这种情景本身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被当做一种新异刺激。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第二精神系统的有意识思维活动用这种方式曲解梦内容是一种常见现象，而这种曲解必定被认为是决定梦最后形式的一个因素。[2] 此外，我们还将了解到，同样的曲解（当然仍然是在同一精神人格之内）在形成强迫观念和恐惧症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拿我们的梦来说，我们能够指出引起曲解的是什么材料。骗子就是梦，皇帝就是梦者本人。而梦的寓意暴露了对这一事实的模糊认识：即梦的隐意与使牺牲者压抑的欲望有关。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从梦的前后联系来看，这一类梦无疑是以儿童早期记忆为基础。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只有家庭成员和保姆、女仆和客人这样的陌生人才会看到我们穿着不整齐，也只有在那

---

① 德国剧作家（1862—1939）。

② 这种“润饰作用”过程是第六章第九节的主题。在1897年7月7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66号信）曾讨论了它在这同一神话故事中的应用。

时，我们对自己的赤身裸体才没有羞耻感。[①]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更大一些的儿童，都以裸露自己的身体为乐，并不感到窘迫。他们笑着、蹦着，拍打着自己的身体，如果他们的母亲或其他人在场，就会斥责他们说，“咳，多丢脸，不许再这样了。”儿童们总有一种裸露的欲望。无论你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在农村的村头，你总能碰到几个两三岁的孩子，当着你的面掀起他的小衣服，这或许是正在向你致意呢！我的一位病人在有意识的回忆中还记得他 8 岁时的一幕情景：在晚间睡觉时，当他只穿着内衣的时候，总想跳着舞闯到隔壁他妹妹的卧室，结果被保姆拦住了。在神经症患者的童年时期，在异性儿童面前裸露自己有重要的意义。在脱衣和穿衣时，都感觉有人窥视的偏执狂妄想病人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经历。而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的那些病人中，这种幼稚冲动在一些人中已发展到出现症状的程度——属于“裸露癖者”。[②]

天真烂漫的童年回忆起来就像处在天堂中。而天堂本身也不过是个人在童年的一组幻想物。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乐园中相互裸露而不感到羞耻的原因。羞愧和焦虑一旦被唤醒，人们便被逐出了乐园，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就开始了。但是，我们每天晚上仍能回到天堂。我大胆地推测，我们童年早期（即从出生到 3 岁末）的印象，不管自身的实际内容如何，只是出于本性而力求取

---

① 在安徒生的童话中，一个小孩也扮演了角色。因为只有一个很小的孩子突然喊道：“他什么衣服也没穿！”

② 这种对作为幼儿性欲活动残余的反常行为暗喻，预示着弗洛伊德在其《性欲三论》（1905*d*）中对性本能进行分析。

得其再现；并且可以设想，这些印象的重现构成了一种欲望的满足。因此裸体梦就是表示裸露梦。①

裸露梦的关键在于梦者本人的形象（所表现的不是儿童的形象，而是目前的本人）和他衣着不全（后者是由于对未穿衣服的无数记忆的重叠，或是由于稽查作用的结果，总是表现得模糊不清）。此外，使梦者感到羞愧的那些当时在场的旁观者的形象也应包括在内。就我所知，在表现幼儿期裸露景象的梦中，从未出现过幼儿时的真正旁观者。因为梦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忆。相当奇怪的是，我们在童年时直接的性兴趣对象在所有梦中、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都不再出现。只有在妄想狂中，这些旁观者才重新出现，尽管不能看见，但是幻想的信念却能肯定他们的存在。在梦中取代他们的是一群不注意难堪场面的陌生人，其实这恰恰表现出了梦者只想对他熟悉的人做出裸露的一种反欲望。在梦中“一群陌生人”还可以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联系，但从反欲望角度来看，他们总是代表着“一个秘密”。② 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恢复到原来状态的妄想狂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倾向。患者感觉到自己肯定不是单独一人，他肯定自己被人窥视着，但窥视

---

① ［1911年增注］费伦齐（1910）已记录了许多有趣的妇女做的裸体梦：这些梦不难可以找到幼儿期的裸露欲望。但是它们与我在“典型”梦中所讨论的裸体梦有某些不同。——［上段倒数第二句已勾划出20年后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提出的某些想法。］

②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论《秘密记忆》（1899*a*）的论文的结尾处也提到了。——1909年增注］出于明显的原因，梦中“全家”的出现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意义。

者是“一群陌生人”，他们形象模糊、难以辨认。

同时，压抑（repression）在裸露梦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第二系统的作用，裸露的情景尽管受到抑制却仍然能表现出来，但是，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感觉。如果要避免痛苦，梦景也将不会复活。

我们在后文还要讨论受抑制的感情。在梦中，受抑制的感情巧妙地表现了意志及其否定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促使裸露不断展现，而稽查作用则竭力要求其结束。

典型梦与童话及各种创造性文学素材之间存在的联系，决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出于巧合的。有时某个目光锐利又有创造性的作家，对这种转变过程具有分析的认识，他习惯上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从相反的方向遵照这个过程，使富有想象的作品回溯到梦境中。我一位朋友要我注意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中一段（第三部第二章）文章：

> 亲爱的李，我希望从你的亲身经历中，永远不会有奥德修斯全身赤裸，满身泥土地出现在瑙西加和她的女伴眼前时那种独特的困境。我能告诉你如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吗？我们可以来仔细分析这个例子。如果你飘泊他乡，远离家乡及所有亲人；如果你饱经沧桑，历尽苦艰，孤苦伶仃，你总会有一天梦见你将回到你阔别多年的家园，它闪耀在迷人的景色中，许多你最想念的亲人向你走来。然而，突然间你会发现自己衣衫褴褛，满身尘土，几乎赤裸。你会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和恐惧，急忙想找件衣服遮体或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此时你终于从大汗淋漓中惊醒过来。只要呼吸尚存，一个颠沛流离的游子就免不了要做这种不愉快的梦。荷马就是从最深刻

的、永恒的人性本质中，挖掘出这一幅穷困潦倒的景象。

诗人从他读者们的内心深处唤醒了的永恒人性最深刻本质，在于根植于童年心中那些已变得不复记忆的冲动。那些从童年起就被压制和禁止的欲望，于是在梦中躲在游子那种合理的欲望背后，进入意识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瑙西加传说中，我们发现具体化了的梦总是以一些焦虑梦为结束。

我那大步上楼，接着又发现自己举步艰难的梦，也是一个裸露的梦，因为它具有相同的基本成分。所以它也应该追溯到我童年的经历。如果这些经历能够挖掘出来。就能帮助我们根据这个女仆对我的态度（责备我弄脏了地毯）确立她在我梦中所处何种地位。就好像真地发生似的，我能提供一些必要的细节。人们从精神分析已经知道，时间上的接近可以解释成题材之间的联系[见下文]。两个思想并无明显的联系却连续先后出现，事实上它们便属于需要解释的一个整体。正如我写了“a”，马上又写“b”，它们就必须读成一个音节“ab”。梦同样如此。我所提到的上楼梯的梦是一系列梦中的一个，我也知道对这个系列梦中的其他梦的解释。既然这个特殊的梦与这个系列中其他的梦保持着联系，则它所处理的也肯定是相同的题材。这系列中的其他梦所根据的题材都是一个把我从婴儿期一直照看到两岁半的保姆。我对她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有意识的模糊印象。我母亲不久前告诉我，她又老又难看，但却精明能干，并且相当严厉。我从自己的梦可以推断出，她并不十分亲切地对待我，如果我达不到规定的清洁要求，她也会非常粗鲁地责备。因此，由于这位女仆担当起了进行卫生教育工作的职责，她在我梦中就有资格被看做是我儿时那位保姆的化身。这样假设也是合理的，尽管保姆的态度比较粗

鲁，孩子仍然喜欢教育他的老年妇女。①

## （二）亲人死亡的梦

这一组典型梦包括一些至亲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的死亡。在这一组梦中可以分出两类型：一类是在梦中无动于衷，而醒后却对自己缺乏感情表示惊讶；第二类则梦者为亲人的死亡极为悲痛，甚至在梦中大哭不已。

我们对第一类梦不予考虑，因为它们不能算“典型梦”。如果我们进行分析，便可发现它们与显梦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意隐瞒另外一些欲望。这类梦就像那位看见她姐姐的小儿子躺在棺材里的姨母所做的梦。那个梦的意思并不是说她希望小外甥死去，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这不过意味着其中隐藏着她的一个欲望——借此机会能看见她痴情的、久别的情人。还是在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外甥的葬礼上，她见过他一面。这个欲望才是梦的真正目的，根本没有悲哀可言，梦中当然也无悲痛之情了。需要注意的是，梦中的感情属于隐意而不是显意，通过化装超过了梦的**概念**内容，梦的**感情**内容仍然保持未变。②

---

① 这儿是同一个梦的“多重解释”。由于“spuken (haunting)”是一种鬼魂 (spirits) 活动，则“spucken (spitting on the stairs)”（吐痰在楼梯上）可粗略相当于“esprit d'escalier”（楼梯机智）。这后一短语相当于缺乏现成的妙语（schlagfertigkeit 字面意为“应答如流”）——对此我失败了，我真该责备自己。我怀疑我的保姆是否同样也缺乏这种能力？[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1901*b*）第四章结尾处提到了这个保姆，而在 1897 年 10 月 3 日、4 日和 15 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 70 和 71 号信中）谈得更为详细。]

② 参见第六章第八节关于梦中情感的讨论。

第二类梦则与此极不相同。在这些梦中，梦者梦到自己的至亲死亡，同时感到悲痛。正如梦内容所表现的那样，这类梦的隐藏含义是希望梦中有关的人能死去。我预料到我所有的读者以及做过这类梦的人们的感情必然使他们反对我这个观点，因此，我必须在最广阔的范围内提出我的证据。

我已经讨论过这个梦，它使我们知道，梦中得到满足的欲望，往往不是现在的欲望，它们也可能是过去的、被抛弃的、受掩盖的或遭到压抑的欲望，只要看到它们再现在梦中，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仍继续存在。它们并不像字面上所说的那样消亡，而是像《奥德赛》中的那些幽灵，一喝到鲜血就会苏醒过来。在那个躺在“木箱”中的死孩的梦中包含的就是15年前的一个愿望，而且患者已经坦率地承认那时确实有过这样的愿望。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一点对于梦的理论也不无意义），即在这个梦的背后，甚至还潜伏着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当她还是很小的时候（不能确定时间），她曾听说过她母亲在怀她时，情绪曾非常忧郁，希望胎儿死去。当梦者本人长大并且也怀孕时，她仅仅是以母亲为榜样而已。

不管什么人梦到自己的亲人如父母、兄弟、姐妹中有人死去，而且明显感到悲痛，我决不会以此作为梦者现在希望亲人死去的证据。梦的理论也无需这样的证明。但我可以推论出，梦者在童年的某个时期曾经希望他们死去。然而，我担心这种留有余地的说法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我的反对。他们会否认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就好像他们极力否认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所以我必须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已经消失了的儿童心

理生活部分。[①]

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儿童与其兄弟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那种关系当做是一种充满着互相友爱的关系。因为成人兄弟姐妹经常有相互之间存在着敌意的经历。我们也往往能发现那些源于童年时期的不和可以长期存在。当然，也有许多人在童年时期，兄弟姐妹之间充满敌意，而到了现今却能和平相处，同舟共济，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年长的儿童虐待年幼的儿童，责骂他，抢走他的玩具，而年幼的儿童则敢怒不敢言，既害怕又嫉恨，他最初争取自由的动机和正义感也就是针对这个压迫者的。父母总是抱怨孩子们合不到一块儿，但又不知原因何在。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即使是好儿童，他的性格也与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期望的不同。儿童是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强烈地想着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地去寻求满足，特别是针对他的竞争对手、其他儿童，而首先针对的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称他是个“坏”孩子，而只说他“调皮”。因为在我们眼里，他的不良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下面这种情况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可能指望，在我们所认为的儿童期前，利他主义和道德感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心中已经苏醒，(用梅涅特的话说）继发性自我将掩盖和抑制原本自我。当然，品德并不是在所有各方面同时发展的，而且，儿童的非道德期的长短也因人而异。如果这种品德不能得到发展，我们就称之为“退化”(degeneracy)，但这实际上只是发展中我们所遇到的一种

① [1909 年增注] 参见我的《对一名 5 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1909*b*) 和《儿童性理论》那篇论文 (1908*c*)。

抑制。当原始性格被后来的发展掩盖以后，仍会全部或部分地在癔症中暴露出来，而且癔症性格与玩皮儿童之间存在着惊人相似之处。至于强迫性神经症则相反，它相当于当原始性格蠢蠢欲动时所强加的一种道德观念。

许多人对他的兄弟姐妹充满着爱，他们中如果有人死去，将会悲痛之极。但他们潜意识中仍可能残存着邪恶欲望，而这种邪恶欲望可追溯到他们的童年，现在欲望可以在梦中获得实现。

观察两三岁或稍大一点儿童对待他弟妹的态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例如，有一个一直是独子的儿童，现在听说鹳鸟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婴儿，他审视着这个新婴儿，然后用很坚决的口气说："让鹳鸟把他再带回去吧！"① 我确信儿童能够正确地判断新出生的弟妹给他带来的损失。一位我熟悉的妇人，她与比她小4岁的妹妹现在相处得非常融洽，她告诉我，她听到她妹妹出生的消息时非常高兴，却有保留地说，"可是不管怎样，我不能把我的小红帽送给她。"即使儿童只能在后来才认识到这种不利情况，但是，当时他还是立即会产生敌意。我知道有一个不满3岁的女孩就企图把一个婴儿扼死在摇篮里，因为她觉得如果婴儿继续生存下去，对她来说没有好处。此时儿童的嫉妒心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和强烈。而且如果年幼的弟妹真的夭折了，年长一点的儿童就

① ［1909年增注］3岁半的汉斯（上一个注中提到分析他的恐怖症）在他小妹妹出生后不久的一次发烧中喊道："我不想要小妹妹。"（1909*b*，第一节）18个月后，他在神经症发作时，坦率地承认，他希望他妈妈把小妹妹淹死在浴缸里［同上，第二节（4月11日）］。与此同时，汉斯是一个心地善良、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不久变得喜欢这个小妹妹了，并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之下。

会发现全家的宠爱又重新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如果鹳鸟又送来另一个婴儿，这位小宠儿自然希望新来的婴儿会遇到前一个婴儿同样的命运，自己就会像在弟妹未出生之前或死亡之后那段时间内一样快活了。[①] 当然，通常情况下，儿童对其弟妹的态度纯粹由于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别所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较大一点的女孩对孤立无助的新生儿就开始受到母性本能的驱动。

儿童期对弟妹的敌对情绪所表现出的频繁程度，肯定远在成人们能够感觉到的情况之上。[②]

我自己的小孩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生，使我失去了观察他们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现在我通过观察我的小外甥，来弥补这种疏忽。他专横跋扈15个月之后，由于一个小女性竞争者的出世受到了冲击。据说这位小男士对他那个小妹妹颇有骑士风度，吻她的小手，触摸她。但是我相信，在他还不满两岁时，便利用他掌握的语言能力，来批评他认为是多余的人了。当大人的话题触及小妹妹时，他总是插话进来大声说着："她太小了，她太小了！"最近几个月，这个婴儿已逐渐长大，不能再说她太小了，于是这

---

① ［1914年增注］童年通个各种方式体验到的死亡，在家庭中很快会被忘掉。但是精神分析家证明它们对后来发生神经症具有很大的影响。

② ［1914年增注］自从写了这些以后，关于儿童对其父母及弟妹的原始敌对态度，又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并有记录。瑞士作家和诗人斯皮特勒对自己童年的这种幼稚态度有特别真诚和生动的描述(1914，40页)："此外，又有了第二个阿道夫，他们说这个小东西是我的弟弟，我可不知道他有什么用，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对他那么忙乱，就像对我一样。有我自己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小弟弟！他不仅无用，而且还是个累赘。在我纠缠祖母时，他也要上去纠缠；我要坐童车，他也要在对面坐着，占了一半地方，我们于是禁不住相互对踢起来。"

个小男孩又找了一个理由，认为她不值得受到过多的注意。他一有机会就要大家注意她还没有长牙齿。[1] 我们大家一定还记得我另一位姐姐的大女儿，在她6岁的时候，她花了半个小时缠着她的姑母姨母们轮流地追问“露茜还不懂那件事，是吗?”要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露茜成了比她小两岁半的竞争对手。

我还没有发现兄弟姐妹死亡的梦是不包含强烈敌意的，例如，在我所有的女病人中都发现了这种敌意。我只见过一个例外，但可以很容易地把它解释为这个规范的证据。一次对一位女病人进行分析时，我对她解释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从她的症状来看，我觉得她与这种情况有关。使我惊讶的是，她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梦。但是她从4岁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本主题显然无关的梦。那时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这个梦以后经常反复出现：有一大群孩子，他们是她的哥哥姐姐和堂哥堂姐，在一个操场上玩耍，突然他们都长出了翅膀，飞上天就消失不见了。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是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就是她所有哥哥姐姐和堂哥堂姐死亡的梦，几乎没有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我大胆地做出如下的分析：一次，这群孩子中有一个死了(在本例中，兄弟俩的所有孩子就像在一个家庭中成长长大)。梦者那时还不到4岁，她就去问一位聪明的成人，孩子死亡是怎么回事。回答想必是：“他们长了翅膀，变成了天使。”听到了这个解释之后，梦者的哥哥姐姐和堂哥堂姐在梦中就都长上了翅膀像

---

① [1909年增注] 小汉斯在3岁半时，也用同样的话表示了对他妹妹的批评。他认为她不能说话是因为她没有长牙齿（弗洛伊德，1909*b*，第一节）。

天使般飞走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有我们这位幼儿杀手单独留下来了，说来也奇怪：竟是一群人中的幸存者！我们大概不会猜错，在草地上玩耍的这群儿童在飞走以前是指一群蝴蝶。这个孩子似乎已经受到传统联想的影响，古时候人们描述灵魂具有蝴蝶般的翅膀。

此时可能有人会打断我的话进行反驳："即使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敌对冲动，但一个孩子怎么会坏到如此程度，希望他的竞争对手或比他强的伙伴都**死去**。好像对一切罪过的惩罚只有将人置于死地。"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儿童们对于死的概念与我们对这个词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小孩们完全不理解腐烂、阴森森的坟墓、死亡恐怖，而成人们对这些概念则统统难以忍受。小孩们根本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因此他完全可以把这句恐怖的话当做儿戏用来吓唬他的玩伴："如果你再这样做，你就会死掉，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后会吓得发颤，因为她可能想到，凡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活不过儿童期。一个8岁的儿童在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后，回到家中很可能对他母亲说，"妈妈，我是多么爱您！如果您死了，我就把您制成标本放在屋里，这样我**随时**可以看到您！"孩子们和我们成人之间对死亡的概念竟有如此天壤之别。[①]

再说，对于从来没有看到过死亡前痛苦的儿童们来说，"死

① ［1909年增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一个很聪明的10岁孩子在他父亲突然死去之后说："我知道我父亲死了，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不回家来吃饭。"——［1919年增注］这一类材料还可以进一步在H. 冯·胡克－赫尔穆特女医生编著的以《儿童心灵本性》为题的《意象》1912—1921期刊最初的七卷中找到。

亡”意味着“走开”——不再打扰活着的人们。小孩们搞不清这种“不在”是由旅行、解雇、疏远还是死亡引起的。[①] 如果小孩刚出生不久，他的保姆被解雇了，不久他的母亲又死了，在分析中可以发现，这两件事情在他记忆中可以相互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独的系列。当人们不在时，儿童们并不十分惦记。许多母亲在暑期离家几个星期之后，回家中才知道孩子们连一次也未问到过妈妈，对此母亲们感到很伤心。如果母亲真的到了那从来没有返回者的“乌有之乡”，儿童们开始看上去似乎忘记了她，只有到以后才开始在心中怀念他死去的母亲。

因此，如果一个小孩有理由希望另一个孩子不在的话，也就没有必要限制他用其他小孩死亡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欲望。而且对包含着死亡欲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尽管儿童身上表现出的欲望内容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方式上与成人所表现的欲望依旧是相同的。[②]

然而，一个小孩如果把他的兄弟姐妹看做是对手，对他们的死亡欲望可以用儿童的利己主义来解释，那么他对自己父母的死亡欲望我们又该如何作解释呢？父母把他抚养长大，给予他爱，满足他的需要，即使是从利己主义出发，他也不该希望自己的父母死去吧！

---

① [1919年增注] 有一位懂得精神分析的父母观察到了他们那位极其聪明的4岁女童看出了“死去”和“走开”之间的区别。小女孩在吃饭时不听话，她注意到在家寄宿的一位女仆对她怒目而视，便对父亲说：“但愿约瑟芬死掉。”他父亲温和地问她“为什么要死呢？让她走开不就行了吗！”女孩回答说：“不，那她还会回来。”儿童们的自恋把任何干预都视为大逆不道。儿童们的感情（像严酷的法典一样）要求对这种罪过一律施予一种惩罚。

②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塔布》(1912—1913)第二篇论文中，在他的关于《三个匣子》(1913*f*)论文中，以及他关于《战争和死亡的看法》(1915*b*)的第二部分中，特别讨论了成人对死亡的态度。

对有关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考察后，这个难题可以获得解决，即死亡的父母多为梦者的同性，也就是说，男子一般梦见的死者是父亲，而女子则梦见死者是母亲。我虽然不敢说所有的梦都是如此，但我所指出的这种倾向非常突出，因此需要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给予做出解释。[①] 大体上说，人们总觉得童年存在着一种性的偏爱，好像男孩把父亲看做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只有排除了对手后，自己才能遂心所欲。

请大家在把这种观点斥为异端邪说之前，最好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实际关系。我们必须把人们要求的孝顺虔诚的传统文化准则与日常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区别开来。在父母和儿童的关系中，经常隐藏着敌意。这种关系为某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欲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父子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人们赋予基督教“十诫”教规的尊严，已经模糊了我们对真正事实的感知。我们似乎不敢承认大多数人已公然违背了第五戒律。在人类社会的最低和最高阶层中，对父母的孝顺已为其他兴趣所代替。我们从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隐约了解到的，只是一幅父亲专横跋扈和冷酷无情的不愉快图画。克罗诺斯吞食了他的孩子，就好像野公猪吞食野母猪的猪仔一样；而宙斯则阉割了他的父亲[②] 并取

① ［1925 年增注］这种情况往往模糊地表现为一种自我惩罚的冲动，以一种失其所爱的父亲或母亲的道德反应感威胁梦者。

② ［1909 年增注］某些神话有此记述，但根据其他一些传说，只是克罗诺斯阉割了他父亲乌兰努斯。［这一段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1901*b*）第十章（3）中有所讨论］至于这个主题的神话学意义，可参见兰克（1909）。［1914 年增注］和兰克 1912*c*，第九章第二节——正文中这几句话，当然是弗洛伊德后来在《图腾与塔布》（1912—1913）中所发展的思想的最初暗示。

代了这一位置。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不严厉，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儿子就会发现自己处在敌对的地位，就越急不可耐地希望父亲死去，从而自己取而代之成为一家之长。甚至在中产阶级阶层中，父亲们也拒绝儿子们的独立，剥夺他们获得自由的必要手段，使得他们之间固有的敌意不断滋长。医生常常在特定的角度，看到儿子在父亲死去时的悲痛，同时却抑制不住最终获得自由的满足心情。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父亲们往往拼命抱住陈旧的父性权威不放，而像易卜生那样的作家，则把永恒的父子冲突写入他的作品中，这显然扩大了他的影响。

母女之间冲突表现不同。当女儿已开始长大并渴望性自由时，却发现自己处于母亲的干预之下；而另一方面，母亲目睹女儿含苞待放的美丽娇容，不禁感伤自己红颜已逝，该是她必须放弃对性满足的要求时候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一些人认为孝道是天经地义，他们认为这无助于解释父母死亡的梦。然而上面的阐释已使我们懂得，我们必须回到儿童初期去寻找对父母的死亡欲望的解释。

通过对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证明上面的假设无可置疑。我们从这些病例中认识到，儿童的性欲望早就开始觉醒了，如果在萌芽阶段可以称之为性欲的话。女孩的最初感情针对着她的父亲[①]，而男孩最初的欲望则是指向母亲。因此，父亲对男孩来说，母亲对女孩来说分别变成了干扰对手。在兄弟姐妹的情况

① 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观点后来有了修正，参见弗洛伊德，1925*j*和1931*b*。

中，我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类感情多么容易变成死亡的欲望。父母亲一般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性偏爱。我们常看到的自然倾向是，父亲多半溺爱他的小女儿，而母亲则袒护儿子。只要性的魔力还没有对判断力产生干扰，父母亲对子女还是能严加管教的。儿童对这种偏爱非常敏感，对父母中不喜爱他的一方常常表示反抗。孩子们在成人所寻找的爱不仅指儿童的某一特殊需要得到满足，也意味着孩子在其他各方面的需要都可获得满足。因此，他让自己的性本能自行其是，同时，如果他在父母间作的性选择正好与父母的性偏爱相一致，则会给这种倾向予新的力量。

大部分这种幼稚倾向的征兆被人们忽视了，而其中一部分甚至在儿童早期以后还能看得出来。一位我认识的8岁女孩，每当她母亲有事离开餐桌时，她便马上乘机坐在了她母亲的位置，她说："我现在就是妈妈了！卡尔，你还要一点蔬菜吗？好，请自己拿吧！"等等。还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女孩，她的这种心理几乎毫无隐瞒，她坦率地说，"妈妈现在可以走了，然后爸爸一定会娶我，我就成了他的妻子。"小孩的这种愿望与她温顺地依恋母亲一点也不矛盾。如果一个男孩在父亲离家时可以躺在母亲身边，当父亲回来后，他又要回到保育室睡在他很不喜欢的人身边。他当然希望他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能常常躺在可爱的母亲身边。要达到这个欲望的惟一途径就是让他父亲死去。因为儿童从他们的经历中了解到，只要是"死"人，如他爷爷，总是不在，而且从不会回来。

尽管对幼儿的这种观察完全符合我所提出的解释，但是对成人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进行分析的这种梦在其前后关系中是不可能不把它

们解释为欲望的梦的。

有一天，我的一位女病人痛苦不已地哭诉说："我再不想见到我的亲友们了，他们一定以为我非常可怕。"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个她记得的梦，她自己当然并不知道这个梦的意义。她是在4岁时做了这个梦。一只山猫或狐狸[1]什么的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然后有件东西掉了下来，或者是她跌了下来，然后她的母亲死了并被抬出屋外。——她哭得非常伤心。我告诉她，这个梦必定暗指她在小时候曾经期望她母亲死去。正是这个梦使她觉得亲友们认为她非常可怕。我说完后，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解释梦的材料。在她很小的时候，街上一个小顽童骂她是"山猫眼"。在她3岁时，屋上掉下一块瓦片击中了她母亲的头，鲜血直流。

我曾经对一位经历过不同精神状态的年轻女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她在开始发病时，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她对母亲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厌恶，只要她母亲一走近她床边，她对母亲又打又骂。而与此同时，她对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则百依百顺。接着出现一种神志清醒但相当冷漠的状态，这时睡眠极不安稳。我就是在这一阶段对她进行治疗，并对她的梦进行了分析。在她做的大量相关的梦中，都不同程度地以隐蔽方式表现了母亲的死亡。她有时梦见去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有时梦里与姐姐一起穿着丧服坐在桌旁。这些梦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当她的疾病逐渐好转时，又出现了癔症性恐惧症。在各种恐惧中，折磨她最深的是害怕会有什么不幸的事会突然降临在她母亲的身上。她不论在什

---

① 在德文中 Luchs（大山猫）和 Fuchs（狐狸）这一类动物的名词很相似。

么地方，总是强迫自己赶快回家。使自己相信母亲仍然活着。这个病例加上我从其他来源获得的经验，是很具启发性的。心理机制以不同方式对同一刺激观念所作的反应，就好像要用不同语言进行翻译一样。我认为在混乱状态中，是平时受到压抑的第一精神动因推翻了第二精神动因。她对自己母亲潜意识的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在安静状态开始、反叛已经平息下去时，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要实现母亲死亡的欲望，就只剩下做梦这块地方了。当正常状态进一步得到稳定，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使她产生对母亲的过分关心。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患癔症的女孩总是表现出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另外一次，我曾对一位年轻男子的潜意识心理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他患了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他不敢上街，因为他害怕他会杀害所遇见的任何人。他整天设想各种各样的证据，如果城里发生杀人案件，他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从而证明自己决不是杀人凶手。不用说，他是个道德高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分析证明（顺便说一句，分析使他获得了痊愈），这种痛苦不堪的强迫观念是一种谋杀他那过分严厉父亲的冲动，使他大为吃惊的是，这种冲动在他 7 岁时就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当然，其来源还可追溯到更早的童年初期。当他父亲身患重病痛苦地死去以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便产生了，这时他已 31 岁，采取了一种把恐怖症转移到陌生人身上的形式。他认为，一个想把自己父亲从山顶推到深渊的人，怎么能保证尊重与自己无关的其他人的生命呢？于是他把自己反锁在屋中，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我的广泛经验，所有后来发展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其心理生活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在童年形成的精神冲动的材料中，对父母爱一方恨一方是其中的主要材料，也是决定后来神经症症状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从来不认为，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其他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创造出绝对新奇的或别出心裁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这已为对正常儿童所做的附带观察所证实——他们不过是明显地表露了对自己父母爱和恨的感情，而在大多数儿童的心灵中，这种感情则不那么明显和如此强烈。

我们可以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得到证实这一发现：只有我所提出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普遍有效，这个传说的深刻而普遍的感染力才能被人理解。我想到的就是俄狄浦斯王的传说和索福克勒斯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达的儿子。他生下来就被遗弃了，因为神喻曾警告拉伊俄斯说，这个尚未出生的婴儿将是弑父的凶手。婴儿被人救活收养，并在异邦做了王子。后来他对自己的身世产生疑惑，就去求助于神喻。神喻警告他要远离他的家，因为上天注定他要弑父娶母。他离开了他自以为是他的家。在途中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在偶然发生的争端中他杀死了他。随后，他来到了底比斯城，而且解答出了拦住他去路的斯芬克斯提出的谜语。底比斯人非常感激他，就推举他为国王，并与伊俄卡斯达结了婚。他在位多年，国泰民安，赢得了广泛的爱戴。而且与他不知道是他母亲的王后先后生下了两男两女。直到后来底比城瘟疫流行，底比斯人再次去求神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使者带回神喻说，只有把弑死拉伊俄

斯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才会停止。

他，他在何处？何处去寻找
这久远罪恶的蛛丝马迹？[①]

这本戏剧的情节只是围绕着揭露罪恶的过程展开，一环扣一环，高潮迭起，这个过程就像精神分析一样，俄狄浦斯本人就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但他又是被杀者和伊俄卡斯达的亲生儿子。由于发现了这个令人厌恶的悲惨罪行，俄狄浦斯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弄瞎了自己的双眼，远走家乡，神喻应验了。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命运的悲剧。其悲剧效果据说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逃脱厄运之间的冲突。这个悲剧之所以能深深打动观众，乃是由于从剧中获得了这样的教训，即认识到了人类的力量不可能战胜上帝的意志。近代许多戏剧家纷纷编写同样冲突的情节，以期达到类似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们对于剧中那些无辜的人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诅咒和神喻依然实现的情节却无动于衷：后来的悲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悲剧《俄狄浦斯王》在感染现代观众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并不亚于它对当时的希腊人的感染力量，惟一可以对此进行解释的只能是，这种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在于用来提示冲突情节中的材料具有某种特殊性。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必定有某种呼声，与深刻在俄狄浦斯王命运中的那种强制力量发生共鸣。而对于（格里帕泽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有关命运的悲剧中所虚构的情节，我们却斥之为无稽之谈。在俄狄浦斯王故事中确实存在着可以解释我们内心呼声的一个主题，他的命

① 刘易斯·坎贝耳的英译本（1883）第108行起。

运之所以深深打动了我们，因为在于它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命运，因为和他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喻已把同样的诅咒施加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也许都是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自己的母亲，而把最初的仇恨和原始的杀戮欲望指向了自己的父亲。我们的梦让我们相信了这种说法。俄狄浦斯王弑死了他父亲拉伊俄斯，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达，不过是实现了我们自己童年的欲望。但是，我们要比他幸运，因为我们并没有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我们既成功地摆脱了对自己母亲的性冲动，同时也忘却了对自己父亲的嫉妒。我们童年这些原始的欲望在俄狄浦斯的身上得到了满足，同时我们以全部的抑制力量从他那里退缩回去，使我们这些原始的欲望得以被压抑下去。诗人揭开了过去，从而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也迫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这些相同的冲动，尽管受到了压制，依然存在。合唱结尾处的鲜明对照使我们看到——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
他解开了黑暗之谜，位至九尊，聪慧过人；
他的命运人人羡慕，光华赛过星辰；
现在却蓦然陷入苦海，被狂浪吞噬……①

这段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对我们这些从童年起就自以为聪明过人、坚强有力的人敲响了警钟。与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在生活中对大自然所强加的这些违背道德的欲望毫无所知，等到它们被暴露以后，我们大家又闭上了双眼，对童年的这些景象不

① 根据刘易斯·坎贝耳的英译本，1524 行起。

敢正视。[①]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清楚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是以远古的某个梦材料为来源，其内容是由于初次出现的性冲动，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痛苦的紊乱。俄狄浦斯虽然当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并为他回忆起神喻而感到不安。伊俄卡斯达为了安慰他，提到了一个许多人都做过的梦，尽管她认为这个梦并没有什么含义：

以前有那么多人在梦中，梦见
与自己的母亲结婚；他仍无忧无虑，
从未将此事放在心上。[②]

与过去一样，现在有许多人也梦见与自己母亲发生性关系。但当他们谈到此事时，就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和惊讶。这种情况显然是悲剧的关键所在，也是父亲死亡的梦的补充说明。俄狄浦斯

---

① [1914年增注]在所有精神分析研究的发现中，再也没有比对于指出潜意识中保留着童年的乱伦冲动这方面的批评遭到更尖锐的否认、更猛烈的反对和更为肆意的歪曲了。最近有人甚至无视一切经验，企图把乱伦说成仅仅是"象征的"——费伦齐(1912)根据叔本华信中的一段话，对俄狄浦斯神话作了一种天才的"多重性解释"。——[1919年增注]最近研究表明，在《梦的解析》中上文第一次提到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于人类种族和宗教及道德的进化史带来了梦想不到的重大意义。[参见《图腾与塔布》(1912—1913，论文4)]——[确实，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和《俄狄浦斯王》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哈姆雷特主题的讨论要旨，早在1897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已提出了(见弗洛伊德，1950*a*，第71号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更早暗示已包含在1897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同上，手稿N.)。在弗洛伊德出版的《爱情心理学》(1910*h*)第一篇中似乎已首次正式应用。]

② 根据刘易斯·坎贝耳的英译本，982行起。

故事乃是对这两种典型的梦的幻想性反应。就像这些梦，当在成人的梦中出现时，便会使人有厌恶的感情，所以传说中必定也包含了恐怖和自罚。经过对梦材料进行难以辨认的润饰作用，梦再次产生了改变，并被利用来迎合神学的目的（参见裸露梦的材料）。这个题材像其他题材一样，把神的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企图是必然要失败的。

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诗，它与《俄狄浦斯王》一样，植根于同样的土壤中。[①] 但是，对相同材料的不同处理，反映了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时代在心理生活上的所有差异：人类感情生活的压抑在世俗生活中的发展。在《俄狄浦斯王》中，潜伏于儿童心中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在梦中充分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仍然受到压抑，就好像在神经症患者中那样，只有从压抑的结果中才能获知其存在。相当奇怪的是，这部近代悲剧所产生的惊人效果是与人们捉摸不透剧中主角的性格相一致的。剧本着重描写了哈姆雷特所要完成的复仇计划时的犹豫不决，但纵观全部剧情，看不出这些犹豫不决的动机所在，对这种犹豫做出各种解释的试图，其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由歌德提出至今仍然流行的一种观点，哈姆雷特代表了一种类型人物。这类人物的直接行动能力因智慧的高度发展而陷于麻痹（他是位“带着苍白的思考神情的病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戏剧家全力刻划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归之为“神经衰弱”性格。然而，戏剧中的情节表明，哈姆雷特决非是一个不敢行动的人物。我们在两个场合下可以看出这点来：第一次是他在一阵狂怒之下，挥剑刺

① 本段原为第一版(1900)的一个脚注，1914 年版以后纳入正文。

杀了挂毯后面的窃听者;第二次是他蓄意地,甚至可以说是狡猾地,以文艺复兴时代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然而,他为什么对自己父王鬼魂赋予他的任务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呢?这个答案只得再次把它归于任务的特殊性质。哈姆雷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除了向那个杀了他父亲并娶了他母亲、那个实现了他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于是驱使他进行复仇的憎恨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而出于良心上的不安,他又感到自己实际上并不比他将要复仇的凶手高尚。这里,我只是把保留在哈姆雷特内心潜意识中的内容翻译为可理解的言语。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癔症患者,我只能认为这也是从我的解释中推出的结论。哈姆雷特与奥菲莉亚对话时所表露出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完全符合。这种同样的性厌恶感在诗人的心中,与年俱增。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中所面临的只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经看过一本乔治·布兰德斯(1896)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的父亲死后不久(1601)。这就是说,莎士比亚是在失去亲人的悲痛情绪影响下完成这部作品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进行假设,他在童年对于自己父亲的感情又再次复活了。再者,据说莎士比亚有一个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哈姆涅特",与"哈姆雷特"可以说很相似。与《哈姆雷特》讨论了儿子与父母的关系一样,《麦克白》(大约写于同一时期)则涉及了无子嗣这个主题。但是,正像所有神经症症状一样,梦这个问题也可以进行"多重解释",而且,如果确实要对梦有个充分的理解,就必须如此。在诗人的心目中,一切真正创造性作品都不是一个动机或冲动的产物,所以也不只有一种解释。我所论述的只是试图对富有创造性作家的内心最深处的冲动进行解

释。①

对亲人死亡的典型梦，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表明它对于梦一般理论的重大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即其中有一个被压抑欲望构成的梦思想完全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这种情况必须在有特殊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下面两个因素我认为有助于这一类梦的产生：首先，这个欲望在我们看来必须是关系最为疏远的，我们认为这种欲望是“我们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其结果是梦的稽查作用对此怪物毫无防范，就像梭伦刑事法典上没有包括弑父罪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受压抑、未受怀疑的欲望往往特别容易与前一天残余观念相聚合，对亲人安全采取了一种担心的方式。这种担心只能利用相应的欲望进入梦，而欲望于是就能把自身掩藏在白天变得活跃的担心的背后了。我们很可能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不过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罢了。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等于把亲人死亡的梦完全隔离了起来，脱离

---

① [1919年增注]上文对哈姆雷特所作的精神分析解释一直为恩斯特·琼斯不断扩充并对有关本主题文献中提出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反驳[见琼斯，1910*a*(和更完整形式1949)]。——[1930年增注]同时我已不再相信莎士比亚剧作的作者是从斯特拉特福来的那个人(见弗洛伊德，1930*e*)。——[1919年增注]对麦克白的进一步分析见我的一篇论文(弗洛伊德，1916*d*)以及杰克尔斯的一篇论文(1917)。——[本脚注的第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包括于1911年版中，但在1914年以后被删去：“上段中关于哈姆雷特问题的一些观点一直得到多伦多的琼斯的一个广泛研究中新论证的证实和支持(1910*a*)。他也指出了兰克(1909)所讨论的哈姆雷特中材料与英雄诞生的神喻之间的关系”。]在弗洛伊德死后发表的一篇札记《舞台上的精神病患人物》(1942*a*)可能写于1905或1906年，企图对哈姆雷特作进一步讨论。

了梦的一般解释，把一个本可以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当成是一个不必要的谜。

对亲人死亡的梦与焦虑梦的关系进行探索是很有启发性的。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梦中，受压抑的欲望已经发现了一种逃避稽查作用的途径——以及稽查作用所促成的伪装。梦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伴有一种可感受到的痛苦感情。同样，也只有当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受到压制时，才会产生焦虑梦；相反，如果由躯体来源直接引起真实的焦虑感觉，就势必使稽查作用大大增强。因此，稽查作用执行其自身职责并促进梦的伪装，其目的一目了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焦虑以及其他形式的痛苦情感的发生**。

在上面我已提到了儿童内心的利己主义，现在我还可以指出这一特征与梦的联系，因为梦也具有利己主义的特点。所有的梦都是完全利己主义的：在所有的梦中都可以找到所爱的自我，即使它进行了伪装。梦中实现了的欲望毫无例外都是自我的欲望。如果一个梦看上去是为利他主义的兴趣所引起，那不过是披上了掩人耳目的外衣。这里我们分析几个看来似乎与这种论断相矛盾的梦例。

## I

一个不到4岁的男孩，报告他梦见了一个大盘子里装了蔬菜和一大块烤猪腿。突然那块猪腿肉被吃完了——肉是整块的没有切开。他并没看见是谁吃了肉。[①]

① 这个梦是弗利斯的儿子罗伯特做的，在1899年8月8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第114和116号信中提及）——梦中出现的物体表现出巨大、大量或夸大的性质是孩子的另一个特征。（转下页注）

在这个小男孩做的梦中，贪吃这块烤肉的陌生人究竟会是谁呢？他在做梦当天的经历必定对我们有所启迪。医生规定他最近几天只能吃牛奶，在做梦那晚，他因为调皮，他被罚没有吃晚餐就去睡觉了，他曾受过这种饥饿疗法，而且勇敢地表示并不在乎这种剥夺。他知道他会吃不到东西，但不说一句肚子饿的话。管教对他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在这个梦中得到了证实，它揭示了梦伪装的起源。毫无疑问，梦中对这块美味烤肉馋涎欲滴的人就是他本人。由于他知道自己被禁止吃肉，所以在梦中就不像饥饿的儿童那样坐下大吃一顿（参见我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于是吃肉的人就成了匿名者了。

## II

一天晚上，我梦见在一个书店橱窗里，看到了我一直要买来收藏的——有关大艺术家、世界史、著名城市等等的专集。这套新丛书叫《著名演说家》或《著名演讲集》，它的第一卷标题为《莱契尔博士》。

在我分析这个梦时，我觉得好像在梦中不可能去关心莱契尔博士，一位德国国会反对党的长篇大论演说家的名声。其实情况是这样的，几天前我为几个新病人进行了精神治疗，不得不每天与病人进行 10 到 11 小时的谈话，因此那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正是我自己。

---

（接上页注）儿童的强烈愿望莫过于长大了，像大人一样的吃得很多。他们是难以满足的，他们不懂什么叫“满足”，并且贪得无厌，反复坚持索取好玩好吃的东西。只是在受了文明教育以后，才开始学会谦虚、适度和谦让。每个人都知道神经症患者是夸大和不谦让。[儿童爱好反复，在弗洛伊德的《谈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第七章第六节结尾处有所暗示，在他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五章开始处有所讨论。]

## Ⅲ

另一次我梦见一位我熟悉的大学同事对我说："我的儿子是近视眼。"接着是一段简短对话和反驳。然后在第三段梦景中，出现了我和我的大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 教授和他的儿子不过是稻草人，实际上代表了我和我的长子。后文我将回到这个梦，对它的另一特性进行讨论。

## Ⅳ

下面这个梦例，可以看出一种真实的极端利己主义感情如何隐藏在虚伪的关怀后面。

我朋友奥托看上去生病了。他脸色潮红，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家的家庭医生，我对他深表感激：他多年来照看着我孩子们的健康，每当他们生病时，他总是为他们进行治疗，非常有效。而且，只要有机会，他还给他们带一些礼物。在做梦那天，他拜访了我家。我妻子曾经说过，他看上去紧张疲劳。当晚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有巴塞杜氏病（突眼性甲状腺肿）的症状。如果人们不遵照我解释梦的原则，都会认为我是在关心朋友的健康，并且在梦中表现出了这种担忧。这不但与我主张的梦是欲望的满足相矛盾，而且也不符合我所说的梦仅仅表现了利己主义的冲动。但是，我倒会很高兴如果用这种方式解释梦的人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对奥托的担忧要与巴塞杜氏症联系起来，这种病与我朋友的面容实际上并无相似之处。我的分析从另一方面把我引向 6 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一行人，包括 R 教授在内，在漆黑的夜里乘车穿过 N 森林，森林离我们避暑地还有几小时路

程。当时司机不很清醒，连车带人翻倒在堤下。幸亏我们运气好没有受伤。但当晚我们不得不在附近的小旅店投宿。一位有明显巴塞杜氏病症状的绅士，就像与梦中一样，面色褐红，双眼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他尽力帮助我们安顿好，并问我们还需要他做些什么。R教授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只需借一件长睡衣。”这位男子果断地回答说，“对不起，我做不到。”说罢就转身走了。

当我继续分析下去时，我想起巴塞杜氏不但是一个疾病名，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我在清醒时对此感到不那么有把握）。[①] 但是我曾委托我朋友奥托，假如我出了什么意外，请他负责我孩子们的体育，特别是在青春期（所以才提到长睡衣）。在梦中，我把那位慷慨的帮助者的症状加在奥托身上，无疑是想说，假如我出了意外，他会和那位L男爵那样，尽管答应帮忙，对孩子们却不会提供任何帮助。梦中这一条利己主义的线索，似乎足够清楚的了。[②]

---

① 然而实际上是正确的，他是18世纪卢梭的追随者。

② [1911年增注] 当恩斯特·琼斯在美国听众面前演讲《梦的利己主义》时，一位有教养的妇女反驳了这种“非科学的概括”。她说本书作者只能对奥地利人进行推断，而无权把美国人的梦包括进去。就她而言，她敢肯定自己做的梦全是利他主义的。——[1925年增注] 为了取得这位爱国妇女的谅解，我想再说几句，以免梦完全是利己主义的这种说法受到误解。因为发生于前意识思想中的任何事情都可进入梦中（或表现为真实的内容或为潜伏的梦思想），所以利他主义冲动有同等出现的机会。同样，如果潜意识中存在着对另一个人的感情或性欲冲动，则也能进入梦中。上述主张的真实性只限于如下事实：在一个梦的若干潜意识刺激物中，我们最常发现的似乎是在清醒时已被克服的那些利己主义的冲动。

但是，这个梦的欲望的满足表现在何处呢？它不是表现在我对我朋友奥托的报复，他在梦中似乎总是注定要受我不好的对待，[①] 而是出现在下面的考虑之中。当我在梦中把奥托代替 L 男爵的同时，我却以另外一个人即 R 教授自居了。正如在我上面所说的这件事中，R 对 L 男爵有所请求，我对奥托也有所请求。这点就是关键所在。我不敢在所有方面与 R 教授相提并论，但是我与他相似。他在学术界之外开辟了一条独立的道路，一直到晚年才获得他理应得到的荣誉头衔。所以，再一次满足了我要成为教授的欲望！的确，“晚年”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因为它意味着我能活得很久，可以亲自照料孩子们的青春期。[②]

## （三）其他典型的梦

我没有亲身体验过其他一些典型的梦，如梦见自己愉快地在空中飞翔或焦虑地坠落。我对这类梦所要说的一切均来自精神分析。[③] 分析提供的材料使我们能断定这些梦也是重复了童年的印象。也就是说，这些梦涉及到了对儿童具有吸引力的内容，包括运动动作在内的游戏。那个叔舅曾举起双臂把小孩举过头顶，在房里冲来冲去告诉他如何飞翔；或者让他骑在自己的膝上，然后突然伸直双腿让他滑下来；或者把他举过头部，然后突然假装让他落下。儿童们非常喜爱这种游戏，不厌其烦地要求反复再做，

① 参见第二章伊尔玛打针的梦。

② 这个梦在后面仍将作讨论。

③ 本段第一句话出现于初版（1900），以后被删去，直至 1925 年。本段其余部分和下一段于 1909 年增写，1914 年移到第六章第五节。1930 年版中，两处都包括了这段文字。

特别是在他们感到有点害怕和头晕的时候。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在梦中重复了这些体验，但是在梦中，梦见自己离开了支撑他们的双手，使得他们可以悬在空中或因没有支撑而掉下来。我们都知道，儿童们非常喜欢荡秋千和坐翘翘板这样的游戏。当他们在观看马戏团的杂技表演时，便勾起了对这类游戏在记忆的再现。[①] 男孩子们的癔症发作有的仅仅包含这类动作的再现，他们能很熟练地完成这些动作。这类游戏本身虽然很单纯，但常常产生性感。[②] 如果我能用词语来描述这类活动，则梦中反复出现的是飞翔、跌落、晕眩等等；而依附于这些动作的快感则转变成了焦虑。每一个母亲都知道，儿童的兴奋性游戏实际上总是以吵架和眼泪结束。

因此，我有充分理由反对这种理论，即认为飞翔和跌落的梦来源于睡眠时的触觉或肺部的运动感觉等等。我的看法是，这些感觉本身作为记忆的一部分在梦中再现：也就是说，它们是梦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梦的来源。

---

① ［1925年增注］精神分析研究表明，除了器官快乐之外，还有一种因素影响到儿童喜欢杂技表演，以及反复引起癔症发作。这个因素往往是潜意识的，曾经看见过人或兽性交的记忆景象。

② 一位没有任何神经疾病的年轻医生同事曾经提供我这方面的材料。从我亲身经历中获知，我在荡秋千时，特别是荡至最高点的时候，我的生殖器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虽然我不能说真地享受了这种感觉，但我敢肯定它是一种快感——病人们常告诉我，他们记得在童年生殖器初次勃起时的快感是发生在爬行的时候——精神分析可以完全确定，第一次性冲动经常产生于童年在玩蹦跳和扭打的游戏中。［弗洛伊德在《性学论》(1905*d*) 第二论最后一节对这个主题有详细叙述］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一类典型梦还不能做出充分的解释。[1] 我的材料正好在这方面置我于困境之中。然而，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典型梦中产生的触觉和运动感觉，只有在精神需要利用它们时才被立即唤醒，而在不需要它们时，它们便受到了忽视。我还发现，根据我对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这些梦与幼儿期的经历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我还不能肯定，在后来生活过程中，这些感觉的回忆会附上一些什么别的意义——尽管仍然表现为典型梦，或许其意义因人而异。我十分乐意通过对一些清晰的梦例进行分析来填补这个空隙。有些人也许感到奇怪，为什么飞翔、跌落、拔牙这一类梦经常发生，而我偏偏要抱怨缺乏这一类材料。对此我必须加以解释，因为自从我集中注意力在分析梦上以来，我自己还没有做过这一类梦。而且，我本可以利用的那些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梦，因其中有很多我不能了解其隐藏的全部意义，而且还有一种参与神经症发生的精神力量，阻碍了我们对这类梦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

## （四）考试的梦

每个通过中学结业考试获得升学证书的人，总是抱怨受到不及格的焦虑梦的纠缠，或者梦见自己非补考不可等等。对于已经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这种典型梦表现的又是另外一种形式，他梦见没有通过大学毕业考试；尽管他们在梦中徒劳地反对说，他们毕业已经多年，或者早已是大学里的讲师或主治医生了。我们在

---

① 在初版（1900）中，下面（首次论考试的梦）一段在本段之前，而本段作为本章结尾。此后本段被删去，直至1925年。

童年因调皮捣蛋受到的惩罚永远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在我们学生时代两次关键性考试的“苦难日子”里，这些记忆再次变得活跃起来。神经症患者的“考试焦虑”因为同样的童年恐惧而加强。当我们结束了学校的学习生活后，我们的父母或抚养者以及后来我们的教师不会再惩罚我们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无情的因果关系起到了对我们进一步教育的责任。每当我们做错了事或发生渎职时，我们便担心事情本身会带来惩罚——总而言之，每当我们感到责任心的重担时，我们便梦到了升学考试和学位考试。(即使作了充分准备，又谁不对考试提心吊胆呢?)

为了对考试梦作进一步的解释。[1] 我必须感谢我一位有经验的同事（斯特克尔），他在一次科学讨论会上宣布，按照他的经验，只有顺利通过考试的人才会做入学考试的梦；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往往从不做这种梦。因此，焦虑的考试梦（已经一再证明，梦者如果次日有一项需负责任的活动，而又担心完不成任务时，就会做这种梦）好像是在寻找过去的某种情况，其中产生的巨大焦虑已经被证明是不合理的，或与事实本身相矛盾的。这是一个梦内容被清醒状态所误解的很好例子。对梦提出的那种愤怒反驳：“但我已经是一个医生了！等等。”实际上乃是梦所提供的安慰，所以，我可以解释为“不要害怕明天！只要想一想你在升学考试之前是何等的紧张，结果你什么事也没有，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医生了，等等。”因而梦中出现的焦虑实际上来源于白天的残余。

---

① 本段和下段为1909年补写。在1901和1911年版中，“进一步解释”写成“真正的解释”。

我对自己以及对别人所作这样解释的验证，虽然为数不多，却已经证实了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例如，我法医学的期终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但我在梦中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担忧过，而我却常常梦见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的考试。我曾为准备这些考试感到非常焦虑。但是，不知是上帝保佑还是老师的慈悲，我总算过了关。在我有关学校考试的梦中，经常梦见历史考试，那年我这门课考得特别好——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在口试中）我那位心地善良的老师（另一个梦中的那位独眼恩人），在我交回答题单时，他注意到了我用指甲对三个题目中间的那个划上了记号，暗示他对这个题目不要过于苛求。有一个病人告诉我，他决心放弃第一次升学考试，最后他却通过了；他在后来参加部队考试时失败了，因而从未得到任何委任。他说他常梦见前一种考试，却从未梦到过后一种考试。①

关于考试梦的解释，遇到了我已经指出的大多数典型梦所共有的困难。② 那就是梦者提供的这方面材料太少，因此不能做出充分的解释。只有搜集了相当数量的这一类梦例之后，我们才能对它们有更好的理解。不久前，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你已

---

① 1909年版中，有关这一点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上面提到的同事（斯特克尔医生）使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事实：Matriculation［（大学生）入学考试］这个词的‘Matura’也意味着‘maturity’（成熟）。”他称已观察到“Matura”（高中毕业考试）梦经常出现于要性交的前夜，意即害怕那时因能力不行而失败。1911年版又加了一句话：“我的一个德国同事反对这一点，说德文‘Abiturium’（高中毕业考试）这个词不具备这双重意义。”我认为很对。从1911年起这一段被删去，1925年代之以本章最后一段。斯特克尔本人对这个题目也进行了讨论（1909，464和471页）。

② 本段为1914年所增写。

经是一个医生，等等”的反对意见，其实不仅是一种安慰，而且还表示了一种自责。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你现在已经老了，有生之年不多了，你却还要继续做这些愚蠢、幼稚的事情。”因此这种自我批评和安慰的混合应该说是符合考试梦中的隐意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最后这些梦例中出现的“愚蠢的”、“幼稚的”自责是指应受斥责的性动作的反复，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威廉·斯特克尔[①] 第一个把升学（matura）的梦解释为一般与性体验和性成熟有关。在我的经历中，经常能证实他的观点。[②]

① 这一段增写于1925年。

② 在1909年和1911年版中，本章还对另一些种类的典型梦继续进行了讨论。但从1914年起，这些进一步讨论移到了第六章第五节，放在新引入的有关梦的象征作用的材料之后。

# 第六章　梦的工作[①]

迄今为止，人们解决梦问题的所有尝试一直都是直接处理出现在我们记忆中的梦的**显意**。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力求通过梦的显意获取对梦的解释。或者（如果没有经过解释）就根据梦的相同的显意对梦的特征做出判断。我们现在就仅对另一些现象进行讨论。我们在梦的显意和我们所寻找的结论之间引入一类新的精神材料，即梦的**隐意**，或（像我们所说的）凭借我们的方法获得的梦念（dream－thought）。我们正是从这些梦念而不是从梦的显意才推演出梦的意义。因此，我们便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任务，即研究梦的显意与潜在的梦念之间的关系，以及追寻后者如何转变为前者的过程。

我们梦中表现的隐意和显意就好像相同内容的两种不同语言的译文。更确切地说，梦内容就好像是梦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副本，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将原本和译本加以比较，以发现其符号和句法规则。只要在我们掌握了这些符号和规则之后，才能理解梦的隐意。反之，显梦就好像一篇象形文字手稿，其符号必须逐个地译成梦念的语言。如果我们试图按照这些符号的图形价值而

---

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的第十一讲以较为简略的形式讨论了梦的工作。

不是按照其象征关系去破译它们，显然我们将会进入歧途。假设，我有一幅猜字画谜，画的是一间房子，屋顶上有条船，一个单一的字母，还有一个砍掉了头的人在跑，等等。表面上看，我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画的整体以及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不合逻辑的。一只船与屋顶毫无关系，没有头的人怎么能飞跑。此外，这个人比房子还大，如果这是一幅风景画，字母在画面上不应该有位置，因为大自然中从来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对整个画面及其组成部分的批评，相反用合适的字母或单词去代替每一个单独的成分，我们就能对这幅画谜做出正确的判断了。这些字句通过适当方式组合起来后，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了，而是可以构成富有诗意和意味深长的谚语了。梦就是这样的一幅画谜，而我们有些解释梦的前辈却错误地把画谜看做是艺术作品，当然就认为它们是荒谬的和毫无价值的了。

## 第一节 凝缩作用

任何人对梦内容和梦念进行比较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梦进行了大量的凝缩作用。与梦念的丰富多采相比较，梦内容简短、贫乏、精练。如果一个梦写出来只有半页纸，则对梦念的分析所占的篇幅是前者的六到八甚至十几倍。这种关系虽然因梦而异，但按照我的经验，则大致相符。一般说来，我们都低估了梦的压缩程度，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把提示出来的梦念看成是梦的全部材料，而当解释梦的工作继续下去时，我们可以发现在梦的背后还隐藏有更深的思想。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实际上一个人绝不能肯定地说他已经把一个梦解释得彻底透彻了。即使解释结果似乎

令人满意，而且无可指责，这个梦仍有可能还包含着另一种含意。所以严格说来，凝缩作用的程度是无法确定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梦内容与梦念之间的比例悬殊，是由于在梦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精神材料经历了广泛的凝缩过程，这种答案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我们经常有这种印象，我们整个晚上梦见了许许多多东西，以后把大部分内容给忘了。根据这个观点，当我们醒来时，我们所能记住的只不过是整个梦的工作的残余。如果我们能记住梦的全部内容，则梦念的数量也肯定与之相当。这种说法无疑正确：如果我们刚一醒来，便全力去再现梦中所梦到的内容，肯定能想出很多的内容，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则梦的记忆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不完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证明，我们自以为梦见的内容要比记得的要多得多，这种印象往往是一种错觉，我们将在以后再行讨论这种错觉的来源。此外，梦工作期间产生的凝缩作用的假设并不受梦有遗忘可能性的影响，因为保留下来的与梦的各个部分有关的大量的概念可以证实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即使假定梦的大部分片断已不复记忆，我们大概就无法接近另外一群梦念了。认为梦的那些被遗忘部分与我们所保留下来的梦片断所得到的相同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也是没有理由的。①

考虑到梦内容中的每一个别元素都产生大量的联想，读者们可能会产生怀疑，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理由把后

① ［1914年增注］许多作者都已经提到了梦中发生的凝缩作用。杜·普里尔（1885，85页）在一段文章中指出，毫无疑问梦中的大量概念存在着一种凝缩过程。

来分析中所发现的所有联想都看做是梦念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有足够理由认为，所有这些梦念在睡眠时都已非常活跃，而且在梦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如果说没有，那么参与梦的形成过程的这些新的思想岂不是更有可能在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吗？对于这个意见，我只能给予有条件的回答。确实某些联想是在分析中才首次产生。但是，人们必须相信，在所有这种情况中，只有在梦念中通过某种方式已经联系起来的各个思想之间才能建立起这种新的联系。[①] 这些新的联系似乎是环路的、短路的，通过可能存在着其他更深层的联结通路而形成。必须承认，在分析中揭示出来的大量思想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已经是活跃的。因为，我们通过对与梦的形成似乎没有联系的一串思想进行分析后，突然发现一个与梦内容有关而且为解释梦必不可缺的思想，但是，除了通过那一串特殊的思想之外，是无法接近这个思想的。在这里，我将再次提出植物学论著这个梦，尽管我没有对它做出完整的分析，它所包含的大量凝缩作用也够令人吃惊的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描述梦前睡眠时的精神状态呢？所有梦念是否相互同时出现？或者是相继出现的呢？或是一些思绪各自从不同中心同时出发，然后又汇合而成为一个整体的呢？我认为，在梦形成中，现在对于精神状态没有必要构成一个虚假的概念。而且，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一种潜意识思想过程，这种过程与我们在意识伴随下有目的的自我观察过程是远远不同的。

---

① 这个问题在后面将再一次提出，并在第七章第一节最后部分有详细的讨论。

无论如何，梦的形成以凝缩过程为基础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这种凝缩作用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考虑到在所揭示出的一切梦念中，只有极小部分以其观念元素出现在梦中，我们可以断定，凝缩作用是通过**省略**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梦并不是对梦念的忠实翻译或点对点的投射，而是对高度不完全的、支离破碎的复制。我们不久就能发现，这种观点很不恰当的。但是，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把它作为临时出发点。如果梦念中只有一小部分元素进入梦的内容中，那么选择它们的决定性条件又是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那些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梦内容元素予以注意。用于这个研究的最方便材料就是在形成中出现特别凝缩过程的那些梦。因此，我选择了植物学论著的梦。

## （一）植物学论著的梦

**梦的内容**——我写过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论著。这本书正放在我面前，我正在翻阅一页折叠起来的彩色插图。书中有一片干枯的植物标本。

这个梦最突出的元素是植物学论著。这是由做梦当天的印象引起的：确实我在一家书店的橱窗中看到了一本论《仙客来属植物》的论著。梦内容中并没有提到该植物的科属；梦中留下来的只有论著及其与植物学的关系。“植物学论著”立即显示出它与我曾经写过的论可卡因著作的联系。一方面，从“可卡因”联想到《纪念文集》和在大学实验室内发生的几件事情；另一方面，则联想到我朋友柯尼希斯泰因医生。这位眼外科医生在推广可卡因方面有他一份贡献。柯尼希斯泰因医生的形象又使我想起了昨

天晚上与他断断续续的谈话，并想起了同事之间如何付医疗费的各种顾虑。这次谈话才是真正的梦刺激。关于仙客来属植物的论著当时也有深刻的印象，但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看来，梦中的“植物学论著”在前一天的两个经历间，变成了一个“中间共同实体”：它原封不动地来自无关紧要的印象，通过大量的联想与具有精神意义的事件联系了起来。

然而，不仅“植物学论著”这个复合概念，而且把它的各个构成部分“植物学”和“论著”，通过无数的联系通路，一步一步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梦思想之中。“植物学”与加德纳（Gärtner，园丁）教授，他妻子的花容月貌，我病人弗洛拉（Flora，花神）以及我谈到过的送花故事中的那位夫人（Frau L.）有关。加德纳又使我联想到了在实验室和我与柯尼希斯泰因的谈话。我的两位病人（弗洛拉和 L 夫人）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到的。从与花有关的少妇又使我联想到我妻子喜爱的花，然后引向我在白天匆忙看到的那本论著的书名。此外，“植物学”还使我回忆起我中学时代的一段插曲和在大学的一次考试。在我与柯尼希斯泰因的谈话中，所涉及到的一个新话题——我的嗜好——也通过我戏称为我最喜爱的花——菜蓟这个中间环节，与忘记送花的一连串概念联系了起来。在“菜蓟”背后，一方面使我想起了意大利，[1] 另一方面又使我回忆到童年初次与书发生密切关系的情景。因此，“植物学”在梦中成了一个固定的交接点。大量的思想汇集于此，而所有这些思想，我可以保证，都可在我与柯尼希斯泰因医生的谈话内容中发现。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思想工厂之

① 这一点似乎是在以前梦念中未曾提到过的一个元素。

中，就好像《织布工的杰作》中所说：

一踏足就牵动千丝万缕
梭子飞一般来去匆匆，
纱线目不暇接地流动
一拍就接好千头万绪。①

因此，梦中的“论著”也涉及两个主题，我研究的片面性和我喜爱的嗜好的昂贵代价。这一初步研究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植物学”和”论著”这两个元素之所以能够进入梦的内容，是由于它们与大量梦念有许许多多的接触点；也就是说，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些“交接点”，无数的梦思想便汇集于此；以及由于它们在进行解释梦时，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含意。对这个基本事实的解释还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梦内容的每一个元素都可证明是“重复决定的”——就是在梦思想中可以出现多次。

当我们仔细考察梦的其他构成部分与他们在梦念中出现的关系，我们可有更多的发现。我那折叠起来的彩色插图把我引向一个新的话题，我同事们对我研究活动的批评，以及在梦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另一个话题——我的嗜好；此外，还把我引向童年的记忆，即把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书撕成碎片。**干枯的植物标本**使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的植物标本册，并且对那个记忆特别进行了强调。

因此，现在梦内容与梦念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得非常明了。不仅梦的各个元素决定于梦念的多次出现，而且每一个梦念在梦由好几个元素来表现。联想途径以从梦的一个元素通向多个梦思想，或者从一个梦念通向几个梦元素。因此，梦并不是由各个不

① 参见《浮士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上册，112 页。

同的梦念或一群梦念所构成，像按选民分区选举国会议员那样，（以缩编的形式）从梦内容中挑选出不同的代表。相反，梦是由具有操纵某种过程的整个梦思想所构成，在这种过程中，只有那些最大量的和最强大支持的元素获得了进入梦内容的权利，就像获得联名投票那样。在我对每一个梦做这样的分析中，毫无例外地都证实了这个基本原则：梦的元素是由整个梦念所组成，每一个这样的梦元素在与梦念的关系上证明是多次决定的。

确有必要再用进一步的例子来证明梦内容与梦念之间的联系，下面这个梦例的特点是它们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这是我的一位病人做的梦，我正在给他治疗幽闭恐怖症，不久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给这个异常巧妙的梦取如下的名称。

## （二）“一个可爱的梦”

**梦的内容**——他与一帮人正在X大街上驱车前行，街上有一家普通旅馆。（事实上并没有旅馆）里面正在演戏。他一会儿是观众，一会儿又是演员。戏结束后，大家须换装后才能回城里去。一部分人被带到楼下的房间里，另一部分人则被带到了楼上的房间。然后发生了一场争吵。楼上的人由于楼下的人还没换好装，他们下不了楼，而大怒。他的哥哥在楼上，他在楼下；他对他的哥哥很恼怒，因为他们太性急了。（这部分相当模糊）再说，他们在到来之前已经决定和安排好了谁在楼上，谁在楼下。然后他独自由X大街经山坡向城里走去。他举步艰难，疲乏不堪，以致他呆在原地难以迈出半步。一位年长的绅士向他走来，开始辱骂意大利国王。在山坡顶上，他就能轻松行走了。

他走向山坡时感到的艰难是如此清晰，以致醒来以后，好长

一会儿仍在怀疑是在做梦还是确有其事。

根据梦的显意来判断，这个梦内容非常平常，不值得称道。我将一反常例，从梦者认为最清晰的部分开始解释。

他梦见的，实际上可以说在梦中实际体验到的困难——伴有呼吸困难的艰难爬上山坡——是病人在几年前确实出现过的一种症状，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当时他诊断患有“肺结核”（看上去可能像癔症）。我们从裸露梦已经熟悉了这个梦中产生的运动受抑制时的特殊感觉，我们再次发现这些材料可用于任何时候表现任何目的。在梦内容中，有一段描述了开始爬山时感到如何困难，爬到了坡顶后就变得轻松了。在我听叙述时，我就想到了阿方索·都德的《萨福》[①] 中的一段文字。这一段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抱着他的情妇上楼，开始时她轻如羽毛，但是越向上爬，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重，整个情景暗喻着他们爱情的进展。都德的意图是警告年轻男子不要与出身卑微和来历不清的女子轻率地相爱。[②] 尽管我知道我的病人与一位女演员曾经有过感情纠葛，而且最近已断绝了关系，但我并不指望我的解释是正确的。况且，《萨福》中的情节与梦中的情节正好相反，梦中的爬坡开始时举步艰难，后来才变得轻松自如；而小说中的象征则是开始轻松而后才变得沉重不堪。令我吃惊的是，我病人回答说，我的解释与他前一晚在剧院中看到的剧情完全一致。那部戏剧名叫《维也纳巡礼》，描述了一位开始受人尊敬的少女最后沦为私

① 萨福为纪元前600年左右的希腊女诗人。

② ［1911年增注］下文论象征作用一节中，我梦到了爬楼梯的意义，可说明作者为何如此想象。

娼。因为与上层社会男人们的勾搭，她结果在社会上“爬了上去”，最后却仍然跌了下来。这出戏又使他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另一出戏《步步高升》，当时这出戏的广告画就是一排楼梯。

继续解释：最近与他勾搭的那位女演员就住在X大街，这条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旅馆。但是，与这位女演员在维也纳度夏时，曾经下榻（德文abgestiegen有“停留”、“走下”的意思）于附近一家小旅馆。离开旅馆时也曾对司机说，“我很幸运，这儿没有发现跳蚤。”（附带说一句，这也是他的另一恐惧物。）司机回答说：“谁会在这种地方住宿！这儿算不上旅馆，不过是客栈！”

客栈这个概念立刻使他想起一句诗：

最近我投宿一家客店，

店主特别善良！

在乌兰德的诗中，店主是一棵苹果树；由此第二段诗句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浮士德（与年轻的魔女跳舞）：

从前我做过一个可爱的梦；

我看见一棵苹果树，

在树上两只美丽的苹果闪烁着，

我被它们深深吸引，爬到树上。

可爱的魔女：

苹果是你们喜欢的东西，

因为它们开始生长在天堂。

我满怀喜悦获知，

我的果园里也有它们生长。

苹果树和苹果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使梦者神魂颠倒的也包括了那位女演员的一对美丽的乳房。

我们从分析得出的前后关系完全有理由设想，这个梦包括了梦者的童年印象。如果果真如此，这个印象一定涉及到了梦者的奶妈，梦者现在已经 30 岁了。对一个婴儿来说，奶妈的双乳就好像客栈。奶妈以及都德笔下的萨福似乎是暗指病人最近抛弃了的情妇。

梦者的哥哥也出现于梦内容中。哥哥在楼上，病人自己却在楼下，这又是实际情况的颠倒。因为，我知道，病人的哥哥已经失去了社会地位，病人在社会上则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梦者在对我反复讲述梦的内容时，尽量避免说他哥哥在楼上和他自己“在楼下”。因为那会把社会地位清楚地表现出来，因为在维也纳，如果我们说某人“在楼下”，大家都会理解他已失去了金钱和社会地位，换言之，就是在“社会上跌倒了”。这里梦的这部分内容是颠倒表现的，其中肯定有原因可寻。此外，这种颠倒也必定包括了梦念与梦内容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并且，我们也有线索如何去寻找这种颠倒。很明显在梦的结尾一定也产生了颠倒，上山的困难与《萨福》中描写的上楼梯正好相反。我们也不难看出颠倒的目的何在。在《萨福》中，一位男子抱着一个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而在梦念中，位置颠倒了过来，却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男人。因为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童年时期，推断出只能是奶妈抱着沉重的婴儿上楼。这样一来，梦的结束同时暗指了萨福和奶妈了。

正像小说作者那样，在选择《萨福》这个名字就考虑到了乃是暗指女性同性恋（Lesbian practices），所以梦中谈到的“楼上”

和“楼下”，在病人的心中也是暗指着性关系的幻想，同时，作为受压抑的欲望，与他的神经症也不无关系。（梦的解释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梦中再现的是幻想物，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回忆；分析只提供给我们思想内容，让我们去决定它们的真实性。乍看起来，真实的和幻想的事件在梦中具有同等效力；这不仅在梦中如此，而且在更为重要的精神结构的产物中也是如此。）①

我们知道，“一帮人”意味着一个秘密。他哥哥不过是他后来所有情敌的代表（通过一种“回顾性幻想”引入童年景象）。②绅士辱骂意大利国王那段插曲，乃是通过最近一段与自身无关的经历，再一次联系到下层人闯入上流社会，这就像都德笔下对那位年轻男士的警告同样也适用于吃奶的婴孩。③

为了研究梦形成的凝缩作用，我提供第三个梦例，我将提供对这个梦的部分分析，梦来自接受精神分析的一个老妇人。由于她正处于严重的焦虑状态，她的梦中包含了大量性的思想，首次发现这种思想使她惊恐万分。因为我不能对梦做出全部解释，所以梦的材料显得断断续续，表面上毫无联系。

---

① 弗洛伊德在这里也许是指他新近的发现，即他在分析中对神经症患者揭示出来的幼儿期的性创伤，实际上往往是一些幻想物。见弗洛伊德，1906*a*。

② 弗洛伊德以前已经讨论过这种想象，见他的《掩蔽性记忆》（1899*a*）论文的最后部分。

③ 有关梦者奶妈情境的幻想性质，已由客观事实所证实，他的情况是，奶妈就是他的母亲。这方面我记起了反复提到的那个年轻男子，他后悔没有很好地利用他与奶妈的机会。同样的后悔无疑是本梦的来源。

## （三）金龟子的梦

**梦的内容**——她记得她曾把两个金龟子放在一只盒子里，她必须把它们放掉，不然它们就会闷死。她打开了盒子，金龟子已经奄奄一息。一只金龟子飞出了窗外，当她应某个人的请求关上窗户时，另一只金龟子在窗扉上被压碎了。（厌恶的表情）

**分　析**——她的丈夫暂时离家外出，她与14岁的女儿同睡一床。傍晚时，女孩对她说有一只飞蛾掉进了水杯里，但她没有把它取出。次日早晨，她觉得这个小生物很可怜。晚上她在读书时，书中谈到几个男孩把一只猫扔进了沸水中，并描述了这只猫的痉挛过程。这就是做梦的两个诱因，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然而，她沿着对动物残忍这个主题进一步探索。几年前，她们在某地度暑假时，她女儿对动物表现得非常残忍。她捕捉到了一些蝴蝶，向母亲要一些砒霜丸去毒死蝴蝶。一次，一只身上被她用别针刺穿的飞蛾在屋里飞来飞去了很长时间；另一次，她把正在变蛹的一些毛毛虫活活地饿死。她甚至在更幼小的年龄，已习惯于撕断甲虫和蝴蝶的翅膀。但是，她现在对这些残忍的行动大感惊恐，她已经长大，变得心地善良。

这位病人反复思考着这个矛盾。她又想起了外表和性格之间的另一个矛盾，正如乔治·埃利奥特在《亚当·贝德》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位美丽的女孩，既爱虚荣又愚蠢；而另一位女孩外表丑陋，却性格高尚。一位贵族，去勾引愚蠢的女孩；一位工人，品行兼优。她感叹说，真不能以貌取人！谁能从她的外表看得出她受着肉欲的折磨呢？

就在那个小女孩开始捕捉蝴蝶的那一年，她们的住地发生了

严重的金龟子虫灾。孩子们对甲虫深感痛恨，毫不留情地将它们踩死。那时，我病人看到了一位男人撕碎了金龟子（may－beetles）的翅膀，然后吃掉了它们的身体。她出生于5月（May），结婚也是在5月。婚后三天，她写了一封信给家中的父母，说她非常愉快。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做梦的当晚，她仔细检查了一些旧信，有些是严肃的，有些是戏谑的。她大声念给她的孩子们听。其中一封最为有趣的是一位钢琴教师的求婚信。她那时还是个年轻的姑娘。还有一封则是一位出身高贵的[1]爱慕者写的。

她由于自己的一个女儿读了莫泊桑的一本“坏书”[2]而自责。女孩向她要的砒霜丸使她想起了都德的《富豪》中的莫拉公爵恢复青春活力的药丸。

“让它们自由”使她想起《魔笛》中的一段（莫扎特歌剧第一幕终曲）：

不用怕，我从不强迫你去爱，
让你自由未免过快。

金龟子又使她想起了卡申的话：

“你像甲虫似的疯狂地热恋着我。”[3]

梦中从甲虫又想起了坦豪瑟的话：

---

① 这是这个梦的真正刺激。

② 此处需要插入：“这一类书对女孩有毒害作用”，在病人还是一个女孩时，她自己已经从禁书中懂得了很多事情。

③ 引自克列斯特的《海尔布隆的卡申》第四幕第二场——进一步的联想引到诗人笔下的《潘瑟西里亚》以及对恋人的残酷念头。

因为你被这邪恶的快乐所激动……①

她因丈夫不在身边而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焦虑之中。她担心丈夫在旅途中会发生不测，而做了大量的白日梦。在不久前的分析过程中，在她的潜意识中，可发现她抱怨她的丈夫“变得衰老了”。隐藏在这个梦背后的欲念大概可从我下面提到的事判断出来。做梦的前几天，她正在忙家务，突然惊恐地想起了自己对丈夫说的一句命令式的话：“你上吊去吧。”因为在几小时前，她在什么地方读到了，一个男人在上吊时，产生了有力的勃起。渴望勃起的愿望正是从这种令人恐惧掩饰下的压抑中脱颖而出。“你上吊去吧”其实就意味着“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勃起!”《富豪》中詹金斯医生的砷药丸在此非常合适。因为病人很清楚，最有力的春药，斑蝥（通称“西班牙蝇”），是由压碎的金龟子制成的。这就是梦内容的主要成分的趋势。

打开和关上窗户是她与丈夫之间争吵的主要点。她睡觉时已习惯了要有充分的空气；而她丈夫却不喜欢空气流通。精疲力竭则是她诉说在做梦时的主要症状。

在上面三个梦中，我已用黑体标出了在梦念中反复出现的梦内容元素，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梦念与梦内容之间的多重联系。但又由于这三个梦没有一个是分析到底的，因此就得考虑把一个梦分析得较为详尽，使能证明梦的内容是如何由多重性决定的。为此我选择了伊尔玛打针的梦。从这个梦例中我们会清楚地看

① 这也许是瓦格纳歌剧中最后一场坦豪瑟所说的波普开始谴责的一句话，那句话是“因为你已经分享了邪恶的快乐”。

出，在梦的形成中，凝缩作用利用了不止一种方法。

梦内容中的主要人物是我的病人伊尔玛。她在梦中表现出的是她在真实生活中的特性。因此，她首先代表的是她本人。但是我在窗户旁为她做检查时，她的态度则来自另外一个人。如梦念所示，是来自我希望代替我病人的另外一个女人。因为伊尔玛看上去患了白喉粘膜病，以致引起了我对大女儿的焦虑，她便替代了我孩子。由于同我女儿的名字一样，还隐藏了我一位因中毒致死的病人。在梦的发展过程中，伊尔玛的视觉形象在梦中一直没有改变。但她的形象又获得了其他一些意义，她变成了我们在儿童医院神经科检查的一个病孩。在诊所里，我的两位朋友表示出了他们不同的性格。我自己小孩的形象显然成了这个转变的垫脚石。同一个“伊尔玛”不愿意张开口，暗指着我曾经为之检查过的另一个女人，而且通过同一联系，也暗指我的妻子。此外，我在她咽喉部发现的病变包含了对一系列其他人物的暗指。

当我追随着梦中的伊尔玛去联想许多人时，没有一个人的形像出现在梦中，他们都隐藏在梦中“伊尔玛”形象的背后，因此“伊尔玛”变成了一个集合形像。必须承认，她一身兼有许多互相矛盾的特征。伊尔玛变成了凝缩工作所删减掉的其他一切人物的代表，因为我所想起的这些人的事情全部一点一滴地归结到了她的身上。

为了形成梦的凝缩作用，还有另一种方式产生“集合形象”，即把两个人以上的真实特性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单一的梦象。我梦中的M医生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他有着R的名字，言谈举止也是R的；但是他的身体特征和疾病则属于另外一个人，即我大哥。只有他那苍白脸色这一特征是双重决定的，因为他们

俩人实际生活中都是脸色苍白。

在有关我黄胡子叔叔的梦中，R 医生同样也是一个复合人物。但是，他的梦形象又是由另一种方式构成的。我不是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特性结合在一起，而是在结合过程中从记忆图像里删减掉每个人的某些特性。我采用了高尔顿制作家族肖像的方法，即把两个影像曝在一张底片上，这样突出了二者的共有特性，而那些不相符合的特性则彼此抵消，在相片上就变得模糊不清。在我叔叔的梦中，漂亮的黄胡子在面孔上十分突出，因为它属于两个人，而这两张面孔反而被模糊掉了。附带说一句，胡子经过变灰这个中间概念也暗指着我父亲和我本人。

构成集合形象和复合形象是梦中凝缩作用的主要方法之一。现在，我将从另一个联系来加以阐述。

伊尔玛打针梦中出现的“痢疾“（dysentery）这个概念也有多重性决定作用：首先归于它的发音与“白喉”（diphtheria）相近似。第二，归于它与我送到东方去的那位病人有联系，我没有看出他的癔症。

这个梦中，另一个有趣的凝缩作用的例子是梦中提到了丙基(propyls)。梦思想中所包含的不是丙基而是“戊基”（amyls)。可以猜测此时在构成梦时，发生了一个单独的移置作用。情况也确实如此，通过对梦的进一步分析，证明了移置作用是为凝缩作用服务的。如果让我自己的注意力在“丙基”这个词上多逗留片刻，发现它听起来就像“propylaea”（神殿入口），而神殿入口不但在雅典，就是在慕尼黑[①] 都可见到。此梦的一年前，我曾去

① 一座雅典式的举行仪式的四柱门廊。

慕尼黑探望一位病重的朋友。在梦中紧接着“丙基”出现的是“三甲胺”（trimethylamin），这个词正是这位朋友正确无误地暗示的。

与在梦分析的其他方面一样，我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显著的方式，即重要性各不相同的联想，在建立思想联系时，似乎具有同等的价值，从而使我不得不认为，梦念中的戊基在梦念中被丙基所取代似乎是一个人为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组关于我朋友奥托的概念。他不了解我，他反对我，他送给我一瓶杂醇油（戊基）味的酒。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与前一组恰好相反的概念，一组关于我的柏林朋友（威廉·弗利斯）的概念，他确实了解我，他支持我，我感谢他为提供了有关性过程化学作用的一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在“奥托”组概念中，吸引我注意的决定性因素是——新近的刺激因素，也即是真实的刺激。戊基就是被选定的元素之一，它注定要构成梦的部分内容。而在“威廉”组中，被唤起的大量元素恰好与“奥托”组相反，而且其所强调的那些元素是与“奥托”组中已经强调的元素是相对应的。在整个梦中，我经常要把使我感到不愉快的人转变成为与他截然相反的、使我感到愉快的人，一点一点地，我求助这位朋友去反对我的对手。因此，“奥托”组中的“戊基”就唤醒了另一组中同样属于化学范畴的“三甲胺”的回忆，而“三甲胺”是受到几个方面的支持进入梦内容中的。“戊基”本身也能原样地进入梦里，但受到了“威廉”组的影响。因为，在“戊基”一词整个记忆范围内的全部搜找，其目的在于发现某个可以为它提供双重决定的元素。“丙基”与“戊基”有密切联系，而“威廉”组的慕尼黑与其 propylaea（神

殿入口）结合了起来，这两组观念汇合成为“propyls－propylaea”，于是，就像通过一种折衷方案，这个中间元素就找到了进入梦内容的途径，一个容许多重性决定的中间公共体就此构成。因此很明显，多重性决定作用必定有利于一个元素进入梦内容之中，而为了构成这样一种中间环节，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注意力从真正的目标转向一些相邻的联想。

对伊尔玛打针这个梦的解释，我们已能开始对梦形成时的凝缩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已看到作为凝缩过程的某些细节，例如为什么某些元素总是在梦念中反复出现，一些（通过集合形象和复合结构的形式的）新的统一体如何形成，以及这些中间共同体又是如何构成的。至于凝缩作用的目的及其决定因素这个进一步的问题，留在我们讨论精神过程在梦形成中的整个问题时再提出来。见第七章第五节目前我们暂时满足于认识到梦的凝缩作用乃是梦念和梦的内容关系之间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特征。

梦中的凝缩工作在以词汇和名称为对象时，表现得最为清楚。一般说来，梦中处理词汇往往和处理事物一样，因而其组合的方式与事物的表现完全相同。[①] 这种梦可以产生出最有趣的和最奇怪的新词。[②]

---

① 弗洛伊德对于词的表现和事物的表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后来讨论得很多。见他的关于潜意识（1915*e*）论文的最后几页。

②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五章（例十），弗洛伊德报告了一个包括若干牵强附会意义的梦——之后的那些梦例大部分是不可翻译的。

## I

一位同事送来他写的一篇论文，在我看来，其中对最近一个生理学发现的重要性作了过高的评价，主要的是，论文的主题主观性太强。次晚，我梦见了一个明显指这篇论文的句子："它是以一种极其 norekdal 风格写成的。"对这个词的分析，开始时我感到很困难。它肯定是对（德文）"kolossal"（巨大的）和"pyramidal"（拔尖的）等最高级形容词的拙劣模仿。可是我猜不出它的词源。最后，我看出了这个怪字是由"Nora"（娜拉）和"Ekdal"（埃克达尔）两个名字组成的，来自易卜生的两部著名戏剧《玩偶之家》和《疯狂的公爵》中的主角。不久前，我在报上读到了一篇评论易卜生的文章，我在梦中批评的正是这位作者的最近一本著作。

## II

我的一位女病人告诉我一个短梦，结尾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复合词。她梦见她同丈夫参加了一个农民的喜宴，并说："这将以一般的"Maistollmütz"为结束。"她在梦中模糊地感到它是一种用玉米做成的布丁，一种玉蜀黍粥。分析后，把这个词分成为"Mais"（玉米）和"toll"（疯狂），"mannstoll"（慕男狂）和"Olmütz"（奥尔缪兹，摩拉维亚的一个镇）。所有这些词都可以在她进餐时同亲戚们谈话中听到。"Mais"一词的背后（附带提一下，最近开幕的 50 周年展览会[1]）隐藏着下列名字："Meis-

① 1898 年举行的纪念法兰西斯·约瑟夫国王 50 周年大庆。

sen”［一个迈森（德累斯登）的鸟形瓷器］；“Miss”（她的亲戚的英国女教师刚去奥尔缪兹）；和“mies”（一个犹太俚语，戏称“令人厌恶的”）。这个大杂烩字中的每一个字母都可引伸出一大串思想和联想。

## Ⅲ

一个深夜，一位年轻人家中的门铃响了，他的一个熟人来访，他想留给他一张名片。当晚，他做了如下的梦：一个人给他家修理家用电话，一直工作至深夜。他走了以后，电话仍然不停地响，不是连续不断地，而是间歇地响着。他的仆人把那个人又找了回来，那个人说，“像‘Tutelrein’这样的人，连这样的事都不会做，岂不可笑！”

可以看出，引起这个梦的无关紧要的诱因只包含着一个元素。只有梦者把梦中这段情节当成是同一系列中的早期经历，才能使它获得重要性，这个早期经历本身虽然也无关紧要，但他的想象已赋予了它一种替代的意义。在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住在一起。他在朦胧状态中把一玻璃缸水打翻在了地板上，家用电话的花线也湿透了，电话持续不断的铃声吵醒了睡眠中的他父亲。因此持续不断的响声相当于弄湿了，所以间歇的铃声就被用来代表滴下的水。“Tutelrein”一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引向再现梦思想中的三个主题。“Tutel”是表示“监护”（“Tutelage”）的一个法律名词。“Tutel”（或许是“Tutell”）也是一个粗俗词，指女人的乳房。剩下的部分“rein”（纯洁），加上“Zimmertelegraph”（家用电话）这个词的前一部分构成了“Zimmerrein”（家务培训），则与把地板弄湿密切有

关。并且，其读音听上去很像梦者家庭中一个成员的名字。①

## Ⅳ

在我一个较长而又混乱的梦里，梦的中心内容似乎是关于航海的，下一个码头叫“Hearsing”，再下一个叫“Fliess”，后者是我一位居住在B市（Berlin柏林）的朋友的名字，我常去那儿旅行。“Hearsing”是一个复合词。它的一部分取自维也纳近郊铁路站名，结尾往往加上“ing”，如：Hietzing，Liesing，Mödling［古米提亚语，“meae deliciae”是其旧名，亦即“meine Freud”（我的快乐）］；另一部分则来自英文“hearsay”。它表示诽谤，并与前一天一件无关紧要的梦刺激物发生联系：在Fliegende Blätter期刊上有一首诽谤侏儒“Sagter Hatergesagt”（He－says

① 在清醒生活中，音节的分析和综合实际上是一种音节游戏，在大量的笑话中起着作用。“要得到银子的最简便方法是什么？你沿着一条银杨（silver poplars）［德文为Pappeln，其意义兼为‘杨树’（poplars）和‘沙声’（babbling）］林荫道走下去，而且要求寂静。然后，沙沙声停止了，银子也就释放出来了。”本书的第一读者和批评者，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很可能提出一种反对意见，“梦者未免太天真可笑了”。这话如果只对梦者而言是不错的，而作为反对意见则只能用在解释梦者身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一点也不想被人看成诙谐，如果我的梦似乎可笑，那原因不在我本人，而是由于梦构成时所处的一些特殊心理条件所致。而且这个事实与有关笑话和滑稽的理论密切有关。梦之所以变得天真好笑，就是因为梦念表达的捷径受阻；它们的发生是被迫的。读者可以不必怀疑我的病人的梦，至少似乎与我一样，充满了笑话和双关，甚至还有其他。——［1909年增注］然而，这种反对意见导致了我对笑话技巧和梦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其结果可见我出版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特别是第三章第一节，在这一节结尾时，弗洛伊德认为梦中笑话是低拙的笑话，并解释了为何如此。相同的观点见《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上面所说“第一读者”是指弗利斯。］

Says－he）的诗，如果把音节“ing”与“Fliess”这个名字联结起来，我们就得到了“Vlissingen”（弗利辛恩），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港口，我兄弟每次从英格兰来看我们总要经过这个港口。但是 Vlissingen 的英文字是“Flushing”，在英文中的意思是“blushing”（“脸红”）。因此，我想起了我治疗的红色恐怖症（ereutophobia），同时也想到了别赫切烈夫最近写的一篇有关这种神经症的论文，这篇论文使我感到烦躁不安。

## V

另一次，我做了一个梦，它似乎由两个片断组成。第一个片段是我记起了一个词“Autodidasker”，印象非常生动；第二个片段是我几天前产生的一个简短无害的幻想的真实复现。这个幻想的大意是，如果我下次看见 N 教授，我一定对他说，“我最近请教你的那位病人的病情，正如你所料，是神经症。”因此“Autodidasker”这个新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具有或代表一种复合意义；第二，这个意义必须与在清醒生活中我想向 N 教授请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Autodidasker”一词很容易分析为德文“Autor”（作家）“Autodidakt”（自学者），以及“Lasker”（拉斯克），从后者又使我想起了“Lassalle”（拉萨尔）这个名字。[①] 以上第一个词是导致梦的诱因，这一次是有意义的。我为我妻子买了一位奥地利知

① 费迪南德·拉萨尔，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创始人，1825 年生于布雷斯劳，死于 1864 年。埃德华·拉斯克（1829—1884），生于离布雷斯劳不远的雅罗茨兴，为德国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之一，二人均有犹太血统。

名作家J.J.戴维的几本著作，后者是我兄弟的一位朋友。而且我了解到，他还是我的同乡。一天晚上，她告诉了我一个她在戴维书中读到的一个悲惨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天才被埋没了，使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此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我们在自己孩子们身上发现的天资先兆。在读到的那则故事影响下，她对自己的孩子们表示出了忧虑。我安慰她说，她设想的那些危险可以用良好的教育防止。当天晚上，我的思绪走得很远，我把我妻子的忧虑和所有其他的事情交织在一块了。作者对我兄弟的一次婚姻作的有关评论，在梦中把我的思想引到了旁道上。这条思路引向了布雷斯劳，我们很友好的一位女士在那儿结婚并定居了下来。从布雷斯劳，我发现了拉斯克和拉萨尔两个例证，这是我梦念的核心，即担心我的孩子们可能毁在女人身上。并且，同时还向我表现出了可能导致男人毁灭的两种方式[①]：这些思想可以归结为"追逐女人"（Cherchez la femme）这句话，这句话从一个角度考虑，又把我引到了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弟弟。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Alexander）。我现在发现，我们简称他为亚力克斯（Alex），这与变移单词"拉克斯"听起来几乎同音，这一因素对于把我的思想经由布雷斯劳引上旁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这里我在名字和音节上做的游戏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表示了一个愿望，即我兄弟可以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这是以下列方式表示出来的。左拉（Zola）在他描述一位艺术家生

① 拉斯克死于脊髓痨，即从女人处而得的一种感染疾病（梅毒）；至于拉萨尔，大家都知道，他为了女人决斗而死（乔治·梅雷迪恩的《悲剧性的喜剧演员》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所写）。

活的小说中，其题材肯定与我的梦思想有相似之处。众所周知，作者也是通过插曲的形式，介绍了他自己及其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化名为“Sandos”（桑多兹）。这个名字可能是这样变化而来的。如果把 Zola 倒写（儿童们非常喜欢这样做），就得到了“Aloz”，这似乎还不够隐蔽，他于是改变成“Al”，并把“Alexander”与之相同的第一音节代之以第二音节“sand”，结果形成了“Sandoz”。我自己的“Autodidasker”的形成方式大致与此相同。

我去告诉 N 教授，我们两人共同检查的那个病人患的是神经症，这个幻想是如何进入梦的呢？现在对这个问题我必须进行解释。在我工作那一年快结束时，我开始治疗一位新病人，这个病人使我的诊断能力大受挫折。他的病本身看上去很像一种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或许是脊髓的某些变性，但无法确诊下来。这种病本来就可诊断为神经症（这样所有难点就都解决了），只是由于患者极力否认有性的病史，我只好不认为这种病是神经症了。在我处于困境中时，就和许多人一样，去见这位大家都很钦佩的医生，对于他的权威可以说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听了我的怀疑之后认为，这些怀疑也有道理，然后提出了他的意见，“继续观察下去；他肯定是神经症。”由于我知道他不同意我的关于神经症病因学的观点，我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他的说法，却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疑惑。几天后，我通知病人，说我已无能为力，请他另请高明。出乎我的意料，他开始请求我原谅他撒了谎，他说他感到很内疚。于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与性有关的病因。这是我所期望的，如果没有这些病史，我就不能诊断为神经症。我感到非常欣慰，但同时也感到一丝羞愧。我必须承认，我的顾问医生毕竟

比我高明，没有被既往病史引入歧途。因此我准备在下次碰到他时告诉他，他是对的，而我错了。

这正是我在梦中所做的事。但是，自己承认错误又怎么会是欲望的满足呢？然而，错误正是我的欲望所在。我希望我的担心是错误的，或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我在梦思想中已经承认的我妻子的那些担心是错误的。梦中围绕主题反复思考的正确与错误问题，与梦思想中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相距太远。在由女人所引起的，或更确切地说，由性引起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损害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选择：梅毒性瘫痪还是神经症？（拉萨尔之死的性质大概可归之于后一类）

在这个交织紧密，而在详细分析后又非常清晰的梦里，N教授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因为这种类比而促使我所希望我自己是错的；也不仅是因为偶然联系到了布雷斯劳和我的一个朋友婚后在那里定居，而且还由于我们在会诊病情后发生的一段插曲。当N教授表示了意见并结束了我们的医疗讨论后，他转入了私人的话题："你现在有几个孩子？"——"6个。"——他做了一个羡慕和关心的姿势问："男孩还是女孩？"——"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是我的骄傲和财富。"——"那好，但你可得担心！女孩子们没有什么问题，而男孩子们的教育以后会发生些麻烦。"——我辩护说，直到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都没有什么问题。显然，他对我男孩子们未来的这第二次"诊断"并不比他对我病人的第一次诊断神经症使我更为愉快。因此，这两个印象就以它们的接近性，以及根据它们二者同时经历到的事实而联系起来了。而且，当我把神经症的故事带入梦中时，正是用它代替了家庭教育的谈话，这一点与梦思想有了更多的联系，因为它与我妻子后来

所表示的担忧更为密切。所以，甚至对于N教授所说男孩子在教育上会产生些困难这些话可能是正确的这种担心，在梦中也隐藏到但愿我自己是错这一个欲望的背后去了。于是，同一种幻想本身并未改变，却同样代表了两种对立的选择。

## Ⅵ

这天凌晨，[1] 在我半睡半醒之际，我体验到了一个言语凝缩作用很好的例子。在一堆我几乎想不起来的梦片断中，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半似手写体半似印刷体的词。这个词是“erzefilisch”，它作为句子的一个部分，这个句子是：“它对性欲具有erzefilisch影响。”句子脱离了它前后关系，完全以独立的形式溜进了我的意识之中。我立即明白这个词应该是“erzieherisch”（教育的），而且有时我怀疑“erzefilisch”这个词的第二个“e”是否就是“i”。[2] 在后一种情况下，我立即想到了“syphilis”（梅毒）这个词，而且在我仍陷于半睡状态之时，我就开始对梦进行分析，我绞尽脑汁想弄清楚这个词为什么会进入我梦中。因为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在职业方面，我和这种疾病都毫无关系。我于是想到了“erzehlerisch”（另一个无意义字），这就解释了“erzefilisch”中的第二个音节“e”，它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家庭女

① 引自马尔西诺夫斯基（1911）。（本段加写于1914年。）

② 这个单纯的凝缩作用的梦关系到这个无意义词第二个音节（重音节）的发音。如果它是“ze”，发音则相等于英语的“tsay”，因此有点像“erzählen”和新创“erzehlerisch”两字的第二个音节。如果是“zi”，读音就相当于英语的“tsee”，于是就像“erzieherisch”中的第二个音节，以及（不太确切）“syphilis”中的第一个音节。

教师（Erzieherin）昨天晚上要我向她讲有关卖淫的问题，而且为了能影响她的情绪生活，因为她在这方面发展得不很正常，我给了她一本赫斯谈卖淫的书。在此之后，我向她讲了（erzählt）许多这方面的问题。这时我突然理解了“syphilis”这个字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而是表示“毒害、中毒”——当然与性生活有关。因此，梦中的句子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为“我的讲话（Erzählung）是想对我们的女教师（Erzieherin）的感情生活起一种教育（erzieherisch）作用。但我又害怕同时引起毒害的作用。”“Erzefilisch”这个词乃是由“erzäh”和“erzieh－”合成的。

梦中字句的畸形与所熟知的妄想狂的情况大致相似。但也出现在癔症和强迫观念中。儿童在做语言游戏时，[1] 他们有时候实际上把词句好像当成客观物体，有时甚至还发明新的语言和人造的句法形式，这些都是梦和精神神经症中这一类现象的来源。

对梦中那些无意义字句形式的分析，[2] 特别容易能显示出梦工作所表现出的凝缩作用。读者不要根据我上面所列举几个少数例子，就断言这一类材料很少见，或者是偶然观察到的。相反，它是经常出现的。但是，由于这类解释梦是根据精神分析的治疗，所以只观察和记录了少数几个梦例，而且这一类梦例的解释，只有精神病理学方面的专家才能理解。例如冯·卡尔平斯卡医生（1914）报告的这类梦，包括了“Svingnum elvi”这个古怪词。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提及，在梦中，如果一个词的本身是有意

① 参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② 本段于1916年增写。

义的，但它失去了本身意义而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意义发生了联系，其结果等于失去了意义。例如陶斯克（1913）记录的一个10岁男孩梦见“category”这个字，“category”这个字在那里却是指“女性生殖器”，而“categorate”却是指“小便”。

如果梦中出现口头句，而且特别明显是来源于思想，则这是一条不变的规则：梦中的这些所说的词是来源于梦材料中所能回忆起的所说的词。所说的内容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稍加移置表达出来。梦中的所说的话往往由回忆起的话拼凑而成，其前后关系可以原封不动，如有可能，可表达出几种意思，或一种与原义完全不同的意思。梦中所说的话通常也只是暗指那句话原本所指的情况。[①]

## 第二节　移置作用

我们在收集有关凝缩作用的梦例时，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存在着另一种作用，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凝缩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梦的显意中作为主要成分而突出表现的一些元素，在梦的隐意中却远非起着一种相同的作用。作为一种推论，这种说法的反面

① ［1909年增注］不久前，我在一位年轻男子身上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例外。这个人患观念强迫症，而仍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在梦中，他所说的话不是来自听见的或者自己所说的话，它们包含了毫无掩饰的强迫性思想，这种思想在他清醒时是以一种改变的形式进入他自己的意识中。［这个年轻男子是弗洛伊德关于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鼠人”）的病史，这部分可参见该书（1909*d*）第二节（A）的开始处附近。——关于梦中言语问题将在下文有详细讨论。］

也可以得到证实：明显代表梦念的实质在梦中可以完全不需要表现出来。梦甚至完全不从梦念中形成中心——梦内容可以以不同元素作为其中心。例如，在植物学论著的梦中，梦内容的中心点显然是“植物学”这个元素，而梦念却是有关同事之间由于职业责任感引起的纠纷和冲突，以及因为我习惯于自己的嗜好而浪费太多的精力，对自己的责备。“植物学”这个元素除了出于对照，而与梦思想核心有松散的联系外，在梦念的核心中根本没有地位。因为植物学不是我所喜爱的学科。在我病人那个“萨福”梦中，梦内容的中心是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以及身处楼上和楼下，然而，梦念所关心的却是同社会低层人物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所以，梦念似乎只有一个单独元素进入了梦内容，而且这个元素被不适当地夸张了。同样，金龟子这个梦，梦的主题是性欲与残忍之间的关系，在梦的显意之中确实出现了残忍这个因素。但是，它表现的却是另一种联系，而根本没有提到性；也就是说，它与原来的内容发生了分离，从而变成了某些异己的内容。此外，在有关我叔叔的梦中，形成梦中心点的漂亮胡子似乎与我的野心欲望毫无关系，而我们知道，我的野心欲望才是梦念的核心所在。这一类梦给我们产生了一种可证明为正确的“移置作用”印象。与这些梦完全相反，我们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可以看到，在梦构成过程中，不同的元素能够保持其在梦念中的相应地位。梦念和梦内容之间的这种进一步关系，在意义或方向上的完全不定的关系，乍看起来很容易使我们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对我们正常生活的精神过程进行考虑，发现一个概念已从若干个构成观念中被挑选出来，并且在意识中赋予了一种特别的活力，我们通常把这种作用看做是证明特殊高度的精神价值——某种特别浓厚的兴趣

——依附在这个显著概念上。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梦念中不同元素的价值并没有存在，或者被忽视了。毫无疑问，在梦念中，有一种元素具有高度的精神价值，我们可以直接判断出来。然而，在梦形成过程中，那些充满着强烈兴趣的基本元素可以被看成是只有较小的价值，它们在梦中的地位显然被那些在梦念中只有较小价值的其他元素所代替。乍看起来，在梦形成中选择各种不同概念上，对它们的精神强度[①] 似乎并未注意，似乎考虑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它们多重决定性程度的大小。我们可能认为，梦里出现的并不是梦念中的重要概念，而是在梦中出现次数较多的概念。但是这种假设对我们理解梦的形成帮助并不是很大，因为从事物的本质可以明显看出，多重性决定的和固有的精神价值这两个因素必须在同一个意义上起作用。梦念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概念几乎肯定经常在梦念中出现，因为不同的梦念好像就是从它们中辐射出来的。不过，梦可以拒绝那些对本身过分强调和在很多方面再强化的元素，并可以只选择次于这些属性的某些其他元素作为梦的内容。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将利用（在上节中）探讨梦内容的多重性决定作用获得的另一个印象。那些理解了这种探讨的读者可能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梦元素的多重性决定作用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发现，因为它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对梦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总是从梦内容出发，记录下其各自发展的联系。所以，在由此获得的梦材料中，我们碰到这些频繁出现的相同元

① 一个概念的精神强度或价值或兴趣程度与感觉强度或所表现的景象强度当然是有区别的。

素，便不足为怪了。我不能接受这种反对意见，但是自己要说的话看上去跟它很相似。从分析揭示出的思想中，有许多远离梦的核心而且看上去好像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被制造出来的一些人为插入物。他们的目的并不难于推测。正是这些思想在梦的内容和梦念之间形成了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强制性的和牵强附会的。如果这些元素在分析时被删掉，其结果往往是，梦内容的某些构成部分不仅得不到多重性决定，而且得不到完全足够的决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进入梦的多重性决定作用通常并不是构成梦的主要因素，而是我们迄今为止尚不明了的一种精神力量的次要产物。然而，在选择哪些特殊元素可以进入梦，多重性决定作用肯定具有重要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独立无助的梦材料中不出现的情况下，它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梦的工作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一方面剥夺具有高度精神作用强度的那些元素，另一方面则利用多重性决定作用，从具有较低精神价值的元素中创造出新的价值，然后各自寻找途径进入梦内容中。如果果真如此，则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精神强度的转移和移置作用，结果就产生了梦内容和梦念之间的差异。我们在此假设的这种过程只不过是梦工作的基本部分，我们称之为梦的“移置作用”。梦的移置作用和凝缩作用是两个决定因素，他们的作用在本质上可说是形成了梦。

我认为，要认识梦的移置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并不是件难事。移置作用的结果使得梦内容不再与梦念的核心相似，梦所表现的仅仅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梦欲望的一种伪装。我们对梦

的伪装已很熟悉。我们把它追溯到一种精神能动作用对另一种精神能动作用的稽查作用。梦的移置作用是完成伪装的一个主要方法。用一句法律用语说，就是“生效者得益”。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梦的移置作用是通过同一个稽查作用——即内部精神防御的稽查作用的影响而产生。①

在梦的构成中，移置作用，凝缩作用和多重性决定作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问题，以及哪一个作用是决定因素，哪一个又是次要因素的问题，我们暂且放置一旁留待以后去讨论。我们暂时

---

① ［1909 年增注］因为我把稽查作用导致梦的伪装看成是我的梦理论的核心，我将在这里插入“林库斯”［维也纳，第二版，1900（第一版，1899）］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幻想》中一个故事的最后部分，也许可以从中看出我的理论的主要特点。（见前文第一章第 93 页；又见弗洛伊德 1923*f* 和 1932*c*。）故事的题目是“虽梦犹醒”：

“叙述的这个人具有一种从不做荒唐梦的显著特性……

“‘你这种非凡的才能，虽梦犹醒，乃是你的美德，你的仁慈，你的正义感，以及你热爱真理的结果，正是你天生的道德平静使得我对你得以完全理解。’

“另一个人回答说：‘但当我把这个问题彻底想了想，我几乎相信每个人都会和我一样，绝不可能做过荒唐的梦。任何梦，只要人们能事后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加以描述，就是说，只要不是一个发热的梦，必定总是有某种意义，而不可能有其他情况。因为彼此矛盾的事物不能结合而成为一个整体。时间和空间的混乱并不影响梦的真正内容。因为二者无疑对梦的真实本质并没有重大意义。我们在清醒时，也经常发生同样的事。只须想想神仙故事或许多大胆的想象作品，只有傻瓜才会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荒唐滑稽的。’

“他朋友说：‘但愿每个人都能像你那样把我的梦解释得那么正确！’

“‘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梦者本人稍加留意就能做到。你问为什么大多数人总是难以做到？在你们看来，在你们的梦里似乎总是隐藏着某种意义，某种特别不洁的念头，或是在你的内心中有着某种深不可测的隐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梦总是没有意义，或是荒唐的了。但要在深层的意义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梦者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总是同一个人。’”

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它必须由进入梦境的那些梦思想的元素来满足：它们必须逃脱由抵抗作用所施加的稽查作用。[①] 从今以后，在解释梦中，我们将把梦的移置作用当做不可否认的事实。

## 第三节 梦的表现手段

在梦的显意向梦的隐意转变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即梦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当我们继续探讨下去时，还将碰到另外两个决定因素，它们对选择什么材料进入梦中起着无可置疑的影响。

即使冒着可能使我们研究中断的危险，但我还是要对解释梦的过程作一个初步的介绍。我毫不怀疑，要使解释梦的过程清楚并使批评者信服，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某些特殊的梦作为一个例子，进行详尽分析（就像我在第二章对伊尔玛打针那个梦所做的那样），然后搜集我所发现的梦念，继续用它去重新构建梦的形成过程——换言之，就是用梦的合成去完成梦的分析。我实际上已对几个例子根据自己的主张进行了这项工作。但在此我不想重复这种做法，因为，由于一些所涉及到的精神材料性质的缘故，阻止我这样做——这些理由是多方面的，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接受这个合理的解释。在梦的分析中，这些考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梦的分析可以是不完全的，即使只深入到梦的一小部分结构，分析仍能保持其价值。至于梦的综合作用，只有梦是完整的，我才能使人信服。我只能对读者不熟悉的人做的梦进行完整

① 第一个条件是这些元素必须是多重性决定的。

的综合。然而由于只有我的神经症患者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我只能将梦这方面的问题暂时延后，直到我在另一本书中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阐述与我们目前这个问题结合起来时再作讨论。[①]

在根据梦念去综合构成梦的尝试中，我认识到在解释梦的过程中出现的材料并不具有相同的价值。梦的一部分由基本的梦念组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梦的稽查作用，这些基本的梦念本身就完全可以代替梦。梦材料的另一部分通常则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人们也不认为第二类思想所有都参与了梦的形成。相反，在做梦与解释梦的这段时间，这部分思想之间可能有些联系，它与做梦后的事件有关。这部分材料包括了从梦的显意引向梦隐意的所有联系途径，以及在解释梦的过程中我们赖以发现这些联系途径的中间和交接的各个联系。[②]

我们在此只对那些基本梦念感兴趣。这些基本梦念通常以可能是最复杂结构的思想和记忆的复合体出现，它们具有在清醒生活中我们所熟知的思想的一切属性。它们通常是从多个中心产生的一连串思想，而且不乏共同接触点。每个思想几乎毫不例外地伴随其矛盾的对立面，通过对比联系而相互连结。

当然，这个复杂结构的不同部分彼此之间具有最多样性的逻

---

① ［1909 年增注］自从写了上面的话以后，我在《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发表了对两个梦完整的分析和综合（1905*e*，第二章和第三章；也可见 1918*b*，对“狼人”梦的综合）。——［1914 年增注］奥托·兰克的《一个自己解释的梦》，（1910）可算是已发表的长梦中解释得最完整的了。

② 从“梦材料的另一部分……”起至最后的几句话，是 1919 年版才改为现在这样的内容。

辑关系。它们可以表示前景和背景、离题和说明、条件、例证和反驳。当所有这些梦念处在梦工作的重压之下时，梦思想的元素就好像碎冰一样，发生转向、碎裂并挤在一起，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形成框架结构的那些逻辑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梦对“如果”、“因为”、“就像”、“虽然”、“或者……或者……”以及所有其他连接词是如何表现的？没有这些连接词，我们对句子和说话就不能理解。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说，梦它本身无法表现梦念之间的这些逻辑关系。大部分梦置所有这些连接词于不顾，梦所掌握的和操纵的只不过是梦思想的实质内容。[1] 恢复梦工作所破坏的联系是解释梦的过程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梦没有能力表达这些关系，就在于构成梦的精神材料的性质。确实，与能够运用语言的诗歌艺术相比，绘画和雕刻这些造型艺术确实具有类似的局限性。它们没有能力的原因，在于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努力表达某种思想时所使用材料的性质。在绘画艺术获得其表达法则认识之前，也曾试图弥补这种缺陷。在古代的绘画中，在表现的人物嘴中都挂着一小段说明，上面写上了艺术家难以用图画表达的语言。

这里，或许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对梦不能表现逻辑关系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有些梦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智力活动；陈述的反对或证实、嘲弄或比较，就好像在清醒时的思想中一样。但这里的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如果我们对这些现象进一步解释，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梦念材料的一部分，而不是梦表现出的它本身的

① 这种说法的限定条件可见下文。

智力活动。在梦中表面上的思考所产生的只是梦念的内容，而不是思想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观点构成了思维。我将提出这方面的几个例子。但是确定这种联系的最简单一点是，所有梦中出现的，而且加以特别描述的句子，在对梦念材料的记忆中也可找到的那些未加修改或稍加修改的句子的再现。这一类语言往往不过是暗指包括梦念中的某个事件，而梦的意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我并不否认，批判性思想活动并不是梦念中材料的简单重复，它确实参与了梦的形成。在本部分结束时，对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我将加以阐明。到时将会清楚地看到，这种批判性思想活动并不是梦念所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而是在梦已经结束后，由梦本身所产生的。（见本章最后一节）

那么，我就暂时说，梦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梦中并没有获得任何单独的表现。例如，如果梦中出现一种矛盾，它或者是梦本身的矛盾，或者是来源于一种梦念题材的矛盾。梦中的矛盾只能以最间接的方式与梦念之间的矛盾相符合。但是，就像绘画艺术除了用口中挂着一个小字条的说明方式以外，最终找到了一种表现方式，至少可以表达出画中人物想用文字来表达的意图——感情、恐吓、警告等等。梦也可能找到了一种方式，或者通过对表现梦特征的方式做出适当的修改，来考虑梦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表明，不同的梦在这一方面差异很大。一些梦完全置它们材料的逻辑顺序于不顾，而有些梦则力求把它们充分表现出来。这样一来，梦就与它所自由操纵的内容有时相距甚远，有时却相差无几。如果在潜意识中，梦念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时间顺序（例如，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偶而梦对梦念的时间顺序的处理也同样有所不同。

梦工作究竟有什么方法去指出梦思想中这些如此难以表现的

关系呢？我将力求一个一个地列举出来。

首先，梦从总体上是将所有材料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情境或事件，来考虑梦思想所有部分之间存在着的不可否认的联系。它们用同步的形式再现了逻辑联系。它们就像一位画家，把一群所有的哲学家和诗人都画在雅典或帕纳萨斯学院的一张画上。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单独的大厅或山顶上相聚过。但从概念上来考虑，他们确实构成了一个共同体。

梦把这种再现方法深入到各个细节。只要梦向我们展现出两个密切相关的元素，就可以肯定在梦念之间与之相应的部分存在着某种特别密切的联系。在我们的书写规则中也是同样的方式，“ab”代表着一个音节中的两个字母。如果“a”和“b”之间留有空格，那就表示“a”是前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而“b”则是后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①] 因此，同样梦中各元素的聚集也不是梦材料中毫无联系部分的随机组合，而是由在梦念中有相当密切联系的那些部分组成的。

为了表现因果关系，梦采取了两个在本质上相同的过程。如果有这样一个梦念：“因为是这样的，所以那样必定会发生”。梦中经常使用的表现方法就是用从句作为序梦，而以主句作为主梦。如果我解释得正确的话，时间顺序可以发生颠倒。但是梦中比较详尽的那部分总是与主句相当。

我的一位女病人曾经在一个梦中采用这种表现因果关系的方

① 这是弗洛伊德喜欢用的一种明喻。他在上文以及在杜拉病史第一部分中间（1905*c*）都曾使用。它可能来源于歌德的一首抒情诗（Schwer in Waldes Busch），其中有同样的比喻。

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将作充分的描述。它包括了一个短的序梦和一段相当广泛的梦，梦内容明显地集中于一个主题，这个梦的题目可称之为“花的语言”。

序梦是这样的：她走进厨房，那里有两个女仆，她找她们的毛病，因为她们还没有把她“那份食物”准备好。同时她看见厨房里大量厨具都口朝下堆叠着，以便晾干。两个女仆出外提水，必须涉过那条直接流到她屋前或院内的那条小河。接着是主梦，开始是这样的：她从一些以奇特方式构成的木栅的上面下来，因为她的衣服没有被绊着，她感到非常高兴……。

序梦与梦者父母的住处有关。梦中所说的话无疑是她听到她母亲经常说的话。那一堆家用厨具则来自位于同一建筑物的一家普通杂货店。梦的另一部分与她父亲有关，他经常纠缠女仆，最后在一次洪水时（住宅靠近河岸）患重病死去。因此隐藏在序梦背后的思想是这样的：“因为我出生在这种家庭，生活在简陋和恶劣的环境中……”主梦接过这同一思想，通过一种欲望满足的修正方式来表现：“我出身高贵。”因此，其真正存在的思想是：“因为我出身如此卑微，我的一生只能如此这般了。”

就我所知，梦分成两个不相等部分，并不总是意味着隐藏在这两个部分后面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而好像是，经常在两个梦中所表现的相同材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在一个晚上做的一系列梦中，以射精或性高潮结束的梦肯定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系列梦中，躯体的需要逐渐得到了清晰的表现）。[①]

---

① 这句话于1914年增写。在后面还将进一步提到这一点，并有更详细的讨论。发生在同一个晚上的梦的整个内容在下文进行讨论。

或者，两个梦也可以从梦材料的不同中心产生，它们的内容可以重叠，因此在一个梦中表现为中心的内容，在另一个梦中仅可能表现为一种暗示，反之亦然。但在许多梦中，区分成短的序梦和长的续梦实际上表明了两段梦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表现因果关系的另一种方法适合材料并不丰富的梦；存在于梦中的一个景象（无论是人还是物）转变成另一个景象。只有在这种转变确实在我们眼前发生，而不仅仅只注意到一件事代替了另一件事时，才能认真考虑到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

我说过表现因果关系的两个方法实质上是同一种方法。在这两种情况中，因果关系都是通过时间顺序来表示的：一种情况是通过梦的顺序来表示，而另一种情况则通过一个景象到另一个景象的直接转变。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因果关系根本无法表现出来，而是消失在做梦过程中各个元素之间不可避免的混乱之中。

“或者……或者……”这样的择一方式在梦中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表现出来的。这两种选择通常穿插在梦的内容中，仿佛具有相同的有效性。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含有一个这方面的经典例子。它的隐意明显是“我对伊尔玛痛苦的持续存在没有责任；责任在于或者是她不愿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或者是她的性生活不如意，而这一点我是不可能改变的，或者是她的痛苦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癔病，而是器质性疾病”。另一方面，梦在满足了所有这些可能性（它们几乎是相互排斥的）之后，根据梦的欲望，毫不迟疑地加上了第四种方法。在解释梦之后，我才把“或者……或者……”插入到梦思想的前后关系中去。

然而，在叙述一个梦时，叙述者常常爱用“或者……或者……”例如：“它或者是个花园或者是间起居室。”而梦思想中所

出现的不是二者择一方式，而是一个“和”，一个简单的附加。“或者……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是用来表示梦元素具有模糊的特性，但是这种模糊性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释的规则是：把两个明显二者择一的元素看作是同等有效的元素，用一个“和”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例如，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在意大利逗留，我好长时间不知道他的住址。然而，我梦见收到了一份附有他地址的电报。电报用的是蓝色字体印刷的。第一个字模糊不清：

或者是“Via”（经过），

或者是“Villa”（别墅），

或者甚至可能是“Casa”（房子）；

第二个字相当清楚，是“Secerno”。第二个字听起来好像某个意大利人的名字，于是使我想起了我曾经和我朋友对词源学的讨论。它也表达了我对他对我长期保守住址秘密（secret）的烦恼。另一方面，三个选择中每个选择作为第一个字，在分析时可被证明是一连串思想中独立的和具有同等有效性的出发点。[①]

我在父亲葬礼的当晚，梦见一张告示、招贴或海报，就好像铁路候车室里贴的禁止吸烟的布告一样，告示上面写着：

请你闭上双眼

或者：

请你闭上一只眼

我通常把它写成：

---

① 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897年4月2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有详细的描述（参见弗洛伊德，1950*a*，第60号信）。

请你闭上 双/一只 眼

这两种不同写法各有它本身的意义，在解释梦时，可引向不同的方向。我选择了最简单的葬礼仪式，我知道这种纪念方式是先父的意愿。但是家族中的其他一些成员却不赞同这种清教徒式的简朴做法，认为我们会被参加葬礼的其他人看不起。因此一种说法“请你闭上一只眼”意思就是说“请你假装没有看见”。这里特别容易能看出“或者……或者……”所表达意义的模糊性。梦工作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措辞来表示梦念，同时它也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即使在梦的显意中，思想的两条主线也只好分道扬镳。①

在一些梦中，表现二者择一的困难是通过把梦分成两段相等的部分来解决的。

梦处理对立和矛盾的方式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干脆不理。对梦来说，“不”好像是不存在的。② 梦特别偏爱把对立部分结合成一个统一体，或者把它们表现为一种同一事物。此外，梦还喜欢用它希望的对立面来任意表现任何元素。因此，最初无法确定梦念中那些被允许出现对立面的元素到底具有正面的意义，还是反面的意义。③

① 弗洛伊德曾在1896年11月2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报告此梦(参见弗洛伊德，1950*a*，第50号信)。信上提到此梦系在葬礼后当晚所做。

② 梦中最初的措辞是指闭上死者的双眼作为一种孝道。

③ [1911年增注] 当我看到K. 埃布尔的《原始词的对偶意义》(1884)这本小册子后（参见我的评论，1910*e*）大为震惊，其中所说的一个事实（已被其他语言学家证实），即最古老的语言在这方面就恰好像梦一样。他们最初只有一个词来描述一系列性质或活动的两个极端（如强——弱，老——少，远——近，紧——松）。通过对共同字稍作改变的第二次过程，他们只形成了两个对立物各自的术语。埃布尔从古埃及语中证实了这一点，但他表明在闪族语和印欧语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明显的痕迹。

在刚才上面提到的那个梦中，第一从句（“因为我的出身是如此卑微……）已被解释，梦者梦见她自己从一些木栅上面爬下来，手里拿着盛开的花枝。她由这个景象联想到天使传报那幅画中手持百合花枝条的天使（她自己名字也叫玛利亚），以及参加基督圣体节游行时身穿白袍的少女，那时街道用常绿的树枝装饰。因此，梦中盛开的花枝无疑暗示着她的贞洁。但是，枝条上的花是红花，每一朵花都好像是山茶花。当她行走结束时（梦仍在继续进行），盛开的花朵已经凋谢了大半。继而紧接着的无疑是暗示月经。因此，长有好似百合花的这根枝条，仿佛是由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手持着，同时暗指着茶花女，我们都知道，茶花女通常戴的是一朵白色茶花，而在月经期戴的却是一朵红色茶花。同一开满花朵的枝条（参见歌德的《磨坊主的女儿》一诗中的“少女之花”）同时代表了贞洁和其反面。这同一个表现了梦者为自己度过洁白无瑕生活而感到欣慰的梦，同时也在某几点上（如花的凋谢）也暴露出了一些相反的思想，为（即自己的童年时代）在贞洁方面的过失而感到内疚。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安慰自己的思想似乎比较表浅，自责的思想则隐藏较深。两种思想截然相反，但是它们相似的而又相反的元素都由显梦中的同一元素表现出来。①

梦形成的机制最偏爱的一种，也只有一种逻辑关系，那就是相似、一致或接近的关系，亦即“恰似”的关系。不像其他任何关系，这种关系在梦中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② 梦念材料中固有的对比现象或“恰似”情况构成了梦的主要基础。梦工作的相

① 此梦在后文有详尽讨论。

② [1914 年增注]参见亚里士多德论释梦者的条件限制。

当重要部分存在于产生的新的对比中，那些已经存在的对比由于受到抵抗的稽查作用而不能进入梦中。梦工作的凝缩倾向有助于相似关系的表现。

相似、一致、具有共同属性，这一切在梦中通过统一来表现，它们或者可能已在梦念的材料中表现出来，或者可能是刚刚构成的。第一种可能性可称之为“自我等同”，第二种可能性称之为“复合”。“自我等同”用之于人；而“复合”用之于统一的材料。不过复合也可适用于人。地点通常可以像人那样对待。

自我等同，就是一个与共同元素有联系的人在显梦中成功地出现，而第二个或其他的人在梦中似乎都受到了压制。但是这一个在梦中出现的蒙面人物在所有关系和情境中既可指他本人也可指他所掩盖的人。而复合，则扩展到几个人，梦中景象包括了有关的这个或那个人的特定形象，而不是表现他们的共同特征。因此，这些特征的结合导致了一个新的统一体，即一个复合人物的出现。复合的真实过程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一方面，梦中人物可以具有与其有关的某个人的姓名，这种情况与我们清醒生活中的认识十分相似，我们可以直接知道这个人或那个人就是他所要指的人，而他的外貌特征却属于另一个人。或者另一方面，梦中景象本身可以由现实的视觉形象组合而成，形象一部分是属于这个人，而另一部分则属于另一个人。再者，梦景象中第二个人物的所具有的可以并不在外貌特征上，而是在我们所赋予他的姿态、语言，以及他所处的情境。在后一种情况中，自我等同与复合人物的构造之间的区别就很不显著了。[①] 但也可能发生这种

① 关于复合人物的题材又见295页以下。以下三句话 （转下页注）

情况，即这一类复合人物的形成是不成功的。如果是这样，梦的情景就归于相关人物中的一个，而另一个人（通常是更重要的人）则表现为没有任何作用的旁观者。梦者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这种情况："我母亲也在场。"（斯特克尔）梦内容中的这种元素就好比象形文字手稿中使用的"决定因素"，它的作用不在于发音，只不过是阐明其他符号。

证明，或者引起两个人结合的共同元素可以在梦中出现，也可以从梦中删除掉。一般说来，自我等同或构造复合人物的发生，其目的是要避免共同元素的出现。为了避免说"A 敌视我，B 也敌视我"，我就会在梦中构造出一个 A 和 B 的复合人物，或者我想象 A 完成了 B 的某些特征性动作。因此，梦中出现了用一些相当新的联系方法构成的人物形象，表现 A 和 B 二者的情景使我能在梦中适当的地方插入二者所共有的相同元素，即对我敌视的态度。通过这种方式，梦内容通常可以获得大量的凝缩。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他同样适合于这些情景，我就不需要直接出现在与其相关的极其复杂的情景中了。这也不难看出，这种利用自我等同的表现方法，多么能有效地逃脱对梦工作施加苛刻条件的稽查作用。稽查作用反对的对象可以恰好存在于梦念材料中一个特定人物的某些概念中。因此，我继续寻找第二个人，他也与所反对的材料有关，但只是部分有关。两个人在这个审查点上的接触现在可以使我有理由利用这两个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特征来构造一个复合人物。这个由自我等同或复合构成的人物就

---

（接上页注）均系 1911 年所加。本段的最后一句增写于 1914 年。——本段的"自我等同"与 150 页以下讨论的意义显然不同。

无需通过稽查作用就被允许进入梦内容。因此，通过使用梦的凝缩作用，我便满足了梦稽查作用的要求。

当梦中出现了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元素时，常常是暗示我们去寻找稽查作用使其不能出现在梦中的另一个共同元素。移置作用似乎是为了这个共同元素易于在梦中出现。具有无关紧要共同元素的复合人物，使我们得出结论：在梦念中存在着另一个远非不重要的共同元素。

因此，自我等同或构建复合人物是为梦中多种目的服务的：首先，表现一个二人共同的元素；第二，表现一个移置了的共同元素；第三，仅仅表达了一个所欲望的共同元素。由于希望两个人有一个能经常互相交换的共同元素，通过自我等同后一种关系也可以在梦中表现。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我希望她与我的另一个病人调换：也就是，我希望另一个女人像伊尔玛一样成为我的病人。梦通过呈现一个名叫伊尔玛的人来考虑我这个欲望，但她接受我检查时的姿势却是我曾经看见另一个女病人所取的姿势。在有关我叔叔的梦中，这种调换成了梦的中心：通过我像部长一样，不适当地对待和评价同事，把自己与部长等同起来。

每个梦都涉及到梦者本人，这是我的经验，而且毫无例外。梦是彻头彻尾利己的。只要梦内容中没有出现我自己的自我，而是一个陌生人，我可以断定，通过自我等同，我的自我隐藏在这个陌生人的背后。这样我的自我就能够插入到梦的内容之中。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我的自我确实出现在梦中，所出现的情况使我知道，其他一些人通过自我等同隐藏在我的自我背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梦应警告我，在解释梦时，我应把附着在这另一个人身上的共同元素转移到我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些梦中，我的自我

与别人同时呈现，当弄清楚自我等同后，那个人身上再次表现出我的自我。因此，这些自我等同使得我能够与被稽查作用所禁止的某些自我的概念发生接触。这样，我的自我在一个梦中可以出现多次，时而直接出现，时而通过与别人发生自我等同。通过若干次这种自我等同，使得大量的思想材料得以凝缩。① 在一个梦中，梦者的自我可以出现多次，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出现，这根本不足为奇，就好像自我在有意识思想中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联系中一样，比如，这个句子中的“当我想到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康的孩子。”②

地点名称的自我等同比人的自我等同甚至更易于理解，因为这里没有在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自我的干扰。在我有关罗马的一个梦中，我发现我置身在我称之为罗马的地方，而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街角竟有大量的德文告示。后一点乃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它立即使我想起了布拉格。这个欲望本身或许可以追溯到我青年时代那一段作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阶段，这早就成为过去。在我做梦的那段时间，我期待着与我的朋友（弗利斯）在布拉格会面。因此，罗马和布拉格的等同作用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欲望元素来解释：即我宁愿在罗马，而不愿在布拉格与我的朋友会面，为了这次会面，我宁愿把布拉格换成罗马。

创造复合结构的可能性主要存在于使梦经常出现的幻想的特

---

① 当我猜测在梦中究竟要到哪一个人背后去寻找我的自我时，我遵循以下法则：即梦中感受到我自己在睡眠中经历的情绪的那个人，就是隐藏了我的自我的人。

② 这句话增写于 1925 年。

征中，因为它把从来不能被真正感知的对象导入梦内容中。[1] 构建梦中复合景象的精神过程，与我们在清醒生活中的想象或描画半人半马怪兽或龙显然具有共同之处，惟一的区别在于，在清醒生活中再现想象形象的决定因素是我们所要创造的新结构的本身印象。而形成复合结构的决定因素是由梦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元素所决定。梦中复合结构可以通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形成。最朴实无华的形式是仅仅把一件事物的属性附加在还具有其他属性的另一有关熟悉的事物之上。比较精湛的技巧则是把两个对象的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想象物。在这样做时，它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对象在现实中可能具有的所有相似点。根据结合的材料及其组合的灵巧性，新结构可以是相当荒谬的，或者是巧夺天工的。如果将凝缩成为单独一个统一体的各个对象太不协调的话，梦工作往往只满足于创造出这样一种复合结构：它具有一个相对确切的核心，伴有一些不太确切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成单一景象的过程只好说以失败告终了。这两种呈现彼此重叠，产生的两个视觉景象互相竞争。在绘画中，如果想要把一些个别的视觉景象形成一个总体概念，画面上也可以有类似的表现。

梦当然是这么一种复合物。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我已经列举了几个例子。现在我再举几个。我在前文报告的那个梦中，用“花的语言”描述了那个女病人走过的人生历程。梦的自我手持一株盛开的花枝，我们知道，它代表贞洁，也代表了性的罪恶。梦者由于花朵在枝条上的排列方式，枝条也使人们想起了盛开的樱花。单独考虑的话，这些盛开的花本身是山茶花，而总的印象则像一种

① 本书《论梦》(1901*a*) 第四讲结尾处有一些有趣的梦例。

外来植物。梦念展示了这个复合结构各个元素的共同因素。盛开的花枝暗示着礼物，这些礼物是她想要赢得或企图赢得的。因此，她童年得到的是樱花，后来是山茶花植物，而“外来”植物则暗指一个到处旅行的自然学家，他曾画了一种花试图赢得她的芳心。我的另外一位女病人梦见了一幢介于海滨的更衣室、乡村的户外厕所和城市住屋的顶屋之间的建筑物。前两个元素共同与裸体的和脱衣的人发生联系；二者与第三个元素相联系则推断出（在她童年）顶楼也是一幅脱衣的景象的结论。另一名男性梦见由两个他“治疗”的地方组成的复合地点，一个是我的诊疗室，一个是他最初结识他妻子时的娱乐所。[①] 一个女孩当她哥哥答应请她吃一餐鱼子酱之后，她梦见了她哥哥的腿布满了黑色鱼子酱颗粒。这种（道德意义上的）“接触传染”元素和她童年时曾患过一次“皮疹”的回忆，她双腿布满了红色斑点，而不是黑色的斑点，再加上鱼子酱颗粒，结合成一个新的概念——即“她从她哥哥那里得到的东西”。这个梦与其他的梦一样，人体的各个部位是被当做物体来对待的。费伦齐（1910）曾记录了一个梦，[②] 梦中复合景象由一个医生和一匹马组成，并且还穿了一件睡衣。在分析中，发现了三个成分的共同元素，女病人承认睡衣暗指她童年时父亲的一幕情景。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都有她性好奇的对象。她在幼年时，保姆经常带她到军队的种马场，在那里她有很多机会满足她那时尚未被束缚的好奇心。

我在上文认为，梦没有方法表达矛盾、相反或“不”的关系。我

① 这一句于1909年所加。

② 本段其余部分于1911年增写。

现在要对这种看法予以初步否定。[1] 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反”名下的一组梦，仅仅通过自我等同获得表现，也就是说，在这些梦例中，调换或替代的概念可以与对比发生联系。这方面我已列举了许多例子。梦念中的另一类对比，可归属于“颠倒的”或“恰恰相反”的名下，它们以下述显著的方式进入梦中，几乎可以称之为玩笑。“恰恰相反”并不直接呈现在梦内容中，而是利用一些已经构造和（由于其他原因）恰巧与其相邻的一些梦内容，在材料中说明它的存在，“恰恰相反”——仿佛是一种事后回忆——被转到了另一面。对于这一过程，举例证明比描述更易理解。在那个有趣的“上和下”梦中，梦中向上爬的表现恰恰与梦念中的原型相反，即与都德笔下《萨福》中的序幕相反：梦中爬山是先难后易，都德笔下则是先易后难。再者，梦者与他哥哥的“楼上”和“楼下”的关系在梦中的表现也正好相反。这说明了在梦思想中，两段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颠倒和相反的关系。我们发现梦者那个被奶妈抱上楼的童年幻想，恰恰与小说中主人公抱着他情妇上楼的情境颠倒。同样，我梦见歌德抨击M先生，也表现为“恰恰相反”，所以要成功地解释这个梦，必须事先使其恢复原来面目。在梦中，歌德抨击了一个年轻人M先生，梦念中的实际情况是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作者对一位重要人物即我的朋友（弗利斯）抨击。在梦中，我根据歌德的死日计算时间，事实上却是从瘫痪病人出生那年算起。梦念中的决定性思想是，与歌德应被当做疯子看待的观念正好相反。梦的（潜在意思）是说：“恰恰相反，如果你不能理解这本书，那是你（批评家）的无能，而不是作者。”此外，我承认，所有这些使事物转向反面

① 其他理由见后文。

的梦都暗藏着“背对某件事”的轻蔑之意。[①]（如在“萨福”梦中，兄弟关系的颠倒。）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由被压抑的同性恋冲动引起的梦中，经常使用这种颠倒手法。

顺便说一句，[②] 颠倒或事物转向反面是梦工作最喜爱使用的表现手法之一，也是应用得最广泛的方法之一。首先，它可以表达与梦思想的某个特定元素有关的一种欲望的满足。“但愿它正好相反！”往往是自我对一段不如意回忆的最好表达方式。其次，颠倒对于逃避稽查作用特别有效。因为它对将要表现的材料可以充分伪装，一开始就对想了解梦的企图产生有效的麻痹作用。因此，如果一个梦顽强地拒绝显示它的意图，值得把梦显意中的某些特殊元素颠倒过来，在这之后，一切情况就马上变得明朗起来。

除了内容的颠倒之外，时间的颠倒也不容忽视。梦的伪装通常使用的一种技巧是，把一件事情的结果或一连串思想的结论表现在梦的开始部分，而把结论的前提或事件的起因放在梦的结束。任何不记得梦伪装使用这个巧妙方法的人，在面临梦的解释时会不知所云。[③]

---

① 此句于 1911 年增写。

② 此段和下一段于 1909 年增写。

③ [1909 年增注] 癔症发作有时采用这同样的时间颠倒方法，以便对观察者隐藏梦的意图。例如，一个患癔病的女孩，需要在一次癔症发作中表现具有罗曼蒂克性质的一件事——她在地铁中遇见某人后，在她潜意识中她幻想一件罗曼史。她想象这个男子如何被她那双美丽的脚所吸引，正当她在阅读时，他上来与她搭讪，然后二人结伴而行并与他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场面。她发作开始时便以身体的痉挛来表现这段爱情场面，伴有表示接吻的嘴唇动作，两臂紧抱表示拥抱。然后，她匆忙走入邻室，坐在椅子上，提起裙子以便露出双足，假装正在读书并对我讲话（就是回答我）。——[1914 年增注] 参见阿尔特米多鲁斯在这方面说的话，“解释梦中所见的景象有时必须从头到尾，有时又必须从尾到头……”[克劳斯译（1881），卷一，第十一章，20 页。]

确实，在某些梦例中，[1] 只有在其各方面的内容经过几次颠倒之后才能发现它的意图。例如，一个年轻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的一个梦背后隐藏着一个童年就有的希望他那个可怕的父亲死去的记忆。梦的内容是：他父亲责骂他回家太晚。但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梦发生的前后关系和梦者的联想表明，这句原话必定是他对他父亲很恼火，在他看来，他父亲回家总是太早（也就是太快）了。他倒希望他的父亲根本不回家，这与他希望父亲死去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在他还是小孩时，他父亲外出未归，他因对其他小孩犯了性侵犯而有负罪感。作为一种惩罚，他受到威胁说："等你父亲回来再同你算账！"

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研究梦内容和梦念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用梦本身作为出发点，考虑梦中表现手法的那些形态特征与其背后的梦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形态特征在梦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各个特殊梦象之间的感觉强度的差异，以及梦中各个特殊部分或梦与梦之间因比较引起的清晰度的差异。

各个特殊梦象之间的强度差异所包括的全部范围，从人们毫无理由认为大于现实的清晰度，直到我们认为是梦的特征那些令人心烦的模糊性，因为这种模糊性与我们所感知的真实对象的不清晰程度是根本不能相比的。此外，我们通常把梦中不清楚的对象称为"飞逝的"，同时认为对那些比较清晰的梦象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感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梦内容中各个特殊片断的清晰度差异究竟是由梦材料中什么因素决定的。

我们必须要从似乎必然要出现的某些期望开始。由于梦的材

① 本段于 1911 年增写。

料可能包括了睡眠时体验到的一些真实感觉，于是可以这样假设：这些感觉，或者从它们中产生的梦元素，由于特殊强度，在梦内容中受到特别强调。或者反之，凡是特别清晰的梦象都可以追溯到睡眠中的真实感觉。然而，我本人的体验却从来没有证实这一点。如果由睡眠中的真实印象（如神经刺激）引起的梦中各元素与来自记忆的其他元素二者在清晰度上有所区别，那不是事实。在决定梦象的强度上，现实因素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人们可以进一步预期，某些特殊梦象的感觉强度（即清晰度）与梦思想中相应元素的精神强度可能有关。就后者而言，精神强度等同于精神价值：强度最大的元素就是最重要的元素——正是它们构成了梦思想的核心。然而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元素由于稽查作用一般都无法进入梦内容。不过，代表它们的直接派生物在梦中可能具有很大的强度，却不一定因此而成为梦的核心。通过对梦及其材料的比较研究，这种期望也很难令人满意。这方面元素的强度与另方面元素的强度是毫无关系的：事实上，梦念材料和梦之间发生了（用尼采的话来说）“一切精神价值的完全转换”。被强有力景象有力掩盖的那些短暂的梦元素往往被发现是惟一一种在梦念中占统治地位的直接派生物。

梦元素的强度证明是由不同的方式决定的，即是由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决定。首先，不难看出，凡是表达欲望满足的元素都具有特别大的强度。第二，分析表明，梦中最清晰的因素乃是联想最为丰富的出发点，也是拥有最多的决定因素。我们不改变其经验性的意义，作如下表述：在梦形成过程中，表现强度最大的乃是需要进行大量凝缩作用的那些元素。我们可以期望最终用一个单个公式表达出这个决定因素和（与欲望满足有关的）其他因

素。

我刚才探讨的问题，即一个梦特定元素的强度和清晰度的程度原因，不能与整个梦或梦中各段落的不同清晰度的问题混为一谈。前一个问题的清晰度是与模糊性比较而言，后一个问题则是与混乱比较而言。不过，毫无疑问，这两种尺度在质的增减上是互相平行的。一段清晰的梦通常包含着强度较大的元素。反之，一个模糊的梦总是由强度较小的元素所组成。但是梦从清晰转向模糊或混乱这一尺度问题比起梦元素的不同程度清晰度问题来，则要复杂得多。由于后面将要提到的原因，前一个问题目前还不能进行讨论。

在少数例子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梦表现出印象的清晰和模糊与梦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而是由梦念的材料引起，并且是梦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自己就做过一个梦，醒来以后仍觉得它结构特别完整，清晰鲜明，没有纰漏，以致我还在半睡状态中，就想介绍这一类新的梦，它们不受凝缩和移置机制的影响，因此可以称之为“睡眠中的幻想”。然而细加考察，就可证明这类少数梦仍与其他梦一样，在结构上具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我就放弃了“梦的幻想”这个分类。[①] 梦中所显示的内容向我展示了一个摆在我朋友［弗利斯］面前的长期探索的、困难的两性理论。梦的欲望满足的力量使我们得以认为这个理论（顺便说，它并未表现于梦中）是最清晰的和完美无缺的。因此，我认为梦是完整的

① ［1930年增注］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它是否正确。［弗洛伊德在他的《梦与心灵感应》（1922*a*）论文中讨论第一个梦例的结尾处曾存在争辩过这个分类。］

这一判断实际上是梦内容的一部分，而且确实是基本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梦工作好像进入了我刚刚睡醒时的思想，使我以为自己是在对梦做出判断，其实不过是没有在梦中精确地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梦念。[①] 一次，我在对一个女病人的梦进行分析时，碰到了与此完全类似的情况。开始她不肯讲述她的梦，只是说："因为它十分混乱和模糊。"她终于在反复宣称自己所说的不一定正确之后，告诉了我她的梦，她梦见了好几个人——她自己、她丈夫、她父亲——而且她好像看不清楚她丈夫是否就是她父亲，或者谁是她父亲，诸如此类问题等等。此梦同在分析时她产生的联想结合起来考虑，证明这个梦无疑类似于一个女仆的常见故事，她不得不说出她怀了孕，但弄不清"婴儿真正的父亲是谁"。[②] 因此此处再次证明了，梦缺乏清晰度只不过是梦的刺激材料的一部分，也就是，这一部分材料表现于梦的形式之中。梦的形式或梦到的形式常常被用来表示其隐藏的内容。[③]

对梦的注释，或者显然无害的评论，往往被用来掩饰梦中以微妙方式出现的那部分内容，尽管实际上泄露了真相。例如一个梦者说，在某一处"梦被擦掉了"（wiped away），而分析却引出一段童年回忆。他在大便后倾听一个人说话，而那个人正在为他"擦"（wipe）大便。还有一个值得详细记录的梦例。一位年轻男子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使他记起了他童年的幻想。他梦见一天晚上他在一家避暑胜地的旅馆里。他记错了房间号码，走进房

① 这个问题下文有非常充分的讨论。

② 她癔症的伴随症状是闭经和极度精神抑郁（这是她的主要症状），此梦在下文还要讨论。

③ 最后一句为1909年所加，下一段于1911年增写。

内，一位年长的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正在脱衣上床。他然后说："梦在这里有一些空隙（gaps）；漏了些什么东西。最后房间里的男人要把我扔出去，我于是和他扭打起来。"他对于梦所明显暗示的童年幻想的内容和含义，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才真相大白，他努力思索的内容已包含在他所说的梦的隐晦部分中了。"空隙"是指这几个女人在脱衣上床时生殖器的张开，而"漏了些什么东西"是描述了女性生殖器的主要特征。他在童年有强烈偷窥女性生殖器的好奇心，相信幼稚的性理论，认为女性具有与男性同样的生殖器。

另一梦者对梦的回忆表现出了极其相似的方式。他梦到："我正和K小姐走进公园餐厅……然后是一个模糊部分，中断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在一家妓院的客厅，在那里我看见两三个女人，其中一个穿着内衣内裤。"①

分　析——K小姐是他前上司的女儿，他承认这是他自己妹妹的替身。他很少有机会和她谈话，但是有一次谈话"好像我们各自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好像我说了，'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他只去过一次梦中提到的饭店，同他一道去的是他姐夫的妹妹，一个对他毫无吸引力的姑娘。另一次他和三个女人走过这家饭店的大门，这三个人是他妹妹，他表妹和刚才提到的他姐夫的妹妹。他对这三个人都不感兴趣，她们都属于"姐妹"。他也很少去妓院，一生只去过两三次。

对这个梦的解释是根据梦中的"模糊部分"和"中断"。提出的意见是，他曾经由于童年的好奇心偶然窥视了比他小几岁的

① 本段和以下两段系1914年增写。

妹妹的生殖器，尽管次数很少。几天以后，他有意识地回忆起了这个梦所暗示的不端行为。

同一个夜晚做的所有梦的内容构成了同一整体的部分内容；它们分成几个段落，以及这些段落的组合和数量都具有某种意义，并可看做隐藏梦念的信息。[①] 在解释包括好几个主要段落的梦，或者一般发生在同一晚的梦时，不容忽视的可能性是，这一类分开的、连续的梦可以具有相同的意义，而且用不同的材料可以表达同一个冲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在这些同源的梦中，第一个梦经常是最伪装了的和最不可信的，接下去的梦就会比较清晰和较为可信。

圣经中由约瑟夫解释的法老做的关于母牛和玉米穗的梦便属于这一类。约瑟夫（《古犹太史》第二卷，第五章）对此梦的报告比圣经还要详细。当法老叙述了第一个梦后，他说："我看到这幅景象之后便惊醒了，在混乱中，自己暗想这幅景象到底有何意义时，我又睡着了。于是又做了第二个梦，比上一个梦更为奇异，使我更为惊恐和迷惑不解……"约瑟夫听了法老的叙述以后说："啊，国王，这个梦看起来虽然是两种形式，但指的却是同一回事……"（惠斯顿英译本，1874，1，127～128 页）。

荣格在他的《谣言心理学的贡献》(1910*b*)一文中，描述了一位女学生所做的伪装了的色情梦，这个梦不经解释就被她同学所识破，以及这个梦如何进一步地被润饰和修改。他在评论了这类

① 本句为 1909 年所加，本段的其他句子以及以下三段，均于 1911 年增写。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1933*a*) 的第二十九讲近结尾处又讨论了这个题目。

的一个梦之后说:“一长系列梦象的最后思想所包含的正是这一系列梦象所要描述的最初景象。稽查作用利用一连串新的象征符号、移置作用、无害的伪装等等,尽可能地远离这个情结。”(同上,87页)施尔纳(1861,166页)十分熟知梦的这种特殊表现手法,把它与自己的器质性刺激理论(参见上文)联系起来,作为一条特殊法则:“最后,在由特定的神经刺激所引起的所有象征性的梦结构中,想象遵循下面的总法则:梦在开始时只用最遥远的和最不明确的隐喻;描绘着引起刺激的对象,但到最后,当所描绘的对象本身已趋枯竭时,它就赤裸裸地表现出刺激本身,或者根据不同情况,描绘有关的器官或该器官的功能了。于是,梦在指出了真正的器质性原因之后,便达到了它的目的……”

奥托·兰克(1910)为施尔纳的这条法则提供了恰当的证据。他报导了一个女孩在同一天晚上做了一个由两个单独的梦组成的梦,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第二个梦以性高潮结束。甚至无需梦者提供更多信息,对第二个梦就能做出详尽的解释。两个梦内容之间存在的联系不难看出,第一个梦不过是以较羞怯的形式表达了与第二个梦的相同内容。所以,以性高潮结束的第二个梦有助于完成对第一个梦的解释。兰克正确地根据这个梦,讨论了性高潮或遗精梦对梦理论的普遍意义。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只是很少地利用梦材料所表现的明确与否来解释梦的清晰度或混乱性。后面我必须揭示在梦形成中迄今尚未提到的一个因素,它对任何特殊的梦的这些特性的程度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有时候,一个梦中的情况和背景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出现中断,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但是它好像同时又在另一个地方,如

此这般这般的事情发生了。”不久后，梦的主要线索又恢复了。而中断的内容在梦材料中不过是一个从句——一个插入的思想。梦思想中的条件从句是用同时来表示的：“如果”(if)变成了“当……时候”(when)。

在梦中经常出现的，并且十分接近于焦虑的那种抑制的运动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一个人在梦中想往前走却发现无法移动；打算完成某事却遇到重重障碍；火车正要启动，他却无法赶上；一个人受到侵犯正要挥拳报复时，却发现软弱无力，等等。我们已经在裸露梦中谈到了这种感觉，但是没有认真地进行解释。一个简单而不成熟的答案是，睡眠中普遍出现运动麻痹，因而就产生了动作抑制的感觉。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梦到这种抑制运动呢？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虽然在睡眠中可被随时唤起的这种感觉有利于为某种特殊的表现服务，但也只有在梦思想材料需要用这种方式表现时，它才被唤起。

这种“无能做任何事”并不一定是作为一种感觉在梦中出现，有时只不过表现为梦内容的一部分。我认为有一个梦例似乎特别适合来认识这种特性的意义。下面是此梦的摘录：我在梦中显然受到了不诚实的指控。“这个地方是一个私人疗养院与其他几幢建筑物的混合物。一个男仆出来传唤我去接受检查。我在梦中知道有人丢失了某件东西，而检查是因为我被怀疑把丢失物品占为己有。(分析表明，检查可以理解成双重意义，包括了体格检查。)考虑到我是无辜的，而且是这个机构的顾问，我平静地跟着这个仆人。我们在门口碰到另外一个仆人，他指着我说：‘你为什么带他到这儿来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然后，我独自一人走进大厅，厅内有许多机器，使我想起了地狱及那些恐怖的刑具。我看见

一位同事正躺在一个器械上，他肯定看见了我，但是我假装没有看见他。然后我被告知可以走了。可是我却找不到帽子，并且完全不能走。”

这个梦的欲望满足显然是承认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并且被告知可以离去。因此在梦思想中必定存在包含着与此欲望相矛盾的各种材料。我可以离去是赦免的标志，因此，如果在梦的结尾处发生了某件阻止我离去的事，则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包含着矛盾的受压制的材料此时正试图自己得到表现，因此我不能找到帽子就意味着：“你毕竟不是一个诚实的人”，而这个梦中的“无能做任何事”也表现了反面的一种方式，即表示“不”。所以，我以前所说梦不能表示“不”字，就需要更正了。①

在其他一些梦中，“无能做任何事”不是作为一种情境，而是作为一种感觉，是同一矛盾的更强有力的表达，它表达了为一种反意志所反对的意志。因此，运动受抑制的感觉代表一种意志的冲突。我们在后面将知道，睡梦中伴有的运动麻痹，正是做梦时精神过程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沿着运动途径传导的冲动不过是一种意志，而我们在睡眠中确实能感到的冲动受抑制的事实，更能表明整个过程能适当地代表一种意志动作以及与之对抗的“不”字。根据

① 在完全分析中，牵涉到我童年的一件事是由下述联想来达到的：“摩尔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摩尔人**可以走了**。”（席勒诗句剧 Fiesco，第三幕，第四场。“职责”实际上是“工作”的误引）然后是一个开玩笑的问题“摩尔人完成他的职责时是几岁，”只有一岁，因为那时他已能走了（德文“Gehen”有“走开”、“走路”的双重意义）（好像我生下来就有一头卷曲的黑发，所以我年轻母亲叫我是摩尔人）——我不能找到我的帽子，是清醒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所指不止一种意义，我们的女仆是个藏东西的能手，把它藏起来了。——这个梦的结尾还隐含着一种对死亡的忧郁思想的反抗：“我还远未完成我的职责，所以我一定还不能走”——这梦中包含了生和死，就好像不久以前我梦到了歌德和瘫痪病人一样。

我对焦虑的解释，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志受抑制的感觉会与焦虑如此密切接近，而且在梦中经常与焦虑联系在一起。焦虑是一种源于潜意识的里比多冲动，并受前意识的抑制。[①] 所以，当梦中抑制感觉与焦虑发生联系时，它必定是在一定时间能产生里比多的一种意志动作问题，也必定是一个性冲动的问题。

梦中常表达出这么一句话，“这毕竟只是一个梦”，[②] 这个判断的意义和精神价值，我以后再予以讨论。我目前只能说，它不过是想贬低所梦内容的重要性，一个相关的有趣问题是，在梦本身中，梦中一部分内容又被描述为“梦见的”，即这个“梦中梦”之谜，斯特克尔(1909，459 页以下)在分析了某些令人信服的梦例之后，在类似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意图也是在于贬低梦中“梦见的”事物的重要性，以剥夺其真实性。从“梦中梦”醒来以后，梦者所梦见的内容乃是梦欲望力求代替被消除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梦中“梦见的”事物乃是真实的表现，是真实的回忆。相反，梦的继续不过代表着梦者的欲望。因此，“梦中梦”所包括的某种事物等于希望被描述为梦的那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换言之，[③] 如果梦工作将特殊事件作为一个梦插入梦中，则可最强烈地证实这事件的真实性，最确凿无疑地肯定了它。梦工作利用做梦作为一种否定形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梦是欲望的满足。[④]

---

① [1930 年增注]根据后来的理解，这句话不能再成立。

② 本段(除倒数第二句及最后一句一部分)增写于 1911 年。

③ 本句于 1919 年增写。

④ 最后一个从句于 1919 年所加。

## 第四节 表现力的考虑

迄今为止，我们研究的范围还只限于梦用以表现各梦念之间的关系的方法。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涉及到为了梦的形成，梦念的材料所经历的变化的一般性质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材料在剥去其自身的大部分联系时，受制于一种简约过程。与此同时，各元素之间强度的移置作用，必然会导致这种材料精神上的价值转换。我们迄今所讨论的移置作用，还只包含着某一特殊观念为另一有较密切联系的观念所置换，用以促成压缩作用。利用这种方法不是使两个元素而是使介乎二者之间的一个共同元素得以入梦。我们还没有谈到任何其他种类的移置作用。然而，我们的分析告诉我们，另一种移置作用是存在的，它表现为有关思想在语言表达上的改变。在这两种情况中，移置作用都沿着一连串联想在进行；但是这一类进程可以发生于不同的精神领域，移置作用的结果，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是一个元素为另一个元素所代替，而在另一种情况中则可能是一个元素的语言形式为另一个元素的语言形式所代替。

在梦的形成中所发生的这第二类移置作用不仅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而且特别适宜于解释梦在化装时所呈现的幻想的荒谬性。移置作用所采用的方向，通常总是使梦念中单调而抽象的表现转变成为具体而且形象化的。这样一种转变的好处及其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一种形象化了的东西，从梦的观点看来，是一种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梦中，一种抽象的表现要将它表现出来，其困难情境就有如报纸上要用插图来表现一个政治标题一样。这

种置换，不仅促进了表现力（representability），而且也使凝缩作用和稽查作用从中受益不浅。一个以抽象形式表现的梦念是很难加以利用的；但是一旦它转变成为了形象化的语言，则梦的工作所需要的对比和摹拟作用在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和梦的其余材料之间就比以前容易建立起来了；而且就算它们不存在，它也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的发展史都表明了具体词汇比抽象词汇更富于联想。我们可以设想，在梦的形成中所进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沿着一条为个别思想寻求适当的语言变换的路线，力求将分散的梦念简化为最简洁而单一的表现。任何一个思想，如果它的表现方式因其他原因而固定下来，则可能对分配给其他思想的表现形式施加一种决定性和选择性影响，而且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诗的创作就是这样。如果一首诗要押韵，则这首诗的第二行必须受两个条件的限制：它必须表达一个适当的意义，而这个意义的表达又必须与第一行押韵。无疑在最好的诗中我们找不到刻意求韵的痕迹，其中两个思想由于互相影响，从一开始起所选定的语言表达，只要稍加润饰，便成韵律了。

在少数梦例中，这种表现方式的改变甚至直接有利于梦的凝缩作用，它以一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就可表达不止一种梦念。整个语言机智的范畴就以这种方式听从于梦的工作的处理。对词语在梦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无须感到惊讶的。因为词语是无数观念的交结点，可以看成事先预定就是模棱两可的；神经症（例如在构成强迫观念和恐怖症时）也不亚于梦，毫无羞愧地利用词语所提供的这些好处，以达到凝缩作用和化装的目的。[①] 也不难看

① ［1909年增注］见我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转下页注）

出，梦的化装也从梦表现的移置作用中得到好处。如果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被用来代替两个意义明确的字眼，其结果必然会发生混乱；而如果我们日常的严肃的表现方法为形象化的方法所代替，则我们的理解就会遇到阻碍，特别是由于一个梦从不告诉我们它的元素是按字面的还是按图形的意义解释，或者，这些元素是与梦念材料直接发生联系还是通过某些插入的中介词语而进行联系的。[①]在分析任何一个梦元素时，一般应考虑到：①它采取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意义（如对立关系）；②它是否是历史性的解释（如回忆）；③它是否是象征性的解释；或者④它是否依赖其字面意义进行解释。

然而，尽管是如此模棱两可，我们仍可公正地说，我们必须记住，梦工作的产品并不试图要为人们所理解，它所给予释梦者的困难，也并不比古代象形文字给予读者们的困难更大。

我已经给了好几个例子，其中梦的表现都仅仅只由模棱两可的言词结合而成。（例如，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她适当地张开了嘴”，以及我刚才引证的梦“终究我不能走开”。）我现在再记录一个梦，其中抽象思想转变为图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类梦的解释与象征性解释梦之间的区别仍然是很清楚的。在象征性解释梦的案例中，象征化的关键是由梦的解释者任意选择的；而在我们的文字伪装的案例中，其关键则为已经知晓并被牢固建立了的语言用法为基础。如果一个人在适当的时刻有正确的观点任其使用，那

---

（接上页注）（1905*a*）（特别是第三章第一节最后部分）和解决神经症症状中“语调桥梁”的应用。例如，在该书对杜拉第一个梦的综述，也用了“转换词”一词，以及弗洛伊德“鼠人”（1909*d*）第一章（G）中的鼠强迫性。

① 本段的其余部分为1909年所加。

么他就能全部或部分地解决这类梦，甚至不必依赖梦者的信息。

我熟悉的一位女士做了如下的梦：她正在歌剧院中。正在上演瓦格纳的一部歌剧，直到早晨7点3刻方始结束。剧院正厅里摆了些桌子，人们正在那里吃喝。她的刚从蜜月归来的表兄和他年轻的妻子坐在一张桌旁，在他们旁边还坐着一位贵族。看起来她表兄的妻子把他从蜜月中带了回来，相当公开地，就像是带回了一顶帽子似的。在大厅的中央有一座高塔，塔的顶部有一个四周围着铁栏杆的平台。指挥高高地站在顶上，他的相貌很像汉斯·里克特，他沿着栏杆不停地跑着，汗如雨下。他就在这个位置指挥着聚集在塔下的乐队。她自己正和一位女友（我认识的）坐在一个包厢内。她妹妹想从厅里递给她一大块煤，因为她不知道它会有那么长，现在一定会冻僵了（就好像在长时期的演奏中包厢需要加温似的）。

尽管这个梦很好地集中于一个情境，然而在其他方面却十分没有意义：例如，大厅中央的塔，指挥从塔顶上指挥着他的乐队！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她妹妹递给她的那块煤。我故意不去要求分析这个梦，但是因为我对梦者的某些私人关系有所了解，我不依赖她就能分析梦的某些部分。我知道她非常同情一个音乐师，他因发疯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音乐生活。所以我决定把正厅中的塔当做一种隐喻。她希望那位音乐师高高地站在里克特的位置上，超出于乐队其他成员之上。这个塔可说是由并列组成的一幅复合图，塔的下部代表这个人的伟大；而他在塔顶的栏杆后面四面跑着，就像一个囚徒或笼中困兽（这也暗指着这个不幸的人的姓名），[1] 表示了他的最终命运。这两个观念就合成了“疯人塔”

---

(1)　［1925年增注］雨果·沃尔夫（Hugo Wolf）意指狼。

这个词。[1]

在如此发现了梦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之后，我们就可以试图使用同样的线索来解决第二个明显的荒谬性，即梦者的妹妹将煤递上去给梦者。“煤”必定意味着“秘密的爱”。

没有火，没有煤
却燃烧得如此炽热
就像秘密的爱那样
永远无人晓得。(德国民歌)

她本人和她的女朋友一直还没有结婚（德文为“sitzen geblieben”，字面英译为“left sitting”，中文意译为“坐冷板凳”）。她那仍然有希望结婚的妹妹给她递上了那块煤，因为她不知道它会有那么长。梦中并没有指出什么会有那么长。如果它是个故事，我们就可以说是指“演出”，但因为它是一个梦，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短语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来看待，断定它是模棱两可的，并可加上“在她结婚之前”这些字眼。梦者的表兄和他的妻子在正厅里坐在一起，再加上后者的一段公开的恋爱史，都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对“秘密的爱”的解释。这个梦的重点是秘密的和公开的爱之间，以及梦者自己的热情与年轻妻子的冷漠之间的对立；此外，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身居高位”（highly placed）的人，这个词同样适用于那个贵族和被寄予很高希望的音乐家。

从上面的讨论终于引导我们发现了第三个因素，[2] 它在由梦

① 德文的 Narrenturm 字面英译为“Fools Tower”，疯人塔，为疯人院的旧称。

② 以前已发现的两个因素为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

念转变为梦内容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梦对所利用的特殊精神材料上表现力的考虑——大部分为视觉意象的表现力。在依附于主要梦念的各种次要思想中，那些易于成为视觉表象的常被优先地选了出来；而且梦的工作还努力将那些不大适合的思想重新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甚至是一种不寻常的形式——只要这种过程对梦的表现有所促进并因此而能将那被约束的思想所引起的心理压力予以释放。把梦中思想内容改铸成另一种模式的这种工作，同时还可为压缩作用的目的服务，而且还可以为本来不会出现的另一种思想形成新的联系，而这第二种思想，因要与第一种思想在半途会合，很可能已预先改变了它本身原先表现的形式。

赫伯特·西尔伯勒(1909)[①] 指出了一个在梦的形成过程中直接观察思想转变成图像的好方法，从而独立地研究了梦工作的这一因素。如果当他处于一种疲倦和半睡状态时，他使自己从事某种理智工作，他便会发现，这种思想往往逃离开去，代替它的却是一个图像，他能认出来这一图像便是那种思想的代替物。西尔伯勒不大恰当地把这种代替物描绘为“自我意念象征”(Auto-Symbolic)。我在此将引用西尔伯勒论文(同上，519～522 页)中的几个例子，而且由于这种现象的有关特征，我将在以后再作讨论：

例 1 —— 我认为必须修改论文中的某一不平稳部分。

象征 —— 我发现自己正在刨平一块木板。

例 5 —— 我努力回忆起我打算要提出的某些形而上学研究的目标。我想起这些目标是人们在追求存在的基础时，力求克服

① 本段以及以下有关西尔伯勒的引证为 1914 年所加。

困难以达到意识和存在的层次的最高形式。

象征 —— 我正在将一把长刀插入一块蛋糕的下部，仿佛是要切下一块似的。

解释 —— 我用刀的动作意味着所谈到的“克服困难”……以下是对象征的解释。在餐桌上我的任务常常是切开蛋糕并把它分给每一个人。在完成这任务时我使用的是一把长长的可弯曲的刀，因此需要小心。尤其是当蛋糕切开后要干净利落地把切片拿起时更有一定的难度：刀必须要小心地塞进切片的下面（相当于缓慢地“克服困难”以达到“基础”）。但是在这一图像中还有更多的象征。因为象征中的蛋糕是“千层糕”，刀子在切开它时必须要穿过许多层（相当于意识和思想的层次）。

例 9 —— 我失去了一连串思想的线索。我努力想把它再找回来，但却不得不承认思想的出发点已完全找不到了。

象征 —— 排字工人印版的一部分，最后几行的铅字已经散落了。

由于笑话、引语、歌曲和成语在有文化者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认为这一类伪装可经常用来代替梦念。例如在一个梦中，有许多装满了蔬菜的车辆，这是什么意思？它们代表着与“青菜萝卜”形成了意愿上的对立，亦即与“乱七八糟”意即“混乱”形成了对立。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梦我只听见过一次。[1] 一种带有普遍有效性的梦念仅只出现于少数题材中，它以带有普遍性的熟悉的隐喻和言语代替物作为基础。另外，这种象征的大部分也被带有精神神经症、传说和习俗

① [1925 年增注] 实际上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种意象，所以我怀疑这种解释的正确性。

的梦所分享。[①]

的确，当我们更深入地观察这一问题时，我们必然会发现这一事实，即梦的工作在进行这一类替代时，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在这一案例中乃是不受稽查作用的阻挠而获得表达的可能性——它仅只利用潜意识中已经形成的通路，并优先将受压抑的材料加以转换，这些转换在笑话和隐喻中也能意识得到，并充斥于神经症患者的幻想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突然对施尔纳的解释梦有所理解。对他的基本正确性我已在别的地方作过辩护。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想象有先入之见并不为梦所特有，也并不是梦的惟一特征。我的分析表明，它经常表现于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思想之中，而且起源于性的好奇，正在成长中的男女少年，对于异性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殖器就充满了好奇心。也正如施尔纳(1861)和福尔克特所正确坚持的那样，房屋的观念也并不是专门用来象征身体；梦和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幻想都是如此。我确实知道有些病人把建筑物作为身体和生殖器的象征(其性兴趣已经远远超出外生殖器的范围)。在这些病人看来，柱子和圆锥体代表大腿(正如在《所罗门之歌》中所作的那样)，每一张门都代表身体上的开口处("洞")，每一根水管都代表着泌尿器官，等等。但是有关植物生命和厨房的观念也常被容易地拿来隐藏性的意象。[②] 关于前者，语言的使用以及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想象比喻的积累，已经很好地提供了许多材料：例如上帝的葡萄，种子，所罗门

① 梦的象征在下节中有详尽的讨论。

② [1914年增注]富克斯(1909－1912)三卷补充本中有大量这一类证明材料。

之歌中的少女的花园。性生活中最丑陋和最神秘的部分在思想上和梦中都可以用似乎最无邪的厨房活动表示出来;如果我们忘记了性的象征可以在最普通和最不显眼之处找到最好的藏身之所,便永远无法对癔症的症状做出解释。神经症儿童患者见不得鲜血或生肉,看见鸡蛋和通心粉就呕吐,神经症患者对人类天生怕蛇加以极度夸大——所有这一切肯定都隐藏有性的意义。神经症利用这一类伪装的地方,正是他们沿着人类在早期文明走过的道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道路,在语言惯用法、迷信和习俗的薄纱下,仍可以找到证据。

我现在要插入我的一个女病人所做的关于"花"的梦,这是我早已答应要记录下来的。凡是可加以性的解释的元素我都加上了重点。在经过解释以后,梦者对这个美丽的梦的兴趣便失去了。

1. 序梦:她走进厨房,看见两个女仆在那里,她去找她们的岔子,因为她们没有把她的"那份食物"准备好。与此同时,她看到厨房内大量坛坛罐罐,都坛口朝下以排出积水堆成一堆。后来加上:两个女仆出去取水,而且必须涉足到一条流到屋前或院内的小河。[①]

2. 主梦:[②] 她从一些以奇特的方式构成的木栅或篱笆的高处[③] 走下来。这些木栅或篱笆都是由小的方形枝条构架编成大的板条而组成,[④] 这不是一个可以攀爬的地方;她很高兴,因为

① 为了解释这个序梦,可把它当做一种原因附属从句来解释。

② 描写她的生命进程。

③ 高贵的出身,与序梦相对立的欲望。

④ 两个地点的复合图像:一是她家中的所谓"顶楼",常与她的兄弟在那里玩耍,也是她后来经常的幻梦对象,后一地点则为常逗弄她的一个坏叔叔的农场。

她的衣服没有被勾绊住。所以她能够保持体面地走下来。[①] 她手里拿着一根大树枝，[②] 它真像一株树，上面盛开着红花，枝条交错并向外延伸。它们很有可能被看做是盛开的樱花，但看起来又有点像重瓣的山茶花，当然山茶花并不长在树上。她下来时，开始拿着一枝，然后忽然变成两枝，后来又变成一枝。[③] 当她已走下来时，树枝下部盛开的花大都已凋谢。她走下来以后，看见一个男仆——她想要说——正在梳理一棵同样的树，也就是说，他正用一片木头把从树上垂下来的一束束像苔藓般的浓密的发状物拖出来。其他一些工人从一个花园中已砍下不少同样的树枝，并把它们抛到路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因此有许多人拿走了一些。但是她问这样做对不对——是否她也可以拿走一枝。[④] 花园中站着一位年轻男人（她有点认识的陌生人），她上前问他怎样才能够把这种树枝移植到自己的花园中。[⑤] 他拥抱了她，她挣扎着并问他他正在想些什么，问他是否人们可以这样拥抱她。他说这没有什么害处，是可以允许的。[⑥] 他然后说他愿意和她到另一个花园去，告诉她如何植树，并讲了些她听不懂的话："无论如何我

---

① 这是对她在叔叔农场的一个真实回忆的对立愿望，她在那里总是在睡觉时脱掉衣服。

② 正像天使报喜图画中手持一束百合花的天使。

③ 指她在幻想中涉及许多人。

④ 她是否可拉下一个，即手淫"Sich einen herunterreissen"或"ausreissen"，英译为"to pull one down"或"out"，其延伸意英文为"to toss oneself off"（轻易地处理自己）。弗洛伊德在其《掩蔽性记忆》（1899*a*）一书结尾处已注意到这一象征。

⑤ 枝条很久以来就暗示男性生殖器，此处恰好也暗指她的姓。

⑥ 这以及下面的话与预防怀孕有关。

要3码（后来她又说是3平方码）或3英寻地。”他好像要求她为了他的情愿而给予某些报答，好像企图在她的花园中为自己寻求补偿，或者好像他想要避开某些法律，由此得到好处而又不伤害她。至于他是否真地告诉了她些什么，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根据其象征元素而提出的这个梦，可称之为“自传梦”。在精神分析时经常碰到这种梦，此外则很少见。①

我自然有大量的这类材料供我采用，② 但要报告出来将会使我们不得不对神经症情况作更为深入的考虑。一切都引向同一结论，即没有任何必要去假设心灵的任何特殊象征化活动在梦的工作中发生作用，而梦却利用了在潜意识思维中已经存在着的任何象征化作用，因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表现力以及能够逃避稽查作用，更适合于梦的构成的需要。

---

① ［本段系1925年增写，本段以前的脚注为1911年所加］一个类似的“自传梦”见后文梦的象征第三例。兰克（1910）终于记下了另一例。斯特克尔（1909，486页）还有一例，但必须“反”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的结尾处提到了“自传梦”］

② 在1900，1909和1911年最初三版中，本段之前还有一段，自1914年以后即删去。

# 第五节　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①]

上述对于“自传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我从一开始就认出了梦中的象征表示。只是后来逐步逐步地、并由于经验的积累，我才充分认识到象征的范围及其重要性，这也是由于受到威廉·斯特克尔（1911）的影响，在此我不能不为他说几句话［1925］。

这位作者对于精神分析可说是功过各半。他提出了大量无可置疑的象征解释；开始时遭人怀疑，后来却大部分为人所证实和接受。如果说我对斯特克尔的贡献持怀疑态度，也不无道理，那也不是故意贬低他的学术价值。因为他用以支持他自己解释的梦例往往不能令人信服，而他所利用的方法也被驳为没有科学价值。斯特克尔对他的象征符号的解释仅凭直觉，依靠他的天赋的直接理解。但是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它的有效性无法评估，结果它的可靠性就无所依据了。这就好像一个人在病人身边仅凭嗅觉印象去诊断传染病那样——虽然有的医生比别的医生更能用嗅觉（一般人的已经萎缩）进行工作，而且确实凭嗅觉就能诊断出肠热症［1925］。

---

① 除了两段以外，本节的内容在本书第一版都不曾出现。如编者导言中所说，大部分材料均为 1909 年和 1911 年版本所增加，但是其中包括了第五章中“典型的梦”标题下的材料（该章第四节）。本节在 1914 年版首次出现，一部分是以前为第五章增写的内容，另一部分则为新添的材料。以后各版仍有材料增加。鉴于这种复杂情况，本节每段之末均用方括弧标出年代，由此便可明了由 1909 年和 1911 年版的第五章原来材料变成 1919 年版的目前形式。

精神分析经验的进展使我们注意到，病人们对梦的这种象征表示的直接理解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往往都是早发痴呆的患者，以致有一段时间，人们总认为凡是这样理解象征的梦者都患有早发痴呆症。[①]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有关个人天赋或特性的问题，并不具有明显的病理学意义［1925］。

当我们熟悉了在梦中大量利用象征来表示性材料之后，必然便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许多这类象征是否都像速记符号那样具有永久性的固定意义；我们甚至还想根据编码原则那样来编一本新的“梦书”。关于这一点可以这么说，这种象征作用并不为梦所独有，但却表现了潜意识观念作用的特征，特别是人们之间的观念作用，而且人们发现，在民间传说、通俗神话、传奇故事、文学典故、机智谚语和大众笑话中，所包括的范围比在梦中更为完善［1909］。

如果我们要公正地对待象征的意义而且要讨论这多如牛毛而且大部分都仍未解决的有关象征的问题，我们就会远远超出解释梦的范畴。[②] 因此，我们在此只限于指出，象征的表现只是间接的表现方法之一，但是各种迹象警告我们，不要忽视象征性的显著特征以致把它与其他表现方法混为一谈。在很多情况下，象征

① 弗洛伊德在别处（1913*d*）谈到，正如早发痴呆症有助于对象征的解释，强迫性神经症却使解释更为困难。

② ［1911年注］参见布洛伊尔（1910）及其苏黎世学生米德尔（1908）亚伯拉罕（1909）论象征作用的著作，以及他们提到的非医学界的著作［克利帕尔（1898）等］——［1914年增补］对这个问题提得最多的可参见兰克和萨克斯（1913，第一章）——［1925年增补］进一步参见琼斯（1916）。

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元素非常明显，在另一些情况中，其共同元素却藏匿不见，给选择象征造成混乱。然而正是这后一种情况才说明象征关系的最终意义，而且说明它们具有发生的性质。现代具有象征性联系的许多事物，在史前或许是以概念的或语言的同一性而联系着的。[①] 象征关系似乎就是一种遗迹，一种先前同一性的标志。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如舒伯特（1814）已经指出的那样，[②] 在许多案例中，对象征的使用比对共同语言的使用还广泛得多。许多象征与语言本身同样古老，而其他一些（如“飞艇”、“齐柏林”）则是从古至今不断地杜撰出来的［1914］。

梦就是利用这些象征为它们的梦念做出伪装表现的。顺便说一句，很多象征已习惯性地或差不多习惯性地被用来表示同一事物。然而我们绝不要忘记（梦中）精神材料具有特殊的可塑性。经常一个象征必须用它本意而不能象征性地加以解释，而在另一些情况中，梦者却可以从他自己私人的记忆中汲取力量，将平时本来与“性”无关的事情当做“性”的象征来使用。如果在一个梦者面前有许多象征可供选择，他定会选择其本身题材与梦念中

---

① ［1925 年增注］这个观点也许可用 H. 斯佩贝尔（1912）指出的学说予以有力的支持。他认为古代的一切涉及性的事物的语词因后来应用于可与性的事物相比较的其他事物和活动上，遂失去了性的意义。

② ［这一句加于 1919—1914 年增注］例如，根据费伦齐（见兰克，1912*a*，100 页）在匈牙利人的小便梦中会出现船在水上航行，虽然德文 schiffen（相当于英文俚语 pumpship，意为小便）这个词并不见于匈牙利文中。在说法语和其他罗马语系人们的梦中，房屋象征女人，虽然这些语言中没有类似于德文 Frauen－zimmer 的词汇（Frau 为女人，Zimmer 为房间）。

其余材料有关的那个象征，也就是说，除了典型的梦以外，梦所表现的象征仍存有个别差异［1909，最后一句为 1914］。

虽然自从施尔纳时代以来的后期研究对梦象征的存在已没有争议——甚至连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109 页）也承认我们的梦中无疑充满了象征作用——然而也必须承认，梦中出现的象征不仅有利于对梦的解释，然而也使得解释梦更为困难。当我们在梦内容中遇到象征元素时，如果解释梦的技术是根据梦者的自由联想，我们必然会遭到失败。如果我们回复到古代释梦的或似乎为斯特克尔所复活的那种任意性判断，科学批评又会加以禁止。因此当我们遇到了梦内容必须被认为是象征的这类元素时，我们便不得不采取一种联合的技术，一方面利用梦者的联想，另一方面又利用解释梦的有关象征知识以弥补联想之不足。在解释梦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小心谨慎之外，还必须对提供特别清晰的梦例进行详尽研究，以便避免有关解释梦任意性的任何批评。作为梦的解释者，我们的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这部分是由于我们知识的不足，随着我们工作的进展这是可以改进的，另外则是由于梦的象征本身的某些特性所致。这些象征往往不止一种意义，就像中文手稿那样，每一种情况只有联系到其前后关系时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象征的这种模棱两可与承认梦具有“多重性解释”有关，即在单一的梦内容中可以表现出在性质上大不相同的思想和欲望［1914］。

虽然有这些限制和保留，我仍将继续讨论下去。皇帝和皇后（或者国王和王后）照例代表梦者的父母，王子或公主则代表梦者本人。但是伟人和皇帝具有同样的崇高权威，所以在某些梦中，例如歌德就是父母的象征（希施曼，1913）［1919］。——一

切长形物体如手杖、树干和雨伞（后者打开则代表勃起）可代表男性生殖器［1909］。一切长而尖锐的武器如刀、匕首和矛也是如此［1911］。另一种常见的但还没完全理解的同一事物的象征是指甲锉——也许由于它可以擦上擦下［1909］。——箱子、盒子、壁柜和炉子代表女性器官［1909］。中空的物体、船和各种器皿也是如此［1919］——梦中的房间通常代表女人（"Frauenzimmer"）；如果表现出用各种方式在房内出出进进，则其解释便是无可怀疑的［1909］。[①] 在这方面如果对房间是开着的还是锁着的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参见我的《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中杜拉的第一个梦（1905*e*），靠近第二段开始处的注释］。关于开锁的钥匙代表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乌兰德在他的《爱伯斯坦伯爵》的民谣中，曾利用锁和钥匙的象征编造了一段生动的通奸情节［1911］。——梦中走过一套房间是妓院或后宫的梦［1909］。但是，按照萨克斯所举的几个单纯的梦例中，它也可以用来（通过对立面）代表结婚［1914］。——当一个人梦见原来一间房变成了两间，或梦见一间熟悉的房变成了两间，或与此相反，都表明与童年的好奇心有着有趣的联系。在儿童期女性生殖器和肛门被视为单一的区域即"下部"（按照幼儿的"泄殖腔

① ［1919年增注］我的一个住在公寓内的病人，梦见他遇见一个女仆，问她是什么号码。使他惊奇的是，她回答说"14"。实际上他与这个女仆已经私通，并已去了她的卧室数次。他一直害怕女房主产生怀疑，就在他做梦的前一天，提出他们在一间空房内见面，这个房间正是14号。女人和房间之间的等同，再没有比这个更为清楚的证据了（琼斯，1919*a*）。参见阿尔特米多鲁斯的《解梦》（卷二，第十集）。"因此，譬如，如果是在家中的话，卧室则代表妻子"。（同上，F.S. 克劳斯英译本，1881，110页）

说"),[1] 直到后来才发现身体的这个区域包含着两个分离的洞口[1919]。——台阶、楼梯、梯子以及在它们上面走上走下，都是性动作的表示。[2] ——梦者攀爬滑的墙壁或从上面走下的房屋正面（往往带有很大焦虑）相当于直立的人体，也可能是在梦中重复婴儿时爬到父母或保姆身上的回忆。"光滑的"墙壁代表男人，由于害怕，梦者常常紧紧抓住房屋正面的"凸出物"[1911]。——桌子、餐桌、会议桌也代表妇人——这肯定是出于对比，因为它们的形体轮廓在象征中被消除了[1909]。——从语言学的联系来看，"木材"（wood）似乎一般代表女性"材料"(material)。马德拉（Madeira）岛在葡萄牙文中意为"木材"[1911]。因为床和桌子形成了密切联系，所以在梦中桌子往往代替了床，于是观念上往往性的情绪转变成为吃的情绪[1909]。——至于衣着方面，妇人的帽子无疑可解释为生殖器，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1905*d*，第二章中"诞生说"一节）。

② [1914年增注] 我将在这里重复我在别处写过的话。（弗洛伊德，1910*d*）不久以前，我听见一位持不同观点的心理学家对我的一位同事说，我的言行都无疑夸大梦中隐秘的性的意义：他常常梦见上楼，其中肯定与性欲无关。我们已觉察到这个反对意见，并开始注意楼梯、台阶和梯子在梦中的出现。不久便证明了，楼梯（及类似之物）明确地是性交的象征。我们并不难于发现这种比较的根据：我们爬上顶层总是伴有节奏的运动，呼吸逐渐加快，然后几个快步又走了下来。因而性交的节奏模式便再现于上楼梯之中。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语言的惯用法"mounting"（德文"steiger"）（攀登、交配）可直接表示性动作。我们说某男人是"steiger (mounter)"或"nachsteiger (to run after)"字面均为"追求"之意。法文中楼梯的阶层称为"marches"，而 un vieux marchewr 的意义相当于德文的"ein alter steiger"（即"老色鬼"）。

而且是男性生殖器。外套（德文的“Mantel”）也是一样，但不能肯定发音在象征中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在男子的梦中，领带往往代表男性生殖器，这不仅因为领带是长而下垂的为男人所独有的物体，而且还因为人们可以根据爱好而加以选择——但是就其所象征的物体而言，这种自由是大自然加以禁止的。[①] 梦见这种象征的男子在现实生活中特别重视领带，往往不吝收藏[1911]。——梦中出现的所有复杂机械和器具往往代表生殖器（照例是男生性殖器）[1919] ——在描述这些事物时，梦的象征作用就像诙谐工作一样地不厌其烦[②] [1919]。象征男性生殖器的无疑还有一切武器和工具：如犁、锤、来复枪、手枪、匕首、军刀等[1919]。——同样，梦中诸多风景，特别其中有桥梁和长满丛林的小山，明显的是描绘生殖器[1919]。马尔西诺夫斯基(1912*d*)发表一组他所收集的梦，梦者用图画明显地表现出梦中的风景和其他一些地点，这些画非常清楚地刻画出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区别。一眼望去，它们就像一些平面图、地图等等。仔细观察却能看出它们代表人体、生殖器等等，只有这时梦才为人所理解[这方面可见普菲斯特(1911、1912、1913)关于密码和画谜的论文][1914]。如

① [1914 年增注] 参见《精神分析公报》卷二，675 页（罗复，1912）一个 19 岁躁郁狂病人的图画：一个男人挂着一条蛇做的领带，蛇正弯向一个女孩子。又见《人类学》杂志，6 期，334 页上的《害羞的男人》，一位妇人走进浴室，碰见一个男人，来不及穿上衬衣，他窘迫万分，忙用衬衣前部遮住喉部’说，“对不起，我还没有打上领带。”

② 参见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c*)，其中介绍了“诙谐工作”（与梦的工作相比拟）这个名词，用以指产生笑话所包括的心理过程。

果遇见不可理解的新词,则可考虑它是否包括有性意义的成分在内——儿童在梦中也往往代表生殖器,男人和女人都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殖器爱称为"小东西"[1909]。斯特克尔(1909,473 页)正确地把"小弟弟"当做男性生殖器[1925]。梦中和小孩玩耍、打他,往往代表手淫[1911]。——梦的工作利用秃顶、剪发、拔牙和砍头象征阉割。如果一个日常代表男性生殖器的符号在梦中出现两次或多次,则可视为对阉割的防御。① 梦中的蜥蜴(一种尾部断落又能生出的动物)也有同样的意义。——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作为生殖器象征的许多动物——如鱼、蜗牛、猫、耗子(由于阴毛)在梦中起着同样作用,而男性性器官中最重要的象征则是蛇。小动物和虫子代表小孩——例如,代表不受欢迎的弟妹。小虫的折磨往往代表怀孕[1919]。——最近梦中出现一种男性性器官值得一提,即飞艇。它之所以被应用可能由于与飞行有联系,有时也与其形状有关[1911]。

斯特克尔提出了许多其他象征,并举出梦例予以支持,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1911]。在斯特克尔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梦的语言》(1911)一书的关于象征的解释收集最为齐备。许多解释很有见地。进一步的考察已证明它们的正确。例如,有关死亡的象征作用一节便是。但是作者的缺乏批判精神,以及他的想要概括一切的倾向使人怀疑他的其他解释是否适用或认为它们完全无用,因此在接受他的结论时必须要十分小心谨慎。为此我也只满足于仅仅援引他的少数几个梦例。

按照斯特克尔,在梦中"右"和"左"都有其道德意义。"右边道

①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怪人》(1919h)论文第二节有详细阐述。

路往往意味着正确道路，而左边则暗指犯罪道路。因此，'左'可以代表同性恋、乱伦和性倒错。'右'则代表结婚，与妓女性交等等，这些都常常视梦者个人的道德标准而定。"（斯特克尔，1909，466页以下）——梦中亲属们通常也代表生殖器。（同上，473页）在这一点上，我只能证实儿子、女儿和小妹妹具有这种意义。[①] 另一方面，我确实曾遇到过一些别的梦例，其中姐妹象征着乳房，"兄弟"则代表较大的乳房。斯特克尔解释，赶不上车意味着对无法弥补的年龄上的差距的悔恨（同上，479页）——旅行时所带的行李是一种罪恶负担，他说，罪恶可将人压倒[1914]。（上述引文中）斯特克尔常常赋予梦中出现的数字以固定的象征意义，但是这种解释似乎既无科学证明也不普遍有效，虽然在个别梦例中他的解释也似乎不无道理[1911]。[②] 梦中出现的数字3在许多方面已经证实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914]。[③]

斯特克尔提出了关于生殖器象征的双重意义的说法。他问："哪里有一个象征——只要想象能允许的话——不能同时用之于男性性器官和女性性器官的呢？"（斯特克尔，1911，73页）不管怎样，括弧内的子句已排除了这个主张的大部分确定性，因为实际上，想象并不总是许可的。但是我认为值得提出的是，就我的经验而言，斯特克尔的说法在事实的巨大的复杂性面前是站不住脚的。除了有些代表男性性器官和女性性器官频率大致相等的象征以外，还有许多象征主要或完全指一个性别，然而我们知道另外一些仅仅只代表男性或女性意义。因为事实上，想象不可能

① 虽然小弟弟也是如此。
② 只有在1911年版本中，这一句有所不同。
③ 在弗洛伊德（1923*d*）的第三节中有关于9的数字的讨论

允许长而尖的物体或武器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也不会允许中空的物体如柜子、箱子、盒子等等作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梦和潜意识确实有一种双性性欲象征的倾向，它表现了一种原始的特征，因为在儿童时期，不知道男女两性生殖器的区别，还以为两性的生殖器都是相同的［1911］。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在某些梦中表现有性的普通倒错，即男性表现为女性和女性表现为男性，而以为一个性的象征可以兼具双性意义，那也是错误的。例如表现一个女人希望变成男人的梦便属于这一类。

在梦中，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可以表现为生殖器：男性性器官可以由手和脚代表，而嘴，耳朵甚至眼睛则可以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洞口。人体的分泌液——粘液、眼泪、尿、精液——在梦中可以互相替换。斯特克尔（1911，49 页）的这后一个主张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里特勒（1913*b*）不无道理地批判了他，认为必须注意，实际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泌物如精液，已经被无关紧要的分泌物代替了［1919］。

我希望这些十分不完全的暗示能有助于鼓励别人对这个题目进行更为努力的研究［1909］。[①] 我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讲）一书中已尝试对梦的象征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1919］。

现在我将要举出几个在梦中利用这些象征的例子，其目的就是想要表明，如果一个人排除了梦的象征作用，他解释梦的工作将会如何无法进行，以及他在许多情况下会如何不得不去接受这

① ［1911 年增注］不管施尔纳的观点与这几页书所说的观点有何不同，我坚持认为，他应当被视为梦的象征作用的真正发现者，而且精神分析的研究，终于使他那本长书被人们视为幻想的著作(1861)为世人所承认。

种解释［1911］。不过，与此同时，我也要发出警告，不要在解释梦的工作中过高地估计了象征的重要性，不要把解释梦的工作仅限于解析象征而放弃了利用梦者联想的技术。这两种解释梦的方法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开始描述的联想以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梦者所作的评论都应居于首要地位，而我所解释的对于象征的翻译，只是一种次要的方法[1909]。

## （一）帽子是男人(或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911］[①]

（摘自一个年轻妇女的梦，她由于害怕而得了旷野恐怖症）

夏天，我正在街上散步，戴了一顶奇形怪状的草帽，草帽中

---

① 这个梦和以下两个梦都首次在一篇题为《释梦附言》(1911*a*)的论文上发表。该论文的开始几段如下，而且从未用德文重印过。

**"梦象征的几个例子**——在反对精神分析程序的许多意见中，最奇怪或许也最无知的，在我看来，似乎莫过于怀疑梦在潜意识中象征作用的存在了。因为凡是施行精神分析的人无不假定这种象征作用的存在，而且利用象征解释梦古已有之。另一方面，我已承认，鉴于象征的极大多样性，象征的发生必须服从特别严格的证明。

"从我自己最近经验中写出的几个梦例中看到，这些梦中利用一种特殊象征作为解决办法特别对我有所启发。梦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意义是其他办法无从获得的，象征在梦者一系列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对其解释也为梦者所承认。

"在技术这一点上，我要提醒大家，梦者的联想恰恰容易与梦中象征元素失去联系。在我记录的这几个被选的梦例中，我已尽力在患者(梦者)本人的工作与我自己的干预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

论文以几个梦例作为结束，在本章第六节将加以复述。原论文的介绍如下：

**"几个少见的表现形式**——我已提到了"。"表现力的考虑"作为影响梦形成的因素之一。在将思想转换为视象的过程中，梦者显示了一种特殊的功能，而分析者则很难同样进行推测。所以，如果梦者(即这些象征的创造者)的直觉性和知觉都能对其意义提供解释，分析者是会真正感到满意的。

部向上弯曲，而两边下垂“(这时描述变得犹豫不决)”而且一边比另一边垂得更低。我心情愉快，充满自信，当我经过一群年轻官员时，我想，你们对我都无可奈何。

由于在梦中帽子与她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所以我说，“无疑帽子代表男子的生殖器。它的中间部分翘起，而两边下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帽子会代表男人。你会记得这句成语“Unter die Haube Kommen”[“去找一位丈夫”(字面意义为“到帽子下面来”)]。对于帽子的两边不等地下垂的细节，我对她有意地不作解释；虽然正是这种细节才是决定解释的关键所在。我继续对她说，因为她的丈夫有如此完美的生殖器，所以她用不着害怕那些官员——那就是说，她用不着期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由于她有受诱惑的幻想，通常她都是被阻止单独或没有保护地一个人出去散步的。我已经根据其他材料对她的焦虑好几次给予了她上述的解释。

梦者对这一材料的反应方式最为引人注意。她收回了对帽子的描述并且坚持她从没有说过两边下垂的话。我深信我听到过这句话，毫不动摇。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鼓足勇气问我，他丈夫的睾丸一边比另一边低些是什么意思，别的男人是否也是如此。就这样帽子的这个显著细节得到说明，她对我的解释也就接受了。

当我的病人告诉我这个梦时，我早已熟悉了帽子的象征。其他一些不太理解的梦也使我猜想到帽子也代表女性生殖器。①

① [1911年增注] 参见寇契格雷伯（1912）的一个类似的梦例。斯特克尔（1905，415页）记下了一个梦，其中帽子中央插了一根弯曲的羽毛象征着一位（阳萎的）男人。[弗洛伊德在后来一篇论文（1916a）中提出了一种解释]

## （二）“小东西”代表生殖器官——“被车碾过”是性交的象征［1911］

（同一个旷野恐怖症者的另一个梦）

她的母亲把她的小女儿打发走，因此她不得不一个人单独出去。然后她和她的母亲走进一节车厢，看见她的小东西沿着铁轨笔直走去，因此她必定会被碾过。她听到她的骨头格格作响。（这引起她一阵不舒服的感觉，但却没有真正的恐惧）。然后她从车窗向外四处观望，看是否能从后面看到那些部分，然后她责备她的母亲不该让小东西单独走开。

**分　析**——要给这个梦以完整的解释并非易事。它构成了一串连环梦的一部分，只有与其余的梦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要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获取为构成梦象征所必要的材料是很困难的——首先，患者声明这次火车旅行必须要作一历史的说明，那暗示是她离开精神病疗养院的一次旅行。不用说，她当时爱上了她的医生。她的母亲来把她带走，医生出现在车站上，送给她一束鲜花作为告别的礼物。这很尴尬，因为她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在这一点上，她母亲扮演了干预她恋爱事件的角色，事实上，这位严厉的妇人在患者的儿童时期确也扮演过这种角色。她的第二个联想与这句话有关：“她四处观望，看是否能从后面看到那些部分。”这个梦的表面部分当然会使人想到那被碾过去压得血肉模糊的小女儿的那些部分。但是她的联想伸向了另一个方向。她记得有一次从后面看到她父亲在浴室内裸着身子。她继续谈到两性之间的区别，并强调从后面可以看到男人的生殖器，而女人的却看不到。在这个联想中，她自己解释“小东西”意味

着生殖器，而“她的小东西”——她有一个4岁的女儿——意味着她自己的生殖器。她谴责她母亲曾经期望她去过似乎没有生殖器的生活，并指出在梦中一开始就出现了“她的母亲把她的小女儿打发走，因此她不得不一个人单独出去”。那句话中已表示了同样的谴责。在她的“独自在街上行走”的想象中，意味着没有一个男人，没有发生任何性关系（拉丁文 coire 意味着“一起走”）coitus（性交）一词即由此而来——她并不喜欢这样。她的叙述继续表明，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由于父亲对她的钟爱，曾遭到母亲的嫉妒。

对这个梦的更深一层解释可以由同一晚的另一个梦加以说明。在这个梦中，梦者以她的兄弟自居。她确实曾是一个男孩似的姑娘，并经常有人告诉她她应当是个男孩。她对她兄弟的自居作用特别清楚地表明“小东西”意味着生殖器。她的母亲总是用阉割来吓唬他（她），这只能是对她玩弄他的阴茎的惟一惩罚；因此自居作用也证明她自己在孩提时代也曾犯过手淫——一直至今她只记得她的弟弟犯过手淫。第二个梦提供的信息表明，她在很小的时候必定已经知道男性性器官，只是后来忘记了。再者，这第二个梦也暗指幼儿的性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女孩都是被阉割了的男孩（弗洛伊德，1908*c*）。当我向她提出她有这种幼稚的想法时，她立刻肯定了这个事实，并且告诉我她曾听见过小男孩对小女孩说，“割掉的吗？”小女孩回答说，“不，一直就是这样的。”

因此第一个梦中把“小东西”（性器官）打发走也与阉割的威胁有关。她对她母亲最为不满的就是因为没有把她生成一个男孩。

在这个梦中，“被车碾过”象征着性交并不明显，虽然从许多其他来源中都证实了这一点。

## （三）建筑物、阶梯和井穴代表生殖器［1911］[①]

（一个有父亲情结的年轻男子的梦）

他正打算和他父亲在一个肯定是维也纳郊区普拉特公园的地方散步，因为他看见一个大圆厅，厅前面有一间小屋，上面系着一个捕获来的氢气球，看起来系得很松。他父亲问他这一切都是做什么的；他对他的提问感到奇怪，但还是对他作了解释。然后他们走进一个院子，院子里铺着一张大的金属薄片。他的父亲想要去撕下一大块，但首先四处望望看是否有人守着。他告诉他父亲只要和管事的说一声就可以毫无麻烦地拿走一些。从院子里有一条石级通向一个井穴，井穴的墙壁都有软垫遮护着，好像是皮坐椅。穴底有一长的平台，台后接着又是另一井穴……

**分　析**——这个梦者属于治疗前景未可乐观的类型；在某一点之前，他对于分析毫无抗拒，但在这之后，他便变得几乎难以掌握了。他对这个梦差不多完全不用帮助地作了如下解释："那大厅代表我的生殖器，至于厅前那个被捕获的气球则是我阴茎的象征，我对它的软弱很不满意。"作更为详细的分析时，我们可把大圆厅解释为臀部（小孩常把臀部当做生殖器的一部分），前面的小屋则为阴囊。在梦里，他父亲问他这都是些什么，那就是说，问他生殖器有何用，或者具有何种功能。这个情境，显然应该倒过来，成为儿子发问才是，因为实际上他从没有问过他父亲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将梦的隐念看成一个假设的愿望或是一个

① 这个梦及其解释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二讲中作了复述。

条件从句："如果我曾经请教过父亲解释性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可在梦的另一部分中发现这个思想的继续。

铺着金属薄片的院子不能用象征加以解释。它暗指他父亲的营业场所。为了谨慎的缘故，我用了"金属薄片"代替他的真正营业品。但是我对梦中其他措词没作任何更动。梦者曾从事过他父亲的营业，对于他的父亲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极为反感。所以，我刚刚解释的梦念似乎可以用这个方式继续下去："(如果我问他）他也会像欺骗顾客那样欺骗我。"至于撕取金箔，本是营业欺诈的象征，但是梦者却另有解释：他说，这是用来暗指手淫的。我不仅早已熟悉这个解释，而且手淫的隐秘性质用相反的观念表现出来——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进行——也正和这个解释相符合。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手淫的动作也由他父亲所代替，正像梦里第一幕发问那样。梦者又很果断地把井穴解释为阴道，因为它的四壁有软垫。我根据我在其他方面获得的经验，又认为出穴入穴都是性交的象征[见我所说的话(见弗洛伊德,1910*d*)]。

关于第一穴底的平台和平台之后的第二穴，梦者都根据亲身体验作了解释。因为他曾和女子性交，后因太软弱而只好放弃，现在他希望借助于治疗而能恢复其功能。这个梦到结尾变得更模糊。任何熟悉这些事情的人都知道，梦的第二章本身已体现出另一题目的影响：诸如父亲的商业，他的欺诈行为，以及第一穴解释为阴道，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与梦者的母亲有关。①

① 下面这一段附于初次发表的这个梦之后（见弗洛伊德，1911*a*）"这个梦作为一个整体属于'自传梦'一类。梦者以连续的叙事形式审查了自己的性生活。有关建筑物、地点和风景被用来象征身体，特别是经常用来代表生殖器的频率，应用大量梦例加以证明，进行综合性研究。"

## （四）人代表男性性器官，风景代表女性器官［1911］

（达特纳报告的一个梦，梦者是一个未受
教育的妇女，她的丈夫是一个警察）

“……于是有人破屋而入，她在惊惧中大呼警察。但是警察已悄悄进入教堂，[①] 有几级台阶[②] 通到教堂，同伴者是两个游民，教堂后面有一座小山，[③] 山上有一片森林。[④] 警察身披甲胄，佩戴铜领，外披斗篷，[⑤] 颔下一部棕黄色胡须，那两个游民静静地和警察同行，腰下系有围裙，形状如袋。[⑥] 教堂前有一条小路向上通往小山，两旁生有杂草、矮树和灌木丛，越高越密，到了山顶则变成一片平常的森林。

## （五）儿童阉割的梦

1. 一个3岁5个月的男孩，显然不喜欢他的父亲从前线回来，一天早上在一种烦恼而激动的情绪中醒来。他反复不断地说，“爸爸为什么要把头放在盘子里？昨天晚上爸爸把头放在盘子里。”

2. 一个学生患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记得他在6岁时曾反复做过下面的梦：他到理发店去理发，一个高大的人，相貌严厉

---

① 或小教堂＝阴道。
② 象征交媾。
③ 阴阜。
④ 阴毛。
⑤ 根据专家意见，蒙在斗篷和兜帽内的魔鬼具有男性性器官的特征。
⑥ 阴囊的两半。

的女人走上来割下他的头。他认得这个女人就是他母亲。

## （六）小便的象征［1914］

下面所说的一组图画是费伦齐在匈牙利的一个名叫 Fidibusz 的漫画期刊上发现的，他立即看出它们可用来证明梦的理论。奥托·兰克已在一篇论文中予以转载（1912*a*，99 页）。

这组图画的标题是“一个法国保姆的梦”，但是仅仅只有从最后的那一幅保姆被儿童的啼哭所惊醒的画中，才告诉我们前面七幅画都代表梦的各个阶段。第一幅描绘本应当使梦者惊醒过来的刺激：小孩感到有需要并且要求帮助。但是在梦中，梦者却不是在卧室，而是带着小孩在散步。在第二幅图画中，她已经把他带到街上去小便——于是她就能继续睡下去。但是惊醒的刺激继续不断，而且确实在增强。小男孩发现自己没人理会，声音越哭越大。小孩越是想要保姆醒来帮助他，梦却越是变得坚持认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用不着她醒过来。同时梦又把不断增强的刺激解释成为更多方面的象征。小男孩尿出来的小溪变得越来越大。在第四幅图画中，水已经涨得可以浮起一只小艇，然后可以浮起的是大型平底船、帆船，最后是轮船。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用这种巧妙的手法描述了渴求睡眠与不断唤醒的刺激之间的斗争。

## （七）楼梯的梦

（由奥托·兰克报告和解释）[①]

“我十分感谢我的这位同事，他为我提供了牙刺激的梦，现

① 显然没有在别处发表过。

在又提供了一个显然是遗精的梦：

“我跑下（通向各层的）楼梯去追一个小女孩，因为她对我做了某件事，所以想去惩罚她。在楼梯底下有一个人（一个成年妇女）替我把她拦住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打了她，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楼梯中间与小孩交媾（好像是在空中）。并不是真正的性交，我只是用我的阴茎去摩擦她的外生殖器，这样做时我可以清楚地看清它们，同时还看到她的向上仰着并转向一边的头。在性交动作中，我看见我的左侧上部（也像是悬在空中）挂着两幅小画——被众树环绕的小屋的风景画。在较小的一幅画上，我看到的不是画家的签名，而是我的教名，好像它是用来作为我的生日礼物的。然后我看到在两幅画的前面有一张签条，说明还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画。（我于是模糊地看到自己睡在楼梯上的床上）由于遗精感到潮湿而醒转过来。”

**解　释**——在做梦的当天晚上梦者去到一个书店里，在他等待招呼时，他看到了一些陈列在那里的图画，画中所表现的题材与梦中的有些相似。他特别喜欢其中一幅小画，于是上前去看画家的姓名，但感到它很陌生。

当晚稍迟，当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时，他听到一个有关波希米亚女仆的故事，她夸口说她的私生子是在“楼梯上做好的”。梦者询问了这件颇为不寻常事情的细节，知道这个女仆和她的情人一道回到她父母的家中，那儿没有他们可以幽会的机会，那男子在激动之中，就在楼梯上和她偷了情。梦者当时还引用了一个暗指掺假酒的俏皮话，说这个孩子是“地窖楼梯上的葡萄酒”。

“先一天如此多的联系都坚持要在梦念中浮现出来，梦者毫无困难地就将它们复现了。但是他发现在梦中要利用一段幼儿回

忆却不容易发掘。这楼梯属于他在儿时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老屋，特别是他在那里初次意识到了性的问题。他常常在楼梯上玩耍，常常骑在楼梯扶手上滑下来——这给予了他性感。在梦中，他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梯——如此之快。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双脚根本没有落在梯级上，而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飞”下了楼梯。如果把幼儿经验考虑在内，梦的开始部分就似乎代表着性兴奋因素。但是梦者也常与邻居家的儿童在这同一楼梯上和相邻的屋内进行过带有性色彩的嬉戏，并且与在梦中同样的方式满足了他的欲望。

“如果我们记得对于性象征作用的研究（1910*d*）已经证明楼梯和上楼在梦中几乎总是代表交媾，这个梦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它的动机力量，已经由它的结果表现出来——遗精，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里比多性质。梦者的性兴奋在睡梦中被唤醒，这在梦中可由他冲下楼梯表现出来。基于儿童时期的嬉戏中所引发的性兴奋的施虐狂元素，由对女孩的追逐和制服她表现了出来。里比多兴奋的不断加强并迫切要求性动作——在梦中表现为捉住小女孩并把她带到楼梯中央。截至现在为止，梦中的性欲都是象征性的，凡是没有经验的释梦者都不大容易理解。但鉴于里比多兴奋的强度，这一类象征的满足还不足以保证睡眠的休息。性的兴奋导致性欲高潮，由此表明整个楼梯象征代表性交这一事实。弗洛伊德认为利用上楼梯作为性交象征的理由之一是二者动作的节奏性质，这个梦特别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梦者特别说明，这个梦的最明确元素就是性行为以及它的上上下下动作的节奏。

“关于那两幅图画，我必须补充几句，两幅画除了原有意义

之外，还有一层作为‘Weibsbilder’[①] 的象征意义。此处一幅大画和一幅小画明显地代表梦中一个大（成年）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还有更便宜的画则引向娼妓情结。另一方面，小画上出现的梦者教名和作为他生日礼物的想法则暗示着父母情结（在楼梯上做好的＝因性交而怀孕）。

“在最后不清楚的情景中，梦者看到自己躺在楼梯上的床上，而且有种潮湿的感觉，似乎指返回比幼儿手淫还要早的儿童期，它的原型有些类似于尿床的快感。”

## （八）变相的楼梯梦［1911］

我的一位病人由于患严重的神经症而严格地禁止其性欲，他的（潜意识）幻像都集中在他母亲身上，反复梦见和他的母亲一道上楼。我有一次对他说，适当的手淫比他的强迫性自制可能还无害些。他于是做了如下的梦：

他的钢琴教师责备他荒废了钢琴练习，责备他没有弹奏莫斯切尔斯的练习曲和克莱蒙特的高蹈派练习曲。

他以一种评论的方式指出“钢琴练习曲”也是一种“阶梯”，琴键本身就是一座楼梯，因为它包含着音阶（梯状物）。

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组观念不能代表性事实和性欲望。

## （九）真实的感觉和重复的表现

一个现年35岁的男子报导了一个他记得很清楚而且可以肯定是4岁时做的一个梦。负责他父亲遗嘱的律师——他3岁时父

① 这个德文的字面意义为“女人画”，俗指“女人”。

亲便已去世——给他带来了两个大梨。他把一个拿来吃了，把另一个放在卧室的窗台上。醒后他坚持梦见的是事实，顽固地向他母亲要第二只梨，并坚持认为它放在窗台上。他的母亲对此感到好笑。

**分　析**——律师是一位乐观的老绅士。梦者似乎记得他确实曾经买过一些梨子。窗台则与梦中所见无异。除了不久前母亲曾告诉过他一个梦外，其他发生过的事情都与它毫无关系。她梦见有两只鸟蹲在她的头上，她问自己它们什么时候会飞走：它们并没有飞走，而且其中一只还飞到她的嘴边进行吸吮。

梦者在联想上的失败使我们不得不尝试用象征替代物进行解释。两个梨是她母亲曾经给他哺育的两个乳房；窗台是她胸部形成的凸出物——像房屋梦里的阳台。他醒过来之后的真实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母亲确曾给他哺乳，而且哺乳的时间事实上远远超出平常哺乳的时间，所以她母亲的乳房仍对他有用。[①] 这个梦应当解释为“母亲，请把我过去经常吸奶的乳房再给我吧。”“过去”代表他吃的第一个梨。“再”表示他对另一个的渴望。一个动作在时间上的重复，在梦中总是用数目的多次性予以表现。

当然，象征性居然在一个4岁儿童的梦中起作用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这却是规律而并非例外。我们可以肯定，梦者从一开始做梦起就能使用象征了。

一位27岁的妇女提供的下述未受影响的回忆表明，在很早

---

① 一个梦或与隐梦有关的梦的其余部分，随后仍觉其真实，弗洛伊德是坚持这一点的。参见他在“对詹森的《格拉迪瓦》”的研究（1907*a*）第二章结尾处的一段和他对《狼人》的梦的初评（弗洛伊德，1918*b*，第四节）。

的时候她就已在梦外和在梦中的生活中使用象征符号了。正当她3岁半的时候，她的保姆带着她和比她小11个月的弟弟以及介乎他们二人年龄之间的表妹一同去上厕所，等解完手之后再去散步。由于是老大，她坐在便桶上，其余两人则用便盆。她问她的表妹："你也有一个钱袋吗?"她的表妹回答说，"是的，我也有一个钱袋。"保姆听了她们的谈话，觉得非常有趣，把听到的话告诉孩子们的母亲，却遭到了一顿狠狠的训斥。

我将在此插入一个梦（阿尔弗雷德·罗比泽克1912年的一篇论文所载），在这个梦中，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象征作用只要梦者稍加帮助，就可以得到解释。

## （十）正常人梦中的象征问题［1914］

精神分析反对者经常提出，最近又为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168页）所强调的一个反对理由，认为梦的象征或许只是神经症患者的精神产物，不可能发生在正常人身上。但是精神分析研究却发现，在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生活之间只有量的差异，却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且确实在梦的分析中，发现那些被压抑的情结在正常人和病人心中都同样进行活动，表明在他们的机制和他们的象征中都完全相同。健康人的那些天真自然的梦比起神经症患者的梦来，它所包含的内容确实要简单得多，意义较为清晰，象征也比较具体；因为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由于稽查作用更为严格，梦的化装更为广泛，其象征作用可能表现得模糊而难以解释了。下面记录的梦就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有一个女孩做了一个梦，她并没有患神经症，只是性格有些拘谨，有些保守。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已经订婚，只是在她的婚姻中存在着某些困

难致使婚期延误了下来。她亲口告诉了我下面这个梦：

“我在桌子的中央布置了庆祝生日的花朵”。[1] 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她告诉我，在梦中她似乎是在自己家里（她现在并没住在那里），而且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这个“通俗的”象征使我无需帮助就能解释这个梦。这是她想做新娘的愿望。那桌子和它装饰了花的中央部分象征着她本人和她的生殖器；她所表现的是已经完成了对未来的愿望，因为她的思想已经为要生一个孩子所占据，所以她以为自己结婚已经很久了。

我向她指出“桌子的‘中央’”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表示（她同意了），但我当然不好直接询问这一点。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不去暗示她这个象征的意义，只是问她对于梦中的各个部分产生了些什么联想。在分析过程中由于对解释发生兴趣，她的拘谨消失了，更由于对话的严肃性，她也表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

当我问她它们到底是些什么花时，她开始的回答是“是些贵重的花，人们必须为它们付出代价的”，然后又说，“它们是山谷中的百合、紫罗兰和石竹花或麝香石竹。”我说“百合”这个词在梦中通常象征着贞洁，她证实了这个看法，因为她对“百合”的联想是“纯洁”。“山谷”通常在梦中是女性的象征；所以在梦的象征作用中，这两个象征在英文花的名称的偶然结合中强调了她的贞操之可贵——贵重的花，人们必须为它们付出代价的——而且表示出她期望她的丈夫能知道如何珍惜它的价值。还可以看

① 在本分析中，所有仿体的材料原来就是英文，与此处复述的无异。

出，“贵重的花，等等”这句话在三个不同的花的象征情况中各有不同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紫罗兰”是无性的；但是在我看来，我敢大胆地认为在潜意识环节中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法文“vio”（强奸）一词的秘密意义。令我惊奇的是，梦者产生了英语“Violate”一词的联想，梦利用了“Violete”和“Violate”这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这一极大的机会——它们仅在最后音节的发音重点上有所不同——以便用“花的语言”来表达梦者对“奸污处女的暴力”（Violence of defloration 另一个利用花的象征化的词）的想法，也可能用它来表现她的受虐欲的性格特点。这是个非常美丽的通过“词桥”为途径以到达潜意识的例子。“人们必须为之付出代价”意思是指，要作为妻子和母亲，甚至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在联系到“石竹花”时，她继续称之为“麝香石竹”，我想到的是这个词与“carnal”（肉体的）之间的联系，但是梦者的联想却是“colour”（颜色）。她又补充说，“石竹花”是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的次数和数量最多的花。在谈话结尾时，她突然坦白承认她所讲的都不是真话，她所想到的并不是“颜色”而是“肉体化”（incarnation）——这正是我所期望的那个词。顺便说一句，“颜色”本身也并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联想，也是受“carnation”（肉色）的意义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同一情结所决定的。这种坦率性的缺乏正说明了在这一点上正是阻力最大的地方，同时也是象征表示最为清晰，是里比多和其压抑之间在有关阳具这个主题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梦者对于她的未婚夫经常送她这种花的评论，不仅意味着“carnation”一词的双重意义，而且也暗

指梦中阳具的意义。她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在梦中表现为花作为礼物这一刺激因素，被用来表示性的礼物的交换。她奉献的礼物是贞操，而期望得到的回报则是感情丰富的性生活。在这一点上，“贵重的花，人们必须为它们付出代价的”这些话也必定具有字面上的经济价值——因此在这个梦中，花的象征包括了女性贞操、男性，以及对暴力强奸的隐喻。在这一联系中，值得指出来的是，以花作为性的象征在其他方面极为常见，盛开的花朵是植物的性器官，因之用以象征人的性器官。情人之间以花作为礼物很可能就有这种潜意识意义。

她在梦中正在准备的生日无疑意味着一个婴儿的诞生。她正在以她的未婚夫自居，并代表他为自己的分娩作好“安排”——那就是与她性交。梦的隐念可能是：“如果我是他，我就不再等待——我会不征得她的许可就强奸我的未婚妻——我会使用暴力。”这一点已由“violate”一词指明出来，而且里比多的施虐欲成分也用这种方式得到了表露。

在梦的更深层，“我安排……”这句话无疑有一种自体性欲的意义，也就是说，具有一种幼儿期的意义。

梦者还泄露了一种只有在梦中才能表达出来的对自己身体缺陷的觉知。她把自己看得像一张桌子，没有突出的部分，就因为这个缘故，就特别着重“中央”的可贵——在另一场合她用了“花的中央”这些词，也就是说，她强调她的处女贞操。桌子的水平属性可能对象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梦的集中特性值得注意，在梦中没有丝毫不必要的东西，每一个词都是一个象征。

后来，梦者对梦又作了一段补充：“我用绿色的纸装饰了这

些花朵。”她接着说，它是用来遮盖普通花瓶的那种“杂色纸”。她继续说，“用来掩盖那些不整齐的东西，掩盖那些看来不顺眼的东西；花中间有一个空隙，一个小空档，而纸看起来就像丝绒或苔藓。”不出我所料，她对“装饰”（decorate）的联想是“体面”（decorum）；她说绿色居支配地位，她对绿色的联想是“希望”——对怀孕的另一个联系——在这一部分梦中，主要的因素没有对人的模拟，羞耻和自我暴露的观念占了支配地位。她为了他把自己打扮得很美丽，但也承认自己身上的缺陷，羞于启齿并努力矫正。她的“丝绒”和“苔藓”的联想明白地是指阴毛。

因此这个梦表达了这个女孩在清醒生活中几乎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思想——关于性爱和它的器官的思想。她正在“安排庆祝生日”——那就是说，她正在性交。被强奸的恐惧，或者还连同有快乐的受苦观念都获得了表达。她对自己承认身体上的缺陷，而用对自己贞操的过分评价来对这些缺陷作过度的补偿。她的羞耻心为她的肉欲找了个借口，事实上它的目的是想生个孩子。甚至与情人的心灵不相容的一些物质考虑也找到了表达方式。依附于这个简单的梦的感情——一种愉快之感——也表明了强有力的情绪情结在梦中获得了满足。

费伦齐（1917）公正地指出，正是从那些不愿去求助于精神分析的人的梦中，特别容易找出象征的意义和梦的重要意义。[①]

在这一点上，我要插入一个当代历史人物所做的梦。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梦中任何恰当地代表男性性器官的对象都具有更进一层的属性，使它能最清楚地作为阳具的象征。一条马鞭

① 本段增写于1919年。

无限地延长，除了代表勃起，更无别的象征可言。此外，这个出色的梦例还表明了，这没有性色彩的严肃的梦，也能用幼儿期的性材料表现出来。

## （十一）俾斯麦的梦［1919］[①]

俾斯麦在其《男子与政治家》（英译者为 A.J. 布特勒，1898，2，209 页以下）内引用了一封他于 1881 年 12 月 18 日写给威廉大帝的信，其中一段如下："陛下赐函鼓舞我启奏我在 1863 年春季所做的一个梦。这是斗争最艰困的日子，没有人能看出有任何可能的出路，我梦见（第二天早上我作为第一件事告诉了我的妻子和其他在场的人）我正骑马走在阿尔卑斯山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岩壁。路越变越窄，以致马拒绝前进。由于缺少空间，根本无法转身或下马。于是，我用左手拿着的马鞭鞭打光滑的岩石，并祈求上帝。马鞭无限地延长，岩壁像舞台上的一块布景似地倒了下去，眼前出现了一条宽广的道路，透过远处宛如波希米亚风景的小山和河流，出现了普鲁士军队和旗帜，甚至在梦中，我也想到了必须向陛下报告此事。这个梦十分圆满，我非常愉快地醒了过来，精神倍增……"

这个梦中的行为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梦者发现自己处于"绝境"，而在第二部分中他奇迹般地得救了。马和骑者所处的困境最容易使人看出政治家在危急时刻的梦景，在做梦的头天晚上，当他在思考问题和政策时，他可能经受了特别的痛苦。在引用的上一段话中，俾斯麦在描写他的绝境时，又用了相同的比

① 摘自汉斯·萨克斯的一篇论文。

喻（没有任何可能的“出路”）。所以他对于这个梦景的意义必定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同时还举出了有关西尔伯勒的“功能现象”的一个好例。在梦者心中发生的一些过程——他在思想上所试用的各种办法——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他又不可能从缠绕着他的那些问题中摆脱出来——其最确切的描写莫过于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的骑者了。他的骄傲禁止他想到投降或撤退，在梦中则以“根本不可能转身或下马”这句话来加以表达。作为一个不断激励自己并为造福他人而操劳的人，俾斯麦必定发现很容易把自己比作一匹马。事实上，他在许多场合都如此说过，譬如他有一句名言：“好马死于执行任务之时。”根据同一意义，“马拒绝前进”这句话正意味着一个疲劳的政治家感到需要摆脱眼前的各种焦虑，或者，换一句话说，他正以睡眠和做梦来摆脱现实存在加之于他身上的束缚。在第二部分中欲望的满足变得如此明显，在“阿尔卑斯山小径”这些词句中已暗示出来。俾斯麦此时无疑已经知道他要去阿尔卑斯山的加斯坦去度他的下个假期，所以梦就把他带到那里，一举解脱了他所有的国务负担。

在梦的第二部分中，梦者的欲望以两种方式的表现而获得了满足：即明显而不加掩饰的方式和象征的方式。欲望的满足在象征上表现在凸出的岩石消失不见，而代之出现的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他所寻求的“出路”，以最为方便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加掩饰的表现则为在梦景中正在前进的普鲁士军队。为了解释这种预见性视像并不需要制定任何神秘的假设；弗洛伊德的欲望满足学说就已足够了。在做此梦时，俾斯麦已经期望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作为摆脱国内冲突的最好出路。因此，正如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当梦者看到普鲁士军队和他们的旗帜出现

在波希米亚，亦即出现在敌国土地上时，梦也就表现出这个愿望的满足了。这一案例的惟一特殊之点是，此处我们所涉及的梦者并不仅只满足于梦中愿望的满足，而且知道如何达到现实的目的。凡熟悉精神分析释梦技术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一个特征，即那“无限长的”马鞭。人们都熟悉马鞭、手杖、长矛以及类似物都是阳具的象征，但是马鞭更具有阳具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其延展性，其象征意义就更确凿无疑了。这种现象的夸张，即马鞭延至“无限长”似乎暗示着来自幼儿期的一种过度精力倾注(hypercathexis)。[1] 梦者手握马鞭明显地隐喻手淫，当然，这不是指梦者的当时情况，而是追溯到遥远的童年时的儿童欲望。斯特克尔医生（1909，466 页以下）发现梦中“左”边代表着错的、禁止的和罪恶的，在此极为适合，因为它能很好地应用于儿童期面对禁令而犯的手淫。在这个最深的儿童期层次与作为政治家的当前计划的表面层次之间，很可能发现与这两个层次有关的一个中间层次。从需要鞭打岩石和祈求上帝帮助而获得神奇般解救这一整个事件，与圣经中摩西敲击岩石得水以解救干渴的以色列儿童那一幕极其相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假定，俾斯麦对圣经中这一段细节一定非常熟悉，因为他出生于爱读圣经的新教徒家庭。在这个冲突的时代，俾斯麦也很可能把自己与摩西相比，一个寻求解救人民的领袖，得到的回报却是反叛、仇恨和忘恩。所以，在此我们必须联系梦者当时的欲望。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段圣经还包含了运用手淫想象的某些细节。摩西在上帝的命令面

① 萨克斯应用这个词似乎仅指一种“附加的”精力倾注。不像弗洛伊德在下文中的特定意义。

前手握杆杖，上帝因他的违法而处分他，告诉他不能进入“希望之乡”而必须死去。禁止手握杆杖（梦中无疑为手握阳具），杆杖叩击岩石而产生液体，以及死亡的恐吓——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幼儿期手淫的所有主要因素。我们还可以饶有兴味地观察到把这两种异质图像（一种来自天才政治家的心灵，另一种来自儿童期的原始心灵）结合起来的修正过程，以及利用这种方法成功地消灭了所有令人困惑的因素。除了象征性地用“左”手表明以外，手握杆杖是被禁止的和反叛的这一事实没有再现了。另一方面，祈求上帝在梦的显意中似乎是极其夸张地拒绝任何有关禁止或秘密的思想。上帝对摩西的两个预言——他将看到希望之乡但是他不能进入——第一个预言已明显地有了获得满足的表现（看到小山和森林），至于第二个令人困扰的预言则根本没有提及。关于水大概因润湿作用的需要而被删略。它成功地使这幕情景与前一情景形成一个统一体；以岩石的倒塌代替了水的流出。

我们可以指望，包括禁止这个主题在内的幼儿期手淫的想象结束时，儿童总希望在他周围的权威人士们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在梦中，这个愿望却以其反面表达出来，希望立即将所发生的一切报告给大帝。但是这种倒置与梦念表层中所包含的胜利幻想和梦的一部分显象，以不露痕迹的最巧妙的方式结合了起来。这一类表示胜利和征服的梦往往掩盖的是寻求肉欲上取得胜利的欲望。举例来说，如梦中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障碍，随即他就用伸长了的马鞭打开一条宽阔的道路，可能就是指这个方面，但是要用这来推论出贯穿全梦的一种明确的思想和欲望，所提供的根据却是不足的。我们这里所举的是一个梦的化装十分完美的梦例，任何令人厌恶的东西无不被剔除，不会透过表面的保护层而

浮现出来，从而可以避免任何焦虑的产生。这是一个无须惊动稽查作用就可使欲望获得满足的典型梦例，所以我们可以深信梦者醒来时会感到“非常愉快，精力倍加”。

最后的一个梦例如下：

## （十二）一位化学家的梦

（这是一位试图戒除手淫而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年轻男子的梦。）

**序言**——在做梦的前一天，他一直在指导一名学生做格里格纳德反应试验；在这试验中，镁要在碘的催化作用下溶解于绝对纯粹的乙醚中。两天以前，在同一反应中发生了爆炸，烧伤了一个工作人员的手。

**梦**——（1）他似乎正在合成苯镁溴化合物。他对试验装置看得特别清楚。但他自己却代替了镁。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奇异的不稳定状态。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这是对的，事情正在进行，我的脚已经开始溶解，我的膝盖正在变软。”然后他伸开双手去摸他的脚。同时（他说不出是怎么搞的）他把自己的两条腿拖出了器皿，并且再一次对自己说，“这不对，然而它却是这样的。”这时他已经半醒，自己又把梦重过了一遍，以便向我报告。他对梦的解决[①]非常害怕。在这段半醒半睡的时候他感到异常兴奋，不断地重复，“苯，苯。”（2）他和全家正在某地[②]（该地以 ing 结尾），而且必须要 11 点半钟赶到舍滕托尔去与一位特殊的女士会面。但是他到 11 点半钟才醒来，因此他对自己说：“时

① 德文为 Auflosung（解决）；上文此词亦意译为“溶解”。
② 可能是维也纳的某个郊区舍滕托尔靠近该城中心。

间太晚了，12 点半钟以前也赶不到那里。”一会儿以后，他看到他全家都围着桌子坐着；他特别清楚地看到他的母亲，一个女仆正端着一只汤碗。所以他想：“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吃晚饭，我要出去也太迟了。”

**分　析**——无疑他甚至在梦的第一部分也与他要出去会见那位女士有着某种联系（他是在约会的前一晚做的梦）。他认为自己指导的那个学生是个特别不讨人喜欢的人。他曾经对他说，“那不对。”因为镁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而那个学生好像心不在焉地回答说，“是的，没有反应。”那个学生应该是代表他自己（患者），因为他对分析就像那个学生对那合成物一样漠不关心。梦中进行操作的“他”代替了我。他对结果如此漠不关心，我对他会感到多么的不高兴！

另一方面，他（患者）是被用来作为分析（或合成）的材料的。问题在于治疗的效果。梦中提到的双腿使他想起前一晚的一次经历。他在一次舞蹈课上遇到了一位他急于想追求的女士。他把她搂得太紧了以致有一次她尖叫了起来。当他放松了对她双腿的压力时，他感到她那强有力的压力相应地紧顶着他的双腿直至膝盖——正是他在梦中提到的部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人就是曲颈瓶中的镁——事情终于发生作用了。在涉及到我时，他是女性，正如涉及到那位女士时他又是男性一样。如果对那位女士起作用，对他的治疗也就会起作用。他抚摸自己以及他对双膝的感觉指的是手淫，这与他先天的疲乏是相吻合的——他与那位女士的约会实际上是定在 11 点半钟，他希望睡过了头造成失约并把他的性对象留在家中（即继续手淫）是与他的抵抗相一致的。

关于他一再重复说“phenyl”（苯基）这个字，他告诉我，他很喜欢结尾带“－yl”的“基”（radicals），因为它们易于使用，如 benzyl（丙基）acetyl（乙酰基）。这种解释等于没说。但是当我向他提到另一系列基中的“Schlemihl”[①] 时，他呵呵大笑，并告诉我在夏天他读了马塞尔·普鲁斯特写的一本书，其中有一章“被拒绝的爱情”，事实上有些话是讲“笨蛋”的。当他谈到这些话时对自己说：“这正和我一样”——如果他错过了这个约会，这会表明他是“笨蛋”的又一个例子。

梦中出现的性的象征作用似乎已为 K. 施罗特尔根据斯沃博达的路线所做的某些实验所证实。施罗特尔向受深度催眠的被试发出暗示，这些暗示导致生成梦，而这些梦的内容大部分都决定于暗示。如果他暗示被试要梦见正常的或不正常的性交，由于要服从暗示，梦就利用我们因精神分析而熟知的象征来代替性的素材。例如，如果向一位女性被试发出暗示，要她与女友发生同性恋关系，梦中出现的女友就会手提一只破旧的手提包，上面有一标签写着：“限女士用。”做梦的女子据说对于梦中的象征及其解释均一无所知。不幸的是，施罗特尔医生在做这实验之后不久就自杀身亡，我们对这些实验的价值便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估了。仅有的一些记录也只能从刊登于《精神分析公报》上的初步通讯中找到（施罗特尔，1912）[1914]。

罗芬斯坦在 1923 年发表了一些类似的结果。贝特海姆和哈特曼（1924）所做的一些实验特别有趣，因为他们没有利用催眠

① “Schlemihl”是与用－yl 结尾的字押韵的一个字，用于德文中常指一个不幸的、无能的人即笨手笨脚的人。

术。他们对患有科尔萨科夫综合症的病人叙述一些带有粗暴性关系的故事，然后观察这些病人在慌乱状态中复述这些事件时的扭曲现象。他们发现我们在解释梦中熟悉的象征（如上楼梯、刺杀和射击是交媾的象征，刀子和香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出现了。作者们特别重视楼梯象征的出现，他们公正地指出，“没有任何有意识进行曲解的欲望能达成这样一种象征”[1925]。

只有现在，在我们对梦中的象征作用的重要性做出了恰当的评估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把上文提到的典型梦这个主题继续加以讨论 [1914]。我认为把这些梦粗略地分为两类是有理由的：一类永远具有同一意义；另一类虽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但其解释却可多种多样。在第一类典型梦中，我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考试梦 [1909]。

由于它们在情感上的相似性，没有赶上火车的梦可以和考试梦列为一类；从对它们的解释来看，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对于在梦中感觉到的另一种焦虑（对死亡的恐怖）来说，它们是些安慰梦。旅行的“离别”是最常用的表现死亡的典型象征之一。这些梦常以一种安慰的口吻说：“不要担心，你不会死（离开）的。”正如考试梦所用的安慰词，“不要怕，这一次对你不会有伤害的。”要理解这两类梦的困难在于，焦虑的感觉恰恰与安慰的表示纠缠在一起。

在对病人的分析中，时常出现的“牙刺激”的那些梦的意义[①] 长期以来逃脱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惊异地发现，在我对这些梦进行解释时，照例会出现强烈的抵抗。最后我有充分的理由

① 本段和以下六段写于 1909 年。

表明，男子做这些梦的动机力量无 疑来自青春期的手淫欲望。下面我将分析两个这类的梦，其中一个也属于“飞行梦”。这两个梦是同一个人做的，他是个具有强烈同性恋倾向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抑制的年轻人。

他正在观看《费德利奥》的演出，坐在歌剧院正厅前排，旁边坐着L先生，这人与他的志趣很相投，他很愿意与之交朋友。突然间他飞到了空中，飞过大厅，并且把手放在嘴里并拔出两颗牙齿。

他自己说飞行时他仿佛被“抛向”空中。因为上演的是《费德利奥》，所以他想到如下台词：

他赢得了一位可爱的女人……

这似乎是合适的。但是即使是得到了最可爱的女人也并不是梦者的欲望。另外两行诗更加切题：

他完成了伟大的抛掷

由于变成了一个朋友的朋友……①

这个梦事实上包含了“伟大的抛掷”，然而这并不仅只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它也隐藏了一种痛苦的想法，即梦者在结交朋友上常常遇到不幸，被人“抛弃”。这还掩盖着一层恐惧，害怕遭到他在欣赏歌剧《费德利奥》时坐在他身旁那位年轻男子的拒绝，再次遇到不幸。接着这位爱挑剔的梦者又很难为情地承认：有一次他遭到一位朋友的拒绝以后，在自己欲望所引起的肉欲兴

① “他完成了伟大的抛掷，由于变成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赢得了一位可爱的女人……”这是席勒的《快乐颂》中第二节的开始几行，由贝多芬配曲编入其《合唱交响曲》中，但是第三行（即上面弗洛伊德的第一行）实际上也是贝多芬的歌剧《费德利奥》的终场合唱中最后一节的首行。他的歌词作者显然剽窃了席勒的。

奋状态中，竟一连手淫了两次。

下面是第二个梦：两位他所熟悉的大学教授代替我为他进行治疗。其中一人在他的生殖器上做了点手脚。他害怕动手术。另外一个用一根铁棒顶住他的嘴，以致他掉下了一两颗牙齿。他被用四条绸布捆了起来。

这个梦具有性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绸布把他与他所认识的一位同性恋者等同起来。梦者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和男子性交过，也从来没有想过；他是按照在青春期一度熟悉的手淫模式想象性交的。

关于一个牙刺激典型梦的许多变形（例如牙齿被人拔出等等）我认为可以用一个相同的方式加以解释。[①] 然而可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牙刺激”怎么会具有这种意义的。我愿在此请大家注意：性的表示经常利用从身体下部向身体上部的移位。[②] 在癔症中就可能看到这种情况，本应属于生殖器的所有各种感觉和意向，可以在身体其他不受非议的部分表现了出来。这种移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潜意识思维的象征作用中，生殖器为面部所代替。语言惯用法也遵循这同一线索，承认臀部与脸颊是同系的［hinterbacken 字面意义为“后脸颊”（back-cheeks）］，“阴唇”则与构成嘴部的口唇相当。将鼻子比作生殖器也很普通，这两个地方出现的毛发使这种相似性更为逼真，唯有牙齿的结构

① ［1914 年增注］梦中牙齿被别人拔了出来照例可解释为阉割。（按照斯特克尔，就像理发匠剪去一个人的头发）一般说来，牙刺激的梦和牙医梦必须加以区别，如柯里阿特（1913）所记录的那样。

② 这类例子可见“杜拉”的故事（弗洛伊德，1906*e*，第六章）。

不能进行这种比喻，然而正是这种相似性和非相似性的结合，才使牙齿在性压抑的压力下适合于表现的目的。

我不能假装把牙刺激梦解释为手淫梦——对我说来这种解释的正确性似乎已毫无疑问——已经彻底被搞清楚。[①] 我已尽最大努力做出解释，剩下来未解决的问题只能暂时搁下。但我还是要大家注意到语言惯用法上的另一个类似之处。在我们这个国家，手淫动作还可以粗俗地称之为“拔出来”(pulling one out)或“拔下来”(pulling one down)。[②] 我不知道这些话以及从而产生它们的想象来源，但是牙齿与这两句话中的前一句倒是十分吻合的。

根据流行的看法，拔牙梦可以解释为亲人的死亡，但是精神分析认为这种解释最多不过是上述手淫的一种玩笑说法。不过，我仍要援引奥托·兰克根据我的主张而提出来的一个牙刺激的梦：[②]

> 我的一位同事长期以来对解释梦的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写信给我告诉了我一个以牙刺激为主题的梦。
>
> 不久以前，我梦见我在牙医那里，他正在我下颚的一颗后牙上钻孔。他钻的时间太久，致使这颗牙齿没有用了。他用钳子夹住，毫不费力地将它拔了出来，这使我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不必为它发愁，因为它并不是他真正要医治的那

① [1909年注] C.G. 荣格在一次通讯中告诉我们，妇女做的牙刺激梦具有分娩梦的意义——[1919年增注] 恩斯特·琼斯（1914*b*）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这种解释与上面提出的解释有其共同点，即所说的二者（阉割和分娩）都是身体上的一部分离开了整体。

② 本段以及下面援引的兰克的梦首次出现于1911年版，引自兰克(1911*c*)。

颗。他把它放在桌上，牙齿（现在看来是一颗上门牙）分离成了好几层。我从手术椅上站起来，好奇地走近它，提出一个使我感兴趣的医药上的问题。牙医一面用一个工具把白得出奇的牙齿分成不同的部分并把它们砸碎（磨成粉末），一面回答说，这与青春期有关，只有在青春期以前牙齿才能这么容易拔出来，并且说对妇女而言，决定性因素是分娩。

然后我注意到（我相信我正处于半睡眠状态）我在做梦的时候遗了精，但说不准是在哪一部分梦时遗的，我认为在牙齿正被拔出之时这件事便发生了。

然后我继续梦见一件我已记不起来的事情，但结尾是我把帽子和上衣丢在什么地方（很可能是牙医的衣帽间），并希望有人追来还给我。我只穿着外套，匆匆离开，去赶一趟刚刚开动的火车。我在最后成功地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但有人已经站在那儿了。我虽然不能挤进车厢，但尽量忍受在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旅行，我设法努力，最后终于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我们进入了一条长隧道，迎面来了两列火车，它们本身就像隧道一样，穿过了我们的火车。我从一个车厢的窗子望进去，好像我是在车厢外面一样。

下面做梦前一天的经历和思想为解释这个梦提供了材料：

最近我确实去诊过牙齿。在做梦时，我的下颚的一颗牙齿——正是梦中牙医钻孔的那颗——仍在继续作痛。在现实生活中，牙医诊病的时间确实超过了我的意愿。做梦的那天早晨，因为牙痛我又到了牙医那里，他建议我在同一个牙床上像他已经处理过那样再拔掉一颗牙，并说疼痛也许就来自

这另一颗牙。这是一颗我正在做切割的“智齿”。我就这方面提出了一个有关他医德的问题。

同一天下午，我因牙痛脾气不好而不得不向一位女士道了歉。她告诉我虽然她的一颗牙冠已经完全碎掉了，但她还是害怕拔出这牙根。她认为拔掉“上颚犬齿”特别疼痛和危险，虽然另一方面她的一位熟人告诉她拔掉上颚的牙齿比较容易，而她的那颗牙齿正在上颚。这位熟人还告诉她，他曾有一次在麻醉状态下被拔错了一颗牙，这就更增加了她对必要手术的恐惧。她于是问我“上颚犬齿”到底是白齿还是犬齿，而且如何辨认它们。我一方面向她指出了这一类意见中的迷信成分，同时也强调了某些流行观点中的合理内核。于是她才向我讲出她所深信的一个古老的流传说法，即一个孕妇如果牙痛，就会生一个男孩。

这种想法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注意到它与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的牙刺激梦代替手淫的典型意义有关，因为根据（那位女士提出的）流行说法，牙齿和男性生殖器（或男孩）也是互相联系的。我在当天晚上翻阅了《梦的解析》中的有关章节，发现从其中的以下论述，可以看出与我提到的其他两次体验一样，对我的梦具有同等明显的影响。弗洛伊德写到有牙刺激的梦时说：“男子做这些梦的动机力量无疑来自青春期的手淫欲望。”又写道：“关于一个牙刺激典型梦的许多变形（例如牙齿被别人拔出等等），我认为可以用同一方式加以解释。但是使我大惑不解的是‘牙刺激’是如何具有这种意义的。我愿在此请大家注意，性的表示经常利用从身体下部向身体上部的移位（在本梦中是从下颚到

上颚)。在癔症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本应属于生殖器的所有各种感觉和意向，在身体其他至少不受非议的部分表现了出来。”他又接着写道：“但我还是要大家注意到语言惯用法上的另一个类似之处，在我们这个国家，手淫动作还可以粗俗地称之为‘拔出来’或‘拔下来’”。我在少年初期就已熟知这种表达是手淫的一种描述，没有经验的释梦者要由此发现隐藏在梦背后的幼儿期材料是极其困难的。我只想补充说，在梦中拔牙的容易以及拔出以后变成上门牙的情况，使我想起了我在小时候很轻易地拔出了一颗松动的上门牙，毫不痛苦。这件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它的细节的事件，是与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手淫尝试发生在同一早期阶段的（这是一种屏蔽记忆)。

弗洛伊德引用了C.G. 荣格的一段话，大意是：“牙刺激梦发生在妇人身上具有分娩意义。”以及关于对孕妇牙痛意义的普遍相信，可以说明（青春期）男女病人的梦中决定性因素之间形成的对比。在这方面使我联想起更早有一次去看牙医后不久所做的一个梦，梦见刚刚修好的金牙冠脱落了；这件事使我在梦中感到十分烦恼，因为金牙冠花费昂贵，我负的债到那时还没有还清。这另一个梦我现在已能理解，(由于我已有了些经验）为承认手淫的物质利益超过了对象爱：从经济观点来看，这后者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如前者(参见金牙冠)[①] 我相信那位女士关于孕妇牙痛的话重新唤醒了我的这一串联想。

① Crown（krone）是当时奥地利的货币单位。

我的同事提出的解释非常有启发性，我认为是无可辩驳的。除了对梦的第二部分的可能意义有一点暗示外，我也没有其他补充了。这似乎表现了梦者从手淫转变为性交，显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参见火车从不同的方向出入隧道）以及后者的危险性（参见孕妇和外套）。梦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应用了词桥“Zahn-zichen”（Zug）和“Zahn－reissen”（Reisen）。①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我对这个梦似乎从两方面感到兴趣。第一，它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即梦中遗精伴有拔牙动作。不论遗精以何种方式发生，我们不得不把它看做是无需任何机械性刺激而发生的一种手淫式满足。而且，在这一案例中，伴随遗精的满足并没有针对某一对象，甚至想象的对象也没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对象，完全是一种自体性欲，最多也只表现出轻微的同性恋倾向（指与牙科医生的）。

第二点我认为值得强调的如下。有人认为根本无需用这个梦来证实弗洛伊德的观点，其反对的理由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本身就足以使梦的内容变得容易理解了。梦者去看牙医，他与某女士的谈话，以及他的查阅《梦的解析》，都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特别是他的睡眠受了牙痛的困扰；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解释这个梦是如何处理干扰他睡眠的牙痛的——一方面利用拔除痛牙的观念，同时将梦者

① “Zahn－zichen”＝“拔出一颗牙”；“Zug”（与“Ziehen”同一词根）＝“火车”或“拔”。“Zahn－reissen”＝“拔出一颗牙”“Reisen”（与“Reissen”的发音相似）＝“旅行”。

害怕的牙痛感觉沉浸于里比多之中。但是，就算我们做出最大的让步，我们也不能认真地承认，仅仅只是由于读了弗洛伊德的解释，就能在梦者心中建立起拔牙和手淫之间的联系，甚至能把这种联系付诸行动，除非这种联系如梦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表现于“拔出来”这句话中）已经长期存在着了。这种联系不仅在他与那位女士的谈话，而且也在他后来报告的他所处的情境中复苏了。因为在阅读《梦的解析》时，出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对于牙刺激这种典型意义并不愿意轻信，而且希望知道这种意义是否可以应用于所有这一类梦。目前这个梦至少在与他有关的方面，向他证实了事实确是如此，并且向他表明了他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因此从这个方面看，这个梦也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希望自己能对弗洛伊德这个观点的应用范围及其可靠性深信不疑。

第二类典型的梦包括那些梦者在空中飞行飘浮、跌落、游泳等等。这些梦的意义是什么？很难做出一个一般性的回答。我们将会听到，它们在每个不同的例子中都有不同的意义，仅只有梦中所包含的原始感觉材料才出自同一来源［1909］。

精神分析提供的信息使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梦重现的也是童年的印象，就是说，它们与最能吸引儿童的包括运动的那些游戏有关。哪一个叔舅不曾伸出双臂把儿童举在空中在室内旋转，不曾把儿童骑在膝上又突然将两腿伸直，或者把他高高举起然后又忽然假装让他跌下呢？儿童们喜欢这类经历，乐此不疲，一再要求重复，如果有什么东西能稍稍引起他们害怕和晕眩时更是如此。很多年以后，他们在梦中重复这些经历；但在梦

中他们失去了支撑他们的双手，因此他们就飘浮在空中或没有支撑地落了下来。幼儿在这类游戏中（以及荡秋千和翘翘板）中获得无限欢乐是尽人皆知的，当他们在马戏团看到杂技表演时，他们对这一类游戏的记忆便复活了。男孩中的癔症发作有时仅仅只复现了这一类技巧，而且做得很熟练。这些运动游戏本身虽然天真无邪，但也常常引起性感。孩子们的蹦跳嬉戏（romping，德文为“hetzen”），如果我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所有这类活动的话，就是在梦中重现为飞行、跌落、晕眩等等，而依附于这类体验的快感则转变为焦虑。但是正如母亲们知道的那样，儿童们中间的蹦跳嬉戏总往往以争吵啼哭而告终［1900］。

因此，我有充分理由反对这种理论，认为在梦中引起飞行和跌落的是我们睡眠时的触觉或肺部的运动觉等等。在我看来，这些感觉本身乃是梦所引起的记忆的部分再现，也就是说，它们是梦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梦的来源［1900］。①

因此，这种包括出于同一来源的各种类似运动感觉的材料便被用来表示各种可能的梦念。在空中飘浮或飞行的梦（照例带有愉快情调）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解释带有个人性质，对另外一些人则甚至具有典型色彩。我的一位女病人经常梦见她在街道的一定高度上足不着地地飘浮着。她非常矮，又害怕碰着别人弄脏了自己。她的飘浮满足了她的两个欲望，一是双足离地，二是把头伸到更高的空中。我发现另一个女人的飞行梦表达了她的“像一只鸟”的欲望，还有一些梦者夜间梦见变

① ［1930年增注］因为上下文的需要，所以重复了这段关于运动的梦的文字。

成天使只是因为白天没有被人称为天使。飞行和鸟观念的密切联系说明了为什么在男子的飞行梦中具有十足的性意义，每当我们听到有些梦者夸耀他们的飞行能力时，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了[1909]。

保罗·费登医生（维也纳，后到纽约）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论，认为许多这类飞行梦都是表示勃起的梦，因为人们的想象所经常关注的奇异的勃起现象，以及它对法律正当性的明显疑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考古人配有羽翼的男性生殖器）[1911]。

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一位对解释梦持否定看法的梦的严肃研究者穆利·沃尔德，竟然也支持对飞行式飘浮的梦做出情欲的解释（沃尔德，1910—1912，2，291页）。他谈到了情欲因素是“飘浮梦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并提醒大家，这一类梦伴有身体的强烈震动感，并指出它们经常伴有勃起式遗精[1914]。

另一方面，跌落梦往往以焦虑为其特征。妇女做这种梦不难加以解释，她们总是以跌落这种方式来象征屈从于情欲的诱惑。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跌落梦的幼儿期根源。几乎每一个孩子在幼时都曾跌落过，然后又被抱起来和爱抚，如果他们在夜间从他的小床上跌下，他的母亲或保姆就会把他抱上床去[1909]。

经常梦到游泳和对破浪前进感到极大快乐的人照例有尿床的习惯。他们在梦中重温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戒除的乐趣。我们从下面不止一个的梦例中马上就会看出这类游泳梦最容易用来代表什么[1909]。

有关火的梦的解释证实了幼儿园禁止儿童“玩火”规定的正确——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夜间尿床。因为在他们的梦中隐含着童

年遗尿的回忆。我在《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1905*e*，第二节，杜拉的第一个梦）结合梦者的病史对这样一个火的梦进行了完全的分析和综合，并且证明了这种幼儿期材料可以用来表现成人期的冲动［1911］。

如果我们把“典型”梦这一词理解为在不同梦者的梦中能经常发现的相同的显梦，我们就可以举出大量其他“典型”的梦。例如我们可以说出一些穿过窄狭的街道或是走进一套房间的梦，还有关于窃贼的梦——为了防御他们，神经质的人在临睡之前总要采取些预防措施；还有被野兽追赶（或被公牛或马），被用刀子、匕首或长矛相威胁的梦，这后两类都是焦虑的人在其显梦中表现出的特征——还有更多。对这类材料进行专门研究是完全值得的。但是我却必须要进行另外两种[①] 观察，虽然它们不完全限于典型的梦［1909］。

我们越深入探求梦的答案，我们就越会被迫承认，成人的梦大多数都与性的材料有关而且有情欲的表现。对这一点能够真正做出判断的，只有那些对梦真正进行分析的人，也就是说，能通过梦的显意而进入隐意的那些人，而绝不是仅只满足于单单记下梦的显意的那些人（例如纳克关于性梦的著作）。我现在可以说，这个事实毫不令人惊奇，但却与我解释梦的原则完全符合。自儿童时代起，就没有任何其他本能像性本能及其各种成分那样受到

① 这个“两”字不过是1909年和1911年版的遗迹。在那两版中，“典型”梦的讨论包含在第五章中。当然，在最后一版，这些段已因加入许多材料而大大扩充了。在1909年版中，这两个观察加起来也不过占35页，相比之下，1930年增到了42页。

如此强大的压抑的，（参见我的《性欲三论》，1905*d*）也没有任何其他本能遗留下如此众多而强烈的潜意识欲望，随时准备在睡梦中构成梦。在解释梦时，我们绝不能忘记性的情结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因素[1909]。

如果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确认许多梦都是双性性欲的，因为它们无可置疑地容许一种多重性解释，从中体现出梦者的同性恋冲动，这是与他的正常性活动相反的一种冲动。然而在我看来，如斯特克尔（1911，71 页）和阿德勒（1910）等那样，主张所有的梦都可作双性性欲的解释，那也同样是不可证实和不可能的，因而我不准备予以支持。尤其我不能放弃这一明显的事实，即有许多梦都不是满足广义的情欲需求的，如饥渴的梦、方便的梦等等。所以，像“在每一个梦背后都可找到死亡的幽灵”[斯特克尔（1911，34 页）]或“每一个梦都可表明从女性到男性的进展”[阿德勒（1910）]等等说法，我认为都超出了解释梦的合法范围[1911]。

至于一切梦都需要性的解释这种主张受到无休止的愤怒抨击，与我的《梦的解析》毫不相干。在此书的前几版中都找不到这种说法，而且与此书中其他观点也显然是矛盾的[1919]。

我已经在别处表明过，一些看起来特别天真无邪的梦却可能隐藏着粗鄙的性欲望，我还能举出许多新的梦例来证实这一点。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梦，人们不会认为它们有任何特殊之处，一经分析，却都可追溯到欲望的冲动，明白无误地带有性的色彩，而且往往出人意料之外。例如，未经分析之前，又有谁会怀疑下面这个梦会带有性的欲望呢？梦者报导

说：在两座雄伟的宫殿后面不远处有一幢小屋，门户紧闭。我的妻子领着我沿着一条小街走到小屋，把门推开。然后我迅速而轻易地溜进一个有些向上倾斜的院子。任何稍有分析梦的经验的人立即就会想到，深入到狭窄的空间、打开紧闭的门户是最为普通的性的象征，而且在这个梦中，很容易看出是企图从背后性交，向上倾斜的狭窄通道当然代表阴道。梦者对他妻子的帮助迫使我们断定，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出于对他妻子的顾虑而使梦者未能完成这种意图。就在做梦的那一天，一年轻女子住到了梦者家中，这女子给他的印象是她不会十分反对这种接近方式。两座宫殿之间的小屋引起对布拉格的哈拉钦（城堡）的回忆，还可进一步指出，这位年轻女子就是从那里来的［1909］。

当我坚持向我的一位患者说他常常会做俄狄浦斯梦，即在梦中与他自己的母亲性交时，他总是回答说，“我记不起有这种梦。”但刚过不久，他就会回忆起另外一些不太明显和无关紧要的梦，然而分析表明，这仍然是同一内容——仍然是俄狄浦斯梦。我敢肯定地说，与母亲性交的梦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伪装，很少是直接呈现的［1909］。①

① ［1911年增注］我已在别处发表了一个典型的俄狄浦斯梦例（弗洛伊德，1901，现在本注末尾处再提一遍）。另一个带有详细分析的梦例，系奥托·兰克发表（1919）。——［1914年增注］在其他一些经过伪装的俄狄浦斯梦中，其中以眼睛象征为主，见兰克（1913）。在同一杂志还可发现埃德尔（1913），费伦齐（1913）和里德勒（1913*a*）的其他几篇有关眼睛梦和眼睛象征的论文。俄狄浦斯传说中的眼睛，与其他地方一样，代表阉割。——［1911年增注］顺便说，古人并非不知道有关未经化装的俄狄浦斯梦的象征性解释，兰克写道：“因此据说凯撒大帝梦见与自己的母亲性交，而梦的解释者将此梦解释为吉兆，表明他将拥有大地（母亲大地）。对塔奎族人的神喻也同样有名，他预言最先吻其母亲（Osculum matri tulent）（转下页注）

在有关风景和其他地点的梦中，梦的本身强调的总是一种确信，认为不止一次到过这里［梦中出现“似曾相识”（dejà vu）具有一种特殊意义①］。这些地方无例外地指母亲的生殖器，再没有到别的地方可以使人如此深信他以前确实到过的了［1909］。

只有一次，我对一位患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梦感到迷惑不解，他告诉我他梦见去拜访过一所他以前曾去过两次的房屋。但是这位特殊的病人在相当久以前曾告诉过我他在6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他的母亲同睡一床，在他母亲睡着了时，他误将手指插入了母亲的生殖器内［1914］。

---

(接上页注)就将攻占罗马。布鲁特斯把这解释为母亲大地(‘他吻着大地说，它是万物之母’)”。——[1914年增注]与希罗多德(卷六，107页)报告的希比亚斯的梦相比较：“至于波斯人，则被庇希斯特拉图斯的儿子希比亚斯领到了马拉松，前一晚希比亚斯在睡梦中梦见与母亲同床：他把这个梦解释为他要回到雅典并恢复自己的权力，然后老死故乡”。——[1911年增注]这些神话和解释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心理领悟。我发现那些知道自己受母亲宠爱的人在他们生活中往往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自信和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从而表现出英雄品质并在事业中取得成功。[弗洛伊德在其《诗歌与实情中的童年回忆》(1917*b*)中举歌德为例，说明因母亲宠爱而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本脚注开始时提及的弗洛伊德的一篇短文于1925年增印如下]“一个伪装的俄狄浦斯典型梦例：一个男子梦见与另一男人想娶之为妻的女人私通。他害怕那个男人发现奸情而悔婚，因而对那男人特别亲热，他拥抱他并吻他——在这个梦的内容与梦者的真实生活之间只有一个接触点。他与一个已婚女子私通，她的丈夫是他的朋友，因为说了一句含糊其词的话，使他怀疑她的丈夫发现了什么破绽。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外的问题，在梦中全未提到，只是提供了进行理解的关键。该丈夫的生命受到一种器质性疾病的威胁，他的妻子对他的骤然去世已有了心理准备，梦者已有意识地想到她的丈夫死后和这位年轻的寡妇结婚。这些外在的情境已使梦者置身于俄狄浦斯梦的范围。他的欲望是杀死这个男人以便娶这个女人为妻。这个梦以伪善的伪装形式表达了这个欲望，代替了她已经结婚，而且构想了另一个男人想娶她为妻，这正符合了他自己的秘密企图，而对她丈夫的欲望则隐藏在表面情感的背后。这种情感来自他儿时与自己父亲关系的回忆。”

① 最后一句于1914年插入。“dejà vu”(似曾相识)现象在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中有一般性讨论。

有许多常常伴随有焦虑的梦，并有一种穿过窄狭的空间或者浸泡在水中的感觉等内容，它们的根据都是关于子宫内的生活，生存在子宫内以及分娩的动作。下面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梦，他幻想他利用在子宫内的机会，看到了他双亲的性交。

他置身于一个深坑内。里面有一个像塞默林隧道[①] 里面那样的窗口。开始时通过窗口他看到一处空旷的风景，然后想象出一幅要填满这空地的图画，它立刻出现并填满了这个空隙。这幅图画表现了用工具深深犁过的田地，新鲜的空气以及伴随这景象的一种工作勤奋感，再加上蓝黑色的泥巴，给人留下了可爱的印象。他再继续前进，看到一本有关教育的书打开在他面前。他惊异地发现书中大量提到了（儿童期）的性感，这使他想起了我。

下面是一位女病人做的一个可爱的关于水的梦，这个梦在治疗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她的暑期疗养地，在某个湖畔，正当苍白的月光照耀在湖面时，她潜入了黑暗的湖水之中。

这是一个分娩的梦。要将报告出来的显梦中的事实颠倒过来才能解释清楚。因此，“潜入水中”，我们就要代之以“从水中出来”，也就是“出生”。[②] 如果我们能记得法文 lune（月亮）的俚语意义，（即“底部”），就会发现儿童出生的部位，于是苍白的月亮就是白色的底部，儿童很快就会猜到这是他们出生的部位。病人希望她在暑假疗养地出生又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了她，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难道不像我经过治疗而再生吗？”因此这个梦乃是邀请我为她在休养地继续治疗——也就是说，邀请我到那

① 距离维也纳主线西南约 70 英里处的一处隧道。

② ［1914 年增注］水中出生的神话意义见兰克（1909）。

里去。也许其中还包含有一种羞怯的暗示，即病人期望自己变成母亲。[1]

我将从琼斯的一篇论文（1910*b*）中再引一个分娩梦及其解释如下：[2] 她站在海滨注视着一个似乎是她自己的小男孩正在涉入水中。他一直涉水前进直到海水淹没了他，她仅只能看到他的头在水面上浮上又沉下。然后这幕景象变成了一个旅馆中挤满人群的大厅。她的丈夫离开了她，而她却与一个陌生人“进入谈话”。梦的第二部分在分析中表明她想脱离她的丈夫而与第三者发生亲密关系……梦的第一部分显然是一种出生幻想。在梦中就像在神话中一样，婴儿脱离羊水通常以伪装的形式表现为儿童潜入水中。阿多尼新，奥西里斯，摩西和巴克科斯的出生是这一类梦中大家熟知的例证。头部在水中的浮上浮下立刻使病人想起了她在惟一一次怀孕时体验到的胎动感觉；想到男孩进入水中引起她的幻想，在幻想中看见自己把他拉出水面，抱入婴儿室，洗净穿好，然后把他安顿在自己家中。

因此梦的第二部分表达了有关私奔的思想，这属于隐意的前部分；梦的前部分也与隐意的第二部分相吻合，即出生的幻想。除了这种次序上的颠倒以外，梦的每一部分中都出现了进一步的颠倒。在前半部中儿童进入了水，然后他的头上下浮动；在梦的

---

① ［1914 年增注］我知道评价有关子宫内生活的幻想和潜意识的重要性还为时不久。它们包括了许多人对活埋感到极度恐惧的解释。也成了深刻信仰死后复生的基础。这不过是对出生前这种奇怪生活的未来的揣测。此外分娩行为是焦虑的第一次体验，因此也是焦虑感的来源和原型。［参见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第八章，接近开始处有一段充分的讨论。］

② 本段及下段于 1914 年增写。

隐意中，先出现胎动感觉，然后儿童离开了水（双重颠倒）。第二部分中她的丈夫离开了她；而在梦念中却是她离开了她的丈夫。

亚伯拉罕（1902，22 页以下）报告了一个年轻女子临近她第一次分娩时所做的另一个分娩梦。一条地道从她房间内的一个地方直接通向水中（生殖道——羊水）。她提起地板上的一道活板门，一个满身披着棕毛，活像一只水豹的动物立刻跳了出来。这个动物变成了她的小弟弟，对这个小弟弟她总是像个母亲似的[1911]。

兰克根据一系列梦例指出，分娩梦与小便刺激梦利用同样的象征表示，情欲刺激在后者以小便刺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梦的各层次意义与自婴儿期起不断改变的象征意义相对应[1914]。

现在是回到前章中断了的一个题目的适当时机了，[①] 这就是有关干扰睡眠的机体刺激在构成梦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在它们的影响之下生成的梦不仅公开地显示出欲望满足的通常倾向并为方便的目的服务，而且往往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象征作用；因为一种刺激常常在梦中以象征性伪装企图蒙混过关，而在遭到失败之后，便把梦者惊醒。这同样可应用于遗精和性高潮的梦以及因遗尿遗粪的需要而引起的梦。“遗精梦的特殊性质不仅使我们能直接揭露某些公认为典型但却又争论不休的性的象征，而且也能使我们深信有些在梦中明显地是天真无邪的情景实际上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性景象的象征。赤裸裸的性景象在较少见的遗精梦中也毫

① 本段和以下三段始自 1919 年。

无掩饰地表露出来，但它们常常积累而成为焦虑梦，具有惊醒睡者的同样效果”（兰克，同上，55 页）。

尿道刺激梦的象征作用特别明显，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承认。希波克利特已表达了这种观点，认为喷泉和泉水的梦，表明了膀胱的失调［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164 页）］。施尔纳［1861，189 页］研究了尿道刺激象征的多重性，认为“相当强的尿道刺激总是转为性区域的刺激作用及其象征性表现……尿道刺激梦往往是性梦的代表物”（同上，192 页）。

我注意到奥托·兰克在其论象征唤醒梦的层次作用一文的讨论中，认为很可能大量的尿道刺激梦事实上是由性刺激引起的，而后者一开始就企图“倒退地”从幼儿园的尿道性欲形式中取得满足（同上，78 页）。有些梦特别富有启示性，其中发生作用的尿道刺激导致醒来排尿。但梦仍持续不已，往后便在不经伪装的情欲想象中表达了需要。①

肠刺激的梦以类似方式表明了它所包括的象征作用，同时还证实了社会人类学家充分证明了的黄金与粪便之间的联系。（见弗洛伊德，1908*b*；兰克，1912*a*；达纳特，1913 和里克，1915）因而，例如一个正在治疗肠胃病的妇人梦见一个人在一座好像乡间厕所的小木屋里埋藏金银财宝。梦的第二部分是正在为她的小女孩拉屎以后揩屁股（兰克，1912，55 页）。

---

① 构成幼儿膀胱梦的同一象征，在其“最近”方面表现为性的意义：水＝尿＝精液——羊水；船＝小便（pump ship）＝子宫（box）；弄湿＝遗尿＝性交＝怀孕；游泳＝膀胱膨胀＝出生前住所；下雨＝撒尿＝受精象征；旅行（动身、离开）＝下床＝性交（蜜月旅行）；小便＝射精（兰克，1912*a*，95 页）。

救援梦与分娩梦是相联的。在妇女的梦中，去救援，特别是从水中救援，有着与分娩同样的意义；如果梦者是男人，意思就不同了[①] [1911]。

强盗、窃贼和鬼怪，这些使人们在睡觉前感到害怕，甚至在睡着后也来追逐他们的东西，统统来源于同一类童年记忆。他们是夜间的访问者，唤醒孩子们并叫他们起来以免尿湿床，或者是揭开被子弄清楚孩子们在睡眠时手放在哪里。对于某些这类焦虑梦的分析使我更可能准确地弄清这些夜间来访者的身分。在所有的梦中，强盗大抵代表睡者的父亲，而鬼怪多半为身穿睡袍的女性 [1909]。

## 第六节 一些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讲话[②]

在提到支配梦的形成的第四个因素的合理地位以前，我要引证我自己收集的一些梦例。这部分是为了证实我们已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是为了给迄今尚未获得充分支持的一些议论提供论据，或为了指出从中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在说明梦的工作时，我发现很难用梦例来支持我的见解。要使支持特殊命题的梦例具有说服力，只有将它们放在对梦的解释进行整体考

① [1911年增注] 普菲斯特（1909）曾报告过这种梦。关于救援的象征意义见弗洛伊德（1910*d*）和弗洛伊德（1910*h*）。[1914年增注] 也见兰克（1911*b*）和里克（1911）。[1919年增注] 又见兰克（1914*c*）。

② 与第五节一样，本节前半部分为以后各版所加，每一段最初所包含内容的日期附于方括弧中。本节的后半部则始于第一版——搜集的另一些解释梦的例子可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二讲）。

虑的框架之内。它们如果脱离了原有的前后关系也就失去了它们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即使是粗浅的解释梦也会很快变得头绪纷繁，结果使我们失去本来想用来作为证明的联想线索。如果我在下面将各式各样的事物串在一起，仅能依靠它们与本章前几节有关内容作为共同联系，那么这种技术上的困难就正好成为我的借口了［1900］。

首先我将举几个梦中特殊的或不寻常的表现方式。

有一位女士做了如下的梦：一个女仆站在梯子上好像正在擦窗子，在她的身旁有一只黑猩猩和一只猩猩猫（梦者后来把它改正为安哥拉猫）。女仆猛然把它们向梦者推过去，黑猩猩拥抱了她，她感到十分厌恶——这个梦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达到了它的目的：它利用了言语的字面的形象以及表达了词的原意。“猴子”和动物的名称一般当做毒骂之用，梦中的情境正意味着“猛投毒骂”。我们不久还可看到，在许多其他梦的工作中也利用了这个简单方法［1900］。

另一个梦采取了极其相似的方法：一个妇人有一个颅骨明显畸形的男孩。梦者听说这是由于胎位不正引起的。医生说施加压力可以使头颅形状变得好看些，但会因此损害孩子的大脑。她想他是个男孩，畸形也没有太大妨碍——这个梦包括了对“童年印象”这个抽象概念的造形表现，这个概念是梦者在治疗期间的解释过程中逐渐熟悉起来的［1900］。

在下面的梦例中，梦的工作采取了稍微不同的方法。这个梦的内容是在格拉茨附近希尔姆泰克[①] 的一次郊游。外面的天气

① 格拉茨城外的一道水域。

非常可怕。有一个墙壁上滴着水的非常糟糕的旅馆，床单都是潮湿的（梦的后一部分报导得不如我所说的那么直接）。梦的意思是“过剩”。这个在梦念中表现的抽象观念最初有些被有力地歪曲了，表现为诸如“泛滥”、“淹没”或“流体”等形式——后来则表现于类似的图景：外面的水、里面墙上的水、弄湿床单的水——一切都是溢出或泛滥［1900］。

在梦中为了表现的目的，词语的拼写远不如语音那么重要，尤其我们记得这同一条规则在诗韵中很为有效，发现这一点并不必使我们感到惊奇。兰克（1910，482 页）曾详细记录并充分分析了一个女孩的梦。梦者描绘她如何走过一片田野，并割下大麦和小麦丰满的麦穗（“Ähren”），她少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向她走来，但她却想要避开他。分析表明，这个梦与接吻有关——一个“光荣的吻”（“Kuss in Ehren”的发音与“Ähren”相同，字义就是“kiss in honour”）。[①] 在梦的本身中，必须被割而不是被拔的“Ähren”被描绘为麦穗而与“Ehren”凝缩在一起，它们代表着许多其他潜隐的思想［1911］。

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梦例中，语言的进化使得事情对梦变得非常容易了。因为语言拥有大量词汇供它支配，这些词汇原始时都具有图像的和具体的意义，但在今天的使用中都变成无色彩和抽象的了。梦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赋予这些词以原先的、充分的意义，或者追溯到它发展的某个早期阶段。例如，有个男子梦见他的兄弟正被困在一个“箱子”（Kasten）里，在解释过程

① 这与一个德国谚语有关“Einen Kuss in Ehren kann niemand verwehren”（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光荣的吻）。梦者实际上是在走过一片麦田时得到吻的——在麦穗间的一个吻。

中，箱子被“柜子”（Schrank）所代替——也抽象地表示“障碍”和“约束”之意。因此，梦的大意是，他的兄弟必须要“约束他自己”（sich einschränken）——而不是梦者本人该这么做。①

另一个男子梦见他爬到一座高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瞰不寻常的遥远景色（extensive view）。在此地他是以他自己的一个兄弟自居，后者是远东事务概观（survey，亦译眺望）的编辑[1911]。

在《绿衣亨利》② 中提到一个梦，梦中一匹生气勃勃的马在一片美丽的麦田中翻滚，每一颗麦粒都是“一粒甜蜜的杏仁，一颗葡萄干和一枚新便士……用红绸子包着并用一根猪鬃捆住。作者（或梦者）对这幅梦景给了我们一个直接的解释：马儿感到痒痒的，很舒服，高声喊道：‘燕麦正刺着我！’（Der Hafer sticht mich!）”③

根据亨森（Henzen，1890），在古代北欧传说中，梦中特别经常出现妙语双关，梦中很少不发现双关语或语词游戏[1914]。

搜集这些表现的种种方式，并根据它们的基本原则加以分类，其本身就是一种工作[1909]。有些表现方式几乎可以说成是“笑话”，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梦者本人的帮助，人们要了解它们是绝不可能的[1911]。

1. 一个男子梦见有人问他某人的姓名，但是他总想不起来。他本人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绝不愿意梦见这样的事”[1911]。

① 这个梦例和下一个例子均引自（带有稍微不同评述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的第七讲和第八讲。

② 戈特弗里德·凯勒的小说第六章第四部分。

③ 字面上的意义是：“燕麦正刺着我”，但其惯用语的意义是“兴旺宠坏了我”。

2. 一个女病人告诉我一个梦，梦中所有的人都特别高大。她接着说："这意味着这个梦一定牵涉到了我童年的一些事情，因为在那时候，在我看来，一切成人都是异常高大的。"她本人并没有出现在梦内容之中。——梦中有关童年的事实也可以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出来，即将时间转换为空间。人物和风景看起来好像都距离很远，在路的另一头，或者好像是用看戏用的望远镜相反的那一端去看的那样［1911］。

3. 有一个男子在工作时喜欢用一些抽象和不明确的词语，然而却颇为机警。一次他梦见抵达一个火车站，一列火车刚刚进站。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火车停在那里不动，而车站却向它移来——真实发生的事情的荒唐颠倒。这个细节不过是表示我们必定期望在梦内容中发现另一个颠倒的事实。对梦分析的结果使病人想起了一些画册，画着一个男人头倒立着，用手在走路［1911］。

4. 同一个梦者另一次告诉我一个短梦，差不多使人记起制画谜的技巧。他梦见他的叔父在一辆汽车（automobile）内亲吻了他。他马上向我做出的解释是我再也想不到的：即这个梦意味着自淫（auto-erotism）。这个梦在清醒生活中，很可能当做一个笑话对待［1911］。[①]

5. 一个男子梦见他正把一个女人从床背后拉出来。这个梦的意思是，他对她有所偏爱［1914］。[②]

---

① "auto"在德文中一般意为"汽车"（motor－car），这个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五讲中的词语稍有不同。

② 此地所指纯为文字游戏，在德文中"拉出来"（hervorziehen）和"偏爱"（vorziehen）具有相似性。该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七讲也曾引证过，本组第5，6，7，8，9各例首次刊登于弗洛伊德1913*h*。

6. 一个男人梦见他是一个官员，正与皇帝对桌而坐。这个梦表示他正与自己的父亲对立［1914］。

7. 一个男子梦见他正为某人治疗断肢。分析结果表明，断骨（knochenbruch）代表破裂婚姻（“Ehebruch”正确地说是“通奸”）［1914］。①

8. 梦中的一天往往代表梦者在童年某个特殊时期的年龄。因此在梦中，早晨5点1刻代表着5岁3个月。这个年龄很重要，因为那是梦者在他弟弟出生时的年龄［1914］。

9. 此处是梦中表达年龄的一个方法：一个妇女正梦见她正和两个小女孩散步，她们的年龄相差15个月。她想不起她的任何家庭成员与此有关。她自己提出的解释是：这两个女孩都代表她自己，这个梦使她想起了她童年发生的两起创伤性事件，二者相隔的时间恰好与这时差相符。一件发生于她3岁半之时，另一件则为4岁9个月［1914］。

10. 如果一个接受精神治疗的人经常梦见治疗，并在梦中产生因治疗而引起的许多思想和期望，那是不足为奇的。选择得最多的代表性的意象是旅行。通常是汽车，它是现代的最复杂的工具。汽车的速度往往被病人用来作为进行讽刺性评论的机会。——如果“潜意识”是病人清醒思想中的一个元素，必须要在梦中表现，它可能会很恰当地被一些地下区域所代替——当这些区域与分析治疗没有任何关系时，它们就代表女性的身体或子宫——梦中“向下”往往与生殖器有关，相反，“向上”则代表

① 这个梦例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一讲中也曾提及。在一个脚注中，报告了一个“征兆性动作”，证实了这个特殊的解释。

脸、嘴或乳房——野兽照例被梦的工作用来代表梦者所害怕的热情冲动，不论这种冲动是他本人的或是别人的（这时只要稍微加以替换，野兽就可以变成拥有这种热情冲动的人。再进一步我们就可看到一些用猛兽或狗或野马代表可怕的父亲的梦例——一种可以使人想起图腾的表现）。[①] 可以说，野兽用来代表里比多，一种为自我所恐惧并用压抑与之对抗的力量。也经常发生梦者将自己的神经症，他的“病态人格”与自己分离开，并把它描绘为一个独立的人［1919］。

11. 这里是汉斯·萨克斯记下的一个梦例：“我们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中知道，梦的工作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赋予词或短语以视觉形式。例如，要代表一个双关语，梦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种双歧意义作为转换点：其中字的一个意义表现在梦念中，而另一个意义则可引导到显梦中表现出来。下面这个短梦就是这样。为了表现的目的，这个梦利用了前一天的适当印象。做梦的那天我患了感冒，因此在傍晚时我做出决定，只要有可能，我就要整晚避免下床。在梦中我似乎仅仅只继续白天的工作。我一直在把剪报贴入一个簿子，并尽量做好分类工作。我梦见我正努力把一张剪报贴进簿内，但是它粘不到纸页上去（er geht nicht auf die Seite），这引起了我的很大痛苦。我醒后觉得梦中的痛苦仍坚持缠绕在我体内，于是我只得被迫放弃我睡前的决定。我那能够保护我睡眠的梦同时赋予了我一种幻觉，利用了一句富有弹性的双关语“er geht nicht auf die Seite（但是他不要上厕所）来满足我不想下床的欲望。”［1914］

---

① 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塔布》（1912－1913）第四章，第三节。

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达到给梦念以视觉表现的目的，梦的工作可以利用任何它所有掌握到的方法，而不顾及清醒时的批评是否把它们视为合法。对于那些仅仅只听说过解释梦而没有亲身实践过的人来说，就不免把梦的工作看成笑柄而产生怀疑了。在斯特克尔的《梦的语言》（1911）一书中这类例子特别丰富，但我尽量不加以引证，因为作者既缺乏批判性论断，方法也带有任意性，就连那些不抱偏见的人也难免不产生怀疑［1919］。

12. 下面的梦例采自 V. 陶斯克（1914）的论梦中服饰和颜色的一篇论文。

（1）A 梦到看见他以前的女主人穿着一件富有黑色光泽（lüster）的衣服，紧贴着她的臀部——这被解释为女主人是淫荡的（“lüstern”）意思。

（2）C 梦见一个女孩在一条路上，沐浴在白色亮光之下，穿着一件白色宽罩衫——梦者曾在这条路上与白衣小姐初次发生暧昧关系。

（3）D 夫人梦见 80 岁的威尼斯老演员布列塞尔（Blasel）躺在沙发上，全身披挂（in voller Rüstung）。她开始跳过桌子和椅子，抽出一把匕首，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在空中挥舞着匕首，好像她正在与一位假想敌人作战。——解释：梦者患有长期的膀胱（“Blase”）疾病，她躺在沙发上接受分析。当她在镜中看到自己时，她想道，尽管她年老有病，她看起来仍然强健而精神饱满（Rüstig）。

13.［1919］梦中的一个“伟大成就”——一个男子梦见他是一个怀孕的妇女，躺在床上，他发现这种情况非常不好受。他叫道：“我宁愿……”（在分析期间，想到一个护士之后，他用下

面的话完成了这个句子“……粉碎石头”）在床背后悬挂着一幅地图，地图的下沿由一根木条撑开。他抓住木条的两端想把它撕下来，它没有被折断而却纵深地分裂为二。这个动作使他减轻了痛苦同时帮助了他的分娩。

没有经过任何帮助，他解释“撕下木条”（leiste）是一个伟大成就（Leistung）。他使自己脱离了女性姿态来避免那种不舒服的情境（在治疗中）……）（关于木条的荒谬细节，木条不是单纯地断裂而是纵深地分裂为二，梦者是这样解释的：梦者想起这种加倍和破坏的结合是隐喻着阉割。梦常常用出现两个阴茎象征以代表阉割。作为一种对立愿望的大胆表示鼠蹊（leiste）是身体的一部分，邻近生殖器。梦者综合了梦义的解释之后说，他由于受到了阉割的很大威胁，而宁愿采取女性姿态。[①]

14.［1919］在一次我用法文进行分析梦例时，我得解释我自己以一头大象出现的梦。我自然要问梦者我为什么要以那个形象出现，他的回答是“你在欺骗我”（Vous me trompez）（trompe＝trunk，象鼻）。

梦的工作常常能成功地通过罕见的联想来表达不容易出现的材料，例如专名。在我的一个梦中，老布吕克（old Brücke）规定我一项进行解剖的任务……我仔细地寻出了一些看起来像揉绉了的锡箔似的东西（后面我还要提到这个梦）。与此有关的联想（我不无困难地才做到这一点）是“Stanniol”[②] 然后我才发现我

① 这个梦例初次作为一篇单独论文（1914*c*）发表。在此重印时，他省略了“他利用使自己脱离了女性姿态”以后的原来一段话。省略的那一段（以后再也未重印）是讨论西尔伯勒的“功能现象”，在下文有所讨论。

② 锡箔＝锡纸：stanniol 由锡（stannium）衍变而来。

想的名字是 Stannius，是我少年时代非常敬佩的论述鱼类神经系统解剖的一位作者。我的老师布吕克交给我的初次科学任务实际上与一种叫 Ammocoetes 的鱼的神经系统（弗洛伊德，1877*a*）有关。很清楚，在画谜中是不可能利用这种鱼的名称的［1900］。

在这一点上，我无法拒绝要记下一个奇特的梦，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个孩子做的，很容易分析解释的梦。一位女士说："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经常做这个梦：上帝的头上戴着一顶纸三角帽。我在进餐的时候也常常戴上这种帽子，以防止我能看到别的孩子们的盘子，去看他们那份食物有多大。由于我听说了上帝是万能的，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我无所不知——尽管我的头上戴着帽子。"① ［1909］

当我们考虑到梦中的数字和计算时，梦的工作及其运用材料即梦念方式的性质［本书中其余部分，除去前述梦例 4 外，在初版（1900）中均已出现］表明很有启发性。其次，梦中的数字被迷信地认为对未来具有特殊意义，② 所以我要从自己的记忆中挑选出几个这样的梦例。

## I

摘自一位女士在她即将结束治疗时所做的梦：她正打算去付账。她的女儿从她（母亲）的钱包里取出了 3 个弗洛林和 65 个

①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七讲中也讨论了这个梦。

② 对数字的迷信在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中以及在他的《怪人》（1919）论文的第二节中都有讨论。

克鲁斯。梦者对她说："你这是做什么？它只值21个克鲁斯。[①]由于我了解梦者的情况，用不着她作进一步解释我便能体会这个短梦。这位女士来自国外，她的女儿正在维也纳上学。只要她的女儿留在维也纳，她就能继续接受我的治疗。这女孩的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星期便将结束，这也意味着这位女士的治疗也将完结了。在做梦的前一天，女校长问她是否考虑她的女儿再读一年。从这个暗示出发，她当然会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治疗。这就是这个梦的真正意义。一年等于365天。剩下的三个星期的学习时间和治疗时间相当于21天（虽然治疗时间要短些）。梦念中的数字指的是时间，在梦的本身中却与钱数密不可分——这并没有更深的意义，因为时间就是金钱。365个克鲁斯等于3个弗洛林65个克鲁斯，梦中出现的钱数之少显然是欲望满足的结果。梦者的欲望把治疗费用和一年的学费都缩减了。

## Ⅱ

另一个梦中出现的数字包括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位虽然年轻却已结婚多年的女士得到消息说，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友爱丽斯刚刚订了婚。于是她做了如下的梦：她和她的丈夫正在剧院里，正厅前排座位有一边完全空着。她丈夫告诉她，爱丽斯和她的未婚夫也想来看戏，但只能买到不好的座位——3张票值1个半弗洛林——他们当然不能买这种票，她想他们就是买了，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

① 弗洛林和克鲁斯是奥地利的旧货币，在本书初版以后尚未改变。当时1弗洛林＝100克鲁斯，约等于英币1先令10便士或40美分。

这一个半弗洛林的来源是什么呢？它来自先一天发生的实际上毫无关紧要的事情。她的嫂嫂接到她丈夫赠给的150个弗洛林，她匆匆忙忙花了这笔钱，买了一件珠宝。值得注意的是，150个弗洛林是一个半弗洛林的100倍。3张戏票的3这一数字又从何而来呢？惟一的与此有关的联系是她那位新近订婚的女友年龄恰好比她小3个月。等到正厅前排空着的意义被发现以后，整个梦的意思便迎刃而解了。它们是一件小事的未加改变的暗示，这件事使她的丈夫有了一个嘲笑她的借口。她曾计划去看预定下周要上演的一场戏，而且还在几天之前便不怕麻烦地去订好了票，还因此而不得不多付了一些预订费。等到他们到了剧院，才发现剧场的一边几乎完全空着，看来她根本用不着如此匆忙。

现在让我来说明这个梦的梦念吧。“这么早结婚真是荒唐。我本来用不着这么匆忙。由爱丽斯的例子看来，我最终是可以找到一个丈夫的。我确实可以得到一个好一百倍的（宝贝）”。“只要我肯等待”。（与她嫂嫂的匆忙相对照）“我的钱”（或嫁妆）“就能够买到三个这么好的男人”。

比起上一个梦来，可以看出，这个梦中数字的意义和前后关系的变动程度要大得多。此处改变和化装的过程更深入了一层；这可解释为：这个梦的梦念在能够得到表现以前，必须克服一种特别强大的内部精神阻力。我们也不应忽视梦中有一个荒谬因素这一事实，即两个人要三个座位。我将要提前讨论这梦的荒谬性，指出梦内容中这个荒谬的细节乃是为了要特别强调这一梦念，即“这么早结婚真是荒唐”。在梦中必须要找到一个位置的荒谬性就由3这个数字巧妙地解决了，其实3本身也只来源于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差别——她们的年龄相差3个月。

150 弗洛林降格为 1.5 个弗洛林正符合梦者在其受压抑的思想中对她丈夫（或宝贝）的轻视。①

## Ⅲ

下一个梦显示了梦中的计算方法，给梦带来了不好的名声：一个男子梦见他安坐在 B 家的椅子上——这个家庭是他以前熟悉的——对他们说："你们不让我娶玛莉是个大错。"——然后他继续问那女孩，"你多大年纪了?"——"我是 1882 年出生的。"——"哦，那么你是 28 岁了。"

因为此梦的日期在 1898 年，这显然是一个误算。除非另有解释，否则梦者的运算能力之差真可与患全身麻痹的病人相比拟了。我的病人属于这一类男人，只要一看见女人便在思想上割舍不下。几个月以来他按时前来就诊，在我的诊疗室内，排在他后面的经常是一位年轻女子，他不断打听她的情况而且急于要给她留一个好印象。他估计她大约是 28 岁。这就足以解释梦中表面计算的结果了。碰巧 1882 年又正是他结婚的那一年——我还要说，他在进入我的诊所时还忍不住要和其他两个女人交谈——两个女仆（两人都不年轻了）中总有一个常常给他开门。他解释她们缺乏反应是因为她们把他看成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固定习惯的绅士了。

①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中，此梦的各点受到更为详尽的分析。特别在第七讲之末及第十四讲的两处——此梦和上一个梦在弗洛伊德的《论梦》（1901*a*）中第七节也有记载。

## Ⅳ[①]

下面是另一个有关数字的梦。它的特征是它在被决定或被多重决定时所采用的方式的清晰性。这个梦以及它的解释都是B.达特纳医生向我提供的。“我的那所公寓的主人是一位警员。他梦见在街上值勤（这是一个欲望的满足）。一位巡官走近了他，衣领上的号码是22接着是62或26。总之，上面有好几个2字。

梦者在报告此梦时，先是把2262这个数字拆开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个号码的组成部分具有个别的意义。他记得在做梦的前一天在警察局就谈论过人们的服务年资。谈到一位警官在62岁退休时的退休金。梦者已服务了22年，还有两年两个月才符合领取90%的退休金条件。此梦首先表现了梦者长期所抱的达到巡官阶级的欲望的满足。在衣领上有“2262”字样的高级官员其实就是梦者本人。他在街上值勤——他的另一个渴求的欲望，——他已经服务完了他余下的两年两个月，现在，他已能够像那62岁的巡官一样，领取全额退休金退休了。”[②]

当我们把这些梦以及后面要提到的梦加在一起时，我们便可以说，梦的工作完全不进行任何计算，也无所谓正确与不正确，它不过是利用一种计算数字的形式来表现梦念，暗示出用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表达的问题。在这方面，梦的工作乃是把数字当作

---

① 此例于1911年增写。

② ［1914年增注］为了分析其他包括数字的梦，参见荣格（1911）、马尔西诺夫斯基（1912*b*）和其他人。这些梦往往包括极其复杂的数字计算，梦者运算的结果惊人的准确性，也参见琼斯（1912*a*）。

表达梦的目的的媒介，与梦表达其他任何观念的方式毫无二致，后者包括梦中可辨认的用语词表达的专名和演讲。

梦的工作实际上不能创造讲话。不管有多少讲话或会话在梦中出现，也不管它们本身是否合理，分析总是表明，梦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从梦念中抽取真正讲过或听见过的讲话片断。它以极其任意的方式处理这些片断。它不仅把这些片断从它们的前后关系中抽取出来，把它们加以割裂，吸收其中某些部分，排斥其他部分，而且往往以一种新的顺序把它们加以整合。所以在梦中表现为一篇有连贯性整体的讲话，在分析中就变成由三四个分离的片断所组成。为了完成新的说法，梦往往放弃梦念中语词的原来意义，而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意义。[①]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梦中出现

① ［1909年增注］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恰恰与梦相同。我所知道的一个病人的病症之一就是不由自主地违背自己的意志。她听见——幻觉——一些歌曲或一段段歌曲，而不知它们在她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顺便说一句，她肯定不是妄想狂者）。分析表明，她允许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乱用这些歌词。例如［在韦伯的《自由的闸门》（Freischütz）的阿加西咏叹调中］她把“温柔啊，温柔啊，虔诚的旋律”改成“温柔啊，温柔啊，虔诚的孤儿”，这孤儿就是她自己。又如“啊，被祝福的和快乐的……”是一首圣诞颂歌的开头，她不接着唱出“圣诞节节期”这个词，而把它改成一首婚礼歌曲。这种篡改的机制在不伴有幻觉时也可以同样发生。为什么我的一个病人老是为儿时学会的一首诗“在布森托的私语的夜晚……”所纠缠呢？因为他的想象停留在诗的这一部分。“在胸部的夜晚”（德文中Busento中的Busen意为妇女的胸部——译注）。

我们也熟知这种事实，即模仿其作者而作滑稽作品的人也使用这同样的技巧。发表在《捕蝇》（著名漫画期刊）上的《德国古典著作说明》系列中，对席勒的《纪念节日》有如下的说明：

阿特柔斯的胜利的儿子坐着
在他漂亮的俘虏身旁编织着……

此处的诗句分裂了，原来的诗句是：

他的快乐的胜利的臂膀
围绕着她那可爱的迷人的躯体。

的一番讲话，我们将会发现，它一方面包括着相当清晰而紧凑的部分，另外的部分则是一些连接的材料，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正像阅读一样，我们可以填上一些偶然遗漏的字母或音节。因此梦中言谈的结构就像角砾岩一样，各种不同的大块岩石被一种粘合的媒质胶合在一起。

严格说来，这种描述仅只适用于那些在梦中带有感官性质而且被梦者本人自认为是讲话的言谈。另外一些梦者似乎觉得没听见或没说过的讲话（那就是在梦中不伴有听觉或运动感觉）只不过是我们清醒思想活动中的一些思想，未加改变地进入梦中罢了。这些无多大差异的讲话的另一个丰富来源，虽然难以追溯，却似乎是由阅读过的材料所提供的。不管怎样，梦中明显的讲话，都可以追溯到梦者曾经说过或听到过的真实内容。

对于表示梦中讲话确实有其来源的例子，在我为了其他目的而对梦的分析过程中已经引证了许多。因此，在第五章第一节报告了的那个“天真单纯”的市场梦中，“那再也买不到了”，把我和那肉贩子等同起来，而另一番讲话的那一部分：“我不认识它，我不想买”，实际上帮助使梦成为“天真单纯”的梦了。我们记得，梦者在前一天已从她的厨子那里得到某些暗示，并回答说，“我不认识它，你行为要检点些！”这些话的第一部分听起来天真单纯，在梦中却暗指着它的第二部分，巧妙地满足了潜隐在梦中的想象，同时又把它揭露了出来。

下面是可以导致同一结论的许多梦例中的一个梦例：

梦者正在一个大院子里，里面正在焚烧几具尸体。梦者说，“我要离开，我忍受不了这种情景。”（这不一定是讲话）当时他遇见屠夫的两个儿子，他问：“味道好吗？”一个孩子回答：“不，

一点也不好——它好像是人肉。”

这个梦的天真单纯起因如下：梦者和他的妻子晚饭后去拜访他们的邻居。这些邻居都是些好人但却不大合胃口。这位好客的老太太正在进晚餐并企图强迫[①]（男人中间有一句带有性色彩的笑话用以表达这个观念）他尝尝菜的味道，他拒绝了，说他没有味口。她回答说，“来呀，你能吃得下。”或诸如此类的话。他不得已试了一口，而且恭维地说，“味道确实很好。”但当他和妻子单独在一起时，就抱怨他那邻居的固执，而且菜的味道也不佳。“看这样子我受不了。”这一思想在梦中也没有以一种严格的言语出现，只不过暗示着请吃菜的那位老太太的外貌，意思一定是说不想看她的外貌。

从另一个梦中可得到更多的启示，我将在此提出报导，因为它有非常清晰的言语构成梦的核心，然而一直要等到讨论梦中感情的时候我才会对它作充分的解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我在晚上去到布吕克的实验室。在听到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后，我去为（已故的）弗莱希教授开了门。他带了一群陌生人走了进来，谈了几句话后，他便坐在他的桌旁。接着又是第二个梦。我的朋友弗利斯悄悄地在7月到达维也纳，我在街上遇见他和我（死去的）朋友P在交谈。然后我和他们一同走到一个地方。他们面对面地好像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坐在桌子窄端的前面。弗利斯谈到了他的妹妹，并说她在三刻钟之内就死了。然后又加了类似“这就是极限”这样的话。由于P没能理解他，弗利斯便

① Notzüchtigen“性的暴力”、“强奸”常用以代替 nötigen“强迫”（在日常意义中）。

转身向我，问我告诉了P多少关于他的事情。这时我被一种奇怪的情绪所控制，努力想向弗利斯解释，说P（当然不能理解任何事情，因为他）不是活的。但是我实际上所讲的——而且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错误——是“Non vixit”。我于是狠狠地望着P。在我的凝视下，他脸色发白，他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他的眼睛变成病态的蓝色——最后消失不见了。我对此特别高兴，而且现在我晓得恩斯特·弗莱希也是一个幽灵，一个“游魂”（“revenant”照字面上讲，是回家的鬼魂）。在我看来，似乎这类人很可能只有你高兴他活多久他才能活多久，如果有别的人希望他们消失就会消失。

这个巧妙的梦包括了许多梦的特征——包括我在梦中运用的批判能力，我自己知道这个错误，即不说“Non vivit”而说“Non vixit”（即不说“已是死的”而说了“未曾活到”）我在梦对待死人或被认为已死的人的那种毫无所谓的态度，我的最后推断的荒谬性，以及这种荒谬性给予我的满足等等。这个梦显示出如此之多的谜一般的特性，如果要对梦中这些难题得出全部答案，势必要花费很多时间。但事实的要点在于，我不能去做我在梦中所做的事情，即为了我的野心而去牺牲我极其尊敬的人，任何隐瞒都会毁坏我所熟知的梦的意义，因此我只能满足于在此地和在后面选择梦的几个成分加以解释。

这个梦的主要特征是我用一次凝视消失P的那场景象。他的眼睛变成一种奇异怪诞的蓝色，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这个景象毫无疑问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的翻版。我记得当我在生理研究所当演示员时，清早就得开始工作。布吕克听说我有时在学生实验时迟到，有天清晨他在开门时准时到达并等候着我。最使我

惊慌失措的是他凝视我时那可怕的蓝色眼睛，它使我无地自容——正如梦中的P那样，幸运的是角色调换了。任何只要能记得这位伟人一直到老还美丽惊人的眼睛的人，任何看见过他发怒的人，都会发现难以描绘那年轻罪犯的情绪。

然而，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想起我在梦中做出“未曾活到”这一判断的来源。到最后我发现在梦中这两个字有其高度的清晰性，不是听过或说过的字，而是看见过的。我于是马上就知道它们的来源了。在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内的凯撒·约瑟夫纪念碑的墓基上刻着如下动人字句：

Saluti patriae vixit
non diu sed tatus.[1]
（为了他的祖国的利益，
他活得不长，但却全心全意。）

我摘引这个碑文正好符合梦念中一系列敌意观念，恰恰可以表现“这家伙在这方面没什么好说——他甚至不是活的”。而这又使我想起了我做这个梦仅仅是在弗莱希的纪念碑在大学走廊上揭幕的几天之后。[2] 那时我又一次看到了布吕克的纪念碑，因而必定是我（在潜意识中）为我那才华四溢的朋友P的早逝感到婉惜，他一生献身于科学，却不能在这些地方树立丰碑，所以我就在梦中为他树立了这个丰碑。顺便说一句，我记得他的名字也

① ［1925年增注］碑文的真实字句是Saluti public vixit，我把“祖国”(patriae)代替了“公众”（publicae）的错误的理由，威特尔斯（1924，86页，英译本1924，100页以下）可能猜对了。

② 这个仪式举行于1898年10月16日。

叫约瑟夫。

根据梦的解析规则，即使在现在，我仍然不能从我回忆中的凯撒·约瑟夫纪念碑上的“未曾活到”用以代替梦念中所需要的“不是活的”意思。在梦念中一定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可能帮助转移的元素。使我惊异地注意到的是，在梦的景象中，对待我的朋友P有两种不同的感情汇合在一起，一种是敌意的，一种是柔情的，前者浮于表面而后者则隐而不见，但这两者都表现在“未曾活到”这一短语之中。由于他对科学的建树，我为他树立纪念碑；但是由于他怀着恶毒的愿望（表现于梦的结尾）我就消灭了他。我注意到这最后一句话有一种特殊的调子，我必定在心中先有了一个模式。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对偶句，对一个人有两种并列的对立反应，这二者既完全正确而又互不相容呢？只有文学上的一段话——一段对读者产生深刻印象的话：莎士比亚《凯撒大帝》（第三幕第二场）中布鲁图的一段自我辩护的讲话“因为凯撒爱我，我为他哭泣；因为他幸运，我为此而高兴；因为他英勇，我对他尊敬；但因为他野心太大，我才杀了他！”这些句子的形式结构及其对立意义不正和我在梦念中所揭示的完全相同吗？所以我一直在梦中扮演着布鲁图这个角色。但愿我在梦内容中能找到另一点证据来证实这个令人惊异的间接联结！我想这个联结很可能是“我的朋友弗利斯悄悄地在7月到达了维也纳”。这个梦的细节实际上毫无根据。就我所知，弗利斯从来没有在7月到过维也纳。但是7月（July）是因凯撒大帝而命名的，所以很可能暗示着我所期望的我扮演布鲁图这个角色的中间思想。

说来也奇怪，我确实有一次扮演过布鲁图这个角色。有一次

我在由孩子们组成的观众面前，根据席勒[1] 的作品表演了布鲁图和凯撒之间的一场戏。那时我才 14 岁，与比我大一岁的侄儿共同演出。他从英国回来看望我们，他也是一个归魂(revenant)，因为正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最早的玩伴。我们在 3 岁以前一直从未分离，我们彼此相爱又互相斗殴。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种童年时期的关系对我以后与所有同龄人的关系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那时起，我的侄儿约翰就有了许多化身，他的人格有时在这方面有时又在那方面表现了出来，然而在我的潜意识中却一直固定没变。他一定有时候虐待过我，我在这个暴君面前也一定表现得很勇敢；因为后来长大了，我常常听说，当我的父亲，同时就是约翰的祖父责问我，“你为什么打约翰?”时，我总是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我打他，因为他打我。”——那时我才两岁。一定是我童年时的这个景象使我把“不是活的”变成了“未曾活到”，因为在童年后期的语言中，德文“wichsen”这个字（发音就像英文中的“vixen”）就是殴打之意。梦的工作并不为利用这种关联感到害羞。实际上我毫无理由敌视我的朋友 P，他比我优越得多，单凭这一点就够资格变成我的早年玩伴的新版。这种敌视一定要追溯到我和约翰的复杂童年关系。[2]

如我所说，后面我还要谈到这个梦。

---

① 这实际上是卡尔·摩尔所引的席勒的《强盗》一剧中第四幕第五场较早一节中对话形成的抒情诗。

② 弗洛伊德在 1897 年 10 月 3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 70 封）中谈到了他和侄儿约翰的关系。还有一个多少有点伪装的早年插曲，其中描述了约翰和他的妹妹宝琳，在弗洛伊德的论《掩蔽性记忆》(1899*a*）一文的后半部中无疑可以看到。

# 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①]

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荒谬的成分，使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对其来源与意义（如果它有来源和意义的话）的探讨。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梦的荒谬性已为那些否认梦的价值的人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论据，认为梦不过是一种压抑的和支离破碎的心灵活动的无意义的产物。

我先从几个梦例开始，在这些梦例中，荒谬性仅仅是种表面现象，一当对梦的意义进行深入考察时，这种荒谬性便立即烟消云散了。下面是两三个有关（乍看上去像是巧合）梦者已故父亲的梦：

## （一）

这是一个6年前死去父亲的病人所做的梦。他的父亲遇到了一场严重的灾害。他正乘坐夜间火车在旅行，不幸火车出了轨。车座被挤成了一堆，他的头被夹在中间。然后梦者看见他躺在床上，左眉上有一道垂直的伤口。他对父亲遇到车祸感到很惊奇（他在对我讲这个故事时补充说，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的眼睛是多么明亮！

根据梦的流行理论，我们对这个梦的内容应该作如下解释。一开始，我们就应当假设，当梦者想象这件事故时，他必定已经

① 自此以后，直到本书的末尾，再一次被认为除了特别注明后来日期的段节外，全部问题都在第一版（1900）中出现了。

忘记他的父亲躺在坟墓里已有好几年了，但是，当梦在继续进行时，他又记起了这事，因此导致他在睡梦中便对自己的梦感到惊奇。然而分析告诉我们，从这方面寻找解释是毫无用处的。梦者请一位雕塑家为他父亲塑了一座胸像。在做梦的前两天他第一次看到了它。雕塑家从未见过他的父亲，只好根据照片来进行雕塑。就在做梦的先一天，他出自孝心，派了一位老仆人去到工作室，看他对大理石头部是否有着和他同样的意见，即颞颥之间是否太窄。他现在又不断地从记忆中搜索构成此梦的材料。每当他父亲为商务烦扰或家庭困难所苦恼时，他就习惯性地用双手紧压前额的两边，好像他觉得他的头部太宽了，必须把它压窄些似的——当病人4岁时，他看见一支手枪偶然走火，把父亲的眼睛弄黑了。（“他的眼睛是多么明亮!”）他的父亲生前在沉思的时候，在他的前额上，也就是梦中出现伤痕的地方，显示出一道深深的皱纹。这条皱纹在梦中被伤痕所代替的事实是引起这个梦的第二个诱因。梦者曾为他的小女儿拍过一张照片，底片从他的手指间滑下，等到捡起来时，发现在小女儿的前额下有一条裂缝，垂直地直抵眉毛。他对此不禁产生了一种迷信的预兆，因为在他母亲死去的前几天，他也把他母亲照片的底片弄破裂了。

因此这个梦的荒谬性只不过是在口头表达上一次漫不经心地把胸像和照片与真人未加区别的结果而已。我们任何人都会说（望着一张照片）“你不觉得你父亲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梦中出现的荒谬性并不难于避免，单就这个梦例来说，我们就可能会想到，这种明显的荒谬性是可以接受的，或甚至是事先设计出来的。

## （二）

下面是从我自己的梦中选出的另一个极其相似的例子。（我在1896年失去父亲）在他死后，他在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中间扮演了一个政治脚色，使他们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此时我看到一张小而模糊的照片：一大群人似乎是在德国国会大厦内，有个人站在一两张椅子上，其余的人围绕着他。我记得他死在床上时多么像加里波第。我感到很高兴，诺言终于实现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荒谬的呢？做梦的时候正值匈牙利人因国会故意拖延议案，被迫引起无政府状态，结果陷入一场危机，是柯洛曼·泽尔把他们救了出来。[①] 梦中这个情景的细节出现于如此细小的图片上，与这个梦的解释不无关系。我们的梦念往往以视觉图像表现出来，其大小与真实情况大约相同。然而我在梦中看到的图片乃是有关奥地利历史书中的一页木刻插图的复制品，显示在那有名的“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事件中，玛丽亚·德里萨出席普雷斯堡的议会情况。[②] 与图中的玛丽亚·德里萨一样，梦中我的父亲也被群众围绕着，但是他是站在两张椅子上——（德文的 Stuhl）。他把他们聚集到一块，因而成立了一位主裁判

---

① 这是匈牙利在1898－1899年的一场政治危机，由泽尔组织联合政治而获得解决。

② “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乃是奥地利继承王位之战，玛丽亚·德里萨登上王位后，匈牙利贵族们对她的呼吁的反应。——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谈过一个梦的记录，梦中的人物特别细小，其来源原来是梦者白天看了雅克－卡洛特的一本蚀刻板画，板画中有许多细小的人物，其中有一套描绘了30年代战争的恐怖情景。

（“Stuhlrichter”的字面意义是椅子裁判）（充当二者联系的是一句德国谚语“我们不需要裁判）——而事实上我的父亲死在床上时，我们围绕着他，其中确实有人说过，他在床上看起来很像加里波第。死后他的体温上升，他的双颊越来越红……我一想起这个景象，便不由自主地想到：

在他的身后，在空洞的幻影中
存在着主宰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共同命运。①

这些提高了的思想为“共同命运”的另一意义（在分析中）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我的父亲在死后体温的回升符合于梦中的“在他死后”的字眼。他死时的最大苦痛是他在最后几个星期内肠道完全麻痹（梗塞）所引起的。各式各样不敬的思想都随此而来。我的一位在中学时代就失去父亲的同事——我对此事深为感动，便因此而做了他的朋友——有一次轻蔑地谈到他的一位女亲戚的一段痛苦的经历。她的父亲在街上暴卒并被抬回家中；当他的衣服被解开时，人们才发现在他临死时或“死后”已排出了大便（Stuhl）。他的女儿对此事非常不快，以致在对她父亲的回忆中，这一丑陋细节竟挥之不去。此地我们已接触到包含在这梦中的愿望，“一个人死后在孩子们眼中要保持伟大而圣洁”——谁又不想这样呢？梦中的荒谬性又变成了什么呢？梦的明显的荒谬性不过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本身完全合法的言语形象赋予了一个字面图像，而我们又习惯性地忽略了它各部分之间的矛盾

① 这是歌德在他的朋友席勒死后几个月内为其遗作《钟之歌》所作跋中的诗句。他谈到席勒的灵魂正飞向真善美的永恒之乡。而……（接上文诗句）

所包含的任何荒谬性。在这个梦例中，我们又一次不能不感觉到，它的明显荒谬性是故意的而且是精心制作的。[①]

死者经常在梦中出现，[②] 栩栩如生，和我们一起活动并发生联系，这已引起了不必要的惊奇，并产生了一些明显地证明我们对梦不够理解的解释。其实对这些梦的解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这么想："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他对这件事会怎么说呢。"除了把有关的人物放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中，梦是别无他法来表现这类"如果"的。因此，例如一个年轻男子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有一次他因花钱太多而感到自责，于是梦见他的祖父又活了并对他进行责问。而当我们更为清醒时，我们就会申明说，毕竟这个人是死了，我们看作是梦的批判性质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慰藉的想法，认为死者已死，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或是认为他已再不能干涉此事而感到满意。

在死者亲属的梦中还会发生另一种并不表示滑稽和嘲弄的荒谬性。[③] 它表示一种极度的否定，因而就有可能表示出梦者认为完全不可思议的被压抑的思想。我们只有记住这个事实，即梦中对欲望和现实是没有区别的，否则便似乎不可能阐明这样的梦。例如，一个男子曾精心照料他病危的父亲，为了他的死而深感悲伤。他做了下面这个无意义的梦。他的父亲活了过来并且和平常一样地向他讲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真的死了，只是他不

① 此梦在后面将更深入讨论。

② 此段作为一个脚注增写于1909年，1930年列入正文。

③ 这一段作为脚注于1911年增写，1930年列入正文，本段第一句意味着弗洛伊德已经解释了梦中的荒谬性是由于梦念中出现了"滑稽和嘲弄"。事实上他还没有这样做，在本段后面对荒谬梦的总结中才明显地表达了这个结论。很可能由于某种疏忽，本段把后面的这一点提前在本段中介绍了。

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在“他真的死了”后面加上一句“出于梦者的愿望”，再如果我们把“他不知道”解释成梦者确有这种愿望，这个梦就变得一目了然了。他在照料他父亲的时候，曾一再希望他的父亲死去，这就是说，他确曾有过这样一种仁慈的想法，认为死亡可以结束他的痛苦。他在自己父亲死后的悲伤时刻，甚至这种同情的愿望也变成了潜意识自责的材料，好像正因为他有这种想法才真正地缩短了病人的寿命。由于梦者幼年反抗父亲的幼儿欲望受到激活，才有可能使这种自责在梦中得到表达；但正是由于梦的刺激物与白天思想相距如此遥远，才促成这个梦的荒谬性。①

梦见梦者喜爱的死人在解释梦上确是一个困难问题，往往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其理由是：支配着梦者与死人的关系的是特别强烈的矛盾情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在这种梦中，开始时死人被看作仿佛是活人，然后突然死去，在梦的后半部他又活了过来。这造成了一种混乱的效果。我终于认识到，这种忽死忽活的变化乃是梦者有意表示冷漠（“死活对我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冷漠并不是真实的，仅仅是一种愿望：其目的在于帮助梦者否定他那极其强烈而且往往是矛盾的情绪态度，从而变成他的矛盾情感的梦的表现。在梦者与死人发生联系的其他一些梦中，下面的规则往往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梦中不提到死者是死了这个

① ［1911年增注］参见我的《论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1911*b*）。在文章结束处讨论了这个梦——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二讲分析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梦（第三个梦）。下一段作为脚注增写于1919年，1930年列入正文。

事实，梦者本人就是与死者相等同，他正梦见自己的死亡。在做梦的过程中，如果梦者突然惊讶地对自己说，“哦，他已经死去好久了！”那他就是在否认自己与死者相等同，也就是否认这个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但是我宁愿坦白承认，梦的解释还远远不能揭示这类梦的全部秘密。

## （三）

在下面我将提出的梦例中，我能捕捉到梦的工作蓄意制造荒谬性的行动，而这种荒谬性与梦的材料并毫无关系。这个梦是在我开始度假时遇到了图恩伯爵后做的。我正乘坐在一辆出租马车内，叫车夫驱车送我到车站。好像车夫被我累坏似的，在他埋怨了几句之后，我说，“我没叫你在铁路上赶车。”好像我和他已在通常只有火车才能通行的道上赶了一大阵车了。对这个混乱而又无意义的故事，分析得出如下的解释。前一天，我雇了一部出租汽车去多恩巴赫[①] 的一条偏僻街道。司机不认识路，他就像一般司机们那样，漫无目标地向前开着，直到最后我发觉了，才指出了正确的路线，同时也讽刺了他几句。我在分析中回想起的一连串思想，使我从汽车司机联想到贵族派头。此刻所想到的仅仅还只是贵族给予中产阶级平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坐到司机的座位上。图恩伯爵实际上也就是奥地利这部国家大汽车的司机。梦中的第二句话是指我兄弟的，我就把他与马车夫等同了。那年我取消了和他一道去意大利的旅行。（“我没叫你在铁路上赶车。”）这次取消是对他的惩罚，因为他老是抱怨我在这样的旅行

① 在维也纳城郊。

中使他过度疲惫（这一点在梦中没有改变），认为我老坚持要从一个地方快速地移到下一个地方，要在一天之内看完许多美景。在做梦的那天晚上，我兄弟陪我到火车站去，但在快到火车站时，在邻近主线终点的郊区铁路火车站那里，他跳下了车，以便乘郊区车去伯克斯多夫。[①] 我对他说，他可以乘主线而不乘郊区线去伯克斯多夫，他就可以和我多呆一会儿。这就导致了梦中我驱车走了火车正常运行的一段旅程那一段。这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颠倒的。这是一种 tu quoque（你也是）的争辩。我对我兄弟说的话是："你可以陪我乘主线走完你要乘郊区线的那段旅程。"在梦里，我把"出租马车"代替了"郊区线"，就把整个事情弄混乱了（顺便说一句，这却大大有益于把出租马车夫和我兄弟的形象联到一起）。这样一来，我就成功地在梦中制造了某种无意义的东西，似乎很难理解，而且和我在梦中以前的说法几乎是直接矛盾的（"我没有叫你在铁路上赶车"）。然而，因为没有必要使我混淆郊区铁路和出租马车，我必定是有目的地在梦中安排了这整个谜一般的事件。

但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就来探索梦中荒谬性的意义以及导致它被允许或直至被创造的动机。上述梦中的神秘性可解决如下：在这个梦中必须有某种荒谬而不可理解的东西与"fahren"[②] 这个字联系着，这一点对我很有必要。因为梦念包含着一种要求表现的特殊判断。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聪明好客的女

① 距维也纳约七八里。

② 在梦和分析中已经反复使用的德文"fahren"这个字，在英文中用作"驾"（汽车）和"乘"（火车），二者的翻译要看上下文不同而定。

士家中（她在同一个梦的另一部分中以“女管家”的身分出现），我听到了两个我解答不出的谜语，因为在场其余的人都熟悉这两个谜语，所以我猜不出的样子一定使人觉得有些荒唐可笑。答案依靠“Nachkommen”和“Vorfahren”这两个词的双关语，我相信字谜原文如下：

遵照主人的吩咐，
司机照办了；
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它安躺在坟墓中。

[答案是：Vorfahren。（“驾驶到”和“祖先”。字面的意思是“开到前面”、“前辈”）]

特别使人困惑的是第二个谜语的前一半与第一个谜语的前一半相同。

遵照主人的吩咐，
司机照办了；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它安躺在摇篮中。

[答案是：Nachkommen。（“后裔”字面的意思是“随后”或“继承者”）]

当我看到图恩伯爵如此生动地向前驾驶，当我因此而堕入了费加罗的心境，记起他说的伟大绅士们的好处就是被出生了（变成后裔）时，这两个谜语就被梦的工作当成了中介思想了。由于贵族与司机这两个词容易混淆，又因为有一个时期我们把司机叫作“Schwager”（“车夫”和“堂兄弟”），于是梦的凝缩作用就能把我的兄弟引入同一景象。然而在后面操纵一切的梦念是这样

的："为自己的祖先骄傲是荒谬的，倒不如自己成为祖先。"正是这个说某事是"荒谬的"论断，才产生了梦中的荒谬性。同时也澄清了梦中这个模糊部分剩下的难解之谜，即我为什么想起以前与司机驾驶过一段路程了。[vorhergefahren（以前驾驶过）——vorgefahren（驾驶过）——Vorfahren（祖先）]

因此，如果有种论断认为梦念中的某些元素中间存在着某些"荒谬的"东西，如果任何一个梦者的潜意识思想系列中存在着批判的或嘲笑的动机，梦就成为荒谬的了。因此，荒谬性乃是梦的工作表现互相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他的方法有的如在梦内容中将梦念的某些材料关系加以颠倒，或者是利用运动抑制的感觉。然而，梦中的荒谬性却并不能被翻译为简单的"不"字；它的目的在于表达梦念的心境，它把嘲笑或大笑与矛盾结合了起来。仅仅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梦的工作才变得荒唐可笑。此处又一次它给一部分隐念赋予了显梦形式。①

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到了具有这类意义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荒谬梦：这个梦——我未加分析便对它作出了解释——是关于演奏瓦格纳歌剧的，它一直演奏到早上 7 点 45 分，乐队是从塔上指

---

① 因此，梦的工作模仿者被认为是荒唐的思想，其所用的方法为制造与此思想有关的荒谬事件。海涅在想讽刺巴伐利亚国王所作的一些歪诗时，就引用了同样的诗句，他甚至写出了更蹩脚的句子。

路德维希伯爵是个出色的吟咏诗人
只要他一吟唱，阿波罗
就向他苦苦哀求，"停止吧！"
"否则我就要变成一个傻瓜，哦"
（科尼希·路德维希《颂歌》Ⅰ）

挥的，等等。它的意义显然是说："这是个杂乱无序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社会；那些应当有所得的人毫无所得，而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却得到了它。"——此处是梦者将她自己的命运与她表妹的命运相比较——我们的第一个与死去的父亲有关的荒谬性梦倒也绝非偶合。在这类例子中，发现用以制造荒谬梦的条件都具有同样的特性。父亲施行权威很早就引起孩子们的批评；父亲对孩子们的严厉要求使他们出于自卫而密切地注视着父亲的每一个弱点。但是父亲的形象唤起了他们的孝心，特别是在父亲死后，于是使得稽查作用加强抑制这种批评，不使其在意识中有所表现。

## （四）

这里又是一个有关死去父亲的荒谬梦。我接到从我家乡市议会的一个关于1851年某人住院费用的通知，这是他在我家突然发病而不得不住院的结果。我觉得这件事真有趣：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没有出生；第二，可能与此事有关的我的父亲已经死去。我到隔壁房间内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使我吃惊的是，他记得在1851年有一次喝醉了酒，而且被关起或是被拘留了。那时他正在一个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么你是常常喝酒的了？你是否不久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当然，我是在1856年出生的，那好像是紧接在所说的那年之后的一年。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这个梦如此坚持不懈地展示其荒谬性，只能把它看作是在梦念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痛苦和热情的争论。更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这个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我的父亲又是公开的嘲笑对象。这种公开性与我们认为梦

的稽查作用与梦的工作是联系着的这一假设似有矛盾。然而，当我们认清在这个梦中，我的父亲只不过是被用来当做一块挡箭牌，而争论实际上是指的另一个在梦中仅仅只暗中出现的人物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清楚了。虽说通常梦表达对某人的反抗时，在它背后隐藏的总是梦者的母亲，而这个梦却恰恰相反。我的父亲被当做一个稻草人，用来遮挡另一个人。这个梦之所以被允许以毫不掩饰的方式处理平时俨然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只是因为与此同时，我明明知道他不是我真正所指的对象，其所以如此又必须追究此梦的起因。我有一位年长的同事，他的判断被公认为是无可指责的，我听说他对于我的一个病人[①] 的精神分析治疗已进入第五个年头这一事实表示了惊奇和不赞许，这个梦就是在听到上述事件之后做的。梦中最初几句话是在一种明显的伪装下暗示着这一事实：这位同事一度接替了我父亲不能再执行的任务（“应交费用”、“住院”）；而且，当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绪冲突，正如父子之间产生误解时，由于父亲所处的地位及其过去的恩惠而不可避免产生的那样。梦念激烈地抗议关于我为什么不快一点的指责，这个指责起初指我对病人的治疗，后来又扩及其他事物。我暗想，难道他不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比我更快吗？四五年与一生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又觉得生活变得轻松得多了呢？

这个梦的荒谬性能给人以很深印象，乃是因为把梦念中不同

① 这个经常提到的病人在弗洛伊德给弗利斯（1950*a*）的信中称之为E。在（1899年12月21日）第126封信中提到了本梦，而且在1900年4月16日，第133封信中声称治疗已完满结束。

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改变就拼凑在一起所致。因此，**“我到隔壁房间内去看他”**这句话，等等，与前面句子所涉及的主题失去了联系，并正确地再现了我即将订婚而未征求他意见的种种情况。所以这个句子使我记起了这位老人这一次所表现的宽宏大量，并和某人——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行为适成对比。还应该看到，这个梦允许讽刺我的父亲，是因为他在梦念中被视为当之无愧的众人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对于被禁止的事物，它允许那些不真实的东西被说成比真实还真实。下一句的大意是，他记起**“有一次喝醉了酒，而且被关了起来”**，实际上与我父亲已毫无关系。他在这里所代表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梅涅特。[①] 我对他极为尊敬，并以他为榜样。他对我的态度是在赏识我一段时间之后转为公开的仇视。这个梦使我想起他曾亲自告诉我他在年轻时曾一度耽于服氯仿中毒而不得不进疗养院。它还使我记起在他死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我和他曾用文字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论题是他否认存在有男性癔病。[②] 当我在他病危期间去看望他并询问他的情况时，他详细地谈到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了这样的话，“你要晓得，我一直是男性癔病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如此承认他一直在固执反对的事，使我感到又惊讶又满足。但是为什么我在梦中能把父亲去代替梅涅特呢？在这两个人物之间我看不出有任何类似之处。这个梦很简短，但完全足以表现出梦念中的一个条件从句，它的全句应该是：“如果我是一位教授或

---

① 西奥多·梅涅特（1833—1892）曾任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② 这个争论在弗洛伊德的《自传研究》（1925*d*）的第一章中有详细的记述。

枢密院顾问的第二代，是他的儿子，我就肯定会进行得更快些。”在梦中我把我的父亲当成枢密院顾问和教授了——梦中最惹人注目和令人迷惑的就是对 1851 年这个日期的处理了。在我看来，它似乎与 1856 无甚区别，好像 5 年的差距毫无意义可言。但是这最后一句话恰恰是梦念所要努力表达的。4 或 5 年是我为在这次分析中最先提到的那位同事对我的支持而感到高兴的那段时间；但也是我使我的未婚妻等待我们结婚的时间；同时，说来凑巧，它也是梦念迫切寻求的使我的病人等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间。梦念在问：“5 年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根本不算什么时间，不值得考虑。我的前面还有的是时间。正如虽然你不相信，我最终还是完成了那件事一样，我也会完成这件事的。”此外，除去前面表示世纪的数字，51 这个数目本身确实也是由另外一相反意义所决定的，而这也是它在梦中出现好几次的原因。对男人来说，51 似乎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年龄，就我所知，就有好几位同事死于这个年龄，其中一位在长期的耽搁之后，仅仅在他死前几天才被授以教授职称。①

## （五）

此处又是另一个玩弄数字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 M 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受到了过分激烈的抨击——抨击者无疑是歌德。M 先生自然在抨击中被击倒了。他在餐桌上向几个同伴大诉其苦；

① 这无疑是对弗利斯周期性理论的一个推断，51＝28＋23，分别为男性和女性的周期，参见克里斯对与弗利斯通信（弗洛伊德，1950*a*）的序言中第一和第四节。51 数字重复出现的事实在后面将提及。

然而，他对歌德的尊敬却并未因他个人的经历而受到影响。我企图弄清年月，但似乎不大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因为他对M先生的攻击必定要早于那个时间，那么在那时M先生一定还是个年轻人。很可能他那时还只有18岁。然而我不能肯定实际上我们是在哪一年，因此我的整个计算都变得模糊不清了。顺便说一句，抨击包含在歌德那著名的论文《论自然》之中。

我们将会很快找到弄清梦中胡言乱语的方法。M先生是我在餐桌上认识的几个同伴之一，不久前他曾要求我替他那显示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作检查。我这怀疑是正确的；在这次访问时发生了一件尴尬的插曲，因为在谈论过程中，病人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年轻时的荒唐事。我询问了病人的出生年月，并要他做了几道简单的加法以测试他记忆上的缺点——顺便说一句，他仍能很好地完成这次测试。我已能看出我自己在梦中的行动很像一个瘫痪病人（我不能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梦的另一部分材料取自最近的另一来源。一位与我相处得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家医学杂志的编辑，对我柏林朋友弗利斯最近的一本书刊登了极不友好的“摧毁性的”批判。写文章的是一位非常年轻又很少有判断力的评论家。我认为我有权干预，便去找了这位编辑谈论此事。他对刊出这篇批评深表歉意，但却不愿作任何更正。我因此与该杂志脱离了关系，但在辞职书中表明，希望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要因此事而受影响。这个梦的第三个来源是我刚从一位女病人那里听到的关于她兄弟的精神病况，他如何在疯狂中高喊“自然！自然！”。医生们相信他的叫喊是因为他阅读了歌德关于这个题材的卓越论文，也表明了他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学习过度。但我自己所想到的却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是受教育较少的人在使用

这个词时所含有的性的意义［nature 亦可译为“本性”（译者注）］。我的这种想法至少由于后来这个不幸的男青年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而没被否定。他发病时正是 18 岁。

我还要谈谈我的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书（另一个评论家说，“人们不知道究竟是作者疯了还是他自己疯了”），是关于人生的年代资料的，并表明歌德的一生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日子）的倍数。所以不难看出，在梦中，我和我朋友的位置是交换了的（我企图弄清年月）。但是我的行为却像一个瘫痪病人，而梦也是一大堆杂乱的材料，因此梦念便讥讽地说，“自然哪，他（我的朋友）才是那发疯的傻瓜，而你们（评论家们）则是天才，知道得更多。肯定这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颠倒过来了吗?”在梦中这种颠倒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这是荒谬的，然而年轻人批评不朽的歌德倒是很有可能的。又如我本要从歌德死的那年算起，然而却从他出生的那年起作了瘫痪的计算。

但是我也曾经表明过，没有什么梦不是由利己主义的动机所驱使的。因此我必须解释在这个梦中我为什么要代我朋友受过并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一事实。在清醒生活中我的批评信念的力量还不足以使我这样做。然而，那位 18 岁病人的故事以及对他高呼“自然”的不同解释暗示了我，我发现因我信仰精神神经症有其性的病因，我已站到了大多数医生的对立面。我可以对自己说，“对你朋友的那种批评也同样对待你——事实上，它已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所以，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们是对的，我们才是傻瓜。”梦中“我正在考虑中”（mea res agitur）使我清楚地记起歌德那卓越的短篇论文。因为我在中

学毕业时，对职业的选择正在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演讲中听见朗读这篇短文，才使我下了攻读自然科学的决心。①

## （六）

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到了另一个梦，在梦中我的自我并没有出现然而却仍是利己主义的。我报导了一个短梦，大意是M教授说："我的儿子是近视眼……"，我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序梦，是准备引出我是主角的另一个梦的。下面就是那省略了的主梦，它引导出一个荒谬而难以理解的文字形式，需要详细的解释。

由于罗马城发生了某些事件，必须把孩子们送往安全地区，这一点做到了。接着是在一座古老的双扇大门之前（在梦中我认出是西恩纳的罗马之门），我正坐在一个喷泉的旁边，感到非常忧郁，几乎流出眼泪。一个妇女——侍女或修女——带来两个男孩，把他们交给他们的父亲（但又不是我自己）。大孩子显然是我的大儿子；我并没有看见另一个孩子的面孔。带孩子出来的妇女要大儿子和她吻别。她长着一个显眼的红鼻子，男孩拒绝和她接吻，只是挥手告别，对她说，"Auf 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其中的一人）说："Auf Ungeseres。"我想这后一个短语是表示偏爱之意。②

这个梦是我在看了一出名叫《新犹太人区》（*Das neue Ghetto*）的戏剧之后所引起的一大堆杂乱思绪所构成的。这是个犹太

---

① 这个梦在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在弗洛伊德的短文《论梦》第六讲中（1901*a*）对此梦有所分析并稍有细节补充。

② "Geseres"和"Ungeseres"两个词都不是德文，见下面的讨论。

人问题，既关系到孩子们的前途，我们不能给他们以自己的国家；也关系到一种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越过疆界——所有这一切在有关的梦念中都不难识别出来。

“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西恩纳和罗马一样，以它的美丽喷泉而闻名于世。如果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就必须从某个我熟悉的地区去寻找代替物。在西恩纳的罗马之门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灯光闪亮的建筑物。我们知道那是曼尼柯米阿（Manicomio）疯人院。在我做这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一位与我宗教信仰相同的人，被迫辞去了他在一个州立疯人院中辛苦得到的职位。

我们的兴趣被“Auf Geseres”这个短语（梦中的情景在某一点上会引导我们去期望“Auf Wiedersehen”）以及与之毫无意义的相反的“Auf Ungeseres”这一短语引起来了。根据我从哲学家们那里得来的信息，“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来源于动词“goiser”最好翻译为“受苦”或“厄运”。这个词在谚语中的用法使我们认为它的意义是“哭泣和哀悼”。而“Ungeseres”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新词，它是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个词，但在开始时我弄不明白它的意义。但是在梦结尾时那句短语的大意包含着对“Ungeseres”这个词的喜爱胜过了对“Geseres”，却打开了我的联想之门，同时也阐明了这个词的意义。在鱼子酱的情况中有着类似的关系，无盐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有盐的（gesalzen）鱼子酱受到更高的评价。“将军的鱼子酱”——贵族式的虚荣，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对我的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式的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我希望她将来能照料我的孩子。这也与我的另一个家庭成员的事实相符合，即我们家那位能干的保姆，很

像梦中的侍女和修女。然而在“gesalzen－unsalzen”（有盐的——无盐的）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仍然缺乏过渡的观念。这可以从“gesaüert－ungesaüert”（发酵——不发酵）之间找到。以色列的子民在逃离埃及时来不及使面团发酵，为了纪念这件事，他们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只吃不发酵的面包。在此我要插入在分析这一部分时突然产生的一些联想。我记得上一个复活节时，我和我的柏林朋友在陌生的布罗斯劳这个小城的街道上漫步。有一个小孩问我到某某街去如何走法，我不得不向她承认我不知道。我对我的朋友说，“但愿那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在选择指引她的人选方面有更高的鉴别力。”不久之后，我看到一块门牌上写着“赫罗德医生，诊病时间……”我说，“希望我们的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就在此时，我的朋友对我讲起了两侧对称性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并且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像独眼巨人（Cyclops）那样，一只眼睛长在额头中央……”这句话引出了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的儿子是近视眼（Myops）……”[①] 这时使我想起“Geseres”这个词的主要来源了。许多年以前，当M教授的儿子（今天已成为一位独立思考家）仍然是一个坐在课桌旁的学生时，他患了眼疾，医生说眼疾引起了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局限于一侧，就没有关系，但如果传染到另一只眼睛，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这一只眼睛痊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睛又发现了感染的迹象。孩子的母亲怕极了，连忙把医生叫到乡间住所。但是这一次医生却转向了另一边。他对孩子的母亲喊道：“你怎么能把这看成是一个“Geseres”（厄运）呢？如

① 德文Myop是根据“Zyklop”型而构造的一种特定（ad hoc）型式。

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的话说对了。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一切对我和我的家庭有什么关系。M教授的儿子最初上学时的那张课桌，后来由她母亲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我的大儿子，我在梦中通过他的口说出了再见的话。不难猜出这种转换所产生的一个愿望。不过书桌的构造也意味着使孩子避免了近视和单侧视力。由此梦中出现了“近视眼”（以及它后面的“独眼巨人”）并提到了两侧性。我对一侧性的关注不止一个意义；它不仅只指身体的一侧性，而且也指智力发展的一侧性。难道不正是这种关注以其荒唐形式与梦中景象正相矛盾吗？在孩子转到一侧说了再见之后，他又转向另一侧说着相反的话，好像要恢复平衡似的。他好像正是按着两侧对称性在行动！

因此，当梦显得最荒唐时往往也最为深刻。在历史上任何时代，凡是有话想说而说出来就会有风险的人都急于要戴上一顶傻子的帽子。如果听者把那些针对他们的犯忌讳的话看作是胡言乱语因而大笑不止，他们就容易忍受些。戏中的王子不得不装疯卖傻来掩饰他自己，就正像梦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一样；因此我们能用哈姆雷特说他自己的话来谈论梦，用机智和晦涩难懂的外衣来掩饰真相。他说，“我不过是疯狂的西北风，当风向南吹去，我能分辨出手锯与苍鹰。”①

由此，我已解决了梦中的荒谬性问题：梦念永远不会是荒谬的——只要是在心智正常人的梦中，任何情况之下，都永远不会

①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这个梦也为一个普通的真理提供了一个好例。这个真理是，同一晚做的梦，即使回忆起来是分开的，也来源于同一梦念，顺便说，我在梦中要把孩子们安全地转移出罗马城因与我在童年发生的一件事相类似而受到歪曲。很多年以前，我嫉妒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有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去。

——而梦的工作如果面临要表达存在于梦念中的任何批评、取笑和嘲弄时，它便会制造荒谬的梦或在梦中包含个别荒谬的元素。[①]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要表明：梦的工作仅只存在于我已经提到过的三个因素[②] 以及我还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的联合之中；它的功能仅只是根据这四个条件把梦念翻译出来；以及究竟我们的头脑在梦中是用其全部心智功能，或只是一部分进行工作，这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和没有考虑事实的。然而，由于在大量的梦内容中常常出现做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欣赏，对梦中某个特殊元素感到惊奇，并企图加以解释、进行辩论，所以我现在必须选择一些梦例来澄清这一类事实所产生的误解。

我的（简要）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表现为明显判断活动的事件，都不能视为梦的工作的理智成就，它不过是属于梦念的材料，以一种现成的结构形式从隐意不断上升而进入梦的显意之中。我甚至还能对这个主张作进一步注释。即使是醒后对一个记得的梦所作的判断，以及因复现这个梦而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可形成梦的一部分隐意，都应包括在对这个梦的解释范围之内。

---

① 关于梦中荒谬性主题在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c*) 卷一第三章第一节中也有所讨论。——在“鼠人”(1909*d*) 的个案史第一节中，弗洛伊德在一个脚注中谈到此同一机制也用之于强迫性神经症。

② 即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表现力的考虑。

## I

我已引证了这种例子中引人注目的一个。

一个女病人拒绝告诉我她的一个梦，因为它“不够清晰”。她在梦中看见了一个人，但分不清到底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父亲。接着又做了第二个梦，梦中出现了一个垃圾箱（Misttrügerl），而这又引起了如下的回忆。当她刚刚成家时，有一次曾对一位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的下一件事就是要个新垃圾箱。第二天她果然得到了一个，但里面却盛满了山谷里的百合花。这个梦正可表示（德语）的一个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肥料上”。[①] 当分析完成之后，才知道这个梦念原来与梦者年轻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有关。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孩子怀了孕，却弄不清楚这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在此处梦的表现已溢出并流入清醒思想之中：即用清醒时对整个梦的判断来表现梦念的一个原素。

## II

下面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个病人做了一个他觉得很有趣的梦，因为醒后他立即对自己说，“我必须把这个告诉医生。”梦被分析后明显地暗示在治疗期间开始的一次私通，而且他已决定不告诉我此事。[②]

---

① “Nicht auf meinem eigenen Mist gewachsen”——意思是“这不是我的责任”或“这不是我的孩子”。德文“Mist”原意为肥料，在俗语中指垃圾，在维也纳的话中意指垃圾箱（“Misttrügerl”）。

② [1909年增注] 如果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梦者梦见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它告诉医生，”那肯定是表示强烈地抗拒说出此事——而且往往接着就把它忘记了。

## Ⅲ

第三个梦例来自我自己的经验。我和P正经过一个有许多房屋和花园的地方到医院去。在此同时，我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以前在梦中看见过这个地方。我不大熟悉怎么走。他指给我一条路，转一个弯便到了一个餐厅（在屋内，不在花园里）。我在那里打听多妮夫人，知道她和3个孩子住在后面的一间小屋内。我向小屋走去，但在到达之前遇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带着我的两个女孩；和她们站了一会儿以后就把她们带在身边。我对妻子有些埋怨，因为她把她们留在那里。

醒来以后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我对我自己解释说，从这次分析中我能发现“我以前曾梦到过这个”[①] 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类梦的意义；它告诉我的是：“满意”属于梦的隐意，而不是指对梦的任何判断。我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我的婚姻给我带来了孩子。P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一段与我相同，后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都超过了我，但是他的婚姻却没有给他带来孩子。下面两件事已足以说明梦的意义，而不必再对梦进行全盘分析。前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了多娜（Dona A－y）的讣告（我在梦中把她变成了多妮），她死于分娩。我的妻子告诉我，照料死者的助产士正是替我们两个最小的孩子接生的那一位。多娜这个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不久以前在一本英文小说中第一次看到了它。梦的第二个起因是做梦的日期，

① 在最近几卷的《哲学评论》（1896—1898）的“梦中的记忆错误”标题下对这个题目有长期的讨论。

那是在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天——这孩子似乎有点诗人气质。

## Ⅳ

当我从那个梦到我父亲在死后还在马扎尔人中扮演了一个政治角色的荒谬的梦中醒来以后，我心中还留下了同样满意的心情。我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它是伴随着这个梦最后一段的感情的继续。我记得他在他临终的床上看起来多么像加里波第，我高兴的是它终于实现了……（梦的后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分析能够使我填补梦中的这一空隙。这是指我的第二个儿子，我替他取了一个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教名（克伦威尔）。这个人在我童年时代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取力，特别是在我访问了英国以后。在这个孩子出生的前一年，我已下了决心，如果生的是男孩，我一定要取这个名字，而且我以极大的满意心情用这个名字迎接了他的诞生。（不难看出，父亲们的受压抑的夸大狂在他们的思想中是如何传给孩子们的，而这也很可能就是当现实生活中变得必要时，对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方式之一。）这小男孩有权利在梦的背景中出现是由于他也正有弄脏被单的同样弱点——儿童和垂死的人都容易被人原谅。——在这方面可以将 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上是“椅子”或“凳子”裁判）与梦中想在自己孩子面前表现出伟大和不屈的愿望相比较。

## Ⅴ

我现在要转而考虑在梦本身中通过的判断的若干表现而不是继续进入或转为清醒生活了。在寻找这类例子时，如果我能利用因其他目的而已经记录下来的例子，将大大地有利于我的工作。

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似乎包括了许多判断行为，“我企图弄清年月，但似乎不大可能”。这极像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熟悉的一位年轻人进行文字攻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评。“我估计他大约只有18岁”，这听起来又很像计算的结果，虽然出自于一个糊涂的脑筋。最后，“我不敢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可说是梦中感到不确定或怀疑的一个例子。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梦中首次形成的判断行为。但是分析表明，这些语句都各有其他意义，而且是对梦的解释必不可少的，而同时一切荒谬的迹象也可因此消除。“我企图弄清年月”这句话把我和朋友（弗利斯）的位置对换了。是他正在寻求解释人生的年限。这样一来，这个句子就失去了反对前一句荒谬性的判断意义了。插入的那句话“对我似乎不大可能”应归属下面“那大概是一个可能的看法”这句话的范畴。我对那位向我诉说她弟弟病史的女士使用了差不多与这相同的字句，“在我看来，他高呼‘自然！自然！’不可能与歌德有关，我认为这些字更具有你们熟悉的性的意义”。确实如此，这表达了一种判断——然而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偶然被梦念所记起而且被利用了。梦内容利用判断与利用任何其他梦念片断是一样的。梦中判断对于“18”这个数字的关联是没有意义的，却也留下了判断在脱离真实背景时的痕迹。最后，“我不敢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这句话的目的不过是想进一步实现我对瘫痪病人的摹拟，在对他们进行检查时，这一点确曾出现过。

对于那些在梦中是明显的判断行为的分析，使我们想起了本书开始时确立的对梦的工作的解释规则，即，我们必须对梦的各成分之间的表面聚合不予重视，把它们看作非本质的假象；我们

应该追溯梦的每一元素的来源，恢复其本来面目。梦是一个聚合物，为了研究的目的，必须再一次把梦分割成片断，然而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梦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起着作用，制造了这种表面联系性，就是说，把梦的工作所产生的材料加以润饰。这又使我们面对一种其重要性我们把它列为建构梦的第四个因素的力量的表现。

## Ⅵ

下面又是一个我已经报导过的判断过程在梦中发生作用的梦例。在从市议会发来通知的那个荒谬梦中，我说："你在那之后不久就结了婚吗?"我算了一下，当然，我是在1856年出生的，这好像是紧接在所说的那一年之后的一年。这一切都披上了一套逻辑结论的外衣：我父亲在他发病之后，于1851年结婚。当然，我是家中的长子，出生于1856年，这一切都准确无误。我们知道，这个错误的结论出自于欲望满足的利益；而主要的梦念乃是，"4或5年，这根本不算什么时间，不值得考虑"。然而，这一套逻辑结论中的每一步，它们的形式和内容一样，都可用在梦念中已被决定了的另一种方式加以解释。正是我的同事指责分析时间太长了的那位病人决定，只要等治疗一结束便结婚。梦中我和父亲的交谈方式就像一场审问或是考试，又使我想起一位教授，他常对进修他课程的学生仔细询问，"出生年月?"——"1856"——"父亲名字?"学生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总是说出自己父亲的拉丁字尾的教名。待学生回答以后，这位教授能从父亲的教名推出结论而不能从学生本人的名字中推衍出来。因此梦中结论的推衍不过是作为梦念中一段材料的推衍结论的重复而已。这

里出现的新的东西是，如果在梦内容中出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便无疑是来自于梦念。不过它呈现的形式可以是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是一串以逻辑的链子连结而成的梦念。然而，无论如何，梦中的结论总是代表着梦念中的结论。①

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继续我们对梦的分析。那位教授的询问使我们回忆起大学生的注册簿（我们那时用拉丁文填写），由此再使我想到我的学术研究。学医规定为5年，这对我来说是太短了。我悄悄地继续工作了好几年；在我的熟人圈子里，我被认为是个懒人。被怀疑我是否能够获得通过。因此我很快决定参加考试，虽然耽搁了些，但还是通过了。这是梦念的一次新的强化，我以它来挑战性地面对批评我的人："尽管由于我推延了时间你们不相信我，但我仍将通过；我的医学训练终将得出结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

这同一个梦在开端的地方有几句话难免争论之名。这种争论甚至不能说是荒谬；它就是在清醒时也可以发生。梦中我接到家乡市议会的一个通知，我觉得很有趣。第一，在1851年时我还没有出世，第二，可能与此事有关的我的父亲已经死去。这两种解释不但本身正确，而且如果我真的接到通知，也会提出与此完全相符的论证。我前面对此梦的分析表明，此梦来源于痛苦的嘲笑的梦念。如果我们再假定稽查作用活动的理由是强有力的，我们便会懂得，梦的工作自有其充分的动机对包含于梦念中模式的

① 这些发现在某些方面是我前面论及梦中逻辑关系表现的修正。前面谈的是梦的工作的一般行为，但没有论及其功能作用的更精微准确的细节。

荒谬暗示产生一种完全有效的否定。但是分析表明，梦的工作并不能自由地构造这种平行物，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去使用从梦念中得来的材料。就像有一道代数方程式，（除数字外）有着加、减、根、幂等符号，却叫一个外行去抄这个方程式，结果把数字和运算符号混淆在一起了。（梦内容中的）这两个论点还可以追溯到如下的材料。每当我想到我初次提出的有关精神神经症在心理学解释上的某些前提总是受到别人怀疑和嘲笑时，就感到痛苦不安。例如，我曾经假定，人生第二年或甚至第一年的印象，在后来患病的那些人的情感生活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而且，这些印象虽然在多方面受到记忆的歪曲和夸大，却构成了癔症症状最初的和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在适当时机向我的病人解释这一点时，他们往往以嘲弄的语气模仿这新得来的知识说，他们正准备去寻找他们还没有出世时的回忆。我的一些女病人在她们最早的性冲动中她们的父亲扮演了出人意外的角色，我的这一发现也可以料到会遭遇到同样的对待。然而，我们深信这两个假设都是正确的。为了证实起见，我回忆起一些例子，都是当孩子还很小时父亲便已死去，然而在后来的事件中表明，孩子仍然在潜意识中保持着对早年死去的死者身影的回忆。我知道，我的以推衍结论为依据的这两个论断的有效性会发生争论，因此，把恰恰是我害怕发生争论的那些结论的材料利用梦的工作获得无可争辩的结论，乃是欲望满足的一个成就。

## Ⅶ

在一个我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触及的梦的开始时，它那突然出现的题材引起了令人惊讶的清晰印象。老布吕克必定是规定了

我某些任务；真是够奇怪的，它居然与解剖我自己身体下部，即我的骨盆和腿部有关。我好像以前在解剖室里看见过它们，但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缺少了这些部分，所以也就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N. 路易丝站在我旁边，帮助我一道做这个工作，骨盆内的东西已经取出，现在既能看到它的上部，也能看到它的下部，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还能看到一些肥厚的肉色突起物（梦中使我想起了痔疮）。有些覆盖在它上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揉皱了的锡箔，[①] 要小心才能挑得出来。随后我又一次撑起我的双腿，而且在城中不断走动。但是（由于疲倦）我叫了一部出租汽车。使我惊讶的是，这车开进了一所房屋的大门，门大开着，让车驶过一个通道，在尽头处拐了一个弯，最后又开到一块空地上。[②] 最后，我和一位替我拿行李的阿尔卑斯山向导正在旅游，穿过变化多端的风景区。由于考虑到我的疲倦的双腿，他还背着我走了一段路。道路泥泞，我们靠着边走，人们像红印第安人和吉卜赛人那样坐在地上，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在此之前，在我跋涉于溜滑的道路上时，我总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奇怪在解剖之后，我怎么能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抵达了一个小木屋，房屋末端有一个开着的窗户，向导把我放了下来，取来两块现成的木板，搭在窗户上，构成一座必须从窗户跨过一个陷坑的桥梁。这时我真正为我的双腿担惊受怕了。但是与预料中的跨越相反，我看见两个成年人躺在紧靠木屋墙边的长凳上，仿佛还有两个孩子睡在他们旁

① Stanniol 锡箔，隐指斯坦纽斯(Stannius)所著的《多类神经系统》一书。

② 这地方是我住的公寓的底层，租户们在那里放他们的摇篮车；但它在好几个其他方面是多重性决定的。

边。这样好像使跨越成为可能的不是那两块木板而是这两个孩子了。我在一阵内心战慄中醒了过来。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稍具知识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要对此梦进行全面分析将要花费多少笔墨。然而幸运的是，在本文的前后关系中，我只要取其一点，就可把此梦作为梦中惊奇的一个例子，如插入的句子“真是够奇怪的”那样。下面就是此梦的起因。那位做我实验助手的 N. 路易丝曾经拜访过我，她说，“借一本书给我看看。”我把赖德·哈格德的《她》借给了她。“一本奇怪的书，但充满了隐藏的意义”，我开始向她解释，“永恒的女性，我们情感的不朽……”她打断的我话：“我已经读过了。你就没有你自己写的书吗?”——“没有，我自己的不朽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嗯，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出版你所谓的‘最后的启示’那本你说甚至我们也能读的书呢?”她不无讽刺地问。这时我看出来那不过是别人借她的口来向我提出警告，我就沉默不语了。我想到即使是出版我那本论梦的书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必须泄漏我自己的大量隐秘的性格。

你所知道的最好事情，

可千万不可告诉小孩。

因此梦中交给我的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任务，指的是我解释自己的梦的自我分析。[①] 老布吕克的出现也适逢其时。甚至在我开始科研工作的最初几年，我曾把一项发现搁置起来，直到他力劝我出版为止。至于我和 N. 路易丝谈话所引起的进一步思想则由

① 弗洛伊德在出版本书的前一年所作的自我分析，乃是他和弗利斯通信的主题之一(弗洛伊德，1950*a*)，参见克里斯对后一书序言的第三部分。

于过分深奥而不能成为有意识的。它们由于提到赖德·哈格德的《她》而分散到我内心激起的材料的各个方面去了。那“真够奇怪”的判断要追溯到那本书和另一本叫做《世界的心》的书。梦中大量原素都来源于这两本想象丰富的小说。人们不得不跋涉而过的沼泽地带，他们不得不利用自己带来的木板才能跨过的陷坑，都取自于《她》；红印第安人、小女孩和木屋则来源于《世界的心》。在这两部小说中，向导都是女人；两本书都与危险的旅行有关。《她》描写的是一条以前很少有人走过的充满冒险的道路，通向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地区。根据我发现的对这个梦所作的笔记看来，我双腿的疲倦之感确实就是我白天的真实感受。它很可能伴随着一种倦怠的心理和一种疑惑的想法：“我的双腿还能支撑我多久呢?”《她》这部书中冒险的结局是，那位向导非但没有为她自己和别人找到永生，而且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烈火之中。毫无疑问，在梦念中就有那样一种恐惧情绪在活动着。那“木屋”无疑也是一口棺材，那就是说，是坟墓。但是梦的工作却以欲望的满足这一最意想不到的表现来完成它的杰作。因为我已住进过一次墓穴，但那是靠近奥尔维托的一个伊特拉斯坎人的空穴，一个狭窄的小室，沿着墙壁有两条石凳，上面躺着两具成人骷髅。梦中的木屋内部看起来正像这座坟墓，只是木头代替了石头，这个梦似乎在说。“如果你要安息在坟墓中，就让它是伊特拉斯坎人的坟墓吧!”随着这种置换，于是便把最阴沉的期待变成最迫切的希望了。[①] 不幸的是，我们即将看到，梦可以把伴

① 在弗洛伊德的《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三章中，这个细节被当做一个例证。

随感情的观念颠倒过来，但却往往不是感情本身。因此，即使是在孩子们可以做到而父亲做不到的事情这样的观念成功地出现之后，我还是从一种“心理恐惧”中醒过来——这是这本奇异小说的一个新的暗示：一个人的同一性可以世代相传达两千年之久。

## Ⅷ

我的另一个梦也包含了对某种体验表示惊奇。但这种惊奇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深远的甚至可说是卓越的解释尝试。这个梦除了具有两个吸引我的特点之外，仅仅就梦本身来说，我也禁不住要将整个梦加以分析。7月18日或19日的夜晚，我正沿着南方路线旅行，我在梦中听见有人喊“Hollthurn,[①] 停车10分钟”，我立即想到了棘皮动物（holothurians），——想到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勇敢的人们绝望地反抗他们的统治暴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造运动——仿佛是在施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那里我模糊地看见一个小博物馆，馆里保存着这些人的残骸和遗物，我很想走出去，但又犹疑不决。火车站有卖水果的妇女，她们蹲在地上，高举着篮子，仿佛邀请似的——我犹豫着，因为我不敢确定是否还有时间，可是我们仍然未动——突然我到了另一个车厢，里面的家具和座位都非常狭窄，使得一个人的背部要直接靠在车厢壁上。[②] 我对此很感惊奇，但我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调换了车厢。这儿有好几个人，包括一对英

① 不是任何真的地名。

② 我本人对这番描述也不理解，但是我遵守报告梦的基本原则，把梦见的东西如实记下。所选的字眼本身就是梦所表现的一部分。

国兄妹；可以明显地看见墙上书架上有一排书：我看见《国富论》和（克勒克－麦克斯韦尔的）《物质与运动》，这是一本厚书，包着棕色纸张。这个男子问他的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写的一本书……这些书有的好像是我的，有的又似乎属于他们。此时我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为了证实或支持这些话……我醒来时汗流夹背，以为所有窗户都关上了。火车正驶近了[施蒂里亚]的马尔堡。

在我正记录这个梦时，我又想起一段梦景，这是我的记忆故意要漏掉的。我［用英语］对那兄妹说话时，提到了一件特殊工作，“这是从（from）……”但是我又改正说“这是由（by）”，那男子对他妹妹说，“他说得对！”①

这个梦以火车站的站名开始。这个站名一定把我弄得半醒了。我用霍尔松（Hollthurn）这个站名代替了马尔堡（Marburg）。我首先听到喊出的站名是“马尔堡”这一事实由后来梦中提到席勒而得到证实，席勒出生于马尔堡，虽然不是施蒂里亚的那一个马尔堡。② 我在这次旅行中买的是头等车票，但很不舒服。火车拥挤不堪，在我的车厢中我看到一位女士和一位绅士，贵族派头，但很不礼貌，对我的闯入他们丝毫也没有想到。或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去对他们的烦恼加以掩饰。我的彬彬有礼的招呼得不到任何反应。虽然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肩并肩地坐着（背对着火车头），那女人却当着我的面用一把雨伞占据了她对面靠窗

① 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一段梦。

② ［1914年增注］席勒不生于任何一个马尔堡，而是生于马尔巴赫，这是德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我也不例外。这又是一个口误，代替另一处的蓄意弄假，我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十章中已尽力做出解释。

户的坐位。门立即被关上了，他们交换了几句有关开窗户的话题。可能他们立即就看出了我渴望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窗户全关的车厢内空气令人窒息。我的旅行经验告诉我，这种傲慢无礼和不厚待人的行为，只有那些持免票和买半票旅行的人才做得出来。查票员进来了，我出示了高价买来的车票。从那位女士的嘴中迸出来带着轻蔑而且几乎是威胁性的话，“我的丈夫有免票”。她外貌庄重，神情不满，已近美人迟暮之年。那男人则一言不发，安坐不动。我打算睡觉了。在梦中我对这一对不愉快的伙伴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没有人能够怀疑，在这个梦前半部的继续片段背后隐藏着多少轻蔑与羞辱。当这个需要得到了满足以后，又感觉到了第二个欲望——调换车厢。梦中景象是经常变化的，而且不会引起任何反对。如果我立即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一对较为可亲的伙伴来代替我的旅伴，那是不会有丝毫惊奇的。但在这个梦中有某种情况不同意改变梦景并认为需要对它加以说明。我为什么突然到了另一个车厢呢？我完全记不起调换了车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我必定是在睡眠状态中调换了车厢——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然而在神经病理学家的经验中却可发现这种病例。我知道有一种人在朦胧状态中乘车旅行。并不表露出任何不正常的迹象，一直等到了某个地点神智突然清醒了过来而且对他记忆中的空白茫然无知。因此，我在梦中便宣布自己是一个“自动漫游症患者”。

分析也可能使它获得另一种解释。那个当我要把它归之于梦的工作时似乎如此引人注目的解释企图，却不是我自己原来所有，而是从我的一位神经症患者记录中抄来的。我在本书前面已经谈到过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心地善良的男人。

他在自己的父亲死后不久，便开始责备自己有一种谋杀的意向，为了防卫起见，他被迫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因此陷于苦恼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伴有自觉的严重强迫性病例。开始时上街变成了他的包袱，他被迫要注意每一个他遇见的单身的人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注视的目光中消失了，他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感情，认为或许就是他自己把那人干掉了。在这种行为背后，在诸多事物中，还隐藏着一种“该隐幻想”——因为“一切人都是兄弟”。（圣经上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即谋杀者之意）。由于不可能进行预防措施，他便放弃散步，把自己置于四壁之中来消磨自己的生命。但是报纸上刊登的外界谋杀案件不断传到他的室内，他的良心使他怀疑自己就是被通缉的凶手。有几星期足不出户确实暂时使他免除了焦虑，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他也有可能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离开了他的房间，因而可能犯了谋杀罪而自己却毫无觉察。自此以后，他便把自己房子的前门锁上，把钥匙交给老管门人，并严格吩咐，即使他再三请求也不把钥匙交给他。

这就是我所企图解释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调换了车厢的起源。梦念中材料一丝不变地进入梦中，而且在梦中明显地要达到我自己认同那病人的目的。我对他的回忆是由一个容易的联想引起的，几个星期以前，我的一次夜间旅行就是由他所陪伴。他的病已经痊愈，陪着我到各省去看望他那些请我去的亲戚。我们占了一间车厢，所有的窗户都通晚打开。睡觉前过得非常愉快。我知道他病的根源是由于对他父亲的仇恨，从童年时代便已开始，而且与性的情境有关。所以，就我对他的认同而言，乃是我在寻求与他相类似的表白。事实上梦的第二部分是以某种夸大的幻想结束的，即认为我的两个年长的旅伴对我的冷漠态度是因为由于

我的闯入而防碍了他们事先计划好了的调情。这种幻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儿时期，也许出于对性的好奇他闯入了他父母的卧室，结果被父亲赶了出来。

我想无须再多举例了。这些梦例已足够证实我前面引证了的话，即梦中的判断行动不过是梦念中某种原型的再现。这种再现一般并不恰当，有时插入很不相称的内容，但偶尔也会像我们最后的梦例所示，它运用得很巧妙，以致一开始就使人觉得这是梦中的独立心智活动。由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虽然它不总是伴随着梦的建造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就可以把梦中不同来源的各个元素融合而为一个整体，使其具备意义而不发生矛盾。然而在探讨这个题目以前，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在梦中产生的感情表现，并把它们与在分析时所揭示出的梦念中的感情加以比较。

## 第八节　梦的感情

斯特里克勒（1879，51 页）的敏锐观察引起了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即我们对梦中感情的表达，不应像我们在醒后对待梦的内容那样，轻易地加以遗忘。他说，“如果我在梦中害怕强盗，强盗的确是想象——但恐惧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在梦中感到快乐，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的感情证明，梦中体验到的感情强度决不亚于清醒时体验到的感情强度。梦本身坚持以更大的努力将感情部分纳入我们的真正精神体验之中，对观念内容则不做同等要求。然而，在我们清醒状态中，我们实际上并不能用这种方式把感情包括进来，因为感情如果与某种观念材料没有密切

联系，我们就不能对感情进行精神上的评估。如果感情和观念在性质和强度上互不相容，那么我们的清醒判断就无所适从了。

梦中的观念内容脱离那种在清醒时刻我们认为必不可免的感情后果，这经常是令人惊讶的问题。斯特姆培尔（1877，77 页以下）宣称，梦中的观念被剥夺了精神上的价值。但是也不乏相反的梦例，其中强烈感情的表现却与和它毫不相干的题材联系着。在有的梦中我可能置身于恐怖、危险和令人反感的情境之中，但并不感到厌恶和恐怖；相反，在另一个梦中，一件无害的事却可以引起恐惧，一件幼稚的事又可以使人兴高采烈。

只要我们从梦的显意进入隐意，这个特殊的梦生活之谜就会比任何其他难解之谜更为突然地和完全地消失于无形。我们不必为这个谜烦恼，因为它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分析表明：观念材料经历了移置作用和替代作用，而感情则保持不变。因此经过梦的化装而改变了的观念材料与保持不变的感情不再符合一致，自然是无足为怪的，如果在分析之后，把正确的材料放回到原来的位置，那也就不必惊奇了。①

在受到稽查作用的抵抗影响而产生的精神情结中，感情是受

---

① ［1919 年增注］假使我不是太错的话，我能从我的 1 岁 8 个月的孙子那里选取的第一个梦，表明梦的工作已成功地把梦念材料转变为欲望的满足，而在睡眠状态中，属于梦念的感情保持不变。在他的父亲返回前线的前一晚，小孩大声啼哭，啜泣说，“爸爸，爸爸……宝宝！”这只能意味着爸爸和宝宝正厮守在一起，眼泪则是从认识到接近离别的标志，此时这孩子已能很好地表达分离的概念了。“fort”（离开）（用一种拉长的特别的O—O—O 来代替）是他最初懂得的几个字之一。在这个梦之前的好几个月，他已经用他的玩具做“离开”的游戏了。这种游戏显示了他早年达成的自我克制，即允许妈妈“离开他”。［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章对这个小孙有进一步叙述］

到影响最小的成分。它单独就能指点我们如何去填补遗漏的思想。这种情况在精神神经症中比在梦中更为明显。它们的感情至少在质的方面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它们的强度可因神经症注意力的移置作用而有所增强。如果一个癔症患者因对琐事禁不住害怕而感到惊异，又如一个强迫症病人因对自己无中生有的痛苦自责而感到惊奇，这二者都是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都错把观念内容——琐碎小事或纯属乌有——当成了本质的东西，而且因为他们把这种观念内容看作他们思维活动的起点，因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徒劳的。然而精神分析可以把他们引上正途，指出感情本来是正当的，找出原来属于感情但已被压抑或被代替物所移置的观念。这一切的必要前提是：感情的释放和观念内容并不构成如我们已经习惯性对待的那种不可分割的机体，但是这两个分离的实体又可以勉强联结在一起，因而精神分析可以把它们分离开来。分析梦表明了事实正是如此。

下面我首先举一个梦例，其中观念内容本应该促成感情的释放，但表现为感情明显缺乏，分析对此进行了解释。

## (一)

她在沙漠中看见了三头狮子（Lions)。其中一头向她大笑；但她对它们毫不感到害怕。后来她必定是逃离了它们，因为她正试图攀登一棵树；但她发现她的表姐，一位法国教师，已经在树上了，等等。

分析得出了如下材料。梦中的无关诱因是她的英文作文中的一个句子，“鬃毛是狮子的装饰物”。她的父亲脸上的胡须长得像鬃毛。她的英国教师的名字叫莱昂斯小姐（Miss Lyons)。一个

熟人送给她一本洛伊（Loewe，德文意为狮子）的民歌集。这就是三头狮子的来历。她有什么理由要害怕它们呢？——她读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鼓动同伴起来反抗的黑人，被猎犬追逐而爬到一棵树上逃命。她在兴奋之余，又说出了若干记忆片断，如在文选中说明如何捉狮子，“将一片沙漠放在筛子上筛，狮子就被筛选下来了。”还有一则非常有趣但并不得体的故事：有人问一位官员为什么不想法巴结他的本部门头头，他回答说，他已尽力去做，但是他的上司已经捷足先登了。当发现这位女子在做梦那天她丈夫的上司曾来拜访过，整个梦的内容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这位上司对她彬彬有礼，并吻了她的手，她对他一点也不害怕，虽然他是一个“大亨”（德文为 Grosses Tier＝大动物），而且在她的祖国首都扮演着“社会名流”（social lion）的角色。所以这只狮子就像《仲夏夜之梦》中的狮子一样，原来是一个志同道合者，凡是梦见狮子而不感到害怕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 （二）

作为第二个梦例，我可以援引那年轻女孩子的梦。她梦见她姐姐的小儿子死了，躺在棺材里，但是我可以说，她丝毫不感到痛苦和悲哀。我们从分析中明白了为什么会如此。这个梦不过是掩饰着她想再看见她所爱的男人的愿望。因此她的感情必须与愿望相符合而不是与其伪装相一致，这就是根本不存在悲伤的原因。

在某些梦中，感情至少还与其原先依附但已被取代了的观念材料有所联系。在另一些梦中，情结的分离已更进一步。感情与其所属的观念已经完全脱离而在梦中其他地方出现，且与梦念的新布局配合起来。这种情况与我们发现的梦中判断行动相类似。

如果梦念中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则梦也包含了这个结论；但是梦中结论可以为完全不同的材料所置换。这种移置作用遵循的往往是对立的原则。

下面的梦体现了这个原则，它可以说是我们分析得最为详尽的梦例之一。

## （三）

近海处有一座碉堡，后来它不直接位于海边，而坐落在一条通往海洋的狭窄运河上。P先生是碉堡的司令官。我和他一道站在一个有3个窗户的大接待室内，窗户前面有雉堞般的垛壁耸立着。我属于驻防部队，类似志愿海军官员的性质。我们害怕敌人的舰队到来，因为我们正处于交战状态。P先生打算要离开，指示我如果我们担心的事情一旦发生就应当如何应变。他的残废妻子和孩子们也留在这座受到威胁的碉堡之内。如果轰炸开始，大厅就必须撤空。他呼吸粗重，转身要走。我把他拉回来，问他在必要时如何与他联系。他回答了几句，但立刻就倒地死了。无疑我的问题增加了他不必要的紧张。他的死并没有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他死后我考虑他的遗孀是否要留在堡内，我是否要把他的死讯向上级司令官报告，我是否应该接替城堡司令，因为我的军阶仅次于他。我正站在窗前，观察着过往的船只。这是些商船，很快驶过黑色的水域，有几艘竖着几个烟囱，有几艘则有凸出的甲板。（正如序梦中的车站建筑物——此处未作报导）接着我的兄弟站在我旁边，我们两人同时望着窗外的运河。我们看见了一只船，不由惊喊道："兵舰来了。"结果却是一艘我熟悉的船在返航。现在又来了一只小船，滑稽地被从中部截断，甲板上看到一

些杯状和箱状的东西。我们齐声喊道："是一艘早餐船。"

船只的迅速航行，海水的黑蓝色，烟囱里冒出的褐色烟尘——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表示出一种紧张的不吉之兆。

梦中的地点是我几次到亚得里亚海旅行（米兰梅尔、杜伊诺、威尼斯和阿奎利亚等地）的印象组成的。[①] 在此梦的几个星期以前，我和我的兄弟作了一次到阿奎利亚的短暂而愉快的东部旅行，记忆犹新。此梦也暗示着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因关心我的美国亲戚的安危命运而产生的焦虑。梦中有两处感情是成问题的。第一处本应有感情但未发生，反而集中注意于司令官之死并未给我留下印象；另一处是我以为看见了兵舰，惊骇万状，整个睡眠都充满了恐惧之感。在这个结构完美的梦中，感情分配得如此巧妙，结果看不出有任何明显的矛盾之处。没有理由认为我看见司令官死去就应当害怕，而作为碉堡指挥官，看见了兵舰时惊恐万分，这也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但分析结果表明，P先生不过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个替身（我在梦中代替了他）。我就是那突然死去的司令官。在我早死之后，梦念关心着我家庭的未来。这是梦念中惟一使我感到痛苦的；所以恐惧也必定是由此处分离而在梦中与看见兵舰联系起来了。另一方面，分析结果表明，作为兵舰来源的那一部分梦念却充满着最令人高兴的回忆。一年前在威尼斯，一个绚丽异常的白天，我们站在希尔奥冯尼河

① 这次旅行最后在1898年4月14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1950*a*，第88封）中有所描述。阿奎利亚，内陆数里处，以一条小运河与环礁湖相通，格拉多为其一个岛屿。这些地方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北端，为1818年前奥地利的一部分。

岸上我们的房间内凭窗远望，那天蓝色的环礁湖面上活动比平日更为频繁。大家盼望着英国船只的到来并准备隆重接待。忽然我的妻子像孩子般快乐地喊道："英国兵舰来啦！"我在梦中对这同样的话却大感惊恐。（我们又一次看到梦中的言语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言语，下面我将证明，我妻子呼喊中的"英国"这个元素也未能逃避梦的工作。）因而，此处在将梦念转变为显梦的过程中，我已将愉快转换为恐惧。我只需要指出，这种转换本身就是对一部分梦的隐意的表达。然而这个梦例也就证明了，梦的工作可以自由地将感情与其梦念中的联系分开并将它置于显梦中它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地方。

我想借此机会对"早餐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这条船在梦中的出现，使一直保持着合理水平的情境竟得出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结论。后来我更准确地记起，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梦对象是黑色的，而且由于它在中央最宽阔的部分被截断了，它的那一端就和伊特拉斯坎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大套器皿极为相似了。它们是一些黑色陶土做成的长方形浅盘，有两个把柄，盘上竖立着盛咖啡或茶的杯状物，有点像我们现代的早餐器皿。从询问中我们得知这是一位伊特拉斯坎妇女的梳妆用具（toilette = toilet set），上面贮存胭脂和香粉的小盒，我们开玩笑地说，如果拿一个回去给太太用倒是一个好主意。因此，梦中这个物件意味着黑色的丧服（toilette＝衣服），直接表示死亡。这个梦对象的另一端则使我想起葬船。[1] 古代人把死尸放在船上，使其葬入海中，

① "Nachen"德文，据一位语言学朋友告诉我，此词源于希腊文词根（νεκυς）（死尸）。

这可以用来解释梦中船只的返航：

平安地坐在船上，

老人静静地驶回海港。①

这是船只失事后的返航（“Schiffbruch”的字面意义为“ship-break”），早餐船是从中部断裂的。但是，“早餐”船的名字又从何而来呢？它来自“兵舰”前面漏掉的“英国的”（English，亦译“英文”）这个词。英文字“breakfast”（早餐）意味着“breaking fast”（打破绝食），“打破”再一次与“船难”（ship-break）发生联系，而“绝食”则与黑色丧服或 toilette 发生联系。

但是只有早餐船这名字是在梦中新造的。确实有过这样的事，而且我想起是最近一次旅游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我们不放心阿奎利亚提供的饮食，便从格里齐亚带了些食品，并在阿奎利亚买了一瓶伊斯特拉名酒。当小邮轮缓缓通过代勒密运河，穿过空旷的环礁湖而驶向格拉多时，只有我们两个旅客坐在甲板上兴高采烈地吃着早餐，我们很少吃得比这还痛快。这就是“早餐船”，但是正是在这段最快乐的生的喜悦的记忆背后，这个梦对不可知的和可怕的未来孕育着最阴沉的思想。

感情与产生感情的观念材料相脱离是感情在梦形成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但是从梦念转变到显梦的过程中，这还不算是惟一的和最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把梦念中的感情与梦中的感情两相比较，立即可以发现一件明显的事实。只要梦中出现一种感情，我们在梦念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感情。但是反之则不然。一般说来，

① 摘自席勒《生和死的寓言》。

梦比产生它的精神材料在感情上要贫乏些。在重新构建梦念时，我经常发现其中最强烈的精神冲动总是力求为人所觉察并照例要与其他与之截然对立的力量相对抗。如果这时再回头来看梦，它常常显得缺乏色彩，而且没有任何强烈的情调。梦的工作不仅把梦的内容，而且也把我的思想情调降低到漠不关心的程度，因此可以说，梦的工作是对感情的压制。我们可以用植物学专著的梦为例。这个梦的隐念实际上是一种热情激动的要求，我要依照自己的选择而自由行动，仿佛要依据本身的权利来安排生活。但是由于这些梦念所产生的梦却显得平淡无奇："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植物学的论著，这本书正摆在我的面前。它有着彩色插图，每本书中都订有一片枯干的植物标本。"这使我想起了尸横遍野的战场被打扫后的一片和平，已看不见兵刃交加的战斗痕迹。

事情也能恰恰相反：生动的感情表露也能自己进入显梦之中。然而在此刻，我们要注意的仍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大量的梦都显现得漠不关心，然而深入到梦念之中，却没有不是深为感动的。

对于在梦的工作进程中对感情的这种压制，我还不能给予理论上的充分阐述。因为要这样做必须先对感情的理论和压制的机制进行艰苦的研究。我只想提出两点：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不得不把感情的释放描述为一种指向身体内部的输出过程，与运动和分泌过程的神经分布相类似。[①] 正如在睡眠状态中向外部世界

① 把感情释放描述为"输出的"（虽然指向身体内部）源于精神机构的观点。本段所说的精神的释放在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1部分第十二节（"痛苦的经验"）有较详细描述。

传导的运动冲动似乎受到了阻挠那样，由潜意识思想所唤起的感情输出在睡眠中也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于梦念过程中的感情冲动的本身就是一些微弱的冲动，其结果，进入梦中的那些感情冲动也就会同样的软弱了。根据这一观点，那么，“感情的压制”并不是梦的工作的结果，而却是睡眠状态使然的。这也许是真的，但却不是全部真理。我们还得记住，任何一个比较复杂的梦总是各种精神力量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一种妥协。一方面，构成欲望的思想不得不与稽查作用的反抗作奋力拼搏；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在潜意识思维本身中每一系列思维都具有与之相矛盾的对立面。由于这些思维系列都可以带有某种情感，所以我们如果认为感情的压抑是这些相反力量之间的互相抑制和稽查作用对这些冲动施行压抑的结果，我们就错了。因此，必须把感情的压抑看作稽查作用的第二个结果，正如梦的化装是它的第一个结果一样。

下面我要举出一个梦例，梦中的平淡情调用梦念之间的对立加以解释。它是一个短梦，读者对它都感到厌恶。

## （四）

一座小山，上面好像有个像露天厕所那样的东西：一条很长的坐板，末端有一个大洞。它的后缘厚厚地盖满小堆粪便，其大小和新鲜程度各不相同。座板后面有一些灌木丛。我对着坐板小便，一道长长的尿流把一切都冲洗干净了。粪堆很容易被冲掉落入孔中，但在末端好像还有些粪便留了下来。

在整个梦中我为什么不感到厌恶呢？

因为如分析所表明，这个梦是由一些最愉快和最满足的思想

所组成。在分析时我突然想起大力士海格立斯清洗奥吉亚斯王的牛栏。这个赫尔克里斯就是我。小山和灌木丛源于奥塞湖。我的孩子们正在那里。我已发现了神经症的幼儿期的病因从而使我的孩子们避免得病。坐板（当然，没有那个孔）很像一位感激我的女病人当做礼物送给我的一件家具，因此使我想起我的病人对我是多么尊敬。甚至人粪的排列也可以有一种使我满意的解释。不管我在现实生活中对它如何厌恶，在梦中却是对意大利美丽土地的一段回忆。众所周知，那里小城镇中的厕所设施就和梦中一模一样。尿流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毫无疑问是一伟大壮观，格利佛正是用这种方式扑灭了利利普特的大火的——虽然他因此而失去了小人国王后的恩宠。但是拉伯雷笔下的超人高康大，也用这个方法对拜火教徒施行了报复。他跨坐在巴黎圣母院的上面，把他的尿流撒向这个城市。我正是在昨晚翻阅了加尼尔为拉伯雷所做的插图。说也奇怪，这里还有一点证明我就是那位超人。巴黎圣母院的平台正是我在巴黎时最喜爱的休憩场所。每个休闲的下午，我总是到那教堂的塔上，在妖魔鬼怪之间上下攀爬。在尿流冲洗下一切粪便很快消失，使人想起这句格言："它吹垮了他们"。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句格言作为癔症疗法一章的标题的。[①]

现在来谈谈这个梦的真正令人激动的原因。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傍晚我作了有关癔 症与行为倒错之关系的演讲。我所要讲的内容使我深感不快，而且对我来说似乎毫无价值。我感到疲倦，在我的艰苦工作中无任何快乐可言。我渴望摆脱所有这

① 1925 年版仅有的注。

些有关人类肮脏的唠叨话，能够和孩子们在一起，然后去观赏意大利的美丽风光。在这种心情下，我离开了讲演室走到一家咖啡店，在露天下随便吃了点东西，因为我对食物没有胃口。但是有一位我的听众跟着我，要我在喝咖啡吃卷饼时让他坐在旁边。他开始对我大加奉承，告诉我他如何从我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如何用新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我如何在神经症理论中冲洗了他那奥吉亚斯王牛栏似的错误和偏见。总而言之，我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的心情不好，与他对太阳神般的赞歌很不协调。我一直努力不使自己作呕，避开了他提前回家。就在睡觉以前翻阅了拉伯雷的书，并读了C.F. 迈耶的一个短篇故事《一个男孩的悲哀》。

这就是梦所由产生的材料。迈耶的故事又引起了我的一个童年回忆（参见图恩伯爵的梦中的最后一个插曲）。白天的厌恶和反感情绪持续入梦，从而为梦的显意提供了全部材料。但是在夜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甚至是夸张的自我肯定心情而且代替了前者。梦的内容必须找到一种能在相同材料中既能表现出自卑而同时又能表达出自大的妄想的形式。二者之间的妥协遂使梦内容变得暧昧不明。但是，由于这些相反冲动的彼此抑制，结果也产生了一种淡漠的情调。

根据欲望满足的理论，如果对立的自大的联想（它确实被压抑着，但具有一种愉快的情调）不加入到厌恶的感情之中，这个梦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苦恼的事情不可能在梦中表现出来，梦念中苦恼的事情只有同时披上欲望满足的伪装，才能闯入梦中。

除了让感情通过或者把它们化为乌有以外，梦的工作对梦念中的感情还有一种变通的处理方法，那就是把某些感情转化为它

们的对立面。我们已经熟悉了解释梦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梦的每个元素为了解释的原故，可以代表其本身的反面。我们事先并不能预知它们代表哪一方面，完全要看它们的前后关系才能作出决定。在公众的意识中明显地对这一点的真实性存有疑惑：即“梦书”在解释梦时总是采取相反性原则。这种把某一事物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中，一个事物的观念总是与它的对立物密切联系着的。和其他移置作用一样，它也能为稽查作用的目的服务，但它经常也是欲望满足的一个产物，因为欲望的满足也不外是一种移置作用，用愉快的事情代替不愉快的事情。正如事物的观念在梦中可以转变为它们的对立面一样，依附于梦念的感情也能做同样的转换，而且感情的这种颠倒似乎总是由稽查作用来实现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梦的稽查作用最为相似的类比，即为了达到掩饰的目的，我们经常利用感情的压抑和倒置。例如我对某人讲话时不得已表面要表示恭维，而内心里却实在想骂他几句，这时最重要的是要掩饰我对他的感情流露，其次才是表达我思想的词语。如果我对他讲话的词语虽然并不无礼，然而伴随它们的表情姿态却流露出仇恨与轻蔑，则对他所产生的效果便与公开对他表示轻蔑完全相同。因此稽查作用命令我首先要压抑感情，如果我是个伪装能手，我就会装出相反的感情——发怒时假装微笑，而当我想要去置人于死地时却显得对他很亲密。

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最好的梦例，在这梦中表现出来的感情颠倒代表了梦的稽查作用。在“我的叔叔与黄胡子”那个梦中我对我的朋友 R 怀着深厚的感情，然而由于梦念却喊他做一个大傻瓜。正是从这个感情颠倒的梦例中，我们第一次觉察到了梦的

稽查作用的存在。同时在这个梦例中，也无须假设梦的工作会无缘无故来创造这种对立的感情：人们认为这种感情在梦念的材料中是一直潜伏着的，只要是出于防御动机利用精神力量把它们加以强化，它们就可以优先为梦的形成目的服务。在我刚提到的我的叔叔那个梦里，那种对立的、怀有柔情的感情可能来源于幼儿期（梦的后半部已有暗示），至于叔侄关系，由于我童年的早期经历的特殊性质，已变成我全部友谊和仇恨的来源了。

费伦齐（1916）曾记录了一个有关这种感情颠倒的绝妙梦例：[①]

> 一位老绅士半夜被他的妻子唤醒，原因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在梦中大笑不止而感到惊慌失措。后来这个男人报导了下面这样一个梦：我正睡在床上，一位熟悉的绅士进入了我的房间；我想要把灯打开但却做不到，我一再尝试，但都告失败。这时我的妻子起身下床来帮助我，但是她也未能把灯打开。她因为衣着不全（ennégligé）在那位绅士面前感到很难为情，最后放弃开灯回到了床上。这一切是如此滑稽，我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我的妻子说，‘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但是我一直笑个不停直至醒来。——第二天这位老绅士神情抑郁，而且感到头痛，他想，大概是笑得太多而累坏了吧。
>
> “经过分析，这个梦就似乎不那么滑稽可笑了。那位进入了他房中的“熟悉的绅士”在潜伏的梦念中乃是代表“伟大的未知”的死亡形象——前一天在他心中唤起的形象。这位老绅士患有动脉硬化症，他有足够的理由在前一天想起死

① 本段与下一段于1919年增写。

亡。忍不住的大笑必定是他在想到死亡时取代了呜咽的哭泣。他再也开不亮的灯乃是生命之光。那抑郁的思想可能与不久前曾经尝试过的性交失败有关。即使“衣着不全”的妻子帮助他也无济于事。他认识了他已经在走下坡路，而梦的工作就成功地把阳萎和死亡这一阴郁的念头转变为一幕滑稽景象，把哭泣变成了大笑。”

有一类梦具有特别要求，可称之为“虚伪的”，它往往也是对欲望满足理论的严峻考验。[①] 当希尔费丁女医生引用了罗赛格记录下来的下面这个梦，以之提供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讨论时，我才开始注意这类梦。

罗赛格在他的《解雇》这个故事中写道：

“我从来就是一个熟睡者，但是很多夜晚以来，我却失去了安宁。因为，除了作为一个学生和文人的平凡生活外，多年以来，我一直被裁缝生活的阴影笼罩着，就像个魔鬼似的，缠着我不让我得到自由。

“在白天，我并不经常也并不强烈地回忆往事。一个抛弃了庸俗外衣并想要征服宇宙的人还有其他事情要干。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鲁莽的小伙子时，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自己夜间所做的梦。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养成了思考一切的习惯时，或者当我内心的市侩习气稍有抬头时，我才开始询问自己，为什么只要我一做梦，就总是一个雇用裁缝，为什么总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和师傅在一起，而且在他的店里拿不到一

① 这一段和罗赛格的引证及其讨论增写于1911年。罗赛格（1843—1918）是一位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他从一个卑微的农民开始而成名。

点工资。我完全知道，当我像这样坐在师傅身旁缝着熨着时，我的真正的位置不应是在这儿；作为一个镇上的人，还有其他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但我却总是有假期，总是在过暑假，因此我总要坐在师傅身旁作他的助手。我常常感到恼怒忧郁，感到浪费了青春，不然的话，我是很有可能找到更多更有益的事情做的。有时工作出了点差错，我必须忍受师傅的斥责，虽然从来也没有提起过工资。有时当我弯着腰坐在阴暗的店中时，我想要通知他我要离去，有一次我甚至这么做了，但师傅没有在意，我只好马上又坐在他身旁继续干活了。

“在这样讨厌的时间以后，醒来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于是我下了决心，如果再做这样的梦，我就要拼命喊叫，‘这不过是欺骗，我正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坐在裁缝店里了。

“它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具有不可思议的规律性。有一次我梦见我和师傅在阿尔贝霍夫（我最初当学徒时在他家工作的农民）家中干活时，我的师傅对我的工作特别不满。‘我倒想知道你胡思乱想些什么！’他阴森森地望着我，对我说。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站起来告诉他，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使他高兴，然后离开。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当我的师傅带来一个学徒并命令我让出板凳给他时，我并没有反抗。我退到一个角落里，又缝了起来。同一天又来了一个雇工，一个狡诈的伪君子——他是波希米亚人——他以前在这儿工作了 19 年，有一次从小旅店回来时掉到了小溪里。他想找到一个坐位却没有地方了。我探询地望着师傅，他对

我说，‘你不是做裁缝的料子，你可以走了，你被解雇了。’我听了大吃一惊，吓醒了过来。

“清晨灰色的光线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了我熟悉的房间。艺术作品环绕着我。在我那漂亮的书架上站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光荣的歌德——都是光辉灿烂的不朽人物。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孩子们清脆的童音，醒来后正和他们的妈妈嬉笑。我仿佛又重新找到了田园生活般的甜蜜、宁静和诗样的精神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曾如此经常地和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沉思的人生幸福。然而使我苦恼的是，我没有事先向师傅告辞，而却被他解雇了。

“我是多么吃惊啊！自从那晚师傅把我解雇以后，我享受到了宁静，我不再梦见过去那么长久日子的裁缝生涯了——那是些非常快乐的而谦逊的日子，但也给我以后好多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在这位少年时代当过雇工裁缝后来成为作家所做的一系列梦中，很难看出欲望的满足在起主要作用。梦者的一切快乐都集中于白天，而在梦中他却总是被那种他最后终于逃脱了的不愉快生活的阴影萦绕着。我自己做过几个类似的梦，使我对这个主题稍微有所理解。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医生时，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化学研究所工作，始终没有掌握这门科学所要求的熟练技术，为了这个缘故，在清醒生活中，我从来不愿想起这段毫无收获却又真正丢脸的学徒生涯。另一方面，我又反复梦见在实验室工作，进行分析，接受其他种种经历。这些梦和考试梦一样不愉快，而且老是模糊不清。在分析其中一个梦时，我终于注意到了“分析”

这个词，它变成了理解这些梦的关键。从那些日子起，我已经成了一位“分析家”。我现在正在做一些很受人称赞的分析，虽然实际上它们只是些“精神分析”。我现在才明白，如果我对白天所进行的这类分析感到骄傲，而且自吹已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那么夜晚的梦就会提醒我那些早期失败的分析工作，这些是我毫无骄傲可言的。它们是对暴发户施行的惩罚梦，就像那个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雇工裁缝所做的梦一样。但是一个梦又如何能站在暴发户的骄傲与自我批评的冲突之间，而且站在后者一边，选择一种尖锐的批评而不是一种非法的欲望满足来作为梦内容，一个梦如何能把这一切变为可能呢？正如我已说过，这个问题的答复存在着困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形成这种梦的基础首先是一种夸大了的野心勃勃的想象，但是后来这种幻想却被泼冷水的谦逊思想取而代之了。我们可能记得，我们心中存在着受虐狂冲动，也许造成了这种颠倒。我不反对把这一类梦叫做“惩罚梦”而与“欲望满足梦”区分开来。我并不认为我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梦的理论有任何局限性：有些人认为对立面可以汇聚是一件奇怪的事，因而这不过是为了解除这些人的困难而在语言上采用的权宜之计。[①] 但是只要对这些梦进行更仔细的考察，便会有进一步的理解。在我的关于实验室的梦的一部分模糊不清的背景中，我正处于我的医学生涯中最沉闷和最不成功的年龄。我尚未谋得职位，也没有想到如何才能自谋生计；但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了有几个可供我选择为结婚对象的女子。于是我又变得年轻了，尤为重要的是，她又变得年轻了——这个和我共度了多少艰难岁

① 最后两句为1919年增写。

月的女人。这个梦的潜意识的刺激物由此被揭露出来，乃是一个渐入老境的人内心里不断啮咬着的欲望。在心灵的另一层次上虚荣心和自我批评之间的激烈冲突，确实决定着梦的内容，但是只有那根深蒂固的想要变得年轻的欲望才有可能使这种冲突作为梦表现出来。甚至我们有时在清醒时刻也会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一切都很顺利，在过去日子是很艰难的；不管如何，那时也很可爱——那时我还年轻。”①

我常常碰到自己亲身经历的另一类我认为是“虚伪的梦”②的内容是与多年断交的朋友言归于好。在这些情况中，分析总是表明有某些原因促使我与这些朋友决裂并把他们视为陌生人或敌人，然而在梦中却总把他们描绘为完全相反的关系。

如果要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记录下来的梦进行任何判断，必须充分假定他在谈论梦内容的细节时可能已经省略了他认为无关紧要或者会分散注意的一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梦一定会出现问题，只要这些内容能充分报导出来，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

奥托·兰克曾经向我指出，格林童话中的“小裁缝一拳打死七个”便是一个完全类似于暴发户的梦。这个裁缝变成了英雄人

---

① ［1930年增注］因为精神分析把人格分为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1927*c*和（1923*b*）不难看出在这些惩罚梦中乃是超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在弗洛伊德的1923*c*中第九节也讨论了罗赛格的梦）］

② 本段于1919年增写，此处似乎是放错了位置，它好像应该放在下面两段的后面，它们与这些1911年的材料，如罗赛格的讨论有着明显的关系。它们以后的内容再一次追溯到1900年——在弗洛伊德的论一个女性同性恋的论文（1920*d*）中第三节末尾更多地谈到了虚伪的梦。

物并成了国王的女婿。有一天晚上他梦到了他过去所学的手艺，由于他躺在他妻子——公主的身旁，她起了疑心了，命令武士偷听他讲的梦话，并且拘捕他。但是小裁缝得到了警告，注意改正了他的梦。

梦念中的感情经过删除、减缩以及颠倒的复杂过程，终于变成了梦中的感情，这些复杂过程在经过详尽分析后，在适当合成的梦中是可以被成功地辨认出来的。我将再引几个梦中感情的例子，用以证实我已列举的那些可能性。

## （五）

如果我们回到老布吕克规定我解剖我自己骨盆那个奇怪任务的梦，大家可能记得，我在梦的本身中就缺乏一种本应产生的恐惧感（Grauen），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解剖意味着我正在进行的出版这本有关梦的书的自我分析——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痛苦过程，致使我把此书的付印拖延了一年多。后来产生了一个欲望，认为我可以克服这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就因为这样我在梦中才没有了恐惧的感觉（Grauen）。但是我也应为我不再变得灰色而高兴——德文 Grauen 一词的另一意义为变灰。我已经够灰色的了。我灰白的头发提醒我我不能再拖延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这种想让孩子们去完成我的艰苦旅程的思想，一直到梦的结尾都在力图表现出来。

让我们再来考虑其满意心情从梦中一直持续到醒后的两个梦。第一个梦之所以感到满足，是因为我预感到现在应该发现“我以前梦见过这个地方”这句话的意义了。这种满足实际上是指我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二个梦的满足是因为我深信某些

“预兆”终于变成了现实。它的真正意义与上一个梦相似，即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使我感到满足。这里支配着梦念的感情在梦中仍持续不已，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梦绝不会如此简单。我们如果对这两个梦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满足已经逃过了稽查作用，并得到了另一来源的强化。这另一来源本有理由害怕稽查作用，而且，如果它的感情没有用一种得到允许的、相似的、合法的满足感情所掩蔽而悄悄地溜进梦中的话，是肯定会遭到反对的。

遗憾的是，我不能用这些真正的梦例来证实这一点，但是我可以从生活的另一领域举例来阐明我的本意。假如我非常憎恨一个熟人，对他所做的事情总是幸灾乐祸，但是我本性中的道德观念又不让这种强烈的冲动表露出来，我不敢表露一种愿望说他应当遭受不幸，如果他遭遇到了他不应该承受的不幸，我就强压住自己的满意心情，并强迫自己想到并表示悔恨。每个人迟早都会亲身经历这种情况，假使现在我所憎恶的这个人做了一件不名誉的事，咎由自取地陷入痛苦之中，这时我就会毫无掩饰地表示高兴，认为他罪有应得。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与其他胸无成见的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然而我敢说，比起其他人来，我的满意程度似乎要强烈得多；这种满意来自我的憎恨这一来源的强化。这种憎恨的感情一直在内心受到抑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情况一经改变，便如脱缰之马而自由奔腾了。社会生活中也不乏这种情况，有些引起人们反感的或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犯错误便是如此。他们的罪过与所受的惩罚往往不相称，这是因为还得加上对他们以前无法发泄的敌意。执行惩罚的人们无疑是不公正的，但是他们满足于长期的压抑得到解除，致使自己对此无所觉察。在这种情况下，感情在质上无可厚非，但在量上却未必妥当。自我

批评在一点上休息不动，而在第二点上却很容易忘记防范。大门一经打开，蜂拥而入的人数之多，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

在任何心理学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对于神经症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可以根据这相同的路线作出同样的解释，即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的感情释放，其感情在质上属于正常，而在量上却大大超出了限度。这种过度来源于过去保留在潜意识中受压抑的感情。这些来源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并凭借着感情上其他正当而合理的来源，于是这些感情本身获得释放的理想道路就被打通了。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考虑过去和现在的压抑动因时，我们不应当把它们的相互抑制看作惟一的关系，我们还应更多地注意到，有时两种动因彼此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了一种病态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把精神机制的一些提示应用于对梦中感情表达的理解。在梦中表露出来的、而且很快就能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足往往不能单用这种关系就能做出充分的说明。一般说来，还必须在梦念中寻找它的另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总是处于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它的相反的感情。由于感情的第一来源的存在，于是第二种来源就有可能把本身的满意感情从压抑中摆脱出来，让它成为第一来源的满足的强化物。由此看来，梦中的感情似乎是由好几个来源所提供，再参照梦念的材料做出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这同一感情的来源共同一致地产生了它。①

① ［1909年增注］我曾用类似的额外有力的快乐效果去解释有倾向性的诙谐。（弗洛伊德，1905*c* 第四章结尾处）

从分析以“已是死的”这句话为中心的那个绝妙的梦例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获得进一层的领悟。在这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感情集中于显梦中的两点上。其一，是我用了两个词歼灭了我的对手并朋友，敌对和痛苦的感觉——梦本身则用了“为奇异的感情所克服”这句话——就交叠在这一点上。其二，是在梦的结尾时，我非常高兴，我继续支持这种我在清醒时也知道是荒谬的可能性，认为存在着仅仅只要用愿望就可以消灭掉的归魂。

我还没有提到这个梦的激动人心的起因，它非常重要而且可以导致对此梦的深入理解。我从我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处听说他要去动手术，我应当从他在柏林的几个亲戚处打听到他的新情况。开始时我接到的手术后的报告很不确切，这使我感到焦虑。我本应当亲自去探视他，但恰恰那时我正患着重病，身体的任何活动都使我感到痛苦不已。现在我在我的梦念中担心我朋友有生命危险。据我所知，他仅有的一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妹妹在年轻时便在一场急病中死去（在梦中弗利斯谈到她在 45 分钟内便死了）。我必定想象到了他的身体抵抗力比他妹妹强不了多少，又想象到了在接到有关他的很多坏消息后我非得专程去看他不可——然而到得太晚了。为此我绝不能停止自责。[①] 这种对到得太晚的自责变成了这个梦的核心，但是用了另一个表现方式，即用了我学生时代那位尊敬的老布吕克以他那蓝色的双眼可怕地注视着我来表示谴责。不久就会弄清楚，造成（关于弗利斯）情景的

① 正是这个想象构成了潜意识梦念部分，它坚持要用“未曾活到”代替“已是死的”，意即“你到得太晚了，他不再活着了”。我已经在前文进行了解释，认为“未曾活到”也是梦中显意情境所需要的。

原因是什么。（关于布吕克）情景本身不可能用我亲身经历的形式在梦中复现出来。梦中允许另外一个人保留这双蓝眼睛，但是这歼灭的角色却留给了我来扮演——这显然是欲望的满足做出的颠倒工作。我对自己朋友的痊愈的担心，我对没有去探望他的自责，我对此事的羞愧——他悄悄地来到维也纳（来看我）——我觉得不应该用病来原谅自己。凡此种种在我睡梦中交织成为清晰的情绪风暴，同时也在梦念领域中激荡不已。

但是在梦的起因中还有另外一件事，对我产生的却是相反的影响。手术后的头几天，在我接到不大好的消息的同时，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我对这一点非常生气，因为这无异是对我的谨慎表示不信任，这实在没有必要。我很清楚这话不是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于传递消息者的笨拙和过分担忧。但是我被这隐晦的谴责弄得很不愉快，因为它并非毫无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带有实质性的责备才有伤害性，才使我们感到难堪。我记得的一件事确实与我的朋友毫无关系，而是发生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那一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都对我表示尊重，我却在谈话时毫无必要地把另一个人讲的有关这个人的话告诉了这个人。那次我受到了责备，一直没有忘记。谈到的这两个朋友中一个是弗利契教授，另一位教名叫约瑟夫——恰好也是我梦中的对手兼朋友 P 的教名。[①]

---

① 从伯恩菲尔德（1914）的一篇文章中所举的某些事实可以使下面的梦更易于理解。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生物研究所（布吕克实验室）的工作时期是 1876 到 1882 年。恩斯特·布吕克（1819—1892）是他的上级，他在弗洛伊德时期的两个助手是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846—1925）和恩斯特·弗利契·冯·马克松（1846—1891）。两个人都比弗洛伊德大 10 （转下页注）

“谨慎地”这个元素以及关于我告诉了P多少关于他的事，这个弗利斯的问题却证实了梦中对我不能保守秘密的斥责。但是，正是（关于我的早年的不谨慎及其后果）这个记忆的介入，才使对我“到得太晚”的斥责从现时转到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的时期。同时借着梦中歼灭的景象把第二个人变成了约瑟夫。我不仅把这场梦景表现为对我的“到得太晚”的责备，而且表现了被强烈压抑着的对我不能保守秘密的斥责。这里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发生过程及其产生的动机都可以一目了然了。

对于要我不要泄漏任何（有关弗利斯疾病）的秘密这一警告，我在当天所产生的愤怒本是很微弱的，由于接受了我内心深处的强化，才膨胀起来变成了一股仇恨的洪流，指向实际上我很喜爱的人们。这种强化来源于我的童年。我已经表明，我对我同龄人的强烈的友谊和敌意如何可追溯到我在童年时期与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他如何凌驾于我之上；我如何很早就学会了抵抗他以保卫自己。我们又是不可分离的朋友，以及根据长辈们的说法，我们有时候又互相斗殴，互相埋怨。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我的朋友都是这个最初人物的化身，他“当初曾在我朦胧的眼前

---

（接上页注）岁。弗利契晚年身染重病。正是在生物研究所弗洛伊德遇见了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他的伟大前辈——《癔症研究》（1895*d*）一书的合作者，也是本梦分析中的第二个约瑟夫。第一个约瑟夫——弗洛伊德的早夭对手兼朋友约瑟夫P——为约瑟夫·帕内特（1857—1890），他成功地接替了弗洛伊德在研究所的职位——亦见恩斯特·琼斯的《弗洛伊德传》第一卷。

浮现”,[1] 他们都是归魂，我的侄儿本人在我少年时代曾又出现过，那时我们扮演凯撒和布鲁图的角色。我的感情生活常常坚持我应该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和憎恨的敌人，我总能使自己能够常常拥有这二者，而且往往能完全再现童年的理想情境，把朋友和敌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只是有时同时发生或者经常更换。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讨论最近发现的事所引起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回复到童年情景并为该情景所代替。这个问题是潜意识思维心理学的一部分，在神经症的心理学解释上可以找到它的位置。为了解释梦的目的，我们可以假设，童年回忆的唤起或者在想象中的构成，可具有以下的内容。两个小孩对某一物件有争议，他们中每一个都说比对方先抢到手，因此有权先占有它。于是两人大打出手，而强权就胜过了真理。根据梦的证明，我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错了的一方（“我自己注意到了错误”），但是这一次我是强者并且占领了战场。失败者连忙跑到他的祖父（我的父亲）那里告我的状，我用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话为自己辩护“我打他是因为他打我”。这个记忆或者很可能是想象，在我正在分析梦时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说不出所以然),[2] 构成了梦念中的中间元素，它收集了梦念中一些激动的感情，就好像一口井收集流入到它里面来的水一样。由此看来，梦念是沿着下面这样一些途径进行的：“如果你要对我让步，那是你活该。你为什么要把我推开呢？我不需要你，我很容

① 歌德《浮士德》献诗。

② 这一点在后面再行讨论。

易找到别人跟我玩”等等。这些思想现在都进入了在梦中有所表现的途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也为了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而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P），他接替了我在布吕克实验室中的演示员职务，但是这里的晋升缓慢得令人厌烦。布吕克的两位助手都没有想离开的迹象，年轻人就沉不住气了。我的这位朋友自知寿命不长，与他的上级又没有亲密的关系，有时不免公开表示不满。又因为这位上级（弗利契）病得很重，所以P希望他的离职就很可能不仅是希望自己得到晋升，而且还有其他更为丑陋的意思在内了。这绝不是偶然，几年以前，我自己就有过强烈的补缺欲望。只要存在着等级和晋升的机会，就难免不唤起被压制的希望。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子哈姆雷特即使在他父亲的病榻旁边，也抵抗不住想要头戴皇冠的诱惑。但是，正如所期望的那样，为了这冷漠无情的欲望，梦惩罚了我的朋友，却没有惩罚我。①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为等不及另一个人的离开，他就自己被移开了。我在出席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的大学纪念碑揭幕典礼后脑海中立刻就涌现了这些思想。因此我在梦中感觉到的一部分满足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这是个公正的惩罚，你活该如此。”

在举行我的朋友（P）的葬礼时，一位年轻人讲了一句似乎不太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葬礼发言人的讲话中，似乎认为没

① 应该注意的是，约瑟夫这个名字在我的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参见关于我的叔叔的梦）。我的自我发现自己很容易藏身于这个名字之后，因为约瑟夫是圣经中最著名的释梦人物。

有了这个人，世界就会面临末日。他的话表达了一个人的真实感情，他的悲痛情绪被夸大的言词冲淡了。但是他的话却成了以下梦念的出发点："确实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替代的。我已经送了许多人进入坟墓，但我却仍然活着。我比他们都活得长久，我占领了这个领域。"在我想到我如果去探望我的朋友（弗利斯）又怕他已不再活着时，这思想又出现在我脑际，但其意义只能被认为是，我高兴因为我又一次活得比别人更久，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为我又像童年的幻景中那样，独占了这个领域。这种源于幼儿期的独霸一方的满意心情，构成了梦中出现的主要感情。我为活着而高兴，我那表达出来的天生的利己主义的喜悦心情，就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一对夫妇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如果我们当中哪一个死了，我就搬到巴黎去。"因此对我说来非常明显，死的那个一定不会是我。

不能否认，要解释和报告一个人的梦时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因为在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一群高尚的人们当中，命中注定了只有他会表现为惟一的坏蛋。所以在我看来，那些游魂们只是人们想它们活多久它们才能活多久，而且凭着一个意愿就可以把它们消灭，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我们已经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是怎样受罚的。但是那些游魂是我童年朋友的一连串化身，所以，我常常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一个人找到替身，这也成了我感到满足的一个来源，我觉得我也能够为我即将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

但是梦的稽查作用变得如何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一连串麻木不仁的利己思想发动猛烈的反对呢？又为什么不把与思绪相伴而生的满足转变为极度的不愉快呢？这个解释我认为是：与这同

一个人联系着的另一串无法反对的思绪同时也获得了满足，而且用它们的感情掩蔽了来自童年的受压抑的感情。在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上，我又是这样想："我丧失了多少珍贵的朋友啊！有些人是死去了，有些人却是由于友谊的破裂。幸而我已经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替身，一个对我说来比别人更有意义的人，在我这个不大容易建立新友谊的年龄，我不再失去他的友谊了！"我为失去的朋友们找到了替身的满足心情，是能够进入梦中而不受到干涉的。但与此同时，来自童年的具有敌意的满足也悄悄溜进梦中。毫无疑问，童年的感情还足以加强当前的合理感情，但童年的仇恨感情本身也成功地得到了再现。

然而除此以外，梦还包含了对另一串可以合理引起满意思想的明显暗示。不久以前，我的朋友（弗利斯）终于盼到了一个女儿的诞生。我知道我的朋友一直为他那早死的妹妹悲伤，我于是写信告诉他，我相信他能把对亡妹的爱转移到小孩身上，而且相信这个小女孩能够使他永远忘掉他那不可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又再次与梦念中的中介思想联系起来，而且那些联想的途径向相反的方向散开："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都不过是些归魂，我们丢失的一切又都回来了。"现在梦念的那些矛盾成分之间的各个联想又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变得更为接近了。那就是我朋友的小女儿与我童年时常在一起玩耍的女孩同名。这女孩与我同年，是我最早的朋友兼对手的姐姐。当我听到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宝琳"时，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这暗示着一个巧合，我在梦中曾用另一个约瑟夫代替约瑟夫，而且无法压抑"弗利契"和"弗利斯"开头字母之间的相似性。从这里我的思想又转到了我自己孩子们的名字方面。我一直坚持他们

取名字不要追求时尚，而且要用来纪念我所喜爱的人。他们的名字要使他们和那些归魂合为一体。我想，总而言之，难道生儿育女不是通向永恒的惟一途径吗？

对于梦的感情这个题目，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在睡眠者心灵中一个属于支配地位的元素，可以由所谓“心境”或某种感情的倾向所构成——而且这个元素可以对他的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心境可以来源于他先一天的体验或思想，也可来源于躯体。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链伴随着。从梦的构成观点来看，不论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以主要形式决定着心境，抑或是具有躯体基础的情绪倾向唤醒了梦念中的观念内容，二者都没有什么区别。梦的构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欲望的满足，而且梦只有从欲望那里才能获得本身的精神动机力量。一种正在活动的心境与在睡眠中作为一种引起或变成正在活动着的感觉是被同样对待的，它可以被忽视，也可以从欲望满足的角度给予一种新的解释。睡眠中的痛苦心境可以变成梦的原动力，因为它们唤醒了的强烈欲望被认为只有在梦中才能得到满足。依附于心境的材料不断受到检查，直到能被用来表达欲望的满足为止。梦念中的痛苦心境越是强烈和居于支配地位，则被压抑的最强烈的欲望冲动就越会利用机会以寻求表现。因为，既然它们必须要自己来创造的不愉快已经存在，它们便发现它们任务中最为艰难的部分——极力使自身进入梦中以求表现——便已经完成了。我们在此再一次碰到了焦虑梦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中便可发现，它们在梦的功能中属于边缘性质。

## 第九节　润饰作用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谈论梦的构成的第四个因素了。如果我们以与我们开始时同样的方式继续对梦的内容进行研究——即将梦内容中的明显事件与它们在梦念中的来源相比较——我们就会遇到必须用崭新的假设来进行解释的一些元素。我记得在一些梦例中，梦者感到惊奇、苦恼或被排斥，而且是由梦内容本身的片断所引起的。我在（上节）许多梦例中都曾表明，梦中大部分这类评论性的感觉实际上并不针对梦的内容，而却原来是梦念的一部分，被拿过来以达到一定目的的。但是有些这类材料却不能用这来解释，它们与梦念中的材料毫不相干。例如，在梦中常听到的“这不过是个梦”这句评论性的话意义何在呢？这句话是对梦的真正评论，在清醒生活中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它常常是醒来的前奏；而更为经常的是，在它之前总有某种痛苦的感觉，在知道了它不过是一种做梦的状态时，这种感觉就平息下来了。当“这不过是个梦”这种思想在梦中出现时，它与奥芬巴赫的同名滑稽歌剧借美丽的海伦之口所说的话具有相同的目的。[①] 它的目的在于减轻刚刚体验到的事物的重要性，而使将要发生的事情变得可以容忍。它可以使在当时有充分理由使自己骚动的某种特殊因素平静下来并禁止梦——或歌剧中的一幕——继续进行下去。然而这样继续睡下去会较为舒服，对梦也能够容忍，因为“它毕竟只

① 第二幕中巴利斯和海伦的爱情二重唱。结束时，他们因见到梅内劳斯而大吃一惊。

是个梦”。在我看来，只有当永不入睡的稽查作用发觉不小心已经让一个梦发生了，“这不过是个梦”的评论性的判断才在梦中出现。要对梦施行压抑已经为时太晚，因此稽查作用就利用这句话去应付由梦所引起的焦虑或痛苦的感觉。这句话是稽查作用的一个马后炮的例子。

然而这个例子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并不是梦中所包含的一切都来源于梦念，而一种与我们清醒思想无甚区别的精神功能也可以对梦作贡献。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否只在特殊情况下发生，或者这种精神动因除行使稽查作用外，是否在梦的构成上也起着习惯性的作用。

我们毫不犹豫地赞成后一种说法。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到稽查机制对梦的内容进行限制和删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对梦内容的插入和增加也负有责任。插入的内容是不难识别的。在报导它们时比较犹豫，而且常常要加上“好像”的字样；他们本身并不特别生动，而且常常被作为中介环节介乎梦内容的两个部分之间，或者被用来填补梦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空隙。它们在回忆中比来源于梦念的真正材料更不容易保留。如果梦被遗忘，它们则是最先消失的部分。一些人抱怨说，梦见的东西并不少，但大部分都忘掉了，只留下一些片断，我非常怀疑这一切都是由于这些连接思想的迅速消失所引起的。在全面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插入的内容有时与梦念中的材料毫无联系。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使我发现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一般说来，这些连接的思想引入梦念中的材料都是那些单凭本身的力量或借助于多重性决定都不能入梦的材料。似乎只有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在我们正在考虑的梦的构成中，这种精神功能才进行新的创造，而且只要有可能，

它总能利用在梦念中发现的适当材料。

精神功能的目的就是把梦的工作这一部分加以区别并揭示出来。[①] 这种功能表现的方式就像诗人对哲学家的恶意讽刺那样：它笨拙地修补着梦结构上的漏洞。[②] 由于它的努力，梦便在表面上失去了荒谬性和不连贯性，近乎一种可以理解的经验模式了，但是它的努力并不常常获得成功。从表面上看来，梦的发生似乎是合乎逻辑和合理无误的：它们从一种可能的情况开始，经过一系列有连贯性的变化，然后——虽然不太常见——把它带入一个不会使人感到惊讶的结尾。这一类梦不断接受与醒时思想有关联的精神功能广泛的修正；它们似乎具有意义，但是这种意义与它们的真实意义却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些梦的材料被随心所欲地加以润饰，以致材料之间只保留着极少的关系。这些梦可以说在醒后接受解释以前，在梦中已经被解释过一次了。在另一些梦中，这种有倾向性的修正只获得部分的成功；连贯性似乎保持了一段时间，然后梦就变得混乱而无意义，也许以后又一次表现出合理性。还有另外一些梦，修正可说全盘失败，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支离破碎的材料。

我也不想断然否认梦的构成中的这第四种力量——我们不久就会承认它像个老熟人，因为实际上它是四种因素中惟一一个我

---

① 弗洛伊德在别处曾谈到，严格说来，润饰作用并不是梦的工作的一部分。参见他的论马库塞《袖珍字典》中的“精神分析”条目（弗洛伊德，1923*a*，论《梦的解析》一段结尾处），同一观点在弗洛伊德（1913*a*）的结尾处也曾提及。

② 暗示着海涅的《归乡》中的几行。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1933*a*）最后一讲开始处曾引证其全文。

们在其他联系中熟悉的——我也不想否认这第四种因素有能力对梦作出新的贡献。然而像其他因素一样，它所产生的影响肯定主要只是从梦念内已经形成的精神材料中进行优先选择。有这样一类梦，其中似乎已可为建构梦的门面省去许多劳力——就是说，在这种梦中，梦的门面已经存在于梦念的材料中，只等着使用罢了。我习惯于把梦念中这种元素称为“想象构成物”。[①] 如果我认为清醒生活中的“白日梦”[②] 与它相类似，或许可以避免读者们的误解。精神病学家们对于这些结构在我们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尚未充分认识和讨论，但在我看来，M. 本尼迪克特似乎已经做出了大有希望的开端。白日梦的重要性也没有逃过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的敏锐观察。例如，阿方索·都德笔下的《富豪》中对一个小人物的白日梦就有绝妙的描写。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使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想象物”或“白日梦”是癔症症状的直接先兆，或者至少也是其中的一大部分。癔症症状与真实的记忆没有联系，只与在记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想象物有关。[③] 白天有意识的想象物的经常出现，把这些结构带入我们的认识之中；但是与这些有意识的想象物同时存在的，还有大量潜意识的想象物，它们由于本身的内容以及来源于受压抑的材料，不得不停留在潜意识之中。对这些白天想象物特征进一步考察表明，这些构成物

① “Phantasie”这个德文词最先只指“幻想”，此处可用 Phantasiebildung（想象构成物或想象物）。

② 弗洛伊德本人后来写了两篇有关白日梦的论文：1908*a* 与 1908*e*。1921 年沃伦敦克的《白日梦心理学》出版，弗洛伊德为之作序（弗洛伊德 1921*b*）。

③ 弗洛伊德在 1897 年 5 月 2 日致弗利斯的一封信的一份备忘录中更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弗洛伊德，1950*a*，手稿 L）：“想象物是建造起来的精神门面，用以堵塞（主要梦念的）这些记忆的途径”。

是多么应该得到我们所给予的我们夜间想象物的同一名称——梦。它们具有与夜梦相同的大量特征，对它们的研究事实上可以作为了解夜梦的最简捷和最好的途径。

与梦一样，它们是欲望的满足；与梦一样，它们大部分基于幼年经验的印象；与梦一样，它们从稽查作用某种程度的松弛中获得好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它们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在形成中正在起作用的愿望目的是如何与构成它们的材料相混合，重新排列，然后构成一个新的整体的。它们与来源于童年的记忆之间的关系，就好像17世纪罗马的巴罗克宫殿与其古代废墟之间的关系，废墟的铺石和圆柱为近代结构提供了材料。

形成梦内容的第四个因素亦即润饰作用再次向我们表明，有一种活动可以不受任何其他影响的限制而能够自由地创造白日梦。简单地说，这第四个因素极力将获得的材料塑造成像白日梦那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白日梦在梦念范围内已经形成，这梦的工作中的第四个因素就会首先掌握这已经形成了的白日梦，然后设法把它引入梦内容之中。有些梦的内容仅仅只是停留在潜意识中的白天想象物的重现。[①] 例如那小男孩和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在沙场上并肩奔驰。在我那“Autodidasker”的梦中，第二部分乃是与N教授白天对话中一段天真想象的忠实再现。由于梦在形成时必须满足许多复杂的条件，因此现成的想象物经常只能构成梦的一部分，或者只有一部分想象物能够进入梦中。所以想象物虽然在梦中被认为是一个实体，它在梦念中却仍然与其他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1905*d*）中第三篇近尾处论“乱伦的障碍”一节中的长脚注。这个脚注是在该书第四版时所加。

部分受到同等待遇。在我的梦中，经常有一些部分比其余部分更为突出，产生一种不同的印象。我感到它们比同一梦中的其余部分更为流畅，更有联系，同时更为快速。我明明知道这是梦境中的一些潜意识想象物，但是我却从来不曾成功地把它们在脑中存留下来。此外，这些想象物与梦念中的其他成分一样，也受到压制和凝缩，并表现互相重叠，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过度的例子，介乎两极端之间，一端的情况是，它们一成不变地构成了梦的内容（或者至少构成梦的门面）；另一端则相反，它们在梦内容中仅再现其一个元素，或者表现为一种遥远的隐喻。现在存在于梦念中的这些想象物的未来命运如何，明显决定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稽查作用的需要以及凝缩作用的迫切要求。

在选择梦的例子时，我尽量避免潜意识想象物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的那些梦，因为介绍这种特殊的精神元素，需要对潜意识思维心理学进行详尽的讨论。然而我又不能在这方面完全对想象物不予考虑，因为它们常常全部进入梦中，而且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梦景可以清晰地窥见它们的存在。所以我要再举一个梦例，它似乎是由两个不同的对立的想象物所构成，这两个想象物在某些点上又彼此符合，其中一个浮现于表面，而另一个则似乎是它的解释。①

---

① ［1909年增注］我在《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1905*e*，第二部分）中分析了这类梦的一个好的例子，它由若干重叠的想象物所构成。我在分析自己的梦时，低估了这些想象物在梦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我的梦通常以思想的讨论和冲突为基础，而不大根据白日梦。对其他人来说，夜梦和白日梦之间完全相似并不难以证明。对于癔症病人，梦往往可以代替癔症发作，因此可以相信，白日梦象物乃是这两种精神结构的直接先兆。

这个我惟一没有仔细记录下来的梦的大致内容如下：梦者——一个年轻的未婚男子——坐在他常去吃喝的餐馆内。餐馆在梦中显得很逼真。然后出现了几个人，想要把他带走，其中一个人要逮捕他。他对同桌的人说："我等一会儿付账，我就会回来的！"但是同桌的人嘲笑他说："我们全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说的！"有一个顾客在他身后喊道："又走了一个！"然后他就被带到一间狭小的房间，他发现房内有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陪伴着他的一个人说，"这是米勒先生。"一位警官或是类似的官员正在翻阅一大堆卡片或纸张，边翻边说，"米勒！米勒！米勒！"最后他问了梦者一个问题，梦者回答说，"我愿意。"然后他转身再去看那女人，发现她长了一大把胡子。

此处不难分开这两个部分。表面的部分是一个被捕的想象物，看来似乎是新近由梦的工作构成的。但是在它的背后不过是梦的工作对结婚想象物的稍微改装。这两个想象物具有的共同特征非常明显，很像高尔顿的合成照片。那年轻人（直至现在他仍是一个单身汉）允诺要回来与他们共餐，那些有了较多经验的酒友们的怀疑，"又走了一个（去结婚）"的喊声——所有这一切都不难符合两种解释。他用"我愿意"回答官员提出的问题也是如此。至于翻阅一堆纸张并不断重复同一名字，则符合一个较不重要但却易于辨认出来的结婚典礼上的特点，即宣读一堆贺电，上面都写上了相同的名字。新婚出现在梦中的事实使结婚想象物胜过了其表面的被捕想象物。从一次询问中——此梦尚未分析——我也能发现为什么在梦的结尾处新娘会长出胡子。梦者有一天和一位朋友一道在街道上散步，两人对结婚都有些害羞。他要他的朋友注意对面走来的一位美丽的黑发姑娘，他的朋友说，"是的，

但愿像这样的女人几年后不会像她们的父亲那样长出胡子。”当然，这个梦也不乏更为隐蔽的梦的化装因素。例如，“我等一会儿付账”指的是他担心岳父对嫁妆的态度。事实上，各种疑虑都明显地不容许梦者对结婚想象物感到愉快。例如疑虑之一，即担心将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于是变相地表现为被捕的梦景。

如果我们暂时回到这一观点，即梦的工作乐于利用现成的想像物胜过将梦念中的材料另行拼凑，我们也许就有可能解决一个有关梦的最有趣的难解之谜了。在前面，我讲了莫里的一件众人皆知的轶事：他在睡眠中被一小块木板击中后颈椎而从一个长梦中惊醒过来。这个梦就像一个充分展开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故事。因为报告的这个梦前后一贯，内容完全符合关于将他惊醒的刺激的解释，加上他不能预见刺激将会发生，因而只剩下一种可能的假设，即整个精制的梦必然只能在木板击中莫里的颈椎以及他随即醒来之间的这一短暂时刻形成和显示。我们对于清醒生活中的思想活动决不敢认为有如此迅速，于是不能不得出结论说，梦的工作具有加速我们的思想过程以达到惊人程度的特殊功能。

针对这一迅速流行的论断，一些现代作家（洛兰 1894 和 1895，埃格 1895 和其他人等）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一方面他们怀疑莫里叙述的梦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们企图证明，如果将夸张成分去掉，我们清醒时的思想进程并不会比这个梦中的思想进程来得缓慢。我并不认为争论所引起的一些原则问题马上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我必须承认，（譬如埃格）提出的特别是针对莫里的断头台的梦的反对论证，是不能使我信服的。我自己愿意对这个梦提出以下解释。如果认为莫里的梦表现了在他记忆中已储存了多年的现成想象物，而这想象物又在莫里意识到刺激弄醒他时

被唤醒——或者宁可说被暗示，难道这不是很有可能吗？果真如此，则为什么一个编排得如此详细的长梦能在极短的时刻任凭梦者的支配这一难题就可以得到理解了——因为这故事是已经全部编排好了的。如果这小块木板是在莫里醒时击中他的后颈椎，他也未尝不可以这样想，“这就像砍头一样！”但是因为他是睡眠中被木板击中的，于是梦的工作就利用这击中的刺激以便迅速产生一种欲望的满足：它好像是在这样想（纯粹是比喻的）“这正是个绝好的实现我那个多年阅读形成的想象愿望的机会。”我认为，年轻人在激动人心的强烈印象影响下，能编出像这样一种梦的故事，是无可置疑的。在那传奇般的“恐怖时代”，对于那些贵族男女，民族精英，在面临死亡之际，仍能谈笑自若，保持着高度机智和文雅风度，视死如归，谁又能不为之心神向往，更何况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文化史的学者呢？对于一个沉浸在想象中的年轻人，想象着自己正在向一位贵妇人告别，吻着她的手，毫无畏惧地走向绞架，这又是多么诱人啊！或者，如果野心是构成想象物的主要动机，他想象自己是那些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单凭着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雄辩口才便能统治当时人心狂乱的城市——他们单凭自己的信念就把上千万的男人处以死刑，他们为欧洲改革铺平道路，而同时自己的脑袋却时时难保，总有一天会落在断头台的铡刀之下——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吉伦特党人，或者以英雄丹东自居，这又该是多么诱人呀！在莫里对这个梦的回忆中有一个景象，就是“他被带到了行刑的地方，周围围绕着无数的人群”。这证明了莫里的想象物正是这一类野心。

这个长期准备好了的想象物也不必要在睡眠中全部表现出来，只须要接触一下便够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演奏了几小节

音乐，有人指出说这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如在《唐·乔瓦尼》中发生的那样），立刻就会有无数的回忆在我脑海中涌现，起初时却没有哪一个能单独进入我的意识。关键的词句就像一个切入口，整个网络都通过它进入了兴奋状态。潜意识思维可能也是如此，唤醒的刺激使精神入口兴奋起来，让整个断头台想象物得以呈现。但是这个想象物并没有在睡眠中全部呈现，只是在梦者醒来后的回忆中才显现出来的。他在醒后回想起来的是作为整体在梦中激动着的这个想象物的全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就无法确定自己真正梦到了某些事情。这同一解释——即现成想象物作为整体被唤醒的刺激使之兴奋起来——也可用于被外来刺激唤醒的其他一些梦，如拿破仑一世在被惊雷的巨响惊醒前所做的战斗梦。

在贾斯廷、托波沃尔斯卡关于梦的时间长短的论文所搜集的梦例中，[1] 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麦卡里奥所报告的关于一个戏剧作家卡西米尔·博佐所做的梦了。有一晚，博佐出席他的一个剧本的首次演出，但是他太疲倦了，以致在幕布刚刚拉开时他坐在后台打起瞌睡来了。他在睡眠中看完了全剧的五幕，并看到了每幕上演时观众的情绪表现。演出完毕时他高兴地听到了观众欢呼他的名字和热烈的掌声。突然间他惊醒了过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因为戏才不过上演了第一幕的头几句话：他睡了还不到两分钟。我敢大胆假定在这个梦中，梦者看完全剧的五幕以及看到了观众对不同情节的不同态度，并不需要在睡眠中用材料制造新产品，很可能是（我已描述过的）已经完成了的想

① 这一段为1914年所增写，只有最后一句为初版所有。

象活动的再现。托波沃尔斯卡和其他作者一样，强调这一事实是，认为观念加速流动的梦与其他的梦不一样，看上去特别连贯，对它们的回忆是概貌而远非细节。这的确是这一类由梦的工作所触发的现成想象物所必须具备的特征，然而上述的作者们却没有能作出这个结论。但是我也不能断言，所有被唤醒的梦都符合这个解释，或者梦中观念加速流动的问题都能以这种方式予以排除。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对梦内容的这种润饰作用与梦工作的其他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加以考虑。我们难道可以假设梦的那些构成因素——凝缩作用的倾向，避免稽查作用的需要，以及对梦所能接受的精神手段的表现力的考虑——首先从所提供的材料中聚合而成临时的梦内容，然后将这些内容为了满足润饰作用的要求而尽可能重新加以铸造吗？这大概是不可能的。我们宁可这样假设：这第二个因素（即润饰作用）从一开始起就构成了一种梦必须要满足它的条件，而这个条件与由凝缩作用、由抵抗施加的稽查作用，以及由表现力所制造的那些条件一样，同时以一种诱导和选择的方式对表现于梦念中的大量材料进行工作。然而，无论如何，在形成梦的这四个条件中，我们最后知道的这一个的要求对梦的影响最小。

通过下述的讨论，使我们认为实现梦内容的润饰作用的精神功能，与清醒时的思想活动非常有可能是同一码事。我们清醒的（前意识）[1] 思维对待任何知觉材料的态度与我们考虑对待梦内

① 应用这个词它的出现早在 1896 年 12 月 6 日他和弗利斯的通信中（弗洛伊德，1950*a* 第 52 封信）。

容的功能完全相同。清醒思想的性质，在于建立知觉材料的顺序，组织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使其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可理解的整体的期望。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一个变戏法能手就能利用我们的理智习惯欺骗我们。当我们把各种感觉印象综合而成为一个可理解模式时，我们往往会犯最奇怪的错误，甚至不惜歪曲眼前材料的真象。

这类事实太普遍了，无需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论证。在我们阅读时，常常会忽略可以破坏意义的错字。总以为自己的阅读材料正确无误。据说一位法国流行刊物的编辑打赌说，如果印刷工人把“之前”和“之后”两个字眼插入一篇长论文的每个句子中，并不会有一个读者觉察出来，结果他赌赢了。许多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错误联想的滑稽例子。有一次法国议会正在开会，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扔进一枚炸弹，在会议厅爆炸了。杜普伊鼓起勇气说：“继续开会。”从而平息了引起的惊慌。边座的来宾被问及关于这次暴行的印象，他们中间有两个外省人，一个人说在演讲结束后确实听到爆炸声，不过他猜想每个人讲演后鸣炮是议会的习惯。第二个人大概已听了好几次演讲，他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鸣炮恐怕是对特别成功的演讲表示敬意。

因此，毫无疑问，是我们平日的正常思维这一精神动因进入梦的内容，要求它明白易懂，以迎合最初的解释，其结果却由此产生了完全的误解。为了我们的解释目的，有一个不变的主要原则是，对于有可疑来源的梦可不必考虑其表面的连续性，不管梦本身是清晰还是混乱，都遵循着同一路线，一直追溯到梦念的材料之中。

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我们先前所讨论的梦的清晰

与混乱之间的质量范围是依赖什么决定的了。梦中那些润饰作用能够产生影响的那部分是清晰的，而影响不到的部分则是混乱的。由于梦的混乱部分同时也是较不生动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梦的润饰工作对于梦的不同元素的可变强度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果我想找出某种可以与经过正常思考之后形成的梦的最后形式相比较的东西，我认为最好是（活页）中长期以来吸引着读者的谜一般的铭言了。这些活页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们相信某个句子——为了对比起见，总是一句非常粗鄙的土话——是一句拉丁铭言。为了这个目的，把单词中的字按照组成的音节分开并且加以重新排列。有些出现的是真正的拉丁字，有的像拉丁字的缩写，还有铭文里漏掉了字母或留有空隙，致使我们受骗而忽视了某些孤立字母的无意义。如果我们不想闹笑话，则只有首先放弃寻找铭言的企图，尽量注意那些字母，不去注意它们的表面排列，然后再把它们组成我们的母语单词。①

有关本学科的大多数作者② 已观察到了润饰作用是梦的工作的一个因素并对它做出了评价。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10—11 页）曾有趣地叙述了它的功能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睡眠的意识仿佛在对它自己说'我们的主人即清醒意识进来

① 关于润饰作用的活动过程的例子见第五章的一个童话和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同时也提到它在强迫症和恐怖症的应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弗洛伊德，1916—1917）第二十四讲中有一个类偏狂例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六章（例十九）记录了一个电报错误的润饰作用的例子。《图腾与塔布》（1912—1913）的第三章第四节相当详细地讨论了梦的润饰作用与思想"体系"形成的相似性。

② 本章的其余部分，除最后一段为初版原有，均为 1914 年增写。

了，它具有强有力的理智和逻辑等等重要性。快！在它进来支配一切之前，把事情整顿好，按次序排好——什么顺序都行'。”

狄拉克罗斯特别清楚地谈到了润饰作用和清醒思想在方法上的一致性。他说：“这种解释的功能并非梦所特有。我们在清醒时对感觉所作的逻辑协调工作也是一样的。”詹姆斯·萨利（1893，355～356 页）持有同样的意见，托波沃尔斯卡（1900，93 页）也是如此。她说，“心灵对不连贯的幻觉所做的工作与在白天对感觉所做的逻辑协调是一样的。它用一种想象的环节把这些支离破碎的意象联结起来，并填补了它们之间的宽大空隙。”

有些作者认为，这种排列和解释过程开始于做梦时刻一直延续到醒来之后。因此保尔汉（1894，546 页）说：“我常常认为梦在一定程度上在记忆中可以变形或重新造形……而在睡眠中开始倾向于系统化的想象在醒后才能完成，于是思想的真正速度由于清醒时想象的改进而有明显的增加。”伯纳德－勒鲁瓦和托波沃尔斯卡（1901，592 页）对这个观点的评论是，“反之，梦中的解释和协调不但需要借助于梦中的材料，也需要借助于清醒生活中可用的材料……”

因此，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这个已被认出的因素的重要性无疑被评价过高，它被认为创建梦的全部成就都应归功于它。如戈布洛特（1896，266 页以下）和福考尔特（1906）都认为这种创造活动是在清醒时刻完成的，因为这两位作家认为清醒时思想具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在梦中出现的思想构造成梦。伯纳德－勒鲁瓦和托波沃尔斯卡（1901）对这种观点的意思是，“人们认为在清醒时可能确定梦的范围，（这些作者）赋予清醒思想以一种功能，把呈现于睡眠中的思想构建成梦。”

从对于润饰作用的讨论，我还要继续考虑梦工作的另一个因素，这是最近由赫伯特·西尔伯勒的一些精巧的知觉观察所阐明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西尔伯勒在疲倦的睡眠状态下，强制自己进行理智活动，就在这个动作中，他捕获到了由思想转变为意象的过程。在这个时刻，他正在处理的思想消失不见，出现了照例代替抽象思想的梦象（参阅刚提到的该段的例子）。不过在这些实验中所产生的可以与梦的一个元素相比较的影像，有时会表现得与正在处理的思想有所不同——就是说，它可以表现疲倦本身，或者是工作中的困难与不愉快。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主观状态和这个人正在做出努力的功能模式，而不是努力追求的对象。西尔伯勒把他经常发生的这类现象描述为“功能现象”，与所期望的“材料现象”造成对照。

例如，“一天中午，我正躺在沙发上感到瞌睡已极，但我强迫自己思考一个哲学问题。我想比较康德和叔本华关于时间的观点。由于瞌睡我不能使他们两人的论点立刻浮现在脑海中，而这又是进行比较的必要条件。经过几次徒劳的尝试以后，我又尽最大的意志力使康德的推论浮现在自己脑中，以便与叔本华的言论相比较。然后我又把注意力指向后者；但是当我把思想回到康德身上时，我发现他的论点又逃离了我。我努力想把它找回来，可是徒劳无功。这种想要重新发现隐藏在脑中的康德学说的徒劳，突然以一种具体的和可塑的形象浮现在我紧闭的双眼面前，好像是一幅梦景：我正向一个倔强的秘书询问信息，他伏在桌上，不理会我的坚决要求，不肯离开。他半伸直身子，不愉快地狠狠瞪了我一眼。”[西尔伯勒，1909，513 页以下（重点为弗洛伊德所加）]

以下是其他几个在睡眠和觉醒之间摇摆不定的梦例：

“例 2——情况：早晨正在醒来时。当时我处于某种程度的睡眠状态（朦胧状态），同时回想刚才做的一个梦并处于继续做下去的状态。我觉得不断接近清醒意识但又期望停留在朦胧状态之中。

“梦景：我正一脚跨过一条小溪但马上又缩回来，仍想留在岸的这一边。”（西尔伯勒，1912，625 页）

“例 6——情况与例 4 相同”（他想在床上多躺一会，但不要睡熟）。“我想再睡一会儿。”

“梦景：我正向某人告别并安排和他（或她）不久再见。”（同上，627 页）

“功能现象”即一种“状态而非客体的表现”，是西尔伯勒在入睡和醒来两种主要情况下的观察所得。其解释梦的目的显然只对醒来的情况感到兴趣。西尔伯勒提到的许多病例有力地表明，显梦的结尾内容（接着马上就醒来）不过是一种醒来的意向或觉醒过程。其表现的意象可能是跨过一道门槛（“门槛象征作用”），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分离回家、向同伴告别、潜入水中，等等。但我不得不指出，在我自己的以及对别人分析的梦中，我所遇到的有关门槛象征作用的梦元素，远比人们根据西尔伯勒的报导所预料的要少得多。

这种“门槛象征作用”可能解释梦的结构当中的某些元素——如睡眠深度的波动问题和梦的中断倾向问题，决不是不可思议或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这方面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例子，出现得更多的似乎是多重性决定的梦例。在这些梦例中，从一系列梦念获得其材料内容的那一部分梦，也被用来另外表现精神活动的某种状态。

西尔伯勒所说的这种有趣的“官能现象”，其整个发现本身虽没有什么错误，但却在许多方面被滥用了，因为它被认为支持了对梦进行抽象和象征解释那种古老的倾向。有些人非常热衷于“官能类型”，只要一发现梦中出现理智活动或情绪过程，就把它们视为官能现象，而不顾及如先一天残余这一类材料也和其他材料一样，有进入梦中的同等权利。

我们准备承认西尔伯勒现象在清醒思想构成这方面做出了第二个贡献，虽然它出现的规律性和重要性都不如我们已用“润饰作用”这一名称介绍过的第一贡献。业已证明，白天活跃着的一部分注意力在睡眠状态中继续指向于梦。它对梦进行监督和批评，并保留着中断梦的权利。人们似乎必须承认，在保持着觉醒的精神动因中，我们不得不认为稽查员（Zensor）[①] 对梦的形成有强大的约束力。西尔伯勒在这方面所作的补充是，在一定情况下，自我观察在观察中发生作用而且对梦的内容可做出一定的贡献。在哲学家心灵中特别突出的这种自我观察动因与内心知觉、被监视妄想、良心以及梦的稽查员的可能关系，将在其他更适宜的地方加以讨论。[②]

下面我将把有关梦的工作这长篇讨论作一总结。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在创建梦时，我们的心灵是毫无保留地动用了我们的全部精神官能还是只动用了在功能上受限制的那一部分力量。

---

① 弗洛伊德是用德文“Zensur”（稽查作用），但此处和以下几行用了“Zensor”（稽查员）这个词。这种罕见用法在别处可见《论自恋》第三节（弗洛伊德，1914*c*）和《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第二十九讲（弗洛伊德，1933*a*）。

② ［1914年增注］《论自恋》［弗洛伊德，1914*c*（第三章）——下一段出现于第一版］。

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完全否定了这种提问方式，因为它不切合实际。但是如果我们对基于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非答复不可，那我们只能回答二者都是对的，虽然表面上看来它们互不相容。在形成梦时，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功能的精神活动，即梦念的产生和梦念向梦内容的转变。梦念是完全合理的，是我们竭尽全部精神力量制造出来的。它们处于还没有变成意识的思想过程中——这些思想过程经过某些变化，也可以变成有意识的思想。不管梦念可以包含多少有趣的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这类问题与梦没有丝毫特殊关系，而且不需要放在梦的问题中加以处理。[①] 另一方面，在梦的构成时，精神活动的第二种功能即潜意识思想转变成梦的显意乃是梦的生活所独具的特征。这种梦的工作本身与我们清醒时思想的分歧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即使在梦的形成时对精神功能作最低的估价也是如此。与清醒时思想作比较，梦的工作不仅仅是更不仔细、更不合理、更易遗忘，或更不完全；二者在性质上也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直接加以比较。梦的工作完全不从事物考虑、计算或判断。它只规定自己给事物以新的形式。

---

① ［1925年增注］我有一段时间发现很难使读者弄清楚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之间的区别。有些人根据记得的但并未经过分析的梦不断地提出争议，表示反对，而忽视了需要先对梦进行解释。现在分析家们至少已经同意了这一点，即用解释所得的意义以取代显梦。但是许多人又以同样固执的态度陷入了另一种思想上的混乱。他们企图在梦的隐意中发现梦的实质所在，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又忽视了梦的隐意和梦的工作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梦不过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可能由睡眠状态所造成。正是梦的工作创造了这种思维形式，只是梦的工作本身才是做梦的实质所在——对梦的特殊性质的说明。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梦具有“预测性”的错误看法。事实上，梦本身不过是想解决我们精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与我们在有意识的清醒生活时想要做的一样。除此而外，它不过还告诉了我们，活动也可在前意识中进行——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

我们已经充分地列举了必须满足其自身工作结果的种种条件。而那个结果——梦，它千方百计要逃避稽查作用，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梦的工作便利用了各种精神强度的移置作用，甚至把一切精神价值都加以转换。思想必须完全或主要以视觉或听觉的记忆痕迹材料再现出来，因此又使梦的工作在进行新的移置作用时必须做出对表现力的考虑，大概为了要制造出比夜间的梦念更大的强度，于是就由梦念的各个成分构成广泛性的凝缩作用来达到这个目的。无须注意各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梦以它某些形式的特征最终为原来的逻辑关系披上了一层伪装。与梦的观念内容相比较，依附于梦念的任何感情都较少变化。这类感情照例受到压制。当它们被保留时，它们就脱离了原来所属的观念与同一类性质的感情结合起来。只有梦的工作的一部分，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觉醒思想影响的修正材料，才与其他一些作者企图用以构成梦的全部活动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吻合。①

① 在这方面第四、五、六、七版（自1914—1922）刊有兰克的两篇独立论文，题名为《梦与创造性写作》和《梦与神话》。自全集版（1924）以后即删去。弗洛伊德（卷三，150页）为此评论说，“它们自然不包括在我的著作选集之内。”在以后的1930年（第八）版中未再插入。

#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①]

在别人对我所讲的梦中，有一个梦在梦的过程方面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梦是一位女病人告诉我的，她说是从一个有关梦的报告中听来，而我至今还弄不清楚它的确切来源。这个梦的内容给这位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她进而“再梦”到它，就是说，她在自己的梦中重复了这个梦的某些元素，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她就可对某一特殊之点表示了自己的赞同。

这个典型的梦的开端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日夜守护在他孩子的病榻旁边。孩子死了以后，他到隔壁一间房内躺下休息，但是他让中间的门开着，由此他可以从自己的卧室看到邻室中一些燃烧着的蜡烛环绕着孩子的遗体。一位雇来的老人守护着它，在它旁边低声祷告着。父亲睡了几个小时以后，梦见他的孩子站在他的床边，拉住他的一只手臂，抱怨地低声说，“爸爸，难道你没看见我正在烧着吗?”父亲惊醒过来，看见邻室闪耀着火光。他冲入室内，发现那年老的看守人已经睡着，一支燃烧着的蜡烛倒了下来，把心爱孩子的裹尸包被和孩子的一只手臂烧着了。

我的病人告诉我，报告人对这个感人的梦所正确给予的解释

---

① 弗洛伊德的早期和威廉·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对本章后几节中出现的问题已有启示。

非常简单。那明亮的火光通过敞开的门照射到睡者的眼睛上，使他产生了如果醒过来也会作的同样结论，就是说，一支蜡烛倒了下来，把尸体旁边的什么东西烧着了。很可能他在去睡觉时就在担心，不知那老年人是否能完成他的任务。

我对这种解释非常赞同，不过要补充几句：梦的内容必定是多重性决定的。孩子在梦中讲的话必定在他生前也曾说过，并且与他父亲心中认为重要的事情有联系。例如，孩子那句抱怨的话“我正在烧着”也许与孩子临死前发高烧有关，而“爸爸，难道你没看见?”也许与我们不知道的其他某件高度敏感的事情有关。

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梦是有意义的过程，而且符合梦者的精神体验的来龙去脉，但我们仍然不免感到惊奇，为什么梦总恰恰是在急需要醒来的时候发生。在此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梦也包含着一种欲望的满足。梦中死孩的举动与他活着时一模一样：他亲自警告他的父亲，他来到父亲的床边，抓着父亲的手臂，就像在记忆中孩子在发烧时做过的那样，孩子的上半截话就由此而来。正是为了要满足这个欲望，父亲才将睡眠延长了一会儿。父亲选择了梦而未采取醒后推想是因为梦能表明小孩还在活着。如果父亲先醒过来，得出结论，再跑入邻室，那他就好像使孩子的生命缩短了这一梦中出现的那一段时间了。

对于这个短梦的特征，我们无疑特别感到兴趣。到现在为止，我们所主要关心的是梦的秘密的意义和发现这种意义的方法，以及梦的工作又是如何把这种意义隐藏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迄今最大的兴趣是梦的解释问题。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梦，它既不难解释，意义也很明显，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梦仍保持着某些主要特征，与清醒时的思想迥然不同，需要加以解

释。只有把一切有关梦的解释问题全面考虑之后，我们才会觉得有关梦的心理学是多么不够全面。

但是我们在把注意力转向这条新的研究途径之前，最好暂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在我们走过来的道路上是否漏掉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我们走过的道路只是我们旅途中最顺利的路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走过来的全部路程都是引导我们走向光明，求得解释和更充分的理解。但是，只要我们更深入到梦的精神历程之中，每一条道路都会变得黑暗起来。把梦解释为一种精神历程是不可能的，因为解释就是意味着要追溯到已知的事物，而在目前，还没有把对梦的心理考察包括在内的确定的心理学知识可供解释梦的基础之用。相反，我们将会不得不建立许多新的假设，这些假设要触及精神机构的结构以及其中发生作用的力量。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这些假说离开起码的逻辑结构太远，不然假设的价值就会大可怀疑了。即使我们的推论没有错误，一切逻辑可能性都考虑得很周全，但由于我们原始材料的最初陈述可能不够周密，我们仍然有得出完全错误结论的危险。即使对梦或任何其他单独的活动作出了最仔细的研究，也不能由此对精神机构的结构和功能作出任何结论或予以任何证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一整系列这一类功能进行比较研究，与那些已经证明确实可靠的有关现象仔细加以对照，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把我们根据梦的过程分析而得的心理学假设搁置一旁，直到我们从另一角度去探讨同一问题的主要发现与它们发生关系时为止。

## 第一节 梦的遗忘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首先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存在着困难而我们又一直未加考虑的题目上来，这个题目是有可能削弱我们解释梦的基础的。许多人反对说，实际上我们对所需解释的梦并不了解，更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把握知道梦发生的真相。

首先，我们记得的并对之加以解释的梦，本身就被我们的不可信赖的记忆分割了。我们的记忆似乎特别难于保存梦的内容，漏掉的恰恰是梦中那些最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聚精会神地考虑梦的内容时，恰恰发现自己在抱怨说，我们虽然梦得很多，但记住的却不过只有一小片断，而且这么一小片断本身也难以确定下来。

其次，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对梦的记忆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很不准确，非常虚假。我们一方面可以怀疑梦中的一切是否确如我们回忆的那样支离破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怀疑一个梦是否真的像我们所叙述的那样前后一贯。我们在回忆梦时，是否曾经任意用一些新的或挑选过的材料去填补那些从未存在过或是遗忘了的空隙；我们是否给梦增添过细节使它完美无缺，以致无法断定哪些部分是原来的内容。有一位作者斯皮塔（1882，338页）[①] 曾经推测过，梦的一切有条理和连贯的性质，都是我们在企图回忆时加进去的。因此，我们所要确定的某种事物的价值，

① 1914年补入正文，1930年改为脚注。又见福克尔特（1906，141页以下）和坦纳里（1898）。

恰恰似乎有被我们完全忽略了的危险。

迄今为止，在解释梦时我们忽略了这些警告。相反，我们对梦内容中一些最琐碎的、最不重要和不确定的成分，却与对梦中那些最明确而且肯定被保护的内容一样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解释。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立刻把 M 医生叫进来。"我们的假定是，即使是这个细节，如果没有特殊的来源，也是不会入梦的。我们因此想起了一个不幸病人的事，我"立刻"把一位比我年长的医生叫到他的床边。在认为 51 和 56 之间的分别微不足道来进行处理的那个明显荒谬的梦中，51 这个数字被反复提到了好几次。我们没有把这一点看成理所当然或者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由此探索到在 51 数字背后隐意中的第二条思路，随着这条思路我们才发现原来我害怕 51 岁会是我生命的尽头，这与梦中不惜夸耀长寿那条主要思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未曾活到"那个梦中，我起先忽略了一个中途插入而未加重视的句子："由于 P 没有能了解他，弗利斯转身问我"等等。当解释陷入停顿时，我回到这几句话，由此而追溯到儿童时期的想象物，而这正是梦念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从下面几句诗中悟出来的：

你很少了解我，
我也很少了解你，
不到我们发现在泥坑中相见时，
我们不会很快彼此了解。[①]

每一次分析都可以找到例子证明，一些最微细的元素都是解

① 海涅，叙事诗集《归乡》。

释时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注意，我们手头的工作就会被迫停顿。在梦的解释中，我们对于其中所发现的文字表达上每一个细微差别都给予了同等重视。有时梦中出现的说法是无意义或者不恰当的，——似乎无法把它恰当地表达出来——对这样的缺陷我们也给予了重视。总之，其他作者认为是任意编造出来、将它一带而过以免发生混乱的部分，我们也都奉之如圣典。这种相反之处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虽然没有把别的作者看成错的，而这个解释对于我们却是有利的。根据我们对于梦的来源所获得的新的理解，矛盾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我们在企图复述梦时，确实对它们化了装。我们发现这又是那正常思维动因所产生的所谓润饰过程在发生作用（常常是笨拙的）。但是梦的这种化装本身不外是梦念经常受到稽查作用而产生的润饰部分。在这一点上，别的作者对于梦的化装作用这一明显部分已经注意到了或者表示怀疑，但**我们**对此兴趣并不很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不那么明显但意义更为深远的化装过程已经在潜隐的梦念中制造梦了。上述作者们的错误仅在于他们相信在回忆过程中引起的变形和言语表达都是**任意**的，无助于对梦作进一步解释，因而正好把我们对梦的认识引入了歧途。[①] 他们低估了精神事件对梦的决定作用。梦决不是任意发生的。在所有的梦例中都可以发现，梦的某些元素如果不能为某一思路所决定，另一思路立刻就会来代替它。例如，我希望任意想出一个数字，但这是不可能的：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数字一定是清楚明白地

① 梦的内容重要性被误解为其反面，在弗洛伊德一篇《论治疗分析中解释梦的技术应用》的论文结尾处加以讨论（1911*e*）。

肯定地经过了我的思考，虽然它与我目前的意图相去甚远。[①] 清醒时对梦的编排而产生的改变也决不是任意的。这些改变与它们所代替的梦材料紧密相联，并为我们指出通向这个材料的道路，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是某种其他事物的替代品。

在分析我病人的梦时，我有时采用下面这个方法来验证上述主张，从未失败过。如果一个病人对于他的梦的初次报告太难理解，我就要求他重复一遍。他的重述很少利用原话，他那改变了的部分恰恰能使我看出梦的化装的弱点，它们就像哈根眼中的西格弗里德衣服上的绣记一样，[②] 它们正是可以对梦进行解释的起点。我对病人提出复述梦的要求警告了他，告诉他我要更努力来分析这个梦。因此，为了抵抗的缘故，他赶紧掩饰梦中化装的弱点，用一种更无关的言词来代替那会泄漏秘密的语句。因此，他就引起了我对他所抛弃的那些语词的注意。他努力想要防止梦被分析，我却正好由此来推断出他要防卫的衣服上的绣记所在。

上述作者们花费如此多的篇幅来对待我们在判断梦的陈述时所保持的怀疑，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为这种怀疑并没有理智上的保证。我们的记忆一般说来并不十分可靠，然而我们往往不得不对梦的记忆所给予的信任比客观证明的要大得多。对于梦或

---

① ［1909年增注］见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A）例二中注①涉及到弗洛伊德于1899年8月27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116封信），当时他正在改正本书的校样，他预言本书将有2，467处误印。

② 这是西格弗里德身体上惟一能受伤的一点。在这次诡计中，哈根说服了惟一知道这一点所在的克里姆希尔德，在西格弗里德的衣服上这一致命之处绣了一个小十字架，后来哈根就在这地方刺杀了他。

它的细节的报告是否正确的怀疑不过是梦中稽查的一种变相作用，不过是防止梦念进入意识的一种抗拒。[①] 这种抗拒本身并不因为实现了移置和替代作用而消耗殆尽，它仍然以怀疑的形式附着于被允许出现的材料上面。我们很容易误解这种怀疑，因为它小心翼翼地不去接触梦中那些被强化了的元素，而只去接触那些微弱和不显著的元素。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梦念和梦之间，一切精神价值已经发生了价值转换。化装只有在贬低精神价值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表现自己，有时也满足于现状。所以，如果梦念中一个不显著的元素又被怀疑了，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迹象，断定这一元素是违禁梦念的直接衍生物。这种情况有点像古代某个共和国的一场伟大革命或文艺复兴之后，原来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已被贬黜，所有遗留下来的高位都被革命者所占有。仅仅只有这些被贬黜家族中最贫穷和最没权势的人或他们的远亲被允许留在城内，即使这些人也不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也不受到信任。这种不信任就相当于我们情况中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对梦进行分析时，坚持要抛弃一切有确定性的标准，而把某些能在梦中出现的事物中这种或那种最微弱的可能性当作完全的确定性了。在追溯梦的任何元素时，我们发现必须遵循这种态度，否则分析就会搁浅。如果对某个元素的精神价值有所怀疑，则对这个病人产生的精神结果是，隐藏在这个元素背后的非自主观念都不会进入他的脑中。这种结果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如果有人说，“我不能确定梦中是否包含了这个或那个观念，

① 关于癔症病例的相同怀疑机制见杜拉病史的靠近第一部分开始的一段。(1905*b*)

但此地我产生了与它有关的东西，”这话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而事实恰恰是，怀疑是使分析产生了中断的效果，并使它成为精神抗拒的一种工具和衍生物。精神分析的猜疑则是合理的。它有一条通则是：**只要梦的分析进程受到干扰，则必有抗拒的存在。**[①]

除非考虑到精神稽查的作用，不然**梦的遗忘便难以理解**。在许多例子中，一个人觉得一夜梦见许多事情，而记住的却很少，事实上这可能还有其他意义，例如梦的工作以可以觉察的方式持续工作了一通宵，但只留下了一个短梦。梦在醒时逐渐被遗忘是无可怀疑的。人们尽管努力回想却往往记不起来。但是，我认为，正如遗忘的程度往往被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一样，我们也过高地估计了梦中空隙对我们理解梦的限制程度。由于遗忘而失去的梦的全部内容，往往通过分析而可以得到恢复；至少，在许多例子中，从剩下的一个单独片断中不能发现梦的本身——这是无关紧要的——却能发现整个梦念。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时保持很大的注意力和自制力，如此而已——但也表明了梦的遗忘并不缺乏一种敌对的（抵抗）的意图在进行工作。[②]

---

① ［1925年增注］“只要梦的分析进程受到干扰，则必有抗拒的存在”，这种断然的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当然，它不过是作为一种技术上的规则，对分析的一种警告。不可否认，在一段分析期间，也可能发生受分析者意料不到的一些事件：病人的父亲不一定是死于病人的杀害；一切战争也可以中断我们的分析。上面的说法虽有明显的夸大，但其中仍不乏某种新的和有用的东西。即使某种干扰事件是真实的，而且与病人无关，但产生干扰的程度却以病人而定：抗拒本身清楚地表现出他对这一类干扰是准备接受还是对它过分夸大。

② ［1919年增注］我将引用我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一书中一个例子［弗洛伊德（1916—1917），第七讲］说明怀疑和不确定（转下页注）

根据对遗忘初级阶段的研究分析，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梦的遗忘带有倾向性，即遗忘是为抗拒服务的。[①]人们常常发现正在解释梦的中途，一个遗忘了的片断内容忽然涌上心头，并被记成一直是先前遗忘了的。从遗忘中挣扎出来的这一部分经常是梦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常常位于通向梦的解决的最短的捷径上，因此也就面临着最大的抗拒。在本书散见的许多梦例中，有一个梦就是像这样事后思考而加入的一段梦内容。[②]这是一个旅行的梦，

---

(接上页注) 在梦中的意义，以及梦的内容凝缩而为一个单独的元素。对这个梦的分析虽然拖延了一个短时期，但还是成功了。

"一个多疑的病人曾做了一个较长的梦，梦中有人告诉她关于我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那本书，而且大加赞美。其次便是关于水道(channel) 的事。水道这个词或与这个词有关的词也许见于另一书内……她不知道，这都太模糊了。

"我们必定会以为梦中提到的**水道**因本身模糊，就难以解释了。你们认为困难，这是对的，但困难的原因并不是模糊；相反，此梦解释的困难是另有原因的，也就是造成这个元素模糊的一个原因。梦者对于'水道'一词没有联想；我自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多时以后，或者说得精确些，次日，她告诉我有一联想**或许**与此有关。她记得某人的一句笑话：在多弗与加来之间的渡船上，有一个英国人在讨论某问题时说：高尚与可笑之间仅隔一沟 (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一个著名作家回答他说，是的，那就是 Le Pas de Calais 了，意即以法兰西为高尚的，而以英格兰为可笑的。这个 Pas de Calais 是一条**水道**——也就是英吉利海峡。你们要问我以为这个联想和梦有关吗？我以为当然有关：这个令人不解的元素的真意即在于此。或者你们不相信这个笑话存在于做梦之前，就成为'水道'这个元素背后的潜意识思想；你们或许以为它们是后来捏造出来的。由联想看来，可见她的怀疑为过分的赞美所掩饰，而联想的迟缓与梦的元素及其背后的潜意识思想的关系：它好像是思想的片断，取它物以为比喻；梦的元素因与潜意识思想隔离太远，所以变得不可理解了。"

① 关于遗忘的目的一般见我的一篇论遗忘的精神机制的短文（弗洛伊德，1898*b*)。[1909 增注] 后来收入（有所变动）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 内作为第一章。

② 另一个梦例可见前述，还有一例见对杜拉的第二个梦的解释（弗洛伊德，1905*e*，第三节)。

梦见我对两个令人不快的旅行者进行报复，我对此情节几乎完全未作解释，因为这部分内容令人憎恶。那段被省略的部分是这样的："我提到席勒的一本著作说'这是从（from）……'但是当我发现说错后，就自己改正说：'这是由（by）……'。于是这男子对他妹妹说，'是的，他说得对。'"①

对有些作者看来是如此稀奇的梦中自我纠正，我们在此用不着认真加以讨论。我要做的是我从自己的记忆中举出一个典型的语句错误的梦例。我在19岁时，初次访问过英国，我在爱尔兰海岸逗留了一整天。我借此机会自然而然地收集那些在海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海生动物，当我正在仔细观察一只海参时——梦就是以Hollthurn和holothurians（海参类）这类词开始的——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走到我身边问道："这是一只海参吗？它是活的吗？"我答道，"是的，他（He）是活的。"但是我立即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感到惭愧，于是正确地复述了这个句子。由于我当时犯了语法上的错误，梦中却用一个德国人常犯的错误代替了我的错误，"Das Buch ist von Schiller"，不应当译为"从"（from），而应当译成"由"。当我们听到有关梦的意图以及它不择手段以求达到目的之后，则因为英文from这个词与德文Fromm（虔诚）这个形容词同音而可以产生明显的凝缩作用，从而梦的工作完成了这个替代，我们就大可不必感到惊奇了。但是这个海滩的无害回忆与

① ［1914年注］梦中在应用外语上的这类改正是屡见不鲜的，但它们通常由外国人加以改正。莫里（1878，143页）在学习英语时，有一次梦见自己用下面的话对某人说，他早一天拜访了他："我昨天曾邀约（called for）过你，"那个人矫正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昨天曾拜访（called on）过你吧！'"

我的梦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梦利用了一个非常天真的例子，解释我应用了这个词——这个词表明我把语法上的性别或男女性别（he）的关系搞错了。顺便说一下，这肯定是解释这个梦的关键之一。而且，凡是听过麦克斯韦的《物质与运动》这个书名来源的人，都不难填补这个空隙：它来源于莫里哀的“Le Malade Imaginaire”（幻想病）——“La matière est-elle laudable（事情顺利吗）?”[①] ——肠子的运动（motion）。

再说，我还能用亲眼所见的事实来证明梦的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抗拒造成的。一个病人告诉我说，他做了一个梦，但是全给忘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们于是开始进行分析工作；我遇到了抗拒就向病人解释，鼓励他，催促他，帮助他并使他与不愉快的思想取得妥协；而正当我这样做要失败时，他突然喊道：“我现在能记得梦见些什么了。”就是那天在解释工作中干扰着他的同一抗力使他忘记了这个梦。在克服了这个抵抗之后，我就使他回到他的记忆之中了。

同样，当病人达到了某种分析进程之后，他也可以记起四五天以前甚至更早时间一直完全忘记了的梦。[②]

精神分析的经验[③] 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证明梦的遗忘主要是由于抗拒，而远不是如某些作者所认为的，是由于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的互不相容的性质所引起。我和其他同事们，

---

① “事情顺利吗?”源于英文医学用语“排泄顺利吗?”

② [1914 年增注] 恩斯特·琼斯（1912*b*）描写了时常发生的一种类似的梦；在对一个梦进行分析时，病人往往回忆起另一个梦，也是当晚做的，但是它的存在未被想到过。

③ 本段和下一段为 1911 年增写。

包括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有时都有这样的经验，即我们在睡眠中被梦惊醒以后，马上动用自己的全部心理官能开始进行解释梦的工作。我常常不对梦获得全部了解决不入睡，然而早晨醒来之后，我又把解释所得和梦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虽然我还能记得我做了这个梦而且还进行了解释梦的工作。[①] 理智非但没有把梦成功地保持在记忆当中，反而常常把梦连同我解释所得的结果一起给忘掉了。但是也并不像其他一些权威们在解释梦的遗忘时所假设的那样，在解释梦的工作和清醒思想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精神上的鸿沟。

莫顿·普林斯（1911）反对我对梦的解释，他所根据的理由是说遗忘不过是依附于分裂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特殊的记忆缺失，并认为我的这种特殊的记忆缺失的解释不能应用于其他类型的记忆缺失，所以即使为了眼前的目的，这种解释也是毫无价值的。他的这种说法无异告诉读者们，他在对精神分裂状态的一切解释中从未企图去发现作为这些现象的动力学解释。如果他这样做过，他就一定会发现压抑（更正确地说，由它产生的抗拒）不仅是引起精神分裂的原因，而且也是依附于分裂的精神内容的记忆缺失的原因。

在准备撰写本书初稿时，我做了个实验，证明梦并不比其他精神活动更易遗忘，它在记忆中的保持能力也可与其他精神功能相比拟。我记下了大量我自己的梦。由于某种原因，我未能加以解释或者当时未能解释得完全。现在，为了取得一些材料来证明我的主张，我把在一两年前做的梦再解释一番。这些努力都获得

① 参见《一个5岁男孩恐怖症的分析》（弗洛伊德，1922*c*）。

了成功，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的的确确可以说，现在的解释比起当时新近做梦时的解释要容易得多。这很可能是由于我已克服了当时干扰我的许多内心抵抗。在这种后做的解释中，我把过去的梦念与现在的通常更为丰富的梦念做了比较，我经常发现，旧的梦念总是被包含在新的梦念之中。不过我很快就不再感到惊奇了。因为我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要病人把他们偶然告诉我的早年的梦就像对昨晚做的梦似的加以解释——同样的方法，取得同样的成功。在下面讨论焦虑梦一节中，我将再举两个这种推迟解释梦的例子。当我初次试作时，我不无理由地推想，梦在这方面的活动应当与神经症症状相类似。因为当我用精神分析治疗一个精神神经症患者，譬如一个癔症病人时，我不但要解释迫使他前来就医的那些现存症状，还不得不解释那些早已消失了的早期症状，而且我发现早期的问题比当前紧迫的问题要容易解决些。早在1895年出版的《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加西丽·M夫人，病例五）］一书中，我对一个年过40的妇女在15岁时初次发作的癔症，就已能做出解释了。①

现在我对于梦的解释要讲几点不是密切有关的话，有些读者想通过分析自己的梦来验证我的论点，也许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不要以为分析自己的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人观察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平时一些未加注意的感觉，即使没有任何精神

① ［1919年增写入正文，1930年改为脚注］童年早期做过的梦，有时能感觉鲜明地留在记忆中达几十年之久，这对于了解梦者的精神发展和神经症常有很重要的意义。对这些梦的分析可使医生避免错误和不确定性，甚至因此可以避免理论上的混淆。

动机的干扰，也需要不断地进行练习。要把握“不随意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在进行分析工作时，必须执行本书中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而且在遵守这些既定的规则时，还必须努力克制自己，不提任何批评，不抱任何成见，也不带任何感情或理智上的偏见。他必须记住克劳德·贝纳德[1] 对生理实验室的实验工作者提出的格言：“Travailler comme une béte”，也就是说，他必须像野兽般地忍耐，而且对自己的工作成果不计较得失。如果他接受这个规劝，就不会再感到这是一件困难工作了。

梦的解释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当你进行了一连串联想之后，常常会感到精疲力尽，认为在当天的梦中不会再有所收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工作暂停下来，等到以后再做。这时也许梦的另一部分内容会吸引你的注意，使你达到梦念的一个新境界。人们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梦的“分次解释”。

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个分析梦的初学者说他的工作尚未完成，虽然他对一个单纯而连贯的梦已经做出完全的解释，而且对梦内容的每一个元素都已有所理解。因为同一个梦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一种多重性解释逃过了他的注意。确实，要把那众多活跃在我们头脑中又都挣扎着要力求表现出来的潜意识联想形成一个概念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认为梦的工作可以以一种含糊而灵巧的方式同时表达几种意义，就像童话中那个旅行的小裁缝那样一拳就打死了 7 只苍蝇，那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读者们常常总要责备我在解释梦时要插入一些不必要的新主意，但是实际的经验会更好地教导他们。

---

① 法国生理学家（1813—1878）。

另一方面,[1] 我也不能证实 H. 西尔伯勒（如 1914，2，第 5 节）首先提出的这种意见，认为所有的梦（或者许多梦，或者某一类梦）都需要有两种解释，而且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固定的关系。西尔伯勒把一种解释称之为“**精神分析的**”解释，说是赋予梦这种或那种意义，通常都是一类幼儿性欲的意义；对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解释他称之为“**理想精神的**”解释，据说它展现出一种更为严肃，通常是更为深刻的思想，是梦的工作用来作为它的材料的。西尔伯勒报告了不少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梦例，但并没有证实他提出的主张。我必须反对这个主张是因为它与事实不符。不管他怎么说，大多数梦并不需要多重性解释，特别不需要理想精神的解释。不容忽视的是，西尔伯勒的理论和近年来其他许多理论一样，其目的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掩盖梦形成的基本情况，并把我们的注意从它的本能根源转移开去。在某些梦例中，我能证实西尔伯勒的说法。但是我从分析中发现，在这些梦例中，梦的工作不得不面临要将清醒生活中一系列高度抽象的思想转变而成梦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思想得不到任何直接的表达。梦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去掌握与思想关系比较松弛的（往往是隐喻式的）另一组理智材料，用以解决难以表达的困难。用这种方式形成的梦，梦者能毫无困难地说出**抽象**的解释，但是对于那些插入材料的**正确**解释，只有借助于我们现已熟悉的技术才能获得。[2]

---

① 本段于 1919 年增写。

② 弗洛伊德在他的《梦的理论的心理玄学补充》（1917*d*）的一个长注中和他的《梦与精神感应》（1922*a*）末尾处都讨论了这一点。

如果问是否对每一个梦都能做出解释，则答案是否定的。[①]我们不应忘记，在进行解释工作时，我们总是遇到构成梦的化装的精神力量的对抗。我们能否通过自己理智的兴趣、自制的能力、心理的知识以及解释梦的经验来克服内心的抗拒，那就要看反对力量的相对强度而定。一般说来，我们都能取得**某些**进展，足以使我们相信梦是有意义的结构，而且通常都能足以使我们看得出这些意义之所在。通常出现这种情况，紧接着出现的第二个梦能够使我们对第一个梦所作的暂时性的解释得到肯定和进一步的深入。连续几个星期或甚至连续几个月所做的一系列的梦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所以应当作为互相有关的梦加以解释。在彼此连续的两个梦中，我们常常发现，第一个梦中的中心在第二个梦中只处于边缘地位，反之亦然，所以对它们的解释也应当是互为补充的。在解释梦的工作中，同一晚做的不同的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在这方面已经举过很多例子了。

即使常常在解释得最为透彻的梦中也会留下一段模糊难解的地方，这是因为在解释的过程中，发现这里是一团难以解开的梦念，而且也不能增加我们对梦的内容的认识。这就是梦的关键所在，它从这一点伸向未知的深处。我们在解释梦的过程中发现的梦念，一般说来是无止境的，它们向各个方向伸展开去，伸向我们思想世界的纠缠不清的网中。梦的欲望正是从这个组织的某些最错综复杂之处生长出来，就像蘑菇从它的菌丝体中长出来一样。

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有关梦的遗忘这些事实上来，因为我们

---

① 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在1925*i*第一节中有详论。

还没能从它们那里得到一种重要的结论。我们已经看到，醒时生活有确定无疑的倾向，那就是要把夜晚所做的所有的梦都遗忘掉，要么是在醒后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要么就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忘记；而且我们也认识到，在夜间竭力要来反抗梦的那种抵抗力也正是遗忘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如果情况实属如此，就不免要产生下面的问题：面对着这种抵抗力，梦又如何能够形成呢？让我们设想一个最明显的情况，醒时生活把梦完全排斥掉，就像根本没有做过梦似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中精神力量的影响，我们就必然会想到，假如抗拒在夜间和白天同样有力，梦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抗拒在夜间一定失去了一部分力量，但是它的力量并没有全部丧失，因为我们曾经证明它在梦的形成中还有余力进行伪装工作。我们因此考虑到，梦之所以可能形成，只是由于抵抗力量的减弱。从而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到，为什么当抗拒在醒时恢复其全部力量时马上就能把它在虚弱时被迫允许出现的事情一笔勾销了。描述心理学告诉我们，心灵处于睡眠状态是梦的形成的主要决定性**条件**（sine qua non）。我们现在还可以增加如下的解释：**睡眠状态降低了内心稽查作用的力量，所以梦才有可能形成**。

无疑我们想把这一点看成是根据梦的遗忘这些事实得出的惟一可能的推论，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睡眠和清醒状态各有多大能量在起作用的结论。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暂停一下。我们只要对梦的心理学稍微深入一步，我们对梦的形成的因素就又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很有可能那种反对梦念进入意识的抗拒能够消失，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却没有减弱。还有另一种想法，即有利于梦的形成的两个因素——抗拒的减弱和消失——可能同时都是由睡眠状态所

造成的。我现在将要再停一下，稍后再继续讨论这个论点。

我们现在必须要应付反对我们解释方法的另外一组意见。我们的程序是，抛弃平时支配着我们反思的一切有意向观念，集中注意于梦中的一个单独的元素，记下与这个有关的自由浮现在我们脑中的思想。然后我们再找出梦中的第二部分并重复这一进程。无论思想伸向何方，我们只是让自己跟随着它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但在我们心中却保持着一个信念，深信不需要我们作出任何主动的干预，我们终将会到达梦所由产生的梦念。

我们的批评者们所持的反对意见是，如果梦中的某一单独元素要把我们引到**某处**，这是毫不足为奇的。每一个观念都可以与**某物**发生联系。值得奇怪的倒是，这样一种漫无目标的任意的思想链竟然能把我们引向梦念。惟一的可能性是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追随着一个元素的一串联想前进，直到因为某种原因而似乎中断，然后再捡起第二个元素，其结果使我们原来联想的无拘无束的性质变得狭窄起来了。因为第一串联想仍然留在我们脑中，因此在分析第二个观念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总是与第一串联想有关的一些联想。于是我们就自以为在两个元素之间找到了一种可以代表联结点的思想了。因为我们给予自己以充分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联想，而且在从一个观念转变到另一个观念时我们所惟一排除的正是那些正常思维，所以最后并不难为自己从一连串“中间思想”中编造出我们称之为“梦念”的东西——虽然毫无保证，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知道梦念是什么——我们只断言它们就是梦的精神代表物。然而这一切都纯属虚构，是一种巧妙的机遇组合。任何人只要不怕麻烦，都可以为任何梦编出他所指望得到的解释。

如果真的有人对我们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我们未尝不可以根据下列理由进行辩护：我们对梦的解释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在追随梦的一个单独观念过程中所出现的与梦中其他元素的惊人联系；以及如果我们追随的精神联系不是事先就联系着的，我们对梦的解释就不可能达到如此详尽无遗的程度。我们在辩护中还可以提出，解释梦的程序与解除癔症症状的程序是相同的。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可以从症状的出现和消失的一致性得到证实——就是说，本书中提出的解释是用旁证加以验证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回避这个问题——即我们追随一串任意的、漫无目标的思想，任其飘浮，又如何能达到一个事先存在的目标呢。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却能从根底把它挖掉。

说我们在解释梦时让自己随着思想漫无目的地飘浮，又说我们放弃反思让那些不随意观念自行浮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已经表明，我们能够排除的只是我们**已知的**那些有意向的观念；而每当我们已排除了它们以后，那些**未知的**——如果说得不明确些，就是**潜意识的**——有意向观念马上就起来控制局势，从而决定着不随意观念的进程。我们施加于自己心理过程的任何影响，都不能使我们进行没有意向性观念的思维；精神错乱状态中也是如此。[①]精神病医生们在这一点上过早地放弃了关于精神过程

① [1914年增注] 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爱德华·冯·哈特曼对于这个重要的心理学论点持相同态度。“在讨论潜意识在艺术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时，哈特曼（1890，卷一，第二部分，第五章）清楚地阐明了由潜意识的有意向观念的所支配的观念联想法则，但他未认识到这个法则的范围。他要证明的问题是：‘每一个感觉观念的联结，当其不纯属偶然而是指向某个确定的目的时，必须有潜意识的帮助。’（同上，卷一，245页）而意识的兴趣所起的作用，乃是刺激潜意识在无数可能的观念中去选择某一合适的观念。正是潜意识对符合利益的目的进行了适当的选择，这一 （转下页注）

点有联系性的信念。我知道，在癔病和妄想狂中，与在梦的形成和解释中一样，漫无目标的思想是不能产生的。这种情况在内源性精神疾病中也许是根本不存在的。依照劳里特的假设（1834，131 页），甚至处于精神错乱中的谵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不了解是因为中间漏掉了一些环节。我曾有机会观察过这些癔症，我也曾持有同样的想法。谵妄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稽查作用不再掩饰自身的工作，它不再去支持那些无害的思想，而是删掉了它所反对的一切，结果却使得剩下的思想支离破碎。这种稽查作用就像俄国边界的检查官一样，他们把外国报刊的某些段落开了天窗，然后才允许送到自以为要保护的读者手中。

在一些严重器质性的脑病中，可以发现观念与偶然的联想链索自由推演，然而在精神神经症中的自由联想，却往往被认为是稽查作用对于被隐藏的有意向观念推到前台的一连串思想施加影响的结果。[①] 如果出现的观念（或意象）是以所谓表面联想而联

---

（接上页注）同样适用于抽象思维的联想和感觉上的现象。艺术上的配合，以及插科打诨（同上，卷一，247 页）。因此（从纯粹联想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对于一个激发的和一个被激发的观念的联想可加限制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样一种限制，‘只有在人类生活中人们不仅能不受任何有意识目的的束缚，而且能不受任何潜意识兴趣，任何心境的支配和合作条件下，才能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种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一个人让自己的系列思想任意飘浮，或者完全使自己陷入不随意的幻想梦境，但他仍然有其他的主导兴趣，占优势的感情和心境出现，它们势必对观念的联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同上，卷一，246 页）“在半意识的梦中，往往只有与（潜意识）短暂出现的主要兴趣相符合的观念（在上述引文中）。因此强调情感和心境对于自由思想系列的影响即使从哈特曼的观点来看，精神分析的方法程序也是可以站得住脚的”（波荷里勒斯，1913）。——杜·普里尔（1885，107 页）从我们忽然想起一个久思不解的名字这一事实推论说，这是发生了一种潜意识的但仍然是有目的的思维，后来它的结果突然进入了意识之中。

① ［1909 年增注］荣格根据对早发痴呆症的分析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说法（荣格，1907）。

结起来的，则可以认为是未受有意向观念阻碍的自由联想的确定无误的表征。这些表面联想包括谐音、言语双关和没有意义联系的时间巧合，或者是在开玩笑和文字游戏中出现的那一类联想。这一种特性表现于引导从梦的各个元素通向中间思想的思想链索之中，也存在于从这些中间思想通往梦念本身之中，我们在许多梦的分析中不无惊奇地发现了这一类联想的例子。这些联想并不过于松懈，妙语戏而不谑，从而充当了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的桥梁。但是在这种稳妥的事物状态中却不难发现正确的解释。只要一个精神元素从一种令人反感的和表面的联想与另一个元素联系起来，则在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正确和更为深刻的但又遭到稽查作用的抗拒的联想。①

表面联想占据优势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有意向观念受到压制，而在于稽查作用的压力。只要稽查作用封闭了正常的联系通道，表面联想就会出来取代深层的联系。我们可以以类比的方法，设想一个山区，因洪水或其他某些原因而交通中断，主要交通要道无法通行，只得依靠猎人有时利用的崎岖小道来维系交通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区别出两种情况，虽然它们实质上是相同的。第一种情况是，稽查作用只针对两种思想中间的**联结**，如果这两个思想是分开的，便不会遭到反对。它们将先后相继进入意识，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结便会隐藏起来，而会代之以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表面联结，这个联结通常依附于一部分复杂观念，而不依附于那些受压抑的主要联结；第二种情况是，两种思想的内容

① 本书的其他地方，弗洛伊德总是谈到抗拒的稽查作用。后来对“抗拒”和“稽查作用”概念之间关系有所阐明，可见《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1933*a*）第二十九讲。

同受稽查作用的抵制，于是二者都隐藏了本来面目而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来代替。不过被选来代替两个思想之间的表面联想，一定要能代表两个原来思想之间存在的主要关系。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下，这两种情况都产生了一种移置作用，从正常的严肃的联想转向荒谬的表面的联想。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移置作用的发生，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在解释梦的过程中，就像依赖其他联想一样，也依赖了表面联想。①

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下面两个原则应用得最多：其一是，当意识的有意向观念被放弃时，潜意识的有意向观念便起来控制了观念的流动；其二是，表面联想只不过是被移置作用用来代替那些被压抑得更深的联想。精神分析确实把这两个原则当成了分析技术的基石。当我要求一个病人打消顾虑，把一切浮现在他脑中的事物都向我报告时，我深信他不可能放弃那些在治疗中固有的有意向观念，而且我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他所报告的内容中，即使是那些看来似乎是最天真无邪和最任意的东西，实际上和他的疾病都有某些联系。病人还有一个他并不怀疑的有意向观念——他对我本人不怀疑。对于这两个原则重要性的充分理解和详细论证，已属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描述范围。我们到此已可说又

---

① 移置作用自然也可应用于梦内容中公开呈现表面联想的那些梦。前面提到的莫里报告的两个梦可以为例：[Pélerinage – Pelletier – pelle; Kilomètre – kilogramme – Gilolo – Lobelia – Lopez – Lotto; (朝香客—化学家名—铲子；公里—公斤—地名—花名—将军名——一种游戏)]。我们治疗神经症病人已有多年，深知他们在何种记忆中喜欢利用这种表现方法。有时病人去翻阅百科全书或辞典（像青春期充满好奇心的大多数人那样）以求满足解开性之谜的渴望。[类似的例子可见对杜拉的第二个梦的分析（弗洛伊德，1905*e*，第三节）]

达到一个前线据点，根据我们的规划，必须把解释梦的这个题目又搁置一下了。[①]

从这些反对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真正的结论，那就是，我们不必认为在解释梦的工作中所遇到的每一个联想都与夜间梦的工作有关。我们在清醒时刻的解释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从梦的元素返回梦念的道路，而梦的工作走的是相反的方向。这两条相反的路线很可能是互通的，但我们在白天，似乎是在追随一种新的思想链索，就像采掘矿井似的，时而碰上一些中间思想，时而在这里或那里发现一些梦念。我们可以看到，白天的新思想材料如何以这种新方式插入解释的系列之中。也很有可能，在夜晚增强的抵抗使我们的解释更有必要进行新的迂回。然而我们在白天用这种方式思索出来的旁系的数目和性质在心理上并不具重要性，只要它们能把我们引向所寻求的梦念就行了。

## 第二节　回归作用

现在，在击退了那些向我们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之后，或者最少是显示了我们的防御武器之后，我们就不应再拖延对我们早已有所准备的心理学探讨工作了。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迄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梦是与任何其他精神活动有同等意义的精神活

① ［1909年增注］上面所说的两个原则在提出时好像很不可能，但一直为荣格和他的学生在单词研究中，在实验上加以应用和证实。［荣格(1906)与以“随机”选得的数字开始的一串联想与效性有关题目的一个有趣的论点，弗洛伊德在其《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A部分例七（于1920年所增的一个长注）中加以发挥。］

动；它们的动机力量无一例外是欲望求得满足；梦之所以不被认为是欲望，而且具有许多特点和荒谬性这一事实，乃是由于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稽查作用的影响所致；除了必须要逃避这种稽查作用之外，另外一些在梦的形成中起作用的因素是：必须要将梦的精神材料加以凝缩；必须要有可能让它表现为感觉意象；必须要求梦的结构有一种合理而可以理解的外貌——虽然不总是如此。上述每一前提都为心理学假设和假想开辟了新的道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作为梦的动力的欲望，与形成梦的四个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四个条件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必须确定梦在错综复杂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在本章的开头我叙述了一个梦，目的是为了要提醒我们一些仍待解决的问题。要解释这个梦并不困难——就是那孩子烧着的梦——虽然在我们看来它的解释还不够充分。我提出了梦者为什么要做梦而不醒来这个问题，也承认他的一个动机就是希望他孩子仍然活着的这个欲望。在进一步的讨论后，我们将发现还有另一个欲望在起作用。因此，这是为了欲望满足的原因而将睡眠时的思想过程转变为梦的第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排除了欲望的满足，我们会发现，可以用来区别精神事件的两种形式的就只剩下惟一的一个特征了。梦念很可能这样想："我看见火光来自停放尸体的房间，也许一支蜡烛倒下来了，我的孩子可能烧着了。"梦毫无改变地重复了这些想法，但却把它们表现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情境，而且就像清醒时的经历一样，通过感官能知觉得到。此处做梦过程的最一般和最显著的心理学特征是：一种思想，而且照例是表明某种欲望的思想，在梦中被客体化了，表现为一种景象，而且好像是我们亲身体验到的

景象。

然而，我们如何解释梦的工作的这种独特的特征，或者，把这问题提得更实在一些，我们如何在精神过程的复杂关系中确定它的位置呢？

如果我们把这事件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梦所采取的形式具有两个突出的几乎相互独立的特征。一个特征是思想表现为一种直接的情境，根本没有“也许”的存在；另一个特征则是思想转变为视觉表象和言语。

在这个特殊的梦中，思想中所表现的期望转变而为现在时态似乎并不特别显著。这是因为在这个梦中，欲望的满足只能起到不寻常的附属作用。让我们来考虑另一个梦，其中梦的欲望还没有脱离那即将被带入睡眠的清醒思想——例如伊尔玛打针的梦。梦念中表示的是祈使语气：“但愿奥托对伊尔玛的疾病负责！”梦抑制了这个祈使句而代之以径直的现在时：“是的，奥托对伊尔玛的疾病负有责任。”这就是在梦中实现的第一个变形，梦中甚至没有化装。我们对于梦的这第一个特征不必多费笔墨。我们可以转移注意来讨论意识的想象物——即白日梦，因为它是以同样方式来处理观念内容的。都德笔下失业的儒安厄瑟先生[1] 徘徊在巴黎街头（他的女儿却以为他有了工作正坐在办公室内），他梦见有些机会对他有利并因此而找到了职业——他就是以现在时做梦的。因此，梦也和白日梦一样，以同样方式和同样权利利用着现在时。现在时是表示欲望得到满足的时态。

---

① 《富豪》中的人名。弗洛伊德的初稿中这一句话在这个人名上犯了错误。他曾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第七章A末尾处加以讨论。

但是，梦与白日梦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梦的观念内容从思想被转变为视觉意象，我们不但相信这个意象，而且好像在亲身经历着它。但我得马上补充说，并不是每一个梦都表现出从思想到视觉意象的转变。有些梦只包含有思想，但却也不能因此就对梦的实质加以否定。我的那个“Autodidasker”梦便属于这一类梦。它就像我在白天想到它的内容时那样缺少感觉元素。在一些有相当长度的梦中，总有一些和其余元素不相同的没有被赋予感觉形式的元素，我们仅仅只是想到和知道它们，就像我们在清醒生活中习惯于想到和知道一些事物一样。在此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从观念到感觉意象的转换不仅单纯地出现在梦中，而且也可以在健康人身上或精神神经症症状的幻觉和幻相中作为独立的实体出现。总之，我们现在谈到的关系决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然而确实无疑，只要梦中出现了这个特点，它仍然是最值得唤起我们的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象梦的世界，不考虑这个特点是无法进行的。但要对它达到充分的理解，我们一定还要进行漫长的讨论。

作为我们探讨的出发点，我愿意在有关梦的许多理论中特别提出一位作者的说法。伟大的费希纳（1889，2，520～521 页）在一次关于梦这个题目的简短讨论中，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梦中的活动景象与觉醒时刻的观念生活有所不同**。这是惟一能够说明睡梦生活的特征的假说。[①]

这句话向我们表示的是“精神位置”的概念。我将完全不理

① 在 1898 年 2 月 9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第 83 封），弗洛伊德写道，在费希纳的这一段话中，是他在有关梦的文献 a 中发现的惟一切合实际的说法。

会现在讨论的精神机构也是我们已知的解剖学标本形式这一事实。我将尽力避免以任何解剖学方式决定精神位置的企图。我将始终站在心理学的立场，建议遵循以下这样的提示：我们只把实现精神功能的工具，按照复式显微镜、照相机之类的仪器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精神位置将相当于仪器中初步景象得以呈现的那一点。我们知道，在显微镜和望远镜中，这些初步景象存在于那些理想的部分，这些理想点在仪器中并不处于明显可触摸的部位。我认为这种或任何类似的影像有欠完美是没有必要抱歉的。这种类比不过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精神功能作用的错综复杂现象，把功能加以分解，并将其不同成分归属于仪器的不同构成部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试图用这种分解方法去探讨将精神工具加以综合的方式，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没有害处的。在我看来，我们有理由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奔驰，只要我们能冷静地进行判断，不使理论构成的主体陷于错误。因为我们在开始探讨任何完全未知的事物时，必须有某些暂时性概念作为辅助，所以我将首先提出一个最粗略而具体的假设。

相应地，我们愿把精神机构描绘为一个复杂的工具，而把它的组成部分称之为“动因”（agencies）[①] 或（为了更明确起见）称之为“系统”（systems）。其次，可以预料，这些系统也许很可能以一种很规则的空间关系彼此依存着，就像在一架望远镜中不同的透镜系统彼此先后排列着一样。严格地说，并不需要假设这些精神系统实际上是按**空间**次序排列的。如果在某一精神过程

① 德文“Instanzen”，字面上可为“instance”，其意义类似于“初审法院”——英译者注。——由于该词具有动力作用，中文似应译为“动因”较为合适。——中译者注

中，兴奋以一种特殊的时间顺序经过这些系统而形成一种固定的顺序，这一事实也就足够说明的了。在其他一些过程中，其顺序也许又是另外一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为简便计，我们以后把这种机构的组成部分叫作“Ψ 系统”。

第一件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是，这个由各 Ψ 系统复合而成的机构具有感觉或方向性。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开始于（内部的或外部的）刺激，而以神经分布[①] 终止。因此，我们将赋予这个结构以一个感觉端和一个运动端。在感觉端有一个接受知觉的系统；在运动端则有一个可以产生运动活动的系统。精神过程一般从感觉端进行到运动端。精神机构的总图式如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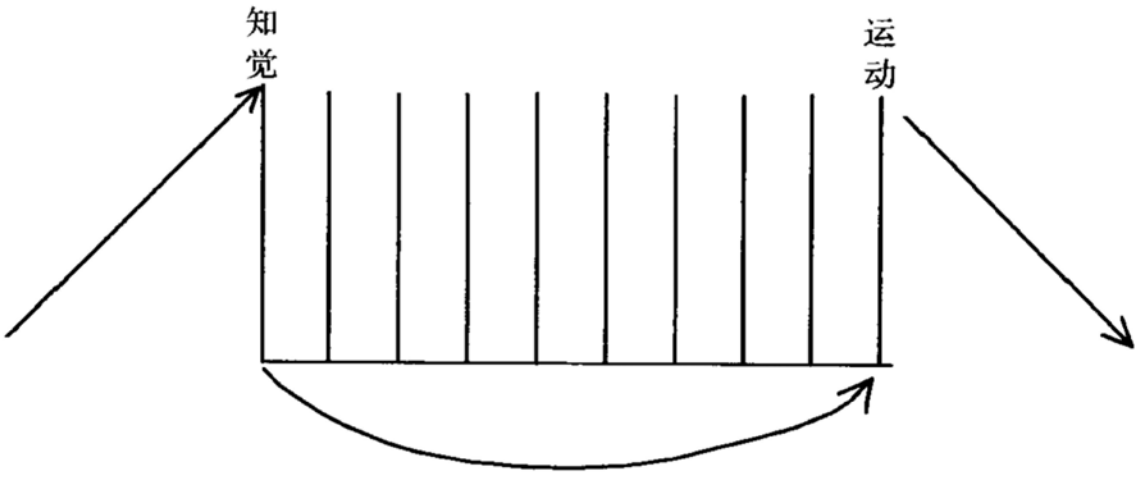



图　1

然而，这也不过是要满足我们久已熟悉的一种需要，那就是，精神机构的结构必须与反射机构的结构相同。反射过程始终

① “innervation”是一个多义词，多用于结构方面，意指某个器官或身体部位内神经的解剖学上的分布。弗洛伊德往往用它表明能量传入某种神经系统，或者（如在目前的情况下）特指能量传入一种**外导系统**——就是说，指一种趋向于释放的过程。

是每一精神过程的模式。

其次，我们有理由在感觉端引入第一次分化。当知觉与精神机构发生密切接触后便留下一些痕迹，我们称之为“记忆痕迹”，而把与它有关的功能称之为“记忆”。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规划让精神过程依附于系统，则记忆痕迹仅仅只能存在于系统的各元素的永久性变化之中。但是，正如在别处已经指出的那样，[①] 假设用一个系统既能准确地保持它本身各元素的变化同时又能永远地接受新的变化，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根据支配我们实验的原则，我们将把这两种功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可以假定，处于机构最顶端的系统接受知觉刺激但是不保存它的痕迹，因而就没有记忆；而在它后面的第二系统，可以把第一个系统的短时兴奋转变而为永久的痕迹。下面是我们精神机构的示意图(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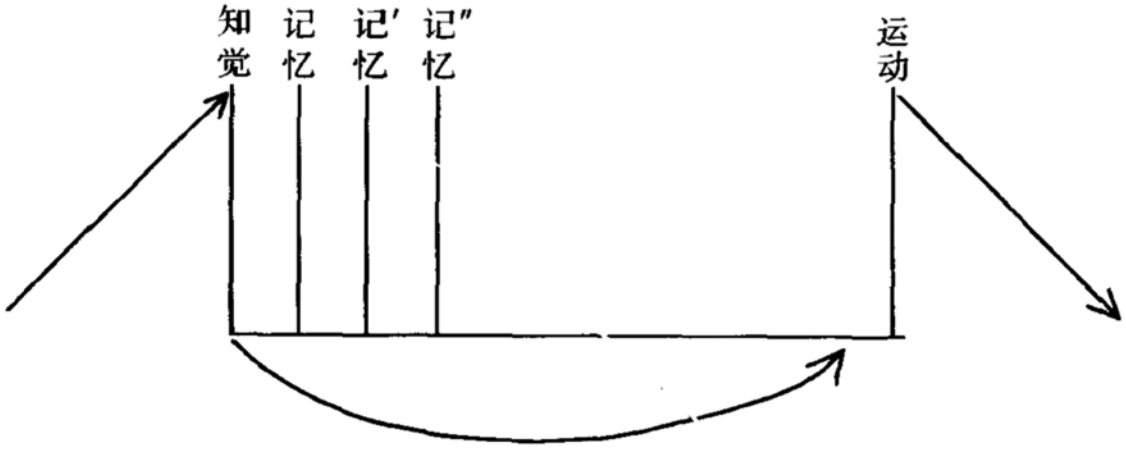



图 2

① 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 年的《癔症研究》中，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贡献的第一节的第一个脚注中，提到反射望远镜的镜面不能同时是照相用的底片。

我们永久保留下来的东西要多于那些仅只撞击了知觉系统的知觉**内容**，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我们的知觉在自己的记忆中是彼此联系着的——首先和最要紧的是按照发生的同时性。我们把这个事实叫做“联想”。因此很清楚，如果知觉系统根本不存在记忆，它就谈不上保留有联系的痕迹；如果一个早先的联结的残迹对新的知觉会产生影响，则各个隔开的元素在执行其功能时必将受到妨碍。所以我们必须假定联想的基础存在于记忆系统之间。因此联想就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由于抗拒的减弱和方便途径的开拓，兴奋就很方便地从一个既定的记忆元素转到一个记忆元素而不传到其他了。

更进一步的考虑会发现，有必要假设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有好几个这样的记忆元素，其中从知觉元素开始传递的同一兴奋，留下了许多不同的永久性痕迹。这些记忆系统的第一个系统自然会包含着有关**时间上同时性**的联想痕迹；而同一知觉材料在后面的各系统中可以因其他方面的偶合而得到安排，由此后面的某一系统就会记录下类似性的关系，并由此类推。想要把这一类系统的精神上的重要性见诸笔墨当然是很浪费时间的。它的特性要视与记忆原料的不同元素的密切关系的详情而定。这就是说，如果我提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理论，要视在传递这些元素的兴奋时这个系统所提供的传导上的抵抗程度而定。

在这一点上，我要插入几句带有一般性质但也具有重大含义的话。那些知觉系统由于没有保留变化的能力，因而也没有记忆为我们的意识提供繁杂的感觉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本身——包括那些在我们心灵上印刻得最深的记忆——则是属于潜意识的。它们可以成为有意识的，但是它们在潜意识的状态下不能

发挥其作用。我们称之为“性格”（character）的东西有赖于我们印象的记忆痕迹，而且对于我们有最深刻影响的那些印象——我们早年的那些印象——恰恰是很少变为意识的。但是它们一旦变为意识，就不会像知觉那样表现出任何感觉性质，充其量也表现得很少。如果要深刻地理解支配神经元的兴奋情况，则必须能证实：**在Ψ系统中，记忆与意识的特性是互相排斥的。**[①]

截至现今为止，我们对于精神机构的感觉端的结构这个假说，还一直没有涉及到梦或由梦所能推论而得的心理学知识。然而梦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精神机构的另一部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解释梦的形成，只能大胆假设存在着两种精神动因，其中一种动因对另一种动因的活动加以批评，包括将其排除于意识之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批评的动因与意识的关系比被批评的动因与意识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就像一个帘幕，竖立在被批评的动因与意识之间。再者，我们还有理由把批评的动因与指导着我们的清醒生活并决定着我们自主的、意识的活动的动因相等同。根据我们的假设，如果我们用系统来代替这些动因，我们最后的结论一定会导向把批评的系统定位于精神机构的运动端。

---

① ［1925年增注］我一直认为意识实际上是**替代**记忆痕迹而产生的。见我的《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也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四章，此处提出了同一观点——读了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这两段将对现在有关记忆的整个讨论更为明白易懂。但是在与弗利斯通信中（1950*a*），他所说的对该题目的某些早期思考将更有启发性。例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三节（写于1895年秋季）和第52封信（写于1896年12月6日）。——顺便提及，这封信中包括了上述示意图的早期图样及此处加以区别的各系统的编写字样：翻译成英文，则“Cs”代表“意识”系统，“Pcs”代表“前意识”，“Ucs”代表“潜意识”，“Pcpt”代表“知觉的”以及“Mnem”代表“记忆的”各系统。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系统引入示意图并为它们命名。用以表示它们与意识的关系（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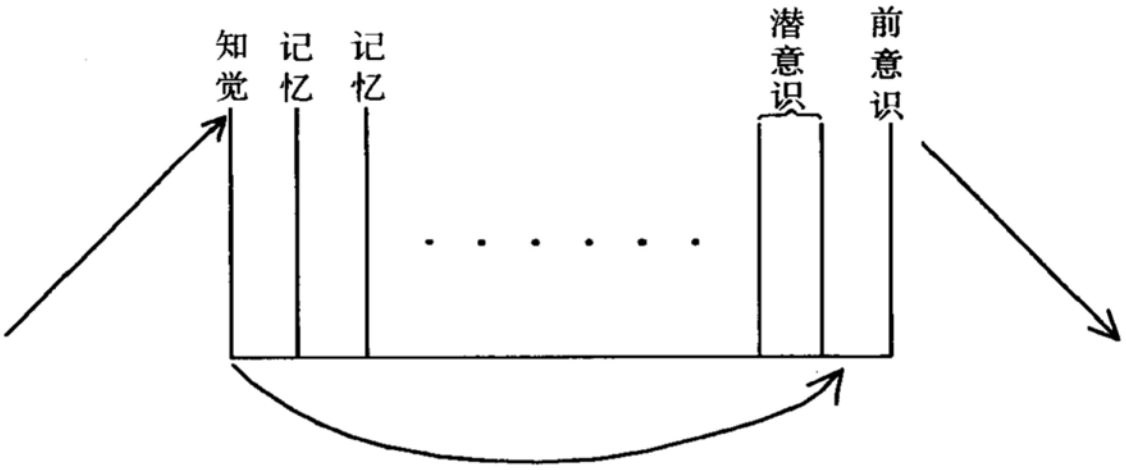



图　3

我们将把位于运动端的最后的系统称之为“前意识”（Pcs），表明发生于其中的兴奋过程如果还具备其他一些条件的话就可以不再遇到障碍而进入意识。这些条件是：它们达到一定的强度；那种可以描述为“注意”的功能具有某种特殊的方式的分配等等。这个系统同时也是支配自主运动的关键。我们将把位于它后面的系统称之为“潜意识”，因为它**除开取道前意识**就不能达到意识，而在通过前意识的时候，它的兴奋过程不得不受到一些改变。[①]

① ［1919 年增注］如果我们企图将其中以线性连续系统表示的示意图再推进一步，我们就得承认前意识的前面还有一个系统，就是意识系统。换句话说，就是知觉——意识。有关的充分讨论见弗洛伊德 1917*d*——弗洛伊德后来关于心灵的意识图，导论最先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二章，又见（略有修改）《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1933*a*）第三十一讲，对结构的强调基于功能。

那么，我们把构成梦的原动力置于哪一个系统之中呢？为简便计，就放在潜意识系统之中。在进一步讨论中，我们确实发现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会发现梦的形成过程不得不把它自己依附于属于前意识系统的梦念。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梦的欲望时，我们将发现产生梦的动机力量是由潜意识提供的；由于这后一个因素，我们就把潜意识系统当做了梦的形成的出发点。像所有其他的思想结构一样，这个梦的促成者也努力要进入前意识，并从那里达到意识。

经验告诉我们，这条由前意识通向意识的途径，在白天由抵抗所影响的稽查作用把梦念阻挡住不让通过。到了夜晚，这些梦念才可以进入意识，问题就在于它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要借助于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夜间由于守卫着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疆界的抵抗力有所削弱，梦念能够进入意识，则当时我们所做的梦应该是观念性的而不应该带有当时我们感兴趣的幻觉性质。因此在潜意识系统和前意识系统之间的稽查作用的削弱只能解释像“Autodidasker”之类的梦的形成，而不能解释作为我们研究起点的像火烧着了儿童那一类的梦。

对于幻觉式的梦我们所能作的惟一解释，只能说，兴奋以一种**回归**的方向运动。它不是传向机构的**运动端**，而却向感觉端移动，最后达到知觉系统。如果我们把清醒生活时由潜意识而产生的精神过程的方向称之为“前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梦说成是有一种“回归的”性质。①

① [1914年增注]第一个提出回归因素的要追溯到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13世纪一个学者)。他说imaginatio(想象)凭借感觉对象的(转下页注)

这种回归作用(regression)无疑是做梦过程的一种心理特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它不只是在梦中产生。在有意回忆和我们正常思维的其他成分的组成过程中，也包括着从复杂的观念倒退到由它所产生的记忆痕迹的素材这一精神机构的回归性运动。然而在清醒状态中，这种回归活动从不超出记忆意象，它没有能够产生知觉意象的幻觉或再现。但在梦中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当我们考虑到梦中凝缩作用的工作时，势必会假设附着于某些观念的强度由于梦的工作，可以从一个观念完全转移到另一个观念。很可能就是这种正常精神程序中的改变，导致对知觉系统的精力倾注，以一种逆向的方式，从思想开始，一直退回到感觉的高度鲜明性。

我们不应欺骗自己来夸张这些想法的重要性。我们不过是在给予一种费解的现象以一个名称。在梦中，一个观念退回到由它所产生的感觉影像，我们就称之为“回归作用”。然而即使是像这种做法也还必须加以验证。如果这个名称没有什么新意，那命名的目的又何在呢？我认为，“回归作用”这个名词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它至少是与我们已经知道的示意图中的事实是有关联的。在示意图中，精神机构具有方向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设计出来的示意图开始对我们做出了回报。无需多加思索，只要把这个图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梦的形成的另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做梦的过程看成是我们设想的精神结构中的一种“回归作用”，

---

(接上页注)储藏意象而构成梦。其产生的过程与清醒时方向相反(引自迪甫根，1912，14 页)——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第一部分，第二章)写道：“总之，我们的梦与我们醒时的想象是逆向的，我们在醒时，运动始于一端，而做梦时则始于另一端。”(引自哈夫洛克·埃利斯(1911，109 页)。——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关于幻觉)谈到一种“回归的”兴奋，产生于记忆器官，利用观念而作用于知觉机构。

我们立即就能对以经验建立起来的事实做出解释，说明为什么一切属于梦念中的逻辑关系在梦的活动中都会消失或是很难找到。按照我们的示意图，这些关系不包括在**第一个记忆**系统内，而是包括在其后的一些系统之中，而在回归作用的情况下，除知觉意象外，它们必然会失去任何表达的手段。在**回归作用中**，梦念的结构物被分解为它本身的原始材料了。

是什么变化使得白天变得不能发生回归作用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满足于某些推测了。无疑这是一个依附于各个不同系统的能量倾注的变化问题，发生的变化能够增加或减少兴奋过程通过这些系统的容易程度。但是在任何这一类精神机构中，兴奋通路产生同样的结果并不限于一种方式。我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睡眠状态以及在精神机构感觉端上发生的精神倾注的变化。在白天，一股兴奋流从知觉系统不断流向运动端。但到了夜晚，这股潮流停了下来，不再形成这股兴奋向相反方向回流的障碍。我们此时仿佛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有些权威作者认为，这正可以用作对梦的心理特征的理论依据。

然而在解释梦的回归作用时，我们必须记住，回归作用也在病态的清醒状态下发生，上面的解释在此处便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感觉流虽然毫无阻碍地向前流动，回归现象却依然产生。我认为癔症和妄想狂的幻觉以及心智正常者的幻视实际上也属于回归作用，那就是思想转换的意象，但是惟一能进行转换的思想只有那些与受压抑记忆有着密切联系或者保持着潜意识状态的思想。

例如，我的一位最年轻的癔症患者，一个 12 岁的男孩，因为极度害怕“青面红眼”而不能入睡。这个现象的来源是由于一

个4年前常常见到的男孩的受压抑的，虽然有时也能意识到的记忆所引起的。这个男孩给他看了一张用来吓人的图画，画着儿童们不良习惯的后果，其中包括了手淫，而我的小病人正为了手淫而自责。他的母亲当时指出，那个坏孩子长着一副**绿色面孔**，**一对红眼睛**（红眼圈）。这就是他心目中鬼怪的来源。而这个鬼怪恰好又使他记起了他母亲的另一个预言，说这一类孩子总要变成白痴，在学校里什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活不长久。我的小病人实现了预言的一部分，他在学校里成绩低下；而从他的不随意联想证明，他对另一部分预言感到极端恐惧。我附带说一句，经过短期的治疗，他已能入睡，神经过敏消失了，学年终了因成绩优异而获得了奖励。

我还要解释我的另一个癔症患者（一个40岁的妇女）对我所说的她在生病之前发生的一个幻觉。一天早晨，她睁开双眼，就看见她的弟弟站在房内，而她明明知道，他实际上正被关在疯人院中。她的小儿子正睡在她的身边。为了怕小儿子看见**舅舅时受到惊吓**和发生**抽搐**，她用一床被单遮住了他的脸，然后那怪影就消失不见了。这个幻视是这个妇女一个变了形的童年记忆，这个记忆虽然是有意识的，却与她心中所有潜意识材料密切相关。她的保姆经常告诉她，说她的母亲（她死得很早，死时我的病人才18个月）患有**癫痫**或癔症**抽搐**，而她这病又要追溯到是由于她弟弟（我病人的舅舅）用一张**床单**蒙着头装鬼**吓**出来的。因此这个幻视中包括了记忆中的那些相同元素：弟弟的出现、床单、惊吓及其结果，但是这些元素以不同的内容重新排列，并且转移到了别人身上。这个幻视或者被代替了的思想动机，是她对那长得酷似舅舅的小儿子的关怀，害怕她小儿子步他舅舅的后尘。

我上面所引的这两个例子都与睡眠的状态有些联系，因此要用来证明我所想要证明的说法似乎有些不太恰当。因此我要对读者们再谈谈我对一个患幻觉性妄想狂的妇女所进行的分析［弗洛伊德，1896*b*（第三部分）］，以及我自己对精神神经症心理学研究的还尚未发表的结果，[①] 用以证明在这一类回归性思想转变的例子中决不应该忽视那些大部分来自童年记忆的影响，而这些记忆已经被压抑或者仍保留在潜意识当中。与这一类记忆有关联的以及被稽查作用所禁止表现的这些思想，似乎被记忆吸引到回归作用之中，而作为记忆本身可以隐藏于其中的表现形式了。我还可以举出《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 1895——如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史）中的一个事实，当有可能把幼儿期景象（不管是记忆还是想象物）引入意识之中时，它们看起来就像幻觉，只有在进行报告时才失去这一特征。还有一个类似的观察表明，即使有些人的记忆不是正常的视觉型，他们的最早的童年记忆也终身保持着感觉的鲜明性。

如果我们现在能注意到，幼儿期经验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想象物在梦念中所起的作用有多么重大，它们在梦念中反复出现的次数有多么频繁，以及梦的欲望本身又是多么经常地由它们所产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梦中思想之所以转换为视觉意象，也很可能是隐藏于视觉形象中并渴求复活的那些记忆，对排斥于意识之外并力求表现自己的思想施加压力，所产生的吸引力的部分结果。由此看来，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因转移到最近经验而改变了的幼年景象的替代物**。幼年景象本身不能复活，只好转变为梦以

① 从未在这一类题目下发表过。

求满足了。

由此看来，如果幼年景象（或其想象物的复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梦内容的模式在起作用，那么就可以抛开施尔纳及其信徒们所提出的关于内源性刺激的假说了。施尔纳（1861）认为，当梦表现得特别鲜明，或者视觉元素特别丰富时，便出现了一种“视觉刺激”状态，也就是在视觉器官中表现出内部兴奋。我们不准备对此假说进行争辩，但是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兴奋状态仅仅只能应用于视觉器官的**精神**知觉系统。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兴奋状态乃是由**记忆**引起的，它是由最近记忆所产生的视觉兴奋的复活。我在自己的经验中找不出好的例子来说明幼年记忆产生这样的结果。我猜想我梦中的感觉元素一般不及别人梦中的那么丰富，但是在我最近几年来所做的最鲜明最美丽的梦中，我很容易把幻觉般清晰的梦内容溯源于最近或更近印象的感觉性质。在我记录下的一个梦中，那深蓝色的海水，轮船烟囱里喷出的褐色浓烟，还有那暗棕色和深红色的建筑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梦如果有来源的话，就应该追溯到某个视觉刺激。然而又是什么使我的视觉器官产生这种刺激状态的呢？那是一个近期的印象，一个本身与许多早期印象紧密联系着的印象。我在梦中看到的颜色，首先是在做梦的前一天，孩子们用一箱玩具砖块搭起来的，想博得我赞许的那漂亮建筑物的颜色。大砖是深红的，小砖是蓝色和棕色的。与这些颜色有联系的还有我最近在意大利旅游时留下的印象：环礁湖和伊桑佐的美丽的蓝色，卡索[1] 平原的棕色。梦中的绚丽色彩不过是我的记忆中看到的某

① 的里雅斯特背后的石灰石平原。

些景观的重现而已。

让我们把所发现的梦的这种能将自身的观念内容转化而为感觉意象的特征加以总结。我们并没有解释梦的工作的这个特性，我们也没有把这个特性追溯到任何已知的心理学法则。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挑选出来，用以说明某种未知的含义，而且用“回归的”这个字眼来表明它的特征。我们已经提出这种观点，只要出现这种回归作用，很可能就是一种反对思想沿着正常途径进入意识的抗拒作用，同时也是具有鲜明感觉的记忆对思想产生吸引的结果。[①] 白天源源不断从感觉获得的经验流在梦中陷于停顿的情况下，或许更有利于回归作用的产生。在其他回归作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这种辅助因素，就不得不依靠其他动机的更大强度来构成了。我们必须记住，梦中和病态的回归作用，其能量的转换过程一定与正常心理生活中发生的回归作用有所不同。因为在前者，梦的过程可能造成知觉系统的一种完全幻觉式的精力倾注。而我们在分析梦的工作时所描写的“表现力”则可能与梦念所引起的视觉景象所产生的选择性吸引有关。

应该进一步指出[②] **回归作用**在神经症状理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决不亚于在梦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可以区分三类不同的回归作用：①地形学的回归作用：我们在上述系统的示意图中已加以解释；②时间性的回归作用：我们讨论的是回复到较老的

① [1914 年增注] 任何叙述压抑的理论都必须规定，思想受到压抑乃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被意识的稽查作用所推动，另一方是被潜意识所拉动，就像一个人被送到大金字塔顶端那样。[1919 年增注] 参见我的论压抑的论文（弗洛伊德，1915*d*）。

② 本段是 1914 年增写的。

精神结构；③形式的回归作用：是指用原始的表达和表现方式代替常用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三种回归作用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而且总是同时产生；在时间上较老的在形式上就是更为原始的而在心理地形学上也距感觉端更近（见弗洛伊德，1917*d*）。

在我们结束梦中的回归作用这个题目时，[①] 不能不提到一个我们老是摆脱不了的概念。当我们更深入研究精神神经症时，这个概念将会以不同的强度再次出现，那就是：整个说来，做梦是梦者回归到他最早状态的一个例子，是在他儿童时代占支配地位的那些本能冲动，以及当时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的复活。在个人的这个童年背后，我们可望看到有一幅种族发生的童年图画——一幅人类发展的图画，个人的发展实际上不过是受到生命环境的偶然机遇影响的一次简短的复演。尼采说的好，在梦中“残存着某种原始人性，这是我们现在再也没能直接到达的”。我们可以期望梦的分析会把我们导向对人们的古老遗物，对人的精神天赋有所理解。梦和神经症所保存的精神古迹似乎比我们所能预料的要多。所以在那些关心重建人类起源的最早和最模糊时期的科学当中，精神分析应该是占有很高地位的。

也许我们对梦的心理学研究这第一部分并不感到满意。但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找到我们的出路。只要我们没有完全迷失方向，其他的途径也肯定能把我们引向同一领域，我们感到轻松自如的时刻也就会到达了。

---

① 本段是1919年增写。

## 第三节 欲望满足

本章开始时那个烧着了的孩子的梦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们能考虑到欲望满足这一理论所面临的困难。当被告知梦不过是欲望的满足时无疑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这还不仅仅是这与焦虑梦有所矛盾的缘故。当分析最初向我们揭示出梦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意义和一种精神价值时，我们都不会料到梦所具有的竟是如此单一的性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大胆而正确的定义，梦是思维在（只要我们是睡着了）睡眠状态中的持续。既然我们的思维在白天能够产生诸如判断、推论、否认、期待、意向等等精神活动，为什么到了夜晚它就一定要把自身的内容仅仅只能局限于欲望的产生呢？相反，不是有无数的梦向我们表明其他各种精神活动——例如焦虑——也都转变为梦的形式吗？本章开头所举的那个梦（一个特别显而易见的梦）不正是这样一种梦吗？当火光照耀在睡着了的父亲眼睑上时，他焦急地推想一定是一支蜡烛倒下来了，也许烧着了尸体。他把这种联想转化为梦，用一种感觉情境，并用现在时加以表达。欲望满足又在这中间起着什么作用呢？难道我们看不出来梦中占支配地位的影响是来自清醒生活，或者是一种新的感觉印象所激起的思想的持续吗？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更仔细地考虑欲望满足在梦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坚持进入睡眠的各种清醒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根据欲望满足把梦分成了两类：我们已经发现有些梦公开地表现了欲望的满足，而在另一些梦中，欲望的满足却很难觉察，而是常常用各种各样可能的手段加以化装。在后一种情况

下，我们已经知道是梦的稽查作用在施加影响。我们主要是在儿童身上发现那些未经化装的表现愿望满足的梦，虽说一些**简短**的、公开表现愿望的梦**似乎**（我要强调这个字眼）也在成人身上发生。

我们接着就可能会问：梦中实现的欲望来源在哪里。在提出这问题时我们脑海中存在了些什么样相反的可能性或什么选择呢？我想，一定就是那些白天的有意识的生活，以及停留在潜意识中只有在夜间才能觉察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对比。对于这样一种欲望我能提出三种可能的来源：①它可能在白天就已被唤起，但由于某些外部的原因未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得到承认但未得到满足的愿望便被留到夜晚了；②它可能在白天便已产生但却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被留到夜晚的欲望是未被处理但也是被压抑的；③它可能与白天的生活没有联系，仅仅只是头脑中被压抑的某个部分浮现出来的欲望，到了夜晚才变得活跃起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精神机构的示意图，我们将会把第一类欲望定位于前意识系统；我们将会猜想第二类欲望是从前意识被赶到潜意识，如果真是这样，它们就留在那儿了；我们将肯定第三类欲望冲动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潜意识系统。于是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对于梦来说，这些来源不同的欲望是否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是否具有同等激起梦景的能力。

如果要我们运用我们可以利用的那些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立即就会想起，我们必须还要加上第四个有关梦的欲望的来源，即当晚发生的欲望冲动（如口渴或性的需要）。其次我们的意见是，梦的欲望来源于何处可能对促成梦的能力没有什么影响。我想起那个小女孩因为白天受到干扰而在夜间做了一个延长游湖的梦，以及我记下的一些其他的儿童的梦。它们都可以解释

为起源于先一天未得到满足但也未受到压抑的欲望。一个欲望在白天受到压抑而到梦中来寻找出路的这样的梦例多得不胜枚举。我还想为这一类梦加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梦者是一个喜欢取笑别人的女子。她的一个比她年轻的朋友刚刚订了婚。她的许多熟人整天都询问她是否认识那个男青年以及对他的看法如何。她除了称赞以外，什么都没有说。她就用这办法隐藏了她的真实想法，其实她很想说出实情——他是一个平常的人（dutzendmensch）（字面意义为“一打人”，一个平庸的人，这种人数以打计）。她当晚梦见有人问她同一问题，她用这样的俗套话回答：“至于以后的订货，讲出号码就行了。”最后，我们从很多的分析中认识到，一个梦只要是化了装，必有来自潜意识的欲望，而且这个欲望在白天是不能察觉的。因此乍一看来，似乎一切欲望在梦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同样的力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在此我还提不出任何证据，但是我可以说，我坚决认为，梦的欲望是被严格决定了的。儿童的梦无疑地证明了由于白天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该愿望便促成梦的产生。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是儿童的愿望，是一种儿童所特有的欲望冲动力量。至于一个成人白天未能满足的愿望，其强度是否足以产生梦，我认为是大大值得怀疑的。相反，在我看来，由于我们的思想活动不断地控制着自己的本能生活，我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那些在儿童们看来是自然的而都是不宜于形成或保存的强烈愿望了。很有可能在这方面存在着个别差异，有些人保持着幼儿型的心理过程比别人更长一些，就像在童年时非常明显的视觉景象的减弱也存在着个别差异一样。但是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在先一天留下来未被满足的欲望在成人身上是不足以产生梦

的。我宁可认为，来自意识的欲望冲动将有助于促成梦的产生，但它的作用也就仅止于此而已。如果前意识的欲望不从别处得到源源不断的助力，梦是不会形成的。

助力实际上来自于潜意识。**我的假设是，一个意识的欲望只有当它能不断唤醒类似的潜意识欲望并从它那里取得援助才能促使梦的产生**。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使我认识到，这些潜意识欲望非常活跃，随时在寻找出路，一有机会就和来自意识中的冲动结成联盟，并把自己的强大力量传给后者。[①] **表面**看来，好像意识的欲望单独在梦中被实现了；仅仅在梦的构成中的某些细微的特点才使我们认出潜意识的标志。我们潜意识中的这些欲望永远在活动着，它们的不朽使我们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泰坦人，自古以来，这些被胜利的诸神用巨大的山岳压在地底下的巨人，仍时不时地因四肢的抽搐而震撼着大地。但是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本身都来自于幼儿期，这是我们根据对神经症的心理研究中知道的。所以我要以下面这个说法来代替刚才提出的梦的欲望的来源是无足轻重的那一说法：**出现于梦中的欲望一定是一个幼儿期的欲望**。它在成人身上源于潜意识，而在儿童身上，由于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还没有区分或形成稽查作用，或者这种区分才逐渐形成起来，所以它只是清醒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又未受到压抑的愿望。我也知道这种主张不能证实为普遍有效，但却能证实为经常有

① 它们与真正潜意识的，即专属于潜意识系统的所有其他精神活动一样，也具有不可毁灭的性质。这些通路已被永远打开，绝不会废弃不用。只要潜意识兴奋的精力重新倾注进来，它们总是随时将兴奋过程加以传导和释放。如果允许我打个比喻，它们就像《奥德赛》的地底世界中消失的鬼怪那样，只要喝了人血，就复活过来。那些依赖前意识系统的过程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则是可以损坏的。神经症的精神治疗正是基于这种区别。

效，有时甚至不能加以怀疑。所以我们未尝不可把它当作一个普遍命题来对待。

因此在我看来，有意识的清醒生活所遗留下来的欲望冲动，在梦的形成中必须屈居于次要地位。我以为这些欲望除了增添梦的内容，例如在睡眠时把当时的感觉材料变得生动活泼以外，此外并无其他作用。现在我要循着这一思路，转而来考虑从白天遗留下来的、并非欲望的其他精神刺激了。当我们决定去睡觉时，我们可能会成功地暂时终止那些倾注于清醒时思想的能量。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嗜睡者，拿破仑可算得上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但是我们不能经常做到这样，或者不可能经常完全做到这一点。没有解决的问题，折磨人心的烦恼，深刻难忘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把思想活动带入睡梦之中并在我们称之为前意识的系统中继续进行心理活动。如果我们想把在睡眠中持续的思想冲动加以分类，则可以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组：

1. 那些在白天由于某些偶然障碍而没有得出结论的；

2. 那些由于我们的智力不够而没有处理好——那些没有解决的；

3. 那些在白天被驳回了或受到压抑的。对于这些我们还得加上

4. 那些在白天由于前意识的活动而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仍然兴奋不已的；还有最后

5. 那些在白天未被注意因而也未被处理的印象。

对于这些白天遗留下来而进入了睡眠状态的精神强度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必低估。这些兴奋肯定在夜间会努力求得表现；我们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认为，睡眠

状态不可能让兴奋过程以通常的方式在前意识中继续进行，以致最终变为意识。夜间，只要我们的思想过程以正式的方式表现为意识，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入睡。我不能说睡眠状态会给前意识系统带来什么变化，[①] 但可以肯定地说，睡眠的心理特征基本上要到这个特殊系统的精力倾注的变化中去寻找——这个系统也支配着在睡眠时瘫痪了的获得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梦的心理学也没有任何理由保证在潜意识状态下除了继发性变化外还能产生任何其他变化。因此，梦中除了从潜意识不断发生的欲望兴奋外，没有任何来自前意识的兴奋。前意识兴奋必须从潜意识中得到强化，也必须与潜意识一道通过迂回途径。但是先一天的前意识残余与梦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无可置疑，它们大量地寻求途径进入梦中，它们还利用梦的内容即使是在夜间也能深入于意识之中。的确，它们偶然也支配了梦的内容并迫使梦表现白天的活动，但也可以肯定，日间残迹除了欲望以外，同样还有其他的性质。在这方面，观察它们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进入梦境是很有启发性的，也许对于欲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让我举出我曾报导过的诸多梦例中的一个——举例来说，就是我朋友奥托看上去像患有巴塞杜氏病症（突眼性甲状腺肿）的那个人。前一天我曾为奥托的病容感到焦虑，就像许多与他有关的事情一样，这种焦虑对我影响很深。我敢说，这份担心一直进入我的睡眠之中。我很害怕发现他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这种忧虑

① ［1914年增注］我已努力想深入了解睡眠时占优势事物的状态以及产生幻觉的诸条件，见我的论文《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补充》（弗洛伊德，1917*d*）。

在夜晚我已经描述过的梦中得到了表达。梦的内容第一没有什么意义，第二它与欲望的满足也无关。我于是开始研究我那白天忧虑的这一不适当表现的来由，在分析之后，我发现它与我把我的朋友模拟了某L男爵，而我自己则模拟了R教授这一事实有关。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特殊的代表物来替换我白天的思想，看来只有一种解释。我一定是在我的潜意识中时刻准备着模拟R教授，因为通过这种模拟作用，我的童年的一个持久欲望——夸大妄想狂欲望——才能得到满足。在白天被排斥了的敌视我朋友的丑恶思想，到了夜晚便抓住机会和欲望一道悄悄溜进梦中使自己表露了出来。但是我白天的忧虑也利用一种代替物在梦内容中获得了某种表达。白天思想本身并不是一种愿望，相反地却是一种忧虑。于是它不得不设法寻求与当前处于潜意识中而且受压制的一个幼年欲望取得联系，经过乔装打扮，这个欲望在意识中就能成为“发源地”了。忧虑越占优势，其所能建立的联系越深远；在欲望内容与忧虑之间并无任何必要的联系。在我们的梦例中，实际上就是如此。

我们可以继续考察这一问题，[1] 考察当梦念要与一个与愿望满足完全相反的材料——如正当的担忧，痛苦的反思，困扰的现实——一道表现出来，梦是如何行动的，这一点是有用的。它的许多可能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类：①梦的工作可以成功地用相反的观念来代替所有这些痛苦的观念，并把依附于这些观念的不愉快感情压制下去。其结果可能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满意的梦，一个无话可说的明显可知的“欲望满足”的梦。②痛苦的观

① 本段与以下两段增写于1919年。

念可以进入显梦之中，多少有些改变却又能看得出来。正是这类梦使人对梦的欲望理论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因而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探讨。这种带有痛苦内容的梦要么被我们漠然视之，要么带有似乎为其观念内容所证实的全部痛苦内容，或者甚至发展为焦虑而惊醒过来。

分析能够证明，这类不愉快的梦和其他的梦一样都是欲望的满足。一个受压抑的潜意识欲望，它的满足使梦者的自我不会不感到痛苦，却利用了白天痛苦的残余的持续力量所提供的机会，支持这些痛苦的残余经验使其进入梦中。但是在第一类梦中，潜意识欲望与意识的欲望是吻合的；在第二类梦中，则在潜意识与意识（被压抑的内容和自我）之间出现了裂缝，就像在三个愿望的童话故事中，神仙答应那对夫妇实现了愿望的情境一样。受压抑欲望在满足之后所产生的满意感是如此之强烈，致使依附于白天残余的痛苦感情得到了中和。在这种情况下，梦的情调是平淡无奇的，尽管它一方面满足了欲望而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恐惧。或许也有可能睡眠中的自我在梦的形成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对受压抑愿望的满足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反应，它本身就在一阵焦虑的暴发中将梦加以结束。因此不难看出，在我们的理论中，不愉快的梦和焦虑的梦与那些直接得到满足的梦一样，其欲望满足的程度是完全相同的。

不愉快的梦可能也就是“惩罚的梦”。必须承认，认识这些梦，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梦的理论增添了新意。这些梦仍然是一种潜意识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梦者有一种受罚的愿望，是因为他有一种被禁止而遭压抑的欲望冲动。到现在为止，这些梦仍然符合这个条件，即构成梦的动机力量一定是属于潜意识的欲望所

提供的。然而，经过更为仔细的心理学分析表明，这类梦与其他表示欲望的梦大不相同。在第二类梦中，构成梦的欲望是潜意识的和属于被压抑的材料，而在惩罚的梦中，其愿望虽然也同样是潜意识的，但必须承认它不属于被压抑的材料，而是属于“自我”的。因此惩罚的梦表明在梦的形成中，自我所参加的份量比设想的要大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把“意识”和“潜意识”的两分法改变而为“自我”和“压抑”的两分法，梦的形成的机制也许会清楚得多。但是不弄清楚精神神经症的发病过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也就不准备在本书内加以讨论。我只要指出一点，一般说来，惩罚的梦不一定是白天痛苦意识的残余。相反，它们很容易在相反的情况下发生——白天的残余是些带有满意性质的思想，只是它们所表示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满意。这些表现于显梦中的仅存的思想痕迹恰恰是其相反的，就像第一类的梦那样。因此惩罚的梦的主要特征是，在梦中，构成梦的欲望不是来自被压抑的（即潜意识系统）一种潜意识欲望，而是一种反抗压抑而属于自我的惩罚性欲望，虽然同时仍是一种潜意识（即前意识）的欲望。[①]

我将要引述一个自己的梦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话，[②] 特别要说明梦的工作是如何处理先一天痛苦预料的残余物的。

“开始时不大清楚。我对我妻子说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她，

---

① [1930年增注] 这一点可作为精神分析后期发现的“超我”的适当参考。[作为“欲望理论”的例外的一类梦（发生于创伤性神经症），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章和《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30*a*）第二十九讲最后几页曾加以讨论。]

② 本段和以下两段为1919年增注，1930年并入正文。

“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她吃了一惊，表示不愿意听。我向她保证这是一件她非常乐意听的事，并开始告诉她我们儿子的军官伙食团给他寄来了一笔钱（5000 克朗?）……勋章……分配……同时我和她走进一间像储藏室的小房间，去找什么东西。突然间我看见了我的儿子，他没有穿制服，穿了一件紧身的运动衫（像一只海豹?），头戴一顶小帽子。他爬到食柜旁边的一只篮子上，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放到食柜上去。我喊他，他不答应。我似乎看见他的脸上或额上缠着绷带。他正在把什么东西放到嘴中并塞了进去。他的头发呈灰色。我想，‘他怎么疲惫不堪到如此程度？他是不是装了假牙?’我还没来得及喊他，便醒了过来，并不觉得焦虑，但心脏跳得很快。我床边的时钟正指着两点半。”

我又一次不可能记载下全部的分析。我必须限制自己只解释几个突出之点。先一天的痛苦预料是产生这个梦的原因：我们又有一个多星期没接到在前线的儿子的消息了。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内容表示的是深信他已负伤或者已经战死。在梦的开始显然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用相反的观念来代替痛苦的思想。我有一些非常令人愉快的消息要传达——寄来了钱……勋章……分配……（这笔钱是我行医时从一件愉快的事件中得来的，此处被用来试图完全颠倒话题。）但是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我的妻子猜想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拒绝听我说话。梦的化装很不周全，以致到处可以见到被压抑思想露出破绽。如果我的儿子已经战死，他的同事们就会把他的遗物送了回来，我也就会把它们分配给他的兄弟姐妹和旁人。勋章往往是颁发给阵亡军官的，因此梦一开始便力求直接表达当初想要否定的事情，虽然欲望满足的倾向表明仍然以化装的形式在进行工作（梦中场地的变换无疑可以理解为西尔伯勒

[1912] 所说的“门槛象征作用”)。我们确实还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为我的梦提供了动机力量使我用如此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痛苦思想。我的儿子并没有表现“倒下”而是表现“上爬”。事实上他是一个优秀的爬山运动员。他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一身运动服：这意味着我**现在**担心发生意外的地方却是他**以前**运动中发生过的，因为他曾有一次在滑雪运动中摔倒而跌断了大腿；另一方面，他的穿着使他看起来像一头海豹，马上使我想起了一个更年轻的人——我那滑稽可爱的小外孙；灰色的头发使我想起小外孙的父亲，我们的女婿，他曾经在战争中受过重伤。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地点是一个储藏室和那个他想从里面拿点什么东西的食品柜（梦中是“他想放点什么东西到食柜上面”)。这些线索清楚地使我想起了自己在两三岁时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那次也是在储藏室里，我爬上了一个脚凳想要去拿放在食柜上或是桌子上面好吃的东西，脚凳翻倒了。凳子脚打中了我的下颚后部，我记得差不多把我的牙齿都全部磕掉了。这个回忆带有告诫的想法，“你活该”；这又似乎是针对勇敢士兵的一种敌意冲动。经过更深入的分析，最后终于使我能够发现，我那隐藏着的冲动竟是在我儿子可怕的意外事件中寻求满足，这是老年人对青年人的嫉妒，而老年人本来以为这种嫉妒之心已经僵化了。毫无疑问，如果不幸的事件真的发生而产生了痛苦的情绪，则正是这种情绪的**力量**寻求这样一种被压抑欲望的满足以求得某种安慰。①

① 在弗洛伊德的《梦与心灵感应》(1922*a*) 一文开始处简要地讨论了这个梦可能发生的心灵感应方面。

现在我已能对潜意识欲望在梦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一个准确的描述了。我得承认有一大类梦的**刺激**主要或甚至全部来源于白天生活的残余。我再回到关于我的朋友奥托的梦。我认为如果不是我当晚一直在为我的朋友的健康状况担心的话，即使我期望有朝一日自己成为特殊教授的愿望，我也会整夜安然入睡的。但是光有忧虑还不能构成梦，梦所需要的**动机力量**必须由欲望提供；我的忧虑必须抓住一个欲望，才能成为梦的动力。

我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的主张。白天的思想可以在梦中扮演一个企业家的角色，但是正如人们所说，企业家虽然有想法并且有实现它的创造力，但如果没有资本也会是一事无成的，他需要一个**资本家**给他提供资本。而这个替梦提供精神资本的“资本家”，不论先一天是什么样的思想，都毫无变化并毫无争议地是来源于潜意识的愿望。[①]

有时候这个资本家本人同时也是企业家，确实在梦中，这种情况是更为常见的。一个潜意识欲望不断受到白天活动的激发，进而构成了梦。所以在我用来作为比喻的经济情况中可能发生的其他一些变化，在梦的过程中也有其类似的地方。**企业家**本人可能对资本作出些贡献；好几个企业家可能依赖同一个资本家，好几个资本家也可能共同支付这个企业家的必要资金。同样，我们遇到过一些梦是受到不止一个梦欲望所支持的，其他一些情况不难一一列举，但我们对此已不再感兴趣。关于梦的欲望留待以后再来讨论。

---

① 这是弗洛伊德引自他分析杜拉的第一个梦的最后两整段文字(1905*e*，第二部分)。他评论说，这完全证实了它们的正确性。

上述比喻中的**第三个比较元素**，即企业家所能动用的适当资金，[①] 对于阐述梦的结构的细节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已经说过，在大多数梦中都可以发现一个感觉特别鲜明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照例是欲望满足的直接表现，因为如果我们想把由梦的工作所形成的移置作用予以消除，我们就会发现梦念中各元素的**精神**强度已被梦的实际内容中各元素的**感觉**强度所取代。在欲望满足临近地区的各元素对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些与欲望相反的一些痛苦思想的衍生物。它们往往由于与中心元素建立了人为联系，获得了足够的强度，所以能够在梦中出现。于是实现欲望满足的力量就扩散到四周的一定范围，在此范围内所有元素——甚至包括那些本身没有资源的元素——都获得力量而得以表现了。在那些出现好几个欲望的梦中，不难划出那些不同的欲望满足区域的界限，梦中这些区域之间的间隙往往可以理解为边界地带。[②]

虽说上面的讨论已经降低了“白天残余”在梦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但仍然值得对它们稍稍多加注意。在梦的形成中，它们必定是些重要的成分，因为经验已经表明，在每一个梦的内容中，总会发现一个与最近的白天印象——往往是最无关紧要的印象——有所联系。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梦的构成物中要加上这一内容。我们只有牢牢记住潜意识欲望所起的作用，然后再到神经症心理学那里去搜寻资料，才能领会其中的道理。我们从神经症那里了解到，单是一个潜意识观念是不能够进入前意识的，它只有与一个已经属于前意识的观念建立起联系，把本身的强

① 在比喻中为资金，在梦中则为精神能量。

② 在弗洛伊德的一篇短文(1913*a*)中，我们发现对“白天残余”在梦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有特别清晰的小结。

度转移过去，并利用后者作为“掩护”，才能发挥其本身的作用。我们在此发现了“移情”[①] 这个事实，为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生活中许多惊人现象提供了解释。由此而获得了不应有的强度的前意识观念，也许可能不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而保留不变；也许可能因受到影响移情作用的观念内容的压力而发生改变。我希望读者们会原谅我喜欢用日常生活进行类比，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说，一个受压抑的观念的处境就像一个在这个国家（奥地利）中的美国牙科医生，除非他能找到一位合法的医生作他的掩护，在法律上取得“担保”，他是不会获得开业许可的。然而正是那些业务繁多的医生们都不愿意与这类牙医结成联盟，同样的，在前意识中工作并已经吸引了大量注意的前意识和意识观念便不可能被选来作为被压抑观念的掩护者了。因此潜意识宁愿与之结成联盟的，是前意识印象和观念中那些不受到注意的，微不足道的或者是受到排挤而注意暂时被转移开了的印象和观念。有一条大家所熟知，而且已经为经验所完全证实的联想法则，即一个观念如果在某一方面形成了密切联系，就会排斥所有其他新的联系。我曾经一度企图在这个命题的基础上建立癔症性麻痹的理论。[②]

如果我们假设在分析神经症时，所发现的受压抑观念的移情作用在梦中具有同样的需要，那我们就可以一下子解决梦的两个

---

① 弗洛伊德在他后来著作中总是应用“移情”（Übertragung）这个词去描述一个多少有些不同但也不无关系的心理过程，他首先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发现了这一过程——即将原来影响（仍然潜意识地影响）着一个幼年对象的感情“移情”到一个现在对象身上的过程（参见弗洛伊德，1905*e* 第四部分和弗洛伊德，1915*a*）。这个词在本书还有另外的意思，并且在《癔症研究》的第四章的末尾几页，弗洛伊德就已经这样地使用了这个词（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

② 参见弗洛伊德 1893*c* 的第四章。

难题:一是每次对梦的分析都显示出在梦的结构中都交织着某些新近的印象;一是这种新近元素往往是最为**琐碎**的。我还要补充说,(如我们在别处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些最近的和微不足道的元素之所以能如此频繁地进入梦中作为最古老梦念的替代物,只是因为它们最不怕受到由于抗拒而致的稽查。但是,如果说琐碎的元素受到优先选择这一事实,可用逃避了稽查作用来加以解释,则**最近**元素如此频繁出现的事实却指出了存在着移情作用的需要。这两组印象都满足了被压抑观念对仍然没有受到联想影响的材料的要求——那些微不足道的元素是因为它们没有机会形成各种联系,而新近的元素则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联想。

由此可见,那些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入微不足道印象的白天残余,在它们成功地参与梦的形成时,不仅从潜意识**借来**了某种东西——即可以自由支配被压抑欲望的本能力量——而且也可以**提供**给潜意识以某种必不可缺的东西——作为移情作用的必要依恋点。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一点上更加深入到心灵的各个过程,我们就应该更多地了解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各个兴奋的交互作用——这是我们研究精神神经症所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但是梦对此却无所帮助。

对于白天残余我仅只有一件事要加以补充。睡眠的真正干扰者无疑正是这些白天残余而不是梦,梦反而在保护着睡眠。后文我将再回到这一点。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研究梦的欲望:我们已经把它们的来源追溯到潜意识领域之中,还分析了它们与白天残余之间的关系。这些白天残余可能就是欲望或者是别的什么精神冲动,也可以干脆就是最近的印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可能对各种各样

清醒的思想活动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解释。它甚至还有可能对这样一种极端情况提供解释，即梦紧随着白天的活动，可以为清醒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求得满意的解决。[①]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梦例，可以对它进行分析并追溯到幼儿的或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来源，而这些欲望已经获得支持并且十分成功地强化了前意识活动的努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进一步解决为什么睡眠中潜意识所可能提供的只是满足欲望的动力而不能提供任何其他东西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有待于对欲望的精神性质的说明，而我想建议利用上面已提到的精神机构示意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精神机构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之后才达到了目前的完美程度。让我们设想一下它行使其功能能力的最初阶段。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的假设告诉我们，首先，精神机构的最大努力在于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免受刺激。[②] 所以它的最初结构遵循的是一种反射机构的设计，使任何引起它的感觉兴奋都能沿着一条运动通道而被迅速释放。但是生命的迫切需要干预着这种简单功能，也正是由于这种动力，精神机构才得以向前发展。它最初所面临的生命迫切需要大部分表现为躯体需要的形

---

① 在《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1923*b*）第二节末尾的一个脚注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② 此即所谓恒常性原则，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的开头几页有所讨论，但是在他的最早心理学著作，如在他死后出版的“1892 年 7 月 20 日给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信”中（弗洛伊德，1941*a*）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假设了。本段的全部要点在 1895 年秋季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二部分第一、二、十一、十六节中已有所陈述。

式。内部需要所产生的兴奋在运动上寻求释放，这种释放可描述为“内部变化”或“情绪表现”。一个饥饿的婴儿无助地大声喊叫或踢打，但是情况却不因此而改变，因为内部需要所产生的兴奋并不是来源于一种产生**暂时性**影响的力量，而是来源于一种继续不断进行工作的力量。只有在某种方式下（如婴儿通过外来的帮助）获得一种“满足的体验”才能使内部刺激停止下来，情况才能得到改变。这种满足的体验的一个基本成分就是一种特殊的知觉（在我们的例子中指的是营养），这种知觉的记忆影像自此以后便与需要所产生的记忆痕迹保持着联系。作为如此建立起来的联系的结果，就是当下一次需要出现时就会立即产生一种精神冲动，以寻求对知觉的记忆影像进行再次精力倾注，从而再度唤起知觉本身。也就是说，再度建立起原来的满意情况，我们便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冲动称之为**欲望**。知觉的再现就是欲望的满足，而要达到欲望满足的最简捷的途径就是由需要所产生的兴奋导向对知觉的完全精力倾注。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设想，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精神机构的原始状态，其中确实经历了这条途径，也就是欲望终止于幻觉作用。因此这第一种活动的目标才是产生一种知觉同一性，[1] 即与需要的满足联系着的知觉的复现。

生活的痛苦经历必定使这种原始思想活动改变成了一种更为适宜的继发性思想活动。沿着精神机构内部回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知觉同一性，并不与心灵内部其他地方由于外部知觉而发生的精力倾注具有同样的结果。满足没有跟上来，需要就持续下去。一种内部精力倾注如果持续不已，也只能与幻想式精神病和饥饿

① 一切知觉上的某种事物与满足的体验相一致。

幻想中产生的外部精力倾注一样具有相同的价值，在其欲望所依附的对象中耗尽了它们的全部精神活动。为了达到能够更为有效地使用精神力量，必须在回归作用完成以前便要使之停止，以便使它的进程不至超出记忆意象，并能找出其他一些经由外部世界建立起来而最终可以导向所期望的知觉同一性的途径。[①] 这种对回归作用的抑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兴奋转向，就变成了控制随意运动的第二系统的任务——也就是它第一次为了事先回忆的目的而利用运动。但是所有复杂的思想活动——从记忆意象一直延长到由外部世界建成知觉同一性的时刻——所有这些思想活动都不过是构成一条由于经验而使之成为必需的，到达欲望满足的环形通道而已。[②] 思想归根到底不过是幻觉式欲望的代替物，不言而喻，梦必须是欲望的满足，因为只有欲望才能使精神机构的工作启动。沿着回归的捷径而使其欲望将得到满足的那些梦，不过是为我们在这方面保存精神机构的原始工作方法的一个样本，这种方法已因缺乏效果而被摒弃了。当心灵仍然年轻而且力不胜任时，这种方法曾一度统辖着清醒生活，现在却被抛置到了夜梦之中——就像已被成人摒弃的原始武器弓和箭，再次出现在幼儿园那样。**做梦是已被取代的幼年精神活动的一个片断**。在清醒时刻照例受到压抑的精神机构方面的这些工作方法，不时出现于精神病中，从而表明了它们与在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没有能力来满足我

① ［1919年增注］换句话说，它变得显然必须具有一种“现实检验”的手段。(即检验事物是否真实)

② 洛兰公正地赞扬了梦的欲望满足活动，他说，“不会带来极度的疲倦，也不会勉强去进行漫长而无休止的挣扎，从而耗尽了我们所追求的快乐。”

们的需要。[①]

潜意识欲望冲动显然也想使自己在白天发生作用，而移情作用的事实和精神病都告诉我们，它们都力求通过前意识系统进入意识之内以获得控制运动的力量。因此由于梦而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的介于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是值得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精神健康的守卫者而加以承认和尊敬的。然而，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由于这个守卫者的粗心大意而在夜间放松了活动，让潜意识中受压抑的冲动得到表现，从而使幻觉式的回归作用可能再度发生吗？我不是这么想。因为即使这个严厉的守卫者休息去了——我们有证据表明它的睡眠不深——它也关上了对运动能力的大门。不管活跃在舞台上的是来自正常受压抑的潜意识中的哪种冲动，我们都不必在意；它们是无害的，因为它们不能启动那单凭自身力量就可以改变外部世界的运动机构。睡眠状态保证了必须严加防守的城堡的安全，但如果这些力量的移置作用并不是由于严厉的稽查作用的力量在夜间松弛下来，而是由于防御力量的病态减弱或潜意识兴奋的病态加强。而与此同时，前意识仍然不断地获得精力倾注，对运动力量之门大开，则情况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这种情况下，守卫者被制服了，潜意识兴奋压倒了前意识，并因此而获得了对我们语言和行动的控制权；或者，它们强制地体现了幻觉式回归作用，借助于知觉对精神能量的分配而产生的吸引力，指导着（并不是为了它们的应用而设计的）精神机构的进程。我们便把这种精神状态称之为精神病。

① ［1914年增注］我已经在关于精神功能作用的两个原则——我称之为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一篇论文中（1911*b*）从其他方面深入地发挥了这一系列思想。下文实际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论点。

现在，在我们介绍了潜意识和前意识这两个系统的立足点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构筑心理学的框架了。但是我们有理由必须再继续讨论一下欲望是构成梦的惟一的精神动机力量。我们已经接受了梦为什么总是欲望的满足这个观点，其理由就在于梦是潜意识系统的产物，而潜意识活动除了欲望的满足以外，没有其他目标；除了欲望的冲动外，没有其他可供支配的力量。如果我们再坚持一下我们的权利，要把梦的解释建立在这种有深远意义的心理学推测之上，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证明这些推测也能使我们将梦置于包括其他精神结构在内的关系之中。如果有潜意识系统（或者为了讨论的目的有与它相类似的）这类事物存在着，梦就不能是它惟一的表现；每一个梦都可以是一种欲望的满足，但是除了梦以外，一定还存在着其他变态的欲望满足形式。事实上所有关于精神神经症症状的理论都属于这一主张，**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①] 我们的解释不过使梦成为精神病学家眼中的最具重大意义的一个成员，而且对梦的了解也意味着对精神病学问题的纯心理学方面的解决。[②]

然而，在这一类欲望满足的其他成员中——例如癔症症状——还具备一个我在梦中未曾发现的主要特征。我从我在进行此项工作时经常提到的研究中了解到，一个癔症症状的形成，必定有**两股**潮流在我们的心灵中会合。一个症状不仅是实现了的潜意

① ［1914 年增注］或者更正确地说，一部分症状符合于潜意识的欲望满足，另一部分则符合于对欲望做出抵抗的精神结构。

② ［1914 年增注］如休林斯·杰克逊所说："完全理解了梦，你就完全理解了精神错乱。"［恩斯特·琼斯援引（1911），他是亲自听见杰克逊这么说的。］

识欲望的表现，在前意识中也必定表现出这同一症状所要满足的欲望，所以这个症状至少有**两个**决定因素，来源于包含着冲突的两个不同系统。至于在梦的情况中，对于可以出现的更多的决定因素——对于症状的多重性决定——并没有限制。[①] 就我所知，凡不是来自潜意识的决定因素，毫无例外总是一连串反对潜意识欲望的思想系列——例如自我惩罚。所以我能做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论断：**一个癔症症状只有在个别来自两个不同精神系统的两个对立的欲望获得满足之处，才能汇合而为单一的表现**［这方面可与我关于癔症幻想及其与双性性欲论文（弗洛伊德，1908*a*）中对癔症症状起源的最近论述相比较］。[②] 此处举例不能起到多少作用，因为只有对涉及的复杂情况进行详尽无遗的阐述，才有最大的说服力。所以我要把我的论断搁置一下，引用一个例子，不是为了论证，而是为了使论点更为清晰。我有一位女病人，患有癔症性呕吐，原来这是为了满足她从青春期就怀有的一个潜意识幻想——想要不断怀孕生出一大群孩子的欲望。为了达到上述这一目的，她想与尽量多的男人发生关系。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性冲动跳了出来来对抗这一放纵的欲望。由于她呕吐的结果可以使她失去美好的身材和姣美的容貌，由此而失去了对任何人的吸引力，这个症状也就能为惩罚性思想系列所接受了。由于它能为两方面所承认，所以它能成为现实。这与古安息国皇后对罗马三执政者之一克拉苏所用的满足欲望的方法相同。她相信他的远征出于对黄金的爱好，所以命令把熔化了的黄金灌入他尸体的喉咙中

① 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
② 这句话为1909年所加。

说，“现在，你总算得到了你所要的东西了。”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梦的一切只是它所表现的来自潜意识的欲望的满足；而占优势的前意识系统似乎只在不断迫使欲望进行若干次化装之后才默许这种满足。一般说来，在梦中也不可能找到作为对立的反对梦欲望的思想系列。只有在梦的分析中，我们才能偶然觉察到一些反动创造物的迹象，就像在关于我的（有黄胡子的）叔叔的梦中，我对我朋友 R 的友爱感情那样。但是我们也能从前意识别的地方找到一些遗漏的成分。有鉴于来自潜意识的欲望经过各种化装之后能够在梦中得以表现出来，占优势的系统退缩到了**睡眠的欲望**之内，在精神机构范围之内借助于产生精力倾注的变形而使欲望得以实现，并使该欲望持续地贯穿于整个睡眠过程之中。①

在前意识方面对于睡眠的这一决定性欲望通常对于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我回想起本章开头的那个男人做的梦，来自邻室的火光使他猜想他孩子的尸体被烧着了。这位父亲在梦中做出这个推论而不是让火光使自己惊醒，于是我们认为，与这个结果相符合的一种精神力量，乃是想把梦中见到的孩子在那一瞬间延长一会儿他的生命的欲望。其他一些欲望可能由于受到压抑而逃脱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不能分析这个梦。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产生这个梦的另一个动机力量乃是父亲的睡眠需要，他的睡眠和孩子的生命一样，也因为梦而延长一会儿了。“让梦继续下去，”——这就是他的动机——“不然我就一定要醒来了。”任何

① 我从李厄博（1889）所得出的睡眠理论借用了这个观念，催眠理论在现代的复活应归功于他。

其他梦也和这个梦一样，睡眠欲望支持了潜意识欲望。在前面，我描述了几个在表面看来是方便的梦，但事实上所有的梦都有资格要求同样的描述。想要继续睡眠的欲望在惊醒的梦中最容易看得出来，它把外部的感觉刺激用这样一种方式加以改变，竟能使得它们可以和继续入睡和谐共处，它把这些刺激编入梦中，以便能够剥掉它们作为提醒外部世界的一切可能性。然而这个同样的欲望在所有其他梦中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作用，虽然很可能仅仅只有来自**内部**才有使梦者从梦中醒来的危险。在有些情况中，当梦把事情做得过头了时，前意识就对意识说，“不要紧，继续睡吧！它毕竟只是一个梦！”但这只是我们一般描述了占优势的精神活动对梦所持的态度，不能算是公开的表达。因此我不得不得出以下的结论：**在我们整个睡眠状态中，正如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睡眠一样，我们也同样肯定知道我们是在做梦**。反对意见认为，我们的意识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在睡觉，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稽查作用仿佛在放松其警戒之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根本不值得多加注意。

另一方面，[①] 有些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夜间睡觉和做梦，因此好像具有能有意识地指导梦的功能。例如，如果一个这样的梦者不满意梦中发生的转变，他可以打断它而不使自己醒来，并且从另一方面重新开始——正像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压力下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加上一个愉快的结局一样。或者在另一次，如果他的梦把他带进了一个性的兴奋情境，他可以自己想到：“我不想再继续做这个梦了，免得因遗精而耗费了精力，不如忍

① 本段于1909年增写。

住，留待一次真实的情境。”

瓦歇德（1911，139 页）引证了圣但尼斯的赫维（1867，268 页以下）宣称他自己获得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加速自己梦的进程的能力，而且可以任意选择梦的方向。在他的这种情况下，睡眠欲望似乎已被另一个前意识的欲望，亦即能观察并享受自己的梦的欲望所代替。睡眠与这种欲望的和谐共处正如在某些特殊条件获得满足时不想醒来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关于乳母的梦），此处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即凡是对自己做的梦感觉兴趣的人，醒后对梦的内容就会记得很多。①

费伦齐（1911）在讨论有关引导梦的其他某些观察时指出，“梦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刹那间占据我们心灵的思想进行审查，如果一个梦的意象威胁着欲望的满足，就会把它删除，并试作一种新的解决，直到最后构成一种欲望满足，能妥协地满足心灵中的两种动因。”②

## 第四节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前意识在整晚都集中注意于睡眠欲望，当然也就可以对做梦的过程作进一步的了解了。但首先让我们对迄今已知的事实作一小结。

情况是这样的。要么是先一天清醒生活活动的残余还没能从

① 本段于 1914 年加写。
② 本段于 1914 年作为一个增注，1930 年并入正文。

中撤回全部能量的精神倾注；要么是整个白天的清醒活动已激发了潜意识中的一个欲望；也可能是这两种情况碰巧凑合到了一起（我们已经讨论了这方面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潜意识欲望和白天残余结合起来并对这些残余产生了一种移情作用，这种状况可以发生在白天，也可以一直等到睡眠状况建立起来。这时欲望已将自己转移到最近的材料之上，或者是一个最近的欲望，受到压抑，由于受到潜意识的强化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个欲望沿着思想过程必经的正常道路奋力前进，通过前意识（它确实部分属于前意识）而冲向意识。但是它碰到了仍然在发生作用的稽查作用，而且对它的影响它现在只好屈从。在这一关键时刻，它采取了化装方法，因为欲望对最近材料的移情已为此铺平了道路。直到此时，它已走上了变成强迫性观念或妄想或这类事物的道路——也就是正在变成由移情作用强化了的，以及由于稽查作用而在自己的表达上化了装的一种思想。然而它再要前进就受到了前意识的睡眠状态的阻挠（很可能是前意识系统为了保护自己防止入侵而减少了自身的兴奋）。因此，梦的过程便走上了回归途径，这条途径恰恰由于睡眠状态的特殊性质而敞开了大门。它之所以沿着回归途径行进是因为受到了记忆群的吸引力的影响，有些记忆本身仅仅以视觉的精力倾注形式存在着，并不转变为那些后继系统中的文字符号。梦的过程在其回归途径上获得了表现力的属性（我将在后面谈到的压缩问题）。现在，梦的过程已在其迂回曲折的道路中完成了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进的部分，从潜意识景象或想象物直导向前意识；第二部分则是从稽查作用的疆界重新返回到知觉。但是当梦的过程已经变成了知觉的内容之后，它就似乎是找到了一条道路，可以避开稽查作用和睡眠状态在前

意识中所设置的障碍了。它成功地将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受到了意识的注意。

至于我们视之为了解精神性质的感官的意识，在清醒生活中有两个兴奋的来源。首先，它可以接受兴奋的整个机构的边沿，即知觉系统；另外，它还可以接受快乐和痛苦的兴奋，这种兴奋是依附于机构内部能量转移的惟一精神性质。在Ψ系统内的所有其他过程，包括前意识在内，都不具有任何精神性质，只要它们不把快乐和痛苦引入知觉，就都不能作为意识的对象。因此我们不得不断定，**这些快乐和痛苦的释放自动地调节着精力倾注的进程**。但是，为了使调节工作有可能更为细致，它到后来变得有必要使观念的进程较少依赖于痛苦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前意识系统就需要具有某些吸引意识的性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把前意识过程与语言符号的记忆系统联系起来，因为这个系统也是具有精神性质的。由于这一系统的性质，使得一直只仅仅作为知觉感官的意识，也变成为我们一部分思想过程的感官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有了两个感觉面，一个指向知觉，另一个则指向前意识的思想过程。

我必须假定：睡眠状态使得指向前意识的意识感觉面容易接受兴奋的程度远远不如指向知觉系统的感觉面。再者，夜间对思想过程不感兴趣还有一个目的：思维之所以停止，是因为前意识需要睡眠。不管怎样，只要变成了知觉，它就可以利用新获得的性质使意识兴奋起来。这种感觉兴奋不断地行使其主要功能：它指引前意识内一部分有效的倾注能量去注意形成兴奋的原因。所以必须承认，每一个梦都有一种唤醒作用，它可以使前意识的一部分静止力量变为行动。由于这种力量的作用，梦于是接受了我

们称之为润饰作用的影响，以保持其连贯性和可理解性。那就是说，这种力量对待梦就正如它对待其他任何知觉一样，只要是在它材料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梦也同样受到预期观念的影响。只要这梦过程的第三部分有了方向性，它就再一次是前进性的。

为了避免误解，对这些梦过程的时间关系再多说两句话是可以的。戈布洛特（1896，289 页以下）无疑受了莫里的断头台的梦的启发，提出了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推测。他力图证明梦所占据的时间不会超出从睡眠到觉醒之间的那一过度时期。觉醒的过程要占据一定的时间，梦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我们总想象最后的梦象是如此强有力，以至能迫使我们醒来，而事实上，梦象之所以如此有力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了觉醒的时刻。“梦是刚刚开始的觉醒”。

杜加斯（1897*b*）已经指出，戈布洛特为了普遍论证他的主张而不惜牺牲许多事实。梦是在我们尚未觉醒时发生的——例如有时我们梦见我们正在做梦。根据我们对梦的工作的了解，我们很难同意梦所占据的仅仅只是觉醒的那段时间。相反，梦的工作的第一部分似乎很可能在白天就已经开始了，是在前意识控制之下。它的第二部分——稽查作用所做的改变，潜意识梦景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奋力接近知觉——无疑都是在夜晚进行的。当我们表明了整夜都觉得在做梦但又说不清是梦见什么时，我们在这方面往往总是对的。

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假设，梦过程在变成有意义的那一刻，真正保持了我所描述的那种时间顺序，即最先出现的事物是转移的梦的欲望，接着是稽查作用造成的化装，然后是方向上回归的转变等等。我在描述时采用这种顺序是不得已的，在实

际上发生的无疑是在同时探索这种或那种途径，兴奋的方向摇摆不定，直到最后才在最恰当的方向上聚积起来，变成一个永久性的组合。我根据自己的某些经验推测，梦的工作要达成它的结果往往需要不止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对梦的构成表现得如此巧夺天工就不必要感到惊诧不已了。在我看来，梦即使是要求作为一个知觉事件而被了解，也必须要吸引了意识来注意自身才能做到。然而此后梦的步伐就大大加快了，因为在这一点上，梦和其他任何感知到的事物一样，是被以同样方式对待的。就像放焰火一样，准备的时间费得很长，而消散的时间却只在一瞬间。

到了现在，梦的过程要么通过梦的工作来获得足够的强度以吸引意识对自身的注意，并不顾睡眠的时间和深度而唤醒了前意识；要么它的强度还达不到这一点，于是必须保持着准备状态，一直等到刚要醒来以前，注意变得活跃时再去与之会合。大多数梦都是表现出较低的精神强度，因为它们大多数要等待到觉醒的时刻。但是这也可以解释以下事实：如果我们从沉睡中突然醒来，我们通常感知到的是我们梦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我们自动醒过来一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梦的工作创造出来的知觉内容，然后看见的才是我们身外提供给我们的知觉内容。

然而，对于那些在睡眠中途能有力量把我们惊醒的梦，人们给予了更大的理论兴趣。如果我们头脑中记得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的权宜之计，我们不免要问，一个梦，也就是一个潜意识欲望为什么会获得力量去干扰睡眠，也就是去干扰前意识欲望的满足呢。它的解释无疑还存在于我们尚未弄清楚的能量关系之中。如果我们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让梦自行其是

或单独给予或多或少的注意，与在夜间像在白天一样把潜意识严加控制比较起来，是一种能量的节约。经验证明，即使夜间睡眠中断好几次，做梦和睡眠仍然可以和谐共处。一个人可以醒来片刻以后又立即入睡。这就像一个人在睡眠中赶走一只苍蝇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觉醒状态。如果我们重新入睡，中断就已被妥善处理。就像大家都已熟知的正在哺乳的母亲的睡眠所表明的那样，睡眠欲望的满足与在某一特殊方面保持一定的注意二者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但在这一点上，一种基于对潜意识过程有更深了解的反对意见出现了。我自己就曾大力主张潜意识欲望是活跃的。尽管如此，但它们本身的强度在白天似乎还没有达到足以为人觉察的地步。然而，如果睡眠状态持续下去，潜意识欲望已表明自己有足够的强度构成梦并且唤醒前意识，那么为什么这种力量在梦被觉知以后又消失了呢？难道梦就不能反复出现，就像那不怕麻烦的苍蝇那样，被赶走后又不断重新飞回来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梦消除了对睡眠的干扰呢？

潜意识欲望总是经常保持着活跃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兴奋利用它们，它们就能表示出那些经常能通过的途径。不可毁灭性确实是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潜意识中，无所谓终点，也无所谓过去或遗忘。在研究神经症，特别是癔症时，这一点特别明显。那导致疾病发作的潜意识思想途径，只要兴奋累积到足够的强度，马上就变得可以再次通过。30年前曾经受到过的一次耻辱，只要它能接近潜意识的情绪源泉，30年来的体会就会同新近的感受同样新鲜。只要一经回忆，它就再度复活，兴奋本身表现出精力倾注，在发作中获得释放。这

正是精神治疗所要进行干预的。精神治疗的任务就是要使潜意识过程有可能得到最后的处理或者被忘记。对于记忆的日渐消退，印象也因日久而在情绪上有所减弱，我们总把这类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并把它们解释为时间对心理的记忆痕迹造成的结果，而实际上它们只是辛勤工作所带来的润饰作用。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前意识，**精神治疗只能把潜意识置于前意识的支配之下，别无其他途径可循。**①

因此任何特殊的潜意识兴奋过程都可以有两种结果。要么这种兴奋过程自己保持不动，在这种情况下，它最后强行突破某一点，使兴奋释放而变为行动；否则就是在前意识的影响下，兴奋不是被释放而是被前意识所束缚。**这第二种结果就是在做梦过程中发生的方式。**来自潜意识的精力倾注，当它因受意识中兴奋的指引而变成知觉在半途中与梦相会合，就把梦的潜意识兴奋加以约束，使它无力成为干扰的行动。如果梦者醒来一会儿，就能真的赶走那干扰他睡眠的苍蝇。我们于是才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方便而经济的办法，让潜意识欲望自行其是，借着打开回归的途径形成梦境，然后只花费小量前意识工作就可以把梦加以约束并加以安排，而不需要在整个睡眠时间不断对潜意识加以控制了。人们确实可以预期，梦即使原本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用途的过程，但是在各种心理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却使本身获得了某种功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梦肩负起的工作是将那在潜意识中自由自在的兴奋引回来置于前意识的控制之下。在这样做时，它承担了释放潜意识兴奋的作用，就像一个安全阀

① 这最后一句自 1919 年起才加上重点。

门，只花费很少的觉醒活动而同时又保持着前意识的睡眠。因此，梦作为一系列精神结构中的一员，就像所有其他的精神活动一样，**造成了**一种妥协；它在为两种系统服务，因为只要这两个系统能和平共处时，它就要满足两个欲望。如果我们回到罗伯特所提出的梦的“排除说”，我们也立即就会同意这个学说所提到的梦的**功能**这个主要论点，虽然他在梦的过程本身的前提与观点上与我们有所不同。①

“至于两个欲望可以彼此和平共处”这个限定性说法还会有一种暗示，暗示着做梦的功能也可能走向失败。梦的过程可以被允许从一个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开始，但如果这个想要得到满足的潜意识欲望强烈地刺激了前意识以致使睡眠不能继续下去，梦就破坏了妥协关系，从而也就破坏了梦的第二部分工作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梦马上会被打断而且代之以完全的清醒状态。如果

---

① [1914年增注]这是不是可以指派给梦的惟一功能呢？我知道没有别的功能。米德尔(1912)确曾企图表明梦还有其他一些“续发的”功能。他从正确的观察出发，认为有些梦包含着某些解决冲突的企图，即后来在现实中果真实现了的企图，因此就好像是清醒生活的预演。他于是把梦与野兽和儿童相提并论，认为游戏是先天本能的练习活动，并且是未来严肃活动的准备，从而提出梦具有一种“游戏功能”的假说。稍早于米德尔的还有A. 阿德勒(1911，215页注)，他坚决主张梦具有一种“事先参考的功能”。[我在1905年出版的《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1905*c*)，分析了一个只能看做一种意向表达的梦，它每晚出现一直到它实现了为止。]

不过，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相信，不必把梦的这种续发性功能作为梦的解释的一部分加以考虑。事先思考，形成意向，构成日后也许能在清醒生活中得以实现的尝试性答案。凡此种种都是心灵中潜意识和前意识的产物，它们可以作为白天残余在睡眠状态中持续不已，也能与潜意识欲望结合成梦。因此，梦的“事先思考”即是前意识的清醒思想的一种功能；我们可以利用对梦或其他现象的分析而揭示其结果。人们素来习惯于把梦与其显意视为同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梦与其潜隐的梦念混为一谈。[参见弗洛伊德论文《梦与心灵感应》(1922*a*)中对梦例的讨论最后一段。]

这时梦表现出来的角色是一个**干扰者**而不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睡眠的**守卫者**，实际上这也不是梦的过错，这个事实也不必使我们对梦产生偏见，否认它有益的目的。在有机体身上，由于条件的改变，原来的一些有用的手段已变得无用，而且产生了干扰，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而且这种干扰至少还可以达到一个新的目的，即可以引起对变化的注意并调动有机体的调节机制来进行对付。我脑子里所想到的当然是焦虑的梦。为了不让人以为我想逃避我所遇到的与欲望满足理论相抵触的任何证据，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对这种梦作出一些解释。

产生焦虑的精神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欲望的满足，对于这个概念再也不会有人反对了。我们知道它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解释，即欲望属于潜意识系统，而又被前意识系统所排斥和压制。[①] 即使精神完全健康的人，前意识也不能完全压倒潜意识，压抑可以标

① [1919年增注]"下面第二个因素更为主要，但也同样为一般人所忽视，一个欲望的满足原可产生快感，可是我们要问'究竟是对什么人产生快感?'当然是有此欲望的人。然而我们知道，梦者对于他们欲望的态度都很特别，他排斥这些欲望，指责这些欲望，总之他不愿意有这些欲望，因此这些欲望的满足并不使他快意，反而使他不快。这种不快虽尚待解释，但它们是焦虑形成的主因。就其欲望而言，梦者宛若两人，因某些共同的要点而合为一人。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引伸，只想告诉你们一个著名的神仙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你们可看出这些关系。一位慈爱的仙人说要满足一个穷人和他的妻子的头三个愿望。他们乐不可支，对于欲望的选择非常慎重。那女人因为嗅到邻人烧腊肠的香味，于是愿有两条腊肠。一动念间，腊肠已放在面前了。第一个愿望因此得到满足。男人不以此为然，忿悔之余，乃愿这两条腊肠挂到他妻子的鼻端之上，因此腊肠便挂在她的鼻端不能移动。第二个愿望满足了，但这是男人的欲望，女人却深以此为苦。这个故事的结局你们可想而知，因为他们究竟是夫妻，他们的第三个欲望就不得不是使腊肠离开女人的鼻端。人们也许常用这个神仙故事比喻各种事情，但这里我们仅用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的欲望的满足，可以使另一个人深感不快，除非这两个人是同心一意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弗洛伊德，1916—1917)第十四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08页以下。

志我们的精神正常度。神经症症状表明这两个系统是彼此冲突的，症状是使冲突暂时告一结束的妥协产物。一方面，它们让潜意识有一条释放兴奋的出路，提供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它们又使前意识可能对潜意识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例如，考虑癔症性恐怖症或广场恐怖症的意义是有启发性的。假定有一个神经症患者不敢单独穿过街道——可以正当地称之为“症状”。如果我们强迫他做他自以为不能做到的动作来消除这个症状，其结果将会是焦虑的发作；而在马路上的焦虑的发作往往确实是产生广场恐怖症的诱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症状的形成乃是为了避免焦虑的发作，恐怖症就像是竖立起来抵抗焦虑的前沿碉堡。

在没有考察感情在这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之前，我们的讨论就无法前进，但是在目前的联系之中，我们只能这样做得很不完善。那么，让我们现在假定，对潜意识的压制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潜意识的观念活动自行其是，它就会产生一种原本是属于愉快性质的感情，但是在“压抑”过程发生以后就变得不愉快了。压制的目的及其结果就是要防止这种痛苦的释放。这种压制延伸到了潜意识的观念内容之内，因为痛苦的释放可能就开始于这种内容。还需要一个关于感情发生性质的具体假说作为依据。这个假说把感情视作为一种运动或分泌的功能，它的神经分布的关键在于潜意识中的观念。由于前意识建立起来的控制，这些观念仿佛受到了阻挡和抑制，就无法发出可能产生感情的冲动了。因此，如果来自前意识的精力倾注一旦停止，潜意识兴奋所能释放的一种感情（作为已经发生的压抑的结果）就会有一种危险，即只能体验为像焦虑那样的痛苦感情。

如果听任梦的过程自行其是，这种危险就会成为现实。而使

它能够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一是必定产生了压抑，一是被压制的欲望冲动要能不断扩大到足够的强度。因此这些决定因素与梦形成的心理构架根本没有关系。要不是我们的论题与夜间潜意识的自由活动是产生焦虑的惟一因素这个观点有关，我本可以删去有关焦虑梦的任何讨论，也就可以避免一切与之有关的模糊问题了。

正如我反复宣称的那样，焦虑梦的理论构成了神经症心理学的一部分。[①] 我们只要指出了焦虑梦理论与梦过程论题的接触点，也就没别的什么要说了。我还剩下一件事情要做。由于我曾说过神经症焦虑起于性的来源，我将举出一些焦虑的梦进行分析，以表明在它们的梦念中存在着性的材料。[②]

我有充分理由在本讨论中把神经症患者提供的众多梦例搁置一旁，只举出一些年轻人所做的一些焦虑的梦。

已经有若干年我自己没有做过真正的焦虑的梦了。但是我记得七八岁时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梦，直到30年后才来进行分析。这个梦非常生动，梦中**我看见我的心爱的母亲，脸上有着一种特别安详的入睡的表情。两三个长着鸟嘴的人把她抬进室内，放到床上。**我在哭喊中醒来，把父母都吵醒了。这种奇特披挂，身体异常高大的长着鸟嘴的形象来自菲利普森圣经[③] 上的插图，我猜想它们必定是古代埃及墓上雕刻的长着鹰头的神祇。此外，分

---

① 1911年在此处加写了下面这一句话，1925年以后又删去了，“我宁可坚持认为，梦中的焦虑是一个焦虑的问题，而不是梦的问题。”

② 以下的某些言论应根据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后期观点加以修正。

③ 一种希伯来文和德文版的犹太圣经，莱比锡，1839—1854（第二版）第四章申命记的一个注中有许多埃及神祇的木刻插图，有几个神长着鸟头。

析还使我想起了一个看门人的坏男孩，我总是想到他的名字叫菲利普。我们小时候总是在屋前的草坪上一起游戏。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性交的痞话，有教养的人都是用拉丁文“交媾”这个字眼的，梦中选择“鹰头”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必定是从我那老于世故的年轻导师脸上的表情看出了那个字的性的意味。梦中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则来自我看到的祖父的面容，那是他在去世的前几天，他在昏迷状态中打鼾。因此梦中润饰作用做出的解释就成了我母亲生命垂危，而墓雕也与这一点相合。我在焦虑中醒来，一直把父母吵醒后还没有平息。我记得当我看见母亲面孔时，突然地平静下来，好像我需要看到她并没有死的保证。但是这种对梦的“续发性”的解释，在发展了焦虑的影响之下已经形成了。我并不因为梦见母亲生命垂危而产生焦虑，但是我在前意识中做出这种解释是因为我已处于焦虑影响之下。如果把压抑考虑在内，焦虑可以追溯到一种模糊但是显然是性的渴望，它在梦的视觉内容中得到适当的表达。

一个患过重病达一年之久的27岁的男子报告说，他在11—13岁时经常梦见（伴有强烈的焦虑）一个手持斧头的男子在追逐他，**他拼命想逃走，但好像瘫痪了似的在原地动弹不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焦虑梦，看起来与性欲毫无关系。在分析过程中，梦者首先想到的是他叔叔告诉他的一个故事（日期在做梦之后），说他有一晚在街上如何受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的袭击。梦者本人从这个联想推测到，他在做梦时也许听到了一些与此相类似的事件。关于斧头，他记得大约是在那时，有一次他用斧头劈柴而砍伤了手。他因此马上想到了他与弟弟的关系。他经常虐待他的弟弟，把他打倒在地。他特别记得有一次用靴子把弟弟的头踢出了

血，他的母亲说，“我害怕他有一天总会死掉的。”当他仍然似乎在想着暴力事情时，突然记起了9岁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他的父母回来很晚，上床睡觉时他假装已经睡着了。不久他听见了喘息声和其他一些似乎很奇怪的声音。他还能觉察出他们在床上的姿势。进一步的想法证明了他把父母之间发生的事置于暴力和挣扎的概念之下，而且他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证据，因为不止一次注意到母亲的床上留有血迹。

我可以说，成人的性交使看到了的小孩感到惊奇并感到焦虑，乃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我已经解释了这种焦虑，认为我们所说的乃是儿童们还不知如何应付的性兴奋，而且他们无疑要加以拒绝，因为他们的父母都牵涉在内，因此它就转化而成为焦虑了。在年龄更小的阶段，指向异性父母的性兴奋还没有遭到压抑，正如我们所知，它们是自由表达的。

对于在儿童身上经常发作的伴有幻觉的夜惊，我将毫不犹疑地给予同样的解释。这同样是一个尚未能得到理解并且被拒绝承认的性冲动问题。研究结果大概证明了这种冲动的发作具有一种周期性，因为性的里比多的增强，不仅可以由于偶然刺激性印象所造成，也可以由自发的周期性发展过程来实现。

我还缺少足够的观察材料来证实这种解释。①

另一方面，不论是从躯体方面或是从精神方面，儿科医生们似乎也缺乏一条可供了解整个这类现象的途径。我禁不住要引证一个有趣的梦例。由于受了医学神话的蒙蔽，稍一不慎，就会对

① ［1919年增注］自此以后，精神分析文件陆续提供了大量这类材料。

这一类梦例的观察产生误解。我的梦例引自德巴克尔（1881，66页）的一篇论**夜惊**的论文。

一个13岁身体虚弱的男孩，开始出现焦虑和多梦。他的睡眠变得被困扰不安，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被伴有幻觉的严重焦虑发作所干扰。他能对这些梦保持清晰的回忆，他总说有恶魔对他大声喊叫："我们现在捉到你了，我们现在捉到你了！"接着就闻到一股沥青和硫磺的气味，他的皮肤被烧得起了火，他惊恐地从梦中醒来，开始时他根本喊不出声，当他恢复了声音时，他清楚地听见在说："不，不，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干！"或者是，"请不要这样，我再也不这么做了！"有时说，"艾伯特从来没做过这个！"后来，他拒绝脱衣服睡觉，"因为只有不穿衣的时候，火才烧得着他。"当他一直做着这个梦，从而威胁他的健康时，他被送到了农村。18个月后，他恢复了健康。他在15岁时坦白地承认说："我不敢承认，但我一直有针刺的感觉，而且我**那部分**[1]特别兴奋，弄得我神经过分紧张；甚至时常想要从宿舍的窗户跳出去。"

这确实不难揣测：①这男孩年轻时犯过手淫，他大概否认过，他因为这个习惯被威胁要对他施加重罚（参见他的坦白："我再也不这么做了！"他的否认："艾伯特从来没做过这个！"）；②随着青春期的开始，由于他的生殖器发痒，手淫的诱惑又复活了；但是③他的内心迸发了一种压抑的努力，虽然压制了他的里比多，但又转化而为焦虑，这种焦虑又使他想起以前对他的威胁和惩罚。

---

① 我自己为这个字打了重点，但它不可能引起误解。

现在让我们看看原作者自己对观察的推论：

1. 青春期对这个身体虚弱男孩的影响导致极度的虚弱症状，结果引起了高度**脑贫血**；①

2. 脑贫血引起了性格的变化，着魔的幻觉和严重的夜间（甚或白天）焦虑状态；

3. 男孩的着魔和自我谴责可追溯到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的影响；

4. 在一段长时间的农村生活中，由于身体锻炼以及青春期已过的精力恢复，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5. 这孩子的大脑状况的先期影响也许可归咎于遗传和他父亲的梅毒感染。

下面是最后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个病例归入虚弱的无热性谵妄一类，因为病症的原因是大脑局部贫血。

## 第五节　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为了要深入地了解有关梦的过程心理学，我给自己制订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它几乎是我的讲解能力所难以胜任的。对于这个复杂整体中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各个元素，我只能逐个地加以描述。在提出每一点时，我必须避免表现出预测它所根据的理由，这方面的困难实在已超出了我所能控制的力量。我在解说梦的心理学时，我没有能够按照我的观点的发展史，所有这一切我现在必须予以补述。虽然我对梦的问题的研究途径是我以前对神经症

① 重点是我（弗洛伊德）加的。

心理的研究所决定的，但我并不想把后者作为当前工作的参考。然而事实上我又常常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即利用梦作为研究处理神经症心理学的方法。我知道这样做将会带给我的读者们不少困难，但我却无法避免。

由于我对事情的这种情况感到不满意，我很高兴暂时停下来先作别的考虑，这样也许对我的努力有更大价值。我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题目，就像在第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各位权威对这个题目的意见有极大的分歧。我对梦的问题的处理已为大多数这类不同的意见留有余地。我发现仅仅只需要对它们中间的两种观点给予彻底的否定——一种观点是做梦是一种完全没有意义的过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梦是属于躯体的过程。除此以外，我都能在我复杂的论点中为所有互相矛盾的意见找到论证，并且表明它们都能阐明部分真理。

关于梦是我们清醒生活时工作和兴趣的继续这一观点，已因发现**梦的隐念**而得到完全的证实。这些梦所关心的似乎只是感到重要的以及使我们深感兴趣的事情。它们从不涉及细微琐事。但是我们也找到了理由接受相反的观点，认为梦收集的只是先一天遗留下来的无关重要的琐事，而且它们不能控制任何白天主要的兴趣，除非这些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清醒活动。我们发现梦的**内容**也是如此。这种内容是把梦念加以伪装而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与联想机制有关的某些理由，梦的过程对于尚未被醒时思想活动所利用的那些新近的，和无关紧要的观念性材料较易控制，而且为了避免稽查作用，它往往将精神强度从那些重要而遭反对的内容转移到一些无关轻重的事情上。

梦具有记忆增强性质并且与童年的材料有关这一事实已经成为我们学说的基础之一。我们梦的理论把源于幼儿期的欲望看成是梦的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动机力量。

睡眠时对于外界刺激的重要意义已经被实验所证实，对于这一点我们自然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我们已经证明，这类材料与梦的欲望的关系就和白天活动的思想残余与梦的欲望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梦对客观感觉刺激的解释，与对错觉所做的解释相同这一观点。但是我们已经发现了为什么要如此解释的动机，这个理由是别的作家们还没有特别说清楚的。他们的解释认为感知的客体并不扰乱睡眠，而是对欲望的满足这一目的有利。至于在睡眠时感官的主观兴奋状态，特朗布尔·拉德似乎证明了它们的存在（1892）。我们确实没有把这些状态看成是梦的一种特殊来源，但是我们却能利用在梦背后活动着的回归的记忆复活所产生的结果来解释这些主观兴奋状态。

内部的机体感觉在梦的解释中一般都被看做是主要之点，它在我们的理论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是较次要的。有一些感觉——譬如跌落、飘浮和被禁止等等——只要梦的工作有所需要，它们会随时提供材料供它使用，用以表达梦的隐意。

梦的过程是迅速的、转瞬即逝的，如果把它看成是意识对预先构成的梦的内容的知觉，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很有可能梦的过程的前行部分经过了一段缓慢而且起伏不定的过程，对于梦能把大量的材料压缩到一极为短暂的时间之内的这个谜，我们已经能够做出解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把心灵中业已呈现的现成结构加以利用的问题。

梦是伪装的并且受到记忆的控制这一事实已为我们所接受，

但在我们的观点中没有构成妨碍，因为它不过是梦从一开始形成时起就在进行着的伪装过程的最后显露部分而已。

关于心灵在夜间是入睡或者仍然像白天那样行使着一切官能这一表面上不可调和的激烈争论，我们认为两派主张都是对的，但又都不是完全正确。我们已能证明，在有高度复杂的理智活动的梦的隐念中，几乎动用了精神机构的全部资源。然而这些梦念都来源于白天，这是无可争议的，并且绝对有必要假定心灵具有睡眠状态这一回事。因此即使是部分睡眠说法也有一定的价值。虽然我们发现，睡眠状态的主要特征并不是精神联结的解体，而是在白天占主要支配地位的精神系统集中其精力于睡眠的欲望之上。在我们看来，从外部世界返回来的因素仍然保有它的重要性，虽然不是决定的因素，却能帮助使回归性质在梦中得以表现。放弃对思想流的有意指导的说法也无可厚非，但这并不等于心理生活变得漫无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随意的有目的的观念被放弃之后，不随意的观念就起而代之了。我们不仅承认梦中存在着一些松懈的联结这一事实，而且还表明了它还远远超出了我们所猜想的；我们发现这些松懈的联结乃是其他一些生动而有意义的观念的必然替代物。我们确实可以把梦视为荒谬的，但是许多梦例告诉我们，梦虽然看上去非常荒谬，但它却是多么的切合情理。

对于赋予梦以各种功能我们没有不同的意见。把梦看做安全阀的观点，以及如罗伯特所说的，一切有害的东西在梦中表现出来就变得无害了——这种观点不仅与我们认为梦可以满足双重欲望的观点相吻合，而且对这句话的解释对我们比对罗伯特本人更为明白。那种认为心灵可以在梦中自由发挥它的功能的观点也与

我们学说中认为前意识活动可以让梦自由行动的事实没什么差异。再如“心灵在梦中回复到胚胎的观点”或者像哈夫洛克·埃利斯（1899，731 页）在描写梦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充满广阔情绪和残缺思想的古老世界”这一类说法也使我们高兴，因为它们预言了我们的主张，即白天受到压抑的那些原始活动形式与梦的构成大有关系。我们能够完全接受萨利（1893，362 页）所说的话：“梦把我们带回早先依次发展的人格。在睡眠中我们回复到用古老的方法看待和感觉事物，回复到长期以来一直统治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中。”德拉格（1891）与我们完全一样，认为“**被压抑**”的内容变成了“梦的动机力量”。

我们充分欣赏施尔纳（1861）关于“梦象”那一部分的描述的重要性以及他自己对这部分的解释，但我们似乎不得不把问题转换一个角度。问题的要点并不是梦创造了想象，而是潜意识的想象活动构成了大部分梦念。我们仍然感谢施尔纳指出了梦念的来源，但是几乎他归之于梦的所有事物，实际上都要归之于白天的潜意识活动，这种活动既可作为梦的刺激动因，同时也可作为神经症症状的刺激动因。我们必须把梦的工作看成是另一回事并大大缩小它的含义。

最后，我丝毫不想否定梦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把它建立在一个更牢固的新的基础之上。

感谢我们梦的理论所具有的新颖性，我们能够把许多早期作家们的那些相互矛盾的各种观点收纳在我们的结构之中，把它们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似乎更为高级的统一体。对于某些发现，我们赋予了新的意义，只有少数观点被我们完全拒绝了。然而我们的理论仍然很不完善。除了我们的在探索心理的黑暗王国时遇到

许多复杂问题以外，我们似乎又为一个新的矛盾所困扰。一方面我们假定梦念来自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在梦念中发现许多颇为不正常的思想过程。它们扩展到显意之中，因而我们在解释梦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它们。在我们所描述为“梦的工作”中的一切事情与我们认为是正常思想过程相差如此之远，以致早期作家们所通过的最严厉的判断，认为梦中的精神功能是低水平的，似乎又显得十分公正了。

也许只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困难。我将首先对导致梦的形成的若干联结之一进行更为仔细的考察。

我们已经发现，梦中可以出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思想，而且完全符合逻辑程序。因此，我们不能怀疑这些思想来源于我们的正常心理生活。我们认为，所有在我们思想系列中受到高度评价的特性，以及它们所能表现的高度复杂的成就，都可以在梦念中再度出现。然而，我们却没有必要去假定这种思想活动是在睡眠时完成的——这种可能性将与我们迄今为止所描述的有关睡眠的精神状态的图景发生严重的混淆。相反，这些思想很有可能就来源于先一天，它们的进程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我们的意识所觉察，而且在刚刚入睡时就已经完成了。从这一点上我们所能做出的最有可能的总结就是，它证明了**最复杂的思想成就也可能无须借助于意识**——我们在对每一个癔症或有强迫性观念的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时都可以看到这个事实。这些梦念绝不是它们本身不能进入意识，它们之所以在白天没有被意识到，一定因为还有许多别的原因。“被意识到”与一种特殊的精神功能即注意的应用是联系着的。这种功能似乎只有在一种特殊数量中才能发挥作用。

而且可以由于其他目的从当前的思想系列转移开去。[①] 这一类思想系列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从意识中退却。我们的意识反省过程表明，我们在运用注意时是遵循一条特殊的道路的。如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遇上了一个不能接受批评的观念，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就降低了注意的精力倾注。这种已经被启动而又被分散了的思想系列似乎仍旧在进行但不再被注意，一直要等到在某一点上达到特大的强度时才能再次引起注意。因此，如果一个思想系列一开始就被断定是错误的，或者对当前的理智目的无所帮助而被（有意识地）排斥于注意之外，其结果这个思想系列将仍可继续下去，不为意识所觉察，直至睡眠开始。

总而言之，我们把这样一个思想系列称之为“前意识”，我们把它看成是完全有理性的，而且相信它要么是完全被遗忘，或者是被停止或被压抑了。让我们把我们是如何描述这一系列观念的产生再作一坦白的叙述。我们认为，一个有目的的观念产生以后，马上就会把我们称之为“精力倾注的能量”（cathectic energy）的一定兴奋转移到它所选择的联合途径上去。“被忽略了”的思想系列是一个**没有接受**这种精力倾注的系列。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只得依靠本身的兴奋了。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具有目的的精力倾注的思想系列，能够把意识的注意力吸引到本身上来，而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通过意识的作用，就会接受一种“过度精力倾注”。因此我们不得不马上接着说明我对意识的性质和功

---

① 注意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后期的著作中用得很少，相反，在他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中很突出，如第三部分的开始一节。

能的看法。

已经在前意识中这样进行着的思想系列，不是自动停息下来就是持续前进。我们认为第一种结果是这样产生的：这种能量使整个思想网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延续一段时间，当寻求释放的兴奋转变而为静止不动的精力倾注状态时，就逐渐消散了。如果伴随发生的是第一种结果，这个过程对于梦的形成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但是在我们的前意识中还潜伏着另外一些有目的的观念，它们来源于我们的潜意识以及那些经常保持活动的欲望。这些有目的的观念可能控制住那些依附在思想群上而却可以自由活动的兴奋，它们可以在兴奋与潜意识欲望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于是它们就可以把属于潜意识欲望的能量“转移”到兴奋上去。这样一来，这种被忽视或被压抑的思想系列就会处于一种持续状态，虽然它所接受的强化力量还没有给它进入意识的权力。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一直是前意识的思想系列现在已“被拉入潜意识之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结形式可以导致梦的形成。前意识的思想系列可能从一开始就和潜意识欲望结合起来，但也可能就为了这原故被占优势的有目的的精力倾注所摒弃；或者一个潜意识欲望也可以由于其他原因（如身体上的原因）而变得活跃起来，从而寻求把能量转移到前意识不加支持，即不予精力倾注的那些精神遗念上去，而不需要它们到中途来会合。但是所有这三种情况最后只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在前意识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得不到前意识的精力倾注，但却从潜意识中获得了精力倾注。

从此以后，这串思想系列就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形，这些变形我们不能再把它们视之为正常的精神过程，它们导致了一种使我

们大为惊诧的精神病理结构。以下我将列举这些变形过程并加以归类。

1. 那些个别观念的强度变得能够全部释放，并可从一个观念传到另一个观念，因此某些观念可被赋予很大的强度。由于这种过程反复进行好几次，整个思想系列的强度最后可能集中到某一单独的思想元素，于是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梦的工作中的“凝缩作用”。凝缩作用是使我们对梦大惑不解的原因，因为在我们正常的和有意识的心理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与之相类似的现象。我们在正常心理生活中，也能发现一些观念，它们作为整个思想链的结点和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精神意义，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不能以对内部知觉的**感觉**方式的任何明显特性表现出来。它们的知觉表现也绝不因它们的精神意义而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在凝缩作用的过程中，每一次精神的相互联系都对观念内容变成了一种**强化**作用。这种情况就像我准备出版一本书，有些字对于全文的理解特别重要，就把它们改印成斜体字或粗体字。又如讲演时我把同样的话说得又重又慢以加强语气。这第一个比喻马上使我想起梦的工作提供的一个例子，就是“伊尔玛打针”梦中的“三甲胺”那个词。艺术史家们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最早反映历史的雕塑总是服从同一个原则：他们用人物形象的大小代表他们地位的高低。一个国王要比他的侍从或战败的敌人大两三倍。罗马时代的雕塑利用更精巧的方法来表现同一效果。皇帝雕像可以位于中央，直立，而且可以塑得特别细致。他的敌人则匍伏在他的脚下，但是他在那些侏儒之中并不显得是个巨人。今天在我们当中，下级对上级鞠躬，未尝不是古代这同一表现原则的一种反映。

梦中凝缩作用的进行方向一方面决定于梦念的那些理性的前意识关系，另一方面则决定于潜意识中那些视觉记忆的吸引力。凝缩活动的结果就是产生所需的强度足以开劈一条通路强行进入知觉系统。

2. 再一次由于强度的自由转移，在凝缩作用的支配下形成了一些类似于妥协的“中介观念”（参见我所举的许多这一类例子），这也是在正常的观念链中未曾听说过的事情，因为在正常的观念链中，重点总是放在对“适当的”思想元素的选择和保留上。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语言表达前意识思想时，复合结构和妥协出现的次数特别多，它们于是被认为是一种“舌误”。

3. 强度可以互相转移的那些观念是**结合得最为松散**的观念。而把它们联接在一起的则是我们的正常思维所最看不起的，只用之于诙谐方面的那一类联想。我们发现特别是基于同音异义和双关语一类的联想，它们的价值被认为与其余的联想相等。

4. 还有一些彼此矛盾但并不互相排斥而可以同时并列存在的思想。它们往往联合起来形成联合作用，**恰像它们之间没有矛盾**，或者它们达成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是我们有意识思想所绝不能容忍而我们的行动却可以接受的。

以上这些就是一些预先在合理的基础上构成的梦念在梦的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的异常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在于把整个重点放在使倾注的能量变得灵活并可以**释放出去**，至于精力倾注的那些精神元素的内容及其意义，则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假定，凝缩作用和妥协形成的作用只是为了促成回归作用，也就是说，是一个把思想转化为意象的问题。但是对于某些梦的分析（加上某些综合），如 Autodidasker 那个

梦，其中虽然不包括意象的回归作用，却也和其他的梦一样，显示了同样的移置作用和凝缩作用的过程。

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梦的形成与两种根本不同的精神过程有关，第一种过程产生的是完全合理的梦念，它的有效程度不会少于正常的思维；而另一种过程则是以最为令人惊诧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我们在第六章中已认为这第二种精神过程就是梦的工作本身。我们现在对于这一过程的来源有些什么说法呢？

如果我们对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心理学没有进行过潜心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已经发现，就是那些不合理的精神过程以及一些别的我们还没有特别描述的过程，控制了癔症症状的产生。我们在癔症中也曾遇到过成串的完全合理的思想，其有效性与我们有意识的思想相等。但是在开始时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以这种形式存在着，我们只是到后来才把它们重建起来的。如果它们在任何一点上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只是通过对业已形成的症状的分析，才发现这些正常的思想已受到异常的处理，**它们利用凝缩作用和妥协形成，凭借多余的联想，不顾现有的矛盾，而且可以沿着回归的途径**，从而转变为症状。鉴于梦的工作的特征与精神神经症状的精神活动二者之间的完全一致性，我们认为把研究癔症得出的结论用之于梦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我们从癔症的理论中借来了以下的论点：**一串正常的思想系列仅仅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即只有当一个源于幼儿期并且处于压抑状态的潜意识欲望转移到这个思想系列之上时，它才接受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异常的精神处理**。根据这个论点，我们把梦的

理论建构于下面的假设之上：提供动机力量的梦的欲望总是来源于潜意识——这个我自己准备承认的假设虽然不能证明普遍有效，但也不容否定。但是为了说明我们经常应用的“压抑”这个名词的含义，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讨一下我们的心理学的架构。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有关原始精神机构的假设，设想它的活动是由于尽量避免兴奋的积累，以及最大可能地保持不引起兴奋。为了这个原因，它的构造设计得就像一个反射机构。而起初作为实现身体内部变化手段的运动能力，它本身可以自由支配释放的渠道。我们还继续讨论了一种“满意体验”的精神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能提出第二个假说。大意是说，兴奋积累（各种各样与我们无关的方式进行的）的效果使我们感到痛苦，使精神机构为了能重复这种满意的体验而行动起来，其中包括了兴奋的减弱，因而感到愉快。在精神机构中，从痛苦开始，针对获得快乐的这样一种趋向，我们称之为“欲望”。我们说过，只有欲望才能使机构动作起来，而且其中的兴奋过程是由快乐和痛苦的感觉自动调节的。第一个欲望作用似乎是对满足的记忆的一种幻觉式的精力倾注。然而这种幻觉如果不能持续到能量消耗殆尽的地步，就证实它们不能使需求得以停止，从而也不能实现因满足而感到的快乐。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第二种活动即第二系统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允许记忆的精力倾注闯入知觉，在那里束缚精神力量。相反，它把来自需求的兴奋引向一条迂回的路线，利用自主运动，最后改变外部世界，使到达满意目的的真正知觉成为可能。我们已经把所讲的精神机构画出了示意图。这两个系统就是在充分发展的机构中我所说的潜意识和前意识的萌芽。

为了能够使用运动的力量来有效地改变外部世界，就必须在各个记忆系统内积累起大量经验，以及由各种不同目的的观念在这种材料中所唤起的多种多样永久性的联想记录。现在我们能将我们的假设向前推进一步了。这第二系统的活动不断地探索着，不断地交替增强或减弱其精力倾注，它一方面需要能自由支配全部记忆材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它沿着不同的思想道路大量分散其精力倾注使它们毫无目的地被耗尽，其结果就会降低改变外部世界的力量。所以我只能如此设想：为了提高效力，第二系统成功地使大部分倾注的能量保持一种静止状态，只将一小部分能量用之于移置作用。我还不太了解这些过程的机制，凡是希望认真了解这些概念的人，就必须从中寻求一种物理学的类比并能发现一种手段，用以描述伴随神经元兴奋的运动。我所坚持的观点是，**第一个 Ψ 系统**的活动目的在于求得兴奋的**自由释放**，而**第二个**系统则是借助于由此而来的精力倾注，成功地**抑制**着这种释放并使精力倾注转变而为一种静止能量，无疑同时也提高了能量的水平。所以我假定，在第二系统的支配下，它所管辖的兴奋释放的机械状况，与第一系统控制下的兴奋释放状况在力量上一定大不相同。一旦第二系统结束了它的探索性的思想活动，它就会解除抑制，解除兴奋的束缚，使兴奋本身释放而为运动。

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二系统对释放所施加的抑制与痛苦原则[①]产生的调节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些有趣的推想就会接踵而来。让我们考查一下满意这种基本体验的对立物——即一种**外部恐惧的体验**。让我们假设原始精神机构受到了一个作为痛苦经验

① 弗洛伊德在他以后的著作中称它为“快乐原则”。

来源的知觉刺激的侵犯。不协调的动作表现便会跟随而来，一直要等到其中一种运动使机构离开了知觉同时也就摆脱了痛苦为止。如果知觉再度出现，运动便会立即重新发生（也可能是一个逃避的动作），直到知觉再一次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便不会有幻觉或任何形式的倾向，使作为痛苦来源的知觉保持其精力倾注了。相反，在原始机构中会产生一种倾向，立即将随时复活的痛苦的记忆意象予以排除。这是因为如果兴奋溢入了知觉，它便会激起痛苦（确切地说是**开始**激起）。对于（仅仅只是以前逃避知觉的重复）这种记忆的回避，还会因为以下的事实而易于发生，即记忆与知觉不同，它不具有足够激起意识的性质，因而不能为自身获得新鲜的精力倾注。那曾经一度使我们感觉痛苦的任何记忆的精神过程所引起的这种轻易而有规律的回避，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压抑**的原型和最初范例。大家都知道，很多这种对痛苦的回避——驼鸟政策，在成人的正常精神生活中仍然是常见的现象。

根据这种痛苦原则，第一 Ψ 系统因而完全不能使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引人其思想背景之中。它除了欲望以外，不能有任何作为。如果情况保持不变，则第二系统的思想活动势必受到阻碍，因为它需要自由抵达得之于经验的所有**记忆**。于是出现了两种可能性。可能第二系统的活动使自身完全避开痛苦原则，自行其是，根本不顾及记忆的痛苦；或者它可能寻找一种方法，对痛苦的记忆施加精力倾注以便能避免对痛苦的释放。我们将排除第一种可能性，因为痛苦原则在第二系统中和在第一系统中一样，**清楚**地调节着兴奋进程。我们于是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即第二系统对各个记忆施行精力倾注以求达到对记忆释放的抑制，当然也就包括了（与运动的神经分布相比较）对痛苦的发展方向的抑

制。所以我们是从两方面出发，即从痛苦原则和（上一段所提到的）精神分布的最小消耗原则出发而得到了一个假设，即第二系统的精力倾注意味着同时对兴奋释放的抑制。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是了解整个压抑理论的关键，即**只有当某一观念对自身带来的任何痛苦的发展进行抑制时，第二系统才能对这个观念施加精力倾注**。任何能够逃避这种抑制的观念都不能接近第二系统以及第一系统，因为它服从痛苦原则而会立即被抛弃掉。然而对于痛苦的抑制并不需要贯彻到底，但必须要让它有个开端，以此通知第二系统有关记忆的性质及其对于当前思想进程的可能不适当的目的性。

我要把第一系统单独承认的精神过程称之为“原初的过程”，而把由第二系统进行抑制而产生的过程称之为“继发的过程”。①

我还能提出另一个理由，说明第二系统为什么不得不对原初过程进行修正。原初过程力求实现兴奋的释放，以便借助于由此累积起来的兴奋总量，建立一种（与满意的经验的）“知觉同一

① 原初系统和继发系统的区别以及精神功能在它们之间产生各不相同的作用这一假设，属于弗洛伊德的概念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它们与精神能量发生的两种形式理论是联系着的。这两种形式是“自由的”或“流动的”（当其发生于潜意识系统中）与“束缚的”或“静止的”（当其发生于前意识中）。当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中（如他的论《潜意识》1915*a* 那篇论文第五节结尾处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g* 第四章）讨论这一题目时，他把后一区别归之于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1895）中布洛伊尔的某些说法。要把这一类说法与布洛伊尔在该著作中（第三章）的说法完全等同起来是不无困难的。与之最为接近的是在第二节开始处的一个脚注。其中布洛伊尔区别了三种神经能量的形式：“一种潜伏的能量，它安静地处于细胞的化学质中”；“一种运动的能量，它在纤维处于兴奋状态时被释放”；还有一种神经兴奋的静止状态；紧张的兴奋或神经紧张。”另一方面，“束缚的”能量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三部分第一节结尾处有较详细的讨论，此书写于《癔症研究》出版后仅几个月。

性”。然而继发过程已经放弃了这一意图，而以另外一种同一性来代替它——建立一种（与该经验的）“**思想**同一性”。一切思维都不过是一种循环的通路，从一种满意的记忆（被认为是一种有目的观念的记忆）到达被希望通过运动经验的中间阶段，而再次到达的那同一记忆的同等精力倾注。思维必须考虑自身与各观念之间的联结通路，而不要被那些观念自身的**强度**引入歧途。但很明显，观念的凝缩作用，以及中间的和妥协的结构，必定也妨碍达到其所针对的同一性，因为它们以一个观念代替另一个观念，从而离开了从第一个观念出发而形成的正路。所以这一类过程在继发性思维中都是要慎重避免的。我们也不难看出，痛苦原则在其他一些方面虽然为思维过程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标志，却在建立“思想同一性”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因此，思维必须要把自身从痛苦原则的惟一规定中逐步解放出来，并把思想活动中的感情的发展降到最低程度，仅作为一个信号而行动。[①] 在功能作用上所欲达到的这种高度精巧的成就，只有借助于由意识所实现的过度精力倾注才能完成。然而，正如我们所熟知，即使在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中，这个目标也很少能完成得尽善尽美，我们的思维总是倾向于由于痛苦原则的干预而产生错误。

然而，并不是我们精神机构的功能上的缺失，使得本身表现为继发性思想活动产物的那些思想有可能变得屈从于原初的精神过程——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能描述的导致梦和癔症症状的公式。这种功能上的缺失来源于我们发展史上两个因素的汇合。其中一

① 以痛苦的最小量作为防止大量痛苦发生的“信号”这一观点，多年以后为弗洛伊德所采用，应用于焦虑问题，见弗洛伊德，1926*b*，第十一章，第一节（二）。

个因素完全由精神机构所管辖，因而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个因素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感知自身，并把器质性根源的本能力量引入精神生活之中。这两个因素都起源于童年，是我们精神的和躯体的有机体自幼儿期以来不断变化的沉淀物。

当我把发生在精神机构内的一个精神过程称之为“原初过程”时，我所考虑的不仅仅是相对的重要性和效率，我还要想到选用这个名称可以表明其所发生的时间先后。就我们所知，确实不存在单独只有一个原初过程的精神机构，这样的精神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理论虚构。而很可能的事实则是，原初过程从最初就出现于精神机构之内，只是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继发过程才逐步展现出来，并能抑制和掩盖原初过程；甚至只有到了壮年时期，它才能完全居于支配地位。由于这些继发过程出现迟缓，包括着潜意识欲望冲动在内的我们的生命核心才能始终保持着不为前意识所了解和抑制；而前意识所发生的作用，也始终只能局限于引导来自潜意识的欲望冲动沿着最经济的通路前进。这些潜意识冲动可以对前意识的一切精神倾向施加强大的压力，这些精神倾向对这种压力不得不表示屈从，或者它们努力将这种压力支开，并把它引向较高级的目标。继发过程的迟缓出现的另一个结果是：大范围的记忆材料得不到前意识的精力倾注。

在这些来自于幼儿期的既不能被摧毁又不能被抑制的欲望冲动中，有些欲望的满足是与继发性思维的目的性观念有矛盾的。于是这些欲望的满足就再不会产生愉快的感情，而只能产生痛苦的感情了。**正是这种感情的转变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压抑”的本质**。压抑的问题在于这种转变是如何以及出于什么动机力量才产

生的。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要稍微涉及一下就行。[①] 我们只要了解了这样一种转变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我们只须回忆在儿童期原来并不存在的厌恶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以及这种转变与继发系统活动之间的关系便足够了。潜意识欲望要做到感情的释放必须以一些记忆为基础，而这些记忆是永远不能接近前意识的，其结果依附于这些记忆的感情释放当然也就不受抑制了。正是由于这种感情生成的原因，这些记忆观念即使把自身的欲望力量转移给前意识思想，这些观念现在也不能接近了。与此相反，痛苦原则控制了全局，使得前意识离开了这些移情的思想。这些思想被抛弃了——被“压抑”着——就这样，一些从开始起就受到前意识阻挠而大量储存了起来的童年记忆出现了，它们就变成了压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最顺当的情况下，只要前意识中的移情思想的精力倾注一经消退，痛苦的产生便立即停止。这个结果表明了痛苦原则的干预还是有着有用的目的的。但是当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接受的是一种器质性强化，然后又把它传导给移情思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移情思想即使失去了来自前意识对它们的精力倾注，它们也会带着自身的兴奋努力冲了出来。于是接踵而来的是一种防御性斗争——因为前意识又加强了本身对压抑思想的对抗（即产生一种反精力倾注）——自此以后，作为潜意识欲望的工具的那些移情思想，便通过由产生症状而获得的某种妥协形式冲出重围。但是自从被压抑思想被潜意识欲望大大倾注了

① 弗洛伊德后来在他的《论压抑》（1915*a*）一篇论文中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题目，关于这个题目的后期观点可见他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第三十二讲（1933*a*）。

精力而另一方面又被前意识放弃了精力倾注那一时刻起，那些被压抑的思想便不得不屈从于原初的精神过程，它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寻求运动释放，如果道路通畅，它们就去寻求所欲望的知觉同一性的幻觉式复活。我们已经从经验中发现，我们所描述的那些非理性过程只能发生于被压抑的思想。现在我们看出我们对整个形势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了。在精神机构内产生的那些非理性过程就是原初过程。只要观念被前意识取消了精力倾注，让它自由存在，并且能从奋力寻求出路的潜意识那里取得不受压制的能量，非理性过程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些观察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这些被描述为非理性的过程实际上也并不是正常过程的歪曲——理智上的错误，它们只不过是从抑制释放出来的精神机构的某些活动方式而已。因此我们发现，从前意识兴奋转移到运动，也受同样过程的支配，而前意识的观念与字词之间的连结，也容易出现于由于不注意而产生的移置和混淆。最后，当这些基本方式的功能受到了抑制时，增加动作就成为必要。这种证据可以从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滑稽**的效果这一事实中找到，那就是：**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思维方式强行进入意识**，就一定要在**笑声**中解放出多余的能量。①

精神神经症的理论把它作为无可争辩的和不会改变的事实断然主张：只有来自幼儿期的性欲冲动，虽然在儿童发展时期已经遭到压抑（即他们的感情的转变），但在发展**后期**能够得到复活（不论是由在最初双性发展而成的被试者的性体质的结果，还是对性生

① 弗洛伊德在《恢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a*)第五章中对此题目有详细的讨论，理智的错误问题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的最后几页有充分的讨论。

活过程的不良影响所致),从而为每一种精神神经症症状的形成提供了动机力量。[①] 只有动用这些性的力量,我们才能弥补压抑理论中仍然明显存在的缺失。至于这些性的和幼稚的因素在梦的理论中是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仍将把它留作一个公开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让这一理论得到圆满解释,因为在假定梦的欲望永远来自潜意识这一方面,我已经超出了可能论证的范围。[②]我也不想深究精神力量的作用在形成梦与癔症症状之间的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于比较的一方还欠缺充分的正确了解。

然而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点也很重要:我必须承认,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我在此处开始了有关两个精神系统,它们的活动方式以

---

① 弗洛伊德在他的《性欲三论》(1905*a*)中细致地讨论了这一句话的主题。

② 我在此处和别处处理我的论题时故意留下一些空隙,其原因是,一方面填补这些空隙要花费很多精力,另一方面我得引证许多与梦的题材无关的材料。譬如,我就不曾说明"压制"和"压抑"两个词之间的不同意义。然而很明显,后者比前者更为强调对潜意识的依附。我也没有谈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当梦念甚至已经放弃了走进意识的前进道路而选择了回归路线时,它们为什么仍然屈从于稽查作用而进行化装。此外,还有许多省略之处。我的当务之急就是为进一步分析梦的工作而必然引起的问题制造印象,以及为进一步分析有关其他题目提供线索。我往往决定不了我所追寻的这条解释路线将在何处中断。有一些为我的读者们所料想不到的特殊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不详尽无遗地讨论性观念在梦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我为什么要避免分析明显充满性内容的梦。用我的观点和精神病理学的理论来看,不应该视性生活为可耻的事,也不应该认为医生和科学研究者与性生活毫不相干。再说,阿尔特米多鲁斯的《解梦》一书的翻译者,出于道德义愤瞒着读者将其中论性梦的一章删去,我认为简直是太可笑了。支配着我的决定的,不过是因为我了解到,性梦的解释将使我更深地牵涉到一些仍然未曾解决的有关性反常和双性的问题。因此我决计将这些材料留待将来讨论。[要补充的是,《解梦》的翻译者 F. S. 克劳斯后来在他的《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了他未译的那一章,弗洛伊德在前文已加引证,在别处也曾加以赞扬(1910*f*)和(1913*k*)。]

及压抑的全部讨论。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对于那些与我们有关的心理学因素是否形成了基本正确的意见，或者，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我对它们的描述是否很可能有所歪曲或者有所偏颇。尽管我们对于精神的稽查作用的研究，以及对于梦内容进行合理的和变态的修正上有过多少次变化，但这些过程在梦的形成中发生了作用，它们与可观察到的癔症症状的形成过程在本质上表现出最紧密的相似，却始终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管怎样，梦不是病态现象，它事先既不干扰精神平衡，做梦之后也不会丧失任何效能。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意见，认为从我的或我的病人的梦中推测不出有关正常的梦的任何结论，我却认为这个反对意见肯定不能成立。如果我们的争辩可以从现象追溯到动机力量，我们一定可以看出，神经症所使用的精神机制并不是病理扰乱对心灵产生影响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已经存在于精神机构的正常机构之中的。这两个精神系统，这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之间的稽查作用，这一种活动对另一种活动的抑制和交叠，它们二者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任何对观察到的事实所进行的更为正确的解释——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精神机构的正常结构的一部分，而梦则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了解它的结构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自己只限制于这最小量的已经肯定确立起来了的新知识之内，我们也仍然可以说，梦已经证明了**那些被压制了的材料在正常人和变态者的心灵中都是同样存在着的，而且都能保持其精神功能作用**。梦本身就是这种被压制材料的各种表现之一，从理论上说，每个梦都应该如此，而从经验上说，至少在大多数梦中都可以观察得到，而正是在具有显著特征的梦中表现得格外清楚。在清醒生活中，由于心灵中被压抑的材料被阻止得不到表现，而且由于出现于心灵中的

矛盾一方被另一方所排除而被消除了这一事实，与内部知觉也被切断了通路。但是到了夜晚，由于本能力量突破了妥协局面，被压抑的材料于是就找到了强行进入意识的手段和方法。

如果我不能震撼上苍，
我也要搅动地狱。[1]

**梦的解释是通向理解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皇家大道。**

通过梦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一切机构中这一最神奇奥秘的精神机构的构造物获得进一步的理解。无疑，这仅仅是走了一小步，但却是一个开端。而这个开端，根据可称之为病态的另一机构的结构，又有可能使我们对梦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疾病——至少是那些被正当称之为“功能性”的疾病——并不要假定为机构的解体或机构内部新的分裂的产物。它们可以在**动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在力的相互作用中，有些成分增强了，有些成分削弱了，以致许多力在正常情况下隐而不见。我希望能在别处证明这个精神机构是如何由两种动因复合而成，从而使正常心理发生的作用比仅有一种动因要精密得多。[2]

---

① 弗洛伊德在《全集》(1925) 卷三，169 页上说“维吉尔的这诗句(《埃涅伊德》卷七，312 页) 旨在描述被压抑冲动的努力。”他用了这同一诗句作为全卷的题词。他于 1896 年 12 月 4 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 51 封信）中提议用这诗句作为论《症状形成》一章中某些设计了但未实现的工作的格言——下面一句于 1909 年所加，包括于同年在克拉克大学精神分析第三讲内（弗洛伊德，1910*a*）。

② [1925 年增注] 梦并不是可以让我们在心理学中发现精神病理学基础的唯一现象。在我还没有完成的一系列短篇论文中（1898*b* 和 1899*a*），我已经企图对许多日常生活现象进行解释，作为同一结论的有力证据——[1909 年增注] 这些分析，加上论遗忘、舌误、笨拙动作等一些其他论文，均收集于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之内（弗洛伊德，1901*b*）。

## 第六节　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在更为仔细的观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面几节有关心理学的讨论可以使我们假定：靠近心理机构运动端的不是两个**系统**，而是存在着的两种兴奋的过程或是**两种释放方式**。不过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只要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用一种更为接近未知真实的东西来作为代替，我们就应当随时作好准备放弃我们的理论框架，所以让我们设法来改正一些可能引起误解的概念。当我们轻率地从字面上把两个系统看成是精神机构上的两个位置时——如“压抑”和“强行进入”两个概念在表达时就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因此，我们可能谈到一个潜意识思想力求要进入前意识然后才能强行进入到意识之中。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在一个新位置上形成第二个思想，就像一个副本可以与原本继续并存那样；而强行进入意识这个概念也必须小心地与任何改变位置的观念分别开来。同样，我们也可能谈到一个前意识思想受到压抑或被逐出然后被潜意识所取代。这些来自于有关争夺地盘这一类概念的意象，很可能使我们设想某个位置的精神构成物被消灭了，而被另一个位置的新的精神构成物所代替。让我们用一些看来更为符合事物真实情况的东西来代替这些比喻。我们可以说：某个特殊精神构成物有一种精力倾注的能量，有时附着于它，有时又从它那里撤走，以致使所说到的这个结构有时可以处于一种特殊动因的控制之下，有时又可以不受它的支配。我们在此地所做的就是再一次用动力学的表达方式代替了地形学的表达方式。我们

认为的灵活性，不是指精神结构物本身，而是指它的神经分布。①

然而，我认为继续使用这两个系统的形象化比喻仍然是方便和合理的。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免滥用这种表现方法，记住绝对不要把一些观念、思想和精神结构看成是位于神经系统和某些器质性元素之中，而却可以说是位于**它们之间**，在那里抵抗和促进提供了相应的关联物。我们内部知觉的任何对象都是**虚像**的，就像光线穿过望远镜所产生的影像一样。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假设有系统存在（这些系统本身不是任何精神实体而且绝不会为我们的精神知觉所觉察）这一点也是合理的，它们就像望远镜的投射影像的透镜。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这种类比，我们可以把两个系统之间的稽查作用比作一道光线经过一种新的介质而产生的折射作用。

直至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谈论自己的心理学。现在已经到了要考察那些支配现代心理学的某些理论观点，而且还要检查它们与我们假说的关系的时候了。按照李普斯（1897）的有影响的说法，在心理学中潜意识问题比起心理学**本身**的问题来几乎就算不上一个什么心理学问题。只要心理学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在文字解释上把“精神”**视为**“意识”，而且认为只要一谈到“潜意识过程”就是明显的胡说，那么医生对于变态心理状态的观察就一

① ［1925年增注］当一个前意识观念的主要特征认为有言语表达的残余有所联系的事实被承认之后，这个观点就必须进一步加以阐明和修正了。参见《潜意识》（1915*e*，第七节）。［但在那里已指出，这一点在本书第一版已加说明——神经分布一词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三部分第一、二节中已有预示。］

定不可能作出任何心理学的评价。只有当医生和哲学家都认识到了“潜意识精神过程”这个词语是“对一个确凿事实的适当而合理”的表达时，他们才能走到一条路上来。当一个医生被告知“意识是精神不可缺少的特征”时，他只能耸耸肩膀；或者，如果他对哲学家所说的话仍有些信任，他可能会认为他们讨论的不是同一码事，或者研究的不是同一门科学。对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生活的观察只要能稍有理解，或者对一个梦只要稍加分析，他就一定会相信，那些无疑可以称之为精神过程的极其复杂而合理的思想过程，都可以在没有引起意识的情况下发生。[①] 确实，医生只有在等到潜意识过程对意识产生了某些可以进行交流或可以观察得到的影响之后，他对潜意识过程才能有所认识。但是这种意识的影响可以表现出一种与潜意识过程大不相同的精神性质，以致内部知觉分辨不出它就是潜意识过程的代替物。医生们必须能自由地从意识效果去**推论** 潜意识精神过程。由此他可以认识到意识效果不过是潜意识过程一种遥远的精神产物；后者不仅本身没有变成意识，甚至它的出现和操作都没有向意识泄漏出它的存在。

在它有可能对精神的本源形成任何正确的看法以前，我们必须不要对意识的特性作过高的估计。用李普斯的话说，（1897，

① ［1914年增注］我很高兴地能够指出有一位作家研究梦以后，得出的结论竟和我探讨意识活动和潜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得的结论一样。杜·普里尔（1885，47页）写道，“关于心灵的性质问题无疑要求对意识和心灵是否同一做一初步研究。对于这个初步问题，梦的回答是否定的。梦表明心灵是比意识更为广泛的一个概念，就像一个天体的吸引力，远远超出它的照明一样。”他又写道，［同书，306页，（引自莫兹莱，1868，15页）］“意识和心灵的范围大小不同，这也是一个未能充分弄清楚的事实。”

146 页以下）必须设想潜意识是精神生活的普遍基础。潜意识是一个更大的范围，它里面包括着较小范围的意识。任何一件有意识的事物都有一个潜意识的初级阶段；潜意识可能就停留在那个阶段，然而必须被认为具备精神过程的全部价值。**潜意识是真正的精神现实；我们对于它的内在实质之不理解，就正如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同样不能理解一样；通过意识资料去表现潜意识之不完备，就正如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去与外部世界交流之不完备一样。**

现在，由于潜意识精神生活的确立，意识生活和梦生活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对立已降至了正常的状态。许多早期作者深切关注的关于梦的问题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梦中成功地表现出来的那些令人惊讶的活动，已不再被认为是梦的产物，而被认为是来源于在白天同样活动着的潜意识思维了。如果像施尔纳所说（1861，114 页以下），梦似乎是在从事制造身体的象征性表象。我们现在就该知道这些表象乃是某些潜意识想象的产物（或许由性冲动而来），它们不仅表现于梦中，而且也表现于癔症恐怖症以及其他症状之中。如果梦继续进行白天的活动并且完成它们，甚至还产生一些新的有价值的观念，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剥去梦的伪装。这种伪装是梦的工作的产物，也是来自心灵深处某些隐秘力量在进行协助的标记（参见塔蒂尼的梦奏鸣曲中的魔鬼）；[①] 它的智慧成就来源于在白天产生完全相同结果的同一种精神力量。我们也可能倾向于过高地估计一些智慧和艺术产

① 塔蒂尼，作曲家和小提琴家（1692—1770），据说他梦见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然后抓起一把提琴，以无与伦比的技巧演奏了一首极其优美的奏鸣曲，醒后立即写下了所能记忆的一切，结果就是他那著名的《魔鬼奏鸣曲》。

品的意识性质。根据一些最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歌德和赫姆霍尔兹的叙述，他们创作中一些最重要和新颖的作品都没有经过预先思考，而是几乎以现成的形式整个出现于脑海之中。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如果需要聚精会神地发挥理智的功能，则意识参与活动当然也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如果意识只参与了一部分活动，而把其他的活动遮掩起来，不让我们看见，那它就是过分滥用它的特权了。

如果我们把梦的历史性意义当作一个独立的题目加以处理，那是得不偿失的。一个梦也许会促成某个领袖去进行冒险事业，而他的胜利改变了历史。但是这种新问题仅仅只有当把梦看成是一种神秘力量而与心灵中其他的熟知力量进行对比时才会产生。只要我们把梦看成为各种冲动在白天抗力的压迫下而在夜间为深深潜伏的兴奋所强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就不会有这类问题了。[①] 不过，古代对于梦的尊崇乃是基于正确的心理洞察力，是出于对人类心灵中那无法控制和不可摧毁的力量的尊敬，是对于产生梦的欲望而我们发现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起作用的那“恶魔般的”力量的崇拜。

我谈到“我们的”潜意识不是没有用意的。因为我所描述的潜意识并不同于哲学家们的潜意识，甚至与李普斯所说的潜意识也有所区别。在他们看来，这个词只不过是用来表示意识的对立面，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的论点不过是说，除了意识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潜意识精神过程。李普斯的主张前进了一步，认为精神的全部内容都潜意识地存在着，其中的一部分也有意识地存在着。

① ［1911 年增注］参见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推罗城时所做的梦。

但是我们搜集有关梦的以及癔症症状形成的种种现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证实**这个**观点；只需要对于正常清醒生活加以观察便足够证明而不必再有所怀疑了。通过对精神病理结构以及这一类中的首要成员——梦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潜意识（即精神现象）原来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的功能，而且这种情况在正常生活中和在病态生活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存在着两种潜意识，心理学家们还没有把它们区分开来。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两者都是潜意识。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把其中的一种称为潜意识，是它**不允许进入意识的**；而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前意识，因为它的兴奋——确实，是在考察了某些规定，也许仅仅只通过了一种新的稽查作用之后，没有理睬潜意识——可以进入意识。兴奋为了要进入意识，必须要通过一系列不变的或有层次的动因（我们可以通过稽查作用看出这些动因所产生的改变），这一事实使我们作出了一种空间的类比。我们已经描述了这两个系统之间以及它们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前意识系统就像一面介于潜意识系统和意识之间的筛子。前意识系统不仅阻隔着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通路，而且控制着随意运动的力量，并有权支配精力倾注能量的分布，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注意。①

我们还必须避免“超意识”（supraconscious）和“下意识”（subconscious）之间的区别，这两个词在近来的精神神经症文献

① ［1914年增注］参见精神分析中我的有关潜意识概念的评论（弗洛伊德，1912*g*）。最初用英文刊布于《精神研究学会记录汇编》第二十卷，312页。其中我区别了含糊不清的潜意识这个词的描述性、动力性和系统性的意义［整个题目是从弗洛伊德的后期观点来讨论的，见《自我与本我》第一章（1923*b*）］。

中已经变得如此普遍。这种区别似乎恰好强调了精神和意识的等同性。

那么，那曾经统辖一切而且笼罩一切的意识在我们的图解表中还剩下了一些什么作用呢？**那仅仅只不过是为感知精神的质**[①]**的一种感官罢了。**按照我们示意图的基本概念来看，我们只能把意识知觉视为一种特殊系统的固有功能，因此 Cs 这个缩写体是适合的。从它的机械性质来看，我们认为这个系统与知觉系统 Pcpt 相似，因为它容易感受各种性质所引起的兴奋，但是不能保留各种变化的痕迹——就是说，没有记忆。精神机构以其知觉系统的感觉器官指向外部世界，对意识的感官系统而言它本身就是外部世界，它在目的论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于这种情况之中。我们在此又一次得服从动因层次原则，这个原则似乎统治了精神机构的结构。兴奋的材料从两个方面流入意识的感官：一是来自知觉系统，它那由各种性质所决定的兴奋，在变为意识的感觉之前大概要接受新的校正；第二则来自精神机构本身内部，它们在经过某些校正之后即可进入意识，而它们的定量过程是以快乐和痛苦的不同程度而被感觉到的。

有些哲学家认识到，一些合理的和高度复杂的思想过程即使没有意识的合作也可以发生作用。这些哲学家们陷入了难以确定意识的任何功能这一困境。在他们看来，意识似乎不过是已完成的精神过程的一幅多余的反映画面。相反，我们却以意识系统和知觉系统的类比摆脱了这种尴尬局面。我们知道，由我们感官引

---

① 弗洛伊德对于“质”（quality）和“量”（quantity）两个词的用法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中有充分的解释。

起的知觉结果，是将注意的精力倾注引导到正在传导感觉兴奋的传入道路上去：知觉系统的质的兴奋，作为一种调节器而活动，将精神机构内的不同运动量予以释放。我们也可以认为意识系统上面的感官具有相同的功能。当意识的感官感知到新的性质时，它可以产生一种新的作用，引导精力倾注的运动量并以一种权宜方式加以分配。在愉快和痛苦的知觉的协助之下，它影响着机构内部的精力倾注的进程，否则一种潜意识结构就会利用量的移置而发生作用。看来最初可能是痛苦原则自动调节着精力倾注的移置作用，但也很有可能的是意识对这些性质又引进了第二次和更细致的分辨性调节。这种调节甚至能够对抗前一种调节，而且为了使精神机构的功能趋于完善，它违背原来的计划，进行能量倾注并检查那些能释放痛苦的联想。我们从神经症的心理学认识到，由各种感觉器官的不同性质的兴奋所引起的种种调节过程，在精神机构的功能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原初的痛苦原则所占的自动支配地位以及后来对功能活动的效率的限制，都被感官调节的过程所打断，这些调节过程本身也是自动发生的。我们发现压抑（在开始时虽然有用，但最后对抑制和精神控制都带来了损害）对于记忆比对知觉更容易施加影响，因为记忆不能从精神的感官兴奋中获得更多的额外精力倾注。的确，一方面一个必须防范的思想不能变为意识，因为它受到了压抑；但是另一方面，有时碰巧这类思想之所以受到压抑，仅仅只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使它离开了意识知觉。下面是我们在医疗方面解除压抑的一些有效程序。

由于意识的感官调节性影响，在可变动的数量上形成了过度的精力倾注，下面事实可以表现出它本身的目的：这种过度精力

倾注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性质，创造出一种新的调节过程，从而构成了人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的优越性。思想过程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性质，只不过伴有快乐和不快乐的兴奋，而且从可能干扰思维的角度看，它们还得受一定的限制。从人类来说，为了使思想过程获得性质，快乐与痛苦的兴奋必须与语言联系起来。人类这种性质的剩余便足够吸引意识对它们的注意，而赋予思想过程以一种从意识而来的崭新而灵活的精力倾注了。

整个意识问题的多重性只有借助于对癔症的思想过程的分析，才能得以掌握。我们由此得到的印象是：从前意识到意识二者之间的精力倾注的过度，就正与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的过度相似。[①] 这种稽查作用也只有在超出了一定量的限制时才能进行活动，所以低强度的思想结构能够逃避它。在精神神经症的现象范围内，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可能性的例子，表明思想如何能撤离现实，或者在某种限制下，思想又如何能进入意识。下面用两个这样的例子来结束这些心理学方面的思考。

去年我曾被邀请去给一个聪明而且看上去神情自若的女孩会诊。她的衣着非常令人惊异。一般说来，女人对衣着的每一细节考虑得都很周到，但她的一双长袜子却有一只垂下，罩衫上的纽扣也有两个没有扣上。她抱怨说腿痛，我还没有提出要求，她就露出了她的小腿。但是她诉说的主要内容，用她自己的话说，却是她仿佛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刺进全身”，而且“时出时入”，不停地“摇动着”，有时使她的全身感到“僵直”。我的一位参加会

① 前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谈得很少。在论《潜意识》(1915*e*) 这篇论文第六节中有详细的讨论。

诊的同事会意地看着我，他已不难体会到她主诉的意义。但是使我们两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病人的母亲对这一件事的意义竟全然不知——虽然她应当发现她自己经常处于她女儿向她所描述的情况之中。这女孩对自己所说事情的意义一定毫不知晓，因为如果她知道，她就不会说出来了。在这个例子中，稽查作用可能受到了蒙蔽，使得一个在正常情况下应保留在前意识中的想象物，在天真无邪的疾病的伪装下，出现在意识之中。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一个 14 岁的男孩因患抽搐、癔症性呕吐和头痛等症状，到我那里来请求精神分析治疗。我在治疗开始时告诉他，他如果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些图像或者产生一些观念，然后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他用图像告诉我。他在找我之前的最后印象在他记忆中以视觉形象复现了出来。他那时正和他的叔叔在玩跳子棋，看到棋盘就摆在他眼前。他想起来了各种不同的跳法，有有利的和不利的，以及一些被禁止的走法。然后他看见棋盘上放着一把匕首——本是属于他父亲的东西，但他的想象把它放在棋盘上了。然后棋盘上又出现了一把镰刀，然后又是一把长柄大镰刀。接着出现的图像是，一位老农在离他家很远的地方用大镰刀刈割草地。几天以后，我发现这串图画的意义了。这男孩正为不幸的家庭处境所困扰。他的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时常大发脾气。他和这男孩母亲的婚姻非常不幸。他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威胁。他的父亲终于在和他那温柔而可爱的母亲离婚后又结了婚，有一天带回来一个年轻女人，成为这男孩的后母。就在这件事情的几天之后，这 14 岁的男孩发病了。他对他父亲被压抑的愤怒，在他可理解的暗喻范围内构成了上述一连串图像。这些图像的材料来自对一个神话的回忆。镰刀是宙斯用来阉割他父

亲的工具，大镰刀和老农夫代表克罗诺斯，这个凶猛的老人吞食了他的孩子们，宙斯便对他施行了如此不孝的报复。他父亲的结婚给了这孩子一个机会，去报复许久以前因为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责骂和威胁（参见玩跳子棋、被禁止的走法、可用来杀人的匕首）。在这些例子中，长期被压抑的记忆以及一直被保存在潜意识中的它们的衍生物，都以一种显然没有意义的图像，通过一条迂回的道路，悄悄地进入了意识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研究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对心理学知识所作的贡献，以及它对精神神经症问题所给予的初步了解。既然即使在目前现有的知识情况下，我们对精神神经症的治疗仍有一定的疗效，那么谁又能猜得出对精神机构的结构和功能的彻底了解会得出什么样的重要结果呢？但是——我已听到有人提出了这个疑问——作为一种了解人的心灵，作为一种揭示个人隐藏的特性的方法，梦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梦所显露出来的潜意识冲动真有心理生活中真实力量的重要意义吗？被压抑欲望中的道德意义是否可以不予重视？——这些欲望今天引起了梦，会不会将来有一天引起别的后果？

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把握回答这些问题，我对于梦的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作进一步的考虑。不过我认为，罗马皇帝处死他的一个侍从因为他梦到了要谋杀皇帝，这是错误的。他首先应该设法弄清梦的意义，很可能梦的意义与它的表现大不相同。也很可能一个具有别的内容的梦而它的实际行动却是弑君。难道我们不应该记住柏拉图的格言“善人满足于梦见恶人真正所做的事”吗？所以我认为梦中的罪恶应获得赦免。至于我们是否应把现实赋予潜意识欲望，我不能说。当然，一切过度的和中间的思想都不应

被认为现实。如果我们看到潜意识的最基本最真实的形态，我们无疑会断定，**精神的**现实是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与**物质的**现实混为一谈。[①] 因此，人们不情愿为自己梦中的不道德行为内容承担责任，似乎是大可不必的。当精神机构的功能作用的方式以及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被正确理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梦和想象生活中大部分不能接受的不道德内容趋于消失。用汉斯·萨克斯（1912，569 页）的话来说，当我们再回到意识中去寻找梦中告诉我们的有关当前（现实）情况的某件事物，如果我们发现在分析的放大镜下不过是一条小小的纤毛虫，那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行为与有意识表达的思想一般说来已经足够达到判断一个人性格的实际目的。其中行为应被视为是最先和最重要的，因为许多要强行进入意识的冲动，在它们还没能变成行动之前就已经被心理生活中的真正力量所消除了。事实上这类冲动在前进中往往不受精神阻碍，其原因正是因为潜意识可以确定它们在另一阶段会被停住。无论如何，对我们的美德能赖以骄傲地生长的这被践踏的土壤有所了解，总是有所裨益的。人类性格的复杂多变，又被各种动力所驱动，方向莫侧，已很难适应古代道德哲学要我们相信的那种二者择一的简单方式了。[②]

那么梦的价值是否在于为我们提供了预知未来的知识呢？当

---

① 本文的这句话第一版中没有出现，1909 年版中略有不同，最早出现于 1914 年，不过那时“物质的”这个词写成“事实的”。“物质的”这个词改于 1919 年——本段的其余部分是 1914 年增写的——弗洛伊德在他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三部分第二节中已把“思想现实”和“外界现实”加以区别了。

② 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 1925*i*（第二节）中有进一步讨论。

然不是那样。[①] 如果说这些梦为我们提供过去的知识，反而比较真实些，因为无论如何，梦的来源总是过去。然而古代人相信梦可以预言未来也不是毫无道理的。那些表现欲望得到满足的梦，总是把我们引向未来。但是这个被梦者想象为现在的未来，已被他的不可摧毁的欲望塑造得与过去完全一致了。

① 仅在1911年版中此处出现如下的脚注，“维也纳的恩斯特·奥本海姆教授向我表示，民俗学可以证明，有一类梦中的预言意义甚至一般人都不相信了，但可完全正确地追溯到睡眠时出现的欲望和需要。他不久将详细介绍这些梦。它们照例是以滑稽形式讲述的。”——参见弗洛伊德和奥本海姆合著的关于民间传说中的梦的论文［1957*a*（1911）标准版，卷十二，177页］。

# 论　　梦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孙名之 译

# 目　录

第一讲……（629）
第二讲……（631）
第三讲……（639）
第四讲……（645）
第五讲……（651）
第六讲……（656）
第七讲……（663）
第八讲……（668）
第九讲……（671）
第十讲……（674）
第十一讲……（676）
第十二讲……（680）
第十三讲……（684）

# 第一讲

在可以被描述为前科学的时代，人们不难对梦找到一种解释。在他们醒后记起一个梦时，便把它看作是上苍力量——恶魔的力量和神灵的力量所给予的善意或恶意的表示。当自然科学的思想模式开始兴盛时，这一切巧妙的神话便都转变为心理学，而现在，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怀疑梦是梦者自己头脑里的产物了。

既然驳斥了神话的假说，便有必要为梦做出解释。它们起源的条件，它们与清醒时心理生活的关系，它们对在睡眠状态中强行进入知觉的各种刺激的依存性，它们与清醒时思想大相径庭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内容，它们的观念意象与依附于它们的感情之间的不连贯性，最后是它们那昙花一现般的特性，清醒的思想把它们视为异己分子推向一旁使之残缺不全或在记忆中把它们消灭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有待澄清已有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也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但是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梦的意义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问题，首先它要查询有关做梦的精神意义，梦与其他心理过程的关系，以及梦可能具有的生物性功能；其次它寻求发现梦究竟是否能被解释，究竟是否与我们通常在其他精神结构中所发现的那样，个人的梦内容也具有一种意义。

对梦的意义的评定有三种不同的思想线索。一种表现在某些哲学家的著作中，仿佛是古代对梦的过高估价的回响。他们认为梦生活的基础是心理活动的一种特殊状态，甚至称梦是精神从外部自然界力量中获得的解放，是灵魂从感官的束缚中获得的自由。其他一些思想家虽然没有达到如此程度，但仍坚持梦基本上起源于心理冲动，表现为在白天不能自由开展的精神力量的显现（参见施尔纳的“梦象”，1861，97 页以下和福尔克特，1875，28 页以下）。许多观察者同意至少要赋予梦生活在某些活动范围内一种高级功能作用的能力（如在记忆中）。

大部分医学界作者采取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梦根本上很难达到精神现象的水平。根据他们的理论，梦的惟一刺激物是一些感觉刺激或躯体刺激，它们或者从外部刺激睡眠者，或者变成他的内部器官的偶然活动。他们认为梦到的东西毫无意义，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十个指头在钢琴键上乱弹发出的声音一样（斯特姆培尔，1877，84 页）。宾兹，（1878，35 页）把梦描述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用处而在很多梦例中是明显病理的”躯体过程。梦生活的一切特征都可以被解释为各个不同器官或尚未睡着的头脑中细胞群的不连贯活动，一种由生理刺激所引起的活动。

公众的意见却很少受到这种科学论断的影响，也不大关注梦的来源；它似乎坚信梦无论如何总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与未来有关，而且可以通过对其扑朔迷离的内容的解释过程而发现这种意义。其所采用的解释梦的方法包括：把记住的梦内容，根据一个固定线索一件一件地加以移置，或者将梦作为一个整体由另一个与之有象征关系的整体加以移置，从而得到转换。严肃的人们对这种努力则一笑置之，认为“梦是空谈”。

# 第二讲

一天，我惊异地发现，最接近真实的梦的观点并不是医学的而是公众的，虽然它有一半仍属迷信。因为我把解决恐怖症、强迫症和妄想狂等的一种极为奏效的心理调查方法应用于梦的主题，使我得出了新的结论。从此以后，在“精神分析”的名义下，它被整个一派研究工作者所接受。许多医学研究者正确地观察到，梦生活与清醒生活中精神疾病的各种不同情况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似乎有理由希望，在病理结构病案中取得满意结果的调查方法也可给梦带来光明。恐怖症和强迫症不同于正常意识，正如梦不同于清醒意识；它们的根源不为意识所理解与梦的根源是一样的。对这些病理结构的实际考虑，导致了对它们的根源和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因为经验表明，发现了为意识所不知但却与头脑中遗留的病理观念有联系的思想链，就等于对这些症状作出了决断。其结果便能掌握迄今尚未能被约束的那些观念。因此，心理治疗便成为我用来解释梦程序的起点。

这一程序不难描述，但在实施之前必须加以指导和训练。

如果我们对某人（如恐怖症患者）使用这方法，我们要求他集中注意力于有问题的观念，然而不要像以前经常所做的那样去考虑它，而是要**毫无例外地注意发生在头脑中的任何事情**，并向医生报告。如果他声称他的注意力不能抓住任何事物，我们便要

极力排除这一点，极力向他保证说，任何观念性题材的绝对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无数观念很快就在他的脑中出现并引出一些其他观念；但是它们都一概被自我观察者认为无意义或不重要，并与要考虑的题目无关。我们立即便能看出，正是这种批评态度妨碍了被试者报告出这些观念，实际上也妨碍了它们以前变为有意识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引导他抛弃对产生的观念的批评态度，要他继续追踪他一直注意着的思想链，我们便会发现自己掌握了大量的心理材料，而且很快发现这些材料与我们开始的病态观念有着明显的联系；它们将很快地揭开这病态观念与其他观念的联系，最终能使我们以一种明白易懂的方式将一个恰如其分的观念来代替病态观念。

此处我们不能详细叙述这一实验所依据的前提，也不能详细叙述它经常成功所产生的后果，此处要说的只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准确地转向“干扰着我们思维的”、通常被我们的批判官能看做无用的垃圾而被抛弃掉的那些“不随意的”联想，我们就能获得使我们解决任何病态观念的材料了。

如果我们将这一程序用之于**我们自身**，便能因立即写下开始不明了的联想而对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假如我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梦，我现在就可以显示出它所产生的结果。任何一个梦例实际上都应当与其目的相适应；但为了某些特殊原因，我将选择一些我自己的梦，有的梦当我回忆起来时似乎模糊而没有意义，有的梦却很简明。我昨夜做的一个梦可能正符合这些要求。我醒后立即记录下来的内容如下：

“进餐或吃客饭的同伴……正在吃着菠菜……E. L 夫人坐在我旁边；她把整个注意转向于我，并亲密地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膝

上。我毫无反应地将她的手移开，她然后说，‘但是你总是有那么美丽的眼睛’……我于是有了一双眼的模糊图像，好像它是一幅一对眼镜的图画或素描……”

整个梦就是这些，或者说至少我能记起的就是这些。在我看来，它似乎模糊而无意义，但却令人惊异。我和 E. L 夫人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友谊关系，而且就我所知，我也没有想和她发生更亲密的关系的欲望。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她，我敢肯定最近几天也没有人提起过她的名字。梦的过程也不伴有任何感情。

对梦的沉思没能使我对它有进一步的了解。然而我决定不抱任何预期或批评地将自我观察中出现的联想记录下来。我发现，将一个梦分成各个元素并找出依附于每一分段之间的联想，是有助于达到理解梦的目的的。

进餐或吃客饭的同伴。这立刻使我想起昨夜发生的一个插曲。我和一个朋友离开一个小型宴会，他提出要叫一辆出租汽车送我回家。“我情愿叫一辆有计程器的出租车，”他说，“它使人的头脑忙得开心，一个人总得有东西可看。”当我们在车中坐下，司机打开计程器时，看到的第一次价目是 60 赫勒，[①] 我进一步开起玩笑来。“我们还刚刚进来，”我说，“便已经欠了他 60 个赫勒了。一辆有计程器的出租车总是使我想起‘客饭’（table d’hôte）。它使我变得贪婪自私，因为它总是提醒我欠的钱。我的债似乎增加得太快，我怕在这交易中吃亏；同样，在吃客饭时我不可避免滑稽地感到得到的太少，必须时刻注意我自己的利益。”接着我又有些文不对题地引用了下面的话：

---

① 当时相当于 6 便士或 12.5 美分。

你给了我们的生命，

你使这些可怜的家伙犯罪。[1]

现在是对“客饭”的第二个联想。几周以前，我们在蒂罗尔山区胜地的一个旅馆里进餐，我感到很烦恼，因为我认为我的妻子对一些坐在我们旁边但我又不愿与之交往的人们显得不够含蓄。[2] 我要求她对我比对那些陌生人更关心一些。这又似乎是我在吃“客饭”的交易中吃了大亏。我也把我妻子在进餐时对我的行为与梦中 E. L 夫人对我的行为加以对比而感到震惊，后者在梦中“把整个注意都转向于我”。

接着，我看出了梦中发生的事件正是我秘密向我妻子求爱时期一个小插曲的翻版。她在桌布下面给我的爱抚是我给她热烈求爱信的回报，然而在梦中，我的妻子却被一个相当陌生的人——E. L 夫人所代替。

E. L 夫人是一个我曾欠过债的人的女儿。我不禁注意到，这一点揭示了我的梦内容的某些部分和我的联想之间的无可置疑的联系。如果你追踪从梦内容的某一个元素出发的思想链，你就会很快被带回到它的另一个元素。我对梦的联想照亮了在梦本身中看不见的联系。

---

① 这些句子引自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一书中竖琴师的歌词。在原文中这些话是对天神说的，但“Armen”和“Schuldig”两词都可有另外的意义。“Armen”在财务方面有“贫穷”的意思，而“Schuldig”则可意为“负债”，所以根据此处的上下文，后一句可译为“你使这贫穷的人负债”——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a*）的第七章中又引了这些话。

② 这个插曲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七章（A）中又提及了。

如果一个人期望别人照顾他的利益而不顾别人得到任何好处，他那份天真就很容易引起轻蔑的询问："你以为我会为了你那 beaux yeux（美丽的眼睛）做这做那吗?"那就是说，梦里 E. L 夫人的话"你总是有那么美丽的眼睛"只能有一个意思："人们总是为了爱才替你做一切事情；你总是不付代价得到任何东西。"当然，事实恰恰相反，我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好处时总是付出昂贵代价的。我的朋友叫计程车送我回家而不用我付钱这件事，一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碰巧，昨天请我们吃饭的那位朋友常常让我欠他的情，就在最近我还错过了一个回报他的机会。他仅仅只从我这里得到一件礼物——一只古色古香的、周围画着眼睛的碗；大家知道，这是一个"occhiale"，是防备罪恶的眼睛。而且他是个眼科医生。就在那天晚上我还向他询问了一个女病人的情况，我曾要她去找他商量配眼镜的问题。

正如我现在看到的那样，几乎所有梦内容的元素都有了新的前后关联。然而，为了一贯性的缘故，还要进一步提出在梦中为什么还出现了菠菜的问题。回答是菠菜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家中进餐时的一个插曲。我的一个孩子——正是他的美丽眼睛值得赞美的那个——不肯吃菠菜。我小时候也正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不爱吃菠菜，一直到最后我的口味改变了，才把这种蔬菜当做我喜爱的菜肴之一。提起这道菜，把我自己的和孩子的早年生活合到一起了。"有菠菜吃你应当很高兴了，"小小食品品尝家的母亲说，"有些孩子还难得吃到菠菜呢!"这使我想起了父母对他们孩子们应尽的责任。歌德的诗句：

你给了我们生命；

你使这些可怜的家伙犯罪。

在这一联结方面又获得了新的意义。[①]

在此我将停下来考查一下我的梦分析所达到的结果。在追踪从前后联系中分离出来的那些元素所引起的联想时，我得到了无疑是我心理生活中作为重要产物的许多思想和回忆。从分析梦揭露出来的这种材料与梦内容有着紧密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是我不能或不曾从内容推断出来的一种新材料。梦是无情感、不连贯和难以理解的；但是当我找出梦背后的思想时，我就体验到了一些强烈的、很有根据的感情冲动；这些思想本身立刻形成了逻辑的链条，其中某些中心观念不止一次表现出来。由此，“自私”与“不自私”之间的对比，“负债”和“不付钱”等元素都是这样一些中心观念，它们在梦本身上并没有出现。我还可以把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材料的线拉得更拢一些，并表明它们可以汇聚在一个节点上，但由于考虑到这属于私人的而非科学的性质，便没有公开地这样做了。我不得不泄露许多我宁愿保密的事情，因为在我分析梦的过程中要揭示出许多连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些在分析上更适合于报导，因而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用分析挖掘出来的这些材料的意义和联系呢？回答是，我所要分析的**每一个梦**都会引出一些同样难以报导的事情，对我来说都需要同样的慎重。除了情况能使我摈弃一切伪装而又不致伤害到我所信赖的人，我就不会拿别人的梦进行分析来回避这个困难。

由此出发使我不得不认为，梦在分析之后，乃是一种充满意

① 这两行诗的第一句在这里可能意味着这些诗句是对父母们说的。

义和情绪的思想过程的**代替物**。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思想引起梦的这一过程的性质，但我们能看出，把梦看作是纯粹物理的而没有精神的意义，看作是因睡眠而引起的各个细胞群的不连贯活动所产生的过程，那就是错误的了。

另外两件事已很清楚。梦的内容比我认为它所代替的思想要短暂得多；分析已揭示出梦的刺激物是做梦的前一晚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

当然，如果我手头仅只有一个梦例分析，我就不会做出这样意义深远的结论。然而，如果经验告诉我，在不加鉴别地追踪**任何一个梦**所引起的联想时，我能获得同样的思想链，在思想链的各元素中，梦的要素重复出现，并且以一种合理而明了的方式互相联结起来，那就可以不必顾虑在第一次试验中观察到的联结纯属偶然的了。因此我认为，应当采取一种可以使我们的新发现具体化的术语。为了将留在我记忆中的梦与在分析中发现的有关材料作出比较，我将把前者称之为“梦的**明显的**内容或显意”而把后者（首先不做任何进一步区分）称之为“梦的**潜隐的**内容或隐意”。我现在面临着两个迄今尚未明确阐述的新问题。①使梦的隐意转变成我记忆中已知的显意的精神过程是什么？②形成这一转变的必要动机或动机群是什么？我将梦的隐意转变成梦的显意的过程描述为“梦的工作”。这一活动的对应物——使这一转变转向相反的方向——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分析工作。梦还引起其他一些问题，如梦的刺激物，梦材料的来源，梦的意义，做梦的功能，梦为什么会被遗忘，所有这些问题我将根据一个基础加以讨论，不是根据明显的梦内容，而是根据梦的隐意。由于我将历来文献上有关梦生活矛盾的和错误的观点都归咎于对我所分析的

梦的隐意的无知，所以今后我将尽可能避免将明显的梦与潜隐的梦念混淆起来。

# 第三讲

由潜隐的梦念向明显的梦内容的转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精神材料，从一种表达方式向另一种表达方式转换的第一个实例，是从我们立刻能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向必须通过努力和指导才能理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的转换，不过这种转换必须被看作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种功能。

就梦的隐意和显意之间的关系而言，梦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我们可以识别出那些有意义同时**可以理解**的梦，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很困难地将它们纳入我们心理活动的背景之中。这类梦很多，它们大都很短，而且一般不大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本身没有什么新奇和令人惊奇之处。顺便提及，它们的出现也构成一种有力的论据，可用以反对梦来源于分离的脑细胞群的孤立活动学说。它们没有显示减弱的和零散的精神活动的迹象，但我们从不怀疑它们是梦，也从不把它们与清醒生活的事物相混淆。第二类梦虽然它们本身有联系而且道理清楚，然而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之感，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将那道理与我们的心理生活配合起来。例如，我们梦见我们喜爱的一位亲戚死于瘟疫，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希望、担心或设想这类事情，我们会惊奇地问，“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最后第三类包括那些既没有意义也不能理解的梦，它们表现得似乎**不连贯**，**混乱**而**无意义**。我

们所做的梦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这些特性。大凡对梦的轻视，以及梦是被限制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医学理论，都是基于这些特性。非常明显的不连贯现象是常见的，在那些较长而又复杂的梦中尤其如此。

很明显，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的对比仅只对第二类，尤其是第三类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些梦中，我们才遇到一些哑谜，一定要我们用梦的隐念代替显梦才能解开；我刚才记下并做了分析的就是最后一类中的一个梦例——一个混乱又难以理解的梦。但是与我们所预期的相反，我们又遇到妨碍我们去充分认识梦的隐念的动机。类似经验的重复，不禁使我们怀疑**在梦的不可理解和混乱的性质与报告它们背后梦念的困难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而又有规律的关系**。在探讨这一关系的性质之前，我们可先将注意力转向第一类较易弄懂的梦，在这类梦中，显意和隐意符合一致，似乎可以节省梦的工作。

再者，对这些梦的检查从另一角度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儿童们的梦**属于这一类——具有意义又不令人困惑。顺便提及，我们在此又有了进一步的证据来反对把梦的起源归之于睡眠时大脑皮质的不连贯活动。因为，为什么这种精神作用的减退是成人睡眠状态的特性而不是儿童们的呢？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指望对儿童们的精神过程（这些过程很可能是大大简化了的）的解释可以成为研究成人心理的必不可少的前奏。

因此我们将记录几个我从儿童们那里收集到的梦例。一个19个月的女孩因为早上呕吐了而整天没有进食，她的保姆宣称这是因为她吃了草莓。在她饿了一天以后的夜晚，人们听见她在睡眠中叫她自己的名字，还说“草莓，野（草）莓，煎（蛋）

饼，布（丁）！”她就是这样在梦中大吃了一顿，而且特别强调她菜单上那特别的美味，因为她有理由相信，最近是不会让她多吃这美味了；一个22个月的小男孩同样梦见他得不到的一顿美餐。在做梦的前一天，他不得不送给他叔叔一篮樱桃作为礼物，而他自己当然不能尝这美味。他醒来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赫尔曼吃掉了所有的樱桃。”；一天，一个3岁3个月的小女孩在旅游中横渡湖面。这趟旅行对她来说肯定是太短了，因为下船时她哭着不肯离开。第二天早上她报告说，晚上她又游了一次湖：她继续了那被打断了的旅行；一个5岁3个月的男孩在他去达赫斯坦[①]邻近地方的旅行途中表示不满，他每次看到一座新的山时都要问这是不是达赫斯坦，最后并拒绝跟同伴们一道去参观一个瀑布。大家认为他的行为是由于疲倦，但是当第二天早晨他报导说他**梦见爬上了达赫斯坦山**时，才找到更好的解释。很明显，他认为这次旅行最终一定要爬上达赫斯坦山，而当他一直未看到这座期望中的山时便深感失望。他前一天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梦中得到了补偿。一个6岁的女孩做了一个完全相似的梦。[②] 在一次旅行途中，她的父亲因为天色已晚决定不再去目的地。在回家的路上，她注意到了写有另一地名的标牌；她的父亲答应下次也带她到那儿去。第二天早上她告诉她的父亲说，她**梦见两处地方他都带她去了**。

所有这些儿童们的梦的共同要素是明显的。他们都满足了白

①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座山。

② 在《梦的解析》中报导了相同的梦（标准版，卷四，129页），女孩的年龄两次都是8岁。

天很活跃但却未得到满足的愿望。这些梦都是简单的和毫无掩饰的**欲望的满足**。

此处记录了另一个儿童的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不易理解，但也是一个欲望满足的梦。一个不满 4 岁的小女孩因患小儿麻痹症从乡下被带到城里。她和一位没有儿女的姨母过夜，被安置在一张大床上——当然，对她来说是太大了。第二天早上她说她梦见**这床太小了，小到她都睡不下来**。如果我们记得孩子们都希望**"变大"**，就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欲望满足的梦。床的尺寸对这应该变大的孩子的细小是一个不愉快的提示；她于是在梦中纠正了这不受欢迎的关系，长大得连这大床都容她不下了。

就算儿童们的梦内容变得复杂而微妙，也绝不难看出它们是欲望的满足。一个 8 岁的男孩梦见他和阿喀琉斯同坐在一辆战车上，狄俄墨得是御者。据了解前一天他对神话故事中的希腊英雄们着了迷；很容易看出，他把这些英雄们当做了他的典范，因为没有能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感到遗憾。①

收集的这些少数例子进一步说明了儿童梦的特性：它们与白天生活的联系。在梦中满足了的愿望都是白天遗留下来的；而且一般都是前一天遗留下来的并伴有强烈的情绪。那些最重要的、最关切的、最令儿童受震惊的事情便进入了他们的梦内容之中。

在成人中也能找到无数这一类幼儿型的梦例。许多人对晚上口渴刺激的反应通常是梦到饮水，以此来解除刺激而使睡眠得以继续。在某些人中，这类"方便梦"常在醒来之前发生，这时起

---

① 大部分有关这儿童的梦在《梦的解析》（1900*a*）第三章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八讲中有详细的报导。

床的必要性已很明白。他们梦见自己已经起床盥洗，或者已抵达了必须按时到达的学校或办公室。旅行的前一晚我们常常梦见已抵达目的地；同样，去看戏或去参加宴会之前，梦已常常预示尚未来临的欢愉——似乎是由于等得不耐烦了。在另外一些梦中，欲望的满足则用一种更为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认出它以前，必须要建立某些联结或含义——也就是说，必须开始解释梦的工作了。例如，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年轻的妻子梦见她的月经来了。我想如果这位年轻的妇女月经不潮她应该知道她是怀孕了。因此当她报告她的梦时她是宣布她已怀孕，梦的意思就是表达她的愿望的满足，想把妊娠还延续一段时间。在不平常或极端的情况下，这类幼儿性质的梦特别普遍。一位北极探险队队长记载道，当他的队员们在冰天雪地中过冬，饮食单调，给养短缺时，经常像儿童似的梦见大吃大喝，有堆积如山的烟草，还梦见回到了家中。[①]

在一个较长、较复杂，整个看来混乱不清的梦中，总有一特别清楚的部分显现出来，这种现象绝非少见。这一部分包含了明显的欲望的满足，但却与其他一些不清晰的材料纠缠在一起。然而在成人的梦例中，任何一个对分析梦有些经验的人都会惊异地发现，即使是表面一眼便可看穿[②] 的梦，也不会像儿童的梦那样简单，在明显的欲望满足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其他的意义。

---

① 从1911年起，在《梦的解析》（标准版，卷四，131页注）中全文引用——本段的最后两句是1911年加上去的。

② 在第一版中德文为 Durchsichtigen（一眼可以看穿的）在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误印为 Undurchsichtigen（使人不能看透的）。

如果分析工作能使我们将成人的一些无意义而且混乱的梦象幼儿型那样追溯到前一天的强烈欲望的满足；那确实是对梦谜的简单而满意的解决了。然而毫无疑问，梦的外表并不会支持这一期望。一般说来，梦都充满了一些最不相干和最奇怪的题材，在它们的内容中没有任何欲望满足的迹象。

在离开毫无掩饰的欲望满足的幼儿型梦这一话题之前，我必须提出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一直很明显而且在这类梦中表现得特别准确无误。每一个这样的梦都可代之以一个祈使句："啊！要是这湖上旅行能更久一点就好了！""要是我已经盥洗完毕穿好衣服就好了！""要是我能把樱桃留下来不给叔叔就好了！"但愿梦给予了我们比祈愿句更多的东西。它们向我们显示愿望已得到满足；它们把满足表现得真实和现实；梦表象中所使用的材料主要（虽非惟一）包括大部分是视觉性质的情境和感觉意象。因此，即使在这一类幼儿梦中，可被描述为梦工作的一种转换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祈使语气中表达的思想被现在时态的表现所代替了。**

# 第四讲

我们将会猜想甚至混乱的梦中也会发生某些这类的转换，虽然我们还不敢说在这些情况中被转换的是否就是祈使语气。然而在我所报导的样版梦中，通过其中两段的分析，我们已取得了某些进展，使我们有理由猜测有这种可能。分析表明，我妻子在餐桌上关心他人，我为这件事很不愉快；梦则包含了恰恰与之相反的内容——代替我妻子的人将她的全部注意转向于我。但是一次不愉快经验所能引起的最恰当的愿望是它的对立面的可能产生——就是梦所表现的满足。在分析中揭露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不付代价的任何东西”这一痛苦观念与梦中妇女指出的“你总是有如此美丽的眼睛”的话语二者之间有着完全类似的关系。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的对立因而也属于欲望的满足。

但是梦的另一成就即帮助产生不连贯的梦更为引人注目。在任何梦例中，如果我们将观念元素的数目或它们所占的时间、就梦分析所得的梦念，以及梦本身所发现的观念的痕迹等方面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毫不怀疑，梦工作在很大范围内进行了压缩或凝缩的工作。我们起初还不能判断这种凝缩作用的程度，但我们对梦的分析越深入，所得到的印象似乎越深刻。梦内容的每一元素中，联结线都可分成两个或更多的方向；梦的一个情境似乎都是两个或更多的印象或经验所构成。例如有一次我梦见一个游泳

池，游泳的人散布在池中各处，在池边的一个地方，有人弯着腰面向一个游泳者，似乎要帮助她上岸。这个情境是我青春期的一次经历和两幅画结合而成的，其中一幅画是我在梦前不久才看到的。有一幅是施温德说明米露辛传奇的故事系列画之一，表现水中仙子们在池中受到了惊吓(参见梦中游泳者散布在池口各处)；另一幅是一位意大利大师画的大洪水；青春期的小小经历则是看到一位游泳学校的教练帮助一位妇女上岸，因为她在池中逗留到应该让男人游泳的时候了。在我所选来进行解释的梦例中，对情境分析所引起的小串回忆每一点都能对梦内容有所帮助。首先是我曾说过的我订婚后那个插曲。插曲中的一个部分——在桌子下面按着我的手——为梦提供了“桌子下面”这一细节，我必须将这一细节作为一种事后思考加入梦的记忆中去 。在插曲本身无疑有“转向我”的情节；分析表明，这一元素是一种欲望满足，通过一个真实事件的反面而表现出来，这一事件与我妻子在就餐时的行为有关。但在这最近的回忆后面，还隐藏着我们订婚以来的一段完全相似但更重要得多的情节，它使我们互相疏远了整整一天。至于亲密地把手放在我的膝上则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与另外的人有关。梦中的这一元素又变成了两组不同记忆的起点，如此等等。

为了构成梦的情景而结合在一起的梦念材料，其本身当然必须适应这一目的。在所有的组成部分中，一定有一个或更多的**共同元素**。梦工作于是就像弗兰西斯·高尔顿组织他的家庭照片那样进行工作。它似乎是把不同的组成部分重叠在一起。在这混合画面中，它们中间共同元素清楚地突现出来，而一些矛盾的细节则或多或少相互抵消了。这种制作方法在一定范围内也可能解释

梦内容中许多元素所显示的特有的不同程度的模糊性。根据这一发现，解释梦的工作定出了下面的规则：在分析一个梦时，如果某种不确定性可用“要么……或者”加以解决，我们便应为了解释的目的而用“和”代替它，并将每一个明显的选择看作是一系列联想的独立出发点。

如果各梦念之间没有出现这种共同元素，梦工作就会去**创造**一个，使这些梦念在梦中有可能被给予一个共同的表象。为了将开始时并无共同之点的两个梦念合到一起，最方便的方法是改变其中一个的言语形式，使它在中途去迎合另一个与新的言语形式有同样密切的梦念。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一个类似的过程是想出一种押韵的词，用同样的方法从中找出一个相似的声音作为共同元素。大部分梦工作就在于创造这类通常非常机灵的中间思想，虽然它们看起来往往遥不可及；它们在梦的显意和梦念之间的混乱画面上形成了一条纽带，而它们本身无论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是变化多端，都是由梦的一些活跃因素决定的。对我们的一个样板梦的分析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赋予一个思想以一个新的形式，使之能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思想发生接触。在进行分析时，我发现这样一个思想，**“我真想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些东西而不要付钱”**。但是在这种形式中梦念不能被用之于梦内容。它于是被给予了一种新的形式：**“我真想不要花费**（kosten）[1] 就得到某种享受”。现在“kosten”一词的第二个意义适合进餐这一观念范围，因此就出现了梦中供应的“菠菜”。当桌上出现一盘菠菜，孩子们拒绝吃它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便开始劝说：**“只要尝**

① 德文 kosten 兼有“花费”和“尝（味）”两重意思。

(kosten) 一点点。”梦工作居然如此随意地应用词语的双重解释，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更多的经验将告诉我们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凝缩作用进一步解释了为梦内容所特有而在清醒生活中找不到的某些成分。我们所想到的是“集合的”和“复合人物”以及奇怪的“复合结构”，有些像东方民间传说中发明的“复合动物”。然而后者已在我们思想中形成了原型，而在梦中却是以无穷尽的变化不断的组成新的复合形式。我们自己在梦中就很熟悉这类结构。

这类形象能够以很多方式组合在一起。我可以把两个人的面貌合起来构成一个人物；或者给予它以某个人物的**形状**而在梦中想起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我看见的是这个人的外表，却把它安放在适合另一个人的情境之中。所有这些情况，在梦内容中将不同人物组成一个单一的代表具有一种意义；它是想指出“如”或“正如”，或是想将一些原来人物在某一特殊方面互相比较，这些甚至只为梦本身所专有。然而一般说来，各复合人物之间的共同元素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发现，只有通过形成集合人物才能表现出来。

在如此众多的梦中发生的各复合结构都以同样变化多端的方式被安放在一起，同样的规则也运用于它们的分解。我无须举出任何例子。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把它们与我们清醒时的知觉对象归为一类，只要我们记住它们是梦的凝缩作用的产物，并且是以一种有效的简缩方式正在加强着各结合对象的某个共同特性，这些复合结构的奇异性就会完全消失了。此处这些共同元素照例只有通过分析才能被发现。梦的内容似乎只是在说，“所有这些

东西都有一个共同元素 X”。通过分析的方法来分解这些复合结构，往往是找到梦的意义的捷径。

例如，有一次我梦见与我以前的一位大学教师同坐在一条凳上，这条凳子被许多其他凳子所围绕，它正以高速度向前移动。这是一个阶梯教室和一个 trouttoir roulant[①] 的结合。我不再进一步追踪这串观念了。另一次我梦见坐在一个车厢里，膝上放着一顶用透明玻璃制成的圆筒帽，这一情景使我立刻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果你手里拿着帽子走路，你就能走遍全国。”这个玻璃圆筒帽使我迂回地联想到一只白热的煤气灯罩；我立刻看出，我是想要有一项发明，能像我的同胞奥厄尔·冯·韦尔斯巴克博士那样使我致富和独立；也看出我是想要去旅行而不是停留在维也纳。在梦中，我正带着我那玻璃圆筒形帽子的发明在旅行——当然，这个发明还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梦工作特别喜欢用同一个复合结构来表现两个**相反**观念。例如，一个妇女梦到她看见自己正擎着一株高高的花枝，正如天使报喜报图中的天使一样（这代表天真无邪；顺便提及，她自己的名字就是玛丽亚），另一方面，花枝上长满了像山茶花一样的白色大花朵（这代表天真无邪的反面，它与“茶花女”有联系）。[②]

我们所知道的梦中大部分凝缩作用可用以下方式加以总结：梦内容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被梦念中材料“多重性决定”的，它并不得自梦念中的**单一**的元素，而是可追溯到**所有**元素，这些元

① trouttoir roulant 是 1900 年安装在巴黎展览馆中的一条活动路面。

② 这可能是“红色”，在《梦的解析》（标准版，卷五）中，这个梦中的花朵得到更为充分的描写。

素在梦念本身中并没有必要彼此密切联系着；它们可能隶属于这些思想结构中分离得最远的区域。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一个梦元素是梦内容中所有这种毫无联系的材料的“代表”。但分析也揭露了梦内容与梦念之间的另一复杂关系。正如一个梦元素通过联结可导向好几个梦，一个单独的梦念通常也可以由一个以上的梦元素呈现出来；联想的各个线索并不单纯地从梦念汇合到梦内容，而是在它们的旅途中多次地互相交叉并交织在一起。

凝缩作用加上由思想到情境的转换（“戏剧化”），是梦工作的最重要和最特殊的特性。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涉及到必须对材料进行压缩的任何动机。

# 第五讲

在我们现在正要谈及的复杂而混乱的梦中，单是凝缩作用和戏剧化还不足以说明我们所得到梦内容与梦念之间差异的全部印象。我们有着第三种因素在进行操作的证据，这一证据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首先最重要的是，当我们通过分析对梦念有所了解时，我们观察到明显的梦内容所处理的材料大大不同于潜隐的思想。这当然只是在密切检查之下浮现出来的一种外貌，因为我们最终发现整个梦内容都是由梦念衍生出来的，而且几乎所有的梦念都在梦内容中表现了出来。然而某些差别仍然存在着。那些作为主要内容在梦中大胆而清楚地呈现出来的东西，通过分析，在梦念中只满足于起着一种极小的附属作用，而那些根据我们感觉应该是梦念中最为主要的东西，在梦内容中要么作为观念材料完全不出现，或者只是远远地在某些模糊的地方发出暗示。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梦工作的过程中，精神强度从思想和观念转移到在我们判断中并不十分看重的另外一些东西上面**。没有其他过程能如此有助于隐藏梦的意义并使梦内容与梦念之间的联系如此难以识别了。在我将称之为“梦的移置作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进一步发现，精神强度，思想的意义或感情潜能，都转换成了感觉的生动性。我们理所当然地假定，明显的梦内容中最清晰的元素就是

最重要的元素；但实际上（由于移置作用），往往正是那**不清楚**的元素被证明是梦念的直接衍生物。

我所说的移置作用也可被描述为（用尼采的话说）“精神价值的转换”。然而，如果我不补充说这种移置作用或转换在不同的梦中完成的程度相差很远，我就不会对这一现象作详尽的评估了。有些梦几乎根本没有移置作用。这是那些有意义而又明白易懂的梦，例如我们已经认出的那些毫无掩饰的表示愿望的梦。另一方面，在某些梦中，梦念却没有丝毫保持着它自己的精神价值，或者梦念的所有主要观念都被一些琐事所代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能发现一整串的过程案例。一个梦显得越模糊和混乱，它的结构中移置作用的因素所占的成分就越大。

我们的样板梦至少将移置作用显示到这种程度，即它的内容似乎有一个与它的梦念不同的**中心**。在梦内容中最突出的部位所表现的情境是一位妇女似乎向我表示亲近；而在梦念中的主要着重点则是想要享受一次无私的爱的欲望，一种“不付出任何代价”的爱——这一观念隐藏在“美丽的眼睛”短语和遥远的对菠菜的暗示后面。

如果我们通过分析来解开梦的移置作用，我们对于争论得最多的关于梦的两个问题就可获得完全可靠的信息，它们是关于梦的刺激物以及梦与清醒生活的联系。有些梦直接显露出它们起源于白天事件；在另一些梦中却找不到这类起源的任何痕迹。如果我们借助于分析，就会发现毫无例外地每一个梦都可以追溯到过去几天内的某一印象，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做梦的当天即“梦日”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梦将我们清醒生活中最关怀的事情继续下去了。然而一般说来，如果在梦内容与前一

天任何印象之间找到了联系，那个印象大都是非常琐碎、无关紧要和难以记忆的，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记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梦内容本身即使是连贯的和易于理解的，也似乎只关心那些无关紧要的、在我们清醒时不值得去注意的琐细事件。人们轻视梦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梦内容表现出特别偏爱一些无关紧要和琐细的事情。

分析澄清了导致这种贬义判断的错误外貌。如果梦内容推出某种无关紧要的印象作为它的刺激物，分析就一定能找出梦者有理由为之激动的一段有重要意义的经历。这一经历被通过丰富联想环节而与之相联结的某一无关紧要的经历所代替了。只要梦内容处理的是无关紧要的和没有趣味的观念材料，分析就将联结这些琐事与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精神事物的大量联系通路揭露出来。**如果进入梦内容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和琐碎的而不是理应激动和十分有趣的印象和材料，那只是移置作用过程的效果。**如果我们根据用梦的隐意代替显意所得的新见解来回答有关梦的刺激物，以及做梦与日常事务的联系等问题，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梦绝不关怀我们在白天认为是值得关怀的事物，而在白天不影响我们的一些琐事也不能在睡眠中追随我们。**

我们选来进行分析的样板梦中的梦刺激物是什么呢？它肯定就是我朋友要我**免费乘车**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梦中吃客饭的情境中含有对这无关紧要的突发原因的暗示，因为在谈话中我曾将计程车与进餐作过比较。但我也能指出这一琐事所代表的重要经历。几天以前，我曾经代表我所喜爱的一位家庭成员支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梦念说，要是这个人对我表示感激那也毫不奇怪：这一类爱不会是“免费”的。然而居于梦念前列的是不付

代价的爱。不久前我曾和我这位亲戚**坐过几次车**，这一事实使我有可能把我和朋友**坐车**这件事与另外这个人联结了起来。

因这类联想而变成梦刺激物的无关紧要的印象，还属于并不适用于梦的真正来源的另一种情况：它通常必须是来自梦日的一个**最近**的印象。

在离开梦移置作用这一话题之前，我必须提请人们注意在梦的形成中发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结合**起来共同产生结果。在凝缩作用中，我们已看到这样的方式。其中在梦念中有共同点的即有接触点的两个观念在梦内容中被一复合观念所代替；其中一个相对明显的中心代表它们的共同点，而一些不明显的附属细节则与一些互不相同的方面相符合。如果凝缩作用再加上移置作用，构造起来的就不是一个复合观念，而是一个“中间共同统一体”，它与两个不同元素都发生关系，正如在平行四边形中各分量产生的合量一样。例如，在我的一个梦内容中，有一个注射**丙基**（propyl）的问题。开始时分析出了一个作为梦刺激物的无关紧要的经历，其中**戊基**（amyl）起了作用。我还不能证明戊基与丙基之间的混淆。然而在这同一梦的背后，在一群观念中有我首次访问慕尼黑的记忆，在那里我被 Propylaea[①] 所震惊。分析的细节似乎使我有理由猜想，正是这第二组观念对第一组观念的影响才引起了戊基到丙基的移置作用。**丙基**似乎就是戊基与 Propylaea 之间的中间观念，通过共同发生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作为一种调和而进入梦内容

① 雅典式样的纪念门廊。

中。[1]

要发现梦工作方面这些令人费解的努力背后的动机，探讨移置作用的过程比凝缩作用的过程更有迫切的需要。

① 得出这一细节的这个梦是弗洛伊德详尽分析的第一个梦。在《梦的解析》中作了详细的报导（参见标准版，卷四，106 页以下；这一细节见卷四，294 页）。

# 第六讲

正是移置作用的过程要对我们不能从梦内容中发现或认出梦念负有主要责任，除非我们能懂得梦念进行化装的原因。然而，梦念也服从另一种较为温和的变换，它使我们发现梦工作方面的另一个成就——一种较易理解的成就。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梦念常常以其表现的不寻常形式使我们感到震惊；它们不以我们思想通常使用的散文体语言出现，相反，却是用一种明喻和暗喻，用一种诗般语言的影像象征性地表现出来。要说明强加于梦念表现形式的约束力的原因并不困难。梦的显意大部分是由图画似的情境组成的；梦念首先也必须服从使它们适合于这种表象的处理。如果我们想象自己要在法庭面前用一系列图片来表现一篇社论或辩护词，我们就不难理解梦工作由于**在梦内容中的表现力的考虑**而不得不进行修改了。

梦念的精神材料一般包括对印象深刻的经验回忆——常常回溯到儿童早期——这些经验通常以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只要有可能，这一部分梦念就会对梦内容的形式产生决定性影响。它似乎是一个定形作用的中心，将各个梦念吸引过来，以此来影响它们的分布。梦中的情境往往不过是这类印象深刻的经验因插入一些东西而变得复杂化了的复本；真实景象的直接复制品在梦中却很少出现。

然而，梦内容并不只包括情境，它还包括一些视觉意象的、言语的不连贯的片断，以及甚至未经修改的思想点滴。因此，简要列举梦工作的各种有效表现方式，根据梦中所需要的特殊表达形式来复制梦念，可能是饶有趣味的。

通过分析得到的梦念，表明其本身就是一种结构非常复杂的精神合成物。它的各个部分相应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逻辑联系：它们呈现前景和背景、各种条件、枝节话和说明、成串的证据和反证。每一串思想总伴有它的对立部分。这种材料毫不缺乏我们清醒思考时所熟悉的一切特性。如果现在把这一切都变成梦，精神材料就会屈从于一种把它大大凝缩的压力，屈从于一种似乎会创造新外貌的内部分裂作用和移置作用，屈从于优先挑选那些最适宜于构造情境部分的选择性运作。如果我们考虑材料的发生，这种过程可被描述为“回归作用”。然而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那种一直将精神材料联结在一起的逻辑联系却丧失了。梦工作似乎仅仅把梦念的实质内容接收过来加以处理。恢复被梦工作破坏了的联系乃是梦分析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

与我们理智的言语相比较，梦的表现方式可说是贫乏的。然而梦无须完全放弃复制梦念中所表达的逻辑关系的可能性。相反，它往往以其自身结构的规范特性便成功地代替了这些关系。

首先，梦要考虑无疑存在于梦的各部分之间，把整个材料结合成一个单独情境的联结作用。它们**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近似性来复制逻辑联系**，正如一个画家在一幅帕纳萨斯派图画上来表现一组诗那样。它们实际上绝不会集中于一个单独的山头，但它们却肯定形成了一个概念群。梦将这种复制方法进行得非常细致；当它们在梦内容中表现出两个非常靠近的元素时，就表明在梦念中

存在着与它们相应的特别紧密的联系。偶然也可看到，一个晚上做的所有的梦通过分析会发现都来自同一思想范围。

两个思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么不被发现，或者被两段不同长度的梦的顺序所代替。此地的呈现往往是颠倒的，梦的开始代表结果而其结果则代表前提。在梦中一件事情立即**转变**为另一件事情似乎代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梦中从不表现“要么……或者”的选择。两种选择都被载入梦的正文中好像同样有效。我已说过，用“要么……或者”记录梦时可用“和”加以翻译。

对立的观念在梦中被优先地以完全一样的元素表现出来。[①] 在梦中似乎从来不存在“不”。两个思想的对立，**颠倒**的关系，在梦中都可能以最显眼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被转变成它的对立面的另一段梦内容表达出来——仿佛是一种事后的思考。我们马上还要听到另外一种表达矛盾的方法。梦中最常出现的**运动抑制感**也可用来表达两个冲动的对立，**一种意志的冲突**。

这些逻辑关系——**相似性，和谐，占有共同属性**——的一种、也仅只有一种，为梦形成机制所特别钟爱。梦工作利用这些情况，将表示一致的一切事物凑成一个新的统一体，作为梦凝缩作用的基础。

这一系列的粗略评论，当然不适宜说明梦用来表达梦念中逻辑关系的规范方法的全部内容。不同的梦都是在这方面相当仔细

---

① ［1911年增注］应当指出，著名的语言学家已经表明，最古老的人类语言一般总是用同一个词表达矛盾的对立面（如强—弱，内—外，这已被描述为“原始词的对立意义”）（弗洛伊德，1910*e*）。

建成的，它们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呈现的梦景，它们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有助于梦工作的应急手段。另一种情况是，它们表现出模糊、混乱和不连贯。然而，如果一个梦以它的明显的荒谬使人吃惊，如果它的内容包括的是一段显然的无稽之谈，那它是故意这样做的；它对一切逻辑要求的公然忽视，正表达了梦念中一段理智的内容。梦中的荒谬表明梦念中出现的矛盾、奚落和嘲笑。由于这个说明与梦是不连贯的和不加鉴别的心理活动这一观点明显对立，我将通过一个例子来着重说明这一点。

在一篇文章中，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了我们认为是过分激烈的抨击——抨击者肯定是歌德。M先生在抨击中当然是垮掉了。他在餐桌旁向几个人放肆抱怨，然而他的个人体会并没有影响他对歌德的崇敬。我企图弄清年月，但对我似乎又不大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因为他对M先生的攻击必定比那个时期要早，所以M先生那时一定还是个年轻人，他只有18岁大概是一个可能的看法。然而我不敢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所以我的整个计算都变得模糊不清了。顺便说一句，这个抨击包含在歌德的著名散文“论自然”中。

如果我说明这位M先生是一位对诗和文学毫无兴趣的年轻生意人，这个梦的荒谬性质就更明显了。然而我毫不怀疑，当我对这个梦深入分析时，我会成功地表明在它的荒谬中包含着多少“方法”。

这个梦的材料有三个来源：

1. 我在就餐同伴中认识的这位M先生，有一天请我去替他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兄弟进行检查。在我与病人交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因为他无缘无故地谈起了他兄弟的年

**轻荒唐事**而泄露了他的秘密。我曾问过病人他的**出生年月**（参见梦中**歌德的死期**），并要他计算一些数字来测验他记忆上的缺陷。

2. 在一本扉页上有我名字在内的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毁灭性的"**批判文章。这是一位年轻的评论者针对我的柏林朋友F的一本书而写的。我要编辑审查这件事，编辑虽然表示歉意，却不肯作任何更正，我因此断绝了与杂志社的联系。但在我的辞职信中，我希望**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要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这是这个梦的真正来源。对我朋友的著作不表示欢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它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发现，这一发现只有到现在——很多年以后——才开始受到专家们的青睐。

3. 我的一位女病人不久前对我讲述了她兄弟的病，他如何在一阵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医生们相信他是读了**歌德的**那篇有名的论文，并说明他在这方面学习过度而劳累了。我曾指出，**在我看来更为合理的是**，他叫喊"自然"这个词，带有未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性的意味。我的这个想法至少没有被这一事实所否定：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不久后竟割断了他自己的生殖器。他发病的时候只有18岁。

在梦内容中我自己的自我后面隐藏着的，首先是我那被评论者恶劣对待的朋友。**"我想要弄清楚一下年月"**。我朋友的书谈到了人生的年岁，还说明歌德的一生是许多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日子的倍数。但是这一自我又与一个瘫痪病人做了比较：**"我不敢确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哪一年"**。由此梦证明了我朋友的行为有些像一个瘫痪病人，在这方面真是荒谬之极。然而梦念却讽刺地说"自然哪！他（我的朋友F）才是一个发疯的傻瓜，而你（评论者）是天才并知道得更多"。但是难道不能恰恰颠倒过来吗？在

梦中这种颠倒有大量的例子。例如歌德攻击那年轻人，这是荒谬的，而一个年轻人去攻击伟大的歌德就容易多了。

我敢说没有梦不是被利己主义的动机所驱使的。[①] 事实上，目前这个梦中的自我不但代表我的朋友，也代表了我自己。我把我自己与他等同起来了，因为他的发现的命运似乎预示了对我自己的发现的接受。如果我要继续坚持我的学说，强调精神神经症患者病因中性欲所起的作用（参见那 18 岁病人的喊叫“自然！自然！”的暗示），我就会遭到同样的批评；我也作好了以同样的嘲弄对待它们的准备。

如果我们再追踪梦念，就会继续发现奚落和嘲笑与显梦的荒谬是相互关联的。大家都知道，歌德正是在威尼斯海滨浴场上发现了羊的碎裂头盖骨，才产生了所谓头盖骨的“脊椎说”想法。我的朋友吹嘘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策动了一次风潮，导致了一位老教授辞职。这个老教授虽曾很出名（其中正与比较解剖学这一分支有关联），却因患**老年痴呆症**而不能执教了。结果我朋友进行的鼓动正符合与这种有害的制度作斗争，根据这一制度，德国大学里的学术人员没有**年龄限制——而众所周知，年龄并不能抵挡愚蠢**——我有幸在一位一直是个老顽固而且几十年来是众所周知的**弱智**领导人手下工作，他一直被允许履行他的职责。这一点使我想起了一句根据威尼斯海滨浴场发现的描述语。[②] 我医院里一些年轻同事们联系着这个人编造了当时一首流

---

① 然而弗洛伊德在 1925 年的增注中对这一说明作了保留。见《梦的解析》第五章结尾附近（标准版，卷四，270 页）。

② “Schafkopf”的字面意义为“羊头”＝“蠢驴”。

行歌曲的变式：“这根本不是歌德写的，这根本不是席勒编的。”①

① 这个梦在《梦的解析》（标准版，卷五，439 页）也作了详细的讨论。

# 第七讲

我对梦工作的思考仍未结束。除了精神材料的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形象化安排以外，我们不得不指出它的另一种活动，虽然这一活动并不在每一个梦中出现 。我不准备详细讨论梦工作的这一部分，因而只指出，构成它的性质的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猜想——虽然这种猜想可能与事实不符——**它仅仅只在梦内容已经构成后才进行操作**。它的功能包括将梦的各组成部分排列得近似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一个梦的合成物。梦就是这样被赋予了一个外观（虽然它确实不能在每一点上都隐藏梦的内容），并以此来接受经过篡改和细微修改的最早的初步解释。顺便提及，只要进行时不过分拘泥于细节，这种对梦内容的修饰才有可能；而它呈现给我们的梦念仍可能有惊人的误解。我们在开始分析梦之前，必须弄清楚分析梦时的这一企图。

梦的这一部分工作的动机特别明显。**可理解性的考虑**是导致对梦的最后修饰的原因；这就揭露了这一活动的根源。它针对面前梦内容的行为，与我们正常精神活动通常针对面前知觉内容的行为很相象。它理解那个内容时是基于某些先人的观念，并且就在觉察到它的那一刻，也是根据可理解的预想对它加以安排的；而它这样做时冒着歪曲它的危险，而事实上，如果它不能使内容与任何熟悉的事物协调一致，它就会陷入最奇怪的误解之中。众

所周知，当我们看到一系列不熟悉的符号或听到一连串不懂的字词时，我们不可能不立即根据我们已知的某些东西，从可理解性的考虑去歪曲知觉。

经过与清醒思想完全类似的精神活动加以修饰的梦，可以称为“构造良好的”梦。在其他一些梦中，这种活动是失败的，甚至根本没有企图去安排或解释材料，而且由于我们醒后感到自己与梦工作的最后一部分相一致，我们就断定这个梦是“绝对混乱的”。然而从分析的观点来看，由一些不连贯的片断而胡乱堆聚起来的梦，与经过仔细修饰并且具有外观的梦恰恰具有同样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中，我们确实还可以省掉拆除梦内容中附加物的麻烦。

然而，认为这些梦的外观只不过是我们心理活动的意识动因对梦内容的错误而任意的修饰，这一假设也是错误的。[①] 在建造梦的外观时，经常使用以预制形式呈现于梦念中的那些表示欲望的想象物，它们具有我们清醒生活中被恰当称为“白日梦”的同样性质。对夜梦进行分析而揭示出来的那些表示欲望的想象物，常被证明是婴儿时期的某些景象的复制品或经过修饰的副本，因此在某些案例中，梦的外观直接揭示了梦的真实核心，只是被其他一些材料所搀和而弄得歪曲了。

梦工作除了上述四种活动再没有其他活动了。如果我们信守“梦工作”是将梦念转换为梦内容的过程这一定义，其结果必然是，梦工作不是创造性的，它不产生自己的想象物，它不判断也不下结论；除了将材料和它的修改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变成

① 这一段是1911年添加的。

形象化形式，再加上最后一点解释性的修饰作为一个变动因素，此外便没有其他功能了。的确，我们在梦内容中也发现了我们应认为是某些其他和高级理智功能的产物的各种事物，但在每一梦例中，分析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理智的操作在梦念中便已完成，梦内容只是把它们取过来罢了**。梦中作出的结论不过是梦念结论的重复而已；如果不加修饰地拿到梦中，就会看不出什么毛病；如果梦工作将它移置到某些其他材料上面，它就会显得荒谬愚蠢了。梦内容中的计算只不过说明梦念中的计算；后者总是合理的，但如果它的因素被凝缩了，或者如果它的数字运算被移置到别的材料上面，梦的计算就会产生最意料不到的结果。就连梦内容中的言语也不是原来的复合物，它们证明是一些讲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言语大杂烩，这些言语在梦念中复活了，它的用词被准确地复制了，然而它们的来源完全被忽略，它们的意义被粗暴地篡改了。

下面这些例子或可用来支持上述这些主张。

1．这是一个女病人做的梦，听起来天真无邪，结构也很完整。

她梦见她正和她的厨子一起去市场，厨子挽着菜篮，她问了几句话以后，肉贩子对她说，它再也买不到了，并递给她另外一些东西说，“这也很好。”她拒绝了，走到一个女菜贩跟前，女菜贩想方设法使她买一种特别的菜，这种菜捆成一束，颜色是黑的，她说，“我不认得它，我不想买。”

“它再也买不到了”这一说法来源于治疗本身。几天以前，我曾用完全相同的话向病人解释说，儿童期的最初记忆“再也不能像这样得到了。”但这些话在分析中被“移情”和梦代替了，所以我就是那个肉贩子。

第二句话——“我不认得它”是完全在另一联结中发生的。她在前一天责备她的厨子（他碰巧也在梦中出现了）说：“你行为要检点些！我不认得它！”意思无疑是说，她不理解这种行为，不会容忍它。作为移置作用的结果，这句话的较为天真无邪的部分进入了梦内容之中，但在梦念中，只有这句话的另一部分起了作用。因为梦工作已把一个想象的情境减弱到完全不易理解和极其天真的地步，而在想象的情境中，正是我对这位妇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行为不检的。但是病人在她想象中所期望的情境本身只是她一度实际经历过的某事的新版。①

2. 这是一个包含着数字的有明显意义的梦。她正打算去付账。她的女儿从她（母亲）的钱包里取出了3个弗洛林和65个克鲁斯。梦者对她说，“你这是做什么？它只值21个克鲁斯。”

梦者从国外回来，她的女儿在本地上学。只要她女儿停留在维也纳，她就会到我这儿来进行治疗。做梦的前一天，女校长向她建议让她女儿在学校里再读一年。在那种情况下，她也可以继续治疗一年。如果我们记得“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梦中的数字就变得有意义了。一年是365天，或者用金钱来表示，是365个克鲁斯或者3个弗洛林65个克鲁斯。21个克鲁斯符合梦日与学期终了之日之间的3个星期，也就是治疗终了之期。很明显，由于金钱的原因，这位妇女拒绝了校长的建议。这就是梦里讲到钱数那么少的缘故。②

---

① 这个梦在《梦的解析》中有更详尽的报导(标准版,卷四,183页)。

② 此梦见《梦的解析》（标准版，卷五，414页）——一个奥地利弗洛林在19世纪末期约值1先令10便士或40美分。

3. 一位妇女虽然还很年轻，却已结婚多年。她接到消息说，她的一位与她年龄差不多的熟人爱丽斯刚刚订了婚。这便是促成下面这个梦的原因。

她和她的丈夫正在剧院里。正厅前排座位有一边完全空的。她丈夫告诉她，爱丽斯和她的未婚夫也想来看戏，但只能买到不好的座位——3 张票值 1 个半弗洛林——他们当然不会买这种票。她想他们就是买了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梦念材料中这些数字的来源以及它们所经受的移置作用。这 1 个半弗洛林的来源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来源于前一天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件。她嫂嫂的丈夫送给她嫂嫂 150 个弗洛林，她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件珠宝，把它花掉了。必须注意的是，150 个弗洛林是 1 个半弗洛林的 100 倍。与戏票数目“3”的惟一联结是，她那新近订了婚的朋友比他正好小 3 个月。梦中情境是她丈夫经常拿来取笑她的一件小事情。有一次她匆匆忙忙事先为一场演出买好票。等她到达剧院时，她发现剧院正厅前排座位有一半完全空着。她实在用不着这么匆匆忙忙。最后我们还不能忽视梦中两个人买 3 张票去看戏的荒谬性。

梦念是，“这么早结婚真是荒唐。我本来用不着这么匆忙。我从爱丽斯的例子中看出我最终是可以找到一个丈夫的。实在的，我可以找到一个好 100 倍的”（一笔财富），“只要我等待。我的钱（或嫁妆）可以买到 3 个这么好的男人。”①

① 这个梦在《梦的解析》（标准版，卷五，415 页）中讨论了，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讨论得更详细，尤其在第七讲和第十四讲中。

# 第八讲

通过前面的讨论对梦工作已有所了解，我们无疑会宣称它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精神过程，就我们所知，其他任何地方还不存在与之相似的东西。我们似乎将以前经常只是它的产物即梦所引起的惊讶，都转移到梦工作上面了。然而事实上，梦工作只是一整系列精神过程中首先被发现的一种，这一系列精神过程还可以产生癔症症状、恐怖症、强迫症和妄想。凝缩作用，尤其是移置作用，也是其他这些过程的不变特征。另一方面，改换成形象化形式仍然是梦工作的一个特性。如果这一解释将梦作为一个单独系列与精神疾病产生的结构相提并论，我们便更有必要去发现诸如梦形成这类过程的主要决定性条件了。我们或许会惊异地听说，无论睡眠状态或是疾病都不在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列。健康人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现象——如遗忘、舌误、笨拙动作和一类特殊的错误——都是源于类似于梦和这一系列其他成员的精神机制。[①]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移置作用，它是梦工作最为突出的特殊成就。如果我们更深入这一题材，就会看出移置作用最基本的决定性条件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条件，一种在性质上有点像动机的东

---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

西。如果你在分析梦时对某些无可避免的经验加以考虑，你就走对了路。在分析我的样板梦例时，我不得不中断有关梦念的报导，因为我承认，有些梦念我宁愿对陌生人隐瞒，有些梦念在与别人交往时，不可能不在某些重要方面对别人造成伤害。我还要补充说，如果报导梦分析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每**一个有着模糊和混乱内容的梦中我总会遇到一些必须保密的梦念；我如果选择另一个梦来代替那特殊的梦，我只能一无所获。但如果我依靠自己继续分析下去而不涉及别人（就像我的梦那样的个人经验不可能一直去想涉及别人），我最终总能碰到一些令我吃惊的思想。我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对于我不但是**异己**的而且也是使我**讨厌**的；因此我总想与之激烈争辩，尽管贯穿在分析中的思想本身无情地坚持不已。只有一个办法能说明这种普遍存在的事态，那就是假设这些思想是真正存在于我的头脑中，而且具有相当的精神强度或能量，但却处于一种特殊的心理情境之中，其结果是，它们**变得不能**使我**意识到**（我把这种情境描述为一种“压抑”）。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在梦内容的模糊性与某些梦念的压抑（意识不能接受的）状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梦必须变得模糊以便不致泄露被禁止的梦念。它是梦工作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异化，即伪装。

我将用我选来进行分析的样板梦例来检验这一点，探询以化装形式进入我梦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如果它没有化装，我是倾向于拒绝接受的。我记得免费乘车使我想起了最近与一位家人一次昂贵的乘车，对这梦的解释是“我但愿能经历一次不付出代价的爱”。在做梦前不久，我曾为这同一个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想起这些前后关系，我不得不做出结论，**我后悔付出了**

这笔花费。一直等到我认出了这个冲动，我梦中想要得到无偿的爱这一欲望才获得了意义。但我坦诚地说，当我决定花这一笔钱时，我一刻也不曾犹豫。我后悔这样做——相反的感觉流——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至于为什么没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遥不可及的问题，我知道它的答案，但它已属于另一种联系了。

如果我所分析的梦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某一个别人的，其结论也将会相同，只是相信它的证据将有所不同。如果梦者是一个健康人，我除了指出梦念的前后关系使他认出被压抑的观念外，别无其他方法；如果他拒绝承认，我也无计可施。然而，如果我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如一个癔症患者，由于这种被压抑的思想与他的症状有联系，由于他用这些症状替换了被压抑的观念而觉得有所改善，他就会发现接受这种被压抑思想是强加于他的。例如在我曾引用过的花 1 个半弗洛林买 3 张票的女病人的梦例中，分析所得的结论无可避免地表明，她对自己的丈夫估价不高（参见她能得到一个“好 100 倍”的丈夫的观念），她后悔和他结了婚，她愿意换一个丈夫。她确实宣称她爱她的丈夫，她的感情生活并不知道任何这类低估他的事情，但是她的一切症状导致了与梦同样的结论。她曾有一段时间有意识地不爱她的丈夫，只是在她这段被压抑的记忆恢复以后，她的症状没有了，对梦解释的抵抗也消失了。

# 第九讲

现在我们既已建立了压抑的概念，并将梦化装与被压抑的精神材料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将由分析梦而得来的主要发现用一般名词加以表述了。在那些可理解的和有意义的梦中，我们发现它们是未加伪装的欲望的满足，就是说，在它们那种情况中，梦表现了满足一种愿望，这一愿望是我们意识到的，是我们白天生活残留下来的，因而也是当然感兴趣的。在那些模糊和混乱的梦中，分析也教给了我们一些完全类似的东西：梦情境又一次描述了欲望的满足——一个总是由梦念引起的欲望，但它是用一种未被认出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且只有在分析中加以追溯才能得到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的欲望，要么本身是被压抑的而为意识所不容，或者是与被压抑的思想紧密联系着并以之为基础。因此这一类梦的公式如下：**它们是被压抑欲望的化装的满足**。有趣的是，从这一点去观察，公众相信梦总是预示未来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但实际上梦显示给我们的未来，并不是**将要**发生的未来，而只是我们**想要**它发生的未来。公众的想法在这儿与它的通常想法一样：它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

根据对欲望满足的态度，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那些未经化装的、表现一种未被压抑的愿望的梦，这都是一些幼儿型的梦，在成人中越来越少；第二类梦表达了一个经过化装的被压抑

的欲望，无疑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梦，必须经过分析才能理解它们；第三类梦表现一个被压抑的欲望，但压抑得不充分或者没有伪装。这最后一类梦总是伴有打断它们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中，焦虑代替了梦化装；而在第二类中，只是由于梦工作才避免了焦虑。不难证实，使我们梦中产生焦虑的这种观念性内容，曾经是一个一直受到压抑的欲望。

还有一种带有悲痛内容的清晰的梦，然而在梦本身中并不感到悲痛。因此它们不能算作焦虑梦，但却总是被用来证明梦是没有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对这类梦的分析将表明，我们所接触的是经过很好伪装而得到满足的被压抑的欲望，也就是说是属于第二类的梦；它也表明了，移置作用的过程是如何巧妙地适合了伪装的欲望。

一个女郎梦见她看见她姐姐仅存的孩子在同样的环境中躺着死了，这是她几年前真正看到她姐姐第一个孩子死去时的环境。她对这并不感到痛苦，但她自然否认这种想法，认为这个情境并不表达她的任何欲望。但对这一点也大可不必怀疑。几年以前，正是在第一个孩子的棺材旁边，她看见她所爱的男子并和他谈了话，如果第二个孩子死了，她无疑又会在她姐姐家里再遇见这个男子。她渴望这次会见，但与这种感情进行了斗争。做梦的那天，她曾买了一张她依旧钟情的这个男人作报告的入场券。她的梦是一类表示迫不急及待的梦，它们经常在旅行、上剧院以及即将来临的这类娱乐之前发生。为了掩饰她的这种渴望，情境便被移置到一种最不适宜产生欢乐情感的事件中，虽然过去实际上曾经产生过这种感情。我们要观察的是，梦中的情绪行为适合于隐藏于背景中的真实内容，而不适合于被推到前景中的东西。梦情

境预示了她渴望已久的会晤；它没有提供任何痛苦情感的基础。①

① 这个梦在《梦的解析》(标准版，卷四) 中有更详尽的报导。

# 第十讲

迄今为止，哲学家们还没有机会关注压抑心理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构造梦形成中各个事件过程的形象化意象，来接近这个迄今尚未知晓的话题。的确，我们得到的——不仅来自对梦的研究——这种图式般景象是一种复杂的图景；但我们无法做更简单的处理了。我们的假设是，在我们的心理机构中存在着两种思想构造的动因，其中第二种动因的产物享有自由接近意识的特权，而第一种活动的本身是潜意识的，只有通过第二种才能到达意识。在这两个动因之间的边界，也就是在第一种通向第二种的地方存在着一种稽查作用，它只让那些它认为是合意的东西通过，而将其余的拦住不放。根据我们的定义，那些被稽查作用所拒绝的东西就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睡眠状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两种动因之间的力量发生变动，致使被压抑的东西不再被阻。在睡眠状态中，由于稽查作用的松弛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时，迄今被压抑的东西很可能为自身闯出一条通向意识的道路。然而，由于稽查作用从不完全消灭而仅仅是减弱，被压抑的材料就必须作出某些改变来缓和它那进攻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到的东西就是一种动因的意图与另一种动因的要求之间的一种调和了。**压抑——稽查作用的松弛——一种调和的**形成，这不仅是梦而且是许多其他精神病理结构发生的基本模式；在后者案例中，

我们也可观察到调和的形成伴有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过程以及一些表面联想的使用,这些我们在梦的工作中已经熟悉了。

我们没有理由掩盖这一事实，即为了解释梦的工作而建立起来的假设中，有一种被描述为“超凡的”元素在起作用。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模糊梦的形成，就好像一个依赖第二个人的人，不得不说出一些话，而第二个人听来又势必感到不快；就在这一比喻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了有关化装和稽查作用的概念，并努力将我们的印象转变为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虽不成熟，但至少是明白易懂的。只要关于这个题目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使我们识别出第一种动因和第二种动因，我们就肯定有指望能为我们的某些有相互联系的假设找到根据，证明第二种动因控制着进入意识的通道从而能阻挡第一种动因接近意识。

当睡眠状态过去以后，稽查作用迅速恢复了它的全部力量，它现在能扫除它在虚弱时期从它那里赢得的一切东西了。这至少是解释梦遗忘的一部分理由，而且已为无数次观察所证实。在叙述一个梦或对它进行解释时，常常有一段似乎已被遗忘的梦内容又出现了，这一段从遗忘中被挽救出来的梦经常使我们最好最直接地接近梦的意义。那很可能就是它被遗忘，即再一次被压抑的惟一原因。

# 第十一讲

一旦我们认识到梦内容是欲望满足的表现，它的模糊性是稽查作用所造成的被压抑材料的改变，我们就不再难以发现梦的机能了。一般说梦干扰了睡眠，奇怪的是我们得到了相反的看法，并必须把梦看作是睡眠的保卫者。

在儿童的梦中，接受这种说法不会有什么困难。睡眠所包括的睡眠状态和精神改变，不管怎样都要靠决意入睡才能实现，而这睡眠要么是强加给孩子的，或者是由于疲劳感觉所致，而要做到入睡的惟一可能，就是制止除睡眠以外的可以影响精神机构的各种刺激。排除外部刺激的方法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有什么方法才能控制那些干扰我们入睡的内部心理刺激呢？让我们看看一个母亲是如何使孩子入睡的。孩子不停地提出各种要求，要再吻他一下，他还要再出去玩等等。母亲满足了他的一些要求，但利用她的权威把另一些要求推迟到第二天。我们都知道鲍德温·格罗勒（19世纪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讲的那个坏男孩的有趣故事，他半夜醒来在托儿所里大喊大叫："我要那个钱。"一个行为好些的孩子不大声喊叫，但却可能梦见他正在玩钱。由于在睡眠中相信梦所表现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于是梦就排除了这个欲望而使睡眠成为可能。梦象以这种方式被相信了，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这些梦象被知觉的精神外貌所掩蔽，而儿童还没有获得后来识别

幻觉或想象物与现实的官能。

成人已学会了这种识别；他们也知道了欲望是无用的，经过长期实践以后，他们知道了如何延缓他们的欲望，直到他们能通过改变外部世界的漫长而迂回的道路而求得满足。因此成人在睡眠中沿着短短的精神通路而达到欲望满足的梦也很少见，甚至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从儿童梦模式构造起来的任何内容，都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另一方面，在成人案例中——知觉健全的人无一例外——精神材料产生了分化，这在儿童中是没有的。一种精神动因生成了，由于经验生活的教导，它对心理冲动施加了一种支配的和约束的影响，而且非常严格地保持着这种影响。由于它与意识和随意运动的关系，它又是以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武装起来的。儿童期的一部分冲动由于对生活无用而被这种动因所压抑，来自那些冲动的任何思想材料都处于压抑状态之中。

现在，当我们从中认出我们自我的这种动因集中于睡眠欲望时，它似乎被睡眠的心理生理条件所逼迫，放松了它在白天惯于压制被压抑材料的力量。就它本身来说，这种放松无疑没有什么害处；不论这孩子般的被压抑冲动如何活跃，作为这同一睡眠状态的结果，它们要想进入意识仍有困难，它们通向运动的道路也是受阻的。然而，睡眠被它们打扰的危险必须加以抵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假设，即使是在很熟的睡眠中，也仍有一定数量的自由注意力负有抵制感觉刺激的责任，这种保卫有时认为醒来比继续入睡更要好一些。不然就无法解释我们怎么能在任何时间被某些具有特殊性质的感觉刺激所惊醒了。正如生理学家布达赫（1938，486 页）很久以前所坚持的，例如一个母亲会被她的

孩子的低声哭泣所惊醒。一个磨工当磨子停止转动时、大多数人被人轻声叫唤着自己的名字时都会如此。这种保持着警戒的注意也针对着来自被压抑材料的表示欲望的内部刺激，并与它们结合起来而形成梦，作为一种调和物，同时满足了这两种动因。梦用表现已得到满足的方式对被压抑的(或者利用被压抑材料而形成的)欲望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极致;它同时又用让睡眠继续的方式满足了另一种动因。在这方面我们的自我就像个孩子;它对梦象给予信任,似乎它在想说,"是的,是的,你是对的,但让我继续睡吧!"而我们醒来时对梦形成的低估,以及将这种低估与梦的混乱和显然不合逻辑的性质联系在一起,也许只不过是我们睡着的自我对被压抑冲动所做的一种判断。我们有时在睡眠中也觉察到这种表示轻蔑的判断。如果梦内容大大地超越了稽查作用,我们就会想,"毕竟,它不过是一个梦!"——于是又继续睡下去了。

有些边缘性的梦——如焦虑梦——不能再完成防止干扰睡眠的功能，相反却承担了另一个突然中止睡眠的功能，这一事实也不能反驳上述观点。它这样做时不过是像一个诚实的守夜人，他开始时执行压制干扰的任务，使市民们不致被惊醒，但是后来如果他认为造成干扰的原因很严重而感到无力单独对付时，他便将市民们唤醒以继续执行他自己的任务了。

当外来的刺激冲击睡眠者的感官时，睡眠作为保卫者的功能特别显著。众所周知，睡眠时发生的刺激影响到梦的内容，这能用实验加以证明并且是医学对梦研究的少数成果之一（顺便提及，它被过高地评价了)。但是这个成果里包含着一个迄今尚未能解决的谜。因为实验施加于睡眠者身上的感觉刺激在梦中并不能正确地被辨认出来；它能碰到的只是无数可能解释中的一种；

显然只能由专断的精神决定作用来作出选择了。但是，头脑中当然并不存在着专断的精神决定作用这类东西。睡眠者对外部感觉刺激可能有几种反应方式。他可能醒来，也可能不顾刺激而继续睡下去。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可能利用梦来消除这外部刺激，而这方面有着多种办法。例如，他可以梦见他与刺激处于水火不相容的情境来消除刺激。一个会阴处患有脓疮的睡眠者就是采用这条路线的。他梦见自己正骑在一匹马上，利用缓解他痛苦的泥敷剂当做马鞍，就这样避免了干扰。[①] 或者，更常见的是，将外部刺激纳入一个正等待着满足的欲望的前后关系之中，外部刺激就这样被剥夺了它的真实性，仿佛被当作精神材料的一部分加以对待了。因此有人梦见自己写了一部具有特殊情节的喜剧；它在剧院上演，第一幕过后，掌声雷动，惊天动地……梦者在干扰消失前必定已成功地延长了他的睡眠，因为等他醒来已听不见声响，但恰当地断定一定有人拍打了地毯或床垫。被大声惊醒以前，睡眠者所做的每一个梦都企图用另一种原因来解释这种吵醒他的刺激，以此来延长他的睡眠，哪怕只一会儿也行。

① 这个梦在《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卷四，229 页）有充分的报导。

# 第十二讲

凡是接受了稽查作用是梦化装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的人，从分析梦的结果得知大多数成人的梦经过分析都要追溯到性欲，都不会感到惊奇。这一论断并不是针对那些未经化装的性内容的梦，这种梦无疑是所有梦者根据亲身经验而熟知的，而且一般是惟一被描述为“性梦”的梦。即使在这后一类梦中，在选择人物作为性对象方面，在不顾梦者在清醒时强加于性欲的种种限制方面，在暗示通常认为是“性欲倒错”的许多奇异细节方面，已足够令人惊讶的了。然而，有许多其他的梦，在其明显的内容中并没有性爱的痕迹，但解释梦的工作通过分析却表明是性的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分析证明，作为“前一天残余”的清醒生活遗留下来的思想，只有通过被压抑的性欲才能在梦中得到表现。

并不需要从理论来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但要解释这一事实却应当指出，没有其他本能受到文化教育要求如此深远的压制，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性本能也是最容易从最高精神动因的控制下逃脱出来的本能之一。我们既已知道了幼儿期性欲一般表现得不引人注目而且往往被人忽视和误解，因而我们有理由说，几乎每一个文明人都这样那样地保留了幼儿形式的性欲。我们因此能理解到，那种被压抑的幼儿期性欲是如何为梦的构造提供了最经

常和最强大的动机力量。[①]

表示性欲的梦只有一个方法能成功地在梦的显意中表现出天真般的无性欲。性观念的材料一定不要按本身的样子表现出来，但是一定要在梦内容中用暗示、隐喻以及一些间接表现的类似形式加以替代。但又不像其他一些间接表现的形式，梦中使用的形式不必马上看得出来。满足这些条件的表现方式一般被描述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象征”。特别有趣的是，人们已经注意到，说相同语言的人都使用相同的象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相同的象征确实超过了使用相同的语言。由于梦者本人并不知道所使用的象征的意义，一开始要找出这些象征之间联系的根源以及它们代替什么和表达什么，都是很困难的。然而事实本身无可置疑，重要的是解释梦的技术。因为只有借助于梦象征作用的知识，才有可能理解梦内容的各个元素或一个梦的各个片断或有时甚至是整个梦的意义，就不必去询问梦者的联想了。[②] 此地我们正在接近翻译梦的大众想法，另一方面又回到了古代人的释梦技术，后者认为解释梦与利用象征进行解释是一样的。

虽然对梦象征的研究还很不完善，但我们能够对这方面题材提供若干一般性陈述和大量的专门信息。有些象征具有普遍的单一意义：皇帝和皇后（或国王和王后）代表双亲，房间代表妇女，[③] 房间的入口和出口则代表身体的开口部位。大多数梦象征

---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1905*d*)。

② 见下面三段的限制条件。

③ 参见“Frauenzimmer”，字面意义为“妇女的房间”，德文中普遍作为对“妇人”的贬义词使用。

代表人、身体的各部分和带有性趣味的活动，特别是生殖器，它们总是由许多令人吃惊的象征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物体都被用来象征它们。锐利的兵器、长而硬挺的物体如树干和棍子代表男性生殖器，而碗柜、箱盒、车厢或炉灶可能代表子宫。在这些案例中，这些替换物的共同元素不难立即认出；但一些其他象征却不易掌握其联系。例如楼梯或上楼表示性交，一条领带或围巾表示男性生殖器，木头代表女性器官，这些象征不等到我们通过其他一些方法理解了它们内在的象征关系，我们是不会相信的。而且大量的梦象征是两性兼备的，只有通过前后关系才能决定它代表的是男性或是女性生殖器。

有些象征被普遍地传播开来，凡是属于同一语言或文化的所有梦者都能遇到；另外一些却只在非常严格或个别的范围内发生，这是个人根据自己的观念材料而构成的一些象征。在前一类中，我们能辨认出某些象征对表现某些性观念的要求，这可以由语言的使用直接加以证实（如“肥料”、“种子”），另一些与性观念有联系的象征，似乎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年代和我们概念的最模糊的功能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建构上述两类象征的能力都还没有衰竭。我们可以看到，新近发明的物体（如飞艇）也立刻被普遍采用作为性象征了。

顺便提及，如果认为，只要我们对（“梦的语言”的）梦象征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就不必再去询问梦者对梦的联想而完全回复到古代的释梦技术，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完全抛开个人的象征和使用普遍象征时的摇摆不定，都会使人们说不出梦内容中的哪一个元素需要象征性地解释或是使用它的本来意义，人们也不能肯定是否梦的**全部**内容都要象征性地做出解释。有关梦

象征作用的知识只能使我们翻译梦内容的某些成分，绝不是不要我们去应用我前面所说的技术规则。在梦者的联想不够充分或完全丧失的关键时刻，它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帮助的。

梦象征作用对于了解众所周知的“典型梦”以及个别人的“经常发生”的梦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在这短短的有关梦所表现的象征模式的讨论中，我叙述得不够完全，我将提请大家注意我们在这一题目上所掌握的最重要知识的一个方面，聊为我的疏漏表白几句。梦象征作用远远超出了梦的范围，它不是梦所特有的，它在童话故事、神话和传奇、笑话和民间传说中也具有同样的重大影响。它使我们能追溯梦与这些产品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不应当设想梦象征作用是梦工作的一种创造，它很可能是潜意识思维的一种特性。正是这种潜意识思维为梦工作提供了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戏剧化作用的材料。[①]

① 对梦象征作用的进一步报导，可以见早期有关释梦作家的著作，如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和施尔纳（1861），也可见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a*，第六章），精神分析学派的神话学研究，以及 W. 斯特克尔的某些著作（如 1911）。又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第十讲。

# 第十三讲

我不要求在这篇短文中对梦的所有问题都搞得清楚明白，也不敢自信已解决了我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凡是对梦的全部文献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圣·德·桑克梯斯的著作（《论梦》，1899），而任何想知道有利于我的观点的详细论证的人，可以参阅我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①]现在留给我要做的，仅只是指出我阐明的梦工作这一题目所追求的方向了。

我已经规定了解释梦的任务是用潜隐的梦念去代替梦，也就是说，去解开梦工作已经编织起来的东西。在这样做时，我提出了若干新的心理学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这种梦工作本身的机制，也涉及到被描述为压抑的性质和条件。另一方面，我已经断定梦念的存在——一所最高级的丰富的精神结构的仓库，其所表现的特性是，它具备了正常理智功能的全部迹象，但又远离意识，直到以化装形式在梦内容中浮现出来。因此我不能不假定，像梦念这样的思想无人不有，因为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大多数正常人在内，都能够做梦。梦念的潜意识材料及其与意识和压抑的关系，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心理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必须等到分析把诸如癔症症状和强迫观念这一类其他心理病理结构的来源搞清楚之后，才可能得到答案。

① 也可参见《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